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三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三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三九册目次

子部・小說家類

燕丹子三卷

不著撰者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嘉慶承德孫氏刻問經堂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燕丹子三卷》提要

燕丹子敘

燕丹子三卷世無傳本余初入詞館紀大宗伯昀以此相授云錄自永樂大典核之史記索隱唐宋人類書所載其詞皆同審非僞本當由六國游士哀太子之志綜其事迹加之緣飾故有仰天歎果烏白頭馬生角秦王乞聽琴聲而死之語質不近情史遷爲文削之甚當然是先秦古書嫺於辭令其學在從橫小說兩家之閒較之子華尹文蹈襲晉文三墳陰符濫觴僞作又不侔矣此書本有劉向敘錄一見史記注裴駰引劉向別錄云督亢膏腴之地一見索隱引劉向云丹燕王喜之太子不知佚於何時文字亦有譌舛應据各書所引訂正宋人楓窗小錄載有小序無所發明今亦附後家從子鳳卿郎中好古忱涉因章孝廉宗源採獲亾佚諸子傳注手爲編次增補刊而行之命曰逸子書予以此本刻入爲之冠首云陽湖孫星衍撰

燕丹子卷上

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言曰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果烏白頭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爲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過之橋爲不發夜到關關門未開丹爲雞鳴衆雞皆鳴遂得逃歸深怨於秦求欲復之奉養勇士無所不至爲書與其傅鞠武曰不肖生於僻陋之國長於無毛之地未嘗得覩君子雅訓達人之道也然鄙意欲有所陳幸傅正覽之丹聞丈夫所恥恥受辱以生於世也貞女所羞羞見劫以虧其節也故有刎喉不顧據鼎不避者斯其樂死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遇丹無禮爲諸侯最丹每念之痛入骨髓計燕國之衆不能敵之曠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海內之英雄破國空賦以奉養之重幣甘辭以市於秦秦□我賂而信我辭一劒之任可當百萬之師須臾之閒可解丹萬世之恥若其不然令丹生無面目於天下死懷恨於九泉必令諸侯指以爲笑易水之北未知誰有此蓋亦子大夫之恥也謹遣書願熟思之鞠武報書曰臣聞使於意者虧於行甘於心者傷於性今太子欲滅悁悁之恥除久久之恨此實臣所當糜軀碎首而不避也私以爲智者不冀僥倖以要功明者不苟從志以順心事必成然後舉身必安而後行故發無失舉之尤動無蹉跌之愧也太子貴匹夫之勇信一劒之任而欲望功臣以爲疏臣願合從於楚并勢於趙連衡於韓魏然後圖秦秦可破也且韓魏與秦外親內疏若無倡兵楚乃來應韓魏必從其勢可見今臣計從太子之恥除愚鄙之累解矣太子慮之太子得書不說召鞠武而問之武曰臣以爲太子行臣言則易水之北永無秦憂四鄰諸侯必有求我者矣太子曰此引日縵縵心不能須也鞠武曰臣爲太子計熟矣夫有秦疾不如徐走不如坐今合楚趙并韓魏雖引歲月其事必成臣以爲良太子睡臥不聽鞠武曰臣不能爲太子計臣所知田光其人深中有謀願令見太子太子曰敬諾

燕丹子卷中

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而迎迎而再拜坐定太子丹曰傅不以蠻域而丹不肖乃使先生來降弊邑今燕國僻在北陲比於蠻域而先生不羞之丹得侍左右覩見玉顏斯乃上世神靈保佑燕國令先生設降辱焉田光曰結髮立身以至於今徒慕太子之高行美太子之令名耳太子將何以教之太子膝行而前涕淚橫流曰丹嘗質於秦秦遇丹無禮日夜焦心思欲復之論衆則秦多計彊則燕弱欲曰合從心復不能常食不識位寢不安席縱令燕秦同日而亾則爲死灰復燃白骨更生願先生圖之田光曰此國事也請得思之於是舍光上館太子三時進食存問不絕如是三月太子怪其無說就光辟左右問曰先生既垂哀恤許惠嘉謀側身傾聽三月於斯先生豈有意歟田光曰微太子固將竭之臣聞騏驥之少力輕千里及其罷朽不能取道太子聞臣時已老矣欲爲太子良謀則太子不能欲奮筋力則臣不能然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爲人博聞強記體烈骨壯不拘小節欲立大功嘗家於衞脫賢大夫之急十有餘人其餘庸庸不可稱太子欲圖事非此人莫可太子下席再拜曰若因先生之靈得

交於荊君則燕國社稷長爲不滅唯先生成之田光遂行太子自送執光手曰此國事願勿洩之光笑曰諾遂見荊軻曰光不自度不肖達足下於太子夫燕太子眞天下之士也傾心於足下願足下勿疑焉荊軻曰有鄙志常謂心合意等沒身不顧情有乖異一毛不拔今先生令交於太子敬諾不違田光謂荊軻曰蓋聞士不爲人所疑太子送光之時言此國事願勿洩此疑光也是疑而生於世光所羞也向軻吞舌而死軻遂之燕

燕丹子卷下

荊軻之燕太子自御虛左軻援綏不讓自坐定賓客滿坐軻言曰田光褒揚太子仁愛之風說太子不世之器高行厲天美聲盈耳軻出衛都望燕路歷險不以爲勤望遠不以爲遐今太子禮之以舊故之恩接之以新人之敬所以不復讓者士信於知

己也太子曰田先生無恙乎軻曰光臨送軻之時言太子戒以國事恥丈夫而不見信向軻吞舌而死矣太子驚愕失色歔欷飲淚曰丹所以戒先生豈疑先生哉今先生自殺亦令丹自棄於世矣茫然良久不怡民氏日置酒請軻酒酣太子起爲壽夏扶前曰聞士無鄉曲之譽則未可與論行馬無服輿之伎則未可與稱良今荊君遠至將何以教太子欲微感之軻曰士有超世之行者不必合於鄉曲馬有千里之相者何必出於服輿昔呂望當屠釣之時天下之賤丈夫也其遇文王則爲周師騏驥之在鹽車駑之下也及遇伯樂則有千里之功如此在鄉曲而後發善服輿而後別良哉夏扶問荊軻何以教太子軻曰將令燕繼召公之迹追甘棠之化高欲四三王下欲六五霸於君何如坐皆稱善竟酒無能屈太子甚喜自以得軻永無秦憂後日

與軻之東宮臨池水而觀軻拾瓦投鼃太子令人捧盤金軻用投投盡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後復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甚美太子卽殺馬進肝暨樊將軍得罪於秦秦求之急乃來歸太子太子置酒華陽之臺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軻曰好手琴者太子卽進之軻曰但愛其手耳太子斷手盛以玉盤奉之太子常與軻同案而食同床而寢後日軻從容曰軻侍太子三年於斯矣而太子遇軻甚厚黃金投鼃千里馬肝姬人好手盛以玉盤凡庸人當之猶尙樂出尺寸之長當犬馬之用今軻常侍君子之側聞烈士之節死有輕於鴻毛義有重於太山但問用之所在耳太子幸敎之太子劒衽正色而言曰丹嘗遊秦秦遇丹不道丹恥與俱生今荊君不以丹不肖降辱小國今丹以社稷干長者不知所謂軻曰今天下彊國莫彊於

秦今太子力不能威諸侯諸侯未肯爲太子用也太子率燕國之衆而當之猶使羊將狼使狼追虎耳太子曰丹之憂計久不知安出軻曰樊於期得罪於秦秦求之急又督亢之地秦所貪也今得樊於期首督亢地圖則事可成也太子曰若事可成舉燕國而獻之丹甘心焉樊將軍以窮歸我而丹賣之心不善也軻默然不應居五月太子恐軻悔見軻曰今秦已破趙國兵臨燕事已迫急雖欲足下計安施之今欲先遣武陽何如軻怒曰何太子所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軻所以未行者待吾客耳於是軻潛見樊於期曰聞將軍得罪於秦父母妻子皆見焚燒求將軍邑萬戶金千斤實爲將軍痛之今有一言除將軍之辱解燕國之恥將軍豈有意乎於期曰常念之日夜飲淚不知所出荊君幸教願聞命矣軻曰得將軍之首與燕督亢地圖秦必喜

喜而見軻軻將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胷數以負燕之罪責以將軍之衛而燕國見陵雪將軍積忿之怒除矣於期起扼腕執刀曰是於期日夜所欲而今聞命矣於是自刎頭墜背後兩目不瞑太子聞之自駕馳往伏於期屍而哭悲不自勝良久無奈軻遂函盛於期首與督亢地圖武陽爲副荊軻入秦不擇日而發太子與知謀者皆素衣冠送之於易水上荊軻起爲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高漸離擊筑宋意和之爲壯聲皆淚流二子行過夏扶當車前刎頸以送二子行過陽翟軻買肉爭輕重屠辱之武陽欲擊軻止之西入秦至咸陽因中庶子蒙白曰燕太子丹畏大王之威今奉樊於期首與督亢地圖願爲北蕃臣妾秦王喜百官陪位陛戟數百見燕使者軻奉於期首武陽奉地圖鍾聲竝發羣臣皆呼萬歲武陽大恐兩足不能相過面如死灰色秦王怪之軻見請曰此北鄙小子希覲天闕願大王小假令得畢辭秦王謂軻曰取圖來進圖窮而匕首出軻左把秦王袖右揕其胷數之曰足下負燕日久貪暴海內不知厭足於期無罪而夷其族軻將海內報讐今燕王母病與軻促期從吾計卽生不從則死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聲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劒可負而拔軻不曉音秦王從言掣之絕超屏風負劒而走軻拔匕首擿之決秦王耳入銅柱火出然秦王還斷軻兩手軻倨罵曰坐吾輕易爲豎子所欺燕國之不報我事之不立哉

燕丹子序 補錄楓窗小錄一則

目無秦技無人然後可學燕丹子有言不信有劒不神不可不讀燕丹子從太虛體恩怨以名教衡意氣便可笑卻燕丹子此荊軻事也有燕丹而後有荊軻也秦威太赫燕怨太激威怨相軋所爲白虹貫日和歌變徵我固知其事之不成倚柱一笑所謂報太子而成其爲荊卿者乎余本孱夫不能學亦不須讀第不忍付之宵燭而錄之以副子家卷軸惜無作者姓名耳 楓窗小牘云余家所藏燕丹子一序甚奇

燕丹子三卷 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載皆燕太子丹事漢志法家有燕十事十篇注曰不知作者雜家有荆軻論五篇注曰司馬相如等論荆軻事無燕丹子之名至隋書經籍志始著錄於小說家唐李善注文選始援引其文是其書在唐以前又史記刺客列傳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其文見此書中而裴駰集解不引此書司馬貞索隱曰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仍云廐門木象生肉足也亦不引此書註家引書以在前者爲據知此書在應劭王充後矣史記正義引田光論夏扶宋意秦舞陽事又引秦王乞聽琴事均作燕太子索隱引進金丸膾馬肝等事亦作燕太子殆傳寫異文歟宋志尚著於錄至明遂佚故馬驌作繹史稱魯連子燕丹子之類或眞或僞今皆亡其所輯秦事引燕太子凡十條大抵本之文選注太平御覽諸書字句亦頗多舛異今檢永樂大典載有全本蓋明初尚存然其文實割裂諸書燕丹荆軻事雜綴而成其可信者已見史記其他多鄙誕不可信殊無足採謹仰遵

聖訓附存其目隋志作一卷唐志宋志及文獻通考並作三卷永樂大典所載併爲一卷而實作三篇故今仍以三卷著錄焉

南北史續世說十卷

〔唐〕李垕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安茂卿刻三十七年俞安期翏翏閣重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續世說十卷》提要

續世說新語敘

劉宋臨川王撰世說新語盡於兩晉
唐宗室李垕續之始於劉宋終於
隋其目一循臨川之舊益其博洽以
下者十通爲十卷片語微辭標新
旅異澹而旨簡而豐蔚誠足雁行
臨川矣梁谿安茂卿世藏宋之刻本

南北史續世說目錄

隴西李垕撰

南北史續世說目錄畢

南北史續世說卷第一

隴西 李垕 撰

德行第一

廣州獻細布一端八丈宋武惡其精麗勞人付有司彈太守還之制嶺南禁作此布

寧州獻虎魄枕光甚麗時將北伐以虎魄療金創即碎之分賜諸將

宋武微時躬耕丹徒及受命耨耜之具頗有存者命留之及文帝幸舊宮見而問焉左右以實對文帝色慚近侍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覩列聖之遺物何以知稼穡之艱難

宋文帝燕于武帳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賜饌日旰食不至有饑色上戒之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爾識有饑苦知以節儉朝物

齊高帝不御精細物華蓋除金華爪用鐵回釘每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隋文謂高熲曰吾為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命投柹於江若彼能改吾又何求

謝晦言於宋武曰陛下春秋高宜思存萬代神器至

原缺第三、四葉

重不可使負荷非才帝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
晦造義眞義眞盛欲與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於才
非人主也由是出外
謝混妻東鄉君委弘微以家事及薨遺財一無所取
混女夫殷叡素好樗蒲闘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
妻妹及伯母兩家之分以還戲責内人皆化弘微之
讓一無所爭或有譏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
責譬棄物於海以為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
甚今内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分多共少不至
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

宋明帝敕謝莊子朏與謝鳳子超宗從鳳莊門入二
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趍而入朏曰君
處臣以禮遂退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王陽
王弘既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動止施為及書翰
儀體人皆依倣之謂為王太保家法
王僧虔携諸子姪從武陵兄子儉中塗得病僧虔為
廢寢食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子姪之間一情
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
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
王僧虔授開府儀同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有

齊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鰒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
直數千人有餉褚彥回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
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我
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聊爾受之恐與
親游共啖少日便盡
褚淵彥回以名節見譏百姓為之語曰可憐石頭城
寧為袁粲死不作彥回生
沈攸之聞齊高輔政曰吾寧為王陵死不作賈充生
陸惠曉未嘗輕士大夫或問其故惠曉曰貴人不可
輕而賤者乃可輕人生何容置輕重於懷抱終身常

呼人位
劉善明出粟賑饑多所全活時人呼其家為續命田
劉善明常云在家當孝為吏當清子孫楷式足矣及
累為州郡以母在北傾竭財賄崔祖思怪而問之曰
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為廉所得金錢
皆因以贖母母死清節方峻
明山賓貨所乘牛既受錢乃謂買者曰此牛經患漏
蹄療差後恐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阮孝
緒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矣
鄧元起克成都明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

府曰長史何獨爲高黔妻乃請書數紙
江州刺史取陶潛曾孫爲里司安成王秀至曰潛之
德豈可不及後胤卽日辟爲西曹
鄭紹叔忠於事上每與梁武帝言善則曰臣愚不及
此皆聖主之策不善則曰臣智慮短淺以爲其事當
如是殆以此誤朝廷也帝甚親信之阮長之爲中書
郎夜誤著隣省履出依事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
不受長之固遣送曰一生不侮暗室
何遠天性語不虛妄每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
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何子平爲揚州從事每貨白米
何足爲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心獨享白
粲
陶潛躬耕遂抱羸疾江州檀道濟候之偃臥瘠餒有
日矣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
生文明之世柰何自苦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
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
潛爲彭澤令送一力給其子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
之平生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
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

沈道虔有武康鄉人化之爭者輒云勿令居士知
顧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由是受學
者廢蓼莪篇不復講
齊文宣失德弟孝昭憂形於顏色文宣覺之謂曰
但令汝在我何不縱樂
後主驕縱盛爲無愁之曲自彈胡琵琶唱之和者百
數人謂之無愁天子女樂隋文克陳謂其公卿曰此
聲似啼朕聞之甚不喜故與公等一聽亡國之音俱
爲永鑒
陶弘景爲人員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
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

隋文克陳群臣請封禪詔不許曰豈可命一將軍除
一小國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耶
隋文遇關東饑遣左右視百姓所食有得豆屑雜糠
而奏之以示群臣深自咎責不御酒食者一朞
濟南王彧奔梁請還梁武欲留之彧曰死猶願北況
於生也
裴仲文爲丞相掾沙苑之敗持馬尾渡河波中僅沒
乍出神武望見曰崔掾也遽遣船赴接至謂曰卿爲
君爲朝不顧萬死可謂[illegible]子國之忠臣

崔子約夜母哀瘠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風吹即倒
盧義僖澹然自得李神儁勸其干謁義僖曰既學先生之道貴行先生之志何得苟求富貴
李氏豪盛每二社必極讌無不沈醉喧亂嘗集少士謙所盛饌盈前先設黍謂群從曰孔氏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豈可違乎少長肅然無敢弛墮
或謂李士謙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胡叟少孤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提壺執俎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祭盡禮而醼潛善釀酒每節損一壺與叟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已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爲君子
有遺趙柔鏵百枚柔與子善明鬻之索二十匹有商人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前者
王惠龍以遭難流離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蔬食終身游雅曰惠龍古之遺孝也

皇甫亮性純厚不矯飾嘗賣宅問之者每云爲宅中水淹不洩雨既流入牀下由是宅終不售房彥謙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屢空怡然嘗從容謂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清白耳
房景伯景先景遠兼喪並不內御鄉里爲之語曰有禮有義房家兄弟
元顥入洛或勸楊椿携家避禍曰吾內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耳
楊播家世純厚昆季相事如父子播性剛弟椿津旦

則聚廳堂終日相對有一美味不集不食惟幔隔障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寢閤前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津嘗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不敢坐椿每朝日或日斜不至不先飯椿命食然後食津爲司空有就求官者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津出爲肆州得佳味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對之泣涕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欲與之早娶望見玄孫自昱以下率多學尚魏世惟有盧陽烏及播兄弟當世莫逮焉
趙彥深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解若

薦之於人卽似相輕易
魏收碩學大才而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塗貴澤每以顏色相悅然提獎後輩必先名行浮華輕險雖有才能弗重也
宇文廣母李氏以廣南遷憂而成疾遂歿廣居喪加篤亦以毀斃世稱母爲廣病廣爲母死慈孝之道萃于一門
周武召竇熾歷觀相州宮殿熾拜賀曰陛下因不負先帝矣
泉仚王脈慎每除一官憂見顏色寢食輒減

乞伏慧嘗見人以簺捕魚出絹買而放之百姓號其處曰西河公簺
人有從劉獻之學者獻之輒謂曰百姓雖殊要以德行爲首子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屩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皐魚之歎乃歸養況允達何覺之晚也
張元於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卽收養之叔父曰何用此爲欲更棄之元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棄非其道也見而不收非仁心也叔父感其言遂許焉
石文德五世凡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
獻文崩恒農人王玄威立草廬於州城哀號蔬粥哭踴無時刺史表聞詔問狀云先帝澤被蒼生戀慕如此不知禮式詔問其所欲玄威曰聞諱悲號臣子同例無所求請及至百日齋僧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
蘇瓊爲清河乙普明兄弟爭地積年不斷乃對之泣
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普明等遂更還同住

辛公義刺岷州土俗畏病一人有疾合家父子夫婦孝義道絕病者多死公義欲變其俗乃悉輿致廳事暑月設榻坐其間以俸秩致醫藥療之躬勸飲食因召諭其子孫皆慙謝而去後有疾者爭就使君其家因留養
許道幼以母疾覽醫方遂號名醫戒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侍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

言語第二

袁淑謂彭城王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衮

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爲作才語見向

劉瑀年位本在何偃上孝武初偃爲吏部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在後相去數十步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羈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蹵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徐君蒨辯於辭令湘東王嘗出軍有將婦人從者王曰才娩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君蒨應聲曰項籍壯士有虞兮之歎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

蕭引善書爲當時所重宣帝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耳帝又謂引曰我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恩

魏李彪來使齊武讌之蕭琛於坐舉酒勸彪彪不受曰公廷無私禮不容受勸琛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坐者悅服彪乃受酒

蕭琛以舊恩常犯武帝諱帝斂容琛從容曰名不偏諱陛下不應諱順上曰各有家風琛曰其如禮何帝醉伏御筵上以棗投琛琛以栗擲上正中面御史在坐帝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耶琛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笑悅

王彧與謝孺子宴桐臺孺子吹笙彧自起舞既而歎曰今日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

謝幾卿從北侵將行與徐勉別勉云淮淝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見今徐勝於前徐後謝必不媿於前謝

謝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從叔混特所敬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共推微子

宋武受命因宴集曰我布衣始望不及此傅亮之徒並撰辭欲盛稱功德王弘率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稱其簡率

齊武以王融才辯使兼主客接魏使房季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季高又云在北聞主客曲水詩序勝延年寔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

上以魏所送馬不稱使融問之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之良馬乃駑下若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駉駉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不習地土融曰周穆馬迹徧於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爲勤勤於千里融曰卿國既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斯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答客有姓譚者詣王儉求官儉謂曰齊侯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諫卒得官焉

齊高謂王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臣沐浴歷風聲兼比屆亦既在齊不知肉味

高帝幸華林宴集使各效伎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王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事吾何以堪之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澄所誦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張子布更覺非奇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爲[illegible][illegible]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官位微減王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

齊高素善書篤好不已與王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爲辭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謝超宗嘗候王僧虔仍往東齋詣其子慈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雞之比鳳超宗狼狽而退十歲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

宋武時有猛獸入郭上意不悅問群臣群臣莫對王瑩在御筵斂板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籙御圖武象來格帝大悅

王惠與謝靈運交語靈運詞義鋒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陂焉

王鑒好聚斂弟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爲得食惠曰何用食爲

宋文臨天泉池垂綸良久不獲王景文越席曰臣以爲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

王奐誅子肅奔魏屢引魏至邊武帝謂其叔父份曰比有比信不份斂容曰肅既近忘墳栢寧遠憶有臣

武帝嘗問群臣朕爲有爲無爲王份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

梁武謂任昉曰諸到可爲才子昉曰臣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 彥之洽溉

始興王濬嘗餉袁淑錢三萬一宿後遣追取謂爲使人謬誤淑答書曰聞之前志七年之中一予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其裒益之亟也竊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

袁昂爲吏部尚書梁武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良以多媿對曰臣生四十七年于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爲晚達帝曰士固不妄得名

殷孚與何勗共食孚羹盡勗道其父諱云益淳羹勗何無忌子也孚徐擬筯曰何無忌諱也何尚之爲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治渚及至吳興父叔度謂曰汝來此送者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

朱雀門災梁武謂群臣此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相顧未答何敬容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爲名對

梁武嘗夢朝服入太廟拜伏悲甚且於延豫殿說所夢何敬容對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陛下性與天通故應答斯夢上便有拜陵之議

張鏡與顏延之鄰居延之談義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默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閒聞之取胡床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

裴昭明爲王玄邈長史代還明帝以其在事無所啟奏責之曰臣不欲競執關鍵耳

裴昭明爲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之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爲郡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

張敷小名樝父邵小名梨宋文戲敷曰樝何如梨敷
曰梨是百菓之宗樝何敢比
魏太武至彭城張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
伯才辯亦北土之美暢隨宜應答吐屬如流音韻詳
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人人並相視歎息
張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齊高曰何乃遲爲
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
張融善草書帝謂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
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張融嘗歎云不恨我不見古人亦恨古人不見我

魏使李道固問張融是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嚬蹙
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
荀昶見釋惠琳謂曰昨萬秋對策欲以相示答曰此
不須看若非先見而答貧道不能爲若先見而答貧
道奴皆能爲竟不看昶曰此特不傷雅德耶答曰大
德所以不德
文帝問顏延之以其諸子才能曰竣得臣筆測得臣
文㚟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曰其
狂不可及
義師入討顏竣造檄數元凶劭也召其父延之示以檄
文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問何以知之曰竣
筆體臣不容不識元凶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
尚不顧老臣何能爲陛下
何偃於路逢呼顏延之爲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怪之
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
何以見呼爲公偃慙而退
齊武謂沈文季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
風不競非復今日當世善其對
韋祖征州里宿德柳世隆雖已貴重每爲之拜人或
勸祖征止之答曰司馬公所爲後生楷法吾豈能止
之哉

齊武帝對豫章稱臨川之善嶷曰此大司馬公次弟
安得不爾帝仍以玉如意指嶷曰未若皇帝之次弟
爲善最多也
豫章謂武帝曰古來言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壽如
臣所懷願陛下極壽百年足矣上曰百年亦何可得
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
梁武從容謂蕭子顯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
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
與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爲名對

王敬則引宋順帝升車出宮曰先取司馬家兒亦復如是

虞長曜北使還王敬則問我昔種楊柳今若大小長曜曰虜中以爲甘棠

武帝令群臣賦詩王敬則曰臣幾落此奴度上聞之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

王成買戍角城辭於王儉曰今段之行必以死報衡門蓬戶不朱斯白小人弱息當得一子儉問其故答曰若不殺賊便爲賊殺弱息不爲世子便爲孝子孝子則門加素堊世子則門加丹赭

周盤龍爲散騎武帝戲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

宋明帝問范栢年卿州復有貪泉不答曰梁川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

北使問庚杲之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蕩埽京洛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不答

劉懷珍見江夏王義恭恭曰別子多年那得不老對曰公恩未報何敢老

懷珍爲宋臺右衛謂齊高帝曰人皆迎新臣獨送故豈以臣篤於本乎

蔡仲通曰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公旣東南土氣偏陂故不能感動木石

明僧暠使魏孝武謂曰若問廣陵之事何以答之對曰周之管蔡漢之淮南

夏侯亶侍御坐梁武問夏侯溢於卿疏近亶云是臣從弟帝知溢於亶已疏乃曰卿傖人如何不辨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疏所以不忍言族

齊苟兒之役臨汝侯嘲羅研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非復今日百家爲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十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何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床上有百錢布被甑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信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爲盜

宋季雅市宅居呂僧珍宅側僧珍問其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百萬買宅千萬買鄰任昉事梅蟲兒得中書郎謝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

張率薦顧協於梁武梁武問其年曰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亮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已衰如協便爲

已乃

徐陵至魏館是日甚熱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徐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

鮑正好交游無日不適人人爲之語曰無處不逢烏噪無處不逢鮑五

伏曼容爲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以爲一臺二妙

丘靈鞠拜東觀祭酒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恨也

劉含度性清遠嘗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惟重目前所見

東宮學士庾信使邵陵王王使記室參軍顔晃接對信輕其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曰猶當少於宮中學士

崔邪利崔模入魏邪利子遣妻蔬布如居喪禮模子雖居處變節不廢婚宦崔元孫使魏魏人問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臣子兩遂忠孝並弘

孔珪與顔歡共談[illegible]本微[illegible]日蘭石危而密宣國安而

踈士季似而非公深繆而是總而言之其失則同由而辨之其徒則異同昧其本而競談其末猶未識辰緯而臆斷南北也夫中理惟一豈容有二四本無正失中故也於是著三明論以正之朱廣之與往復論難理尤精詣

道武將圖慕容垂遣秦王元儀覲垂垂問儀道武不自來之意儀曰先人以來世據北土子孫相承不失其舊乃祖受晉世爵稱代王東與燕世爲兄弟儀之奉命理謂非失垂壯其對因戲曰吾威加四海卿主不自見吾云何非失儀曰燕若不修文德欲以兵威自強此乃本朝將帥之事非儀所知

孝文引陸叡等曰朕爲天子豈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知若永居恒北遇不好文之主卿等子孫不免面墻也叡對曰寔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七葉知名不可得也

彭城王勰以遺詔授宣武咸陽王禧疑其爲變謂曰汝非惟辛勤亦危險至極勰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

魏文帝與周文及群公宴從容曰孝經人行之本諸君宜各引其要言長孫澄[illegible]曰夙夜匪懈以事一

人坐中有次云匡救其惡既出周文深歎潔之合機而遣其次答者

博陵王納崔㥄妹婚夕文宣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㥄跪對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

宣武問薛琡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當升進何以處官琡曰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外非庸臣所及

孝文謂群臣曰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慕容契進曰小人之心無定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定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垂退免帝曰契若知心不可常即知貪之惡矣何爲求退

周武欲殺老牛享士盧愷白曰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爲美明敕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

魏收以盧詢祖不及思道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假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翦其翅翼

李繪聘梁梁武問高相今在何處黒獺作何經略繪敷對明辯梁武佳之

李渾繪緯湛俱爲使時人號趙郡四使

李順聘涼蒙遜辭疾箕踞隱几無起動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握節而出蒙遜使追曰太常云朝廷賜不拜之詔是以自安耳若曰爾拜爾跪而不承命乃小臣之罪順曰齊桓九合諸侯周王賜胙命伯舅無拜桓公猶拜受今朝廷未有不拜之詔而偃蹇自取此速禍之道蒙遜拜伏盡禮

李冏勸孝文去洛陽都長安孝文後笑謂冏曰婁敬一說漢祖即日西駕尚書令以西京說朕使朕不廢東轅當是獻可理殊所以古今相反耳冏曰漢祖起布衣藉險以自固婁敬之言符於本旨陛下德洽四海事同隆周是以愚臣不能上動

齊劉纘來聘李安世勞之纘等呼爲典客安世曰何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爲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曰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慇懃亡秦纘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曰亦如石頭之與番禺魏大陳金玉纘至肆問價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同於瓦礫皇上德通神明山川不愛寶故川無金山無玉纘慙而止

裴仲規行建興事設供帳朝孝文於路側詔曰儀望重卿何能自至此也仲規曰陛下棄彼玄壤來宅紫縣臣方躍馬吳會冀功銘帝籍豈一郡而已孝文笑

曰莫卿副此言
孝文謂韓顯宗曰卿爲著作僅名稱職未是良史也
對曰臣仰遭明聖直筆無懼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
優於遷固矣
李彪使齊將還齊主謂曰卿前使還日賦詩云後歲
後來游果如今日卿此還也復將來否彪請重賦曰
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齊王悯然曰清都可爾一
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長闊朕當以殊禮祖送遂親
至瑯琊城登山臨水命群臣賦詩以送彪前後六銜
命南人奇其謇博
王肅出東亭北海王詳等與楊播觀理播不能屈北
海顧楊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
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汙則從其汙伯父剛亦不
吐柔亦不茹一坐歎其能言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
父之美
楊玄感功位柱國與父俱二品朝會齊列隋文後令
降一等玄感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令公廷獲展
私敬
孝閔臨洛濱裴粲再拜上壽帝曰昔北海竊神器卿
曰戒之以酒今欲我飲何異於往粲曰北海志在沈
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
張烈守順陽崔慧景圍解孝文勞之曰卿果不負所
寄烈謝曰不遇鑾輿親駕不免困於犬羊自是陛下
不負臣臣非能不負陛下
齊何憲等來聘成淹接於客館邢宗慶曰南北連和
既久而比棄信絕好爲利而動豈大國善鄰之義淹
曰王者不拘小節豈得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齊主歷
事宋朝當應便爾欺貳憲以淹昔從南入以手掩目
曰卿何不作于禁而作于肅淹曰我捨逆效順欲追
蹤陳韓何于禁之有憲亦不對
賈思伯傾身禮士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曰公
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世以
爲雅言
南陽王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兄嫡母爲家家乳母爲
姊姊婦爲妹妹
文襄問王思政所以禽於杜弼弼曰思政不察逆順
之理不識大小之形不度強弱之勢有此三蔽宜其
俘獲文襄曰古有逆取而順守大吳困於小越弱燕
能破強齊卿亡三義何以自立弼曰王若順而不大
大而不強強而不順於義或偏得如聖旨今既兼備

鄙言可以還方

杜弼於邢邵共論名理邢以爲人死還生恐是爲蛇畫足弼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能有不以爲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怪往復再三邢屈而止

元文遥以子行恭驕恣使盧思道與游文遥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曰六郎辭情俊邁自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

周文與公卿游昆明池觀魚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乃召

問綽具以狀對周文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口辨應對如流周文乃與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而還遂留至夜問政卧而聽之綽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周文起整衣危坐不覺前膝語達曙不厭詰朝謂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

周武平齊凱旋幸玉壁從容謂韋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然朕惟與少年一舉平賊公以爲如何孝寬曰臣今衰耄惟有誠心然而昔在少壯亦嘗輸力先朝以定關右帝大笑

陳王僱人來聘柳弘勞之僱人曰來日過藍田正逢暴水所齎國信溺而從流今所進假之從吏請勒下流人爲尋此物弘曰淳于獻空籠前史以爲美今足下假物而進豈君命乎僱人慙不能對

楊素嘗於朝堂見柳調曰柳條通體弱獨摇不須風調斂板正色曰調信無取公不當以爲侍御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

周文許蕭脩反國未遣劉璠侍宴周文曰我於古誰比曰嘗以公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桓文之不若周文曰我不得比湯武望與伊周爲匹

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周文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我爾即命遣脩

秦王儁佐請立碑文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爲人作鎮石耳

陳將羊翔爲隋鄉導位至開府班在周羅睺上韓禽戲曰不知機變位在羊翔下羅睺答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非人臣之論

游雅與陳奇論典誥至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自葱嶺西豈東向望天哉雅性護短因以爲慊

隋文帝令辛彥之與沈重議論重不能抗避席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

蘇威言於上曰臣先人每戒臣云惟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經國何用多爲上然之何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又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

隋魏澹聘陳將返爲啓陳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餞送潘徽以餞送爲重敬奉爲輕却啓不奏澹曰曲禮主

敬客孝經宗廟致敬又曰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以敬爲輕竟何所據徵難曰禮男子冠而字注以爲敬其名春秋有冀缺夫婦亦稱相敬於子有敬名之義在夫有敬妻之說此可復並謂極高極尊乎至若敬謝諸公固非尊也公子敬愛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見雷同敬聽敬酬何關貴隔敬之爲義雖不輕而敬之於語多混漫今云敬奉所以致疑澹乃改焉

蘇瓊爲清河守性清慎道人道研爲濟州沙門統資巨萬在郡多出息常得守令爲徵及欲求謁瓊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無可得論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券

隋文幸洛公孫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七上命升殿問其年哀其老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

隋文爲丞相夜召庾季才問天時人事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悉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等爲箕潁事乎帝默然良久曰吾今譬騎虎

誠不可下

徐之才爲僕射語人云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無由得活

周宣謂姚僧坦曰嘗聞先帝呼公爲姚公有之不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尚齒之辭非貴爵之號朕當爲公建國開家爲子孫永業乃封長壽郡公

祖珽嘗與韓鳳論事後主前珽謂鳳曰強弓長矟容推謝軍國謀算何由得爭鳳曰各出意見豈在文武

傷劣

蕭詧朝京師周文謂曰王之來此頗由榮權乃召榮
權曰權吉士也寡人與之從事未嘗見失信詧曰榮
常道二國之言無私故詧今日得歸誠魏闕耳
周武與蕭巋宴齊氏故臣叱列長义亦預焉帝指謂
巋曰是登陴罵朕者也巋曰長义未能輔桀纔欲吠
堯帝大笑及酒酣帝又命琵琶自彈之仍謂巋曰當
爲梁王盡歡巋乃起請舞帝曰王乃爲朕舞乎巋曰
陛下既親撫五絃臣敢不俯同百獸
蕭琮嫁從妹於鉗耳氏楊素謂曰公帝王之族何乃

適妹鉗耳氏琮曰前已嫁妹於侯莫陳氏此復何疑
素曰鉗耳羌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琮曰以虜異
羌未之前聞素慙而止
宗如周面狹長蕭詧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
長嘗戲之曰卿何爲謗經如周踧踖自陳不謗詧謂
之如初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笑謂曰君當
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
後梁吏部袁敞使周主者以敞班在陳使之後敞故
不從命曰昔陳之祖父乃梁諸侯下吏流有江東今
周朝宗萬國招攜以禮若使梁之行人在陳之後恐

彝倫失序豈使臣之所望主者不能屈以狀奏周武
帝善之乃詔敞與陳使異日而進
吐谷渾阿豺昇西强山觀墊江源問群寮曰此水東
流更有何名由何郡國入何水也其長史曾和曰此
水經氐池過晉壽出宕渠始號墊江至他郡入江度
廣陵會於海阿豺曰水尚知歸吾雖塞表小國而獨
無所歸乎遣使通宋獻方物
神龜中波斯國上書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
處常爲漢中天子波斯國王居多千萬敬拜朝廷嘉
納之

孝文將遷都訪侍郎以故事李韶曰洛陽九鼎舊邦
七百攸基地則中土實均朝貢惟王建國莫尚於此
季仲舉自以齊臣不仕於周秦王俊召補州主簿盧
士彥曰丈人徃經徵辟每至推辭何爲徒勞之任忽
爾降德仲舉曰屈伸之事非子所知孝莊欲誅爾朱
榮曰吾寧與高貴鄉公同日死不能與漢獻帝同日
生

南北史續世說卷第二

隴西 李垕 撰

政事第三

王弘自領選及當朝總録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呵責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聒接語歡欣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既無以爲恵又不徵借顔色即成大怨府亦薄鄙所不任聞者恱服

宋武爲長夜飲每旦寢興盥漱畢復飲俄頃數斗憑几惛睡若大醉外有奏事便肅然整容無復酒色内外服其神明莫敢弛墮

梁武勤於政務每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爲皴裂

陳文知百姓疾苦能自強每雞人伺漏傳籤於殿中者令投籤於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

宋武留子義真鎮長安將還三秦父老泣訴曰殘生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宫殿是公家屋宅捨此何之帝爲憫然慰諭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今留第二兒令文武才賢共鎮此境臨還自執義真手授王脩

宋武謂劉穆之曰我始舉大事須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者帝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

穆之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亦不舉不善

穆之内總朝政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

劉式之爲宣城犯贓貨楊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式之召從事謂曰還白史君劉式之於國粗有微效偷數百錢何有況不偷耶

劉道産爲襄陽太守百姓樂業自是襄陽有樂歌

臧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決者敕並付厥皆得其理卒後有撾登聞鼓求付清直舍人梁武帝曰臧厥既亡此事便無所付

謝方明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變者則漸變使無迹可尋

謝談爲東陽内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曰數多劉寵更以爲媿

謝覧在新安頗聚斂至吳興遂廉絜時比王述爲時

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王儉曰京師天府四方是則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

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
褚彦回謂王儉曰聞令斷割甚樂儉曰所以得胥於
懷實由稟明公不言之化
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
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納表獻俸之半任能
孝武知其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二十萬餘
物稱之帝悦其對
宋少帝以蔡廓爲吏部不肯拜乃以王惠代焉被召
即拜時以廓不拜惠即拜事異而意同
垣閎爲益州刺史還貨數千金先送獻物傾西資之
半明帝猶嫌其少閎至都詣廷尉自簿先詔獄官留
閎於是悉送資財然後被遣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
屬罪謂之賧(探)時謂被賧刺史
孔琇之爲吳令有小兒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琇之
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
不爲
孔奐爲晉陵太守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
衣氈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百
姓未周不用獨享温飽
孔覬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决未嘗有壅滯

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
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醒醉
有人常求吏部郎何尚之歎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
人人安得圖官顏延之大笑曰我聞古人官人以才
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子何疑焉
齊高欲以詹事何戢領選問褚彦回以戢資重欲加
散騎彦回曰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既
以左珥若復加戢八座便有三蟬可帖以驍游亦爲
不少乃以爲吏部尚書加驍騎
王玄謨宗越並嚴酷時人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
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
呂安國爲散騎常侍欣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後勿袴
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爲朱衣官也
張緒代王延之爲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季琰
爲此職今以王延之張緒爲之可謂清臣後接之者
實爲未易
張稚爲無錫見重囚在獄天寒呼囚暴日遂失之陳
武笑而不問
齊武曰裴昭明當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讀書不知古
人中誰可比之

顏峻主選奏無不行謝莊代之意多不行峻容貌嚴
毅莊風儀甚美人言顏峻瞋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
與人官
顧憲之清儉政得人和故都下飲醇旨輒號爲顧建
康爲其清且美也
劉湛徙爲給事中曰令代宰相何難正可當我南陽
郡漢代工曹耳
宋世惟顧覬之爲山陰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刑政脩
理未能簡事
劉覽劾從兄孝綽贓貨免官孝綽謂人曰犬噬行路

覽噬家人
齊武謂周捨云第一官當用第一人故以劉孝綽爲
祕書丞
安陸王緬爲吳郡有能名竟陵與書曰竊承下風數
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
益州以多夷暴常閉城門始興王鑑曰古人云善閉
無關鍵且德不在門即令開之夷戎清謐
陸慧曉爲廬陵王子卿長史將行武帝問卿何以輔
持廬陵答曰靜以脩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
人不煩

陸襄在鄱陽有彭李二家相忿無告襄爲設飲食諭
之酒罷同載而還人歌之曰陸君政無怨家鬭既罷
讐共車
齊高踐祚召劉瓛入華林園問政道答曰政在孝經
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嗟嘆曰儒者之
言可寶萬世
吳平侯景在樹符教嚴整有一田舍老姥訴得符還
至縣吏未即發老姥語曰蕭監州符如火汝手何敢
留之
梁蕭恪年少爲雍州委群下江仲舉蔡薳王臺卿庾

仲容四人並有蓄積故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
新車庾大宅武帝聞之接曰主人憒憒不如客
始興王憺自荊州召還人歌之曰始興王人之爹徒我
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乳哺我荊土方言謂父爲
爹故云
梁武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張纘爲僕射綰爲中丞及百司就列兄弟並道騶分
塗前代未有
呂僧珍爲南兗州從子棄販葱業求州官僧珍曰吾
荷國恩未有以報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功越濫

速反葱肆
江淹爲中丞內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以來不復有
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
新安有窰嶺及楊梅舊爲太守所采任昉以冒險多
物故即時停絕人吏咸云百餘年來未之有也
徐勉掌伐魏軍書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群犬驚吠勉
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
耳常與門人夜集客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曰今夕
正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
宋制郡田祿以芒種爲斷此前去官則一年秩祿皆

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阮長之去武
昌代者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
傅僧祐琰父子並著奇績時云諸傅有治縣譜子孫
相傳不以示人
丘寂之謂沈巑之以清抵罪歎曰清吏眞不可爲也
政當處季孟之閒乎
沈巑之重爲丹徒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重來
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傅翽爲吳令孫廉問曰聞丈人發姦摘伏惠化如神
何以至此答曰無它也惟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

則事無不理
傅翽代劉玄明爲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
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作縣令惟日食一
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
虞愿就觀視清徹無隱
北人王洪軌清正靑異人呼爲虜父使君
丘仲孚爲山陰甚有聲百姓謡曰二傅沈劉不如一
丘傅琰父子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也
阮孝緒十餘載隨父爲湘州行事不書官紙以成父

廢帝時戴法興專權時謂法興爲眞天子帝爲贗天
子
太始初爵秩無序阮田夫僕從皆受不次之位捉車
人虎賁中郎將傍馬者員外郎
阮田夫求伎張於何恢恢不肯田夫拂衣曰惜指失
掌遂風免之
宗慤爲豫州吳喜公以典籤執其政慤大怒曰宗慤
年將六十爲國竭命政得一州如斗大不能與典籤
共臨之

東昏時都下語曰欲求貴職依刀敕須得富豪事御
刀
周山圖爲義鄉縣長風廟神乞號輔國將軍齊高曰
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爲
王敬則守會稽王法興告父翼之妾殺婢敬則付山
陰殺妾齊高謂曰人命至重誰下意殺之都不啓聞
敬則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言
應得殺人
蔡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子爲望計承與郭原平子
爲望孝仲智會士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比既
而明帝皆別敕用人
齊神武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
魏孝靜帝見文襄死竊喜爲天命及見文宣以衛士
升階奏辭帝目送曰此人似不能見容吾不知死在
何日及至并州慰諭將士衆皆欣然曰誰謂左僕射
䶔不減令公公指文襄也
元暉爲吏部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
一千匹小郡五百匹其餘官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
曹
元欽色黑爲右僕射時人號爲黑面僕射

元仲景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駕赤牛時號赤牛
中尉
元麗自冀州徵還爲左僕射帝問曰聞公在州濫殺
非一又大殺道人對曰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許
人亦復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納諸隍況殺道
人二百而言不多麗免冠謝
孝文幸鄴見公卿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
著小襦襖者尚書何爲不察尚書任城王澄曰著者
猶少帝曰任城意欲全著乎一言喪邦斯之謂矣命
史官書之又曰朕失於舉人任一群婦人當更銓簡
任城在省爲舉天下綱維爲[illegible]事而已澄曰臣
實署事而已帝曰如此便一令史足矣何待任城
任城王爲楊州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毀蔣子文之廟
高陽王下命以三公曹令史朱暉爲廷尉吏部尚書
元順捘之於地雍聞大怒昧爽坐都廳召尚書及丞
郎畢集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日高方至雍攘袂撫几
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
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仰面看屋憤氣奔
涌久之挫一白羽扇徐曰高祖遷宅中土創定九流
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人身爲省史何合爲

廷尉清官雍曰身爲丞相録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爲官順曰庖人雖不理庖尸祝不得越樽俎代之未聞有別指令殿下參選乃厲聲曰必如是順當依事奏雍笑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呼與極飲

明元使子太武居正殿臨朝長孫嵩奚斤安同爲左輔坐東廂西面崔浩穆觀丘堆爲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僚總己聽焉明元居西宫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喜謂侍臣曰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同曉解俗情明於校練觀達政事識吾旨要浩博聞強識精於天人之會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六人輔吾子足以經國吾與汝曹游行四境伐叛柔服可以得志於天下群臣時奏所疑帝曰非我所知當決之於汝曹國主也

張長年守汝南郡人有兄弟家貧分析唯有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長年謂曰汝曹以一牛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己牛一賜之於是境内咸敦敬讓

孝文初南州多事李訢鄧宗慶等號爲明察而猶見誅戮惟王嶷儒緩不斷乃得自保時人語曰實癡實昏終得保存

河陰舊有大枷號曰彌尾青宋翻爲縣主吏請焚之翻曰置南墻下以待豪右未幾有内監枷小駒請縣請事辭色不遜翻命取尾青鎖之既免入訴宣武詔曰卿何故違朝法作威以買名對曰作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小駒者耳

宋世良守清河郡遇赦無一囚惟群吏拜詔而已獄櫓生桃蓬蒿亦滿每日牙門虛寂謂之神門及還有老人丁金剛泣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

高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常歎曰皋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數況凡人能無咎乎

少卿宋世軌善察獄蘇珍之平幹知名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裡宋世軌

許惇爲司徒主簿以明斷見知時號入鐵主簿韋崇爲吏不好發摘細事恒云何事小察以傷大道

谷楷眇一目政酷暴時號瞎虎

崔浩舉其弟子箱子等爲文成助教太武意在李訢曰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兒

陸馛爲相州擇州中有宿德素望者以友禮之詢之政事貴以方畧如此者十人號十善又簡諸縣強門百餘人以爲假子賜以衣服令各歸家爲耳目於是發姦摘伏事無不驗

陸昕之一年歷三州

源懷不好煩碎恒曰爲政貴當舉綱何必太子細也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足矣斧斤不平非屋病也

源懷巡行北邊懷朔鎮將源尼須與懷少舊貪穢狼籍置酒請懷曰命之短長由卿之口懷曰今日之集

乃源懷與故人飲酒之處明日公庭始爲使人撿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淚而已既而表劾之

崔伯謙爲濟北朝貴問郡人太守政何似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誦人爲歌曰崔府君能臨政退田易鞭布威德人無爭客曰既稱恩化何因復威曰長吏憚其威人吏懷其惠守鉅鹿縣有未理者皆云我自告白鬚公不慮不決

崔楷性嚴烈時人語曰莫獡(鄃賈)獮(猫豾)付崔楷

崔弘度爲太府卿每戒其寮屬欺誑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問之曰鼈美乎人懼之皆曰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安知其美俱杖八十與屈突蓋並嚴酷長安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炙三斗艾不逢屈突蓋

崔暹令其子達拏作高座講周易兩字雖仲讓陽爲之屈即以爲司徒中郎鄴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

李繪爲高陽三虎鬬死皆觸申上繪曰虎鬬而斃自是偶然貪此爲功人將窺我

李曾守趙郡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令送故處郡謡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

神武親部分輩士戶籍李幼廉期會爲諸州準的神

武深慰之責諸人曰碎卿等諸人作得李長史一腳指不諸人並謝罪幼廉獨拜恩

孝文詔政於皇信堂問高閭曰刑法王者所用何者爲法何者爲刑施行之日何先何後對曰軌物齊衆謂之法犯違致憲謂之刑法必先施刑必後許行曰孔子云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爲事何者爲政曰政上之所行事下之所宗

文襄謂崔暹宋游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

兖州爲宋游道立生祠題曰清忠君

魏末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爲小宰相而王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

鄭述祖父爲兗州於鄭城南山起齋亭爲記述祖尋舊迹得一破石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白雲堂述祖悲動群寮有人盜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執以歸首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裴俠守河北人歌之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

裴俠遷工部典錢物李貴於府中悲泣或問之曰所掌官物多有費用裴公清嚴懼遭罪耳俠許其自首贓隱五百萬

房彥謙爲秦州錄事與高熲論考課熲謂諸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與秦州考使語

孝文詔諸臣曰近代以來高卑出身必有常分朕意所爲何復以爲不可宜校量之李冲曰未審上古以來置官列位爲欲爲膏粱兒地爲欲益政贊時帝曰俱然爲人冲曰若欲爲人陛下何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帝曰苟有殊人之技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純篤朕是以用之冲曰傅嵓呂望豈可以門見舉帝曰如此濟世者希曠代有一兩人耳冲謂諸卿士適欲請救諸賢李彪曰師旅寡少未足爲援意有所懷敢不盡言於聖日陛下若專以地望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帝曰猶如向解

李昶曰文章之事不足流後世經邦致化庶可及古人故文筆了無藁草惟留心政事而已

楊逸在州憎豪猾善惡畢聞出使者皆自持糧曰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

郭祚爲吏部重惜官位至於銓授雖得人必徘徊久之乃下筆下筆即云此人便已貴矣

郭祚爲少師以黃瓢奉明帝於東宮爲僕射與趙桃弓等爲脣齒時諺者號爲黃瓢少師桃弓僕射

張晏之爲北徐崔子武督察州郡至是無所案惟得百姓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返聞頌聲

張乾威爲謁者楊綝與十餘人同謁煬帝帝問乾威其首立者爲誰乾威下殿就視答曰淮南太守楊綝帝曰卿爲謁者大夫而不識參見人何也對曰臣非不識但慮不審耳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

邢邵除太常兼中書監攝祭酒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邵居三職皆文學之首

李崇除兗州舊多劫盜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際雙椎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即擒送自是諸州置樓懸鼓

李崇刺楊州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乘船泊汝墻而不去曰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腳百姓瓦解楊州之地恐非國物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

崔光韶請讓司空參軍於從叔和曰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聖朝恥先讓德

裴植自言人門不後王肅怪朝廷處之不高及爲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自任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

幽州中正陽尼舉州中正房千秋各舉其子孝文曰昔有一祁今有二奚

監臨之官不得遍百姓飲食楊休之每以爲非及除中山復相因循或問其故休之曰吾昔非之者以其失仁義今日行之者自欲避嫌疑豈是夙心直處世難耳

祖珽爲北徐賊先聞其盲以爲不能抗拒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驚畏而退

河陰之難辛雄逃竄孝莊欲以爲尚書門下奏門生雄不出存亡未知孝莊曰寧失亡而用之可失存而不用也

孝武入關補武大集朝士責辛雄等曰爲臣奉主匡危救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隨緩則耽寵急則竄避臣節安在乃誅之

選鄰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至有得失文襄少年高朗所弊者疎袁叔德沈審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辨給失於浮華惟辛術取士以才以器循名責實前後銓衡術爲折衷

介朱氏皆以其黨爲御史及孝莊誅榮召中尉高道穆謂曰今當得精選御史矣

清河王勱爲楚州城北有子胥廟俗敬鬼祈必以牛酒至破產勱歎曰子胥賢者豈損百姓乎遂喻止之

彭城王浟自定州徵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餅白浟曰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以來始逢今化殿下惟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薄浟重其意覓爲食一口

貝州刺史厙狄士文司馬韋焜清河令趙達並苛刻惟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剎政司馬蝮蛇瞋

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周武歎曰士文暴過猛獸

孝文遷洛命斛律金等秋朝京師冬還部號曰雁臣

神武政爾朱貪政及平京洛文武罕有廉潔杜弼言之神武神武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恐士子悉奔蕭衍督將盡投黑獺則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

馮子宗子慈明祖珽子君彥趙彥昭子叔堅相繼居中書時語曰馮祖及趙職我鳳池

赫連子悅守林慮文襄經部問所不便悅云臨水武安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文襄笑曰卿徒知便人不覺損已悅曰所言人所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心敕施行

郎基常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者乎惟頗令人寫書潘子義曾遺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云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趙善位居僚首愈自謙退其職克舉則曰某官之力有罪責曰善之咎也

實熾爲原州每於城北泉所與僚吏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惟當飲水而已

蘇綽嘗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

蘇綽在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法頗稱重既而歎曰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子威聞其言竊以爲己任及爲納言奏減賦役從輕

韋孝寬爲雍州勳部內當候處植槐樹行旅得庇蔭周文見怪問知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一樹十里三樹百里五樹焉

赫連達在夏州胡人饋羊達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廚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

續世說卷二

之

令狐熙爲桂州大弘恩信溪洞渠帥相謂曰前總管以兵威相脅今以手教相諭豈可違乎乃降

趙軌去齊州父老各揮淚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飲之

辛昂爲成都令與諸生祭文公學堂歡宴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

冀州市多姦詐趙煚爲銅斗鐵尺百姓便之

裴政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

是非

李惠長於聽察雍州廳事有鷰爭巢鬬已累日惠令人掩護試命綱紀斷之並辭惠乃使卒以彈彈兩鷰旣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彼去者旣經楚痛理無固心群下伏其深察

劉炫謂牛弘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可得乎

宣武於朝堂親黜陟授明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武勇其號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平遠

孟業爲彭城王浟典籤惟有一馬瘦死浟以業貧令州府人同食馬肉欲令厚相酬償業固辭不敢浟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爲典籤州中要職諸人欲相賄贍止患無方便耳今噉食肉恐聚歛有損聲名所以仰違明教

蘇瓊爲廷尉正司直朝士嗟其屈辛術曰旣正且直名以定體不慮不申

蘇瓊在清河六年無一人經州

蘇瓊爲清河太守裴獻伯爲濟州刺史獻伯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房延祐過濟州裴問其外聲延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惡裴云得人譽者非至公答曰若爾黃霸龔遂君之罪人也

并州有餘盜文襄令推其職並已栲伏惟不獲贓又命蘇瓊更審别推得十餘人并獲贓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爾等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

辛公義在并州不立文案坐決訟遣當直僚佐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即宿廳事終不還閤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答曰刺史無德而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皆自歎服後有爭訟者父老遽曉曰此小事何忍勞使君多兩讓而止

貴鄉館陶人爭請以魏德深爲長詔遣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衆庶合境悲泣因從而居者數百家

李冲立三長之制群臣多有不同文明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常分包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

宋景和初錢貨敗亂一千錢長不滿三寸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沈隨手破碎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明帝禁斷惟用古錢

[illegible]頭爲廬陵內史稱疾去職爲州司所糾還都謝孝
武曰州司舉臣愆失多不允臣在郡猛獸三食人蟲
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
可有之蟲獸之災何關卿小物

傅昭爲臨海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昭以爲文
王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

文學第四

宋文好儒雅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素學著作佐郎
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聚門徒多
就業者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言政化稱元嘉焉

梁簡文雅好賦詩其序自云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
然帝文傷於輕靡時號宮體

梁元愛書籍既患目多不自執卷置讀書左右番次
上直晝夜爲常略無休已雖睡卷猶不釋五人各伺
一更必致達曉常眠熟大鼾左右有睡讀失次第或
偷卷度紙帝驚覺更令追讀加以檟楚文帝詔告黜
毫便就每曰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

陳叔寶隨隋文登芒山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
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登封書

鮑照嘗謁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
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
才異士沈沒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韜知
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
義慶大奇之

彭城王義康出鎮豫章問沙門義琳曰弟子有還理
不琳公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後徙安城讀漢書見
淮南厲王事廢書歎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爲宜也

武帝總延後進二十餘人賦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
罰酒一斗飲盡色不變言笑自若蕭介染翰便成文
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之飲蕭之文即席之美也

有北僧南渡惟齎一瓠瓠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
舊書相傳以爲班固真本蕭琛固求得之其書多異
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篆非隸琛
甚秘之以餉鄱陽王範

蕭琛每云少壯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
惟書籍不衰

謝瞻作喜霽詩靈運寫之混咏之王弘在坐以爲三
絕

謝朓善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

謝惠連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

對惠連輙㝵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
夢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云此語有神助
非吾語也
謝靈運見惠連新文每曰張華重生不能易也
謝靈運文章之美與顔延之為江左第一縱橫俊發
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
靈運每一首詩出都下貴賤莫不傳寫宿昔間士庶
皆徧名動都下詩書皆兼獨絶每文竟手自寫之文
帝稱為二寶
袁淑見謝莊赤鸚鵡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
若無卿亦一時之傑
齊宣問王儉當時能為五言儉曰謝朓得父膏腴江
淹有意
謝僑嘗一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固史貿錢答曰寧
餓死豈可以充食
王微為文好古言頗抑揚袁淑見之謂為訴屈王籍
為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時人謂康樂之有
王籍猶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莊周
王籍至若邪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劉
孺見之擊節不能已已

沈約嘗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炬筠小字
也
沈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示王筠草筠讀
至雌霓五的切連蜷約撫掌曰僕常恐人呼為霓次至
墜石磓星及氷懸埳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
音者希真奇殆絶所以相要正此數句耳
王筠作詩能用強韻沈約謂王志曰謝朓常見語云
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賢弟數首方知此言為
實
王筠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
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
過父子三兩世耳非有七葉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
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
沈約嘗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
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
王珣作晉孝武哀策出本示從子誕云猶恨少序節
物誕攬筆接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歎息用之
王韶之三日絶糧執卷不輟家人誚之曰困窮如此
何不耕答曰我常自耕
王彪之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著江左舊事緘

之青箱世謂王氏青箱學

張緒長於周易言理精奥常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

張融自序云吾文章之體多為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師耳爲心師也文豈肖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有其體大丈夫當删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

張融自名其集曰玉海褚彦回問之曰玉以比德海崇上善耳

張氏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

范曄不得志删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後在獄遺其子姪書曰吾造後漢轉得統緒觀古今著述及評論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惟志可推耳博贍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叙論筆勢放縱實天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過秦篇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贊自是吾文傑思殆無一字虚設此書行故應有見賞音者自古體大而思精未必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尊也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

范曄論文曰情致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觀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勢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志故以此爲恨耳

徐廣好讀書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

高平郗紹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如袁于之徒頗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爲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遂行何書

蕭琛言裴子野評論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裴子野曾祖松之續何承天宋史未成子野欲繼先業而齊沈約所撰宋書稱松之以後無聞焉及子野撰宋略敘事評論多善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也沈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

梁元論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

顔延之毎薄湯惠休詩云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謡耳方當誤後生事

文士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

沈慶之謂蕭斌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

孝武嘗歡飲逼沈慶之賦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顏師伯上卽令師伯執筆慶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媿張子房上甚悅

沈攸之晚好讀書史漢事多所記憶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柳惲爲詩云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王融嗟賞此句

劉氏群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之有

劉孝綽常云三筆六詩三則孝儀六謂孝威也衡陽王鈞手自細書寫五經置巾箱中以備遺忘賀玠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效之巾箱五經自此始也

齊時諸王不得讀異書六經之外惟得看孝子圖江夏王容遣人於市買圖籍朞月將備晉安啓求所好書武帝賜以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

蕭子恪子質子雲子顯並有文學子恪嘗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不煩吾復牽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故屬文隨棄其本不傳文集

陸澄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

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等以氣類相推轂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各殊兩句之內輕重悉異前有浮聲則

後須切響低昂舛節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

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使賓客隸事多者受賞事皆窮唯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容氣自得王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文詞華美舉坐擊節摛乃命抽憲簟自執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劉峻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髮及覺復讀精勤過人崔慰祖謂之書淫

安成好士遊其門者王僧孺劉孝綽裴子野陸倕各

製其碑文欲擇用之咸稱實錄遂四碑並建

昭明太子引納才學之士自討論文籍于時東宮有書幾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

曹景宗勝於鍾離凱入武帝燕華光殿連句令沈約賦韻景宗求作不已時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操筆即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

庾子輿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

謝玄暉善於詩任彥昇工於筆沈約兼有之然不能過也

沈約撰四聲韻譜以爲昔人累千載而不悟獨得胸衿窮其妙旨武帝嘗問周捨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

江淹自禪靈寺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囊中數尺與之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曰餘此數尺既無用以遺君自是文章躓矣又嘗宿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曰吾有五色筆在卿所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取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謂之才盡

王儉出文令任昉點正昉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

任昉既以文見知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爲病晚節好著詩欲以傾沈而用事過多辭不流便都下士子慕之頗爲穿鑿

任昉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武帝令官無書者就其家取之

劉孝標見任昉諸子流離在道莫有收卹乃著廣絕交論譏其舊交到溉觀之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范雲貧嘗映雪讀書

江革推重許懋謂爲經史笥

賀琛方受業有六尺方床思義未達則橫卧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

沈炯獲於魏以母在東思歸恐以文才見留閉門却掃時有文章隨即棄毀

伏曼容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其有所短

沈峻在沈驎士門下晝夜自課睡則以杖自擊

皇侃性至孝嘗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以比觀世音經

鄭灼嘗夢皇侃遇於塗侃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

口中自是理義滋甚乃苦心熱瓜時輒偃臥以瓜鎮
心起便讀誦
周弘正謂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凜然
吳郡顧越會稽賀文發以儒學齊名都下謂之發越
褚彥回爲吳興曰此郡才士惟有丘靈鞠沈勃耳
丘靈鞠入齊文名轉減王儉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
退耳
鍾嶸著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丘遲點
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
梁武使沈約撰宋書擬立袁粲傳以審帝帝曰粲是

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孝武明帝鄙瀆事上遣語約曰
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
義於是多所省除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
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吳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學之謂之吳均體
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其文因此
道進
江泌隨月光讀書光斜則握卷升屋睡極墜地更登
顧歡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

忘者夕則燃松節讀書或燃糠自照
臧榮緒著拜五經序論嘗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
五經拜之
沈麟士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織簾先生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
崔浩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
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
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家人
筐篋中物不可陳於王庭
崔浩表於太武言臣稟性劣弱力不及健婦人更無

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及夢與鬼爭議遂
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
貞正者少
魏孝靜人日登龍門崔贍與其父㥄俱侍宴爲詩詔
問邢邵等曰今騰此詩何如其父咸曰㥄博雅弘麗
贍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冕宴罷共嗟賞云今日之
宴併爲崔贍父子
杜正藏正倫貢充進士正玄舉秀才兄弟三人同時
應命當世嗟美之
杜正藏爲文迅速有如宿構嘗令數人並執紙筆各

題一文正藏口授俾成皆有文理又爲文枕論二十
體爲文體則甚有條貫後生多資以解褐大行於世
謂之杜家新書

道武問李先何者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曰惟有經
書三皇五帝政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陸乂於五
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爲之語曰五經無對有
陸乂

滕王迪問蕭大圜湘東王作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
卬揚帝紀奚若對曰言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
昔漢明爲世祖紀章帝爲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爲成

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彰於四海安得而隱之
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

劉松作碑銘示盧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
讀書師邢子才後復爲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歎曰
學者之有益豈徒然哉

文宣崩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
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一二惟思道獨用八篇時號
八米盧郎

盧詢祖爲賀蠕蠕破表有云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
與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重其工

高名在史閣年九十手目稍衰多令劉模執筆而口
占授裁斷之如此五六年名所成著籍模頗有功

李瑒謂弟郁曰士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罷何用專
經爲老博士也

李謐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門生語曰青成
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嘗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
南面百城

李愔與從兄普濟俱應秀才時號其所居爲秀才村

王劭篤好經史遺略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
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劭弗之覺

惟責肉少數罰廚人廚人以情白劭劭復閉目伺獲
之

孝文享鄭道昭等於懸瓠方丈竹堂歌曰白日光天
兮無不耀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歌曰願從聖
明兮登衡會萬國馳神混日外鄭紹歌曰雲雷大振
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歷邢巒歌曰舜舞干羽兮
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王道昭歌曰皇風一鼓九
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孝文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
化真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
沼寧如大化光四表遂令邢巒總集之

薛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
便怒
詔立明堂群官博議裴延儁獨著一堂之論清河王
懌與議笑曰子故欲遠符僕射也
裴諏之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遂返之景疑其
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
禰衡一覽便記今後見之於裴生矣
孝文與薛孝通等宴因使嘲以酒爲韻孝通曰旣逢
堯舜君願上萬年壽帝曰平生好玄默慙爲萬國首
仍命更嘲即竪忠爲韻帝曰卿不忘忠臣之心元劇

曰聖主臨萬機享世永無窮孝通曰豈惟被草木方
且及昆虫元翌曰朝賢旣濟濟野苗亦芃芃帝曰君
臣體魚水書軌一華戎孝通曰微臣沾慶渥何以答
華嵩
程駿事劉延明延明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
也駿白延明曰名教之儒謂老莊不切實要不可以
經世駿以爲不然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
旨可謂至順矣
楊素爲詩何薛道衡詞氣頴拔風韻秀出未幾而死
道衡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常爽致館溫水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立勸罰之科
若嚴君焉高允曰文翁柔立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
人一也號儒林先生
高允爲高聰娶妻給宅允死聰爲立碑每云吾以此
報德足矣
常景尚高允才器爲道德頌崔光覩之尋味良久歎
曰高光祿平日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
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
常景不事產業衣食取濟而已耽愛經史若遇新異
之書殷勤求訪不問價貴賤必以得爲期邢邵雕蟲

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出京師爲之紙貴與溫子昇
爲文士之冠世謂之溫邢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事
在二人後故子昇死方稱邢魏
邢邵有書甚多而不甚讎校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
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始復校此日思誤書
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謂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
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
文襄嘗言崔肇師合誅崔鴻十六國春秋述諸國僭
僞而不及江東左右曰肇師與鴻别族乃止
祖瑩每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

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竊他人文以爲己用
并州定國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曰子昇昔作芒山寺碑時稱妙絶今定國寺當使誰作也元康薦祖珽珽時配甲坊徵發未及科乃給筆札二日而成神武以爲工且速恕不問
爾朱文略大遺魏收金令爲父榮作佳傳收論榮比韓彭伊霍
雷紹使洛見京都禮義之美歎曰徒知遊備尚武以圖富貴不謂文學身之寶也生世不學其猶冗處何所見焉遂逃歸辭母求師讀書至人之行莫大於孝乃投卷歎曰吾違侍養非人子之道即還鄉里

續世說卷二

山偉主史籍守舊而已自崔偉死迄偉二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記一後人無所憑據史之遺闕自偉始也
裴駰之注楊子雲蜀都賦每云我欲與子雲周旋
孫搴少與温子昇齊名常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搴要其爲誓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便足何勞旦旦搴曰卿不爲誓事可知矣
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搴劇飲搴醉死神武命求好替子如薦魏收他日謂季式曰卿欲殺我孫主簿魏收作文書都不解人意司徒嘗道一人謙密者是誰季式以陳元康對曰是能夜中闇書快吏也即召之
張曜好讀春秋月一遍時比之賈梁道趙彦升謂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杜服謬邪曜曰何爲其然乎左氏之書備叙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非欲詆訶古人得失也
神武因宴謂子如曰魏收爲史官書吾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司馬僕射頗曾餉否
魏收撰魏史文宣勅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

續世說卷二

史官魏收爲國史宿憾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則使下地收爲太常得陽休之助謝云無以報德當爲卿作佳傳時論皆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討論前後投訴百有餘人或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紀錄或云妄有非毀者隨狀答之於是衆口喧然號爲穢史
收魏史既成楊愔謂曰此不刊之書傳之萬世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爲繁碎與舊詩體例異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枝

派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

自晉季文章競爲浮華遂以成俗周文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乃命蘇綽爲大誥奏行之自後文章皆依此體

周武疑三教不同詔韋敻辨其優劣敻以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迹似有深淺其致理初無等級

時論文體有古今之異柳虯以爲時有古今非文有古今

呂思禮長於論難諸生語曰讀書解易鋒難敵

呂思禮好學雖務兼軍國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即讀書令蒼頭執燭燭燼夜有數升

劉璠撰梁典始就未定而卒謂子休徵曰能成我志其在此書乎休徵繕修勒成一家行於世

牛弘上書隋文言書曆五厄大槩以秦皇王莽漢獻晉劉石梁侯景時也

獻皇后崩公主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牛弘曰今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

周羅睺參宴席陳後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先成文士何爲後也孔範曰羅睺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

李諤上書言江左時文之弊略曰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利祿之路既開愛尚之情彌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角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

南北章句好尚不同江左易則王輔嗣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則服子慎書易則鄭康成詩則

並主毛公禮則同遵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歸會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陳奇常非馬鄭解經失旨

劉獻之覩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謂所親曰觀屈原離騷自是狂人死其宜矣孔子云無可無不可實獲我心

劉獻之講左氏盡隱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須後解弟子遂不能究

徐遵明詣田猛略受業一年欲去猛略謂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恐終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眞師所在矣正在於此

馬敬德爲儀同三司其徒云馬生勝孔子孔子不得儀同

權會明風角玄象學徒有問者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

樊深爲博士經學通贍每解書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說之故諸生多不曉悟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戶不可解

牛弘稱房暉遠爲五經庫

劉焯在信都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十年以來博學無能出其右者而性嗇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授

傅標使吐谷渾見其主床頭有書數卷乃溫子昇文也

上黨王以溫子昇一日不直啓代之莊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容爲此便相放黜

樊遜專心典籍書壁作見賢思齊四字以自勉

樊遜校書上言邢子才魏收辛術穆子容司馬子瑞並多書家請牒借本參校

庾信徐陵父子並在東宮恩禮莫比文並綺豔世號徐庾體

劉臻精於兩漢書時稱爲漢聖

煬帝有篇章必先示庾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再三俟其稱善乃出

蘇瓊爲清河守集大儒衛覬隆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授書時人指吏曹爲學生屋

何妥嘗詣楊伯醜論易伯醜聞妥言倏爾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辨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論者以爲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

張冑玄改定新曆言前曆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慜楚上言曰漢時落下閎改顓頊曆作太初曆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由是漸見親用冑玄曆法與古不同者三事超古獨異者七事

信都芳私撰曆書名曰靈憲曆算月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甄明每云何承天亦爲此而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者

李行之臨終口授墓志以紀其志曰隴西先生行之以某年某月某日終于某所年將六紀官歷四朝道叶希夷事忘可否雖碩德高風有傾先構而立身行己無媿夙心以爲氣變則生生化曰死蓋生者物之用死者人之終有何憂樂於其間哉乃爲銘曰人生若寄視死如歸茫茫大夜何所是非言終而絕

李產之禮之兄弟並有棄望邢子才爲禮之墓志云食有奇味相待乃餐衣無常主易之而出人以爲實録

李琰之善談論經史百家無不悉覽朝廷疑事多所訪質每云崔博而不精劉精而不博我既精且博學兼二子謂劉芳崔光也論者許其博未許其精

琰之嘗曰吾所以好讀書者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也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疾勞世大也此乃天性非爲力強

李大師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爲索虜北書指南爲島夷又各以本國周悉書別國並不能備往往失實常欲改正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遂就涼州揚恭仁覽宋齊梁魏四代書餘竟無所得

李延壽既未出延壽欲修二史不敢使人抄録家素貧匱又不辦顧人書至於魏齊周隋宋齊梁陳正史並手自寫本紀依司馬遷體次連綴之又從此八代史外更勘雜史所無者千餘卷皆以編入其煩冗者即削去之始末修撰凡十六載始宋凡八代爲北史南史二書合百八十卷起魏登國元盡隋義寧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兼自東魏天平元盡齊隆化一年又四十四年行事總編爲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謂之北史又起宋永初元盡陳禎明三年四代百七十年爲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謂之南史凡八代合爲二書百八十卷以擬司馬史記

豫章王嶷薨樂藹請爲碑文沈約答書曰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刑宇宙自非一代詞宗或難與比約閑門鄙人名不入第聞命慙顏不覺汗之沾背也

沈約郊居宅閣齋請王筠爲草木十詠書之壁皆直寫文辭不加篇題謂人曰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

沈約評陸士衡文雖云煥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

簡文與湘東書論文弊曰比見京師文體競學浮疎
爭爲闡緩既殊比興正背風騷吟咏情性反擬内則
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
湛湛江水遂同大傳

鄱陽王獻班固書真本皇太子令劉之遴等參校其
異同之遴錄數十事云云

宋武殷貴妃死丘靈鞠獻挽歌有云雲横廣階闇霜
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賞

丘仲宗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鍾鳴爲限

盧斐訟魏收史云博陵崔綽位至本郡功曹更無事
迹是收外親乃爲傳首收曰綽雖無位道德可嘉曰
卿何由知其好收曰高允曾爲綽贊稱有道德帝曰
司空才士爲人作贊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文章
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

南北史續世說卷第三

隴西李垕撰

方正第五

宋武襲江陵密書招韓延之延之答書其略曰假天
長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游於地下勿復多云帝視
書太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

王融欲因齊武晏駕立子良梁武曰夫立非常之事
必待非常之人融才非負圖視其敗也范雲曰憂國
家者惟有王中書梁武曰憂國欲爲周公欲爲召公
邪兄懿曰直哉史魚何其木強也

褚彦回入朝以腰扇障日劉祥從側過曰作此舉止
羞面見人扇障何益彦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
袁劉安得免寒士

宋武幸方山曰朕經始此山之南更爲離宮應有邁
靈丘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徐孝嗣答曰繞黄山欵牛
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廣願陛下少□神
□□大言無所屈醉謂帝曰陛下用群臣但顧順旨
□□乃見貴汲黯之徒無用也帝大笑

齊高帝置酒與謝朏等論魏晉故事言石苞不早勸
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朏曰昔魏臣有

勸魏武即位武曰有用我者其周文乎晉文世事魏
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
彌高

齊受禪謝朏為侍中當解璽佯不知問有何公事傳
詔云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
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朏曰我無疾何所道

邵陵王綸好聚衆賓冠手自裂破投之唾壺皆莫敢
言謝舉預宴王欲取幘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
敢聞命拂衣而退

宋文帝召王僧綽徐湛之江湛謀廢太子劭湛之欲

立隨王誕湛欲立南平王鑠文帝欲立建平王宏議
久不決僧綽曰請速斷上以義康為言僧綽曰恐千
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江湛出閤謂僧
綽曰卿向言將不傷直邪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

客勸王僧虔以禮接阮佃夫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
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而去耳

梁武求讜言范縝曰司徒謝朏本有虛名陛下擢之
如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政體陛下弃之如彼帝不
悅

順帝遜位百寮陪列王琨攀畫輪獺尾慟泣曰人以
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
嗚咽不自勝

劉勔晚節有栖退志表求東陽郡袁令以下贊美之
王琨曰永初以來惟謝晦殷景仁為中領軍元嘉有
到彥之為人望才譽勔不及也近聞加侍中已為快
快便求東陽臣恐子房赤松未易輕擬

蕭惠開明言於朝曰褚澄開城納賊更為股肱大郡
王蘊被甲死戰弃而不收賞罰如此何憂不亂

王敬弘不與徐傅往來贊之不俟顏柳秀之不與王
儉款接人稱其三世不事權貴

劉湛欲支淑附己淑不為改意於是大相乖異淑乃
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
植蘭所

元凶起事問袁淑事當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
不尅但患既尅之後為天地所不容

王忱有意立功常謂范泰欲掃除中原泰曰百年逋
寇前賢挫屈者多矣功名雖貴鄙生所不敢圖

鄭鮮之以武帝言要切帝理屈然後置之帝時慚恧
變色感其輸情時人謂之格佞

文帝每引釋慧琳升獨榻顏延之因醉白上曰此三台

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

孝武每宴集咸令在位者沈醉沈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上謂故欲異己謝莊嘗戒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

廬陵王義真居喪別於齋內膳酒炙車螯劉湛正色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劉湛欲與沈慶之相接謂曰卿在省久遠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見累

文帝使徐湛之等難沈慶之諫北伐議慶之曰為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

褚彥回啓沈文季陳顯達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發怒啓武帝曰褚彥回遂品藻人流臣未知其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武帝笑曰沈率醉也

鬱林廢虞悰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

羊侃與左衛蘭欽同侍宮宴詞色少交侃於坐折之曰小子汝以銅鼓買朱异作父韋粲作兄何敢無宜適

陳武使沈恪勒禁兵衛敬帝如別 恪謝曰恪身事蕭家來今日忽見此事外受死耳決不奉命

傅縡上書直諫後主後主大怒稍解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縡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乃賜死

沈嶠之令丹徒不事左右以浸潤繫上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蔡高召問復何所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帝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謂誰嶠之舉手版四面指曰此赤衣諸郎皆是

孝武起莊嚴寺謂巢尚之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虞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

丘靈鞠嘗還東詣褚彥回彥回不起曰比脚疾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為一代鼎臣不可復為覆餗

卞延之為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覬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為此幘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士拂衣而去

梁武陵王舉出鎮江州上遣舍人喻求其宅給諸皇子舉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

齊高欲以劉瓛為中書郎使何戢喻旨戢謂瓛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即所授瓛笑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記室豈本心哉

齊李集面諫文宣有甚於桀紂帝令縛置中流沈沒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向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

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

孝昭求廉狄顯安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如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來久將整之以至無為上

元鷙性方厚直省闥雖暑月不解衣冠曾於侍中高岳之席咸陽王坦恃力使酒衆皆下之坦謂鷙曰孔雀老武官何由得王鷙答曰斬反人元愉首是以得之衆皆失色鷙怡然如故

元志少為洛陽令不避強禦與中尉李彪爭道俱入見帝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輦蓋駐論道劍鼓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衆官趨辟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雕巒曰霜竹露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在其本枝也

元紹孝穆趙脩宣武貴紹不重聞紹曰脩姦佞甚於董賢臣若不因衆除之恐陛下復蹈哀帝之名及出廣平王懷拜賀曰阿翁乃皇家之正直雖汲黯朱雲何以仰過紹曰但恨戮之稍晚以為愧耳

元暉業有志節務文襄問比讀何書答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

暉業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罵元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背負璽與人何不打碎我出此語知即死然爾亦詎得幾時文宣聞而殺之

元法僧欲招元顯和同降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為叛臣遂殺之

文惠太子作楊叛歌辭甚側麗哀廟之誅曰楊叛既非典雅而聲甚哀思殿下當降意簫韶何乃聽亡國之響

侯子鑒侯景腹心朝士莫不卑屈孔奐獨無所下或諫不宜高抗奐曰吾命有在豈取媚凶賊以求全乎

陳宣帝以江總爲詹事孔奐曰江有潘陸之文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貳竊謂非才

褚貴少耿介不同父彥回務爲諷令辭爵仍居墓下出弔王儉會疾篤其子載以歸疾少間知非故處大怒不肯復飲食內外閤悉釘塞不與人相關謝瀹聞其誠以杵槌破進見曰事之不可得者身也身之不可得者名也〻〻與身俱滅者君也貴曰吾少無人間心豈身名之可慕但願啓手歸全舊隴兒輩不才未達餘趣此爲恨耳

褚彥炤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代彥回子貴往問訊炤〻曰司空今日何在貴曰奉璽綬在齊司馬門炤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拜司徒賓客滿坐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尚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彥回給以軺車炤大怒曰著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免

蔡廓爲吏部尚書徐湛之欲使黃門郎以下委蔡

徒不復措懷自此以上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

孝武誅廣陵王誕爲出宣陽門敕文武叫萬歲蔡興宗陪輦帝顧曰卿獨不叫興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應泣涕行誅豈可軍中皆呼萬歲

蔡興宗收葬范義孝武曰卿何敢爾興宗抗言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

顏顗之不屈意於戴法興蔡興宗嫌其風節太峻顗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作三公耳

帝嘗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江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〻自相惜

廢帝時蔡興宗每奏選事戴法興輒點定回改興宗謂江夏王義恭顏師伯曰主人諒闇不親萬幾選舉密事非復公筆迹不知是何天子意

蔡撙風骨鯁正嘗奏用王筠爲殿中郎梁武嫌不取參掌通署乃推白牒於香橙地下曰卿殊不了事撙正色俯身拾牒起曰臣謂舉爾所知許〻已有此事既所知而用無煩參署名臣撙少而仕宦未嘗有不了事之目捧牒直出

梁武帝嘗讌〻臣樊蔡撙在坐帝頻呼姓名撙竟不

答食麨如故帝覺見其負氣改喚蔡尚書捋始放笏
斂手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爲
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
文帝築華林園盛暑役人何尚之諫帝曰小人常日
曝背此未足爲勞
宋文帝令張敷以後車載沙門赴江陵曰道中可與
言晤敷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
張融出爲封溪令從叔永出後渚送之曰似聞朝旨
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正患還而復去
魏愷因辭青州長史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

就朝廷爲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
擇答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謂楊愔
曰何慮無人苦用此漢放還永不須收
王軌捋武帝須言太子不善帝罷酒責宇文孝伯曰
卿嘗謂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是公爲誑矣孝
伯拜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
愛故遂爾結舌帝默然曰朕已委公公其勉之
王羆爲西河内史辭不拜時人謂曰西河大郡俸禄
優厚何爲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
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則力所不堪若科發人間

又違犯憲法以此致辭耳
蠕蠕候騎至豳州僕射周惠達召雍州刺史王羆議
之羆不應令臥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王
羆自率鄉里破之不煩國家兵何爲天子城中作如
此驚動非周家小兒惟怪邪
王軌嘗與賀若弼言太子不克負荷弼深以爲然勸
軌陳之軌後侍宴乃白武帝言太子多涼德恐不了
陛下家事愚臣暗短不足以論是非陛下以賀若弼
有文武才而弼比再對臣深以此事爲慮帝召問弼
弼曰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陛下何從得聞此言

旣退軌誚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日乃爾翻覆
弼曰此公之過也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爲言事有差
跌便致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
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
衆良亦非宜
楊素薦榮毗爲華州長史素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
縱毗恐繩之以法毗因朝集素謂曰素之舉卿適以
自罰也毗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
言戲耳公之奉法素之望也
隋文有禪代意謂榮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

緒義形於色曰明公此言非僕所望帝不悅開皇初自恩州來朝上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

辛亶常衣緋褌俗云利官文帝以為厭蠱將斬之趙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曰卿惜亶而不自惜也命高熲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謂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入良久乃釋焉

文帝將斬行惡錢者大理趙綽諫曰此人當坐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撼天心何論動大木上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呵之不肯退

邢峙以經入授太子經厨宰進食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嘉之

荀濟謀誅文襄見執楊愔謂曰遲暮何為然濟曰叱叱氣耳何關老暮乃下辯曰自傷年幾摧頹恐功名不立舍兒女之情起風雲之事故挾天子誅權臣文襄使謂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使誅將軍高澄何謂反乃燔殺之

咸陽王徽舉祖鴻勳為參軍及赴洛徽謂曰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對曰今來赴職非為謝恩

王軌因内宴將武帝鬚曰可愛好老翁但恨後嗣弱耳

周武問樂運曰卿言太子何如人運曰中人也帝顧謂齊王憲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睿智惟運云中人乃驗運之忠直耳帝問運運曰可與為善可與為惡也帝乃妙選宮官匡弼焉

韋總為京兆尹周武戲曰卿師尹帝鄉故當不以富貴威福鄉里邪總正色曰陛下擢臣非分竊謂已竪愚誠今奉嚴旨便似未照丹赤豈可久忝此職用疑聖慮請解印綬以避賢能帝曰前言戲之耳

周文以非罪將殺王茂朝臣莫敢言柳慶進諫周文逾怒曰卿若明其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於前慶抗聲曰君有不達為不明臣有不爭為不忠慶謹竭愚忠不敢愛死懼公為不明之君耳周文乃悟而已不及矣明日謂慶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冤死可賜茂家財帛以旌吾過柳述判事楊素欲令改述謂將命者云語僕射道尚書不肯

劉行本爲掌朝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
至御坐則承御取進之及行本將進筆於帝承御復
欲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可得帝驚問之行本曰設
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
取臣筆帝曰然

劉行本怒劉臻明克讓陸爽不能匡輔太子勇每謂
曰卿等正解讀書耳

宇文弼謂高熲曰昔天元好聲色亡國以今方之不
亦宜乎

襄城王旭命府僚崔暹指樊遜曰此人學優才富兼
之美行可爲王參軍也旭目之曰豈能就邪遜曰家
無蔭地不敢當此

周宣崩劉昉等草詔召隋文輔政署訖逼顏之儀署
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幼沖阿衡之任宜在宗
英方今賢戚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
受朝恩當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
有死而已昉等乃代署焉

隋文索符璽顏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
宰相何故索之

宇文化及弑逆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賀許善心獨

不至許弘仁馳告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
文武莫不咸集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回若此善
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反走上馬泣曰將軍於叔殊
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化及執至朝堂令
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去化及目送曰此大負氣命捉
來罵云我好欲放你敢不遜如此遂害之

李文博爲東都從事遇房玄齡玄齡曰公平生尚志
正直今得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爲
多少文博奮臂厲聲曰澄其流者潔其源正其末者
端其本今本源混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何益

隋文以秦王生男頒賜百官李文博家道屢空人謂
其悅賞乃曰賞爵之設功罪所歸王妃生男於群官
何事乃妄授賞也

高居求上黨於元脩義脩義不與居大言不遜脩義
命左右牽曳之居對大衆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
公廷安得有賊居指脩義曰此坐上者違天子明詔
物多者得官京師白劫此非人賊乎

宣武委政於高肇宗室傾慄惟元匡與抗衡先自造
棺置於廳事意欲輿棺詣闕論肇罪惡切諫自殺肇
使王顯劾免之後復脩事舊棺與元澄相攻赴省謁

澄驚卒相謁朝野駭愕

元順自齊入爲黄門親友迎賀順曰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

盧同討營州大敗屬侍中元順與侍中穆紹侍坐因論同罪同先有近宅借與紹紹頗欲爲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順曰同有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慮罪也紹懼不敢復言

元順元徽同日拜職鄭儼先謁徽後拜順順怒曰鄭是佞人當拜佞王我是直人不受曲拜

清河王因侍宴謂高肇曰王莽秃頭亦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曲形見矣恐復終成亂階爾未榮銜穆紹紹以爲必死見榮捧手不拜榮亦矯意禮之顧謂人曰穆紹不虚作大家兒

咸陽王禧遣家僮求羽林虎賁於于烈烈不許禧又謂烈曰我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曰向亦不道王非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若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也

魏收作三恪議朝士畨同崔贍別立異議收讀訖笑而不言贍正色曰聖上詔群臣議國家大典少傅名位不輕贍議若是須贊其所長若非須詰其不允何容讀國士議文直作此冷笑僕謬居聖朝顯職尚不免見嗤笑況諸生欲云何自進

汝南王悅與府寮飲酒起自移床人争進手王昕獨執板卻立悅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親輿床卿何偃蹇對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形安敢以親王寮寀從厮養之役悅謝焉坐上皆引滿昕先起卧閣堂頻召不至悅乃自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沈湎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僚佐敢任其咎悅大笑而去

常山王苦諫文宣忤旨帝使力士反接伏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誰教汝王曰天下噤口除臣遂敢有言遂亂杖數十會醉卧得解

古弼入奏減苑囿太武方與劉樹碁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帝前捽樹頭掣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失容放碁曰不聽奏事過在朕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帝奇而可其奏

賈秀爲涼州大中正丞相乙渾妻庶姓而求公主之號固執不許渾他日乃書太醫給事楊光侍作老奴官慳字示秀

韓延之報劉裕書云劉裕足下海内之人誰不見足
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
魏帝既誅崔浩召高允謂曰國書皆浩作不允曰太
祖紀前著作鄧彦海所著先帝紀及今紀臣與浩同
作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豈有生理景穆
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
如東宮言不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
侍講日久哀臣乞命實不問臣不敢迷亂帝謂景穆
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臨死不移耳對君以直貞臣
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

常山王謂崔暹曰至尊威嚴多醉太后猶不敢言吾
兄弟杜口僕射獨犯顏内外深相愧感
李繪爲高陽内史崔諶恃勢乞鵶角鴿羽繪答書曰
鴿有六翮飛則沖天麋有四足走則入海下官膚體
疏懶手足遲鈍不能近追飛走遠事佞人
李幼廉爲三品以不事祖孝徵不霑儀同例曰我不
作儀同更覺爲榮
宣武收游肇有所降恕肇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
可令臣曲筆
宋游道爲尚書令臨淮王譴責之游道執板長揖曰
下官謝王嗔不謝王理即日乞解郎中
文襄與宋游道與高隆之相抗謂楊遵彦曰此眞是
鯁直大剛惡人遵彦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其
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遂免死
袁肅閱隋文爲相歎曰周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
未乾而一朝遷革豈天道歟
宣武崩廣平王懷欲上殿哭崔光攘衰振杖按劍當
階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義裁我我不敢不服
青侯深郄崔光韶責方略光韶曰凡起兵須有名義
使君今日舉動直是作賊耳知復何計

靈后欲追贈父胡國珍爲太上之號張普惠固諫不
可表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
名爲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呵翻曰禮有
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二名雙舉不得非極
雕蟲小藝微或相許至於此處非卿所及翻大慙
文宣崩魏收言及喪事抗淚失聲陽休之嚬眉而已
他日楊遵彦謂曰昨聞諱魏少傅悲不自勝卿何容
都不流涕休之曰天保之世魏侯時遇甚深鄙夫以
衆人見待佞哀詐泣實非本懷陽斐聘梁羊侃三致
書請見不答梁人言李盧至亦詣侃宅卿何致難斐

曰栁下惠則可吾不可

趙郡王固請誅和士開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爲巵酒

武成撾河閒王孝琬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喚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孝静皇帝外甥何爲不得呼作叔也文宣誅諸元元景安議姓高氏子景皓曰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

段孝言抽擢非賄則舊崔成於衆中抗言曰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

祖珽譖殺斛律明月遣邢祖信籍其家問得何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張宴射箭一百具刀七口賜稍二張珽又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子枝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闘者不問曲直即以杖之一百珽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可分雪及出人尤其抗直曰好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

文宣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王紘曰亦是大苦帝曰何苦紘曰長夜荒飲不悟國破是謂大苦

蘇瓊多申雪謀反事崔昂謂曰若欲求功名當更思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乃寃枉不放反逆

李行之爲青州長史任城王湝敬憚之州人號李御史

李仲舉爲晉州別駕周師圍晉州外無救援行臺侯子欽內圖離貳欲與仲舉謀憚其嚴正將言而止者數四仲舉揣其情乃謂曰城危累卵伏願於公今之所言想無他事欲言而還中止也子欽曰告急官軍永無消息勢之憂危且夕不謀意欲不坐受夷戮歸命有道於公何如仲舉正色曰僕射恩德未深公於皇家沒齒非荅臣子之義固有常道何至今日翻及此言子欽懼泄夜奔周軍城陷

梁武帝謂侍中蔡撙曰卿門舊尚有堪事者多少撙曰臣門客沈約范岫各已被升擢此外無人

王儉當朝荀丕與書曰足下建高人之名而不顯高人之迹何以書於齊史哉

隋文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諫議劉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顧行本正當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若非當致之理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斂容謝之原所笞者

雅量第六

王曇首亡文帝嗟悼不已見其兄弘流涕歔欷弘斂容而已既而彭城王言於帝曰曇首既爲家寶又爲國器弘情不稱何也帝曰賢者意不可度

蒼梧欲害齊高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帝晝臥裸袒蒼梧立帝於室內畫腹爲射的自引滿將射之帝神色不變斂板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而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雹箭射之乃取雹箭刪一發即中臍倉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手何如

蕭惠開反於蜀敗送至都宋明問其故侍衛左右悚然側目惠開舉動自若從容曰臣惟知逆順不識天命

蕭引避亂從歐陽頠及紇反岑之敬憂駭惟引怡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爾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已以行義亦何憂乎

梁武幸同泰寺開講設四大部會衆數萬人南越獻馴象忽於衆中狂逸衆皆駭散惟臧盾與裴之禮嶷然自若帝嘉焉

宋文帝賜王景文死景文正與客碁扣函看復封置局下怡然不變色方與客棊思行爭劫竟斂子納奩畢徐謂客曰奉敕見賜死以敕示客酒至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

褚湛之有一牛至所愛亡何墜廳事前井湛之率左右躬自營救郡中喧擾其子彥回下簾不視又有門生盜其衣彥回遇見謂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見

褚彥回和雅有氣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煙焰甚逼左右驚擾彥回神色怡然索輿徐去

張率在新安遣家童載米三千碩還宅及至遂耗太半率問其故答曰鼠雀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鼠雀竟不問

張融浮海至交州於海遇風終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爲者哉

孔熙先謀反事發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使謂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謀此乃我負卿也

羊侃不飲酒而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舟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聊不掛意命酒不輟孺子慙懼自逃侃慰喻使還待之

如舊

劉凝之慕老萊嚴陵爲人或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已敗令家中覓新者備君後於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復取

沈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

庾詵愛林泉遇火止出書數簣坐於池上有爲火來者詵云惟恐損竹乘舟從沮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十斛有人寄載米三十頓及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斛詵默然不言恣其取足

侯景克臺城以甲士五百自衛帶劍升殿拜訖武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三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來至此又不對又問初渡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城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已有帝俛首不言景出曰吾嘗據鞍馬對敵矢刃交下而意了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

王昕好清言在東萊時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邪邵見

文襄說此以爲笑樂昕聞之請恕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

王晞嘗從射中的當得絹爲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段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

晉陽陷沒王晞與同志避周兵東北走山路險迴懼有土賊而晞溫酒服膏曾不一廢每不肯疾去行侶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三公矣

源懷性不喜飲酒而喜以飲人

崔暹言文襄宜親重邢邵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耳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

元褒爲原州總管有商人爲賊劫疑告同宿者褒察其色寃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褒私金捨盜褒引咎無異辭使者與褒俱詣京師遂坐免官盜尋發它所上曰何至自誣褒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罪一也臣枉爲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即放免罪二也無顧形迹至令爲物所疑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若言不受金使者後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

宋文使呂玄伯刺王惠龍左右請殺玄伯惠龍曰死

生有命彼安能害我且吾以仁義爲干櫓又何憂乎
房文烈嘗遇霖雨絶粮遣婢糴逃竄三四日方還文
烈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
韓子熙爲國子祭酒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刃時以
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令陳請子熙曰朝廷自不與
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
宣武聞裴粲善自標致欲觀其風度傳詔就家急召
之須臾間使者相屬合家恇懼莫知所以粲更恬然
不變帝嘆異之嘗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屬暴雨粲
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令持蓋覆之曰何代無

奇人
賈思伯思同師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
衣物時人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脱人衣
及思伯爲青州送縑百匹具車馬迎鳳鳳慚不往時
人稱歎焉
瑯琊王嘗患喉使醫下針張目不瞬
斛律光聞琅琊王殺和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
故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於永巷曰小兒弄兵與交
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出千秋門
琅琊必不敢動乃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

散帝叱馬橋上遥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天子弟
殺一漢何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帝曰琅琊年少腸
肥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
文宣持矟走馬擬斛律金胸者三金立不動
段達等請越王侗禪王世充侗怒曰天下者高祖之
天下東都者世祖之東都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得
而發必天命有改復何論於禪讓神色悖然侍衛者
莫不流汗
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常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
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曰作脯坐定

其妻謂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
若讀書不輟
伊婁謙使齊高遵以情告齊遂留謙不遣武帝克并
州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令報怨謙請赦之帝曰卿可
聚衆唾面令知愧也謙跪曰遵罪人非唾面之責待
遵如初
莊帝殺爾朱榮當時詔書温子昇辭也榮入内遇子
昇把詔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敕榮不視之
李洪之多所堪　疾病灸艾炷圍將二寸首足十餘
處一時俱下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及以事坐誅沐浴

衣幍遍巡家庭如是者再三流歎良久乃卧而引譴
有人嘗詣宗如周訴事謂爲嘗作如州官也乃曰某
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如周笑曰爾何人敢呼我名其
人慙謝曰秖言如周官作如州不知如周官名如周
早知如周官名如周則不敢喚如周官作如州如周
乃笑曰令卿自責相侮反深時衆服其寛雅

劉乞歸遇疾晝寢有奴偷竊詐聽不見亦不泄也此
奴走入蠕蠕乃　天而言之

劉秀之年十歲與諸兒戲前途忽有大蛇來勢甚猛
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並異之

范曄謀反將詣市曄最在前於獄門顧謂謝綜曰次
第當以位邪綜曰賊帥當爲先至市問綜曰時欲至
未綜曰勢不復久曄既食又苦勸綜綜曰此異疾篤
何事強飯曄家人至監刑職司問曰須相見不曄問
綜曰家人已來幸得相見將不暫別綜曰別與不別
亦何所在必當號泣正足亂人意曄曰號泣何關人
向見道邊親故相瞻望吾意故欲相見於是呼前曄
妻先撫其子回罵曄曰君不爲百歲阿家不感天子
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柰何枉殺子孫曄乾笑云罪
至而已曄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曾不感恩又不
念我老今日柰何仍以手擊曄頸及頰妻云罪人阿
家莫憶莫念妹及妓妾來別曄乃悲涕流漣綜曰舅
殊不及夏侯色曄乃收淚綜册以了弟自陷逆亂獨
不出視曄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

沈昭略被召入華林省茹法珍進藥酒昭略怒罵徐
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不才至有今日以
甌投其面曰使爲破面鬼死時言笑自若了無懼容
徐孝嗣謂曰見卿使人想夏侯太初答曰明府猶憶
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下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
對霍光朓問明府今日之事何辭答之耶

梁哀太子在賊中毎不屈意左右竊問答曰賊若未
須見殺雖復陵傲呵叱其終不敢害若將見害雖一
日百拜無益於死問者又曰官今憂逼而神貌怡然
未喻此意答曰吾自度死必在賊前何能以無益之
愁横憂必死之命

識鑒第七

桓玄謂王謐曰劉裕風骨不恒蓋人傑也

桓玄妻劉氏聰明有智鑒常見武帝謂玄曰劉裕龍
行虎步瞻視不凡恐不爲人下宜早爲之所玄曰我
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待關隴平定然後議之

宋武疾召太子戒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無遠志不若如兄韶有難御之氣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屢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異必此人也小却可以會稽江州處之

齊武帝時有小吏姓皇名太子帝曰皇太子非名之謂移點於外易名於犬子何點曰太子天地所懸三才所係化爲犬子不得立矣旣而文惠薨

梁元觀歲星在井熒惑守心慨然謂朝臣曰吾觀玄象將恐有賊吉凶在我運數由天避之何益王僧兒桓玄玄曰君平世吏部郎才也

劉義眞與顏謝昵狎過甚故吏范晏戒之義眞曰靈運空疎延之險薄魏文云鮮能以名節自立但情性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游耳

王元謨幼不群其世父蕤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

謝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及坐事誅兄子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公在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九年而室宇脩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懇闢有加于舊混妻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

大學生魏準以才學爲王融所賞旣欲奉竟陵王子良準鼓成其事虞義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遂懼死舉體皆青時以爲膽破

武帝見劉之遴之子曰之遴必以文章顯之亨當以功名著

梁武奇張纘嘗曰張華壯武去後八世有逮吾者其此子乎

韋祖征問弟子叡汝自謂何如王憕杜惲叡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

韋叟聘周見隋文曰觀公容貌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願深自愛王儉謂江淹曰卿年三十五已爲中書侍郎才學如此何憂不至尚書金紫所謂卿自取之但問年壽何如耳

王融頗爲才傷所慕徐勉謂所親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躡衣裾融後果陷法

陳武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功伐帝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下而驕於尊矜其功而不收其拙周侯交不

擇人而推心過差旨危殺命猶防不設侯邱傲誕而
無厭輕挑而肆志率非全身之道卒出如言

陳寶應起兵沙門慧摽作詩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
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照紫微宮以示虞寄寄一
覽便止正色無言退謂所親曰摽以此始亦以此終
後果坐誅

陶弘景知梁祚覆沒作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
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大同末士競談玄理侯
景篡居昭陽殿

侯道剛死張融曰道剛似不爲諂亦復不免何也劉
繪答曰徑寸之珠非不寶也而蚌之所病云何不瘵
之哉

齊神武自洛陽還傾產以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
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
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
有澄清天下之志

神武病見文襄有憂色問曰豈非憂侯景叛邪曰然
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志顧
我能養豈爲汝駕御也堪敵景者惟有慕容紹宗故
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略

元善言於隋文帝曰楊素麤疏蘇威怯懦元胄元旻
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獨高熲一人

元或有才學崔光見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

朝廷置六韓拔陵降者於冀定瀛洲廣陽王深謂于
纂曰此輩復爲乞活矣

孝文覲台宿有逆氣言於咸陽王禧曰玄象變汝終
爲逆誅會無所成祇受惡名而已果如言齊神武言
崔㥄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遒

大軍拔晉州或問蕭大圜師遂克不對問高歡昔以
晉州肇基僞迹今本既拔矣能無亡乎所謂君以此
始必以此終

閔湛佞於崔司徒勸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高
允聞之謂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
世之禍吾徒無類矣及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

侯莫陳悅殺賀拔岳軍人相慶薛憕獨曰悅才略本
寡輒害良將敗亡之事其則不遠吾屬今爲人所虜
何慶之有

裴讓之謂子矩曰觀汝神識足爲才士欲求宦達當
資幹世之務

梁竟陵守孫暠鄴城守張建並降裴俠曰暠目動言

肆輕於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後皆如言

祖珽既召入斛律光惡之竊罵云多事小人欲作何計數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彥深恒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誤國家他事

尒朱榮見從子兆曰不過將數千兵多則亂矣周武既獲安德王問取鄴計曰若任城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矣

瀛州郎基爲驃騎兵陳元康爲司馬畢義榮爲屬並有聲刺史元嶷曰三賢俱有當世才後當遠至惟郎驃騎兵任直過甚恐不足自達陳畢後並貴顯基止郡守

周武爲象經隋文從容謂郎茂曰人主之所爲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亂法何以訓人茂竊歎曰此言非常人所及

尉遲迥反招并州刺史李穆穆子士榮以穆所居精兵處陰勸穆應之穆弗聽曰周德既衰愚智共悉天時若此豈能違天乃遣使謁隋文并上十三環金帶天子服也微申其意又遣子渾入京奉熨斗曰願執柄以熨天下

楊玄感反煬帝召蘇威於帳中懼見於色曰此兒聰

[illegible]得不[illegible]患邪威曰麁疎非聰明者必無慮但恐浸成亂階耳

李密勸楊玄感誅韋祖嗣不從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虜矣

蕭寶寅反蘇湛謂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才公與長安博徒小兒輩爲此計豈能辦哉湛不忍見荆棘生王戶庭也

晉公護廣營第宅召韋夐至宅訪政事仰視其堂徐而歎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護不悅

侯景據河南西附王悅謂周文曰景能背德於高氏豈能盡節於朝廷今若益之以勢非惟景不爲池中之物亦恐朝廷貽笑將來也從之

蔡王智積每懼禍自損或勸爲產業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通賓客曰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

文帝每謂群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損食耳

周宣崩尉遲迥發喪揚尚希出曰蜀公哭不哀而視

不安必有他計吾不去將及於難乃夜遁[illegible]焉
華候直光每謂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華曰我
家何負四海乃呪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
許子華見張景仁云張郎風骨必當通貴非但官爵
遷達乃與天子同筆硯傳衣履
周武入鄴熊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問安生曰周帝
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
陽子術語人曰謎言盧十六雉十四犍子拍頭三十
二且四八天之大數太上之祚恐不過此既而武成
崩年三十二

侯景圍城元英問陸法和其事云何曰亦克亦不克
及任約圍江陵法和詣湘東王請討之湘東遣胡僧
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乃
乘輕船不介冑沿流而上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
曰觀彼龍睛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之若得
待明日當不損主客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大
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風即反約衆皆見
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既平約進見王僧辯於巴
陵曰貧道已卻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爲檀越宜巫逐
取乃請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蜀賊將至法

和請守巫峽待之
陸法和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湘東王
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學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
坐處豈窺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
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
改也於是設供食大具饆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
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師
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堊其城門著麤白布
衫白邪巾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
敗復取著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饆餅焉

陸法和在齊書所居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
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
梁元明星歷謂庾季才曰朕猶慮禍起蕭墻季才曰
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峽還都以避其患
隋文夜與高蘇議遷都庾季才旦奏臣仰觀玄象俯
察圖記必有遷都且漢爲此城經今八百歲水皆鹹
鹵不宜居人帝愕然曰是何神也
鄭子默有名於世李僧伽曰行不通道文勝其質郭
林宗所謂墻高基下雖得必喪此之徒也竟如言
沈文秀以時方昏亂託老疾不與朝機兄子昭略謂

曰阿父年六十餘負外僕射欲求免乎文秀笑不答
未幾見害
李密勸楊玄感誅韋福嗣不從退謂所親曰楚公好
反而不欲勝吾屬今虜矣

南北史續世說卷第三

南北史續世說卷第四

隴西李垕撰

賞譽第八

齊武指蕭順之謂嶷曰非此公吾徒無以致今日
傅亮蔡廓嘗言羨之徐公曉萬事安異同
徐公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才學辨博羨之風度詳
雅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
為長
王儉稱徐孝嗣詩曰方軌叔茂追清彥輔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狀也
謝混嘆地少所交與劉敬宣遇便盡禮或謂混卿未
嘗輕交而傾蓋劉壽何也混曰孔文舉禮太史子義
天下豈非之邪
蕭思話從宋文登鍾山北嶺道有盤石清泉帝使於
石上彈琴因賜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閒意
陳後主問蔡徵蕭允之為人徵曰清虛玄遠殆不可
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
謝混風華為江右第一嘗與謝晦俱在武帝前帝目
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
桓玄誅元顯見謝景仁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

何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而方佐著作邪

謝朓好奬人才自寫孔闓讓表謂孔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奬成無惜齒牙餘論

劉穆之權重朝野輻湊其不至者惟謝混方明郗僧施蔡廓而已穆之甚恨及混等誅方明廓來造穆之穆之大悅白武帝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及蔡廓直置並台鼎人無論復有才用

謝惠連幼有奇才不爲父方明所知謝康樂過方明於會稽過惠連大相知賞靈運性無所推重惟重惠連與爲刎頸交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靈運以爲絶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尊作常兒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餉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

謝超宗詣東府自通其日風寒齊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

謝混常言阿遠剛躁負氣阿客博而無檢曜仗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以此爲恨又言微子與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當致公輔

齊武目送謝覽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想謝莊正當如此

梁武訪謝舉於兄覽覽曰識藝過臣遠甚惟飲酒不及臣

宋武會戲馬臺王曇首詩先成帝問王弘曰卿弟何如卿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

王僧虔少所交接與袁淑善淑歎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

沈約每見王筠文咨嗟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絶不意疲暮復逢於君

昭明太子獨執王筠袖撫劉孝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

褚彦回稱謝炫云從弟朏勝獨立乃十倍於我

王球常稱何尚之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風尚在

何敬容他有一子年始八歲在吳臨還與從兄胤別胤名敬容曰仍欲就兄求名胤即命紙筆名曰敳曰昔云兩王曰敳吾與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謂敳也

張緒善談玄王儉嘗云緒過江所未有北士可求之
耳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
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齊武命植之
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翫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
張緒當年時
張率爲待詔賦梁武手勅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皐
敏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齊武目裴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
江智深與沈懷文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
人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深乎

王儉嘗謂柳悅柳惔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儉
嘗造其父世隆宅世隆謂爲詣已徘徊久之及至門
惟求悅及惔遣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
今故報禮若乃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
齊武奇王珍國謂其父廣云珍國當應大用卿可謂
老蚌
柳惲與謝瀹隣居深見友愛瀹曰宅南柳郎可爲儀
表
王融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劉孝綽也張融
清抗絕俗雖王公視之蔑如也惟雅重衡陽王鈞曰

顯潔有姿要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
知老之將至
蕭穎胄好文義穎基好武勇武帝謂穎胄卿文弟武
宗室便是不乏才
沈約稱蕭子顯鴻序賦曰可謂明道之高致蓋幽通
之流也
江祏謂王晏江夏有才行亦能匿迹以琴撥羊景玄
景玄名著而江夏掩能於世非惟七絃而已百氏亦
復如之王歎曰江祏遂復爲淵沌畫眉欲益反弊[illegible]
人酒色是好豈復一毫於平生哉

何點稱陸慧曉心常如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
王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時人以爲實錄
王儉以庾杲之爲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曰盛府
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
人以入儉幕爲蓮花池故緬書美之劉孝標以書稱
劉訏劉歊曰訏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歊矯矯絕塵
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
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請劉瓛指聽事前古柳樹
謂曰人謂此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可謂不
衰矣

沈衆爲竹賦梁武手敕曰卿文體翩翩可謂不忝爾
祖 約

褚彥回謂任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
爲多一不爲少由是昉名聲籍甚

袁粲每經傅昭戶嘆曰經其戶寂若無聲披其室其
人斯在豈非名賢○孫謙孫廉俱以善政稱武帝嘗稱
曰東莞二孫謙廉而已

劉勰著文心雕龍既成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
書候約於車前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
理常陳諸几案

蔡庾華見任城王澄音韻遒雅風儀秀逸謂張彝曰
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以文見美太武歷頌
群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楊愔稱崔瞻曰昔裴瓚爲晉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
禁門出入衛者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亦當無愧於裴
子

太武將討涼州伊馛亦言有水草及大會姑臧太武
謂群臣曰崔公智計有餘吾亦不復奇之所奇馛弓
馬士所見與崔同耳顧謂浩曰馛智力如此終至公
相浩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衛青霍去病亦不讀書
而至公輔

明元悅陸俟子馛曰吾嘗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
於父矣

陸暐與弟恭之俱詣孫惠蔚惠蔚曰不意二陸復在
坐隅吾德謝張公無以延譽

梁元嘗問蕭大圜以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應答無
滯帝曰昔河間好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庶之
然得東平好善則彌高千載

崔浩每與盧玄言輒嘆曰每見子真使我懷古之情
更深

中山王熙見盧元明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惟須飲
美酒誦離騷自爲佳器

文襄言我有盧潛便自更得王思政

周武使盧愷作露布大悅曰盧愷文章大進荀景倩
故是令君之子

文宣宴金鳳臺歷數諸人皆有罪負至崔魏曰崔昂
直臣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干過

高閭少爲車子送租平城詣崔浩浩大奇之浩歷租
車過尉馬呼閭諸車子皆驚浩乃改驢名爲閭

神武享朝士司州舉觴屬宋游道曰飲高歡手中酒

者大丈夫卿之爲人命飲此酒
桓温入關王猛以巾褐謁之温曰江東無卿比也捲
國定多奇士如生輩尚有幾吾欲與之俱南曰公求
可與撥亂濟世者友人薛強咸明也強自南山來謁
察温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
陳傳綽贈薛道衡詩五十韻道衡和之魏收曰傳綽
所謂以蚓投魚耳
崔浩奇裴駿目爲三河領袖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
之
裴漢善尺牘傳領決斷如流相府語曰上下粲爛有

裴漢
孝文謂李冲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國家得賢
之基
李神儁與袁翻在坐令邢邵作表須臾便成翻云諸
賓神儁曰邢邵此表足令袁公變色
孝文嘗稱崔光曰孝伯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之
文宗也又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
十年後當作司空
張普惠爲諫議大夫任城王澄謂曰不喜君得諫議
惟喜諫議得君

裴聿脩爲尚書郎十年未嘗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
每與省中語戲呼爲清郎及邵爲兗州聿脩以少卿
巡省邵送白紬爲信聿脩貽書不受邵答曰弟昔作
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蕭寶寅曰吾聞游僕射云得如辛雄者四五人共省
事足矣
辛纂爲清河王所賞及定考曰辛騎兵有學有才宜
居上第
文宣啓太后云唐邕一人當千又云邕手作文書口
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

文宣嘗登并州童子寺望州城曰此何等城或曰金
城湯池天府之國帝曰我以唐邕爲金城此非也
文宣每責侍臣云卿等不中與唐邕作奴
楊愔每謂元文遙云堪解穆侯印者必此人
南北初和盧元明李諧首通使命後王昕魏收復至
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
常景深器蘇亮謂人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將此
人乎
北雍獻白鹿群臣欲賀蘇綽謂柳慶近代以來文章
華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未已相公

柄人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華前弊慶拱銓
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
也
蔡祐不爭功周文每歎曰承光口不言勳孤當代其
論敘
隋文帝嘗曰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廣達者乎
周文從容謂令狐整曰卿遠祖立忠而來可謂積善
餘慶世濟其美者也整遠祖漢建威將軍邈不爲王
莽屈其子避地河右故周文稱之
平梁還諸將多獲財物唐瑾惟得書兩車或白周文

曰瑾大有輜重悉梁朝珍玩周文欲明其虛實擒閱
惟見書籍而已歎曰孤知此人二十許年明其不以
利于義向若不令撿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孤所以
益明之耳
楊素每云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者惟楊達耳
謝舉稱栁遐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
蔡大寶見栁莊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
蘇威器重栁莊奏帝云南人有學識者不習世務習
世務者又無學識能兼之者不過栁莊
隋煬謂來護兒曰昔國步未康卿爲名將今天下無

事亦爲良二千石亦謂兼美
孫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彪至尚書惠蔚猶太廟
令孝文從容曰道固既登龍門惠蔚猶沈涓澮朕常
以爲負矣
馬子廉子尚子結皆涉文學與朝士共職送陽休之
詩陽總爲一詩酬之云三馬皆白眉
東平王匡辟召詞　爲御史射策者百餘人温子昇
等爲高第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難之皆受屈
而出孫搴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
温子昇文業傳於江外梁武曰曹植陸機復生北土

恨我辭人數窮百六
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章宋有顏謝梁有沈任我
温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
温子昇爲葛榮所獲逃還京李楷執其手曰卿今得
免足使夷甫慙德
江陵滅王褒王克劉瑴宗懔殷不害等俱至長安周
文曰平吳之利二陸而已定楚之功群賢畢至可謂
過之矣
栁顧言見虞世基曰四海之　共推此人非吾儕所及
也

劉仁之爲西兖臨別謂崔暹曰貴州士惟有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州定有何政使劉西兖如此欽歎業曰惟知自修也文宣謂裴英起曰卿識河間中郎孟業不昨見其國司文案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王元韶其人中心清正世實希有帝曰果如公言便是太屈

薛道衡爲天下群官狀稱敬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

王伽被州使送囚李參等乃放去而克日與會長安一無離叛隋文召賜宴而悉放之下詔曰若使官皆王伽之儔囚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一何遠哉

盧道將稱李產之曰此兒風韻足爲李公家孫梁武重李神儁常云彼若遣李神儁來聘我當令劉孝綽往

袁淑德候李僧伽先滅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

賀蘭寬嘗時位望與李大師年事不相侔及見大師未及終即從容曰名下無虛士今者非以相勞自望坐嘯有託耳

豫章王嶷鎮江陵參軍劉繪以文義見禮功曹王鋼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詡陳蕃然閣下自有二驥也

王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將軍欲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須如我輩人也乃以庾杲之爲衛將軍長史

王智少簡貴有高名宋武帝甚重之常言見王智使人思仲祖武帝與劉穆之討劉毅而智在焉他日穆之白武帝曰伐國重事公言何乃使王智知帝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

梁劉遵爲皇太子中庶子卒太子深悼惜之與其從兄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該博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翟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

品藻第九

裴邃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柏鬱茂范雲廟在王橋蓬蒿不剪梁武南郊道經二廟顧而歎曰范爲已死裴爲更生

謝宣明美風姿善言笑博贍多通時人以比楊德祖徵將不及晦聞猶以爲恨

謝靈運問宣明潘陸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於權門士衡邀競無已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禍公閭勳名佐世不得爲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爲一時之冠方之公閭本自遼絕宣遠斂容曰若處貴而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嘗以裁止晦如此

蔡湛之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謝弘微貌似中郎性類文靖

人謂沈約曰王慧何如約曰令明簡次問王僚約曰倩王淡次問謝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謂名臣弘微當之

時人謂王遠如屏風屈曲從容能蔽風露言能不乖物理也

阮萬齡袁豹江夷相係爲孟昶司馬時謂昶府有三素望

梁武問丘遲曰到洽何如沈溉遲曰正情過於沈文章不減溉加以清言殆將難及

宋武帝常云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

演鏡永辨岱俱知名時人謂張氏五龍

張種少恬靜居處雅正時人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虛學尚種有其風

張融與弟寶積孔珪王思遠諸名賢共集弟鐵宅何點直造坐曰今日可謂盛集二五我兄弟之流阿六張氏保家之子顧謂思遠曰卿詐作善非實得也二五謂珪及融並第五阿六謂寶積爲第六

或問王忱以范泰何如謝邈忱曰茂度漫又問何如殷覬忱曰伯道易

顏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蕖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錦列繡亦雕繪滿眼

沈深與兄淡名譽有優劣世號爲腰鼓兄弟

世言周弘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誹諧似優剛腸似直

周弘正方雅敦厚氣調高於次昆或問二周孰賢人曰若蜂腰矣

都下人士張融言辭辨捷周顒彌爲清綺劉繪音采不贍麗雅有風則時人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

齊宣帝問道成道慶學業於雷次宗次宗[illegible]其兄外

助其弟內潤皆良璞也
蕭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宦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傳云兄弟六人至大官惟中弟欽不至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己
江夏南郡俱攻書南郡謂武帝曰書應勝江夏帝答闍黎第一法身第二闍黎江夏王鋒法身南郡王昭業小字也
任昉好交獎時人慕之號曰任君如漢之三君也
王僧孺論任昉以爲過於黃生楊子
鍾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詩言其優劣云休文衆製五言最優於時江淹才盡謝朓未遒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時密於范意淺於江蓋追宿憾也
何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己也
顏協顧協守學相亞俱在湘東王府府中稱爲二協
濟南王彧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盧道將謂崔休曰三人才學雖共優美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皁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寬雅時人謂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急方
孝文詔任城王澄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賢士得失竟誰澄對曰鄭國寡弱攝於強鄰人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乖古式合今權道帝方革變深善其對笑曰任城當爲魏子產也朕方創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
陸惠曉清介正立不妄交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
崔浩言於明元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先帝何如浩曰太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霑四海自與羲農堯舜齊烈臣豈敢仰名又問屈丐浩以爲必殘滅語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此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
崔浩纖妍白皙如美婦人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己稽古過之
崔儦李若俱見重時人語曰京師灼灼崔儦李若
公孫邃叡爲從兄弟叡才氣小優又封氏之甥崔氏之壻遂毋鴈門李氏地望懸絕祖季眞嘗云士大夫

當須好婚親二公孫同學兄弟耳吉凶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原之異

崔浩與毛脩之論及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班史以來無及壽者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爲亮門下書佐被撻百下故其論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浩曰承祚之評乃有故義過美之譽非挾恨之一言夫亮之相備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守窮崛崎之地僭號蠻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以趙佗爲偶而以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

邢廣曰盧詢祖有規檢禰衡盧思道無冰稜文舉

李渾謂魏收瑚蟲小技我不如卿國朝典章卿不如我

趙郡諸李並有名鄴下語曰學則渾繪緯口則繪緯渾

李普濟學有名性時人語曰入鹿入細李普濟

李義深有才用而心險峭人語曰劍戟森森李義深

高闡文華亦高兄之流世號二高

王遵業延業並有文才時人語曰英英濟濟王家兄弟

崔昂妻鄭元禮妹魏收昂妹夫昂持元禮數詩示盧思道乃云不減魏收思道曰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且知妹夫踈於婦弟

薛寶學術文藻與盧柔方爲世號盧薛裴讓之弟諏之皇甫和弟亮並知名於洛下時人曰諏勝於讓和不如亮

孝文之置中正從容謂郭祚曰并州中正卿家故應推王瓊也祚退謂寮友曰瓊真僞今自未辨我家何爲減之然主上直信李冲吹噓之說耳

郭景尚書事權勢世號郭尖

李崇親書高肇劉騰世號李鍮

崔㥄將使梁㥄曰文采與識㥄不推李諧口頰翩翩諧乃大勝於是以諧往聘焉

青州有崔徵伯房徵叔張烈徵之時號三徵

祖瑩袁翻齊名秀出時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

魏收與邢溫齊名世號三才而收稍爲後進邵既被踈黜子昇以罪死收遂大用獨步一時更相訾毀收陋邢文邵云江南任昉文體本踈收非直模擬亦大偸竊收聞乃曰伊嘗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偸任

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㴱之推以問祖珽
曰見邢魏之臧否即任沈之優劣

邢子才子明魏季景收並以文顯世稱大魏小邢尤
俊也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曰佛助寮人之後後收
稍與爭名文宣貶子才曰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
自序云先稱溫邢後稱邢魏然收內鄙邢不許也

隋文曰世人言云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
其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悅違之必怒其
大病耳

蘇亮與從弟綽俱知名綽、逮亮而經畫進趣過之
故世稱二蘇

獨孤信鎮洛徵柳虯裴諏並掌文翰時人語曰北府
裴諏南府柳虯

周文時六尚書皆一時之秀時號六俊唐瑾尤見器
重

煬帝在東宮謂賀若弼曰楊素韓禽虎史萬歲三人
俱良將也優劣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
虎是鬬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大
將誰也弼拜曰惟殿下所擇弼意自許

張吾貴劉獻之齊名皆稱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
千數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而已皆通經之
士有識者辨其優劣

張琱武與張景仁號二張博士

西城何妥住白楊頭蘭陵蕭眘居青陽巷時人語曰
世有兩俊白楊何妥青楊蕭眘

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劉綽時號二劉

楊愔言於衆曰後生清俊莫若盧思道文章成就莫
若樊孝謙凡案決斷莫若崔成之

煬帝為詩詔群臣和而奏之帝謂侍臣曰氣高致遠
歸之王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惟庾自直
過此者未可與言詩也

李仲舉為恩武令吏人號曰寬明盧昌衡為平陰令
百姓號曰恩明時稱盧李恩寬之政

趙郡李氏出自趙將武安君牧左車十六世孫四人
平字伯括機字仲括隱字叔括保字季括兄弟以儒
素著名時謂之四括機孫四人晃字𠦪黃棻字季黃
勁字少黃叡字幼黃並以友弟著稱為世所宗世謂
之四黃其後徙栢仁一居巷東一居巷西世人指其
所居因以為目

崔弟見盧士邃兄弟云此昆弟足為後生之俊但恨

續世說卷四

六不讀書耳

規箴第十　裁正附

衡陽王義季大蒐於郢有野老帶苫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遊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失其將取大王馳騁為樂驅斥老人非勸農之意義季止馬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大王均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一時皆享王賜老人不偏其私矣斯飯也弗敢當問其名不言而退

謝晦每以朝廷密事語其兄瞻瞻輒向親舊說以為戲笑以絕其言

謝混以謝靈運臧否人物欲加裁折未有方謂宣遠曰非汝莫能乃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上車便商較人物瞻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

謝晦為荊州將之鎮詣從父瞻別瞻問其年答曰三十五瞻笑曰荀中郎年二十九為北府都督卿比之以為老矣晦色甚愧

劉湛誅劉義康出鎮將行歎曰謝述惟勸吾退劉湛惟勸吾進湛存而述亡吾所以得罪也

王儉從容謂子姪曰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進不須苟求也

王僧虔為尚書令作飛白書題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為坐右銘

王寂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

王蘊欲以將略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常誡之曰阿答滅我門戶蘊曰答與童烏貴賤異童烏景文子綯

張興世父仲子謂興世曰我雖田舍翁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四時吹之興世素謹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翁所吹興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減徹而行

何炯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點皆已高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

王忱嗜酒醉輒累旬范泰諫酒既傷生所宜深誡其言既切忱嗟嘆久之曰見規者衆未有若此者也

袁淑年倍小顏延之不相推重延之於衆折之曰昔陳元方與孔元駿齊年元駿拜於床下今君何得不

見拜淑無以答

顔延之見子竣起宅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顔延之候其子竣遇賓客盈門竣方卧不起怒曰恭敬撙節福之基也驕狠傲慢禍之本也况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

栁元景顔師伯嘗詣沈慶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滿道慶之獨與一人在田見之愀然改容曰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已久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爲乎揷杖而芸不爲之顧

周顒謂蕭惠開性太險屢加勸戒惠開不悦曰天險地險王公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

陳顯達謂其子休尚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麈尾蠅拂是王謝家許汝不須捉此遂即取於前燒之

豫章王綜以臨川王宏貪吝遂爲錢愚論其文甚切帝知以激宏宣旨與綜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雖令急毀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

文惠幸東田觀稻顧謂范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劳願陛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

梁武受禪柴燎南郊范雲恭乘禮畢帝升輦曰朕之今日所謂懔乎若朽索之御六馬雲曰亦願陛下日愼一日

陳寶應據閩中有逆謀令人讀漢書卧聽之至蒯通說韓相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曰可謂智士虞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

孝武好圍碁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依品賭戲抗饒借帝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以爲信然好之愈篤虞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

高允著筮論曰昔明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丕夢登其上四望無覽王以問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憂死道秀棄市道秀若推六爻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爲亢龍而無人不善也夫如是則上寧於王下保於己今舍其本而從其末咎衅之至不亦宜乎

高陽王雍爲相州孝文誡曰爲政之道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曰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曰難

崔囧誡二子曰恭儉福之輿傲侈禍之基乘福輿者浸以康休蹈禍基者忽而傾覆

宋隱臨終謂子經曰汝等苟能入順父兄出悌鄉黨
仕郡幸而致功曹史以忠清奉之足矣不勞遠詣臺
閣恐汝不能貴富徒延門戶累耳

高德正勸文宣入受禪太后敕云汝父如龍汝兄如
虎皆以帝王之重不敢妄據以人臣終何欲行舜禹
事必有高德正教汝

裴孝茂性俊多所輕忽惟重薛伯通伯通謂曰兄以
阮稽何如管樂蓋自許經綸抑裴傲也孝笑而不言
宏放自若

潁州之役慕容紹宗自言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并
自投於水冀厭當之房豹曰今三軍之事在於明公
惟應達命任理以保元吉方今乘船入水云以防災
豈如上岸指麾永保萬全也紹宗笑曰不能免俗聊
復爾耳未幾紹宗遇溺

王顯起宅成集寮佐酒酣問陽固曰此宅何如固
曰晏嬰湫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
傳舍耳惟有德能卒願公勉之

王顯謂陽固曰吾作太府卿府庫充實何如對曰公
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贓贖悉入京藏以此充
府未足為多且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

崔暹子達拏幼而聰敏年十餘已作五言詩時梁國
通和聘使在館暹持達拏詩示朝士有才學者又欲
示梁客餘人畏暹皆隨宜應答陽休之獨曰令子聰
明方成偉器但小兒文藻恐未可示遠人

尒朱世隆勸榮不入朝榮毀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
敢生心

辛琛為滎陽丞每諫太守元麗麗後醉輒令閉閤曰
勿使入也

辛琛為揚州長史每諫折刺史李崇崇不從後加南
梁守崇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為刺史但不知得上
佐何如人耳琛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
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慚色

辛琛辛悠俱仕揚州每規正李崇崇曰我昔逢其父
今復逢其子

陽州公永樂罷豫州家產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
監為長史辛公正為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雞不敢
入神武乃以永樂為濟州仍以監公正為長史別駕

文宣末年多酒失永安王浚謂親近曰二兄昔來不
甚了了自登祚以來識解轉進今因酒敗德大敵未
滅吾甚以為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

神武怒文襄親加敺蹋以告陳元康元康俯泣諫
曰王教世子過矣神武曰我性急瞋常如此元康大
啼曰一度爲甚況常然邪神武爲之懲忿時或恚撻
輒曰勿使元康知又曰元康用心誠實必與我兒相
抱死

辛子炎諮事犯諱言樹神武怒杖之杜弼進曰孔子
言徵不稱在子炎可恕神武罵曰眼看人瞋乃復牽
經引禮叱令弼出十許步子炎亦蒙赦

上謂賀若弼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惡乃與行俱
有三太猛嫉如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

猛昔在周朝已教他兒子反此心終不能改邪

隋文謂諸子曰頃者俊縻費財物吾以父道訓之令
秀蠹害生靈吾當以君道繩之

李文博在內省校書虞世基子亦在焉盛飾容服而
未有所知文博從容問之年紀云十八文博曰昔賈
誼當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欲爲何者

吐谷渾阿豺有疾召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
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慕利延不
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乎單者易折衆者難摧戮力一
心然後社稷可固

苟丕爲荆州隨郡王子隆西曹書佐驃騎將軍豫章
王嶷長史王秀與書題云西曹苟君丕報曰第五之
位謂子隆也不減驃騎不知西曹何殊長史且人之處世
當以德行著稱何遽以一爵高人邪於是直題云長
史王君

傅岐謂朱异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
穢狼籍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异曰外聞謗言知
之久矣心苟無愧何恤人言岐出曰朱彥和將死矣
恃諂以求榮肆辨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
天奪其監其能久乎

衡陽王義季素嗜酒自義康廢後遂爲長夜飲文帝
詰責曰一門無此酣法於何得之

捷悟第十一

彭城王義康聰識過人一聞所記暫遇終身不忘稠
人廣坐每標題所憶以示聰明

劉穆之與朱齡石便尺牘嘗於武帝坐並答書自旦
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
廢

梁武於武德殿每詩限三刻成謝徵二刻便就文甚
美帝甚嗟焉

梁武命群臣賦詩獨詔到沆爲二百字三刻欲成沆
於坐立奏其文甚美

王玄謨問謝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即答曰玄
護爲雙聲碻磝爲疊韻

張融爲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
顧覬之覬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虚但恨不道鹽耳融
即求筆增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
路

魏末上淮而退帝問何意忽去未有答者張融時在
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爲
捷

范曄在獄宋文有白團扇甚佳送曄令書出詩賦美
句曄受旨援筆書曰去白日之炤炤襲長夜之悠悠
上循覽悽然

裴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靡麗制多法古與今文體
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其末翕然重之或問其爲文速
者曰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

羊戎好爲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戎布床須臾
王出以床狹乃自開床戎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文
帝召戎父與恭玄保曰今日上何召我戎曰金溝清

泓銅也樣颺既佳光景亦得劇恭

有沙門諮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辨徧問莫知劉
顯曰貞字文爲與上人

梁武問廣漢李膺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
昔帝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

會稽太守子良克日命寮佐登秦望山范雲以上右
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兩句讀之並不得
韻又皆大篆人多不識及夜求史記讀之令上了明
日登山子良令賓僚讀之皆茫然末問雲雲曰下官
嘗讀史記見此客文乃進讀如流子良大悅

高帝引江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鵝
炙垂盡進酒數升訖文誥亦辦

竟陵王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
此爲率蕭文琰曰炷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
乃與江洪等共叩銅鉢響滅則詩成皆可觀

高爽經途謁晉陵令劉蒨之蒨之了不相接俄云爽
代蒨爲令蒨道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晉陵自
答人問所以曰劉蒨餉高晉陵何關爽事

齊神武令諸子各理亂絲文宣獨抽刀斬之曰亂者
須斬

太武初營道武喜甚夜召衛王儀入曰卿聞夜喚乃不怪懼乎儀曰怪則有之懼實無也

孝文幸金墉城顧見堂後桐竹曰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今桐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彭城王勰曰鳳皇應德而來豈桐竹所能致帝笑曰朕亦未望致之

和跋臨誅弟毗等視之跋謂曰灅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爲産業各相勸勵毗等解其微意詐稱使者奔長安

杜正玄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過楊素素怒曰周孔更生不得爲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内惟正玄一人應秀才餘常貢者隨例銓注訖正玄獨不得進止曹司以選期將盡啓素素志在試退正玄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爲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玄至時即奏素讀數徧大驚曰誠好秀才

杜正藏舉秀才蘇威監試擬過秦論湯誓匠人箴連理樹几賦弓銘應時並就文無點竄

盧詢祖初襲爵大夏男朝士謂大夏初成詢祖應聲曰且得燕雀相賀

邢邵嘗戲盧詢祖曰卿小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惕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

宋游道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河橋游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太癡游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太癡

沙門法撫以聰悟稱三齊嘗與韓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名各讀一遍隨即復呼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無差法撫歎曰貧道平生以來惟服郎耳

周武謂楊素曰善自勉無憂不富貴素應聲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

邢邵嘗與陽固等集王昕舍宿飲賦詩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出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爲誦之有不認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時方之王粲

祖珽爲倉曹參軍神武口授三十六事出而疏之無一遺失

神武伐劉蠡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氈陳元康於氈下作軍書颯颯運筆筆不及凍俄頃數紙及出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邪

游雅嘗衆辱陳奇云小人奇曰公身爲君子奇身爲
小人雅曰君言身是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
燕東部侯釐雅質奇曰侯釐何官也奇曰昔有鳥師
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
公爲皇魏東宮内侍長竟何職也
隋初試國子生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之
房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學生
各持所短稱己所長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
酒因令考定之暉遠覽筆無疑滯或有不服暉遠問
其所傳義疏輒爲始末誦之然後詰其短自是無敢
飾非所試四五百人數日即決皆自以爲不能及
劉炫少聰敏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左畫圓右畫方口
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
煬帝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
不廷決入閤之後始召虞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
方爲敕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
蘇瓊幼嘗謁東荆州刺史曹芝芝戲曰卿欲官不對
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參軍
文宣欲禪代時自婁太后及勳貴咸云關西既是勍
敵恐其有挾天子令諸侯之辭不可先行禪代之事

徐之才獨曰千人逐兎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定大
業何容翻欲學人
徐之才嘗與朝士出遊遥望群犬競走諸人試令目
之之才即應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是李斯東
走爲負帝女南徂
李神儁從遷鄴於路見狗温子昇戲曰爲是宋鵲爲
是韓盧神儁曰爲逐丞相東走爲共帝女南徂
李信則爲大司馬屬形甚短李若戲之曰弟爲府屬
可謂名以定體信則曰名以定體豈過劣弱
劉繪爲南康相郡人有居穢里者刺謁繪繪嘲之曰
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
里繪嘆其辨速
隋太子勇侍姬雲昭訓生子儼帝聞之曰此乃皇太
孫何乃生不得地雲定興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
出時以爲敏對

續世說卷第四

南北史續世説卷第五

隴西李垕撰

夙慧第十二

梁元天才英發音響若鍾年五歲武帝問所讀書對曰曲禮武帝使誦之即誦上篇左右驚歎

謝靈運幼穎悟祖玄與之謂親知曰我尚生煥煥兒何爲不及我

謝幾卿年八歲父超宗坐事徙越嶲別於新亭不勝其慟遂投於江超宗命估客入水救之良久湧出得就岸瀝口耳鼻出水數斗十餘日不能言年十二召

試補國子生文慧太子令王儉策試以經義辨釋無滯儉謂人曰謝超宗爲不死矣

謝混言姪弘微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

宋文見謝莊謂殷景仁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

謝莊撫子朏背曰眞吾家千金宋孝武游姑熟敕莊乃朏從駕詔爲洞井贊於坐奏之帝曰雖小重也

王僧佑少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

王儉幼篤學父僧虔曰我不患此兒政恐名太盛耳

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

王訓幼聰警僧惠超奇之謂門人羅知國曰四郎眉目踈朗舉動和韻此是興門戶者年十六補國子生問説師袁昂昂曰久藉高名有勞虛想及覩容止若披雲霧俄而諸袁子弟來昂曰我兒出數十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恨

王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彪子時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再作僧綽採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不復惜伯父弘

歎曰僧達俊爽將不減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僧虔必至公僧綽當以名義見美

王絢早慧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聲答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

到藎早慧從武帝登北顧樓賦詩受詔便成上以示其祖溉曰藎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藎後溉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曰得無貽厥之力

任昉嘗訪到溉於田舍曰此子日下無雙

張興世子欣泰不以武業自居年十餘詣褚彦回彦

回問張郎弓馬多少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
袁愍孫少好學有清才叔父淑雅重之語子弟曰我
門不乏賢愍孫必當復三公
袁憲年十四被召為正言生父吳郡太守君正遣門
生岑文豪與憲候博士周弘正弘正將升講坐弟子
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豎義時謝岐何妥
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奧賾得無憚此後生邪何
謝乃遞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數番酬對閑敏
弘正謂岐妥曰恣卿所問勿以童幼期之觀者重沓
憲神色自若辨論有餘弘正亦起數難終不能屈因

告文豪曰卿還語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矣生徒對
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脩君正曰我豈用錢為兒
買第邪學司衛之及憲試爭起劇難憲剖析如流到
溉顧曰袁君正其有後矣
蔡興宗幼為父廓所重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
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遊白毋不宜受伯軌財
軌有愧色謂其子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
柳惲年十二梁武見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問有何美
句對曰德維善政政在養民
曲江公遂欣年七歲出齋有一小兒善彈無不應弦

墜落遂欣謂曰凡戲多端可急彈此鳥自空中飛翔
何關人事無趣殺生亦復不急左右感其言遂不復
彈焉
梁江夏王鋒年四歲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井欄
為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累月又晨興不肯
拂窗塵而先書塵上學為書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
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騏驎賜之曰騏驎償鳳
尾矣
張永嘗携內外子姪遊武丘山外從孫顧協年數歲
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兒正欲枕石漱流永歎息

曰顧氏興於此子
徐陵數歲家人携候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
麒麟也
虞寄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嘲曰郎子姓虞
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
陸從典年八歲讀沈約集見廻文硯銘援筆擬之便
有佳致
謝貞八歲嘗為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
曰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顧歡六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

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魏高宗五歲從祖太武北巡逢虜帥桎一奴將加罰
帝謂曰奴今遭我汝宜釋之帥奉命解縛太武聞之
曰此兒雖小欲以天子自處意奇之
孝文欲觀諸子志尚大陳寶物任其所取京兆王愉
等皆競取珍玩宣武惟取骨如意而已孝文大奇之
任城王子順年九歲陳豐比之江夏黃童父澄笑曰
藍田生玉不容不爾
清河王懌幼聰敏彭城王異之曰此兒風神外偉黃
中內潤

長孫紹遠年十三王碩聞其強記欲試之乃試以禮
記月令紹遠讀數紙才一遍誦之若流
于仲文九歲見周文帝帝問見好讀何書有何好事
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
李神儁無子見崔贍歎曰昨見崔㥄兒便為後生第
一我遂無此物見之使人傷懷
王昕幼能誦書日以中書舉手極上為率
賈彝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僉曰此子況父
賈誼之後莫之與京
崔宏見高允少時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為
一代偉器
裴安祖年八歲就師讀詩至鹿鳴篇語兄云鹿得食
相呼況人乎自此未嘗獨食
楊愔四世同居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有李樹
實落群兒爭取之愔頹然獨坐季父暐適入學館見
而大異之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有美
竹遂為愔於林邊別葺室命獨處其中常銅盤具盛
饌以飯焉因以督責諸子曰汝輩如遵彥謹慎自得
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兄昱謂人曰此兒駒
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

祖瑩少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不能止常密於灰中
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塞
蔽牕戶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內外聲譽呼為聖小
兒
永安王浚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為有
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
如字景裕不能答
彭城王澂年八歲拜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
毅侍書見澂筆迹未工戲澂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為
常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澂正色答曰昔甘羅相

夫未閑能書凡人惟論才具何如豈能動勤筆[illegible]士嘗今能者何爲不至三公敎慙

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爲當左右敬顯儁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應右衽王紘時年十五進曰國家龍飛懷朔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之

或携何遜集入洛諸賢皆賞之元文遥時年十餘一覽便誦邢邵云此殆古來未有

宇文深少戲便累石爲營折草作旌旗布置行伍皆有軍陣之勢父永見之喜曰汝自然知此後必爲名將

周文分諸子良馬任其所擇齊王憲獨取駁逸者帝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征伐牧圉易分帝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

齊王貴始讀孝經謂人曰讀此一經足爲立身之本年十一從父憲獵鹽州手射殺野馬及鹿十五

李崇尚幼以父賢功拜爵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勳於國幼受列侯當報主恩不得終養是以悲耳

蘇夔八歲誦詩解騎射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射賭得駿馬以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議論[illegible]可觀

柳僧習爲潁川郡官倚勢請託僧習謂諸子曰權貴請託吾並不用其使欲還皆須有答汝等各以意爲吾作書子慶乃具草僧習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即依草以報

周文貽唐永書曰聞公有二子曰陵曰瑾陵縱橫多武畧瑾雍容富文雅可並遣入朝孤欲委以文武之任

宗懍少聰敏好讀書語輒引古事鄉里號小兒學士

李德林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歎異徧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士人多就觀月餘車馬不絕

魏收奇李德林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敬族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温子昇隆之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温子

袁充年十餘歲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充應聲曰惟絺惟綌服之無斁客大嗟賞之

薛世雄少與群兒戲畫地爲城郭令諸兒爲攻守勢

不從令輒撻諸兒畏憚莫不整肅
何妥年八歲遊國子學博士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河水之河妥應聲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爲新故之故
明克讓年十四朱异令詠儀賢堂前脩竹克讓攬筆輒成曰非君多愛賞誰貴此貞心异大奇之
張元年六歲南隣有二杏樹杏熟多落元園中諸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主
徐之才年八歲與從兄康造周捨聽老子捨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劉繪亦云徐郎燕頷有班定遠之相

曲江公遙欣子幾年十五爲楊公則誄沈約奇之謂幾從舅蔡撙曰非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庾公積善之慶
昭明太子年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讞事問左右曰是皁衣何爲者曰廷尉官屬召視其書曰是皆可念我得判不有司以統幼紿之曰得其獄皆刑罰上統署杖五十有司抱是獄不知所爲具言於帝帝笑而從之

綏建王大摯幼有膽氣臺城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殺賊屬妳媼驚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將至大摯笑曰禍至非由此

豪爽第十三

桓玄聞宋武起義甚懼或曰裕等甚弱陛下何慮之深玄云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謝靈運在永嘉被收興兵叛逸遂有逆志爲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及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

王融爲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遇朱雀珩開人爭路乃搥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無八騶
垣崇祖於淮陰見齊高帝便自比韓白惟上獨許之及破魏軍啟至帝謂朝臣曰崇祖常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
垣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昔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

之伎何異犬羊乎

齊高帝令張瓌取吳郡守劉遐諸張世有豪氣瓌僞受遐命入斬之帝以告張冲冲曰瓌以百口一擲出乎得盧矣

宗慤答叔父少文問所志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李欽之少有大志嘗拊髀歎曰大丈夫處世富貴不可希取三將五校何難之有

吉士瞻嘗於南蠻國中擲博無褌褰露爲儕輩所侮及平魯休烈得絹三萬匹乃作百褌並賜軍士不以入室

裴之横重氣俠兄之高以其縱誕乃爲作狹被以激厲之之横歎曰大丈夫富貴當作百幅被後除吳興遂作百幅被以遂其志

王僧辨克臺城趙伯超降僧辨顧坐客曰朝廷昔惟知有趙伯超豈識王僧辨乎社稷既亡爲我所復人之廢興何常之有

張彪敗入若邪山所養犬名蒼黄在前後未嘗離陳文暕之并圖其妻劫至彪謂妻楊爲鄉里曰我不忍使鄉里落它處當先殺鄉里然後受死楊引頸受刃彪不忍與訣劫進殺彪蒼黄號吽死轉血中若有哀狀旣葬又俯伏冢間妻過宅請莊飾乃見帝遂剖髮毁面哀哭慟絕誓不更行彪始起於若邪終於若邪及妻犬皆爲時所重異

周文育少時父使人寫蔡邕勸學及古詩遺之文育不省曰但知有大槊耳誰能學此取富貴侯景爲吏部每歎曰何當離此反故紙邪

韋粲自衡州徵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欲倍道赴援劉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擲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阻斷何暇有報假令無赦豈得自安乎今日韋粲何情飲酒

齊神武與劉貴等爲奔走之友貴得一白鷹與神武尉景蔡儁司馬子如賈顯智諸人獵於沃野見一赤兎每搏輒逸遂至廻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兎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之斃狗屋中乃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目盲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甕中酒烹羊以待客因自言善暗相徧捫諸人言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又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飲竟出行數里更訪則本無居人

魏平文聞晉愍爲劉曜所害曰今中原無主天其資我乎

咸陽王坦自言每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或勸于謹仕謹曰州縣之職昔人所鄙台輿之望須待時來

清河太守石愷得專殺經崔悛宅謂少年曰諸郎輩莫作賊太守打殺人悛顧曰何不答使君下官家作賊止捉一天子牽下殿捉一天子推上殿不作偷驢摸犢賊悛議豫節閔立孝武也

高昂龍準豹頸姿體雄異少不遵師教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

高昂兄弟並劫略其父次同語人曰吾四子皆凶狠我死後有人與我一鍬土耶及次同死昂起大冢對之曰老公子生平畏不得一鍬土今被壓竟知為人否

高昂為司徒公好著小帽因稱司徒帽趣商洛渡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經行君所故相沃酹轉鬬而進遂克上洛中流矢顧左右語死不恨不見季式作刺史耳昂弟也

鮮卑共輕中華士獨憚高昂神武每令三軍常為鮮卑語昂若在列則為華言

范陽盧曹身長九尺髯毛逆如猪鬣蠕蠕冦范陽曹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接弓於外虜莫能彎乃去常卧疾猶申足舉二人神武厚禮召之以高昂相擬曰宜來與從叔為二曹曹慍曰將田舍兒比國士遂辭其徒自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為二矟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惟彭樂強舉焉

李曾三辟功曹不就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為州主簿月餘曰梁敬叔云州縣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教

宋游道與李奬為死友奬死二子構訓居貧游道令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訓

薛憕羈旅江東不被用歎曰豈能五十年戴幘死一校尉低頭傾首俯仰而向人也

李苗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之請出長安諸葛不許太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嘗不咨嗟絕倒

傅融性豪俠三子並有才力嘗以自負謂足為一時之雄謂人曰吾昨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

得人乘有一人曰忄傳靈慶堪乘廿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惟有傳靈根可用此[illegible]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惟有傳靈越能解此文從容謂鄉人曰汝聞之不禹虫之子有三靈此圖讖文也豪勇之士多相歸附

董紹⋯擊蕭寶寅云臣請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孝明謂徐紇曰此巴真瞎乎紇曰此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非實瞎也帝大笑

祖珽既被寵於武成欲踈和士開罪狀帝聞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毀吾士開珽厲聲曰臣因士開得進本無心毀之陛下既問臣不敢不以實對士開等專弄威權政以賄成臣恐大齊之業隳矣上曰爾乃敢誹我珽曰不敢誹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饑故收養之珽曰何不開倉賑給乃買取將入後宮乎帝大怒以刀環築其口鞭杖亂下珽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臣為陛下合金丹遂獲少寬珽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知如何帝帝又怒曰爾自作范增以我為項羽邪珽曰項羽亦何由可及但天命未至爾羽布衣率烏合衆五年成霸王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為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增縱擬張良豈不能及帝以土塞其口且吐且言無所屈

尒朱榮好獵一鹿出數人殞命有見猛獸即走者謂曰欲求活邪遂斬之自此獵如登戰場

高恭之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

慕容儼少見潘樂長揖而已或勸屈節儼攘袂曰吾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能拜人

李弼少有大志謂所親曰大丈夫生世須平寇難以立功名安能碌碌循階以求仕

李密討宇文化及於黎陽隔水語之曰卿本何奴皁隸破野頭耳父子兄弟俱受隋恩豈容躬行弒逆速來歸義尚可全後嗣化及默然良久嗔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作書傳雅語密謂左右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帝王吾當折杖驅之

宇文忻少謂所親曰自古名將惟以韓白衛霍為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讓使與僕並時不令豎子獨擅高名

周文嘗謂王勱曰為將坐見成敗者上也被堅執銳

者次也勸曰意欲兼被之
李穆蔡祐位居耿豪右豪不平謂周文曰人間物議謂豪勝穆祐周文曰何以言之豪曰人言李蔡是丞相轉髀耿豪王勇是丞相咽項以在上故爲勝也周文大笑
高敖曹陷洛州獲泉企企曰泉企力屈志不服也
楊纂每云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懷豈不沮人雄志
賀若弼於吳州遺壽州源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

孟信世貧常曰窮則變變則通吾家世傳儒業而未有通官當由儒非世務也遂感激棄書從軍
來護兒幼卓犖讀書至擊鼓其鏜踴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捨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爲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專事筆硯乎遂覽兵法曰此豈異人意也
遼東之役麥鐵杖請爲前鋒顧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頞瓜蒂歕鼻療黃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遼呼三子曰阿奴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爾當富貴惟誠與孝爾其勉之
堯君素守河東拒義師其妻至城下謂曰隋室已亡何苦取禍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
高昂與鄭嚴祖握槊劉貴召嚴祖昂不時遣枷其使使者曰枷時易脫時難昂即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難之有貴不敢校
蕭思話少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隣曲

容止第十四

陳袁彥竊圖隋文狀以歸後主見之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
謝述善舉止劉湛每謂人曰我見謝道兒未嘗足
孟覬與兄昶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
王儉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放效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
沈約見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曰王郎非惟顏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
王景文美風姿爲一時推附袁粲歎曰景文非惟風流可悅乃哺歠亦復可觀有一客及見謝混答曰方謝叔源則爲野父矣粲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

人

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王韜何偃爲一雙

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介潔便詣立明士見明士蓬頭散髮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立明士言其兩反也

張興世子欣泰下直輒著鹿皮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啟武帝帝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

袁愍孫峻於儀範廢帝裸之迫使步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袁彖充腴異衆每從射雉郊野數人推挾乃能徒步

褚彥回美儀貌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目送之明帝歎曰褚彥回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矣時以方何平叔

彥回與王彧謝莊等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彧莊撫節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

何尚之與顏延之並短小尚之嘗謂延之爲猨延之目尚之爲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猨路人指尚之爲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猨耳君乃真猴

何戢美容儀動止與褚彥回相慕時號小褚公何炯白皙揚眉美容貌從兄求楷每曰叔寶神清杜乂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

齊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常有侍臣衣帶卷褶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何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須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爲之焦

王儉爲丹陽有一令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曰經與誰共事答曰十餘歲在張令緒門下儉目送之時殷琰在坐曰康成門人也

張緒清談端坐門生見緒饑爲人辦飧然未嘗求也

張敷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

張氏自敷以來並以理音節脩儀範爲事至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聚觀城市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留不進齊高帝素愛融見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張融形貌短醜精神清澈王敬則見融革帶寬殆將

至郡謂曰葦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爲於豫
章王坐食炙炙人行畢便去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
方操食指半日乃息
劉顥將之尋陽朝賢畢祖道顥懸帛十匹約曰險衣
來者賞之衆人競改常服不過長短之間顥曰將有
甚於此既而周弘正綠絲布袴繡假種軒昂而至折
標取帛
沈攸之求隊主劉遵考以爲形陋攸之歎曰昔孟嘗
君長六尺爲齊相公今求士取肥大者哉後爲中領
軍於御坐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何如

長沙王多從武容赫奕都街人語曰煥煥蕭四繖
陸杲風韻舉止頗類舅張融時稱曰無對日下惟舅
與甥
柳世隆謂神武曰庚杲之爲蟬冕所映彌有華采
龔祈風姿端雅范述見之歎曰此荊楚之仙人也
尉瑾好學吳人操縱振足爲衆所哂見人好笑時比
之寒蟬
長孫儉爲荊州齊氏遣使內附儉於廳事前列軍儀
具戎服以賓主禮見客容貌魁偉聲音如鍾大爲鮮
卑語遣人傳譯以答問客皇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

著裙襦紗帽引客宴別齋因敘梁國喪亂朝廷招携
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
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醞藉者爲潦倒崔瞻終不
改
崔㥄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儀範爲當時所稱
婁太后爲博陵王納㥄妹爲妃敕其使曰好作法用
勿令崔家笑人
崔子瞻子約寄居晉陽佛寺儀釆俱華儼然相映諸
沙門竊窺之以爲二天神也
王軌頗脩容儀或曰學士不事脩飾此賢何獨如此

續世說卷五

軌聞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
而後爲賢
太武校獵河西古弼給弱馬太武大怒曰尖頭奴敢
量裁朕也弼頭尖帝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爲筆公
許惇美鬚下垂至帶省中號長鬣公文宣因酒酣提
惇鬚稱美以刀截之惟留一握惇懼不敢復長人又
號䰇鬚公
宋游道彌猴面陁螺科斗形意識不關見何謂醜者
必無情
王氏世齇鼻江東謂之齇王王慧龍鼻漸大侯浩見

之曰王家兒真貴種也

裴讓之導文襄入朝儀容醞藉文襄目之曰士稚佳舍人也

楊素伐陳率水軍東下舟艫被空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李播於元乂門下見李諧歸謂父元忠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李諧也

李諧爲人短小六指因瘻而舉頫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崔光韶性嚴峻韻震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閒謂爲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

裴榘謁高陽王王以舊怨含怒待之榘神情閑遠舉止抑揚雍自若不覺内解坐定謂曰可更爲一行榘即下席從容而出

煬帝方勤遠畧蠻夷來朝帝謂宇文述虞世基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有多才藝美儀容可接賓客者爲之乎咸以蘇夔對

唐瑾有風格退朝休暇恒著衣冠對妻子遇迅雷風烈雖閑夜宴寢必起冠帶端笏危坐

突厥來朝上謂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曰聞之上命引突厥詣韓擒前曰此執得陳國天子者擒厲色顧之突厥皇恐不敢仰視

陳叔寶見賀若弼皇懼汗流股慄再拜弼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上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

宇文述好著奇服炫燿時人雲定興爲製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消傚之謂爲許公缺勢

宇文述遇天樂雲定興謂曰入内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袂頭巾令深袹耳人皆學之名爲許公袹勢

温子昇詣梁客館自以不脩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爲

荀士遜奏事武成在後庭因左右傳通通者不得姓名乃云醜舍人帝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然

清河王岳以孟業爲法曹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觀業斷決謂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

賈子儒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眄速非帝王相也

蕭歸朝隋文於京師袚服端麗進止閑雅天子矚目百僚傾心帝親執手以別曰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都朕當振旅長江相送還反

李神儁頭多鼠乳

鄭顥母稱李禮成曰此兒平生未嘗回顧當成重器

齊淮南王仁光生而無骨不自支持

王裕之形狀短小而坐起方端桓玄謂之彈棋發八勢

廣州劉道錫餉庾仲文白檀牽車常自乘焉或以白文帝帝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乎仲文懼起謝

自新第十五

張充少好逸游父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紲脫韝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毋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子有焉

竺景秀以過繫作部謂荀伯玉若許某自新當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即釋之遂爲忠信士

徐榮祖嘗以罪繫獄旦日見原而髮皓白齊武問之答曰臣思愆於內髮變於外

李沖劾李彪歸本鄉孝文北幸鄴彪野服稱草茅臣拜迎鄴南帝曰朕以卿爲已死彪對曰子在回何敢死帝悅因謂曰朕每期卿以歲寒爲心近見彈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譴爲朕與卿爲宰士爲卿自取彪曰臣罪由身招非陛下横與臣又非宰士濫臣以非宰臣罪既至宜伏東皐之下不應遠黷屬車之清塵但伏聞聖躬不豫臣肝膽塗地所以敢來非謝罪也帝曰朕欲用卿憶李僕射不得

甄琛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棊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常令執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

一奴不勝痛乃曰郎君辭父母仕宦若爲執燭讀書不敢辭罪乃以圍棋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數賜杖罰不亦非理琛悵然慚感遂從許赤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

傅永年二十友人與之書不能答請叔父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爲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

魏收隨父赴邊欲以武藝自達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床隨樹陰諷誦積年床板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年二十七上南狩賦甚見褒美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走兔

張衡被罪出守榆林後謁煬帝汾陽宮帝惡其不遜損以爲不念咎謂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

梁彥光爲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奏課爲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治岐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爲作歌稱其不能理政上聞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臣爲戴帽餳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録請復爲相州改弦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相州豪猾聞彥光自請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合境大駭招致大儒每鄉立學於

是人皆改勵風俗大改

欽美第十六

劉損入太伯廟時廟室頹毀垣墻不修損愴然曰清塵尚可髣髴行宇一何摧頹

申英好危言高論嘗指朱异門曰此中輻湊皆爲利往能不至者惟大小東陽王耳大小東陽即承幼兄弟

顧寶先越卓多奇自以爲伎能王僧虔乃作飛白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爲飛白屈

王綸之爲安成王記室參軍偃仰退居寮末袁粲歎曰格外之官便令日爲重貴游居此位者以不掌文記爲高自綸之始也

彭城王義康每歎曰何須高論玄虛正得如王淮之兩三人天下便足

劉湛慕汲黯崔琰爲人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琰字季珪

褚彥回詣虞愿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篋歎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拂地掃床而去

孔光美容止善吐論王儉張緒咸美之儉常言廣來使人廢簿領匠不須來來則莫聽去緒數巾車詣之

每歎云廣使吾成輕薄祭酒

阮孝緒所居以一鹿床爲精舍以樹環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陶隱居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

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

陶隱号[illegible]良爲人云古賢無比

戴延壽延興法興並修立鄉人云戴碩子三兒敵陳戴三千萬錢

天師寇謙之每與崔浩言聞其論古興亡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斂容深美之曰斯人言也惠皆可底行

亦嘗今之臯陶也但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
李渾出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歡崔㥄後至一坐無
復談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謦欬如洪鐘
響胸中貯萬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崔㥄爲侍中崔
仲文爲光祿同日受拜時云雙鳳連飛
李若每謂其子曰盧思道崔儦杳然崖岸吾所重也
汝宜師之
盧思道小字釋奴盧昌衡小字龍子幽州語曰盧家
千里釋奴龍子
游雅著論言高允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訥訥不能

出口余嘗呼爲文子崔司徒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
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
及被詔責司徒聲嘶股戰不能一言宗欽以下伏地
汗流高子敷陳事理辭義清辨音韻高亮明主爲之
動容寮友保茲元吉所謂矯矯更在斯乎宗愛方用
事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皆趨庭望
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覲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
何抗禮之有此非所謂風節乎
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爲吳郡入閶門曰彼有
人焉頃琛一公兩掾英英門戶陸子真三世內侍我

之流亞
到彥之與蕭斌書曰曾執頑鈍司馬甄之麄狂亡人
之中惟王惠龍及韓延之可爲深悼不意儒生儒夫
乃今老子訝之
刁整謂常景曰卿清德自居雖儉約可尚將何以自
濟也吾恐華虞太常方餓於百谷耳
孝文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郭祚曰是卿祖宗所承
耶祚曰是臣七世伯祖帝曰前賢後哲頓在一門
盧元明李諧聘梁見出梁武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
日遇勍敵卿輩嘗言北間都無人物此等何處得來

謂朱异曰過卿所談
崔光宗族弟亮於李沖沖召與語謂曰比見卿先人
相命論使人胸中無復怵迫之念遂今亡本卿能記不
亮即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異沖迎爲館客謂兄子
彥曰大崔生寛和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
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
孝文歎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惟傅修明耳
孝文奇范陽祖瑩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
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曰當是才爲世生隋文賤位
謂高熲曰宇文孝伯實有周良臣若此人在我輩無

措手處

獨孤信在秦州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焉

周武平齊得李德林謂群臣曰我常日惟聞李德林與齊作書檄我正謂是天上人豈知今日得以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豆陵毅曰明王聖主得麒麟鳳皇爲瑞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要不堪用如德林來受驅策亦陛下聖德所致有大才用過於騏驎鳳皇遠矣帝大笑曰誠如公言

楊遵彥作文德論以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惟邢子才溫子昇王元景彬彬有德素

溫子昇爲廣陽王深郎中黄門郎徐紇受四方表啓答之敏速於深獨沈思曰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

李胥之死諸弟行喪極哀李榮來弔歎曰此家風範海內所稱今始見之真吾師也

袁叔德悽李僧伽詩曰平生寡俗累終身無世言

鄭伯猷常稱李神儁云從易爲人物宗主

王誦美李神儁名其子曰儁康冀其似之

傷逝第十七

豫章王嶷死武帝哀痛特至蔬食累旬王融爲銘云平岳摧峰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

宋晉熙王昶奔魏在道慷慨爲斷句曰白雲滿鄣來黄塵半天起關山四面絕故鄉幾千里

宋武受禪每歎憶劉穆之曰穆之死人輕易我

謝晦兄子世基坐晦誅臨死爲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晦續曰功遂侔昔人退保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涉

孟顗歎劉斗之終後便無繼者王弘甚不平曰昔魏朝酷重張郃謂不可一日無之及郃死何關興廢

宋文謂謝景仁曰謝弘微王曇首年踰四十而名位未盡其才朕之責也

王曇首死周赳侍宋文側曰王家若喪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

王規死皇太子與湘東王繹書曰王威明風韻遒正神峰標映千里絕迹賓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喪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規字威明）

張融敬仲兄緒事之如親兄齋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朝議贈范泰開府殷景仁曰泰素望不重不可擬台

司龍不果及葬王弘撫棺哭曰君平生重殷鐵今以此爲報

宗越死沈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

江斅聞江夏王死流涕曰芳蘭當門其修析之謂乎王嘗爲修栢賦以見志

蕭子良既亡袁彖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爪牙柱石之臣都盡命之所餘政風流名士耳蒼生方塗炭矣正當瀝耳聽之

武陵王紀反於蜀其子圓正繫江陵元帝爲詩曰回首望荊門驚浪且雷奔四鳥嗟長別三聲悲夜猿圓正獄中連句曰水長二江急雲生三峽昏願貫淮南罪思報阜陵恩帝看詩而泣

李士謙終于家趙州士女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

裴伯茂死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餘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感涕一飲一酹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一篇騫以示魏收收叙之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時以收録伯茂之傲

孝昭殺□遵彥以趙彥深代之傷休之私謂人曰將

原缺

南北史續世說卷第六

隴西李垕撰

棲逸第十八

劉景素在南徐深憂廢帝之禍有鵲集於曲臺承塵上飛鳴相呼景素泫然曰斯鳥也游則參于風煙之上止則隱于林木之下饑則啄渴則飲形體無累於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耶

侯景圍臺城百姓波駭蕭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曰性命自有常分豈可逃而免乎方今百姓爭奮臂論大功何事於一書生哉莊周所謂畏影避迹吾不爲也

謝靈運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則去其後齒

謝朏在義興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士者吏但能作太守耳與弟吏部尚書瀹數斛酒還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謝瀹送兄朏朏指瀹口曰此中惟宜飲酒

王僧祐不與公卿遊齊高謂王儉曰卿從可謂朝隱答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閑多病耳嘗贈儉詩曰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汝家饒賓旅我家多

烏雀

何尚之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文帝使還攝職待之愈隆表淑乃録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焉

何點性率到遨遊人間不簪不帶或乘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世論以點為孝隱士弟胤為小隱士士大夫多慕之時人稱重通號曰游俠處士

何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為大山胤為小山亦曰東山兄弟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

孔珪不樂世務門廷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曰欲為陳蕃乎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効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群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慙色 珪字德璋

阮孝緒劉歊劉訏俱有高尚三人日昔招携故都下謂之三隱

明僧紹隱於攝山高帝謂其弟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徑路絕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筍籜冠

宋武辟宗少文為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帝善其對而止

鴈門周續之彭城劉遺人廬山陶深明皆不應命謂之尋陽三隱

戴顒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衡陽王義季亟從之遊顒服其野服為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游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宋文欲見之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也

孫緬為尋陽守落日逍遥渚上見一輕舟淩波隱顯俄而一漁父至神韻蕭灑垂綸長笑緬甚異之問有

魚賣乎漁父笑答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邪緬褰衣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方今王道文明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贅縉紳之美何晦用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未辨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浟浟相忘為樂貪餌吞鈎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悠然鼓棹而去

徐伯珍宅南有高山班固號為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婦人巖伯珍移居之兄弟四人白首相對時人以為四皓

沈麟士苦無書因遊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

亦何人哉遂歸鄉不與物通或引之仕答曰魚縣獸
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某
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日損

沈麟士隱居餘不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
人各營居宇依止其側時人語曰差山中有賢士開
門教授居城市

張有道謂阮孝緒曰見子隱迹而心難明非考之蓍
龜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揲五爻曰此將為咸應感之
法非嘉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為上九果成遁
卦有道歎曰此所謂肥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

也孝緒曰雖獲遁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
高謝許生

阮孝緒著高隱傳分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為
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者為中篇掛冠人世栖心
塵表為下篇中篇惟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歊劉訏覽
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
等成邪對曰所謂若君辭幼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
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歊訏果卒乃益二傳及孝
緒亡訏兄絜錄其所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陶弘景得葛洪神仙訣便有養生志曰仰青天覩白
日不覺為遠

弘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札
即以隱居代名

陶隱居於立三層樓自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居其
下與物遂絕梁武敬徵陶弘景弘景不出惟畫兩牛
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
驅之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學曳尾之龜豈有可
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必就以諮詢月中常有
數信時謂之山中宰相

隱所居之宅枕帶林泉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

之負亦為畫勸周文教有司曰給河東酒一升號道
遊公晚年惟以體道會事為本所制述咸削其藁文
人筆多不存

文徵劉獻之為校書獻之喟然嘆曰吾不如莊周
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雖孥少好

浩與逆之交浩為司徒逼召之不得已入與
浩相見經留數日惟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
欲屈以位竟不能發言後遂投詔書於本懷亦不開
口浩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否便
辭別

徐則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議論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遂策杖入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後晉王致書迎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言信而有徵遂詣楊州未幾而死是時自江都至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晉王遣送尸柩至

張文翊閒居無事從容歎曰老冉冉兮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自樂皆有處所時方之原閔

李仲舉以資授都督以疾辭劉逸民謂曰君之才地遠近所知久病在家恐貽時論且爲武職差君自安仲舉曰吾性疎惰少無宦情豈以垂老之年求一階半級所言武職掛徐君墓樹耳竟不起

李大師還京師封德彝房玄齡固留不去曰時俗新人思自効方事屛退恐失行藏之道大師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山之節雖以不才請慕其義於是俶裝東歸

王敬弘所居舍亭山林澗周環備登臨之美時人謂之王東山宋文帝嘗問爲政答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

張稷辟劉訏爲主簿主者檄召乃掛檄於樹而逃

阮孝緒嘗居一鹿床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劉訏一造即與神交

明僧紹隱紅𢷬山定林寺齊高欲就見之沙門僧遠問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正當鑿林以遁或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

陶弘景爲奉朝請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月給茯苓五斤蜜二斤供服餌

賢媛第十九

宋明帝宮內大集裸婦人觀之爲歡恭王后以扇鄣面獨無言帝怒曰外舍皆寒乞今共作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外舍爲歡適與此不同帝使后出后兄景文語謝綽曰后在家爲帝弱婦不知今遂能剛正如此

齊高昭劉后生有紫光滿室以告父壽之壽之曰恨非是男姊桓笑曰雖女亦足興家

陶潛妻翟氏與潛志趣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

劉凝之妻郭銓女也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居儉
苦夫妻共乘薄笨車出市貿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
文明馮太后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宰人昏而進粥有
蝘蜓在焉后舉得之孝文將侍側大怒將加極罰后
笑而釋之
隋文居禁中總百揆獨孤后使謂曰騎虎之勢必不
得下后又性雅儉帝嘗合止利藥須胡粉一兩宮內
無之又欲賜人織成衣領宮內亦無每言事皆與上
意合宮中稱為二聖
王玠母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皆風流醞藉世號

王氏九龍
高昂母張氏生一男令婢為湯將浴之婢置而去養
猿繫解以兒投鼎中爛而死張使積薪村外縛婢及
猿焚而揚其灰於漳水然後哭
劉孝綽三妹一適王叔英一適張嵊一適徐悱並有
才學悱妻文尤清拔所謂劉三娘也
楊大眼妻潘氏善騎射攻戰游獵之際潘亦戎裝齊
鑣並驅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大
眼指謂人曰此潘將軍也產三子曰甑生曰領軍曰
征南皆有父風潘後以失行見殺大眼繼室元氏大

眼死甑生等問印綬所在元始孕指腹曰開國當我
兒襲之汝輩婢子勿有所望甑生等開棺射殺趙延
寶元怖走遂挾尸以叛荊人不敢追
高熲為僕射母誡之曰富貴已極但有斫頭耳爾其
慎之
許善心母范氏博學有高節隋文勅入侍皇后講讀
及善心死於宇文化及母年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
棺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
煬帝女平陽主年十四美風儀嫁宇文士及事舅姑
甚謹竇建德敗後與士及過東都主不與相見士及

就之請復為夫妻主拒曰我與君讎家今不能手刃
君且以謀逆之際君不與知耳遂與告絕士及固請
主怒曰必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拜辭去
譙國夫人洗氏高涼太守馮寶妻也破李遷仕總兵
與陳霸先會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大得眾心必能
平賊君厚資給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
數州晏然陳亡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為聖母驗
知陳亡集首領數千盡日慟哭遣其孫隨韋洸被甲
乘介馬張錦傘率彀騎巡撫諸州詔書褒美皇后以
首飾及宴服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

藏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于庭以示諸子孫曰汝等
且盡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惟用一好心

鄭善果為景州母崔氏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
輒坐胡床於鄣後察之聞其決斷合禮則賜之坐相對
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母乃還堂蒙袂而泣終
日不食

鄭善果母恒自紡績夜分而寢善果曰兒封侯開國
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此答曰吁俸秩乃
天子報汝先人殉命也當散贍六親為先君之惠妻
子柰何獨擅其利以為貴乎又絲枲紡績婦人之務

上自王公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製吾雖不知禮其
可自敗名乎善果歷任州郡內自出饌於衙中食之
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修理公宇及分寮佐善果
亦號為清吏母亡為少卿漸驕恣焉

劉昶以子居士凶暴賜死詔百官臨視昶女絕而復
蘇訴父無罪隋文歎曰吾聞衰門之女興門之男固
不虛也

裴倫之妻柳氏年四十二倫為賊所殺柳與女及兒
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曰我輩遭亂汝父已死我自念
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群賊我欲與汝

等同死何如女等流泣曰惟母所命柳遂自投於井
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死井中

術解第二十

孔恭妙善占墓宋武帝嘗與經墓歎之曰此墓何如
恭曰非常地也帝益自負

晉陵韋叟善相桓玄使視宋武叟曰當得邊州刺史
退而私於帝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中當相用為
司馬至是叟詣帝曰成王不負桐圭之約君亦應不
忘司馬之言今不可希領軍司馬願得領軍佐

宋武未備音樂殷仲文以為言帝曰不解曰屢聽自

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

齊高舊塋在武進彭山岡阜相屬數百里不絕上當
有五色雲又有龍出宋明帝遣高靈文往墓所占相
靈文還詭答曰不過出方伯耳密白太祖貴不可言

張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其處年過
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其處年幾減半位裁卿
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子
孫遂昌云

張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鐘聲嘶孝武嘗以問永永答
鐘[illegible]滓乃扣鐘求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

徐熙好黃老隱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瓠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子秋夫孫道度叔嚮曾孫文伯嗣伯並以醫貴顯云

徐文伯嗣伯兄弟有學行倜儻不以醫自業張融謂曰昔王微嵇叔夜並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不論得之者由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褚侍中澄亦能救人疾卿此更成不達答曰惟達者知此可崇不達者多以爲深累既鄙之何能不恥之

沈僧昭少事天師道士武陵王紀爲會稽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應聲喧聒

梁武九錫之出范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徐文伯視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可復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年乃下火而牀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流汗即起二年果卒

賀道養工卜筮遇工歌女人病死爲筮曰此非死也天命召之歌耳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蘇周文育與王勸俱下至大庾嶺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令長南入則爲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誰能公侯

庾道愍精相版宋明時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愍託以己版爲他物令占之道愍曰此甚貴然使多人愆忤乃換之於褚彥回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甚不悅休祐具言帝意始解

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爲宋少文傳焉

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戴逵特善其事宋世子鑄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瘦工人不能改乃迎逵子顒看之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乃減之患即除

或勸阮孝緒藏讖緯答曰昔劉德重淮南秘要適爲更生之禍杜夏所謂不如不知此言美矣客有求之曰己所不欲豈可嫁禍於人乃焚之

阮孝緒自筮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劉杳卒孝緒曰劉侯逝矣吾其幾何

晉陽有一沙門詐愚人呼爲何禿師武明太后見諸子歷問祿位至文宣舉手指天而已口無所言

長孫紹遠造樂器惟黃鐘不調常恨之經韓使君佛寺聞浮屠三層上鐸鳴其音雅合宮調因取而配奏乃始克諧

崔浩作魏歷示高允允疑其金水二星不當背日而行浩曰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詳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游雅曰高允之術陽源之射也

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時以爲絶妙

崔亮讀杜預傳見其爲八磨嘉其有濟時用及爲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碓磨數十區其利十倍

祖珽被斷奏事珽善爲胡桃油以塗書爲進之長廣王

文襄嘗令章永興馬上彈琵琶奏十餘曲試使爾朱文畧寫之遂得八文文襄戲文畧曰聰明人多不老壽梁郡其慎之文畧曰命之脩短皆自明公

陳奇被召夜夢星壓脚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脚必無善徵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

文襄征潁川李業興曰往必克克後凶文襄既克以業興當凶而殺之

權會每占筮大小必中但用爻辭彖象以辨吉凶之屬都不經口

趙文深以楷隸名一時後王褒入關貴遊翕然[illegible]之文深遂被棄後亦改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識者以爲學步邯鄲

何妥作清平瑟三調聲八佾鞞鐸巾拂四舞

王早與客清晨立門內遇卒風振樹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時有兩馬一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即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隣里辭別乃沐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如期至即促上馬詣太武行宮時涼州未克也

太武梁州還久不雨問王早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猶無片雲帝召詰之早曰願少須至時雲四合遂大雨滂沱

蕭寶寅反問李順興可幾年曰爲天子自有百年者十年者百日者事由可知寶寅敗才百日也

李順興謂周文可於沙苑側作一老君象面北作笑狀周文曰何爲答曰令笑破蠕蠕

神武寇玉壁檀特師曰狗豈能至龍門也

祖珽謂信都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妙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留意卄餘日乃報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內葭莩灰祖對試之無驗後得河內灰用術應節

便飛餘灰即不動也法竟不行後遂絕
信都芳作四術周髀宗序云渾天覆觀以靈憲為文
蓋天仰觀以周髀為法覆仰雖殊其歸則一
文宣將受禪宋景業筮之遇乾之鼎曰乾君也天也
鼎五月封也宜以仲夏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
犯之卒於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為天子無復下期
也
文宣無道日甚許遵語人曰多折算來吾筮此狂夫
何時得死於是布算滿床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亦不
見
文襄游東山雲起恐雨筮過剌李業興曰坤下艮上
為山山出雲故知有雨吳遵世曰坤為地上克水故
知無雨文襄曰遵世若著賞十絹不著罰杖十業興
若著無賞不著杖十業興曰同是著何獨無賞文襄
曰遵世會我意也須臾雲散二人各受賞罰
皇甫玉觀文襄曰大將軍不作物指文宣曰會道北
垂鼻洟者
皇甫玉抹眼歷摸諸人至文宣曰此最大達官於任
城曰至丞相於常山長廣曰亦貴至石動桶曰此弄
癡人至一供饍曰正得好飲食而已
魏正始前有沙
門學相游懷朔舉目見人皆有富貴之表以為必無
此理燔其書而後皆如言晉陽館中有一蠕蠕客同
館胡沙門指語綦毋懷文云此人別有異算術指庭
中棗樹令布算即知其實數乃試之并辨若干赤白
相半惟少一子算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
蕭吉經華陰見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之煬帝
曰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
從容謂玄感宜早改葬玄感以為吉祥託言遼東未
滅不遑私事未幾謀反族
梁武發熱服大黃姚僧垣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
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及梁元有心腹病諸醫請
用平藥僧垣曰脈洪實洪實宜用大黃帝從之果下
宿食而疾愈
姚僧垣侍周宣疾周宣謂隋公曰今日性命惟委此
人
萬寶常聽隋太常所奏樂泫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
天下不久將盡
萬寶常言鄭譯等所為黃鐘調淫放哀怨非雅正之
音請以尺水為調律樂器聲皆合於雅時皆心服為
神

煬帝將幸江都王令言子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
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驚起曰變急呼其
子曰此曲與自早晚有子曰頃來有之令言歔欷流
涕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
君也吾所以知之帝果死江都

范甯兒善圍棊與李彪使齊齊令江南上品王抗與
賭制勝而還

白何奴等工握槊蓋胡戲也

劉裕拜南蠻遇日廢日鄭鮮之等請遷日不許徐秋
夫工醫術嘗有鬼夜呻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

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猶不堪請療之
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爲芻人案孔穴針之秋夫如
言爲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
謝恩忽然不見世伏其通靈

耿玄善卜占有客扣門玄已知其姓字及所提攜并
來問之意

柳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
常坐一處及卒墓工圖墓正取其坐處焉由吾道榮
善洞視蕭軌等之敗於江南其日道榮言之如目見
其後鄉人從役得歸者勘問敗時形勢與道榮所說

符同

蠕蠕國人以術祭天而致風雪前則皎日後則泥潦
橫流故戰敗莫能追及

巧藝第二十一

齊東昏初學擔幢每傾倒在幢杪者必致踠傷其後
白武幢七丈五尺齒上擔之折齒不倦

朱齡石少好武勇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令卧聽事翦
紙方寸帖著舅枕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步百擲
百中舅畏之不敢動

梁元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贊而書之時號三絕

梁武時吳令鑄盤龍火爐翔鳳硯蓋

宋武書素拙劉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宜被四遠願公
小復留意帝既不能留意又稟分有在穆之曰公但
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勢亦
美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劉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
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有從柱間直過

宋時能棊人瑯琊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夏赤松
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戲遲巧於鬬棊宋
文時羊玄保爲會稽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製

局圖還於帝前覆之叅高使思莊與王杭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還省五更方決杭睡於局後寢思莊達旦不寐時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意深久人莫能對

宋文見王僧虔書素扇曰非惟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

王僧虔論書云宋文書自言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亡曾祖領軍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惟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騾駸駸恒欲度驊騮前

庾征西翼書少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

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爲復小有意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

徐希秀號王志爲書聖

王彬習篆隸與兄志齊名時人語曰三真六草爲天下寶

垣榮祖善彈登西樓見翔鵠雲中謂左右曰當生致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脫盡墜地無傷養毛生後飛去

宋文云天下五絕皆出錢塘杜道鞠彈棊范悅時褚欣遠模書褚胤圍棊徐道度療疾也

范蔚宗曰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絃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豪似者此永不傳矣

周顒得衛恒散隷法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顒換之顒笑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世稱柳世隆雙鎖爲士品第一自云馬矟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又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蕭子良置酒後園有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柳惲惲彈爲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夜

武帝謂周捨曰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過以筋和之惲驚其哀韻乃製雅音

柳惲嘗與瑯琊王瞻博射嫌其皮闊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

竟陵王將朝見柳惲投壺梟不絕停輿久之進見遂

晄

梁武好奕棊使柳惲品定棊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爲棊品三卷

劉瑱妹爲鄱陽王妃王誅妃追傷遂成痼疾殷蒨善畫人面與真不別瑱令蒨畫王像并圖王平所寵姬共執鏡如欲偶寢瑱乃密使乳媪示妃妃唾之因罵云固宜其早死病亦除差

武帝論蕭子雲書筆力勁駿心手相對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

蕭子雲出守東陽百濟使人於渚次候之求其書子雲乃爲停船三日書十紙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答餉不書好紙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

武陵昭王少學書無紙筆常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篆法又無棊局乃破荻爲片縱橫以爲局指點行陣遂至名品

宜都王善射以棚的大闊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

蕭賁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遥矜慎不傳自娱而已

梁武幸樂遊苑少府奏新造兩刃矟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羊侃河南國紫騮令試之侃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爲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矟爲折樹矟

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了䑺之亦有巧思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能入常行過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覺

宗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鄣上坐卧對之又畫佛影臺皆爲妙作

陶弘景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

臺城被圍中外斷絶有羊車兒獻計作紙鴉繫以長繩藏敕於中簡文於太極殿因西北風放之冀得書達群賊謂爲厭勝之術又射下焉

梁武稱王瞻有三術射棊酒

羊欣嘗夏日著新絹裙晝寢王獻之入烏程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

魏靈太后多才藝登雞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

曹景宗善射每衆騎逐麞鹿馬相亂景宗與衆中射之皆懼中馬足應絃斃鹿

齊神武迎蠕蠕主還爾朱氏迎於木井北與蠕蠕主前後別行不相見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鴟應絃而落妃引長弓射飛烏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婦並堪擊賊

明元遊白登東北有雙鴟飛鳴於上命左右射莫能中鴟遊飛稍高元幹以雙箭下之帝賜御馬弓矢金帶以旌其能軍中號爲射鴟將

孝武於華林園戲射以銀酒巵容二升許懸於百步外命射者十餘人共射中者即以賜之廣平王順一發即中帝大悅并賞金帛順仍於箭孔鑄一銀童足蹈金蓮手持炙刲遂勒背上序其射工

廣平王渾好弓馬日獲兎得五十頭太武常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滿詔渾解之三發皆中

文宣囚諸元使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元黃頭獨能至紫陌乃墜

尉地干馳馬立射五的人莫能及

崔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

有二鵰飛爭肉擲圖以兩箭與長孫晟晟往遇鵰相獲遂一發雙貫焉後隋文賜射有鳶群飛上曰公善

射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弦而落

崔彭以善射聞於虜庭突厥請崔將軍一與相見上使往可汗召善射者數十因擲肉於野以集飛鳶多不中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歎服

李元忠工彈彈桐葉常出一孔擲棗栗而彈之十中八九文襄使彈殿上梟問幾丸而落曰一丸奉至尊威靈一丸承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如言而落

李播造一器號八絃

周文造二欹器一爲二仙共持一鉢號仙人欹器一爲二荷同處一盤號水芝欹器置清徽殿形似觥而方滿而平溢則傾薛憕爲之頌

孝文於汚水上巳設宴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遥在勰朋內而揚播居帝曹遥射侯正中籌限已滿帝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對曰仰視聖恩庶幾必爭於是箭中正帝笑曰養由之妙何復加遂舉巵以賜播

雙鳧遊昆明池上周文授弓矢於賀拔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爲歡一發俱中因拜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廷皆如此也

廣寧王孝珩於廳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以爲眞又

作新上圖亦稱絶妙

梁使來聘求角武藝文襄遣綦連猛就館接之使帶兩鞬左右馳射挍挽強弓梁人引兩張皆三石猛遂併挽四張過度梁人歎服

孝昭與功臣宴西園射侯去堂百三十步中的賜良馬金五等有中獸頭去鼻寸餘元景安後至矢未發帝令解之正中鼻嗟異加賞

斛律光嘗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頭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鵰也邢子高歎曰此射鵰手也時號落鵰都督

斛律金嘗命子孫[illegible]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令出田還效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腋羨獲多非要害之處光恒蒙賞羨或被捶人問之曰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即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矣

陳國海西郎基守拒削木為箭剪紙為羽及還楊愔勞曰削木剪紙皆非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

突厥入朝賜射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乃命弼弼亦一發中的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賜我也

史萬歲軍次馮翊請梁士彥射群雁行中第三者應弦而落

耿珣創意造一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閤室使高智寶外候天時動合符契

耿珣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

波斯獻金線錦袍組織殊麗上命何稠為之過所獻者

中國無琉璃匠人無敢措意何稠以綠瓷為之與真不異

婆利國舉人善投輪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

太武時月氏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中國琉璃遂賤

崔悅法衛瓘盧諶法鍾繇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故魏初重崔盧之書

崔浩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妄染故世無遺文

盧伯源習家法代京宮殿多其所題崔宏亦善書世

傳衛瓘體魏初工書者崔盧二門

寵禮第二十二

宋世明胡母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閑眼諸胡母大張橐

豫元患眼醫療必增武帝自下意療之遂盲一目乃憶先夢彌加愍愛 連下文

武帝嘗問曰孫策在江東于時年幾答曰十七帝曰正是汝年

彭城王義康以兄弟至親曾無猜防文帝嘗冬月食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江夏王義恭爲武帝所隆帝性儉諸子飲食不過五盞盤義恭求須日中無算得悉以與人諸子未嘗敢求求亦不得

謝景仁愛謝翹增述嘗設饌請 宋武帝命翹豫坐而帝召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慮帝命之請急不從帝馳遣呼須至乃餐

文帝時謝弘微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號曰五臣

宋文欲封王曇首等每晏集舉酒勸之因拊御床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出詔示之曇首曰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

王承三世爲國師前後未之有

會稽郡闕守朝議欲用蔡廓宋武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褚佛 佛淡之小字也

孝武以張岱爲新安王子鸞別駕召之曰無謂小屈終當大伸也

張緒每朝見齊武目送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以德貴緒

張稷劉繪俱爲豫章王所禮接未嘗呼名每呼爲劉四張五

文帝與劉湛雖隙既構謂所親曰劉班荆州初自西還吾與語嘗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

宋文嘗曰人仕宦非惟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楊州刺史豫章王與武帝同輦至宮門夜辭去上曰夜行無爲尉司所呵也對曰京輦之內皆屬臣州願陛下不垂過慮

陳顯達就啓明帝借枕因撫枕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惟少枕枕死時將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

梁武使畫工圖康絢形狀問絢曰卿識此圖不時人呼何憲孔過為王儉三公

文惠在東宮日紏方出沈約以為言太子曰吾平生懶起得卿談論然後忘寢欲我夙興可常早入

梁武謂沈約范雲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寔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

晉安王倚仗孔休源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與焉

俞藥為梁武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錢非君子所宜改姓曰喻藥曰當今姓自於臣

賀琛進見武帝與語輒移晷刻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閑雅故人呼之

後主宴東宮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後主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寺西南松林下敕張譏竪義索麈尾未至敕取松枝手以授譏曰可代麈尾顧群臣曰此即張譏後事

紀僧真容貌言吐有士風武帝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常貴人所不及也

宣武時元暉盧昶深被寵禮凡禁中要密事兼之於櫃二人入乃開時人號曰餓虎將軍饑鷹侍中

太武重南平王霄詔自今群臣相稱可稱姓名惟南平王一人直言其封

元衍在徐州病重孝文敕徐成伯乘傳療疾差成伯還帝賜絹三千匹成伯受一千帝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此而言豈惟三千匹乎

尉古真為賀染干所拷傷一目弟諾圍中山先登亦傷一目道武歎曰諾兄弟並毀目建功誠可嘉也

孝文以穆弼為國子助教曰白玉投泥豈能相汚

太武指崔浩謂高車渠帥曰汝曹視此人纖尫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踰於兵甲平凉既平其日宴會執崔浩手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畧之美當今無比朕成敗決焉若合符契

文襄與諸公出東山遇崔暹在道前驅為赤棒所擊文襄回馬避之神武如鄴群官迎於紫陌神武握暹手勞之曰小兒任重才輕非中尉何有今日榮華富貴直是中尉自取耳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馬使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神武親為擁之魏帝曰自頃百司貪暴朝廷有不避親戚者一人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言惟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

裴俠與諸牧守共謁周文周文命別立求清慎奉公爲天下最者與俱衆無敢應周文乃厚賜之朝野號獨立府君

孝文以李彪爲散騎常侍郭祚入見帝謂曰朕向誤授一人官祚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沈吟曰此自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答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目祚歎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

邢巒從征漢北後至帝曰伯玉天迷其心鬼惑其慮守危邦固逆主雖未擒滅其勢不遠所以緩攻正待中書爲露布耳

崔道固在客邸與薛安都畢衆敬鄰館頗結寮舊安都志衰於道固踈畧衆敬獨盡慇懃道固每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安都視人殊自蕭索畢固依依也

明帝靈后宴華林園舉觴謂群臣曰素尚書翻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令爲盡之

賀拔勝自梁歸梁武親送之於是每執弓矢見鳥獸向南者皆不射以申懷德之意至長安魏帝握手欷歔曰初平西徙永嘉南渡漢晉皆爾事乃關天非公之咎也

辛纂謁神武神武顧司馬子如曰吾行途疲弊可代吾執河内手也

高道穆爲中尉孝莊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主深恨泣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深以爲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媿卿卿反謝朕

瑯琊王爲中丞武成欲雄寵之使一依魏氏舊制復兼三職凡京畿步騎中丞之威儀領軍之官屬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觀者傾都邑

神武自食一羊肋以骨賜傳伏曰骨親肉踈所以相付

尉粲以父不預王爵大恚恨十餘日閉門不朝文宣怪遣使就宅問之隔門謂使人曰天子不封粲父作王粲不如死使云須開門受敕遂隔門射使者使者以聞文宣遣段韶喻旨粲惟慟哭不言文宣乃親造粲追封父景爲王襲爵

崔暹崔季舒崔昂張亮張纂待遇皆出陳元康下神

武帝與文語文襄門外待之時語曰二祖二母不如一康

史寧遣使詣周文請事周文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并簡甲等賜寧謂其使曰為我謝涼州孤解此衣以推心委公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

隋文帝謂群臣曰蘇威不遇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非威匹也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

周文見伊婁穆入白事悅而字之曰叔子容儀閑而見我矣

隋文初得政諭意高熲熲曰願受驅馳縱公事不成亦不辭滅族

熲見等前後短高熲帝謂熲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隋文謂李德林曰昨宵恨夜長不得早見公面隋文受禪時人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

楊尚希有足疾文帝謂曰蒲州有美酒堪養病屈公臥臨之於是拜蒲州

煬帝謂衛玄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安危系社稷出入須有兵衛坐臥常須自牢也

煬帝親狎柳䛒每與賓后對酒輒遣召之至與同榻共席恩比友朋猶恨不能夜召乃命刻木為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䛒帝每月下對飲輒令宮人置於坐相與酬酢為歡笑

武成酒色過度恍忽不常常發病徐之才針藥所加應時必効後之才轉兗州帝疾動語和士開云恨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驛追之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至無所及

武成因飲酒氣疾動和士開淚下欷歔不能言帝曰卿此乃不言之諫因不復飲

蕭詧有蔡大寶猶先主有孔明

宋文謂沈演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是宰相便坐卿其勉之

南北史續世說卷第七

隴西李垕撰

任誕第二十三

蕭介性高簡少交游惟與族兄琛從兄昞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以比謝氏烏衣遊

謝靈運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及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

靈運與王弘諸人出千秋亭飲酒裸身大呼孟顗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癡人事

王弘之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

任昉爲中丞後進皆宗之劉孝綽苞孺顯陸倕張率殷芸到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

袁粲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爲丹陽尹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徒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笑語歡然俄而車騎羽儀並至門方知是袁尹又嘗步屧白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

何點嘗行逢葬者歎曰此哭者之懷豈可思邪於是悲慟不能禁

齊武問張融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放岸上住上大笑

何尚之爲侍中顏延之以醉詣焉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雕尚之謂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延之褊激有酒過肆意直言論者謂之顏彪

蕭恭從容謂梁元帝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懽興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放水肆意酣歌也

曹景宗既貴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邑邑使人氣盡

陳暄嗜酒沈湎兄子秀憂之暄與秀書云昔周伯仁渡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不以為多吾嘗譬酒猶水也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何水曹眼不識杯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

卞彬飲酒以瓠壺瓢勺杬皮為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易以大瓠為火籠諸什物多詭異自稱卞田居婦為傅蠶室或謂曰卿都不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鞬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正極此耳

何思澄重交結每宿昔作名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狎處即命食人方之樓護欣然當之投晚還家所齋名必盡

王弘令陶潛故人齎酒要潛於栗里潛有脚病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及見欣然便共飲俄頃弘至亦無忤也九月九日陶潛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王弘送酒至即就酌醉而後歸陶潛不解聲音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輒撫弄以寄意潛素真率郡守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

宗少文好山水西陟荊巫南登衡岳因結室衡山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徧覩惟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孔淳之與王弘敬並為人外交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之答曰此固亦農夫田婦之禮也

陶景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咏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雖知此難立直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為今日之事豈惟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

周宣欲自尊崇無所顧忌每對群臣自稱為天群臣朝天臺者致齋三日既自比上帝不欲令人同已不聽人有高者大者之稱諸姓高者改為姜九族稱高祖者為長祖曾祖為次長祖官稱名位凡謂上及大者改為長有天者亦改之播人皆以百二十為度名

曰天杖

文宣以王昕踈誕非濟世才曰好門戸惡人身王晞爲太子太傅兼中庶子孝昭謂曰今旣當劇職不得尋常舒慢也

王晞苦辭侍中或勸勿自踈晞曰我少年以來閲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王晞在并州雖戎馬填閙未嘗以世務爲累良辰美景嘯詠遨遊人士謂之方外司馬

司馬消難因暇尋高季式酣歌留宿且日重門並閉消難固請去季式曰君以地勢勝我邪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許酒至不肯飲季式索車輪括消難頸更索自括頸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笑而從之乃皆脫車輪更留一宿

李元忠謂其子曰我昔作僕射不勝飲酒爾欲僕射時宜勿飲

李槩閑緩不任事號其集爲富春公主蓬生丈人集

李孝貞出爲蒙州不復留意文筆人問之慨然曰五十之年倏焉已過鬢垂素髮筋力浸衰官意文情一時盡矣

胡叟家於密雲蓬室草筵以酒自娛謂其友人宗舒曰我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棲謝其高矣養子蝦蛉以自給每至貴勝門恒乘一牸牛弊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斛飲噉醉飽盛餘肉以付蝦蛉見榮華蔑如也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

邢卲在西兖繕修頗壯麗皆爲之題名有清風觀明月樓而不擾公私惟使兵力

柳遠踈放無拘檢人謂之柳顛

陽休之簡率典選非其所好每曰此官實自清華但頗劇妨吾賞適真是樊籠矣

祖珽性放縱不覊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疊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見者以爲深耻從神武宴坐失金叵羅竇太后令飲酒者皆得脫帽於珽髻上得之又以華林遍畧數帙質錢摴蒱文宣杖之四十文宣每見之常呼爲賊

韓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賓客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

反故紙乎
平陳大宴元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突厥可汗爲候正陳叔寳爲令史今可用臣言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寳昏醉寧堪驅使諧默然而退
胡長仁飲酒後必長歎欷歔不自勝
劉炫自陳所能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杜服等注凡十五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翰

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
陸法和爲郢州刺史不稱臣自稱居士後稱司徒梁元謂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
文宣賜陸法和奴婢錢帛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
強練神情恍忽意有所說逢人輒言若値其不言縱苦加祈請不相酬答初聞其言畧不可解事過往往有驗先是李順興語默不常好言未然之事時號爲李練師強亦不知其[illegible]故人以比之呼爲練焉
蕭琮性澹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柳約以私情諭之琮曰琮若使掌事則何異公哉約笑而退
煬帝北幸突厥啓人所居啓人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悅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迴氈帷望風舉穹廬向日開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辮擎羶肉韋韝獻酒盃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
沙苑之敗李神雋策馬而走曰丁掾力馬倒曰丁掾誤我

王敬弘爲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付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
周弘正與子豫玄俱載入東乘小船渡岸見藤花弘正挽之船覆俱溺弘正僅免豫玄因得心驚疾
梁忠烈世子性愛林泉特好散逸著論曰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常在掌握舉手懼觸摇足恐墮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世如脫屣耳
沈慶之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則與

馬爲三無人則與馬爲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

簡傲第二十四

王瞻負氣傲俗嘗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子僕是公孫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又嘗詣豫章王嶷高論齊武時在大床寢瞻謂嶷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興嶷言次忽問王景文兄揩賢愚何如瞻道矜瞻曰卿遂復言他人兄邪武帝笑稱嶷小名多王汝兄愚揥得忽來王參軍此句瞻曰直恐如卿來談武帝銜之

蕭琛年少未爲王儉所識負其才氣候儉宴于樂游

乃着武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

謝超宗恃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常醉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何府超宗怨望答曰不知是司馬爲是司驢既是驢府應爲司驢

謝幾卿性通脫預樂遊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之騶共飲觀者如堵幾卿自若

謝譓不妄交接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

謝瀹嘗與劉悛飲推讓久之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悛慚無言

齊明帝功臣上酒王晏等與席謝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王晏以爲己力獻觴遂不見報上大笑解之坐罷晏呼瀹共載欲相撫悅瀹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劍瀹謂曰身家太傅才得六人君何事頓得二十晏甚憚之謂江祏曰彼上人者難爲酬對

孝武獨召見王僧達僧達傲然了不陳遜惟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後

顏師伯詣之僧達慨然曰大丈夫寧當玉碎安可沒沒求活師伯逡巡而退

王融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畧未相識昭畧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畧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群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

中丞沈約彈王僧祐云肆情恃氣不顧朝典揖眉闊步直轡高驅

謝朓輕江祏爲人祏嘗詣朓朓因言有一時呼左右

取既而便停祐問其故曰定復不急

王惠造別劉懷敬時送者傾都惠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曰惟覺逢人耳

王敬弘往何氏看女遇尚之不在因寄齋中𣅝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婦女守閤不聽入曰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於是移它室

王峻與始興王離婚詣謝王王曰此自上意僕極不願如此峻曰下官曾祖是謝仁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嬶爲門戶耳

謝重王胡之外孫於諸舅敬禮多闕重子絢江湛甥也常於公坐慢湛湛正色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情

袁淑爲始興王濬長史始到府濬引見謂曰不意舅遂垂屈佐淑答曰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也

袁愍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謂周族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勝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既亦試飲此水矣愍孫元名粲

袁顗拜祕書丞求殷臻爲到省表臻答曰何不見倩拜而見倩作表遂不爲作

何點在法輪寺竟陵王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

齊武欲以張緒爲僕射王儉爭不可緒子充以爲愠與書責之儉以爲脫畧弗之重沈約見其書歎曰充始爲之敗終爲之成

宋武爲殷淑妃建齋并灌佛僚佐儭者多至一萬錢少不減五千張融往獨儭百錢帝不悅曰融殊貧當叙以佳祿出爲封溪令

張融還鄉詣王儉別儉立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歌曰王前前儉不得已趍就之融曰使融不爲慕勢而君爲趍士豈不善乎

顏延之出爲永嘉守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王以貴顯被黜斥[illegible]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窮途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四句蓋以自序也

沈昭畧嘗醉日晚負杖至婁湖苑遇王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畧邪何乃

瘦而狂昭畧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柰何
王約柰汝癡何
褚彥回於豫章第酒闌取樂器為明君曲沈文季下
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
王斌初為道人有才辯能唱導而不修容儀嘗弊衣
於瓦棺寺聽雲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惟僧正慧超
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乃罵曰那得此道
人祿蔌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既有敘勳僧
正那得無隊父道人不為動而撫機問難辭理清舉
四坐屬目

范縝著神滅論蕭子良使王融謂曰神滅既自非禮
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才美何患不至中書
郎而故乖刺為此可毀棄之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
取官已至令僕矣何但中書郎邪
孔休源寓宗人少府孔登宅范雲命駕到少府登謂
當詣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節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
膳止有赤倉米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
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為愧
徐陵為吏部縉紳多慕之陳暄以玉帽簪插髻紅絲
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不稱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
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意無怍容
吳興丘靈鞠領驍騎不樂武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
榮冢江南地方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
諸傖輩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
檀超嗜酒好談詠自比晉郗超言高平有二超又曰
猶覺我為優也
陶潛性真率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
客我醉欲眠君且去
魏任城王澄子順常懷刺詣高肇門門者以其年少
答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為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

可是賤也時肇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及順見徑
登床捧手抗禮先達莫不怪慴而順辭吐傲然若無
所屈肇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及去肇
加敬送之
河南尹李獎詣侍中穆紹獎以紹郡人謂必致敬紹
亦恃頓丘郡王封邑是獎國王匡坐待之不為動獎
獎憚其位望致拜而還議者譏焉
崔悛以籍地自矜嘗與蕭祗明少遐等高宴終日獨
無言少遐晚謂悛曰驚風飄白日瞥然落西山悛亦
無言直曰爾每讀盧元明天下盛門惟我與爾博崔

趙李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崔贍在御史臺宅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餐處之自若有河東裴御史同贍食直造焉贍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筯裴坐觀贍食罷而退明日自攜匕筯恣情飲啜贍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豈亦異此君定是名士於是遂與共食

崔儦負才地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

楊素重崔儦門第為子娶其女聘禮甚厚公卿滿坐素令騎迎儦儦弊衣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坐儦禮甚倨大言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坐

范陽盧叔彪在鄉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還其價而不計歲歲常得倍餘遂營大屋曰歌於斯哭於斯魏收常詣之訪以京洛舊事不待食起云難為子費叔彪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餐葵菜木盌盛之片脯而已所將僕從亦盡設食一與此同

齊神武東出前趙郡守李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元忠下車獨酌擘脯謂門者曰本言公招攜俊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

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引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介朱乎神武曰皆由它安敢不盡力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來未時高乾邕已見神武因紿曰從叔輩麁何肯來元忠曰雖麁並解事神武曰醉使人扶出元忠不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遂留語始納焉

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人通經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女壻誰坐此席者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

孝文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處薛聰曰世人謂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曰臣遠祖廣德事漢時呼為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號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大笑曰卿幸可自明何遂復苦朕聰因擲戟而出帝曰薛監醉耳

高乾邕啓於裴諏之曰相屈為戶曹參軍諏之復書不受署

邢邵脫畧簡易有齋不居坐臥常在一小屋果餌之

屬嘗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士無賢愚皆傾接對
客或解衣擇虱且與劇談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
閤為犬所吠言畢輒撫掌大笑
裴粲為膠州土人以旱勸禱海神粲憚違衆乃直據
胡床舉杯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
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
孫紹為太府少卿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
雖老臣卿乃少太后笑之
尒朱文畧嘗邀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麗
各有贈賄諸王乃共假寶物以邀之文畧斃衣而往

從奴五千人皆駿馬侯服
裴愔之嘗道逢中尉楊愔威儀導引乃於樹下側避
愔於車上望見呼謂曰兄何故避弟曰我自避赤棒
不避卿
段孝言嘗詣裴幼之幼之兄膺之時牽疾在外齋憑
几而坐不為動容直言我患爾久太常不得致恠
韋敻至延州見弟孝寬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敻
敻惡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
墜履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吾之操行雖不逮前
烈然捨舊錄新吾不欲也乃乘舊馬以歸

柳蚪不事小節斃衣蔬食未曾改操人或譏之蚪曰
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饑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
孟信守趙平山中老人以犢酒饋之信殷勤勞問乃
自出酒以鐵鐺溫之紫木盤盛蕪菁葅惟此而已又以
一鐺借老人自執一盃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謂老
人曰吾至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
食菜已久欲為卿受此一犢髀耳酒既自有不能相
費老人大悅再拜擘犢進之酒盡乃別
楊素將出征詣太常與牛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
止素曰大將出征故來叙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

揖而退素歎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
也
李業興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間時漁陽鮮于靈馥
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錄尚寡業興乃詣靈
馥黌舍類授業者靈馥謂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
得業興默爾不言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
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
遂徑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遵明學徒大
盛業興之為也郭遵嘗於宮門牽韓長鸞衿曰王在
得言主上縱放如此曾不規諫何名大臣長鸞嫉其

率爾便掣手去

宗道暉好著高翅帽大綾帔將初臨軺服以謁仰頭舉肘拜於稜上自言學士比三公

齊任城王䠌鞭宗道暉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作漢體復躡屐而去

劉晝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曰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

馬光著書十卷自云此書若奏必爲宰相

荀濟負氣每謂人云會楯上磨墨作檄文

徐之才自西兗爲左僕射曰自可復禹之績

大業三年倭國遣使貢獻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帝覽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無禮者勿復以聞

突厥他鉢可汗恃國富強有凌轢中夏之志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亦待以優禮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懼其寇掠亦傾府庫以待之他鉢彌復驕傲乃令其徒屬曰但使我在南兩箇兒孝順何憂無物耶

突厥沙鉢畧致書於隋文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畧可汗

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實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爲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綵都是此物彼此不異也文帝報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乙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畧可汗得書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鉢畧婦翁今日看沙鉢畧共兒子不異

大業七年冬西突厥處羅朝於臨朔宮稽首謝曰臣總西面諸蕃不得早來朝見罪愧極深臣心悚懼不能盡述帝曰往者與突厥遞相侵擾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與一家無異朕皆欲存養使遂性靈如上天止有一個日照臨莫不寧帖若有兩個三個萬物何以得安

元易于代元顗爲郡時易于子萬言得寵于道武易于恃其子輕忽顗不告其狀輕騎卒至排顗墜床而據其坐顗不知代已謂以罪見捕既而知之恥其侮慢謂易于曰我更滿被代常也汝無禮見辱豈可容哉遂搏殺之

蕭子顯飲酒數斗頗負才氣又領選見九流賓客不

與交言但舉扇一撝而已衣冠竊恨焉

蔡興宗輔政除陸慧曉爲尚書殿中郎鄰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爲慶邪

蕭韶爲幼童與庾信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給於信遇客韶亦爲信傳酒後韶刺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之別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逕上韶床踐蹋肴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坐韶大慙

崔浩不信佛道崔模深所歸向雖糞壤中禮拜形像浩大笑曰持此頭顱不淨處禮拜是胡神也模嘗謂人曰桃簡可欺我何容輕我周兒桃簡浩小名周兒崔賾小名也

薛孝通與諸人謁晉祠皆屈膝盡禮孝通獨拱手不拜顧而言曰此乃諸侯之國去吾何遠恭而非禮將爲神所笑拜者慙焉

排調第二十五

羊闡入臨齊明喪無髮號慟俯仰幘遂脫廢帝輟哭大笑謂左右者曰此謂禿鶖啼來乎

劉道恭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嘗謂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列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恭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故見苦

劉季連反於蜀鄧元起執送之詣闕謝罪自東掖門入數步一稽首至梁武帝前帝笑謂曰卿欲慕劉備而曾不若公孫述豈無卧龍之臣乎

廢帝目廬陵王褘似驢上以廢帝之言類故封焉

宋廢帝狂悖忌諸父並聚之殿上休仁及明帝休祐形體並肥壯帝以籠盛稱之以明帝嘗忤旨帝怒倮之縛其手脚以杖貫之使擔付太官即日屠猪建安

王休仁笑謂帝曰未應死問其故休仁曰待太子生殺猪取肝肺帝意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

孝武狎侮群臣多所稱目多鬚者謂之羊短長肥瘦皆有比擬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齴劉秀之儉悋常呼曰老慳宗靈秀軀幹肥壯拜起艱難每於宴坐賜靈秀前後相係欲其占謝傾踣以爲歡笑柳元景垣護之並北人而王玄謨獨受老傖之目又寵一崑崙奴子名白主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群臣自元景以下皆

惟其毒楊志滑稽孝武令哭殷貴妃志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日

白與亡妾

劉伯龍貧篓尤甚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什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趙倫之出澀人世事多所不曉范泰好戲笑謂曰司徒公闕必用汝汝奴我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倫之大喜

何長瑜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臨川王義僚佐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輕薄少年遂演之其文流行義慶怒啟流之

侯景敗王克迎候王僧辯僧辯問克曰勞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次問璽紱何在克默然良久呼景腹心趙思賢曰趙平原將去僧辯乃謂克曰王氏百世卿族便是一朝而墜

王准之四世爲中丞嘗作詩范泰嘲之曰卿惟解彈事准之正色答曰猶差卿世載雄狐坐

到溉爲吏部尚書每與何敬容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溉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爲譏

溉與齊武對棊或至失寢加以低睡帝嘲之曰狀似喪家狗又如懸風槌

張融少時免官爲詩有高言何點答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戲而融久病之及點後婚融爲詩贈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遵荒淫點亦病焉

何敬容爲相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父小爲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不能答

何承天年老爲著作郎而諸佐郎並年少荀伯子嘲之常呼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邪

梁武曰吳均不均吳逵不逵未若韋有朱异信則異矣

江祿爲武寧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爲之倒迮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鍾東應者也

王晏嘗戲沈文季爲吳興僕射文季曰瑯琊執法似不出卿門

王敬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徐孝嗣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胡諧之家人語音傒不正齊武遣宮內四五人往諧

之家教子女語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未
諧之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正音遂使宮
人頓成傒語帝大笑徧向朝臣說之
湘東王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劉諒對曰今日可謂
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以爲刺己應曰卿言目眇
眇而愁予邪由此嫌之
范雲善弈棊常夜侍武帝冠觸火帝笑謂曰燒卿貂
帝將用爲侍中故以戲之
劉之遴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當爲折
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能

屈伸書則以手就筆歎曰豈黥而王乎周捨嘗戲之
曰雖復並坐可橫正恐陋巷無枕
平昌伏挺出家劉之遴作詩嘲之曰傳聞伏不鬭化
爲支道林及之遴遇亂亦被染服時人笑之
褚緭在魏魏元會戲爲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
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
朱异年二十出都詣沈約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
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惟有文
義棊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
已爲昔賁鮑泉云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蝟毛
徒勞繞喙
高爽有險薄才爲屐謎以喻孫廉曰刺鼻不知嚏蹋
面不知嗔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
以取名位
高爽有才學有人與書告躓云比日守乍困苦爽答
曰守羊無食何不貨羊糴米
邵陵聞留異附宋子仙曰姓作去留之留名作同異
之異理宜黨於逆賊
後主時馬及鷹犬皆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
同逍遥郡君臨霄郡君犬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鬬雞

亦號開府
元長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孝文遷都
留長鎮代因別賜長酒雖拜飲而顏色不泰帝曰聞
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與朕笑竟不能得帝曰五
行之氣偏有所入六合之間亦何所不有左右見者
無不把腕大笑
河南人常笑北人好食榆葉故齊人號之爲舐榆賊
元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嘗於室內置酒十
瓶瓶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室見即驚喜
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

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撫掌大笑
咸陽王禧反事覺與尹龍虎出走禧憂迫謂曰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虎忽憶舊謎云眠則同眠起則同起貪如豺狼贓不入已都不有心於規刺也禧亦不以爲諷已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虎謂之是箸
咸陽王坦傲狠凶麁安豐王延明切責之曰昔東海王志性極劣時人號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當不免驢號
文宣常剃彭城王韶鬢鬚衣婦人服以自隨曰我以彭城爲嬪御譏元氏微弱比之婦女
隋文以邢紹誹謗誅之長孫平諫曰諺云不癡不聾不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紹之言不應上聞
崔㥄爲徐州刺史魏收聘梁過徐㥄備刺史鹵簿迎之使人相聞曰勿怪儀衛多稽古力也收語吃報曰崔徐州建義之勳何稽古之有㥄不平此言
有絣卑聚語崔昂戲問王昕頗解此否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干似道我輩
王晞嘗詣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閤祭酒盧思道謂曰昨被召已朱顏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
王皓爲司徒掾在府聽午鼓蹀躞待去群寮嘲之曰王七思歸何太疾季高曰大鵬始欲舉雀鷃何啾唧嘲者云誰家屋當頭鋪首浪遊逸於是喧笑季高不得復言
劉昶在北呵駡童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弄之或戾手齧臂至於痛傷呼笑之聲聞於御聽孝文每優之至於犇本國事敵則歛容泣涕悲動左右
李元忠致婦於晉陽宴席論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比來寂寥無人問更欲覓建義處神武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匹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神武曰建義不慮無異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爲此公難遇所以不去因捋神武鬚大笑神武悉其雅意深重之
李繪使梁與梁人爭言族氏袁狎曰未若我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皆笑
李構嘗因宋游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

人宜自迎接爲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猕猴而衣帽也將與構絶構謝之乃豁然如舊

隋文令李德林立作詔復鄭譯爵位高熲戲謂譯曰筆乾答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

楊愔取士多以言貌譭者以愔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選人魯漫漢詰楊愔自言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愔因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不虛

邢昕好悟物人謂之牛副李象使梁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鬭於江南

李庶生而天閹崔諶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徧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藝眉有効然後樹鬚世傳諶門有惡疾以呼沲爲墓田故庶言及之邢子才在旁大笑

武定初魏收陽休之參掌詔命世論以爲中興有人士戲嘲休之云有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從晉陽而向鄴懷屬書而盈把

文宣郊天百寮咸從陽休之衣兩襠手持白㮏中書令魏收嘲曰義真服未休之曰我昔爲常伯首戴蟬冕今處驍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卿談笑晏然

宇文忠之與裴伯茂同省伯宇侮之號爲黑宇齊文宣性雖懦每參文襄有時涙出永安王浚恒責帝左右何因不爲二兄拭鼻由是見銜

尉景大納賄神武令優者石董桶戲之剥景衣曰公剥百姓董桶何爲不剥公神武戒景曰可以無貪也景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

孫搴嘗服棘刺丸李諧調之曰卿應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

文襄晏東山謂諸人曰魏收恃才無不宜適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云楊遵彦理屈已倒愔從容曰我綽有餘裕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蝶也世號收驚蛺蝶文襄先知之大笑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愔應聲曰收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虛言也衆人皆笑

魏收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與東山與諸優爲猕猴與狗鬭帝寵狎之崔㥄嘗以雙聲嘲收曰

魏收曰愚魏魏答曰顏巖腥瘦是誰所生羊肌狗頸
頭團鼻平飯房笭籠著孔嘲玎隋文將幸岐州正說
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戲曰吾昔
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節為臣或當恥愧是行也欲
以服公心耳誼笑而退

楊素奇蘇夔每戲威云楊素無兒蘇夔無父

柳機柳昂並為外職而楊素方用事素戲曰二柳俱
摧孤楊獨聳

竇威嘲麥鐵杖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曰麥豆不殊
何忽相怪威赧然無以答

冀州有四大願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屐李洛姬肚靨
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也道暉能安生同郡人也
洛姬婦人也

熊安生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之才諱
熊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群公哂之

楊素與牛弘退朝僕白日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
輩為牛羊下來邪

鄭道育常戲徐之才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又為
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

徐之才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訌近犬便狂加頸足而
為馬施角尾而成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
入人名是字之誤之當為乏也即答云卿姓在上為
虐在丘為虛生男為虜配馬為驢

何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拜開府王子臨軒下寮陪
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
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
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後還也尚之
有愧色

謝晦舉兵命長史庾登之留守不許晦敗登之以無
任免官禁錮何承天戲之曰因禍為福未必皆知登
之曰我亦幾與三豎同戮承天為晦作表云當舟東
下戮此三豎故登之以為嘲

張敬兒拜開府王敬則戲呼為褚彥回敬兒曰我馬
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閣勳也

輕詆第二十六

劉璠為中丞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勳非
德彈王僧達云廕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士畏其彈端

劉璠出為益州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峻書曰朱脩
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清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
向使齋帥以長力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正恐匈奴輕

漢耳

何偃案劉瑀云叅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叅伍之有

劉秀之爲丹陽族子瑀與親故書曰吾家黒面阿秀遂居劉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

王奐爲僕射劉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

江祏及弟祀劉渢劉晏俱候謝朓朓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嘲弄之

孟顗事佛精懇爲謝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

司徒褚彦回因送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驚跳下車謝超宗拊掌笑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

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離別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日

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曰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已復還

路太后弟瓊之常盛車服詣王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床太后怒泣於帝曰我尚在人陵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

到撝侍舊酒後狎侮同列謂庾杲之曰蠢爾蠻荆其俗鄙謂虞悰曰斷髮文身其俗陋

王晏既貴雅步從容又謂曰王散騎何故復爾散騎非清華所爲晏歷此職故以嘲之

王敬則執橫查以刀子削之人謂曰此非元徽頭顱年號何事自契之

袁愍孫勸顏師伯酒師伯不飲愍孫因裁辱之曰不能與佞人周旋

齊初王褚爲宰相何點謂人曰我齊書已竟贊云回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

張緒爲侍中嘗私謂客曰一生不解作諾由是出守吳興

孝武宴朝賢張暢在上何偃因辞曰張暢固是奇才同義宜作賊亦能無咎非才何以致此暢厲聲曰太

初之時誰黄其閤元凶時假父尚之〻爲元凶司空義
師至新林門生皆逃尚之父子與婢妾共洗黄閤故
暢譏之

范曄撰和香方其序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
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
金柰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
膏昬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
疾所言悉以比朝士麝比庾仲文零藿比何尚之詹
唐比沈演之棗膏比羊玄保甲煎比徐湛之甘松蘇
合比慧琳沈實易和以自況也

荀伯子自矜籍蔭之美謂王弘曰天下膏粱惟使君
與下官耳謝宣明之徒不足數也

齊武於玄圃宴朝臣沈文季數舉酒勸褚彦回彦回
甚不平曰文季謂彦回經爲其郡依然猶有故情文
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
枌榆

張纘過郢邵陵王餞之見吳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
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
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夜死規慟哭悲至
次信亦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以爲張纘一
盃酒殺吳氏三人

韋叡爲右衛率領直擅權誕倨朱异於酒席厲色曰
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

沈深見王儉詩曰王令文章大進丘靈鞠曰何如我
未進時

吳邁遠好自誇而蚩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
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湮超聞而笑曰昔劉季緒
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季緒瑣瑣焉足道哉
至於邁遠何爲者乎

卞彬好飲仕不遂乃著蚤虱蝸蟲賦皆大有所指斥

又爲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
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要羊謂呂文顯
猪謂朱隆之鵝謂潘敞狗謂呂文度蝦蟇賦云紆青
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群浮
闇水雖朝繼夕徒如鬼比令史諮事也

諸葛勗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高爽
詣延陵令孫抱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閤下取
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
打未詎央

齊神武葬後崔㥄稱言黄頷小兒堪當大任不措遇

啓文襄文襄絶倰朝謁倰要拜道左文襄發怒曰黄頷小兒何足拜也鏁赴晉陽陳元康請免之倰進謁奉謝文襄猶怒曰我雖不堪忝大任被卿以爲黄頷小兒金石可消此言難滅」梁謝藺來聘問安平諸崔於李緯緯曰子玉以還雕龍絶矣崔暹聞之大怒緯詣門謝之暹上馬不顧緯語人曰雖失要人意聘梁使不得舍我

高允將婚於邢氏游雅勸允娶巳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黄頭黄頭雅小字也

畢義雲閨門穢雜宋游道廷辱之云雄狐之詩千載爲汝

孝昌之後世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喪宋游道與邢昕嘲謔昕謂曰世事同知文學外游道有慙色」并州之役段孝先持重失道爲虜所屠斛律光面折之曰段婆善爲送女客

孫搴學淺行薄邢卲嘗謂曰須更讀書搴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一萬

魏收從叔季景有才學名位在收前李庶嘗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輸之比卿邪輸維伯之子癡愚有名曰入市高價買物收故以方季景

魏收以温子昇殊不作賦邢卲於賦亦非所長常云會雖能作賦始成大才士

劉晝制賦一首言每古拙以六合爲名自謂絶倫見魏收不拜收忿之曰賦名六合巳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不分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娬媚

蘇威考定文學何妥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妥不慮無博士妥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

祖珽執政除徐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汰我珽目疾故以師曠比之

李諧嘗於廣坐稱徐之才父名云卿嗜熊白生不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不諧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顔色何不悅諧告之故德正逕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云箇人諱底衆莫肯應之才曰生不爲人所知死不爲人所諱此何足問

唐邕白建方貴時人云并州赫赫唐與白徐之才戲之元日對邕爲諸令史祝曰卿等位當作唐白

徐之才以小史好嚼筆故嘗執管就元文遙口曰借
君齒
高昂與劉貴並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貴謂曰頭錢
價漢隨之死昂怒拔刀斫貴貴走出還營昂便鳴鼓
會兵攻之侯景萬俟受勸止焉
顔延之疎誕不能取容當世與劉湛等不平又少經
爲湛父柳後將軍主簿至是謂湛曰吾名器不升當
由作卿家吏耳
王儉與會稽虞玩之有隙其後孔琇就儉求會稽五
官儉方盥挼皁莢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
人
張纘從弟諡事並愚湘東在坐問纘丈人二從兢業
何如纘曰下官從弟雖並無多猶賢殿下之有衡定
謂定襄侯祗衡山侯恭也
吳邁遠好爲篇章齊明見之曰此人連絕之外無所
復有
高昂彭樂勇冠當時侯景嘗輕之言似豕突並勢何
所至
窟咄寇南鄙莫題貳於道武遣窟咄箭謂曰三歲犢
豈勝重載言其少也帝銜之有告題居處擬人主帝
乃使人示以箭告之曰三歲犢能勝重載不題恭詔
父子對泣被誅

假譎第二十七

齊明性猜忌用術數每言行幸先占利害簡出入將
南則詭言之西將西則詭言之北皆不以實竟不南
郊
東昏入樂游人馬忽驚以問朱光尚光尚託鬼神諫
曰向見先帝大嗔不許數出帝大怒拔刀與光尚等
尋覔不見處乃縛菰爲明帝北向斬之懸首苑門
梁元性猜好矯飾居文宣太后喪依丁蘭作木母武
帝崩祕喪逾年方刻檀爲像置百福殿事之甚謹動
靜必啓
元凶劭弑立問太史令曰我得幾年對曰得十年退
告人曰十旬耳劭怒毆殺之
齊高即位遣王晃之以手敕喻起何胤并徵謝朏晃
之先至胤所胤恐朏不見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
巾執經卷下床跪受詔書出就席伏讀及晃之從朏
所還問胤以出期胤知朏已應召答晃之曰吾年五
十七月食四斛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晃之失色不
能答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拜表留與我同遊邪

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禰弓兩卷皆言物
始何必有例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率乃
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
事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王敬則爲暨陽時有一部劫逃入山爲人患敬則遣
人致意劫帥使出首當相申論郭下廟神甚酷烈敬
則乃引神爲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則於廟設酒
會坐收縛曰吾啓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可違誓
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後主爲文示徐陵云他人
所作陵嗤之曰都不成辭句

叛神武說爾朱兆遣腹心統六鎮賀拔允在坐請神
武神武僞以拳毆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
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
上罔下請殺之
齊文宣善自晦迹言不出口故深見輕雖家人亦以
爲不及文襄
周明帝遣善相者來私視隋文和跪對曰不過柱國
既而私謂曰公當爲天下主必大誅殺而後定
劉仁之外示長者內多矯詐其對賓客破床弊席麁

飯冷漿衣服過惡每於稠人廣衆或撾一姦吏或縱
一孤貧淺陋者皆稱其美
文襄疑文宣佯愚慮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崔暹暹
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嗔乃
將犀手板換暹竹者自揩拭而視之以是知其實癡
不足慮也
爾朱榮送臺使見二鹿授從子兆二箭令取供今食
遂搆火待之俄而兆獲其一榮欲誇使人責兆不盡
取杖之五十
芒山之戰周文馬中流矢驚逸墜地敵人追及之左

右皆散李穆下馬以策擊周文背因大駡曰籠東軍
士爾曹主何在獨住此敵人見其輕侮不疑是貴人
遂捨而過穆以馬授周文遂俱逸
宗懔以父高之犯憲願父得釋終身食菜父理雪故
懔菜食鄉里稱之及在元帝府大進魚肉劉毅譏之
曰本知卿不忠猶謂卿孝今日便是忠孝並無
鴈門之後王世充盡發江都人赴難在軍中垢面悲
泣夜不解甲藉草而坐煬帝聞之以爲愛己益信之
牛弘求遺書劉炫僞造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取賞
而去下獄經赦免

有吳士雙眇妙於聲文襄歷試之聞劉桃枝聲曰有所係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犬爲人驅使聞趙道德聲曰亦係屬人[illegible]貴不及前者聞太原公聲曰當爲人主聞文襄聲不動崔暹私掐之乃謬言亦國主也文襄以爲我家群奴當極貴況吾身也

魏帝以善推祿命徵[illegible]館客武成以巳生年月託爲異人問之帝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帝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

周武於雲陽寢疾召姚僧垣赴行在所[illegible]私問曰至尊脉何如曰天子上應天心[illegible] 非愚臣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

宋文帝遣到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坐帝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有幾許琛詭辭答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秘不言多少帝既發問追悔失言得琛此對甚喜

魏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參軍庾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曰此中粟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軍乃退

南北史續世說卷第七

南北史續世說卷第八

隴西李垕撰

黜免第二十八

梁簡文自幽 賊乃撤內外侍衛使突騎圍守墻垣悉有棘枳無復紙乃書壁及板爲 連下文 序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讚立身行道始終若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illegible]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

隋監守者奏言陳叔寶云既無 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隋文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耽醉罕醒時隋文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常侍宴出文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將作詩功夫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爲飲酒遂不省高熲至日猶見啓在床下未開此亦可笑昔符氏得國皆榮貴其主苟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

劉祥著連珠以寓其懷其譏議者 希世之寶違時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王 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

檀珪求祿不得與王僧虔書曰僕一門雖謝 通乃

忝武達群從姑叔三嬪帝姻而令子姪餓死遂不苟
潤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饑彪能嚇人遠與肉餓騂不
噬誰爲落毛
謝幾卿自尚書三公郎爲侍書御史舊郎官轉爲此
職世謂之南奔幾卿失志多陳疾臺事不復理
孔熙先死後文帝謂何尚之曰熙先有美才地胄猶
可論而驕迹士流豈非時匠失乎尚之曰臣昔謬得
待罪選曹誠無以濯汙揚清然君子有智能猶鷄鳫
之有文采俟時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青雲之上若熙
先必蘊文彩自棄於泥塗終無論矣上曰昔有良才

而不遇知己曷嘗不遺恨於後哉
謝晦謂顏延之曰昔荀勖忌阮咸斥爲始平太守今
卿又爲始安所謂二始
江祏以蕭穎胄爲南郡穎胄不平曰江公蓋我輩岀
韋邃志立功名左遷始安不願閑遠乃致書呂僧珍
曰昔阮咸顏延之有二始之歎吾才不殆古人今爲
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
劉孝孫博學通敏而仕不遂常歎曰古或開一說而
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璧書籍妄耳
魏孝靜既禪下御坐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贊

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
千烈出爲恒州謂彭城王勰曰殿下忘先帝南陽之
詔乎而逼老夫乃至于此
盧詢祖爲築長城子使負才鬱快遂毀容服如賤役
者見楊愔愔曰故舊皆有所縻惟大夏未加處分詢祖
厲聲曰是誰之咎既至後所作築長城賦云版則紫
柏杵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岡
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間於荊棘
牧犍不重胡叟叟爲詩示程伯達云群犬吠新客佞
暗排疎賓望衛惋祝鮀眄楚悼靈均

常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
嚴君平楊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
以讚之
邢邵才過文人但以不持威儀名位難副不令出境
梁人問賓司邢子才故應是北間第一才士何爲不
作聘使答云子才文辭實無所媿但官位已高非復
行限南人曰鄭伯猷護軍猶得將命國子祭酒何爲
不可
周武宴齊君臣於雲陽自彈胡琵琶命廣寧王吹笛
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　命之舉笛至口淚下嗚

咽武帝乃止

司馬子如被劾在獄一宿而髮白辭曰子如本從夏州策一杖投相王王給露車一乘脊犍牛犢犢在道死惟脊牛存此外皆人上取得神武書與文襄曰馬令是吾故舊汝宜寬之文襄駐馬行街出子如脫其鎖子如懼曰非作事邪於是除削官爵

李[illegible]龕聞魏收不用告人曰詔誥悉歸陽子烈著作復遺祖孝徵文史頓失恐魏公發背

魏愷積年沈廢遇楊愔於道微自陳愔曰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與四岳公豈得不知愔欣然曰此言極爲簡要乃除霍州

韋世約譖元巖於太子隋文謂太子曰古人云酤酒酸而不售者爲噬犬耳今何用世約乎乃除名

賀若弼下獄上謂曰我以高熲楊素爲宰相汝每昌言此二人惟堪噉飯是何意也弼曰熲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渡江禽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何用追論弼曰平陳之日諸公議不許臣行推心爲國已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

元胄不得調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

張威被譴上問笏所在威頓首曰臣負罪無顏復執譴藏於家上使持來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遵法功效實多今還公笏

劉晝求秀才十年不得發憤撰高才不遇傳湖孝昭好直言喜曰董仲舒公孫洪可以出矣步詣晉陽上言切直不見收

劉炫罷歸河間時盜賊鋒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問斷絕鬱鬱不得志乃自爲贊言巳大幸有四深恨有一

何倜以才著聞官游不達作拍張賦以喻意末云東方曼倩發憤於侏儒遂與火頭食子稟賜不殊

齊武責高元海云爾在鄴城說我以弟友兄幾許不義以鄴城兵馬抗并州幾許無智不義無智若爲可使出爲兗州

隋文廢鄭譯下詔曰譯若留之於世在人爲不義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所置之可賜以孝經令其熟讀

梁武責元慶和曰言同百舌膽若鼷鼠遂徙之合浦

儉嗇第二十九 飲食附

宋武有熱病患金瘡末年尤劇坐卧常須冷物後人獻石床寢之極以為佳乃歎曰木猶且費而況石邪即令毀之

宋文不好侈車府令常以輦箄故請改易之並席舊以烏皮緣故欲代以紫皮上以竹箄未至壞紫色貴並不聽改

江湛無兼衣餘食嘗為上所召值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赴牛飢馭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

齊明帝用皁莢訖授餘濼與左右曰此猶堪明日用太官進御食有裹蒸帝十字畫之曰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

劉穆之嘗往妻江氏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及為丹楊將召妻兄弟妻泣謝稽顙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乃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進之

朱脩之貴為刺史姊饑寒不立未嘗供贍往姊家姊為設菜羹麁飯以激之脩之曰此是貧家好食進之致飽

宋孝武為王玄謨作四時詩曰菫茹供春膳粟漿充夏飡爮醬調秋菜白醝解冬寒

王琨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盞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床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賦之

到溉性儉素十年不易朝服或至穿補

何胤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鍾岏曰組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竒礦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固宜長充庖廚永為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岏議大怒

王儉問周顒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佳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裴子野與周捨語及嗜好子野言從來不食薑捨應聲曰孔稱不撤裴乃不嘗

明帝每存儉約欲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王晏等咸稱盛德蕭穎冑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侍曲宴銀器滿席穎冑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其移在此器也帝甚慙

齊高置酒羹膾旣至崔祖思曰此味故為南北所推

沈文季曰羹臛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炰鱉膾鯉
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蓴羹豈關魯衛帝悅曰
蓴羹故應還沈
虞玩之爲少府猶躡屐登席高帝取屐親視訛黑斜
銳蔑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
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
庾杲之清貧自業食惟有韮葅瀹韮生韮雜菜任昉
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范雲使魏李彪爲設甘蔗黃甘粽隨盡絕益彪笑謂
曰范散騎小復儉之一盡不可復得

范岫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經貫遂不易在晉陵惟
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爲費
何遠爲武康太守王彬巡屬縣皆盛設供帳遠獨糗
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雞而別彬戲曰卿
禮過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
庾杲之候樂顒之顒之爲設食惟枯魚菜葅杲之曰
我不能食其母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
茅季偉我非郭林宗
元欽託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
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

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大慙於是待
客稍厚
封述爲息娶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
違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爲誓士元笑曰封公
何處常得爲像須誓便用一息娶盧莊女述又經府
訴云送騾乃嫌腳跛評田則嫌鹹薄銅器又嫌古廢
皆恡嗇所及故每致紛紜庫狄伏連鄙恡好聚斂其
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恨之家口百餘盛夏人料倉
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饑色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
爲設豆餅問豆餅得處云於馬豆中分減伏連大怒

典馬掌食人並背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別庫遣一婢
專掌管籥每入庫檢閱必語妻子此官物不得輒取
至死惟著敝褌而積絹至二萬
王羆性儉率嘗有臺使至羆爲設食使乃裂去薄餅
緣羆曰耕種耘耬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爾
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憮然大慚又
與客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羆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
取食焉客有慚色每至享會自稱量酒食分給將士
時人尚其均平笑其鄙碎
劉臻好啗蜆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螺

赤土國□以甘蔗作酒[illegible]

孔覬臨州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

呂珍僧每侍御坐屏氣鞠躬對果食未嘗舉筯因醉後取一柑食武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

魏李崇家富而儉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其客李元祐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韭十八

遜頓國有酒樹似安石榴采花汁停甕中數日成酒

汰侈第三十 辯嗜附

宋明以蜜漬鱁鮧一食數升噉猪肉常至二百臠肴饌過度湏一物輙造九十枚正御三十副御次副三十

齊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世人謂之青樓東昏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瑠璃

張欣泰謂裴長穆曰宮殿何事頓爾夫以秦之富起一阿房而滅今不及秦一郡而頓起數十阿房其危殆矣

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十丈牕牖壁帶懸楣欄檻為以沈檀飾以金玉閒以珠翠內有寶帳寶床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廷

劉穆之性豪侈旦輙為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嘗白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此外無一豪負公

劉邕嗜食瘡痂以為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床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貽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被體流血

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並名豪奢與徐湛之以肴膳車服相尚都下為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美兼何孟

徐君蒨與魚弘皆以豪侈稱鎮西府諺曰北路魚襄陽南路徐東海

王騫有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舊故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為媿

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䱇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

陳顯達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而皆

吳陳舍
虞悰家富於財善爲滋味豫章王嶷盛饌享賓謂悰
曰肴羞有所遺不悰曰何曾食疏有黄頷臛恨無之
魚弘常謂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鼈盡山中麞
鹿盡田中米穀盡村中人庶盡大丈夫生如輕塵棲
弱草白駒過隙貴富在何時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
奕滿道
宋昇好飲食極滋味子鵞炰鮮不輟於口雖朝謁從
車中必齎飴餌
羊侃性奢侈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儛

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咸推能掌上舞又有孫
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兒
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
明帝好食鱁鮧以銀鉢成蜜漬之一食數鉢謂王景
文曰此是奇味卿頗足不景文曰臣夙好此物貧素
致之甚難
魏元暉業在齊初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惟事飲食
一日三羊三日一犢又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
群英今逢世路阻豺虎鬱縱横
李預得古人餐玉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
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頗有麄黒者並篋盛以還至
而觀之皆光潤可視預乃椎七十枚爲屑食之餘多
惠人及死停尸數宿體色不變啓齒納珠因嘘其口
都無穢氣
靈后幸左藏令王公皆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
過二百匹少者百餘惟長樂公兩手持二十匹而出
示不異衆而已陳留公李崇章武王元融以所負多
顛仆於地崇以傷腰融至折脚時人語曰陳留章武
折腰傷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崔光韶資産悉弟光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邢子

才曾貸數數萬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不知也
不納
夏侯史居喪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噉多所費
用父時田園貨賣人間債猶數千餘匹
祖珽與陳元康等爲聲色之遊諸人嘗就珽宿出山
東大文綾連珠孔雀羅等百餘令諸姬賭之爲戲樂
李敏將侍宴隨文樂平公主謂曰我以天下與至尊
惟有一女壻當於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慎無謝及進
見上上親御琵琶遣敏歌舞大悦謂公主曰敏何官
對曰一白丁耳謂敏曰今授儀同敏不答上曰不滿

爾意邪今授開府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向其女壻惜官今授卿柱國敏乃拜而舞蹈遂於坐發詔授馬侯白給五品食月餘而死人傷其薄命李文博傳

王廠女妻李豬次女適趙㥦子華女之將行先入宮中其禮畧如主公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於帳中廠與張祐侍坐廠所親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於東西廊及女子登車太后送過中路人竊謂天子太后嫁女

王琚嘗飲牛乳色如處子

屈丐好脩宮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墻五仞其間可以礪刀斧臺榭高大飛閣相連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大武入觀謂左右曰蕞爾小國而用人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顏延之子峻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給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峻鹵簿即屏注道側謂峻曰吾平生不喜見貴人今不幸見汝

元孝友言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盤累魚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鸞鳳斯游

宋晉平王休祐在荆州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人

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徹白若碎折者悉不受人間糴此米一斗一千至時又不受評米責錢

忿狷第三十一

劉牢之欲假手桓玄誅執政然後乘其隙子敬宣諫恐玄威望既成則難圖牢之怒曰我豈不知今日取之如反覆手但平後令我奈驃騎何蕭惠開素剛除給事中益不得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蒞方伯乃復低頭入中邪每謂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歐血如肝肺者卒

謝弘微性寛博無喜愠末年與友人棊友人西南棊有死勢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人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此歲終

王弘輔政而弘弟曇首爲文帝所任與王華相埒華嘗謂已力用不盡每歎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安

王晏性浮動自謂旦夕開府又望録尚書每謂人曰徐公湛應爲令又和徐詩云槐序候方調其名位在徐前若云槐則不言自顯

張瓌拜太常自謂閑職輒歸家務武曰卿輩未富貴

謂人不與旣富貴邪得復委去瓌曰陛下御臣若養
馬無事就閑廐有事復牽來
宋文訪何承天疑議使命相望承天性褊促對主者
厲聲曰天何言哉文帝每戒曰善候何顏色如其不
悅勿復多言
明帝許事尅以衡陽公諶爲揚州及授南徐州諶恚
曰見炊飯推以與人王晏曰誰復爲蕭諶作甌筋者
檀道濟見收憤氣怒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
乃脫幘投地曰壞爾萬里長城魏人聞之皆曰道濟
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
之志
武陵王無寵於曲宴坐醉伏地貂抄肉拌武帝曰汚
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踈其骨肉
周奉叔謂蕭諶曰若不能見與千戶侯不復應減五
百戶不爾周郎當刀頭取辦耳
梁州刺史王珍國自以廢殺東昏意望台鼎心常鬱
鬱酒後於坐啟梁武云臣近入梁山便哭帝大驚曰
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復未死
張纘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湊有
退詣纘纘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太僕芊黯以兒子粲爲左衛率怏怏謂人曰芊粲已
落驊騮前朝廷是能用才不
武陵王過子良宅　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
見曄衣單進襦於曄曄云我與向人亦復何異
高澄忌魏孝靜嘗令崔季舒察其動靜與季舒書曰
癡人復何似癡勢少差未
道武圍中山三軍乏糧問計於崔逞逞曰飛鴞食葚
而改音詩稱其事可取以助糧道武銜其侮慢
陽休之晚年領中書監謂人云我已三爲中書監用
此何爲
隆化還鄴舉朝多有遷授陽休之封燕郡王乃謂所
親曰我非奴何忽授此
庫狄伏連嚴酷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尉景
被黜神武造焉尉恚卧不動叫曰殺我時趣邪常山
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爲
爾汲水胝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爲屈膝先是景有
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爲墻人相扶爲
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
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慣去放使作心
腹何須乾啼濕哭不聽打邪

蘇威子夔與何妥爭議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屈也

李彪初附李冲得進及爲孝文所知遂相輕背冲衘其無禮自作表奏其罪狀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劾孝文覽表嗟嘆曰道固可謂溢也僕射亦爲滿矣冲時震怒數責彪前後愆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大罵恣辱冲素溫柔一朝暴恚遂發病言語亂錯猶扼腕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所不能療

讒險第三十二 猜忌附

宋明帝多忌諱改騧馬字爲馬邊爪以騧字似禍故也以白門不祥諱之江謐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

宋文好文章自謂人莫及鮑照悟旨爲文多鄙言累句或謂照才盡實不然也

王玄謨在雍州人訛言玄謨欲反武帝知其虛答玄謨啓明白之曰七十老公欲反何求耶復爲笑恕足以申卿眉頭耳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嘗申

謝朓被讒誅臨終謂門賓曰寄語沈公君爲三代史亦不得見沒

孝文欲擅書名王僧虔不得顯迹大明世常用掘筆書以此見容

梁臨川王宏極意聚斂庫室垂百間在堂後關籥甚嚴有疑是仗者密以聞武帝帝殊不悅幸宏第大飲醉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呼後閤輿徑往屋所宏恐上見賄顏色怖懼上彌意是仗屋屋檢視宏錢百萬一聚黃牓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丘佗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屋布絹絲綿漆蜜蠟砂雜貨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劇飲至夜舉燭還兄弟情方

敦睦申坦被讒當刑沈慶之入市抱坦慟哭曰卿無罪爲朝廷所誅我入市亦應不久帝乃原之

梁元帝奇王偉才欲捨之朝士多忌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辭句帝求視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四海所歸帝大怒釘其舌剜其腸殺之

魏文帝質晉而歸諸大夫馳還白神元曰太子引空弓而落飛鳥似得晉人異法遂矯害之

文宣以嵇曄賜薛豐洛李文師賜崔士順爲奴鄭子默私誘王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昕曰箕子爲之奴

何言無也子默入啓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紂揚愔微爲解之帝曰王元景是爾博士爾語皆元景所教帝後因宴召昕見其方搖膝吟咏遂斬於御前

一貴勝初授官大事賓食袁翻邢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己爲讓表乃命邵作之翻大不悅每告人云邪家小兒常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

武成忌孝昭問自安之計于高元海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性非常殿下不須別慮武成曰此豈我推誠之意邪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武成就留之後堂元海達旦不眠惟遶床徐步夜漏未盡武成遽出

曰神筭何如答云夜中得三策恐不堪用耳

廣寧王求拒西軍謂阿那肱等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邪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時何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此猜

芒山之捷後主謂蘭陵王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

琅邪王以和士開駱提婆盛修第宅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天子門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

文宣問杜弼治國用何人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文宣以爲譏己

周文田渭北實熾宇文護分射走免熾一日獲十七頭護十一頭護耻不及因以爲嫌

晉王辭太后歸揚州哽咽流涕伏不能興后泫然泣下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每恐讒譖出於杼軸鴆毒遇於杯杓后忿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

王顯構會元景就刑南臺及顯之誅在右衛府惟隔一巷相去數十步以爲有報應

和士開被出爲兗州路要定遠還入內辭覲二宮因進說後王及太后曰先帝一日登遐臣愧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爲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慟哭後主太后問計將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乃詔定遠爲青州召趙郡王等殺之

司馬申好飛書譖毀朝廷常於宮妻寢於尚書省有鳥啄其口流血及地時論以爲讒賢之効

尤悔第三十三

宋文始議北侵朝士多不同至太武軍瓜步帝登烽

火樓極望不悅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庶勞怨不能無慙貽大夫之憂在予過矣

沈約嘗侍宴有妓婢師是齊文惠宮人武帝問識坐中客不曰惟識沈家令約伏地流涕帝亦悲焉爲之罷酒

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見當拜吏部謙抑尤甚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慙小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又臨誅歎曰天道其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由我而死張稷雖居朝右毎慙口實謂殺東昏乃名其子伊字懷尹霍字希光畯字農人同字不見見字不同以旌其志

侯景敗將奔顧謂王偉曰我在北打賀拔勝敗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來南直度大江取臺城如反掌打邵陵王於北山敗柳仲禮於南岸皆乃所親見今日之事恐是天亡於是仰觀石闕逡巡歎息

侯景好走馬遨遊彈射鵶鳥自爲天子王偉不許輕出於是鬱鬱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爲帝與受擯不殊

魏太武北伐聞宣城公李孝伯卒悼之謂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

文帝既立煬帝帝侍疾逼陳宣華夫人文帝恚曰畜生何堪付大事獨孤誤我

李訢以范檦爲腹心弟璞固諫及檦希旨告訢叛訢謂曰爾不顧吾之厚德而忍爲此不仁甚矣檦曰公德於檦何若李敷之於公公昔忍於敷檦今敢不忍於公乎訢慨然曰不用璞言自貽伊戚萬悔於心何嗟及矣

斛律羨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爲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

神武疾篤謂文襄曰芒山之戰不用陳元康言方貽汝患以此爲恨死不瞑目事皆宜與元康定也

賀若敦臨刑呼子弼謂曰吾必欲平江南而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慎口

張衡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宇文化及爲李密所敗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相聚酣醉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爲計強來立我今所向無成負弒主之名天下所不納滅族豈非由汝乎抱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都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建德兄弟數相鬪鬩醒而復飲自知必敗乃歎曰人生故當死豈不一日爲帝

乎遂鴆殺秦王活稱帝未幾而滅

司馬德戡謀殺宇文化及化及執而詰之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毒害立足下而又甚焉逼於物情不獲巳也

漢王諒不用王頍計兵敗頍將奔突厥山中路絶謂其子曰吾之計謀不減楊素而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執以成豎子之名也乃自殺

崔浩致睦夸入都夸時乘一驢又無兼騎浩以夸驢納之廐中冀相維縶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睦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

江陵平尹德毅說蕭詧曰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飾小行競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惏罔顧弔伐之義俘囚士庶並充軍實然此等戚屬咸在江東悠悠之人安可門到戶說既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讐也又誰與爲國但魏之精鋭盡萃於此犒師之禮無非故事若殿下爲設享會因請元謹等爲歡彼我無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僚隨即銓叙魏人懾息未敢送死僧辨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纘堯復禹萬世一時也詧曰卿此策非不善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若遽爲卿計則鄧祁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既而闔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詧恨乃曰不用德毅言至此

紕漏至三十四

蒼梧廞劉彥節出逢從弟韞韞曰今日之事故當歸兄邪彥節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搥胸曰兄肉中詎有血邪今年族矣

南郡王義宣敗入江陵稽靈寶誠使撫衆實言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繕甲治兵更爲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誤云項羽十敗衆皆掩口笑

謝超宗作殷淑儀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時劉道隆在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復有異物邪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撿覓毛至闇待不得乃去

有客姓吉詣何敬容問卿與邴吉遠近答曰如卿公之與蕭何

張融與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
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旣造席視澄曰都
自非是乃去
侯景篡立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
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諱景曰前世吾不
復憶惟阿爺名摽且在朔州伊那得來噉是衆聞咸
笑之
齊天保十年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文宣謂彭城
王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爲誅諸劉不盡於
是大誅諸元以厭之

源師攝祠部以龍見請雩高那肱謂爲真龍出見大
驚喜問龍所在云作何顏色師整容曰此是龍星初
見依禮當雩那肱作色忿然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
祭事不行師出竊嘆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禮旣廢
矣其能久乎
武成以斛律金老每朝賜羊車上殿金曾使人奉啓
李君爲舍人誤奏云金自來詔命出羊車引之若知
金不至竊言羊車鹿車何所迎帝聞笑而不責
王肅至魏從行幸敕成淹有古迹皆使知之行至朝
歌肅問此何城淹言紂都朝歌肅曰故應有殷之頑

淹曰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
司馬南度肅知淹寓青州乃笑謂曰青州何必無其
餘種淹以肅本隷徐州曰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間今
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笑謂張思寧向
聊戲言遂致辭𣶏思寧馳馬以聞孝文大悅曰淹此
段足爲制勝輿駕至洛陽自侍宴帝戲曰近者行次
朝歌聞成淹與卿殊有往復試重叙之肅曰臣於朝
歌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陳遂皆大笑
王肅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
山常晦雪荒松多朔風彭城王勰甚稱其美欲使肅

新世說卷八

更詠乃失語云可更爲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
意呼悲平城爲悲彭城勰有慙色祖瑩在坐即云悲
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
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咨賞之勰
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
吳子所屈徐遵明與劉獻之張吾貴聚徒教授懸納
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風
徐遵明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
因曲爲之說其僻皆如此
權會平生畏馬位望旣至不得不乘後無故墜馬不

得語遂杲亡

熊安生在山東或誑之曰某村古塚是晉南將軍熊光去七十二世舊有碑爲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譙判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汝南將軍晉無此號訴非理記安生率族向冢而號

隋儀同劉臻耽經史思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欲還家因答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叩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邪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眄良久乃悟叱從者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

從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廻萬餘里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前史云條支西行百里日入處失之矣

范曄嘗謂死爲滅著無鬼論至臨誅[illegible]之當相訟地下其謬亂如此又語人寄語僕射天下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

江揔日與後主權宴君臣昏亂以至于滅及入隋乃自叙太建之時權移群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識者譏其言跡之乖

徐爰善事人尤悉朝儀孝武崩公除後晉安王子勛侍讀博士諮爰宜習業與不答曰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日始安王子真博士諮爰爰曰小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其專斷乖謬皆如此

惑溺第三十五

東昏鑿金爲蓮花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

梁元帝妃徐昭佩與暨季江淫通季江每歎云栢直狗雖老猶能獵蕭漂陽馬雖老猶駿徐娘雖老猶尚多情

後主令狎客賦詩尤艷麗者以爲曲調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皆美孔張顔色張貴妃髮長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鑑聰慧有神彩每瞻視眄睞光彩溢目映照左右常於閣上靚粧臨於軒檻宮中遙飄若神仙

山陰主淫恣窺見褚彦回悦之以白廢帝帝召彦回西上閤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彦回整立從夕至曉不

爲移志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彥
回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
隋軍至孔範奏曰長江天塹古來限隔虜豈能飛度
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自恨位卑虜若能來定
作太尉公矣後主信之故不備
文襄旣得琅琊公主謂崔季舒曰爾由來爲我擇色
不如我自得一絶異者崔暹必當造我直諫我亦有
以待之及暹諮事文襄不復假以顏色居二日暹懷
刺墜之於前文襄問何用此爲暹悚然曰未得通公
主文襄大悅把暹臂入見焉季舒語人曰[illegible]常忿
吾佞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合殺及其自作體佞乃
體過於吾
元鷙與爾朱兆陰通兆爲亂鷙謂帝曰黃河萬仞難
可卒度遂自安
郭衍勸煬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効高祖空自勞
劬帝稱其孝
楊玄感之反帝遣裴蘊推其黨與謂曰玄感一呼而
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爲盜耳不
盡加誅後無以勸
蘇威諷煬帝以天下群盜咸出裴蘊奏曰此大不遜
天下豈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奸將賊脅我我欲
搭其口但少忍之誠極難耐
宣帝初立五后問辛彥之彥之曰后與天子匹體齊
等不宜有五何妥駁曰帝嚳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
數
隋文謂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
所出遂言無女樂房暉遠曰臣聞窈窕淑女鍾鼓樂
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帝大悅
楊義臣捕盜河北降賊數十萬列奏上聞帝歎曰我
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列降賊何多也虞世基曰鼠
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尅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
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散其兵
煬帝親幸諸葛穎與后嬪連席共榻穎因間多譖時
人謂之冶葛
武成生齻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
怒撻之後以問徐之才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
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焉
和士開爲長廣王所親寵嘗謂曰殿下非天人也是
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
和士開說武成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

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從横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勉約也

武成以和士開有伊霍之才慇懃屬以後事臨崩執其手曰勿負我也

和士開見人將加刑戮多所營救既得免罪即令諷諭責其珍寶謂之贖命物

陸令萱欲廢胡后乃外求左道行蠱惑之術旬朔間遂精神恍惚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別造寶帳枕席莫非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後主云

有一聖女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更相媚悅令萱云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皇后於是立爲正嫡

周師逼平陽後主於天池校獵晉州頻遣馳奏從旦至午驛馬三至高阿那肱曰大家正作樂邊境小小兵馬自是常事何急奏聞

壽陽沒韓鳳穆提婆聞告敗握槊不輟曰他家物從他取去後帝使於黎陽臨河城戍曰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

周兵之逼薛榮宗自云能使鬼曰臣已發斛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

薛榮宗經古冢謂元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後主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著大帽吉莫靴插馬鞭問臣我阿貞不來○蕭詧惡見婦人相去數步亦遙聞其臭經遇婦人之衣即皆棄之又惡見人　髮

仇隙第三十六

虞玩之東歸王儉不出送朝士無祖餞者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

宋武西討諸葛長人有異謀猶豫不發劉穆之謂所

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爲丹徒布衣不可得也

宋武與劉毅會倪塘劉藩請帝殺之乃謂帝曰公謂劉衛軍爲公下乎帝曰卿爲何如對曰豁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衆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紀傳一詠一點自許以雄豪加以誇伐搢紳白面之士輻湊如歸此毅不肯爲公下也帝曰吾與毅俱有克復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

王瑩代謝超宗爲義興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瑩父懋求書屬瑩覔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

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慭處對諸賓謂慭
曰湯定不可洗雪慭面洞赤慭後往超宗處設精白
鯢美鮓靡肥慭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
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慭大忿言瑩供養不足坐
駭

王晏與王儉頗不平儉卒禮官欲依王導謚爲文獻
晏啓上導乃得此謚但宋來不加素族謂親人曰平
頭憲事已行矣

張邵與王華不和及華參機要親舊爲之危心邵曰
子陵方引至公豈以私隙害正及爲雍州華實舉之

沈冲母孔氏在東隣家失火疑爲人所焚大呼曰吾
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方當肌分骨散
何但焚如

王儉弔荀伯玉中詔斷哭止客又方得入比出餉之
氣息惙然切齒形于顏色明旦入宮即言臣下所見
二宮門及齋閤方荀伯子宅政可設雀羅後言外論
云千敕萬令不如荀公一命武帝深怨之

胡諧之求佳馬於梁州刺史范柏年使還謂諧之柏
年云胡諧何物傒狗無厭之求諧之切齒諧代柏年
柏年下帝欲不問諧之曰見獸格得而放上山

侯景聞武帝納貞陽曰我吳兒老公薄心腸又請
娶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
景恚曰會將吳兒女以配奴

梁武答侯景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
朕有一客致有忿言朕之失也

東魏時孫騰自孝武奔神武言魏帝攜梁續於前元
子幹攘臂擊之謂騰曰語爾高王元家兒拳正如此

崔㥄與魏收不協收後專典國史㥄恐被惡言乃悅
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憾不釋

刁雍奔魏明元問縛劉裕者於卿親疎雍曰伯父帝
笑曰劉裕父子當應憚卿

文宣縱酒高德正數進忠言文宣不悅謂左右曰高
德正恒以精神陵逼人及誅之曰德正常言宜用漢
除鮮卑此即合死又勸我誅諸元我今殺之爲諸元
報讎也

文宣崩朝士盡作挽歌楊遵彥擇之盧思道得八首
劉逖得二首餘人多者不過三四李愔戲逖曰盧八
問訊劉二逖銜之遂譖之於武成大加鞭扑逖喜復前
憾曰高槌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

張彝子仲瑀表求排抑武人道路洶洶立榜會集屠

其家彝父子安然神龜二年六月羽林虎賁[illegible]人
詬罵尚書省虜掠持杖石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
捶撻殺其子始均投之火中仲瑀踰北垣獲免官止
爲收捕凶強者八人斬之即大赦以安衆有識知國
計之將墜

賀拔勝見殺翟嵩復命於神武神武下牀嗚其頰曰
除吾病者卿也何日忘之

隋文謂蔡王智積曰世間貧家兄弟多相愛由相假
籍達官兄弟多相憎爭名利故也

元諧與從弟滂謁文帝私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
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鹿走兔不如我輩有福
德雲皆伏誅

游雅與陳奇爭論惡而黜之高允微勸雅曰君朝望
具瞻何爲與野儒辨簡牘章句雅謂允私奇曰君寧
黨小人也乃取奇注論語孝經焚於庭奇曰公貴人
不乏樵薪何乃然奇論語雅後陷之於法

王頒以陳武殺其父僧辯及陳平遂具鍬插發陵剖
棺見陳武鬚不落其本皆出骨中焚骨飲灰以縛歸
罪文帝曰朕以義平陳王頒所爲亦孝義也何忍罪
之

魏收以史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骨于外

厙業家富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爲宗慈設粟飯
菜菹謂客曰宗慈軍人串噉麁食慈致飽而退及慈
爲豫州業爲長史慈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爲嫌

南北史續世說卷第八

南北史續世說卷第九

隴　西　李　垕　撰

博洽第三十七

陸倕所讀一徧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畧無遺脫

臧嚴於學多所諳記湘東王嘗自執四部書目試之自甲至丁卷終各對一事併作者姓名了無遺失

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冢相傳云是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

張永開玄武湖過古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之朝何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時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內一在冢外此必甄邯之墓果然

劉杳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樽事約曰鄭玄答張逸謂爲畫鳳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魯郡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墓又得二樽形亦爲牛象皆古遺器知非虛也沈約又云何承天纂文載張仲師及

長頸王事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出論衡長頸是毘騫王朱建安扶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檢二書一如杳言又在任昉坐有人餉椐酒而作欅字昉問杳此字是不杳曰葛洪字苑作木旁希昉又曰酒有千日醉豈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魏代人昉檢楊記言皆不差

王僧孺撰譜訪劉杳血脉所由杳曰桓譚新論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効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

周捨問尚書著紫荷囊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持橐簪筆事孝武數十年韋張並注曰橐囊也簪筆以待顧問

任昉嘗得一篇闕簡文字零落示諸人莫能識劉顯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

沈約於坐策劉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子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

波斯獻生師子齊武問師子更有何色顯曰黄師子超不及白師子超

魏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㬎茶文讀之無滯校年月一字不差

張綰與兄纘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以百事綰對闕其六號爲百六公

長沙宣武王將葬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樂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萬匹必然今庫若灰非吏罪也檢之果有積灰

金元起欲著素問訪王僧孺以砭石僧孺曰古人當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針春秋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耳

范雲嘗謂人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范岫多識前代舊事也

梁武時多所改作每訪朝事於孔休源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決斷無疑滯任昉謂之孔獨誦宋孝武時青州發古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鮑昭等並不能悉賈希鏡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

梁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八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博識

太武欲伐西河李順等皆以爲無水草崔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之地何以畜牧且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裁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萬頃乎

祖瑩爲中書學生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瑩夜讀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旣切遂誤持同房生曲禮卷上坐博士嚴毅不敢復還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

孝昌中廣平第攝得一古玉印敕召祖瑩與李琰之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時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言

孝武西遷典故多遺樂有錞于者近代絕此器或有存蜀得之皆莫識斛斯徵曰此錞于也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振之其聲極清衆咸歎服

魏帝宴百寮問何故名人日皆莫知魏收云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豬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時邢邵

亦在側甚恧焉

煬帝次河陽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知者崔賾答曰謹案漢文以前未有冠幘此文帝以來所制臣見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為形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人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

崔賾從駕往太山詔問何處有羊腸坂賾曰案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答曰臣案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

陸法和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插表掘之如言

魏晉以來皮弁有纓無笄導何稠曰此古田獵也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從又具之服無佩綬何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綬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

梁始興王為益州有獻古禮器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筩銅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以手振芒有聲如雷清響良久古所以節樂名曰淳于

王儉問陸澄崇禮門有鼓而未嘗鳴其義安在澄曰江左草創崇禮闥皆茅茨故設鼓有火則叩以集衆相傳至今

竟陵王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陸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與蘇武詳視器底有字彷彿可識如澄言

介潔第三十八

謝景仁性矜莊整潔每唾輒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澣濯每唾左右爭來之

謝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惟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其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

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官要務以張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勿往詎可輕行當

曰石等並已員外郎已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方設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坐數呼左右曰移我床遠客赳等失色去

紀僧真幸於齊武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榮階至此爲兒昏得荀昭光女即時無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斆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斆登榻坐定斆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庾喬爲荆州別駕元日朝賀不肯就列曰庾喬忝爲端右不能與范興話爲鴈行

宦者張僧胤嘗候羊侃侃曰我床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

姚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曰吾所衣著止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門生遜請察厲色驅出

何佟之惟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時人稱爲水淫

穆紹爲侍中元順與紹同直常因醉入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老身二十餘年侍中與卿先君亟連職事縱卿後進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

尉景爲冀州大納賄賂厙狄干與景同在神武坐請作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

周武入左藏賜公卿任所取人皆極重厙狄士文獨口銜一疋兩手各持一疋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無所復須

厙狄士文爲貝州其子食官廚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

石曜爲黎陽守刺史斛律武都過郡令左右諷徵帛曜手持一縑謂武都曰此老石機杼耶以奉贈自此須出吏人吏人之物一毫不敢犯武都笑不責

蘇瓊爲清河郡人樂陵太守趙穎年八十餘五月得新瓜一雙自來奉固請乃留致廳事梁上竟不食人聞受瓜欲貢新果至門知穎瓜猶在相顧而去

王裕之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見見必尅日子恢之爲新安守嘗請假定省裕之尅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亦辭裕之呼前至閣復不見恢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

中書舍人弘興宗爲文帝所愛遇上謂曰卿欲爲士

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劉殷並雜無所益也若謂球可稱肯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啟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

庾仲文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床時陳郡殷冲亦好靜小史非靜沐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每容接之仲文好潔反是以此見譏

陸懷慰為齊郡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飰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意

鄧元起在蜀崇於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珍寶為一室

名內藏綺縠錦罽為一室號外府西昌侯藻既至以外府賜將師內藏歸王府不有私焉胡仲操嘗在朝堂就薛儒借刀子割爪甲孺以仲操為雅士竟不與

蔡興宗高簡右軍將軍王道隆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乃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弘興宗為文帝所愛遇詣王球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宋史云五十年間有此三事

兵策第三十九

宋武伐慕容超入大峴舉手指天曰吾事濟矣衆問其故帝曰師既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軍無匱乏之憂勝可必矣

宋武聞超姚興遣使聲言將涉淮左帝謂曰爾報姚興我定青州將過函谷虜能自送今其時矣劉穆之遽入曰此言不足威敵容能怒彼若鮮卑未拔西羌又至公何以待之帝笑曰此兵機也羌若能救不有先聲是自強也

梁武築長圍東昏出戰數不利尤惜金錢不肯賞賜茹法珍叩頭請之帝曰賊來獨取我耶何為就我求物

梁武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次之心戰為上兵戰次之

蕭穎胄謂王天武曰天下之事懸之在卿今就卿借頭以詐劉山陽於是斬之

梁末謠言曰虜萬夫入五湖城南酒家使虜奴自晉宋以後經在魏境江淮以北南人皆謂為虜是時破蕭軌等以賞俘貿酒者一人裁得一醉

隋軍臨江後主曰王氣在此齊兵三度來周兵再渡至無不摧沒虜今來必自敗

劉義真敗於青泥單馬而歸謂段宏曰丈夫不經此

何以知難

謝晦反文帝問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畧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戰而擒

檀祗於廣陵被賊傷股語左右曰賊乘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之曉必走矣

宋武自長安歸留沈田子與王鎮惡守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爲有衛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鎮惡

宋文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説使人有封狼居胥意

宋文令朱齡石等伐蜀至白帝發函曰衆軍從外水取成都臧熹由內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黄虎

王玄謨軍敗蕭斌之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豈玄謨所當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

魏太武圍盱眙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太武怒築長圍質報太武書曰爾不聞童謡邪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你饗有桑乾哉爾若有幸得爲兵所殺若不幸則生相鎖送載以一驢直送都市項年展佘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卯故耳時魏謡曰軺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至飲江水虜主北歸石濟死虜欲渡江天不從故答書引之

謝晦率二萬發自江陵舟艦自江陵至破冢旗相望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

劉道隆爲廢帝所寵專統禁兵乘輿當夜幸江蔡興宗從其車後過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閑道隆深達此旨掐興宗手曰蔡公勿言

孝武入討至新亭柳元景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乃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遂破元凶

有告王敬則東昏急裝欲退者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惟應急走耳蓋檀道濟避魏事也

陳顯達爲益州貢山獠以租賧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調我遂殺其使顯達襲而斬之

洛口之役蕭宏呂僧珍欲退北軍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虎謂叡也

韋叡攻魏小峴城欲擊其陣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

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鍾離之勝周捨觀韋叡所得曰卿此獲復與熊耳山等矣

殷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赭圻之戰軍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無斃乎是日中矢死

宗慤討林邑林邑王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

裴邃畧地至汝潁河間王元琛出挑邃臨淮歎曰今日不破河間方爲謝玄所笑

呂梁之役蕭訶摩請急擊王神軌吳明徹奮髯曰搴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也訶摩失色退

隋軍濟江後主歘然曰腹煩殺人喚蕭郎作一打

慕容紹宗與侯景戰不利曰吾戰多矣未見此賊之難也

侯景聞侯子鑒敗引衾覆面良久方起歎曰咄叱咄叱誤殺乃公

侯景之圍臺城援軍三十萬兵士望青袍則氣消膽奪及赤亭之役胡僧祐以羸卒一千破任約精甲二萬轉戰而東前無橫陣

梁武平江州留鄭紹叔監州事曰昔蕭何監關中高祖成山東之業寇恂守河內光武建河北之基今九江昔之河內我故留卿以爲羽翼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

魏道武進軍討賀驎太史奏以甲子日不利帝曰周武不以甲子日勝乎

神武使侯景招賀拔岳部曲周文遇之於傳舍吐哺上馬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也景失色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者也於是遂還

明元問崔浩曰劉裕西伐巳至潼關卿觀事得濟否

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乘其危亡破之必矣帝曰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垂承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赴火劉裕挺出寒微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夷滅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盧循裕若平姚泓而歸篡其主秦地終爲國家所有 太武欲討蠕蠕說者以爲必有南侵之患崔浩曰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巳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

有夾備遊之軍耳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一臠
肉識鑊中之味物有其味而可得推大武欲從渭南西行
崔浩請擊蓋吳循長安歸曰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
破則尾莫能動不從無所獲
遼東之役于仲文欲追乙支文德宇文述固止之仲
文怒曰將軍杖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
且仲文此行也固知無功矣述厲聲曰何以知無功
仲文曰周亞夫爲將見天子軍容不變此決在一人
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有心何以赴敵

豆代田破赫連定得奚斤等詔斤膝行授酒於代田
曰全爾身命者代田功也
司馬楚之從征蠕蠕有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
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爲驗賊將至矣
高乾高昂辭莊帝歸集鄉閭爲形援帝親送於河橋
上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致士卒死力儻
京城有變可爲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昂援劒
起舞誓以死繼之
崔延伯討涇州伐木造大排内爲鎖柱教習強兵負
而趍走號爲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
裴矩奏西域圖言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門戶揔湊
燉煌是其咽喉之地
楊津守定州掘地道鑄鐵灌賊賊相告云畏利槊堅
城惟畏楊公鐵星
諸將與虜戰每慮虜騎衝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與虜
角爲方陣騎在内楊素云此乃自固之道[illegible]悉除
突厥達頭大喜率突騎至素奮擊大破之
毛遐與弟立而名出弟鴻賓下及賊起鄉里[illegible]鴻賓
爲主常與遐一戰一守後拜岐州開國縣侯遐笑謂
曰擊賊之功吾不居汝後至於受賞汝在吾前當以
德濟物不及汝故

周師及突厥至并州武成與宮人被緋甲登城望之軍
容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人亂故來伐之今齊
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耶乃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氈
以渡胡馬寒瘦膝以下皆無毛比至長城死且盡乃
截稍杖之以歸
高思好反于朔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惟須唱萬
歲奉迎耳
高歸彥反冀州誅兵下城乃登城大叫云孝昭皇帝
初崩六軍百萬衆悉由臣手投身向鄴迎陛下當時
不反今日豈有異心正恨高元海畢義雲等誑惑聖

劉思政知不濟率衆據土山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
自剄駱訓固止之不得引決文襃禮之甚厚
神武攻玉壁韋孝寬隨方拒守神武遣祖珽謂曰未
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
攻者自勞守者常佚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
爾有不反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乃
射募格城中云能斬城主者拜太尉開國公食邑萬
戶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
者一依此賞神武苦戰六旬死傷者十四五智力俱
困因而發疾夜遁遂恚死

韋孝寬至相州伺尉遲迥審其反狀乃馳還所經橋
道悉令毀撤擁驛馬自隨又勒驛將曰蜀公將至可
多備餚酒芻粟迥遣梁子康將騎追孝寬驛司供帳
豐厚停留故不及
周文遣達奚武覘齊軍三騎皆衣敵衣至暮下馬潛
聽其軍號歷營若警夜者不如法則撻之具知敵情
以告遂破之
平陽之役斛律光遺達奚武書曰鴻鶴已翔於寥廓
羅者猶視於沮澤武乃還
賀拔岳死諸將或欲南追其兄勝或欲東告朝廷赫

連達曰此皆遠水不救近火乃追立周文平陳凱旋
賀若弼與韓擒爭功於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
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略不交陣
豈臣之比擒曰本奉明旨同取偽都弼乃敢先期逢
賊遂戰死傷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
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
方扣北掖門臣啓關納之安得與臣為比上曰二將
俱合上勲
獨孤信東討洛人趙肅餉之周文曰肅可謂洛陽主
人也

史萬歲入南中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後
有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仆其碑而進萬歲至大
斤山遇虜達頭遣使問曰隋將謂誰候騎曰史萬歲
也突厥曰得非敦煌戍卒乎候吏曰是也乃引去
平陳後羣臣置酒上壽帝曰高熲平江南虞慶則降
突厥可謂茂功楊素曰皆至尊威德所被虞慶則曰素
前出兵磧石非至尊威德亦無克理來護兒在東萊
聞玄感反厲聲謂諸將曰洛陽被圍腹心之疾高
麗逆命猶疥癬耳
煬帝幸榆林元壽諫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

外分為二十四軍日遣一軍相去三十里旌旗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絶周法尚曰兵亘千里動間山谷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取敗道也請為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當頭分抗車為壁壘重設鉤陣此與據城何異帝曰善

郭琰與臬企守洛州力窮仰天哭曰天乎天乎何由縱此長蛇而不助順也被禽謂高昂曰天子之臣乃為賊所執昂送之并州

乙速孤佛保與梁戰敗大呼仰天曰此馬吾所常乘此弓天恩賜我豈可令賊得吾之弓馬乎遂斬馬斷弓自刎而死

平陽陷高阿那肱率兵救之後主至城下謂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那肱曰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病傷及遶城火頭三分除一昔攻玉壁援軍來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皇帝時不如勿戰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帝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懸軍遠來我何為守塹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進軍使讓那肱曰爾富貴足惜性命邪

後主與穆婆穆觀戰於平陽東偏頗有退者穆婆怖曰大家去去帝與淑妃奔高梁奚長樂曰半進半退戰家常體今衆全整未有傷敗陛下舍此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亂

道武初經營中原西戎之貢不至有司奏依西漢故事請通西域可以振威德於荒外致奇貨於天府帝曰漢氏不保境安人乃遠開西域使海內虛耗今若通之前弊復加百姓矣

太武幸陰山北宮萬度歸破焉耆露版至帝省訖賜崔浩書曰度歸以五千騎經萬餘里拔焉耆之城獲其珍奇異物及諸委積不可勝數自古帝王雖云即序西戎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朕今手把而有之何如浩因上表稱美

突厥佗鉢死謂其子菴邏曰吾聞親莫過於父子吾兄不親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及卒國人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邏實賢突厥素重之攝圖後至謂國中曰若立菴邏我當率兄弟以事之如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攝圖長而且雄人莫敢拒竟立菴邏菴邏後讓於攝圖

孝文自代南伐霖雨不霽詔六軍發軫孝文戎服執

鞭御馬而出群臣稽顙馬首之前帝曰大軍將邁公等欲何爲李冲請曰發都淫雨士馬疲弊矜喪反旆於義爲允帝曰業已至此何容停駕冲曰今日之舉天下所不願敢以死請帝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安定任城等泣諫帝乃諭群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若不南鑾即當移都於此光宅中土幾其時矣王公以爲如何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遷者右相率皆右南安王禎進曰行至德者不議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事廓神都以延王業都中原以制帝京周公營之於前陛下行之於後故其宜也請上安聖躬下慰人望輟彼南伐此臣等之願亦蒼生幸甚群臣咸唱萬歲孝文初謀南遷恐衆心戀舊乃示爲大舉因脅群情外名南伐其實遷也舊人懷土内憚南征無敢言者遂定都洛陽

明帝即位四方反叛垣榮祖説薛安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諸侯如下官所見非計也安都曰今京都無百里地莫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咲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爲也安都曰不知諸公云何我不畏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

驍勇第四十

江南人畏桓康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於寺中病瘧者寫其形帖著床壁無不立愈

丁旿驍勇有力時人語曰勿跋扈付丁旿

檀道濟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以禳鬼

陜下之戰魏兵輕騎挑戰薛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乃脫兜鍪解所帶鎧惟着絳納兩當衫馬亦去具裝馳入賊陣猛氣咆勃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魯爽驍猛萬人敵薛安都單騎直入斬之時以爲關羽斬顔良不是過也

劉胡面黝黑似胡蠻人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便止

隋王誕戲宗越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超答曰佛狸未死不憂諮議參軍

長沙王晃從幸鍾山以馬矟刺道邊枯蘖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纒皆卷聚而矟不出乃令晃馳馬拔之應手便去

晉安王子懋能反手於背彎五斛弓當世莫有能者

王敬則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無不中仍撫髀拍張甚爲儇捷

齊高欲枉康詠黃曰時人語曰欲侜張問桓康淮陰之戰周盤龍奉叔父子兩騎縈攪數萬人魏軍大敗由是播名上國

周山圖年十五六飲啄已兼數人氣力絕衆

陳伯之年十三四好著獺皮冠帶刺刀候鄰里稻熟偷刈之田主呵曰楚子莫動伯之曰君稻幸多取一擔何苦田主來執因拔刀進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徐擔稻而歸

羊侃在魏以力聞魏帝嘗謂曰郎官謂卿爲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伏以手扶殿沒指羊侃膂力絕人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嘗於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横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破碎

胡僧祐援王僧辯東下泣謂其子曰汝可開朱白二門我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凶則由白也元帝聞而壯之

齊尉破胡等援秦郡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吳明徹軍憚之以胡形狀告蕭摩訶云絳衣樺皮裝弓兩端骨弭胡知在陣明徹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遥擲銑鋧正中其額應手而仆又斬大力等齊師退走

魏孝文少善射有膂力能以指彈碎羊髆骨射禽獸無不隨所至斃之

楊忠從周文狩龍門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周文壯之北臺謂猛獸爲揜于因以字之

江陵之戰梁人束刃於象鼻以戰楊忠射之二象反

走及與齊抗於洛南殿而徐還齊兵不敢逼達奚武歎曰達奚武自言是天下健兒今日服矣

魏桓帝英偉魁岸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角容一石

衛王儀弓力十石陳留王虔矟大稱異時人云衛王弓桓王矟

陳留王虔勇力絕倫嘗以矟刺人遂洞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矟於地馳馬僞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三人拔矟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矟而去

長孫承業在楊州諸子驍果裴遼憚之號曰鐵小兒
長孫子彥幼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鋸
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為踰於關羽後石發以
螋蚍觸之腫死
突厥遣官來降言突厥大畏長孫揔管聞其弓聲謂
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電閃晉王笑曰將軍震怒威
行境外遂與雷霆為比豈不壯哉
于栗磾從道武田於白登見熊將數子顧謂曰能搏
之乎對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自可坐制
之于御前

羣寮吾今日蛟龍得水自此不復與諸君齊列矣王
康之謂曰在南閻君之名以為眼如車輪及見乃不
異於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
視何必大如車輪淮泗荆沔之間童兒呼者恐之云
楊大眼至即止
裴果乘黃驄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號黃驄年少
楊玄感驍勇多力每戰運長矛喑嗚叱咤人方之項
傳永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踰八十猶
能馳射盤馬奮矟常諱言老自稱六十九䢚神武攻

王壁賀拔勝見其旗鼓募敢勇三千人犯其軍適與
神武遇遽叱而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今日必殺
汝也時勝執矟追神武數里刃垂及之神武汗流氣
殆盡會勝馬中流矢比副騎至神武已逃去勝歎曰
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也
周文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惟賀拔公臨陣如平
常此大勇也
文宣悅高思好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鶻入鴉羣宜思
好事故改名焉
神武閱馬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燒浮圖神武

令薛孤延視之延案矟直前大呼繞浮圖走火遂滅
延還鬚及馬尾鬣皆焦神武歎其勇決曰延乃能與
霹靂鬬
沙苑之役彭樂因醉深入被刺腸出內之不盡截去
復戰身被數瘡不利而退
斛律光馬面彪形神爽雄俊侯景謂高敖曹曰斛律
家小兒不可三度將行後奪人君
李萬歲獵沙柵以石為伏兎射之鏃入寸餘周文謂
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可謂世載其德矣李檦從破
沙苑跨馬運矛衝堅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人皆比

小兒不知欄形狀本如此周文嗟歎曰但問膽決何如何必要八尺之身也

王羆守華州爲韓軌所襲已乘梯入城羆尚卧不起聞閤內洶洶有聲乃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曰老羆當道卧貉子那得過敵見驚走遂合衆追破之

神武至華州城下謂王羆曰何不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死生在此欲死者來神武不敢攻

周文獵渭北有兎與于前達奚武子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躓因步走射一發中兎顧馬才起遂回身騰上周文喜曰非此父不能生此子

韓果討山胡胡憚其趫勁號著翅人周文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

河橋之役蔡祐被圍十餘重彎弓持滿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去祐三十步左右勸射祐曰吾曹性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敵可十步祐射之正中其面以矟刺殺之敵却乃徐退至弘農夜與周文字之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驚懼枕祐股乃安

于謹圍江陵柵內有人善用長矟將士登者多爲所斃謹令王傑射之應弦而倒登者乃得入遂拔江陵謹曰濟我大事在公此箭也

耿豪從戰芒山謂所部曰大丈夫除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矟直斫直刺慎莫畏死遂大呼入敵鋒刃亂下時咸以爲没俄奮刀而還謂左右曰吾非樂殺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

齊東方老與高琳戰中創而退曰吾經戰多矣未見如此健兒

芒山之戰王雅戰却敵周文歎曰雅舉身悉是膽也

周文校獵甘泉圍人不齊獸多越逸圍內惟有一鹿亦突圍出周文大怒人皆股戰賀若敦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敦棄馬步逐至山半掣之而下周文大悅諸將亦免責

來護兒所向破羣賊賊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槍不畏官軍千萬衆只怕來公第六郎

麥鐵杖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配執御繖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踰城而入行火光劫盜旦還及牙時仍執繖如此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常在弗之信蔡徵曰此可驗矣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與南徐鐵杖出應募賫勅而

徃明旦反奏事帝曰信然爲盜明也惜其勇捷戒而釋之

沈光少驍捷戲馬爲天下最禪定寺有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絶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相爲上繩僧驚喜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號爲肉飛仙

煬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敵殺傷數十人賊競擊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繩光接而復上帝望見馳召之

權武少勇力絶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

魚俱羅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

源懷年六十一將出討蠕蠕詔賜馬一匹細鎧一具御矟一枚懷拜受既訖乃於其庭跨鞍執矟躍馬大呼顧謂賓客曰氣力雖衰尚得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廟勝之規摠驍悍之衆足以擒其酋帥獻俘闕下耳

游戲第四十一

昭明與名士遊玄圃後地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昭明不答直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王僧虔傳首

到溉第近淮水齋前有奇礓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石即迎置華林園宴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也

范曄善爲新聲宋文帝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曄僞若不曉終不肯爲上嘗宴歡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亦止弦

宋武餞劉毅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摴蒲於是會戲帝與毅歛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帝併之先擲得雉帝甚不悅良久乃答之四坐傾屬既擲得盧毅意大惡謂帝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鄭鮮之大喜徒跣繞床大叫聲聲相續毅曰此鄭君何爲者無復甥舅之敬

孝武爲顔師伯摴蒲帝擲得雉大悅謂必勝師伯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歛子曰幾作盧爾日師伯一日百萬

羊玄保善奕碁文帝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守

武陵於武帝前與竟陵圍碁竟陵大北及退豫章謂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當小相推讓答曰臣立身以來

未嘗一日妄語執心疎婞偏不知悔武帝幸豫章王
桐山顧臨川王郎亦有佳名不曰臣好栖靜因以爲稱
又問武陵武陵曰臣山卑不曾栖靈昭景惟有薇蕨
直號首陽帝曰此直勞者之歌也
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樗蒱官賭李安人五擲
皆盧上大驚目安人曰卿面如田封侯相也
武帝於天泉池新製鯿魚舟形狹而短帝暇日常泛
之惟引劉之遴陸雲公倒溉朱异
孫瑒鎮郢州合十餘舡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
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置酒

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韋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
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
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
簡文與侯景幸西州上聞絲竹悽然下泣景起謝曰
陛下何不樂上爲笑曰丞相言索超世聞此以爲何
聲景曰臣且不知豈獨超世上乃命景起舞景即下
席應絃而歌舞竟上禮遂逼上起舞酒闌坐散上抱
景於床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不念臣臣何至此上
索筝蹄曰我爲公講命景離席使唱經景問超世何
經最小超世曰惟觀音經小景即唱爾時無盡意菩
薩上大笑夜乃罷
隋煬帝時云定興盛修儀仗課州縣送羽毛百姓求
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氅毦之用者殆無遺類
煬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而放之
光徧巖谷
孝武泛天泉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元忠愚無智性好
衣服遂着紅羅襦繡作領碧紬袴錦爲緣帝謂曰朝
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爲著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
性存綺羅帝曰人之無良一至於此乎
孝文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帝曰此堂之成未曾

與王公行宴樂之禮公與諸賢欲無高而不升無小
而不往因之流化渠帝曰此曲水者取乾道曲成萬
物無滯次之洗湏池帝曰此池亦有嘉魚任城王澄
曰所謂魚在在藻有頒其首帝曰且取王在靈沼於
牣魚躍次之觀德殿帝曰射以觀德故遂名之次之
凝閑堂帝曰此堂取孔子閑居之義謂李冲曰此東
曰步元廡西曰游凱廡此坐雖無唐虞之君卿等當
無媿於元凱冲等曰臣既遭唐虞之君敢辭元凱之
譽
相州百姓大戲畫衣裳蝥甲象隋文怒免長孫平刺

史

蕭瑀獻馬腦鍾周文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摴蒱頭得盧者卽與鍾數人不得至薛端乃執頭而言曰非鍾可貴思露其誠耳擲之五子皆黑文帝大悅遂賜焉

裴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煬帝令東都大戲徵四方奇伎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萬數又勑百官及百姓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終月而罷又令交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延邀蠻夷就坐醉飽莫不嗟歎謂中國爲神仙河南王孝瑜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稍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爲樂○後主問南陽王綽在定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蠍將蛆混看樂極後主卽夜索蠍一斗比至曉得二三升置諸浴斛使人裸卧斛中呌號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噱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

魏子建爲前軍將軍十年不調在洛閑暇與李韶李延寔頗奕棊時謂爲耽好子建每曰棊於廉勇之際得之深矣且吾未爲時用博奕可也及一臨邊事凡經五年不對局

周文在同州宴出錦罽雜綾絹數千段令諸將摴蒱取之將盡周文又解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卽與之群公擲將遍莫有得者次至王思政思政乃斂容跪而誓曰王思政羇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盡心效命上報知己若此有神願擲卽爲盧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當殺身謝所奉卽拔所佩刀橫膝上拊髀擲摴蒱比周文止之已作盧矣徐乃拜受帶自此朝寄更深

平陳後帝因權宴舉酒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公等子孫當如今日世守富貴

隋文時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柳彧奏請禁之

馬子結爲南陽王綽管記綽每出遊必令走馬從禽子結儒緩衣垂帽落或叫或啼令騶驅之非墜馬不止綽以爲笑

茹晧有微巧爲山於天泉池西北採芒南山佳石徙竹汝潁羅蒔其間經構樓觀列於下樹草殖木頗有野致宣武悅之

後主時湍師子等承候諛諂一戲之賞動逾巨萬以波斯狗爲郡君分其幹祿神獸門外有朝貴憩息之所號解卸廳諸堅每牽馬至其門階飛鞭競走十數爲羣馬塵必坌然諸貴皆隱廳趨避之

天生少為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坑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度惟天生墜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剡其端使利交橫布坑內更呼等類共跳並懼不敢天生乃復跳之往反十餘曾無留礙衆皆歎服

周覆與齊高奕碁累局不厭乃抑上手不許易行

京城之西有別嶺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水號曰北固蔡謨起樓其上以置軍實是後崩壞頂猶有小亭登降甚狹及梁武帝之下接步進南徐刺史蕭正義乃廣其路傍施欄楯翌日上幸道通小輿上悅登望久之敕曰此嶺不須固守然京口乃實壯觀改曰北

顧

弘少嗜樗蒲公城子野舍及當權有人就弘求縣此人嘗以樗蒲戲得非弘詰曰卿得錢會戲何用祿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

南北史續世說卷第十

隴西李垕撰

釋教第四十二

到溉臨終請僧讀經讚唄及卒顏色如常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得果也

周顒長於佛理著　宗論言空假義智林道人遺顒書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録惟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

何胤周顒精信佛法文惠太子問顒卿精進何如胤顒曰三塗八難所共未免然各有累太子曰累伊何

對曰周妻何肉

司徒子良起第雞籠山招致名僧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

蕭子良精信釋教　范縝盛稱無佛子良問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因風而墜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墻落於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富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退著滅神論論出朝野喧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王琰注論譏縝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何在欲杜縝後對縝又

對曰嗚呼王子知其祖先神靈所在而不知殺身以從之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奉佛法並建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為伽藍趨權者因助財造構堂宇頗為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為衆造寺

梁武惑於佛教朝賢多求受戒江革精信因果而帝未知謂革不奉佛乃賜覺意詩曰惟當勤精進自強行勝脩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又手救口果報不可不信豈可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乞受菩薩戒

徐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坐無能與抗目有青精人以為聰慧之相執察讀一藏經將終無惱痛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死後顏色如常

傾歆以佛道二教學者互相排毀乃著夷夏論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袁粲為通公道人駮之不能屈

文惠竟陵並好釋孟景翼為道士文惠召入玄圃大會衆僧使景翼拜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illegible]級隨緣卒道歸一

張融作門律論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辯是非昔有鴻飛天首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周顒難之言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乙耳驅馳佛道未免二末

沙門慧琳兼內外之學貶裁佛法以儒為白學先生佛為黑學道士其歸為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宋文帝賞之遂與政事勢傾一時孔顗詣之遇賓客填咽暄寒而已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屨失所

宋時慧嚴慧議　並住東安寺學行精整而鬪場寺多禪僧都下語曰鬪場禪師窟東安談義林

崔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

盧景裕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千遍臨刑刀折此經遂行號高王觀世音

盧光從周文獵檀臺山帝遥指山上曰公等有所見不感[illegible]光獨曰見一桑門帝曰是也即解[illegible]

李瑒以佛爲鬼　靈太后責之瑒曰鬼神之名皆通
靈達稱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名之爲鬼愚謂非謗
李士謙善談玄理有客不信佛家應報士謙曰積善
餘慶積惡餘殃非休咎耶佛經轉輪五道無復窮已
此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者也若鯀爲黃熊
杜宇爲鶗鴂褒君爲龍牛哀爲虎彭生爲豕如意爲
犬黃母爲黿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君子爲
鵠小人爲猨鈴下爲烏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氏之
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
松柏後身化爲樗櫟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有

心作木豈有心乎客問三教優劣曰佛日也道月也
儒五星也客不能難
蕭眘不殺好誦法華經甄玄成素誦法華經及得罪
遂以此獲免眘後見之常曰甄公得法華經力

言驗第四十三

劉穆之爲丹陽與子弟聽事上宴聽事柱有一穿穆
之謂子弟汝第試以栗遥擲入穿者後必得此郡惟
從子[illegible]獨入焉其言遂驗
王鎮惡貧時謂李方曰若遭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
厚相報方曰君[illegible]丞相孫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貴至

時願見用爲本縣令足矣
梁武嘗謂王約曰卿方當富貴必不容久滯屈及當
作補謂曰我嘗言卿尚富貴不言卿今日富貴便當
自由
王晏字德元初名湛武帝曰劉湛江湛並不善終此
非佳名也改之後果及誅
袁粲與蕭惠開周郎同車行逢大航開駐車惠開自
照鏡曰無年可仕郎執鏡良久曰視死如歸粲最後
曰當至三公而不終後皆如言
顏覬之爲吏部於廷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植耳

後憲之果爲此職
王敬則嘗與既陽縣吏鬬謂曰我若得既陽縣當鞭
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既陽縣我亦得司徒公
矣後補既陽令召謂曰我已得既陽縣汝何時司徒
公耶
梁武初與任昉遇西邸謂曰我若登三府當以卿爲
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以帝
善騎也
梁簡文賦寒夕詩云雪花無有蔕冰鏡不安臺又詠
月云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侯景入人以爲詩讖

宋游道與李獎一面便定死交獎曰我年位已高用卿爲佐史令弟北面於我足矣游道曰不能旣而獎尹河南辟游道爲中正使者相屬以衣帢待之握手歡謔

爾朱新興與子榮游池上忽聞簫鼓音謂榮曰古老傳聞此聲[illegible]輔吾年老當爲汝耳

爾朱榮討葛榮至襄垣獵見雙兎起馬前榮彎弓曰中則禽葛榮不中則否並應絃而殪於其所立雙兎碑

爾朱氏之將滅也京中謠曰三月末四月初楊灰簸

土覓真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上樹不須梯

神武起兵信都淸河王岳母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從之

宣普演言高王諸兒阿保爲天子至高德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立謂德昌承之謂承光也

魏帝季秋大射魏收詩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及鄱陽王範以合州降文襄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鄴未効耳

尉遲綱從周文送兄迥伐蜀於城西見一走兎周文命綱射之誓曰若獲此兎必當破蜀俄而獲兎

隋文初爲相元諧謂曰公無黨譬如水間一堵牆大危矣公其勉之及帝受禪顧諧笑曰水間牆竟何如

王椿於宅起廳事極爲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仕爲本郡世皆呼爲王太原未幾介朱榮入居之

文宣自晉陽還鄴愚僧秃師呼文宣姓曰阿那瓌終破你國時蠕蠕實阿那瓌在塞北强盛帝尤忽之每歲討擊後亡齊者遂屬高阿那肱云鄭師萬裴寂李大師行師問長安日者史生以卽日官位及將來所至史曰裴二及李皆當依資叙用然裴終致台輔鄭

非直今歲虛歸後亦當本資不叙指大師曰君才不減趙元叔恐賦命亦將同之謂行師曰此郎雖非裴匹亦至方伯旣而大師及寂並以資補州佐師萬當年差舛明年而齊貧不叙武德初寂爲左僕射大師以讒徙配西會州因獨笑曰史生之言於茲驗矣行師正觀中至卭州刺史如史生占

益州刺史劉亮齋前石榴樹陵冬生花亮以問道士邵碩碩曰此謂狂花宋諸劉滅亡之象後二年君當終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勝熹來此州蕪爾時蜀土平卽始興王鑒也

樊遜行遇輀車蹙眉下淚指刀相曰何日更當煩一
到數日而卒

志怪第四十四

薛安都初征關陝夢仰見天開門謂左右曰汝等見
天門開否及孝武定逆乃歎曰夢見天門開乃中興
之象耶

宋武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
裏聞杵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於舂中擣
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散傅之帝曰
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
皆散收藥而反

崔靈建夢天謂曰蕭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
令授天子位考自三皇五帝以降受命之次至帝爲
十九也

梁武圍郢城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因投黃鵠磯蓋
城精也

承聖二年有二龍自南郡城西昇天百姓聚觀五色
分明江陵故老竊相泣曰昔龍出建康天下大亂今
復有焉禍將至矣

梁末童謡云可憐巴馬子（王僧辯乘之）一日行千里不見

馬上郎但　黃塵起黃塵汚人衣皂莢相料理（江東謂殺）（羊角爲皂莢）興亡之兆蓋有數云

竟陵王誕循築廣陵城有人于輿云大禍將至何不立
六愼門誕問六愼門云何答曰古有言禍一　過六愼
門誕以其言狂勅殺之

蕭惠明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相
承云羽多居郡廳事前後太守不得上惠明謂綱紀
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嘗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
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由是
發背旬日而死

蕭惠開爲吳興徵入爲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
烈人云惠開事神謹故得美遷

吳興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遂於郡安牀
幕爲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　於聽拜祠以
軛下牛避居宅室蕭琛至者屐登廳聞宅中有叱聲
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天下死據此廳事何也
遷之於廟又禁殺牛以脯代肉

太社西田地本吳將丁奉宅孫晧流徙其家江左初
爲周顗蘇峻宅後爲袁悅宅又爲司馬元顯宅皆以凶
終及　恭亦頻遇禍故世稱凶地王僧辯嘗謂宅

無吉凶請以爲第未及居而敗王冏聘魏因宴享祭
請停殺一羊羊於囿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
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
符氏之敗王仲德起兵敗被創臥林中有青衣小兒
得飯與之欲行而暴雨一白狼銜其衣渡水得濟後
仲德貴祀於廟亦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祠之
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及
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曩時王氏人物掃地盡矣
孔季恭守吳興先是吳興多喪太守言項羽爲卞山
王居郡廳事二千石俱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

顧琛爲朝請乞假還東日晚泊方山有一假裝問顧
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
耳莫不驚怪琛竊知爲吉徵因誓曰得郡當於此立
廟後果爲吳郡乃於方山立白馬廟
柳世隆謂從弟世遠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
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門族
李安人爲吳興吳興有項羽神護郡廳事太守到郡
必祀以軛下牛安人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廳事
又於廳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冢
安人尋卒玄世以神爲祟

蕭猷守吳興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
劇醉神亦有酒色祈禱必從後救猷於益州廟中請
祈無驗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日猷大破
孫苟兒
梁時旱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
欲焚蔣廟并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
如繖倏忽驟雨如寫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
追停少時還靜遂將群臣修謁時魏圍鍾離神報敕
許扶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凱還之後廟中人馬
脚盡有泥濕

朱异除中書郎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武冠上咸謂
蟬珥之兆
梁武大通元年迷嶸大航華表然盡帝曰霆之所擊
一ナ罰惡龍[illegible]彰朕之惡
鄴城有石季龍象南安王禎告象云三日不雨當加
鞭罰請雨不獲遂鞭一百是月疽發背死陰子春脚
數年不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
梁州敗
侯景所乘白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
有奔衂必低頭不前及石頭之役精神沮喪臥不[illegible]

動景使左右拜請或加鞭箠終不肯進
侯景左足有肉瘤狀似龜戰應捷瘤則隱起分明如
不勝則低至敗日瘤隱陷肉中
魏聖武出田見天女受以子神元時人諺曰詰汾皇
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
周文母王氏初孕夜夢抱子升天不至而止寤以告
德皇帝帝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
齊武明太后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文襄則夢一斷
頭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張口動目勢狀驚

人孕孝昭則夢龍於地孕孝成則夢龍浴於海孕魏
二后並夢月入懷孕襄城博陵夢鼠入衣下后未崩
有童謠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后崩孝成不　服緋
袍如故登三臺置酒作樂宮女進白袍帝怒投之臺
下帝於昆季次寔九蓋其徵也
太武阜豺山校獵忽暴霧四塞怪問之羣下僉言和
跋世居此祠冢猶存或者能致斯變遣祭之以牲霧
即除
盧元明友王由居潁川忽夢由攜酒言別賦詩為贈
云自茲一去復市朝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
旅寄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它故出果於是
日死於亂兵
慕容持德重盧潛死謂其子曰盧尚書教我為人二
如昆弟我死[illegible]馬與之其子以它馬往柩出門
不可動巫祝以為持德怒曰何不與盧尚書我所騎
騂馬其子遂奉命柩乃行
王邵言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世世事之相續不
滅火色變青
奚康生在相州以旱令人鞭石季龍像取西門豹舌
未幾二兒暴死巫以為
真侯史與南人辛諶庾遵江文遥終日游聚酣飲之

際恒相謂曰人生促局何殊朝露坐上相看間耳脫
有先亡於美景良辰靈前宴飲庶其歆享史亡三月
上巳諸人相率靈前共酌日晚天陰空中微暗咸見
更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盃酒以獻酬但無
語耳
陽休之在洛將仕夜夢見黃河北驛道上行從東向
西道南有一冢高大休之步登冢頭見一銅柱趺為
蓮華形休之從西北登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柱右
轉休之祝曰柱三轉吾至三公遂三匝而止夢果驗
李元忠將仕夢持炬火入父家照見其棺惡而上之

卜者曰此光先人也
韓愈隣母見愈門下儀衛甚盛問之曰我來迎王忽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愈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何王曰閻羅王愈子弟欲加撻愈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亦足矣因寢疾死
周羅睺圍絳州中矢死其年子隱仲夢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劒無故自動若帶持之狀絳州城陷即其日也

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爲國子助教靜坐讀書有人叩門蘭命引入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曰君自是學士何爲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爲君正之言終而出蘭少時患死
劉晝嘗夜夢貴人若吏部者補已交州興俊令寵而寄記之死後旬餘幼女鬼語似晝云我被用爲興俊得假暫來別
權會初任助教日嘗乘驢其職事處多非晩不歸夜出城東門獨乘驢忽有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回動輕漂有異生人漸失路不由本徑心怪之遂誦易經上篇第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處乃郭外才去家數里
潞州人張元暴死數日蘇云游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路人曰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不悅其年卒
李廣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聆非聆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惆悵不樂數日遇病
赫連定稱號平涼登陰盤山望本國泣曰先帝以朕

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卿諸人建季興之業俄而群狐百數鳴於其側命射之無所獲惡之曰所見大不滅天道復何言哉
婆利國有鳥名舍利解人語
吐谷渾沙州部內周迴數百里不生草木皆黃沙故號沙州
疏勒國在文成末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帝以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燒之於猛火之上經日不然觀者心形俱肅
悅般國南界有大山山傍石皆燋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爲藥即石流黃[illegible]術人能作霖雨盲風大

雪
南史扶南傳云佛髮青而細如藕絲
泚中大通六年二月熒惑入南斗衆星北流諺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武帝跣而下殿以禳星變及聞魏孝武西奔曰虜亦應天乎
薛安祖天熱舍樹下有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取至陰池徐徐護視良久得蘇放去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拜安祖問之曰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
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陶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

感動第四十五

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每昏旦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傅昭至有夜見甲兵出者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空而去
何點嘗患渴利積歲不愈後就吳中石佛寺建講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以爲淳德所感
何胤初遷秦望山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皃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言卜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惟胤所居室巋然獨存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
江蒨患眼子紑侍疾夢一僧云飲慧眼水必差後於慧眼寺得水煮藥因此遂差時人以爲孝感
魚復侯子響既死上出景陽山見一猿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猿何意曰猿子前墮崖死其母求之故爾上因憶子響乃歔欷良久不自勝
庾子輿自巴田奉父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淫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才如見焉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渡水復舊時人爲之語曰淫預如襆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
解叔謙母有疾聞空中語云得丁公藤爲酒即差訪醫及本草皆無識者至宜都山下有老公伐木云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拜伏具言公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顧示此公不復知處歸遺母母即差
顧歡好黃老道解陰陽書爲數術多驗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歡往村中爲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頃見狐狸黿鼉自入獄中者甚多即命除之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歡曰家有何書答曰惟有孝經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敬之自差也病者果愈人

問其故曰善禳惡正勝邪也
盧度隱居三顧山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坊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以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去
蔡山人隱鍾山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
阮孝緒母病合藥須得人生葠舊傳出鍾山孝緒歷山險隘鹿得此草母服之即愈
寶誌死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城矣
京兆郡數有妖怪前後郡將莫敢居者盧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馬升廳事登牀南首而立食器無故自移光不以介懷
崔挺爲光州風化大行州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峰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岳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嶺上秋夏常暴雨相傳是龍道恐此不可久立挺曰人龍相去何遠之有蚪 連下文 龍倏忽豈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即爲風雨所毀遂不能立衆以爲善政之驗
裴俠遇疾洸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即驚起顧左右可向府邪所苦因此瘳晉公護聞之曰俠危疾若

此而不㾓憂公因聞鼓聲而愈此殆天祐其勤恪也
房豹爲樂陵郡瀕海水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罷後井復鹹
趙郡王叡爲北朔無水處禱而掘井泉源湧出至今號趙郡泉
達奚武在同州常旱欲祀華岳華岳廟在山下常所祈禱武曰吾備位三公不可同於衆人須登峰展敬尋其聖奥岳既高峻人迹罕通武年六十攀藤而上稽首祈請即藉草而宿忽夢一白衣執手曰快辛苦甚相嘉武驚覺益祗至旦雲霧起澍雨霑洽遠近
豆盧勣爲渭州有惠政高武隴素乏水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鳥止廳前乳子人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鳥來翔因號其泉曰玉漿泉
陸政至孝母吳人好魚北方魚少求之苦難後宅側忽有泉而魚出遂以供膳因謂泉曰孝魚泉
柳遐奉父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號慟愬天求哀俄頃風止
陳稜泛海擊流求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祭海神既而開霧分爲五軍破之
張元年十六祖喪明三年晝夜泣禱讀藥師經至盲

者得視乃請七僧七日夜轉經行道每言大孫[illegible]
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
見明元求代闇如此七日夜夢老翁以金鎞[illegible]祖目
夢中喜躍遂驚覺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
華秋廬墓側郡縣大猘遂一兎入秋廬中匿秋膝下
自是常馴左右
張祥在沂州賊縱火焚郭祥望城西王毋廟再拜號
泣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降雨相救言訖
廟上雲雨降火遂滅
沁州境多虎張華原爲政州東北甗山忽有六駮食
虎
梁彥光父疾篤醫云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未得彥
光忽於園中見一物惟而持歸即紫石英也
　　癡弄第四十六
宋廢帝昱在東宮五六歲能緣漆帳竿去地丈餘如
此者半食
張敬兒既得開府又望班劒曰我車中猶少班劒
齊鬱林年五歲床前戲高帝方令左右拔白髮問之
曰兒言我誰邪答曰太翁高帝曰豈有爲人作曾祖
而拔白髮者乎即擲鏡鑷後常指示賓客曰我背不
此三世矣
雍州刺史劉韞人才凡鄙使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
儀常自披玩以圖示蔡興宗興宗戲之指韞形問曰
此何人在輿中韞曰正是我
劉俣病篤從父述候之便命左右取酒食令進皆莫
知其意答曰禮云有疾飲酒食肉述有緦慘或訪其
毋述曰惟有愁慘次問其子對曰所謂父子聚麀蓋
謂麀爲憂
劉襄庸鄙爲郢州暑月露裈上廳事
范曄謀反本爲入獄便死而文帝窮治其獄經二旬
便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驚
喜孔熙先笑之曰詹事當昔論事無不攘袂瞋目及
在西　射堂上躍馬顧眄自以爲一世之雄今擾攘
紛紜畏死乃爾設令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
生存曄謂衛尉將曰惜哉埋如此人將曰不忠之人
亦何足惜曄曰大將言是也
焦度還都爲貴戚追敘郢城時寨露穢褻之事爲人
朴澁欲就高帝求州不知所以致辭親人授之辭百
餘言畧皆上口會帝行石頭城度於大衆中欲自言
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帶

笑曰卿何憂無食即賜米百斛

陳伯之不識書在江州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而已

齊文宣内雖明敏外若不足文襄每歎之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

尉瑾嗔子德載以蒲鞭責之便自投井瑾自臨井上呼云兒出聞者皆笑

元乂使奴遺王瓊馬瓊幷留奴王誦笑曰東海之風於茲墜矣

陽俊之多作五言歌辭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侶寫賣不絕俊之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誤賣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自言有集十卷雖家兒亦不知吾是才士也

厙狄干署名爲干逆上畫之時人謂爲穿錐王周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孫始並知書

斛律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金猶以爲難司馬子如教爲金字作屋況之其字乃就

和安爲中書舍人魏靜夜與諸賢講習命安看斗柄所指安曰臣不識北斗齊神武聞之以爲淳直

蠕蠕本自號柔然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虫故改其號爲蠕蠕

續世說卷十

楊愔久裴謗之云罪不及死文宣大怒曰欲得與之同冢邪

魚贊凶暴令左右炙肉過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溫酒不適口者立斷其舌

馮熙好佛法在諸州營塔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後人惟見佛圖焉知殺人牛也

李洪之在秦益設姦禁之制有帶刃行者與劫同

崔暹爲瀛州貪冒安忍人厭患之常出獵單騎至村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是暹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默然而去

田式性酷所愛奴詣白事有虫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式以爲慢己立殺之

燕榮在幽州以荆試人試人自陳無咎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撾之人曰前日被杖許有過宥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邪榜揺如故

劉永子房士不遵法度數得罪每大言曰要當斬頭反縛蘧蒢上作獠舞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者輒將歸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

宋廢帝子業斷析義恭挑取眼睛以爲鬼目粽元凶劭殺潘妃召其子濬謂曰潘妃遂爲亂兵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

齊廢帝既誅群公彌　感常語左右我即大位遂爾戒嚴使人邑邑

張敬兒在襄陽移墮淚碑於其宅綱紀諫曰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

梁宅傾覆由蕭正德百姓至聞臨賀郡名亦不欲道童謠云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邵陵王綸在南徐遨遊市里雜於廝隸嘗問賣䱒者刺史何如

對者言其躁虐綸怒令吞䱒死

朱緒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買菰爲羹欲奉母緒曰母病後安能食先嘗併盡母怒曰我欲此汝何心併噉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便聞心中介介即利血明日死

高澄侍魏孝靜宴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帝不悅曰自古無不仕之國朕亦焉用此活澄怒曰朕朕狗腳朕使崔季舒毆帝三拳而出

齊文宣游行市廛問婦人曰天子何如答曰顛顛癡癡成何天子帝乃殺之

移壽自恃位任以人莫己及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師及我亦足勝人不須苦教之遇諸父兄弟如僕隸夫妻並坐共食而令諸父餕餘爲時所鄙笑

凶悖第四十七

朱齡石見舅蔣氏頭有大瘤伺眠割之即死

宋太后疾篤遣呼廢帝子業帝曰病人間多鬼可畏那可往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寧馨兒

宋廢帝昱天性好殺一日無事便慘慘不樂

宋武帝疾危篤廢帝與何氏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

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疾言淚俱下臨崩執帝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梓宮未出即於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震響內外王敬則問蕭坦之曰便如此不當忽忽邪曰此正是內人哭響徹耳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箇不得今日得用汝未

齊東昏時百姓歌曰閱武宮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

恭后嘗賜廢帝玉柄毛扇帝嫌扇不華欲加酖害令太醫煮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家便作孝子安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

續世說十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舊本題唐隴西李垕撰前有俞安期序稱其書出自梁谿安茂卿以宋本翻雕未及印行而沒後三年安期復得焦竑藏本更爲校正成完書又稱其書唐志不經見通考所列續世說載宋王五代事者又孔平仲所撰實非此書何良俊撰語林文徵明爲作序王世貞又刪語林補世說皆不言曾見此書疑其贋作而終以宋本紙墨古闇中闕宋諱爲據今考其書惟取李延壽南北二史所載碎事依世說門目編之而增以博洽介潔兵策驍勇游戲釋教言驗志怪感動癡弄凶悖十一門別無異聞可資考據益卽安期輩依託爲之詭言宋本其序中所設之疑正以防後人之攻詰明代僞書往往如是所謂欲蓋而彌彰也

月河所聞集一卷

〔宋〕莫君陳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月河所聞集一卷》提要

吳興莫君陳

每大起居宰執待班於垂拱兩門外東廊廬中三帥庭下聲喏捲簾及半起身荅之祖宗之制也

江浙夜則維舟於浦漵前後或作嬰兒啼勿怪此乃獺相呼聲

徐總少從善行氣能療其一支自云合甡杏金丹服[illegible]可延[illegible]歲四兩可至千歲李瑔云只服三兩八錢庶得九百終身也

蘇子瞻云無病服藥病從藥生

古詩云爲般施設不如常惟有如常得久長如常恰似秋風至無意凉人人凉

元厚之木蘭花綠楊陰下短帽輕衫行信馬過畫眷風路畫青青打畫紅舞鸞歌鳳人面湖光紅影動醉眼歸時人在朱樓曲角西

秦王曰秦悼王太祖即位太宗供奉官

呂夷簡娶馬尚書女居父喪起復又有國喪夫人妝身呂公患之令飲藥去之躬煮藥三次如夢寐觸犯

見夢云所朵貴人也不可去遂止即今左丞晦叔也
車駕行幸親王宰臣以至侍從扈從並祕書省上馬
出左掖門侯駕出宣德乃行自官制後尚書侍郎恐
廢省事有旨罷隨駕元祐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太皇
以持雪久愆身詣集禧太一祈求只令侍郎以上隨
從馬
叢侍郎有小槃指之曰此和尚梳箆蘇子瞻對曰並
不是道家鑪竈
太皇駕出太一宮祈雪鳴鞭不唱駕頭從行不衣錦

正月二十八日熏蕉傳宣殿着黑紫者若着入即弾
奏服黑紫籍資政雖也黑紫者若着油紫後改名多
紫神宗惡其亂色累懲朝臣是時有司乞坐遺制之
罪詔雖不從其重典而令奏刻大理坐不應入公罪
宇文伯脩有一古鼎款識篆酌宮
崔侍郎因奏對爲死罪貸免太多乞一切用律神宗
曰祖宗以來用寬貸且如舊
孫固和甫先娶李延貴姑再娶步軍王愷女姑婿秦
恩云其子朴不敢之官

宣徽使及建節鉞則稱判某州餘則知
王聖美云古人坐以縢邪倒一邊所以設左右几李
承之爲三司使馭吏稍嚴或置牌於聽左題曰歌息
其背曰喫食餘看觀之抱案而退神宗聞之刑於詰
責
歐公讀王介夫誌陳比部墓文寄書朝故曰人傳王
介夫誌文讀之令人快活
定力院乃梁太祖太廟皇建院乃郭威宅
麻三剥四謂制一行三字剥麻一行四字

司馬公疾作二十八日執政往問爲之曰某有數劄
子切爲留意若不蒙施行先死不瞑目至死神爽不
亂氣羸食累日因如厠努氣少須而逝九月一夜
上以祀天受齋戒不及出臨喪初七日幸其第
太慶殿王聲十六新造也其下趺以鳳明堂昊天上
帝位在中神宗位在東各設王俎十二玉豆如之籩
如之尾豆一金小鼎三麤席一乃代藁秸也
定力院主善燈云京師鮮盜舟人每盜即沃以水斤
秤如初它水不復住物理相制如此

施劉中云芍藥根曬乾可種蒲蔔藤截長尺遠寄入
土來春即生根葉
胡瓌畫馬亞韓幹
成都有草名蟬花今有乾者視之乃蟬頷裂而抽莖
上有花善治目未知如何用也
刑和叔起居舍人召試中書舍人誥命一更除出三
更卻取入抹毀之詞受漢東謫辭云早登儒館聚陟
臺郎而游歷貴權全非撿慎
錢塘有尼水美因對客曰沉思細想不若嫁人娶子
野詞用之
大皇皇帝臨韓康公喪孝子迎門望駕舉哀遂入門
孝婦在中門內哭列於堂西陛下輦詣帷御藥引入
至柩前其柩以帷蔽之設靈几於西去門車馬面西
舉哀皇帝三聲太皇無數御藥醇酒而還留賜白金
二千星太皇服圍冠黃袍如臣寮家上堂歸皇帝銀
褐袍皂帶
試官依條歇泊三日唯殿誰一日元佑三年唱名狀
元翁記云恭對天光恭承聖訓曾是革茅之賤獲當

雨露之恩又曰願得助於衆賢更圖事於多士范堯
夫自同知樞密遷右揆識者云檢會王隨故事彥周
云比斗一夜一周天其訣曰指月當為亥逢時是破
軍為斗杓指月建之方即是亥時移一方為一時所
指之處百神潛藏順之而行或與作無不遂意逆之
必有橫逆
陳克叟言宰相宣麻天子所命參知政事中言常書
所選舍人演誥參政乃與宰相接文書不可專議論
[illegible]有五種一種不遂羣腥
趙廷之察院彈魯直除右史不當御史中丞孫覺之
壻戶部尚書李常之甥左司郎中黃廉之姪翰林李
士蘇軾歌笑詼諧之交
晉祠去太原州城四十里廟見婦人乃周文王之妃
叔虞之母
國恤服除駕出作樂教坊獻曲仁宗四海波清引英
宗曰萬壽無疆引神宗曰應聖藥
饒州文樂之首年六十餘乃名妓也范希文稱愛有
詩千里寄顏色之句或時寄朱粉賜之緣此郡官容

凡　作妓長
中　任兩府者亦居之王學正是也
種竹須理根勿傷技成段一移埋之第一二年笋出
胥蹜出不可用刀三年即成大竹
芍藥毎年八月間掘洗陰乾數日再植即花頭大
梅福為吳門卒吳門乃洪州今有吳門鎮
松子肉用小青梅同煮焙乾去梅以蜜煎甚酸美
種松先燒山地一片鋤起用松葡撒子明年出苗如
菜
玉蕋花唐人所愛今之撒水花也
瓊花有草香所以異於王瑚緤八仙
本草菵草乃花木也浙東有之廣南名為山桂花頭
末圭中有紅心清香可愛其葉圓紅冬不凋
天運八十一歲差一度名曰歲差洛下閎云五百年
當差一度後人臆説也
西事始於呂惠卿俞充种諤李稷次之
蒼草壯如蒿花如野菊處處有之
靈州城是時已圍而缺其西北故虜得為守備須史
水至漢軍幾沒議者謂劉昌祚幾得靈州忽受高遵
裕節制不得入其城當時詔旨敢議班師者斬水至
人不敢東首遵裕以身當議詔之罪及歸水已至腰
矣全數十萬之議者題之或云水至必匹馬不還然
致死待我力罷食盡人有去意則無鬭志也
北虜之北曰黑水東曰女真北虜諱真改為女真人
長大且衆產善馬
刻漏水常用一井亦不得及他用則無輕重已用不
再用恐膠滑也
致黑鯉魚於醎水中又置淡水在側魚開淡水香即
躍過
本朝大禮任子之詔自章聖始
香印刻漏其末用松房荏葉常燥之乃可準
真宗晩年倦勤欽若間見日小事可委中書事干大
政即取決聖斷可其精而晉公不知遇晉公在假即
事行其小者晉公不平白之上曰知之屢白屢不聽
故晉公不敢執而欽若得其欺明肅垂箔令有司具
進用資序之圖因詰欽若所用乖法度泣曰欺未亡

人也欽若無以謝懟作病夢
傷弓之鳥固已驚飛漏網之魚雖於再餌蘇子瞻辭
內翰表也太后宣諭曰但勤職事不要高飛
郭璞卜杭州詩曰天目山前兩乳長鳶飛鳳舞入錢
塘海門一點良山遠五百年生閒歲王
陶彖明老之子初於碧瀾堂得紙毬視之云生為木
卯人死作狐獨鬼泉莖秋夜長衾裯待君至自此為
鬼物所媚其後明老詰其子乃云何用問也吳王臺
上多春色幾度臨風學舞腰　少游作柳鬼傳
靈仙詩絕唱云潭心有月龍蒐冷松頂無風鶴夢高
文正富國罷相出鎮固求節鉞文正作色曰將相之
任豈求耶準以同列不得所請大衍之不數日宣麻
拜節相奏曰非陛下聖明見知何由得此真宗曰此
王旦欲除卿此職退而懟服文正遠權利如此滕元
發左匹言權中丞加諫議大夫
賈相工部尚書平章事出判北京使相歸朝右僕射
韓稚歸樞密副使出召為三司使晏相參政出召為
三司使

周世宗收復三關因疾班師惜其不得長驅是將太
宗在軍
世宗收壽陽軍宣祖為裨將太祖太宗從行太祖衆
槖駝渡淮
燕之北奚奚之北契丹奚衰微為契丹并其地役其
人遂臧之
元祐六年新作渾儀其制袤築臺其上設渾儀以銅子
黃赤道窺管測日度三百六十四度四分度之一其
次渾天其製如大鍋以木為之面設星象隨天輪運
轉置人於中候之對窺視星其次刻漏其次以三銅
池以水轉輪每刻木人擊鉦以為準王沈之監領於
太師府置局司天監亦遷就為其臺四存其舊者比
較日久乃取捨
樞密并武班宗室謂之內朝班上御朝訖引百官班
入今上即位未欲久坐合為一班唯視朝朔於垂拱
訖樞密等駕過文德
韓富當軸罷樞參轄之意欲行之就措并解體禁內
相之稱自唐陸宣公始德宗以學精進見其時唯學

士常從容議論宣公與天下謨謀之事中外自號内
相自後貶忠州八年不恤待遇盛衰如此
資政觀文二小殿横列禁中宰相出帶資政殿大學
士執政無大字
蘇易簡被遇獨厚遷紫宸之日以稱呼不便更用觀
文因此宰執出鎮優遇者則除之
皇儀殿在集英之東楊太后張貴妃皆殯焉今號為
殯殿
命婦受番客慰於此受禮
唐北扉直金鑾殿遇夜召學士見於此殿
秦王十子其後甚盛太子子韓王又二子王駙馬師
約年四十九髭髮白醫官教其服茯苓每日拜二两
以代晚食極康強已二年善飲酒楊次公服二十年
每日彈丸茯苓華山為上其次東山
閬中有花其壯若海棠四海時發榮名曰番花
糖霜出蜀中壓蔗汁列瓮封之一二月發之即面結
霜由人盛衰所結多少今廣南有不甚佳
太后受册禮有旨特支宰相執奏無例太皇曰太皇
只一次用幾文錢言者不敢復論
納孟后特支諸軍約十五萬貫用太皇受册例也
包子外即色羅綾絹四 銀菜八銀羅勝各二花
閱稅情理輕始於元祐四年明堂赦
犀以黑為本其色黑而黄透曰正透黄而有黑透曰
倒透正者世人貴之其形圓謂之通天犀
南中有偽犀以竹根用藥煑其紋發見亂真也土人
以物磨之漸熱乃驗犀性凉磨之不熱
得中丞不避韓門下參察院不蘇子由
三后料錢各一千緡太后所請付券曆於武道士令供
道衆
藩邸帶鈴司醞酒不限數雖會警則不然必有由也景
靈神御殿光獻喪中遇上元遂殿設樂作樂惟英宗
則否外方演樂教坊謂之供過
王君貺安撫西蜀年二十四五民謡曰汙萊岸上征
祖税餓孚門前動管絃
瓊田草生於分寧山谷間有瓊田草經一卷八月十
五宜採之草有十名曰不死草長生草蓋天之類

今上即位初月有醫工李小兒張昭父拜起頗難起
上諭曰今後只奏聖躬萬福不要拜蓋憐其年高無
力太皇撫之曰孩兒仁心發於天性教大行如何住
得西蕃人喜食乾薑盤中加饌太半用此多食冷物
咀硐砂如氷淩
唐章阜西川節度使帶西山八國知雜省副紫絲執
絲鞭人多羞之入皇城始易出亦如故知雜省副紫
絲頸朕座
使番只富乘馬病則生毡車或擔子元祐初楊侍郎
汲　副使乘轎子於塗中各罰銅二十斤宰臣出鎮
或轉十官或五官三官者
成都故事多以樞密直學士知之惟趙悅道以小龍
趙悅道謚清獻公文獻王初公文荣
官制以在內官不嘗有使名盡之美樞密使只云知樞
密院同知樞密院二人
宰臣及樞密使之妻入內得上殿
蔡持正罷相知陳州只帶本官觀文大學士除張蓋
許同使相餘無恩數自上章七日而得請自謂受遺

策立有大勲勞不甚樂已輔臣請其不進官之由乃
曰人言甚衆所以爾也
黄安中曾任內幹中丞例當密直今以大龍知會稽
蓋有謂也
官制知樞密院與門下中書侍郎左右丞同知樞密
院同一班不以拜命先後同知院常在後因景陵酌
獻立班神宗見之顧輔臣曰安燾不當在李清臣上自
此為定制
馬三庿生榲桲庿其謂駱高曰摟閣高下唇緊善庿
曰有口庿皆俗話也
授知婺州朝辭有都省劄子權刑部郎中再下見撈
使日上門見門辭各兩拜微曰垂簾共二十四拜
新蔡荊陽二王第曰親賢宅元祐元年五月十二日遷
入十二太皇皇帝臨幸
看棚兩郊宮縛二百六十間明堂七十間看在式令

月河所聞文集

月河所聞集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莫君陳撰君陳湖州人其始末未詳書中稱授知婺州朝辭有劄子權刑部郎中則亦嘗以朝官典郡矣中載郭璞錢塘讖則似在南渡之初而書中多載元祐事又有今左丞晦叔之語考呂公著爲尚書左丞在哲宗卽位之年則又及見北宋周密癸辛襍識記當時藏書家有月河莫氏或卽其人歟所載皆當時襍事篇頁寥寥且繕寫訛脫幾不可讀葢書賈從說郛抄出非其完本矣

靜齋至正直記四卷

〔元〕孔齊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至正直記四卷》提要

靜齋類藁引

昔司馬子長捜羅舊典摭拾前聞作史記百三十篇而滑稽一傳不以小說家而遺之且其序曰譚言微中亦可鮮紛噫此其意可知矣余恬于世味雅好流覽一日過别業得是編於鄉塾學究家按其書蓋至正間舊物歷世綿遠已不免有模糊脫漏之患因携歸就而讀之乃知是公本洙泗苗裔而流寓平陵家世奕葉簪纓非編吐白屋之比顧其時丁勝國末造兵燹蜩螗與人無寧宇于崎嶇避地之際備得人情物態之詳筆諸簡牘久而成編雖其文未雅馴而將已處家之方貽謀燕翼之訓亹亹乎有當乎道識舉而體諸身心見諸行事即進而並於古人不難余故喜而手録焉且為訂其舛譌以俟付之剞劂以廣其傳嗟野鴻謨寳訓非不足誘人于善而感悟之速不若目前近𢿙為有徵金科玉條非不足禁人于惡而警懼之深不若世人報應為可信詩曰楊園之道猗于畝卯茲圃余欲梓行之心蓋亦静齋氏垂示之心也不揣蕪陋敬揭其大指于簡端不識知道者以為然

否時嘉靖三十八年六月甲子歸有光䟦

孔齊字行素號靜齋曲阜聖裔隨父居溧陽後避兵四明父字退之曾補建康書吏

靜齋至正直記遺編目録

卷之一

卷之三

靜齋至正直記遺編目録畢

靜齋至正直記卷之一

元　闕里[illegible]素著

楪記直筆

楪記者記其事也凡所見聞可以感發人心者或里巷方言可為後世之戒者一事一物可為傳聞多識之助者隨所記而筆之以備觀省未暇定為次第也至正庚子春三月壬寅記時寓鄞之東湖上水居袁氏祠之旁

上都避暑

國朝每歲四月駕幸上都避暑為故事至重九還大都蓋劉太保當時建此說以上都馬糞多一也以威鎮朔漠二也以車駕知勤勞三也還大都之日必冠世祖皇帝當時所戴舊氊笠比今樣頗大蓋取祖宗故物一以示不忘一以示人民知感也上都本草野之地地極高甚寒去大都一千里相傳劉太保遷都時因地有龍池不能乾涸乃奏世祖當借地於龍帝從之是夜三更雷震龍已飛上矣明日以土築成基至今存焉亂後車駕免幸聞宮殿已為寇所焚燬上

都千里皆紅冠稱偽龍鳳年號亦豈非數耶

文宗皇帝

文宗皇帝嘗潛邸金陵後入登大位不四五年而崩專尚文學如虞伯生諸翰林時蒙寵眷眷時文物之盛君臣相得當代無比因有以今上皇帝非其子草詔伯生幾至禍以意出內殿且自首免罪後奉詔出文宗神主詔未出而太廟霣石已擊碎碧玉神主矣豈謂聖語不應天而何又聞今上潛邸遠方時經過某郡見一山甚秀但一峯不雅聖意偶欲去之後思

其山令画工圖以進復見此一峯用筆抹去未幾雷已擊削此真峯矣非天人而何文宗尚文博雅一時文物之盛過於今日但縱姦權燕帖木淫亂宮中且挾徵先帝后為妻人倫大喪造龍翔寺以無用異端而費有限之膏血不思潛邸之苦而縱奢侈之非視今上儉素誅權臣則相去大遠矣

周王妃

文宗后嘗椎殺周王妃于燒羊火坑中正今上太后也文后性淫帝崩後亦數墮胎惡醜貽恥天下後貶死於西土宜矣（周王即火夫剌太子）

古雁

國朝翰林盛時趙松雪諸公在焉一時詩僧亦與坐末客有以古雁圖求跋者諸公咸命此僧先賦詩僧即援筆題云年去年來年又年帛書曾動漢諸賢雨暗荻花愁晚渚露香菰米樂秋田影離冀北月橫塞聲斷衡陽霜滿天人生千里復萬里塵世網羅空自懸諸公稱賞即以詩授客去

酸齋樂府

北庭貫雲石酸齋善今樂府清新俊逸為時所稱嘗赴所親某官燕時正立春座客以清江引請賦且限金木水火土五字冠于每句之首句各用春字酸齋即題云金釵影搖春燕斜木杪生春葉水塘春始波火候春初熱土牛兒載將春到也滿座皆絕倒益是一時之捷才亦氣運所至人物孕靈如此生平所賦甚多時舉其一而記之云

僉廳失妻

宋末金陵一小僉廳官之妻有艶色好出游一日郡

守守作燕會其僚屬之妻此婦預焉遨者至欣然登轎但覺肩者甚急家僕失後及下轎乃倡家也其僕至郡守家不見所在奔告其子白于守追捕已無及矣蓋倡入數見此婦之艷設計已久乘此機而陷之連夜登舟往他郡教歌舞使之娛客以取錢婦鬱鬱不樂每為倡人所鞭撻後恐事覺乃鬻于大官人為妾至杭州守而小官適為杭通判因會飲見供具有爊鱉食未既而泣下守問其故曰此味絕似先妻所治者感而泣焉守問其婦何在曰昔因赴燕中途失

之已二載矣守入問其妾即通判之妻也出曰汝妻在此幸無孕當復還遂相見而泣言及前事夫婦如初噫婦人教令不出閨門豈有赴燕出游者乎且好游艷色謂之不祥貪饞無礼而不能正其家故有失妻之禍其婦恃已而不能安其室故有失身之辱世之好色縱游者當以是而觀之

文山審音

國初宋丞相文文山被執至燕京聞軍中之歌阿剌來者驚而問曰此何聲也衆曰起于朔方乃我朝之歌也文山曰此正黄鐘之音也南人不復興矣蓋言雄偉壯麗渾然若出于甕至正以後此音凄然出于唇舌之末宛如悲泣之音又尚南曲齋郎大元强之類皆宋衰之音也

中原雅音

北方聲音端正謂之中原雅音今汴洛中山等處是也南方風氣不同聲音亦異至于讀書字樣皆訛輕重開合亦不辨所謂不及中原遠矣此南方之不得其正也

羅太無高節

羅太無錢唐人故宋宦官也侍三宮入京後以疾得賜外居閉門絕人事處一室甚潔夏則設廣帷起卧飲食皆在焉旁有小娃竈一几一設酒注大小三盞常六遇故人至則啓關納之必問饍否否則留過午度路程遠近使從卒輩引去至酒畢復候為期以客之多寡用注之大小酒不過三行果脯惟見在易辦者客雖多不過五六人也好讀書史善識天文地理術藝武事杜本伯原嘗私問之多所指教因得其秘

畧云時乃姪官至司徒亦官者也權勢正炎炎凡貴
近公卿莫不候謁諛附逋遇歲朝司徒者自內請謁
太無太無掩門不納司徒稱名大呼以首觸扃從官
偕至者動以百騎驚惶失色俄太無于戶內呼司徒
名欵應之曰你阿叔病要靜坐你何故只要來惱我
使受得你幾拜却要何用人道你是泰山我道你是
氷山我常對你說莫要此只不做我阿叔莫顧我你
你若敬我時對太后宮裏明白奏我老且病乞骸
骨歸鄉若放我歸杭州便是赦救我司徒于是特奏

可其請太無以所積金帛玩好皆散與隣坊故人無
遺惟存書籍數千部束于車後蓐上囑其姪司徒曰
我不可靠你你亦不可靠勢至于再三乃登車出齊
化門仰視而笑曰齊化門從此別矣我再不復相見
你矣遂到杭逾年病卒司徒者不遵乃叔父之訓弄
權不已後以贓受湖州人舊土坐罪流遠方卒而太
無乃得終于鄉里云泰定間事也偶因親友林叔大
提舉言及此可謂有先識者遂記其畧如此至正丁
酉冬十一月也杭州七寳山乃羅司徒所見者

惜兒惜食

前輩云惜兒惜食痛子痛教此言雖淺可謂至當至
教子嬰孩教婦初來亦同

富州奇聞

先人嘗言為富州幕官時聞一事甚異市民某家道
頗從容以販貨為業惟一妻一女民暮出朝還女年
及笄未嫁忽覺有娠父疑之詢其母及女皆曰無他
事不知何以得此問其女鄰亦曰此女無外事疑不
能鮮遂聞之官驗其得孕之由乃知彼日父母交合

時女在榻後寢聞其淫慾聲狀不覺情動少頃其母
溺于盆女亦隨起溺之同一器也遺氣隨感逆上成
胎其異遂釋所以內外不共湢浴不同圊溷古人立
法蓋亦有深意焉

徐州奇聞

溧陽同知州事唐兀那懷至正甲申歲嘗與予言一
事亦可恠徐州村民一妻一妹家貧與人代當軍役
一日見其妹有孕詢究其事不能明欲殺其妻與妹
隣媪咸至曰我等近居惟一壁耳終歲未嘗見其他

也考其得胎之由迺見嘗早行時與妻交合而出妹適來伴其嫂嫂偶言及淫狎之事覆于姑之身作男子狀因相感遺氣成孕也噫防微杜漸之道可不謹乎又聞老人言凡室女與男子同溺器者則乳色變起此又不可不知也

戲婚

嘗聞某處富家兄妹同居兄生一女妹生一子偶同庚自幼父母戲之曰當為夫婦既長各異居以生事不齊遂渝盟乳母每戲女曰小官人意欲望爾不敢

來也女始則怨之久而情動不復怒也一日別有人來議婚女聞之不樂乳母即語之曰小官人今夜欲來如何女許之滅燭以待自是相通每以金帛相遺凡五月覺有娠父母責之女曰一時所為悔之何及乃姑之子小官人也因訴之官追甚子勘之不服鞭楚不勝苦遂枉受刑既歸日夜號泣父母怒曰爾自犯刑何泣之有其子曰某已受刑矣因思未嘗為此事枉受其屈所以痛恨辱終身也父母察之始得其情狀乃乳母之子假託其姑之子也復訴於廉訪司杖殺其乳母于市夫年幼議婚古人所戒況戲言乎所以辱家敗俗皆世之不學無術庸碌之輩所致爾

防微杜漸

或人家以愛女之故不能防微杜漸縱令乳媼之子女往來必為亂家之患有識之男子必當絕之于始慎勿使婦人姑息傷大義也

脫歡報應

我國家脫歡大夫之父初至建康宋都統某官備礼迎降款饋甚厚蓋欲免患也及延至私第鋪設俱其

極整且子女玉帛靡不耀目脫歡父遂起貪心復入其罪而有之都統首死其家人奴僕尚衆不服夜半相殺咸以兵法治之六十餘年脫歡大夫惟一子一女其妻悍暴不能制脫歡畏之一日招壻名曰虎舍者又貪鄙不仁嘗侮其親子子蓋妻所生也脫歡卒其妻逐其子并婦以壻立為嗣凡家產田宅盡為壻有家奴林總管者每懷不平乃扶其子名慶舍者訴之官官諭之不伏遂各執兵器相衛久不能解以致內外交兵虎舍盡攜家財妻孥適慶舍始主其業則

已蕩廢矣故老皆言却與殺都統時相似此報應之不偶然也

脫歡惡妻

脫歡毋王氏廣德長樂村人為兵官所掠見有姿色端重不敢犯遂献與提兵官即脫歡父也於是擇日行婚礼後生脫歡脫歡生庚子慶舍脫歡之妻既逐其子并婦復以婦配驅奴之無妻者婦曰我大夫之子婦也義不受辱奴曰我奴也娘子是主人也我不敢受各相拒久之脫歡之妻痛撻其婦及奴且令之

曰弗從吾言有死而已於是追婦與奴囚於一室令其成配却于窗隙中窺之驗其奸污之狀然後釋其罪噫脫歡愚人也生不制其妻死後受污辱為百世之恨可謂愚矣向使知其妻之悍既不禮其夫又欲殺其子惡醜彰露情弊顯然則當決意去之以絶後患何其愚之甚也直至狼籍如此死有痛恨哀哉

袁氏報應

四明袁知府嘗因官籍陸氏家財半為已有後無嗣養陸氏子既長當受所分之物見銀盤背有陸氏祖名氏報應如此吾聞之卑悅習之云

古陽關

常見禾林志所載晉王大幹耳朵至亦納里一千里西北至鐵門一萬里其門石壁凌雲上有鐫字曰古陽關有題青門引其詞云憑雁書遲化蝶夢速家遙夜永凄然已到稚子歡呼細君迎迓拭去故袍塵帽問我假使萬里封侯何如歸早時運且宜斟酌富貴功名造求非道靖節田園子真巖谷好記古人真樂此言良可取被蹣跚恍然驚覺起來時欲語無人賦

與黄沙衰草不知何人作也

館賓議論

脫歡大夫在建康時有一館賓早起聞堂上有人聲意謂大夫與僚佐也久而視之但見二人中坐一人云付之火或云不可恐延及他人一云付之災或云其家亦有未當死者一云付之脫歡言訖不見館賓懼疑其主將有禍也遂不告而去是日脫歡出門忽有訟者訴某處巨室豪横害民因受狀追問後没入其家皆杖配遠方乃知豪民惡貫滿盈神人共怒者

也逾年館賓復至大夫問其故始言及其所見云

僧道之患

宋淳熙中南平黃光大行甫所編積善錄云僧道不可入宅院猶鼠雀之不可入倉廩鼠雀入倉廩未有不食穀粟者僧道入宅院未有不為亂行者此足為確論予嘗見溧陽至正間新昌村房姓者素豪于里塋墓建庵命僧主之後其婦女皆通于僧惡醜萬狀貽耻鄉黨蓋世俗信浮屠教度僧為義子往往皆稱義父義母師兄弟姊妹之屬所以情熟易狎漸起

奸心未有不為汚亂者或婦女輩始無邪僻之念則僧為異姓久而本然之惡呈露亦終為之誘矣浙東西大家至今墳墓皆有庵舍或僧或道主之歲時往復至于升堂入室不美之事容或多矣戒之戒之

塋墓建庵

予嘗謂塋墓建庵此最不好既有祠堂在正寢之東不必重造也但造舍與佃客所居作看守計足矣至如甃墓以石墓前建拜亭之類皆不宜此于風水休咎有關係慎勿為之可也

雲巖至言

宋末於潛吳度身之所編益載有云雲巖洪燕為浙西常平使者節齋趙公判平江府一日招洪家眷燕集洪力辭之余問其故洪答曰富貴之家姬妾之盛珠翠綺繡之繁聲樂錯饌之侈何可當也吾家先君嘗貴顯于朝而始終一儒素今家人輩皆山中人一則必貽譏笑而懷慚忸一則必生欣慕而思教學無益也明言累輩皆山中人素無身裝首飾不曾出衆不敢前節齋亦不敢强此至哉之言也

婦女出遊

人家往往習染不美者皆由出遊于外與婦客燕聚習以成風始則見不美者誚之終則效之嘗記至正甲申春繼嫂自杭歸其姻黨祁懷者為溧陽同知州事因好會家眷燕聚適親友宣城貢清之有源為教授假居南軒妻妹亦與席惟先妣及家人輩不得已畧相見即托疾不出明日各家再會作回席之意先妣及家人輩亦堅辭不赴且曰前日之會在我家尚不樂終席今日豈可出遊赴宴耶自是燕集者數以

致外議紛紛漸起變更之説則家人輩幸而免也向使我不以家法自拘先妣不以先人所言是戒鮮不為此曹所陷也蓋同知之妻婢氏之同母姊畏吾氏也

米元章畫史

米元章畫史云翎毛之倫非雅玩故不録又云東丹王胡環蕃馬見七八本雖好非齋室清玩又云古之圖畫無非勸戒今人撰明皇幸蜀無非奢麗吳王避暑重屏列閣徒動人侈心又云蘇木為軸石灰湯轉色愈久愈佳又性輕角軸引蟲又臭氣又云花草至于士女翎毛貴游戲閱不入清玩

兄弟異居

人家兄弟異居者此不得已也婦女相見亦不可數或歲首一會春秋祭祀家廟各一會一歲之中不過三次可也蓋慶賀弔問非婦人之事嘗見浙西富家兄弟有異居數十里婦女輩不時往復以為游戲之常至於夜遊過三更歸或致暗昧姦盜不可測此當與宋末余廳夫妻事並觀之

子孫昌盛

世之欲子孫昌盛者莫若積陰德最要緊然積陰德者必以孝弟為第一義前代之事載諸傳記者甚詳嘗觀諭俗編所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易六十四卦凡事不言必獨坤之論斷以兩必字言之以其效之必應也而獨于坤卦者以坤屬陰一元之善在坤為陰德也所謂餘者言其殃慶及子孫也此應知縣俊之言也

陰德之報

宋四明史氏祖甚微為郡杖直之卒每有陰德及人好善三世生浩南渡後拜相贈越王越王生彌遠又拜相贈衛王從子嵩之又拜相子孫數千人至今富盛不絶皆陰德之報也國朝真定史氏在女真氏有陰德及於鄉後生孫拜相封王國朝宣城南湖貢氏相嘗依吳履齋之門屢有陰德略且孝義略以一微事言之有婢與僕私通竊財而逃中途為僕所棄蓋其意在得財也婢追不及後追至南湖恐事覺倉皇欲赴水死貢適見而止之曰汝宜急歸吾弗言也婢

得免死其餘陰德尚多如此者後生士濬自號南濟又有陰德以子貴贈秋監之官翰林學士奎字仲章是其子也孫師泰字泰甫亦登顯官自平江太守今為戶部尚書諸孫仕者尚多

忠卿陰德

族祖元啟字忠卿有陰德及于福建之民若子若孫皆仕福建之地今汭世川自福建廉訪司經歷拜南行臺監察御史是其孫也世居金陵又先祖約齋府君晚年自來安縣渡龍灣江至金陵正值北兵

南侵人民離散之際凡有可以為衆人救者寧自給不足而分與之蓋出於祖妣太安人朱氏之助未幾北兵取金陵哨騎四出俘掠太繁府君上書謁軍門請示不殺以取信於民時左丞相伯顏大服即挂在儒籍者悉安之由是活者甚衆吾家五世無常居至先人始富盛寓溧陽修德如先祖後至子孫享用皆祖考之功也子孫當知之為終身之訓

松雪遺事

錢唐老儒葉森景修嘗登趙松雪之門松雪深愛之蓋謂其效奔走之時使令且聰明頗讀書故也家住西湖婦女頗不潔蓋杭人常習也所藏王右軍龍鶩帖石刻後有唐人復臨一帖副之誠為妙品張外史每戲之一日賦詩以貽之有云家藏逸少龍鶩字門繫艦漿放鵝鴨船世以鴨比喻五奴也至正丁酉秋八月予往錢唐訪妻母于西山普福寺時景修數相過每舉松雪遺事助笑談有云松雪一日以幅紙界畫十三行行數十字字各不等問景修曰爾謂何物景修曰非律度式乎松雪曰也虧你尋思惜太過耳

乃臨洛神賦界式也一日又侍行西湖上得一太湖石兩端各有小竅體甚平松雪命景修急取布線小縷至扣于兩竅而以石令人滌淨扶立矣久之清風颼至其聲如琴即命名曰風篁他日歸霅川當易以細絲縷上之為小齋前松下之玩景修曰此是前人為之而相公見之乎松雪曰否我自以意取之也其敏慧格物理參造化之巧如此者豈凡俗之所能擬其萬一哉但亦愛錢寫字必得錢然後樂為之書一日有二白蓮道者造門求字門子報曰兩居士在門

前求見相公松雪怒曰甚麼居士香山居士東坡居士那箇樣吃素食的風頭巾甚麼也稱居士管夫人聞之自内而出曰相公不要恁地焦躁有錢買得物事喫松雪猶怏怏不樂少頃二道者入謁罷袖攜出鈔十錠曰送相公作潤筆之資有庵記是年教授所作求相公書松雪大呼曰將茶來與居士喫即歡笑逾時而去蓋松雪公入國朝後田產頗廢家事甚貧所以往往有人饋送錢米有核必作字答之人以是多得書然亦未嘗以他事求錢耳

徑寸明珠

近聞前代常有以徑寸明珠進御者一宦官見之即求賄賂其人不從宦官遂取絲絡懸珠于梁焚乳香薰之須臾珠即化為水其人失色宦官曰爾獨不能識寶耳此非明珠卑也乃蚌對月凝視久墮淚含月華結成者也其人慚悟而去

子母相關

嘗記先妣在城南時齊在芳村月或三省或再省焉每至時先妣倚門見之必喜曰我一思汝即來我前若是不知其幾番也今日思之痛哉痛哉觀棠陰比事有子母牛以血溪骨相漸者其天理蓋可見又聞昔人採薪歸倦假寐破窯中忽夢如雷震遂驚覺歸而母病思兒不能至遂嚙指出血其相關如此之重也吾之不孝於母者是誠禽獸之不若也

石枕蘭亭

三衢葉文可君章居錢唐善鐫刻嘗遊于諸老友周本心陳恕杜清碧之門頗知典故禮法乃兄肅可學國語為蒙古長史娶蒙古氏與予交有年嘗云宋季

小字蘭亭南渡前未之有也蓋因賈秋壑得一碔砆石枕光瑩可愛賈秋壑欲刻蘭亭人皆難之忽一鐫者曰吾能照其字法縮成小本體制規模當令其在賈甚善既成此刻果然宛如定武本而小耳缺損處皆全亦神妙也今所傳於世者又此刻之諸孫也世亦稱玉枕蘭亭云至正壬午春三月為予論及如此乃知小本之源也此說蓋得之宋明仲教授其乃翁嘗登賈之門行醫親見其刻此枕得預此慶宴云

張貞居書法

錢唐張貞居善書法初學趙松雪及唐皇子宗王先生碑松雪每稱之曰某之後書碑文者計范德機吳子善張伯雨耳此三人耳後得黃庭古本臨寫不肎輟釋手深得其筆法晚年字體加瘦勁識者謂其脫去帶肉止剩瘦筋已至妙處了嘗為予論書法且云用筆不可多滯水墨當以毫端染墨作字乾則再兩染墨切不可用力按開毫端便不好也凡退筆雖秃乏毫皆潔淨如未嘗濡墨者蓋老趙寫字必連染三五管筆信宿然後書之

趙巖樂府

長沙趙巖字魯瞻居溧陽莫公南仲丞相之裔也遭遇魯王嘗在大長公主宮中應旨立賦捌首七言律詩宮詞公主賞賜甚盛出門凡金銀器皿皆碎而分惠宮中從者及寒士後遭誘逐退居江南嘗又子北門李氏園亭小飲時有粉蝶十二枚戲舞亭前座客請賦今樂府即席成普天樂前聯喜春來四句云琉璃殿暖香浮細翡翠簾深捲燕遲夕陽芳草小亭西問細履見十二箇粉蝶兒飛措曲引子也一箇戀花心一箇攪春意一箇翩翻粉翅一箇亂點羅衣一箇掠草飛一箇穿簾戲一箇趕過楊花西園裏睹一箇與游人步步相隨一箇拍散晚烟一箇貪歡嫩蕊那一箇與祝英臺夢裏為期普天樂止十一句今却賦十一個末句結得甚工便如作文字轉換處不過如此也魯瞻醉後可頃刻賦詩百篇有丁仲容之才思時人皆推慕之因不得志日飲酒醉而病死遺骨歸長沙

脫脫還桃

太師馬札兒為小官時嘗賃屋以居居有桃樹木實

至熟時脫脫尚幼一日盡采以貯小奩太師歸思問曰此桃何在脫脫曰當時賃屋時未嘗言及此也當還其主太師深喜之所以他日亦拜相為太師云

王黃華翰墨

王黃華翰墨名于女真時人擬之蘇東坡得之者頗珍重其價至元戊寅夏在溧上時予見一伶人來自中原得一詞云釣魚船上謝三娘双鬢已蒼蒼蓑衣未必清貴不肎換金章汀草外浦花旁靜鳴榔自來好箇漁父字風一片瀟湘字體瘦勁不過北方遺氣

氣初無書法至正己亥秋又見浙東帥府令史李某者北方人家有黃華紙上所書大字字體頗類小米之飄逸興向之所觀山谷牋所寓不同未知孰是

矮松詩

國初有張某者真定人幼能詩嘗賦小松云草中人不見雲外鶴先知後能篆法自號泰山官至御史老于揚州字體頗善今北方牌扁多其所題

神童詩

脫脫丞相當朝時有神童來謁能詩年纔數歲令賦擡詩即成絕句云分得兩頭輕與重世間何事不擡當蓋諷丞相也

王氏奇童

溧陽葛渚王氏崛起富民也至正庚寅間其孫年大歲能寫文字時知州把古者令見之果能書徑尺者亦曰異哉但不能詩耳又解記誦詩文如數歲者

止筋

宋季大族設席几案間必用筋瓶查斗或銀或漆木為之以筋置瓶中遇入座則僕者移授客人人有止筋狀類筆架而小高廣寸許上刻二半月彎以置筋恐墜于几而有污也以銅為之

薩都剌

京口薩都剌字天錫本朱氏子冒為西域回回人善咏物賦詩如鏡中燈云夜半金星犯太陰混堂云一笑相過裸形圓鶴骨笛云西風吹下九皋青之類頗多工巧金陵謝宗可效之然拘于形似欠作家風韻且調低識者不取也

松江花布

近時松江能染青花布宛如一軸院畫或蘆雁花草尤妙此出于海外倭國而吳人巧而放之以木棉布染蓋印也青久浣亦不脫嘗為靠裀之類

宋緙

宋代緙絲作猶今日紵絲也花樣顏色一段之間深淺各不同此工人之巧妙者近代有織御容者亦如之但著色之妙未及耳凡緙絲亦有數種有成幅金枝花發者為上有折枝襍花者次之有數品顏色者有止二色者宛然如畫紵絲上有暗花花亦無奇妙

處但繁華細密過之終不及緙絲作也得之者已足寶玩

集慶官紗

集慶官紗諸處所無雖杭人多慧猶不能效之但濶處三尺大數以止襍色皆作近又作一色素淨者尤妙著月之雅服也

銅錢牌

宋季銅錢牌或長三寸有奇濶一寸大小各不同皆鑄臨安府三字面鑄錢貫文曰壹伯之等之類額有

小穀貫以致遠最便于民近有人收以為鑰匙牌者亦罕得矣

楮幣之患

楮幣之患起於宋季置會子交子之類以對貨物如今人開店鋪私立紙票也豈能久乎至正壬辰天下大亂鈔法頗艱癸巳又艱澁至于乙未年將絕于用遂有觀音鈔畫鈔折腰鈔波鈔熝不爛之說觀音鈔描不成畫不就如觀音美貌也畫者如畫也折腰者折半用也波者俗言急走謂不樂受即走去也熝不爛者如碎絮筋查也丙申絕不用交易惟用銅錢耳錢之弊亦甚官使百文民用八十文或六十文或四十文吳越各不同至於湖州嘉興每貫仍舊百文平江五十四文杭州二十文今四明增至六十文所以法不歸一民不能便也且錢之小者薄者易失壞愈久愈減耳予嘗私議用三等金銀皆作小錠分為二等額以精好者鑄成而鏨幾兩重字旁鏨監造官吏工人姓名背鏨每郡縣名上至五十兩下至一兩重第三等鑄銅錢止如崇寧當二文大元通寶當十文

二樣餘細錢除五銖半兩貨泉等不可毀存古外唐宋諸細錢並用毀之所鑄錢文曰大元通寶背文書某甲子字如大定背上卯酉字是也凡物價高者用金次用銀下用錢錢不過二錠蓋一百貫也銀不過五十兩金不過十兩每金一兩重准銀十兩銀一兩准錢幾百文必公議銅價工本輕重定為則例可也如此則天下通行無阻滯亦無偽造者縱使作偽須金銀之精好錢之得式又何患焉近趙子威太守亦言之頗詳其法與此小異耳

國朝文典

大元國朝文典有和林志　至元新格　國朝典章
大元通制　至正條格　皇朝經世大典　大一
統志　平宋錄　大元一統紀畧　元真使交錄
國朝文類　皇元風雅　國初國信　使交通書
后妃名臣錄　名臣事畧　錢唐遺事　十八史畧
後至元事　風憲宏綱　成憲綱要　趙松雪元
復初鄧素履楊通微姚牧庵盧疎齋徐容齋王肯堂
王汲郡鄧等三王袁伯長虞伯生揭曼碩歐陽圭齋

馬伯庸黃晉卿諸公文集　江浙延祐首科程文
至正辛巳復科經文　及諸野史小錄至于今隱士
高人漫錄日記皆為異日史館之用不可闕也中間
惟和林交信二書世不多見吾藏和林朱氏有交信
三四書未知近日存否今壬辰亂後日記畧吾所見
聞所書也凡近事之有禍福利害可為戒者日舉以
訓子弟說一過使其易曉易見也猶勝於說古人事
如奸盜之源及人家招禍之始與夫貪之患利之害
某人勤儉而致富某人怠惰而致貧擇其事之顯者

逐一訓導之縱不能全是亦可知警而減半為非也
先人每舉歷仕時所見人家之致興發陰德報應及
經斷過盜賊奸詐之內逐一訓誨子弟使之知警有
是病者省察之無是患者加謹之其孝孝子子孫訓
戒如此嗚呼痛哉

義雁

溧陽同知州事保壽字慶長偉元人寓常州嘗陪所
親某人從車駕往上都回途中遇二雁射其一至暮
行二十里宿于帳房其生雁飛逐悲鳴于空中保壽

及所親皆傷感思念家之念不忍食之明日早起以
死雁擲去生雁隨而飛落轉覺悲吁若相問慰之狀
久不能去其人遂瘞之時庚寅秋九月與予談及此
已十年前事也因思元遺山先生有雁塚詞正與此
同乃知雁之有義人所不及故諺云雁孤一世鵲孤
三年鵲孤一週時所以親迎奠雁者豈無意乎

歐陽龍遇

溧陽教授天台林夢正嘗為僧數十年而復還俗頗
能詩文游京師二十年始得是職一日出示許魯齋

神道碑版本乃歐陽子奉勅撰者夢正時在京聞奉
旨翰林有德行者為文近臣以虞揭諸公奏再奉旨
特以歐陽子文不妄作有德行且明經學當筆于是
傳旨命子撰可見歐陽公為人得遇聖恩所眷亦平
昔公議如此雖延祐諸賢及天歷名士未能為之直
待歐陽公了此可擬前宋文忠公也

歐陽夢馬

歐陽子字元功號圭齋瀏陽人幼夢天馬墨色大逾
凡馬數倍橫天而過寤而賦之延祐甲寅首科公以

天馬賦中第蓋昔時所作也為人謙和好禮雖三尺
童子請問亦誠然荅之作文必詢其寔事而書未嘗
代世俗誇誕時人嘗有論云文法固虞揭黃諸公優
于歐寔事不妄則歐過于諸公多矣

議立東宮

朝廷議立東宮奉特旨命近臣召歐陽子以老疾不
至天子特以御璽親書墨勅召之畧云即日朝廷有
大事商議卿可勉為一行後不書名但呼元功而已
聖眷之重亘古莫有子即赴京就以御札裝潢成軸

以榮之既至特旨乘輿赴殿墀下真龍其榮國朝百
年以來一人而已后以司徒封之

地理之應

地理之應亦有可驗者若金陵之鍾阜龍蟠石城虎
踞真帝王之居也此漢末諸葛武侯之言必有得於
地理之形勢者自吳而至六朝皆常都之然舊都距
秦淮十八里迫倚覆舟山紫薇之形也南唐新城在
秦淮河上即今之集慶府城也地勢不及六朝遠矣
句容之三茅山原自了頭山地理家嘗謂了頭峯不

尖所以只至黃冠之流若尖 則為雙文筆峯必主
出文章狀元了頭俗呼為了角貪狼蓋陰陽者以流
凡星配山水者固不足據然其有是形必主是應或
可信矣溧陽玉山前地脉一支過谿直抵黨城又過
溪至紫雲山凡在此脉上居止而得水汪洋回抱者
大則富小則溫飽天歷已巳旱山東頑民欲引洮湖
水灌溉恨此脉截斷谿間縱石工鑿斷三五尺而巡
檢申德興禁之不能止因大訶曰此州里之地脉關
係禍福遂躍馬鞭擊之雖移文州司責頑民之罪而

已被其所損矣山前一境自前代舊稱無貧乏者皆地脉之應也幸賴申君不為深害然山間樹木與夫脉上人家由是而日見消磨矣地理之驗豈偶然哉此予之目擊耳聞而鄉人亦以此為痛恨

漁人致富

一漁人黄姓者初貧而母死于火化于山山西南角上盖補魚于此地者就瘞灰骨于石穴之下弗顧也後術者相云此山山龍之梢止處小結穴惜乎不深只主小富耳自此捕魚獲利倍常時歲餘家計温飽

三載之後日益遂佃吾家衙前圩田數十畝為造屋授業之計遂買巨舟二隻每歲終充債大家運糧輸官倉之後得錢十貫而致富云雁宕圩東都梔柄圩（圩形如舟梔）路遠湖墅村相夾一溝南北水舊通流後人築土寔其南俾路直連兩圩凡在圩之近築處數十家三載必有一人患膈氣而翻胃死者至正壬辰秋中湖墅頑民石姓者作亂雁宕村民懼其不測因開土流通復為流通自是絶無翻胃者

謝莊地理

義興謝莊謝仲明者豪于里而子女多患瘵疾至元戊寅間溧陽財賦提舉司官王某者過之謂其家富者水法好也盖自五里外迂迴曲折而入直至於門然水口太寬令鑿上墩并去襟水別築橋于水流之外乃佳自後果無瘵疾（王卅號王鉄判以善相遇知文宗得是官也江西人）

溧陽新河

溧陽南門外宋末開河曰新河建橋曰新橋巷曰新巷其地多產矮而駝者不知何故至國朝至順間始絶此患新河出教場河轉橋南而東流也北門硯池

巷入東巷口戴姓者居舍所造不合式多曲折斜側之態常出駝瘂如新河上者衛上為其改造撤去斜側因遂絶其患風水之說見於葬書者止言陰宅葬後所主吉凶未嘗及此此盖予目睹耳聞而不誣者故直書之以訓子孫也予有陽宅六段錦甚妙可以無此患矣予家福賢窩宅盖沈氏之故地先君加築而成者也初有雜園于前與沈氏園相接宛如逆水兆勢觀者咸以逆鬚魚龍目之言可入不可出也後漸撤此雜沈氏亦以小吝不復圍障其園眼界太空

明無關鎖意思家計不進日見消敗沈氏亦然蓋由玉山地脉之鑿傷龍翔莊舍之鼎吼而致此耳風水之驗豈不信乎

善權寺地勢

荆溪善權寺地勢甚妙向山似覆鉢盂所以出僧流形局之内左泉射脅後山有凹處風吹常被盜訟至正庚寅春主僧總祖西印江西人善地理因築土墻于左脅之内又築石墻以塞其凹風且言門景太空敞亦築墻圍以關鎖寺遂無事寺有前賢讀書堂

寺之地勢結穴為三天地人也寺得其地尚存天人耳西印與予嘗言金陵蔣山寺之巔可望西江遠來之水豈云小哉又言前輩士人多就名山妙處讀書蓋借取其王氣而為靈變也是以往往名山多名公讀書處　又聞鍾山有紫氣如烟縹緲可望而不可見真佳兆也

芳村祖墓

地理之說不可謂無芳村外家祖墓宋季咸淳吳將仕公諱昱者葬焉頗蔭福其子孫後别房貧者以右脅前地佃于隣人取私租不顧禍福也予每言于内兄吳子道當以己帑取之亦吝微利而不聽不三年西寇陷溧陽犯蓮河溪芳村危急吳之子弟起兵禦之兵敗遇害者六人僕廝數千人較其地理之禍非偶然也每居族中各殺一人其可畏如此由是家業大廢死亡被掠者相繼不已若三載之前墳前未動土時紅寇嘗過芳村至再三亦無被害者亂後反得財物其勢尤張此地理之不可無也

子弟三不幸

人家子弟有三不幸處富貴而不習詩禮一不幸也内無嚴父兄外無賢師友二不幸也早年喪父而無賢母以訓之三不幸也

人家三不幸

人家有三不幸讀書種子斷絶一不幸也使婦坐中堂二不幸也年老多蓄婢妾三不幸也

子弟居室

人家子弟未有居室父母姑息之嘗遺之以錢此最不可非惟啓博戲之習且致遊蕩之資不率教訓皆

由是也或生朝歲時則以果核遺之入學之後則以紙筆遺之可也

生子自乳

凡生子以自乳最好所以母子有相愛之情吾家往往有此患今當重戒之或無乳而用乳母必不得已而後可也所以子弟不生嬌惰生女尤當戒之

婚姻正論

婚姻之禮司馬文正論之甚詳固可為萬世法者士大夫家或往往失此禮不惟苟慕富貴事于異類非

族所以壞亂家法生子不肖皆由是也甚致于淫奔失身者亦有之可為痛恨

寡婦居處

予嘗謂不幸人家有寡婦當別靜室處之或遇妯娌有賢者正言大節時相訓誨以堅其志或庶幾焉凡寡婦之居與尋常妯娌相近此最不好蓋起居言笑與夫婦之事未必不動夫婦之心此心一動必不自安久而不堪者必求改適不至于失節非禮者鮮矣至于室女之居尤宜深靜凡父母兄嫂房室之間亦

不可使其親近恐窺見尋常狎近之貌大非所宜此亦古人防微杜漸之遺意也

年老蓄婢妾

年老多蓄婢妾最為人之不幸辱身喪家陷害子弟靡不有之吾家先人晚年亦坐此患鄉里蹈此轍者多矣又見剡溪王德翁晚年買二伶女為妾生子不肖甚至翁死未逾月而私通於中外莫能禁止此袁氏世範言之甚詳茲不再述有家者當深玩之

婢妾之戒

尋常婢妾之多猶貴防閑久而稍怠未有不為不美之事其大患有三壞亂家法一也誘陷子弟二也玩人喪德三也士大夫無見識者往往蹈此人之買妾者欲其侍奉之樂也妾之多者其居處縱使能制御亦未免荒于淫佚矣何樂之有或正室之妒忌必致爭喧則家不治苟正室之不妒則妾自相傾危適足身為家之重累未見其可樂也宜深戒之

要好看三字

先人嘗曰人只為要好看三字壞了一生便如飲食

有魚菜了却云簡薄更置肉衣服有闕損攙修補足矣却云不好看更置新鮮房舍僅可居處侍賓却云不好看更欲裝飾所以虛費生物都用此壞了先人一履皆逾數年隨損隨補一白細襖著三十年終身未嘗兼味所居數間僅蔽風雨客位窗壁損漏四十餘年未嘗一易鄉里皆譏誚之不顧也子孫識之當以為法

棺槨之制

先人與親翁楊侍制嘗論棺槨之制文公家礼所謂

棺僅使容身槨僅可容棺其言信矣後世皆不曉此義惟務高大殊為不根嘗見鄉中荒歲盜古塚者得棺木改造水車糞桶之類不知幾百年也蓋柳州之巨木狀如老杉富貴之家爭先競價以買之高者萬貫下者千貫以為美飾否則譏誚之可謂愚惑之甚今不若止用老杉木或楠木為之高不過四尺厚亦不過三寸庶免殉埋他物之患且不廣闢土穴以泄地氣槨惟用磚或柏木足矣此論甚善至正乙未以後盜賊經過之所凡遠近墓塚無不被其發者喪不如速朽之為愈也因記為戒自天歷己巳年旱歉後諸處發冢之盜公行不禁不預凶事礼也然近世皆預備棺木謂之壽函亦必年過六十然後可作此亦無妨也

靜齋至正直記卷之一

靜齋至正直記卷之二

元　闕里外史行素著

別業蓄書

古人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盡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盡讀不如積陰德于冥冥之中以為子孫無窮之計此言甚好吾家自先人寓溧陽分沈氏居之半以為別業多蓄書卷平昔愛護尤謹雖子孫未嘗輕易檢閱必有用然後告于先人得所請乃可置于外館晚年子弟分職任于他所惟婢輩幾人

在侍予一日自外家歸省見一婢執選詩演半卷又國初名公柬牘數幅皆剪裁之餘者急扣其故但云某婢已將幾卷褙鞋幇某婢已將幾卷覆醬瓿予奔告先人先人曰吾老矣不暇及此是以有此患爾等居外幼者又不曉事婢妮無知宜有此哉不覺歎恨亦無如之何矣予至上虞聞李莊簡公光無書不讀多蓄書冊與宋名刻數萬卷子孫不肖且麄率鄙俗不能保守書散于鄉里之豪民家矣家訓徒存無能知者往往過客知莊簡者或訪求遺跡讀其家訓者不覺為之痛心也又見四明袁伯長學士承祖父之業廣蓄書卷國朝以來甲于浙東伯長沒後子孫不肖盡為僕幹竊去轉賣他人或為婢妾所毀者過半且名畫舊刻皆賤賣屬異姓矣悲夫古人之言信可徵也

詩重篇名

詩之重篇名者柏舟二邶鄘揚之水三王鄭唐谷風二邶小雅無衣二唐秦杕杜二唐小雅

鐵板尚書

諺云鐵板尚書亂說春秋蓋謂書乃帝王之心法典禮學春秋者但立得意高便可斷說也

筆品

予幼時見筆之品有所謂三副二毫者以兔毫為心用紙裹隔年羊毫副之凡二層正所謂蘭蕊者染羊毫如蘭芽包比三副差小皆用筍籜葉束定入竹管有所謂棗心者全用兔毫外以黃絲線纏束其半取其狀如棗心也至順間有所謂大小樂墨者全用兔毫散卓以線束其心根用松膠綴入竹管管長尺五

以上筆頭亦長二寸許小者半之後以松膠不堅未散而筆頭搖動脫落始用生漆至今盛行于世但差小耳其他樣皆不復見也筆生之擅名江浙者吳興馮應科之後有錢唐凌子善錢瑞張江祖出近又吳興陸頴溫國寶陸文桂黃子文沈君寶頗稱于時丙申以後無復佳筆矣

墨品

江南之墨稱于時者三龍游齊峯剡谿也予嘗試之二者或煤粗損硯惟剡溪子仲所造則無此病但傷

于膠重耳至順後或用魚膠者甚好於氏已絕嗣外甥李文遠得其傳不若老于親造之為佳後至元間姑蘇一伶人吳善字國良者以吹簫游于貴卿士大夫之門偶得造墨法來剡谿亞於李亦可用也近天台黃修之所造可備急用其長沙臨江皆不足取矣後亦亡矣

白鹿紙

世傳白鹿紙乃龍虎山寫籙之紙也有碧黃白三品其白者瑩澤光淨可愛且堅韌勝西江之紙始因趙魏公松雪用以寫字作畫盛行于時闊幅而長者稱曰大白籙後以籙不雅更名白鹿臨江亦造紙似舊宋之單抄清江紙矣後亦鮮矣

龍尾石

歙縣龍尾石自元統以後絕難得佳者至正壬辰兵後下品石亦難得矣

鄉中風俗

鄉中風俗中戶之家皆用蘆籬圍屋上戶用土築牆覆以上草至元再紀之後有力之家患盜所侵皆用

易以碎石遠近多效之由是長訟交攻不數年凋落甚矣嘗有業地理者與余言此致不祥其信然矣至於塋墓用之尤不吉剡溪豪民楊布秀茂溧陽王雲龍皆用石牆圍祖墓以絕樵采至正壬戌辰之亂楊王全家遭害其可畏也如此

石假山

先人嘗言作石假山甚不祥蓋石者土之骨也不可使其露形於外考之宋徽宗作花石綱由是女真禍起趙冀公南仲作石假山于溧陽南園未幾燬于兵

火豪民陳竹軒富甲于溧陽號曰半州所居即南仲之宅堂後有巨石高踰三丈名曰雙秀見之者咸謂不祥不數年竹軒死于京城子孫凋落又江景明宣城人寓居溧陽風流文采時人慕之作假山石于南園未逾年辛由此遂廢妻兄吳子道假山石于所居之西先人嘗諭之曰立石以為標格之美觀固是好但高則不祥若不過五六尺不踰簷則無傷也且歷舉其覆轍者言之有吳興奸民蔣德藻曰此公樸實前輩特不欲此等至明年外海致訟家資廢半更兼

兼子女禍于內漸至氣象不佳矣至正丙申燬于兵火

寓鄞東湖

予以至正春二月寓鄞之東湖上水暇遊史祖墓途中見廢宅基史之孫宋末所卜居未幾入我國朝宅廢炭易三姓今為耕地旁有曲水流觴立石山之遺製尚存數十太湖石不暇觀也今年一豪民貢諛于時貴率土民舁運住城中而豪謝者為之狥此亦以假山之不祥作而不能既于數年之久且以力得于吳中豈易置者必害民勞物耳今又為他人所奪噫何時而已耶己巳閏十月二十五日記

卜居近水

卜居近水最雅致且免火盜之患然非地脈厚者不可居只可為行樂之所擇鄉村為上負郭次之城市又次之山少而秀水瀦而澄者可作居山多而頑僻者不可居蓋嵐氣能損人真氣也凡宅必倚地勢有來龍生脉者能出人材面對秀峯清水則出聰明若作園須要水四分竹二分花藥二分亭館二分然後

能悅人心目可游可息

江浙可居

江浙之可居者金陵為上（溧陽句容可田可居鍾山茅阜可游可息）京口毘陵次之（金壇風俗小薄荊溪山水頗秀）吳興又次之（山水之秀風俗之淳）錢唐之華姑蘇之澆可游不可居故曰蘇不如杭越之薄鄞之鄙溫之滐台之狡或可游亦不可息故曰台不如溫溫不如鄞鄞不如越諺云明慳越薄凡邊江臨海之民多狡獷悍暴難制又曰溫台鬼衙毒婺痞鄞不知耻越薄如紙

淮南可居

淮南之可居者滁陽為上儀真次之舒城又次之蓋取其風土之接中原者厚也接江南者清也中原自古稱風土之厚惟鄒魯之邦為上聖賢之遺風存焉洛陽汴梁次之餘未得其全美者矣蓋強悍之俗戰爭之所由生也故曰東南生氣西北戰場

客位稍遠

人家客位必須令與居室稍遠苟地窄不得已亦使近外毋與中門相望可也

祭祖庖廚

凡祭祀庖廚鍋釜之類皆別置近家廟祀堂之側最好庶可精潔感神貧不能置者亦先三日滌器釜潔淨此人家當謹之事

浙西諺

浙西諺云年年防火起夜夜防賊來蓋地勢低下濱湖多盜常有此患此語亦好令人儆戒無虞也至于為學檢身者亦然

麥糵

麥糵經炒則不能化穀慶元醫者陳以明與予言每炒[illegible]忽遇造餳糖者曰麥糵不可見火但以酒缸炊飯試之陳如其言以炒者置一缸內以不炒者別置一缸內三日視之則炒者飯如故不炒者已化為酪矣

鄭氏義門

余嘗觀浦江鄭氏義門家規極好則子內一條云親朋往來掌賓客者稟於家長當以誠意延款務合其宜雖至親亦宜止宿于外館此規尤善蓋杜漸防微

之遺意嘗見浙西富家多以母妻之黨中表子弟使之入室混淆漸致不美之事此無他蓋主者不學無術又無剛腸縱令婦人輩溺于私親失於防閑之道往往蹈此轍耳又一條云僕人無故不入中門亦不可與賤妾親授既立一轉輪盤供送器物又立一竈于其側外則注水而甕內則汲湯而饋子孫守之勿輕改易此規深草其弊嘗見人家不辨內外婢僕奸盜者多矣先人家居謹內外雖異居子弟未嘗輒入齋閣諸子至暮亦不敢入中門況僕者乎晚年不理

家事此法廢矣予每以為恨欲效此法以俟異日

商紂之惡

商紂之惡天人共怒固不容于誅矣然商有人焉猶足以紹六百年之宗祀若微子是也武王舉兵弔民代罪其義固正然伐紂而自取之是不急於弔民而急於得國也觀武王之德固足以滅商然後子箕子

闕文

贅壻俗諺

人家贅壻俗諺有云三不了事件使子不奉父母婦不事舅姑一也以疎為親以親為疎二也子强壻弱必求歸宗或子弱壻强必貽後患三也吾家嘗坐此患幾至大變若非先人剛腸立法于前吾兄弟義氣保姪于後未免失恩貽笑鄉里吾亦嘗為贅壻妻母以愛女之僻內外疑請苟非吾之處心以道薄于貨財未免墮于不義

皮褥權坐

凡皮褥之類只宜權坐不可久臥蓋此物能奪人生氣理或然也

婢妾命名

婢妾以花命名此最不雅君子當以為戒先人未嘗命婢妾以草(花)及春雲奇童哥等字吾家後當為法以妓為妾人家之大不祥也蓋此輩閱人多矣妖淫萬狀皆親歷之使其入宅院必不久安且引誘子女及諸妾不美之事容或有之吾見多矣未有以妓為妾而不敗者故諺云席上不可無家中不可有

楦木

楦木惟蜀中有之俗傳與歆同音(正宜切鄭音立來切非)

楷木

楷木惟吾祖陵有之音與皆同相傳為南海外之木弟子移植于魯者也二千餘年樹身皆合抱文理堅韌可作拄板杖手板之用至正丁酉兵亂之後所存者幾矣

五子最惡

諺云五子最惡謂瞎子啞子駝子痴子矮子此五者性狠愎不近人情蓋殘形之人皆不仁不義凶險莫測屢試屢驗

天道好還

天道好還理之必然溧陽新昌村房副使者豪民也生二女一子患吏胥無厭乃以二女招市中安保寨子為壻意謂得通於官府可濟豪黠長壻謝某次壻史敬甫嘗竊房氏物私置田產惟謝最多懼其婦翁所察凡券契皆偽託史氏名蓋史為房所溺愛也謝卒惟一子名元吉史止生一女遂為婚姻一日史與謝生曰我有田契若干畝質錢汝家今已久矣可檢尋見還謝生諾之逾數年生亦無子復養房氏子為

後因主其田產云始知財物有分非苟得者房素豐于鄉未免刻剝小民之患所以不能保業為謝史所奪謝史二人所取不義之物各不能保又歸之房之子孫已傳四姓矣天理昭然其可昧乎又東培村民史氏素富實國初亂離之際以金銀掩置穀中寄托其親家某氏者事定取之惟得穀耳史曰穀內有金若干何不見還某曰昔所寄者穀耳未嘗見金也史不得已忿怒而歸遂絕往來又數年史某兩家長老皆卒子弟復相通好某氏乃以女嫁史氏子奩具頗厚且有卧榻幃帳之類一日圍屏損裂撤而視之皆田券也乃穀中所寄之一物耳驗其所償畧無遺矣

美德尚儉

儉者美德也人能尚儉則于修德之事有所補不暴殄天物不重裘不兼味不妄毀傷不厚于自奉皆修德之漸為人所當謹先人幼遭世變衣食不給至壯始有居仕而得禄家用日饒蓋亦勤于治生所致自壯至老五十餘年未嘗妄用一物資產雖中年頗豐富亦未嘗過用猶如昔年也或有饑者先人嘗諭之

曰吾今舉家錦衣玉食亦無不可者但念幼時不給不敢忘本且畧起侈心即損儉德必害諸物獲罪于造物矣于是常若不足享年八十七歲皆儉之報也夫儉之德於人厚矣司馬公有訓儉文已備言之人生好儉則處鄉里無貪利之害居官無賄賂之污捨此吾未見其能守身也

人生從儉

先人嘗云人生雖至富貴但住下等屋穿中等衣吃上等飯所謂下等者非茅茨土階也惟不堊壁不雕

綀也中等者綾絹是也上等者非寶膾珍羞也惟白米魚肉也予亦嘗自謂住尋常屋著尋常衣吃尋常飯使無異于衆尤妙此亦可終身之受用也

買妾可謹

買妾亦不可不謹苟不察其性行及母之所為必有淫汚之患以貽後悔或致妄亂嗣續此人之大不幸嘗見奉安湯氏幸婢私通于僕王關者而有妊妾稱主翁之子主則不能察也既長資性愚賤習下流每為宗族鄉黨所誚近世有如此者亦多矣且以吾家

言之先祖晚年托外孫黃雝納妾有姿色先與之通有娠已三月既入門雖察知其情狀為其色所眩惑一時置之不問後七月生子復歸之黃命名遂初自是復與黃通或私僕隸生子不肖為吾家之患五十餘年其恥辱之事不一可謂至恨先人晚年嘗置半細婢三四人雖以家法素守之嚴且先妣制御之謹猶為欺蔽或為中外子弟私通亦不能覺察甚為清明之累袁氏世範言甚詳不可不深思遠慮覆轍之禍後當痛戒

壯年置妾

壯年無子但當置妾未可便立嗣或過四旬之後自覺精力稍衰則選兄弟之子無則從兄弟之子以至近族或遠族必欲取同宗之源又當擇其賢謹者可也不然當視吾家之患或有不肖亦當別議凡異姓之子皆不得為後北谿陳先生云陽若有繼陰已絕矣近世士族或以庶生之弟為嗣此大亂倫序知禮者當謹為戒

娶妻苟慕

娶妻苟慕富貴者必有降志辱身之憂嘗見馮氏奸生子晋既長娶富塗東官陶氏為婦陶之家富有奩具既娶而淫悍且在家時已與隣家子通未嘗覺也後生子頑狠凶暴通乎其同母妹不齒于人而陶後通其隣錢四官者晋死又通于僕小葛者惡醜太甚不可言也

又

又五叔遜道寓杭州喪妻厲氏又議再娶墮于媒妁之言而與湖州市牛家寡婦濮氏成姻意其田產資

裝之盛弗恥矣其失節也既入其家問其田則貿于
等問其奩具則假于他人者惟空屋數間大夫所望
且濮與陳富一通凡數墮胎皆濟媼臧氏濟其奸事
五叔雖知之不能去者亦因濮能諛媚曲從侍奉百
至所惑耳凡其己帑皆為濮所有反受其制莫敢誰
何自是濮暴悍姦淫與陳通無間及赴溪縣尹任
濮陳授賂幾為所傾致任而歸浙西風俗之薄者莫
甚于以女質于人年滿歸又質而之他或至再三然
後嫁其俗之弊以為不若是則衆誚之曰無人要者

蓋多質則得物多也蘇杭尤盛子嘗與從子希定論
及此為之嘆息竊謂買妾亦當先察其性行否則下
之而後納之使得以終其身死則陪葬勿使受汚勿
更適人此亦仁人之用心也或有惡行則當逐之是
自取之非在我者也惟婢亦然幸之而能謹愿無過
忠事其主者待之與妾同或有忠勤奉侍而為正室
妬忌者當詳察之慎勿令無過而受枉

脫歡無嗣

脫歡大夫無嗣時納一民家女為妾頗謹愿既生子
脫歡加意待之甚為其妻所妬驅迫陷誘其妾不受
汚一日以冷熱酒相和命之飲既醉使二婢扶其就
寢於脫歡之榻蓋重裀列褥錦繡之鄉睡未熟復呼
之其妾勉强起行已被酒惡所病遂嘔吐穢物滿床
席脫歡歸妻趨而前曰官人愛此妾不知其不才也
伺爾出門即痛飲醉且與僕厮嬉笑今壞爾衾褥當
何如脫歡素好潔淨視之不覺大怒此妾欲明主母
之計不敢言也于是出之脫歡昏愚之流其妻淫妬
之甚莫能制御幾被殺子絕嗣幸而免耳

婢妾察情

婢妾有無故而事主弗謹者必有嫁心察其情實頗
資以遣之聽其適人不可留留則生事恐貽後患

屠劊報應

鎮江一民以屠劊致溫飽嘗淫人之妻者不可悉數
其妻有美色而淫每坐肆中賣豬肉鄰人潘二者以
木梳為業善歌每歌淫詞以挑之遂與私通一夕其
夫出外買豬行未十里許忽忘取他物急還家呼妻
不應啓關視之則與奸夫潘二者正酣睡其夫遂斬

潘二首而去其妻不知也既覺而驚異亦不聲言乃以奸夫肢體碎之以食猪拭去血痕略不彰露逾月其夫復歸因醉而問曰向日你與奸夫同睡被吾殺之汝知之乎妻曰我不知也豈有此事勿亂言也夜半亦殺其夫以飼猪以燈籠置于門側呼其婢曰你主人出外何不關門婢曰不知出門視之遺燈尚在意謂主人出也明日此婦坐鋪自若更一月隣人咸疑夫之不歸且潘二之無踪跡衆來詢其婦婦以他辭答之倉皇失措逆聞之官其婦伏誅此亦報應之

一端也又溧陽奉安湯子剛淫佃客之妻凡租米及逋負皆置之不問過數年佃婦色衰且諸子長大子剛索其積年舊逋佃客無從而出諸子怒思與母雪耻一日伺子剛出門持長柄斧追而殺之後雖聞之官以正其首謀者之罪亦何補于事矣此豈非報應也夫以婦人之淫亂固自關于其家前人之作惡所以報之耳或以勢利威脅無故引誘而淫汚人之婦則其夫家百世祖宗皆受耻辱冥冥之中安得無報應乎或以勢强人之女為妾雖若比淫人之婦稍輕然非情愿終亦不免得罪于造物矣

希元報應

天台林希元嘗館于其鄉張大本家私通其女游宦于京師又通館人之婦就娶為妻後為上虞縣尹妻妾淫奔希元防閑太甚官滿三年卒於縣其妻通于希元姊之子徐生復以女妻之張大本者乃携女出更適人一時狼藉人人皆耻之此報應之速也雖居官能廉交友能信且能文章甚為士大夫之所惜耳

金陵二屠

金陵二屠者嘗以同出買猪情好甚密遂為結義弟兄往來無忌憚一日弟與兄妻曰吾無妻凡寒暑衣服皆得嫂氏破為補綴垢為洗濯他日得娶當報吾兄但今令守空房而不能耳若得嫂全吾一宿之願吾妻異日亦當侍兄婦乃以是言備陳其夫曰令其妻與之通意必弟娶不負信也後弟娶兄亦求奸不從持尖刀往刺殺之復自刎不死乃為地方所獲聞之官當供其情各證其罪悔無及矣

鄞縣侏儒

鄞縣大松場濱海民某者侏儒之甚且魋騃娶妻有姿色不樂與夫婦同處遂私通于某既不稱其淫慾又通于某一日此婦語之曰某者來不能拒絕之不若殺之可也後奸者即伺前奸者閒行樸殺于海未幾此婦復語之曰尚有親夫在或能知之奈何當復殺之後奸者于是殺其親夫于海然後請于里之大姓潘氏遂為夫婦聞者莫不以為大恨予寓東湖有葉氏子偹言其詳因記于此以俟賢宰縣者至當白之以正其罪戒後之為惡者云

不葬父母

不葬父母者大獲陰罪前代已有明鑒姑以所見者言之剡溪芳村吳義安以父母爐骨置祖祠梁上終身不葬後生子不肖亦如之吳子文不葬母者七年吾嘗力諭之更助以錢始克葬後以不善終弟應東長子本中皆為盜所殺

妻死不葬

溧陽張允夫妻死不葬至正丙申死于非命鄞縣袁日華不葬其妻及身死四年庶母老而子幼弟父不義至今亦不克葬五叔遜道同知喪妻厲氏既從異端爐骨寄僧舍中又無故終身不葬後為晚婦淫悍所辱甚至見逐于外困餓而死庶子克一亦從異端焚化復寄僧舍中與其母骨相並至正己亥冬西寇犯杭城僧舍皆燬遺骨亦為之狼藉近世有如此者亦多矣報應顯然茲不盡錄

畫蘭法

予記至正辛巳秋過泖湖上忽隣人郎彥隱來訪彥隱幼為黃冠于三茅山善畫蘭得明雪窻筆法因授

于予曰畫蘭畫花易畫葉難必得錢唐黃子文小難距樣筆方可作蘭用食指擒定筆以中指無名托起乃以小拇指刻紙襯托筆法揮之起筆稍重中用輕末用重結筆稍輕則葉反側斜正如生有三過筆有四過筆葉有大乘釣竿小乘釣竿皆葉勢也花或上或下葉自下而上花幹自上而下蓋取筆勢之便也毫須破水墨則葉中色淺而兩旁稍濃也忌似雞籠忌似井字忌向背不分花有大小鹽耳判官頭平沙落雁（平沙落雁畫薄花也）勢大翅楚小翅楚諸形茅有具顯發

箭諸體蓋蘭譜也壬辰燬于冦今畧記此彷彿于上云

學書法

凡學書字必用好墨好硯好紙好筆筆墨尤為要緊筆不好則壞手法久而習定則書法手勢俱廢不如前日矣墨不好則滯筆毫不能運動亦壞手法此吾親受此患向者在家有荆溪墨錢唐筆作字臨帖簡有可取處及避地鄞縣吳越阻隔凡有以錢唐信物至則避者必奪之吏鍜鍊以獄或有至死者所以就

本處買筆毫雜麻絲所造樣用筆井市賣臭膠墨所以作字法皆廢儻存得舊墨少許以自備用不敢縱研磨也吳中則不然凡越明温台之物至者買之不問其相去也遠矣嗚呼悲哉

鮮于困學書法

鮮于困學公善書懸筆以馬鞊三片置于座之左右及座頂醉則提筆隨意書之以熟手勢此良法也懸筆最好可提筆則到底亦不礙手惟鮮公能之趙松雪稍不及也

趙松雪家傳書法

趙松雪教子弟寫字自有家傳口訣或如作斜字草書以斗直不筆用筆側鋒轉向左而下且作屋漏紋今仲先傳之又試仲穆幼時把筆潛立於後掣其管若隨手而起不放筆管則笑而止或掣在手墨汚三指則撻而訓之蓋欲執管之堅用力如百鈞石也嘗聞先人如此說頗利賓董仲誠亦談及之

魚魫作簡

前輩以魚魫作簡牌方廣八寸狀如舊家紅漆木簡

板蓋惜字省紙又便于臨摹古法帖又見舊府第有象牙簡板尤好但不可隱寫法書耳且富貴氣也

冀國公論書法畫法

宋冀國公趙南仲葵在溧陽時嘗與館客論畫有云畫無今古眼有高低予謂書法亦然當今趙松雪公畫與書皆能造古人之閫又何必苦求古人耶

裁剪石刻

古刻不可裁剪宋趙德父收金石刻二千卷皆裱成長軸甚妙蓋存古製想見遺風也予嘗論亦不必裝

潢太整齊但以觳紙托裱定上下畧用厚紙以紙繩綴之可以懸掛而展玩否摺疊收之庶幾不縈重而易卷藏也或有不得已裁剪作冊子裱者凡有闕處聽其自闕磨滅處白紙切不可裁去了須是一一裱在冊子內畧存遺製今攷洪氏隸釋有云闕幾字者正謂此也若打磨唐古刻須用紙幅寛過于碑石則無闕遺字製也好古者宜留心焉

收貯古刻

予甚愛古刻嘗欲廣收貯而不能如意壬辰以前先

君因官游江浙間多拓得碑刻墨本及予續收今踰數百紅巾盜起皆散失不存矣觀趙德父之妻李易安居士所論最善今不敢多置抑且無買書之資耳惟存古刻數本皆世之辱有者若古鐘鼎款識古黄庭蘭亭楚相舊碑及石經遺字急就章之類是也若唐名刻則歐陽率更化度寺銘近得一本雖舊而未盡善虞永興廟堂記褚河南孟法主薛河東鄭縣令三刻久失而求之未得者當俟他日其餘雖滿千數亦徒堆几案耳又何以多為貴耶然物之廢興自古

及今有不可免者至于人亦然存亡之數尤繫前定亦不足論也物之微固可寓意豈可留意而反為吾累哉此予之鄙論也

江西學館

江西學館讀書皆有成式四書集注作一冊釘經傳作一冊釘少微通鑑詳節橫馳作一冊釘詩苑叢珠一冊釘礼部韻畧增注本作一冊釘廬陵妻奎所性游學凜上其子弟皆如此云易于懷挾免致脫落也此法甚便吾甚效之至如僻地尤宜此法

文章設問

近聞或者有云古之文章即今之文章便今之虛妄古亦由是即數問于宣城貢相之有成有成對曰何以設此問耶或者曰吾見今之鄉里人驟富者非好禮之家或不正且富從不義而得爵從非禮而受往往托名公為文稱好善樂義有功立勲及節婦貞烈之門者吾嘗疑之使文章為虛誕之具邪為後世之美事邪有成曰必有其實事而飾以文耳或者曰若經畧使贈某氏節婦及某叟高年耆德者吾世

知之某人淫亂某人不義而富豈能掩蔽耶有成無以答但唯唯而已或者曰吾今亦不能盡信古之文章也予聞其言深切嘆之賢如韓子猶不免諛墓金之誚蔡伯喈尚云唯郭有道碑無愧近世如京城淫風太甚雖達官猶不免蓋風俗習慣皆婦人出來行禮日必醉而後歸或通于隸厮或通于惡少年或通于江南人求任者比比皆然其節婦不可勝數此近礼部而易得也若南洲遐域果有貞烈而貧者至死亦無聞焉此文人才士虛誕言辭之不可信也必若

近地有貞烈之可考而里人為之記者或可信其翰林諸公所為皆不足取徒以其合之增價為鄉里譏誚耳今虞黃張貢皆妄誕不實當代有誠篤君子必以吾言為然也又知宋季事實皆不足信若袁韶之父前史云為郡小隸蓋放直也果有陰德或擊罪者多用猪血買于杖中往〃多受其輕刑免死之德是以有後近因其養子之孫伯長公為史官時改作小隸為吏字已過于實矣其諸生輩猶恥之又欲隱從誇誕訛言小吏為小官愈失其實矣若是者豈勝數哉豈勝嘆哉（袁廾字德遠為郡小吏而有陰德後生子貴追贈衛國公妻楊氏齊國夫人）

學文讀孟

愚謂學作文不必求奇但熟讀孟子足矣以韓柳歐曾削架活套為當式以孟子之言辭句意行之于體式之中無不妙也蓋孟子之言有理有法雖太史公亦不能及徒誇艷于美觀耳吾不取也此吾近日讀孟子忽有所悟

梁棟題峯

宋末士人梁棟隆吉先生有詩名以其弟中砥為黃

冠受業三茅山嘗往還或終歲焉一日登大茅峯題壁賦長句有云大君上天寶劍化小龍入海明珠沉要得長松撐日月華陽世界收層陰隆吉先生每恃已才貌忽衆人衆人多憾之且好多言一黃冠者與隆吉有隙訴此詩于句容縣以為謗訕朝廷有思宋之心縣上于郡郡達于行省行省聞之郡省直毀屋壁函致京師拘梁公繫于獄不伏但云吾自賦詩耳非謗訕也久而不釋及禮部官擬云詩人吟詠情性不可誣以謗訕倘使是謗訕亦非堂〃天朝所不能

容者于是免罪放還江南嘗覩其子才所編詩集一帙散失之復存者賦雪中見山茶一株云千株守紅死一點反魂歸賦暴雨云癡鬼婚勿啼不久須晴霽賦蔬云家貧忍暴富菜種二十七癡鬼不解事問我何從得于義苟有違吾寧飢不食其詩中之意亦足悲矣惜乎見義不能勇為以致托乎言辭而招辱身之禍忘有餘而才不足非吾疊山公所謂拚得做得之人也然大事已去矣力既不能挽回所以鬱鬱于不得志猶托之空言亦厭見衣冠制度之改有不容自

自已者耳嗚呼若梁公者其殷之頑民歟于茲可見宋之維持人極也至矣我朝八十餘年深仁厚德非不及于士民也今天下擾攘十載求之若梁公者亦豈易得也哉亦豈易得也哉初本已失其孫寔于真為江西憲使時重刻板于家後金陵陷于真辟地錢唐此集又不知存亡也後世之托于空言者視此為戒

鷓鴣詩

前輩嘗論詩公輿謂宋人不能詩者且以蔡確一絕向云鸚鵡言猶在枇杷事已非傷心漢江水同渡不同歸亦自好詩法確遺貶寵養一鸚鵡每以妾枇杷調之作人語後放還復渡江而死矣故作是詩也

鷓鴣曲

馮海粟題鷓鴣曲序云白无咎有鸚鵡曲云儂家鸚鵡洲邊住是個不識字漁夫浪花中一葉扁舟睡熟江南烟雨覺來滿眼青山抖擻綠蓑歸去算從前錯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處余壬寅留上京有北京伶婦御園秀之屬相從風雪中恨此曰無續之者且謂

前後多親炙士大夫拘于韻度如第一父字便難下語天甚也有安排我處甚字必須去聲字我字必須上聲字音律始諧不然不可歌此一節又難下語也諸公舉酒索余和之以汴吳上都天京風景試續之云云

廣德鄉司

廣德小民錢鄉司者粵與鄉里大家理田畝丈尺稅賦等則出入謂之鄉司至賤之職也能存心于正直無私曲生子用垂登進士第為國史編修官他鄉司

者或以多作募以寔作虛子孫死絶者比比然也

不惜衣食

人云不惜衣裳得凍死報不惜飲食獲餓死報尋常過分獲貧窮報諺云惜衣得衣惜食得食此言雖鄙最是寔論以古今之好奢侈暴殄物者驗之多不善終或過于衣服必窮而無衣或過於飲食必貧而無食至于遺剩飯食飯粒于地以飼雞犬者往往皆餓死尋常虛費剪布帛者多凍死吾見亦多矣

結交勝已

詩云結交須勝已似我不如無朱子云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已者往來薰染習熟壞了人也此言深有補于世道吾嘗謂取友相觀以善有以全德而交之者有以一行而交之者又有一善則思齊有一不善則當自省非謂好其善而不知其惡也今有人焉能以忠孝存心輕財仗義行人之所難行處人之所難處雖無學問無才藝吾取其本而棄其末故交之乃心交也或多學問而鮮仁義或有才藝而無德行吾取其長而棄其短汎交之非真交也人之于已者亦然使已有善人當效之有一不善人當責之如此然後可見責善為朋友之道焉古人云日久與之化懼此之謂也

成人在勤

諺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子朱子云此言雖淺然寔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先人每以此二句苦口教人雖拳拳服膺尚未行到此地步之極處因書以自警

家法興廢

嘗謂有家法則興無家法則廢此係人家興廢之樞機也至于國亦然吾自十八九歲時先人年已老不理家事悉以朱氏姊主之遺法漸廢及在外家又皆處置不以禮因觀袁氏世範有感于心且念先人之遺法作家範以自警若姊若兄弟終不諭者至于今未嘗不嘆息痛恨也至正戊戌春獲睹浦江義門鄭氏家規于上虞王生處于是重有感焉嘗記溧陽孔汝楫字濟川者本細民以友愛于兄而致富頗有忠于家法其妻陳氏雖小吏之女相助其夫無能嗣養

蔣氏子惟和為後一日為娶蔡氏女蔡亦細民而富者至其家見弟姪或坐于叔兄之上恬不為怪汝楫歸語其妻曰蔡家無禮今雖勝吾家後不若也不數年蔡果蕩廢子孫狼籍之甚汝楫死庶子惟懋漸習華靡養子亦如之母陳不能制漸致凋謝後遇冠家業一空朱氏姊既廢先人之法且習奢亦為冠所廢至今貧窘不可言吾雖避地賴先人之靈亦以不敢違背家法見祐庶幾小安于客旅云

秤斗不平

秤斗不平大獲天譴往往見雷擊天火之報皆此等人家或隣火而獨免或里疫而獨安皆孝義之家能以不欺心獲此報耳如此者甚多不欲舉其名字也吾家秤斗只如一至吾用事又較平之長兄又或斛以收田租比前差小五合佃戶欣然避地小安此亦報之一也

浙西風俗

浙西風俗太薄者有婦女自理生計直欲與夫相抗謂之私乃各設掌事之人不相統屬以致升堂入室漸為不美之事或其夫與親戚鄉隣往復餽之而妻亦如之謂之梯已問信以致出游赴宴漸為滋蕩之風至如母子亦然浙東間或若是者蓋有之矣夫婦人伏於人者也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今浙間婦女雖有夫在亦如無夫有子亦如無子非理處事習以成風往往陷于不義使子弟視之長其凶惡皆由此耳或因夫之酖酗縱博子之不肖者固是婦人之不幸亦當苦諫其夫嚴教其子使改過為善可也亦不當自擬為男子之事此乃人家之大不祥也

婦人不嫁為節

表兄沈教授圭常言婦人以不嫁為節不若嫁之以全其節兄弟以不分為義不若分之以全其義此論若淺近然寔痛切蓋因不得已而立是言也世有伏大義立大節者則不然吾嘗問此二句出何典故表兄云聞諸傳記者亦未暇考其詳但是好言語耳今大家巨族往往有此患守志之不能終潛為不美同居之不能久心懷不平未若此言之為愈也

異常侍奉

尋常侍奉父母固是子婦之職然至切近之處非婢妾則不可年老之人尤要緊凡早晚寒温之事惟婢妾為能相安諺云男子侍奉不如女子相便然有婢妾無法以制之不免外患袁氏世範應氏諭俗編言之詳矣當謹戒之戒之之要在乎謹內外時防閑防閑之法在乎主母及長子冢婦世之蓄婢妾者可不鑒

楮帛偽物

宋孫朝奉偉云近世焚楮帛及下里偽物唐以前無

之蓋出于元宗時王嶼輩牽合寓馬之義數百年間俚俗相師習以為常至于祀上帝亦有用之者皆浮屠老子之徒欺惑疑衆天固不可欺乃自欺耳士大夫從而欺其先是以祖考為無知也顏魯公嘗不用矣惜乎不以文字導愚民焉偉今一切亦去之有違此訓非孫氏子孫也斯言蓋欲使後人知其無用而諄諄告戒乎吾家自先人不祭非族然猶未免隨俗以楮帛祀先且用俗禮及吾祭時祀時一遵家禮凡家錢寓馬皆亦去嘗作楮錢說以明之若神主畫祭器皆從吾始今在患難之中不能備禮故從苟簡然亦不敢闕也

外戚之患

外戚之患深入骨髓為國亦然此又人家之不可不知也外舅吳丹徒歿後二年為至元己卯歲外姑潘氏主家三子德遠子道德芳各治其已事而不輔其母癸未歲有幸婢鄒淫奔一日私與傭工掌事潘大關者通潘氏姪也事覺將出之大關乞憐于德芳欲强娶潘氏不許大關以德芳沉酗無酒德即飲之使

醉歸以刀脅其母母扃戶不納德芳以刀剌戶幾傷母臂明日欲訟于官族黨引德芳請罪乃免即遣此婢嫁鄉佃華丑寄逐大關出外逾年大關復至潘氏溺于私戚亦不問也數私盜家財及離間其母子吳氏之族咸惡之敢怒不敢言至正甲申秋七月後德芳卒無嗣惟妻尹氏寡居逾四年後不能守意欲更適大關者乞憐于潘氏將許之其孫吳溥者力諫于父子道曰昔者使吾叔有犯母之惡皆大關所陷且犯祖之幸婢此吾家之大恨今奈何又欲辱吾門乎

族黨戚攻之遂寢其議尹亦不敢有他志而大關復執隸役夫世之愚者莫甚于婦人所以易于受侮雖有聰明如武后猶不免殺親子立外族目欲絕于宗祀況其他者乎若潘氏之溺于外戚者始由丹徒公之無剛腸遠慮終亦諸子之不學無術也吾自贅居時嘗見外戚之黨爛其盈門又從而招致他族其元惡則大關也耿一目而生逆毛吾深惡之已知其為他日之患既而小醜微露吾力言之潘氏唯唯然不能除患亦無一人能以利害決之者直至擬竊幸婢

凶暴日張幾不能免乎殞身非命禍及家門猶目隱忍姑息以至禍亂大作乃欲污其寡婦利其家財潘氏頓忘夫子之大恥略不為恨哀哉向非溥之力諫則丹徒父子之大恥何日而雪潘氏亦何面目見吳家之祖先乎事既往矣言之痛心有志于家法者尚鑒于茲

古之賢母

古之賢母載之古冊不為少矣且以目所見者一二言之金陵王勲字成之世為儒學門族僕其母甚賢先祖約授時勲尚幼母令其侍奉讀書母訓之曰汝近官人學做好人我當紡績供汝衣食且買書與汝讀他日識得幾個字免做賤吏隸我含笑入地下矣先祖聞之遂令勲受讀日侍先人于學舍既長試吏後至府架閣為母求墓銘翰林趙子昂書字勲生壁字長大今為州案牘官溧陽徐生本刀鑷者其妻昔為故家之妾既娶而改業及有娠乃屬其夫遠居鄉先生李仲舉之鄰且曰今子在腹中日聞讀書聲必能若是也後生子朝顯字公達自五六歲時即能記

誦千餘言長而習舉子業此母之所訓也又嚴儒珍隸卒子也幼孤母訓其讀書從湯景賢學至正辛卯中進士第授分宜縣丞今辟江浙行省掾史上虞謝生世為隸卒之役鄉有故家葉氏女貧而孤下嫁于謝之祖既娶而家道日興生子變其習俊諸孫皆知讀書學儒者事此亦母之遺訓也又宣江濮景明父也幼失母從父寓居溧陽依繼母養及九歲父卒母訓之曰汝母早亡吾養之無異心今汝父又死汝勿以吾繼母有外心吾固甘心守節而侍之濮拜而受

訓其母復擇賢師而教躬紡績助其薪水子亦不違母意日則勤讀誦之功夜則盡溫凊之禮遂成儒業鄉人無不讚歎母再無他志為終身焉

蔣氏嫡賢

溧陽辛豐圩蔣氏相傳義興負村之裔家雖貧窘讀書尚礼不怠其志後生子文秀富且母賢訓習舉子業累科不第至正間納粟補官雖為鄉人之梢因才後擢慶職厥族有居湖墅者漸成消廢惟制溪州中樓下一族頗頻師事書業又宣城王德輝其父無子

納姚為妾正室薛爭妬不已越三年夫喪薛議出其妾妾曰且勿嫁有娠後果生德輝薛加撫育過于養母既大擇師就業至正戊子登第此則嫡母之賢訓也

十六字銘

先公嘗言以十六字作座右銘凡鑄鏡背及几杖銘匣上皆書之云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寧存書種無苟富貴

和睦宗族

和睦宗族置義莊廣宅最是第一件好事亦是最難之事使其皆得如今浦江鄭氏有家規以制之則無愚不肖之患賢者既守詩禮愚者又能修敎志氣相若家法歸一長幼之中循規守矩焉有不同居不和睦者乎或有愚者愈愚不肖者愈不肖日習下流自暴自棄一家之中賢愚相別則難睦矣且如兄弟之氣稟猶自不同有尚志氣者所為皆上等之事日篤行父師之訓唯恐不及有狗貪鄙者則反是至于交友婚姻亦下等之人非無厭父師之教也又有一等

氣質雖美而不學無術聞父師之教為不足行論才行之士為不足法甘心庸碌而不知熏染污俗而不恥使其交友姻戚一旦與之往復非惟污降志氣抑且壞亂家規為子弟害若遽然絕之又失親情之道若此等事最是難處人家不幸而遇此則當竭力以致其源俾知礼法相尚過失相規可也或不能救則當以家法自處切不可與之往來熏染習俗壞了人也諺云要做好人者自做好人不要做好人者自不做好人此言雖鄙然寔不得已而自警也近世士大

夫家猶多此患至于吾家亦然吾亦庶得自愢日子孫長成必效浦江義門家法也然亦無難行之事在吾一人有志者行之恐甚易也至正庚子冬十月癸巳燈下有感書此以誌之時寓鄞之東湖上水居

遺山奇虎

遺山元先生金末遭亂避兵行至于窮僻之所有古廟焉因假宿竟謂明日將他之也忽更餘若有人聲自梁屋間出熟聽之聲愈親切問元先生曰先生博學强記吾嘗聞之矣試與學士一一問答之何如先

生曰某也學淺才疎然世之於經史亦嘗涉獵願子問之於是先問易次及詩春秋書四書及漢唐史之異同皆前輩所未考者先生以己意所見詳辨之其聲稱善曰先生真大才也惜乎不遇時也如此問答稍間復曰先生得毋飢乎先生曰雖飢亦無奈何其聲曰學生當與先生備之并裀褥進先生慎無疑而勿受也先生曰某雖不與子相識若神若鬼既蒙問答亦何疑焉其聲曰願先生少出戶外當自備至于是先生出復進則皮毯飯羹畢具先生始甚愧之因

自思曰受此亦豈有所害耶食既而寢明日將行其聲又曰先生未可行學生當先往覘之須臾至曰兵事方熾不若就此為善也居數日先生欲去其聲又曰先生可行矣然向某方則善先生曰某與子既若是情好猶故人也今日告别或可使某知子之為何人姓氏為誰他日必思以報其聲曰學生非人也因見先生遭難故來相護耳既欲相見而必待送數程擇一半壁廢月明夜相見就别自此行數日無日不見報前途虛寔者先生深以為幸一日告前途可

無虞矣學生當與先生別夜半月明其聲漸近先生倚牕立但見一虎特大斑文可觀拜舞而去先生嘗載此事于文集後至正庚子夏宗叔可道思言因備道其詳云

烹雞法

雞之為畜身有風人食之能動風氣鎮江顧利賓妙文與余言凡治此具候燖毛後必以少鹽擦其偏體如澡浴狀加以香油少許復以湯洗淨然後烹而食之可也

見賦物賦形

前輩嘗言見物賦形理之或可驗者姙娠有食兔必產兔缺唇聞某處海濱婦嘗食螺甲之屬所觀皆此類忽產一物似螺而大且無骨若此者往往有之故經傳云不食邪味不聽淫聲不視惡色蓋亦有深意焉是以故家俟有妊娠則懸嬰孩像于壁加以綵色作繪亦使之觀感且寓宜男之義云

生果菜

凡生果菜必淨洗而後食先師趙德輝老先生在至

順辛未年館于宅前莊嘗言上埠一婦人就山林中采筍歸覺粘如飴延旣剝筍則筍殼以齒嚙開一時不暇洗盥由是成孕後產蛇妖而死

祖宗之法

吾嘗論祖宗之法不可失祖宗之財或可失使其遇盜遭亂離則田宅財貨皆不保矣惟家法不可一日棄也雖處患難家法猶存惡可廢乎

宋末豪民

溧陽宋末豪民潘賢二者害衆成家造樓于東橋東側于庚申年某月某日卯時立柱未幾而敗凡田產房舍皆籍入官北兵至有襄陽王經歷者為本州幕官國初此地為府也見此樓偉然又出於市橋之間官價所得為主三十有餘年轉貨于市民周信臣至正壬辰冠火燬之王經歷正是年造樓之日卯時始生造物之有數也豈偶然哉

宋末叛臣

宋末叛臣范殿帥文虎行兵擅殺不可言國初及宋末所得湖州南潯及慶元慈溪等處田土皆以勢豪

奪之者至正壬辰紅巾冠杭城其孫范静善為錢唐縣尹者從逆刼官庫克復後伏誅田地房舍皆没入官妻子以慶元袁日嚴所謀幸免其禍范之妻日嚴異母妳也日嚴以同父之故痛其犯刑乃以重賂贖之其義亦可尚矣世之叛主不忠擅殺不仁豪奪不義者盍以是觀之諺云善惡有報只爭遲早斯言吾信之也

浙東辟地

鄉人有浙東辟地慶元後為憲司書吏適他所將行

因念此邦人情太薄嘗時未嘗受相識之恵乃戲言于其故人曰此去甚好免使他日欲報人恩耳蓋反言以駭世也予曰不然真是確論使其或受人之恵則長已之貪必至于無厭之賤他日能施報或庶幾焉使其不能報則有負于心何面目立于天地間耶不若無所求于人亦無所報于人彼此各淡薄是為幸事使吾輩處鄉里從容之時却不可以故此偶遇隣族之貧弱賢士之困窮過往之無聊者則當量力以周給之盡其在我亦不慕思求報于彼也向在家

憾亦未嘗受吾恵也先祖嘗言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此之謂歟

饒州御土

饒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堊每歲差官監造器皿以貢謂之御土窑燒罷即封土不敢私也或有貢餘土作盤盂碗碟壺注杯盞之類白而瑩色可愛底色未着油藥處猶如白粉甚雅薄難受擾世亦難得佳者今貨者皆別土也雖白而堊等耳

吃素看經

諺云窮吃素老看經言人強為也吾以為不然若窮時安分不妄想亦是好事免致于人取厭老而行善絕已往非僻之心亦可為好人蓋做得一時好事即做一時好人臨死之日雖惡人悔過言辭頗善可為世法者亦當取之吃素看經雖是世俗鄙見惟此以往于下等人之中亦可免為惡好殺好貪之患何所不可耶吾故以是說解之

靜齋至正直記卷之二

靜齋至正直記卷之三

元　闕里[illegible]著

景明好事

溧陽承平時好事者多如江景明家專設賓館款留名士建平縣尹王勉起宗號東巖以事罷來館于江賦詩作画飲饌無虛日或終歲焉卞仲祥欵延前御史周馳景遠亦如之石莊史道原款接鄭禾子寔于家賦詩作画以習文永白湛淵一日嘗賦六言四季詩意道原變之求子寔為作圖以雙幅好細絹用大着色逾年而成湛淵復題詩于上蓋湛淵翁也子寔瑢也一時好事者爭相訪玩車馬盈門筵宴無虛日且品饌製度器用清玩皆不俗是習于浙西故家之遺風又溧陽宋季趙俞二府所傳也其詩有云紅杏綠楊永晝野服柴門散仙莫道無人知處東風都在吟篋又云蓮葉吹香澹澹扁舟撑影斜斜鷺散一行白鷺東風捲起梨花後二首忘之備見白氏集中此画後質之于余外家又歸之于余于辰燬于冦東巖所画景明南山圖大幅屬之于表兄沈子高于辰亦燬之短卷命在予行囊中此畫蓋王氏生平妙筆其嘗自謂如此云當追配古人不可忽吾所作也景明發之

學宮香鼎

學宮香鼎將燼而忽焰如燭光者謂之香笑主吉慶其地必產英賢或出進士勤學掌儀臧某為予言如此

張昱論解

江西張昱光弼嘗與予言其鄉先生論解管氏反坫之說便如今日親王貴卿飲酒必令執事者唱一聲謂之喝盞飲畢則別盞斟酌以飲衆賓若浙江行省駙馬丞相遇賀正旦及常宴必用此禮蓋出于至尊以及于王爵也

老儒遺文

先人于延祐戊午時在嘉興幕府聞宋末一老儒以某郡知府而致仕歸無子養子承其業年幾七十妾始生子老儒病以所居之田宅析為二俾各受其半未幾復召其妾語之曰吾殁後養子必利其財以害

親子乃作一絶句付其妾俾以蠟紙裹封細小瓶中慎勿令人知紿曰祭禮器常隨柳埋于墓左他日有患以此驗于官居數年養子果以親子非父所出併毋逐之後妾引其子告于官有知府者昔與老人同學詰其妾曰老先生為人有學識性縝密此事關係甚大何獨無遺文耶妾曰屏去左右當請具之遂遣吏卒同此妾啓視之果得一器有詩云七十餘年一點真此真之外更無親雖然不得供溫凊也是墳前拜掃人知府驗之果老儒之親筆也養子遂伏誣

恕可蘭亭

陳如心恕可先生閒居會稽時叔子弟寫字以右軍蘭亭帖刻于木陽文用朱色印令作字式久而能書程敬叔先生亦以智永千文真字本刻板用蘇木濃煎紅水印紙令諸生習書尤好吾歸鄉日必用此法也

不食糟辣

先人平日不食糟薑胡椒及炙煿之味以其動痔血也不食蒜以其葷心損目且穢氣也不食鹽物以其傷肺動咳嗽也日惟猪肉腎䐗臟蹄膊等肉必爛熟而進或鯽鯿白鱗以為常餘羊牛鷄鵞則間進之然止于一味而已冬月則燕野凫和蘿蔔及蒸鴨子和鮮鮓常進天寒飲雞子和蔥絲酒三杯野味惟鹿獐玉面狸山雞之雄者鵪鶉斑鳩之類餘多不食及未成物者亦不食及五十齒及蛀脫肉食必細剉常時喜食糖蜜及時果剩貯小奩置之左右日不可闕暮夜必以炒芝蘇和乾餅擂作糊茗以進蓋欲潤腸肺也

喜啖山獐

先人喜啖山獐及鯽魚班鳩燒猪肋骨餘不多食平生惟忌牛肉遺命子孫勿食先人深惜惡家凫非但不食若聞其聲亦怒蓋賤其情狀之可厭也至于隣近亦不敢畜之止進其子耳

不嫁異俗

先人居家誓不以女嫁異俗之類嘗曰娶他之女尚不可豈可以己女往事以辱百世之祖宗乎蓋異類非人性所能度之彼貴盛則薄此必別娶本類以凌

辱吾輩之女貧賤則來相依有乞覓無厭之患金陵王起岩最無遠識以女事錄事司達魯花赤之子某者政受此患猶有不忍言者世上若此類者頗多不能盡載則我趙子威先生如此顯仕有力量遠識一時為所悞尚使其女懷終身之恨世俗所謂非我同類其心必異果信然也可不謹哉

婢不配僕

先人誓不以婢配僕廝或有僕役忠勤可任者則別娶婦女以配之婢則別配佃客鄰人之謹愿者嘗謂

婢僕一番配了後來者必私相自議意必謂後日當配也漸致奸盜之患或配矣又添內外私盜甚貲關防

僕廝端謹

先人取僕廝未嘗要有市井浮浪之態及時衣澆服者惟求其端謹頗愚癡者留之至于婢妾亦然寧于里鄰擇田舍女子頗能女工者不求其顏色也衣服裝飾並與里巷相同無使異也

友畏江西

先人交友惟畏江西與台人蓋謂其無情或有妻子矣又游他方見富貴可依者便云未娶必設計為壻既娶矣外家貧又往而之他方亦云未娶則前日之妻子皆不顧亦無所記念矣台人亦然至于父母亦棄而不養況朋友之交情乎所以懼之也平生之友江西及台者僅一二人而已蓋有德異于其鄉俗者也

深惡游惰

先人嘗見游惰之民及懶惰不習生理者深惡之終

身未嘗輕與之一交也子弟或有語言不務實衣服異於衆者必嚴訶禁之凡與人約必信或有故亦必報其所以然者至于僕佃皆如此凡與人期必曰某日若曰三五日則叱之曰三日則云三日五日則云五日三五卻是十五日也嚴毅至于一言一笑之間亦未嘗輕易也居家未嘗閒坐或看書或監治楳務或理歲計甚至婢僕之役冗者亦間提調之片石碎瓦木屑斷釘之類時使人收貯一庫用則取之所以先妣效習頗熟終身勤苦皆相如此至于今日子孫

雖在患難之中不致飢凍者皆父母不暴殄天物之報也嗚呼痛哉

衣服尚儉

先人衣服惟尚紬絹木棉若毳衣紵絲綾羅不過各一二件而已白紬襖一着三十年舊而不污平生惜物如此至于片紙亦謹藏之一文亦未嘗施于無用處布衣素履磁器木筯與常人同或譏之太簡先人曰吾昔者甚貧今日頗富怡終皆是我也豈可以此為憂樂而有異哉蓋隨遇而安無預于己故無適而不自得也知者鮮矣

月蝕大雨詞

江西一士人某至京師久見月蝕大雨作二小詞偶忘其調云前年蝕了去年蝕了今年又盞（作平聲）來了嫦娥傳語遐妖蟇遐（胡切）（四）臉則管不了鑼篩破了鼓擂破了謝天地早是明了若還到底不明時黑洞洞幾時是了城中黑潦村中黃潦人都道天瓢翻了出吾濺吾一身泥這污穢如何可掃東家壁倒西家壁倒窺見室家之好問天上還有幾時晴天也道陰晴

難保此二詞雖近俚俗然非深于今樂府者不能作也詠其詞意蓋亦有深意焉豈非三百篇之後其諷刺之遺風耶此聞諸亡友楊大同云

平江讖語

平江二字讖者云淫字也是以平江人多淫男女淫奔恬不為愧張九四陷平江僭改隆平府識者云隆平二字遠觀似降卒不久當歸正果然吳善卿守紹興集民兵號曰果毅以篆書二字懸于兵卒之背識者云是果殺二字不久當敗果然姑蘇二字識云一女養十口是以風俗與温州同温字遠覩似淫字

窓扇開向

人家窓扇開向內甚便若向外恐為盜者所啓亦須堅定者佳不可務于巧妙以美觀也蓋向內者開在內啓閉皆由內也直櫺為上格眼者次之

議肉味

予嘗議肉味唯羊猪鵞鴨可食餘皆不可食蓋四者非人不能畜苟放之則必害禾稼重為民患故食之無傷也牛馬之為畜最有大功于世非奉祭祀先聖

及有故（謂天子聖節之宴）則不食雖亦有小功非奉薦侍賓
客亦不常食犬之功與牛馬同且知向主人之意尤
不忍無故烹之非疾痛則不食至于野味非害稼穀
者不可食若以時臘者或買食之螺蝦細物得已則
止尤不可恣以口腹而損衆物命也牛肉予以先妣
命不食戊子年悮食之（因一武官相拍）致患腫毒于左股內
乃夢先妣責之丁酉年在上虞以病因猪肉價高牛
肉價平予因禱而食之使我疾平體氣復則不食此
味己亥年在節東湖復夢如初因悟食之乃患腫毒
于左足今始決定不食此味又思之若買善殺者則
違國典若食自死者則致惡疾違國典非臣也致惡
疾非孝也不奉遺命非子也以三載時省之何乃以
口腹之微末尚不能力行乎則他日之大節猶未可
保書以為戒

朱氏所短

予家因先人晚年不主事先妣主城南新居長兄一
房亦在城南予又贅居外家惟二幼弟隨生母侍奉
然平生所蓄資財及一切什物皆在舊居也朱氏妳

主之漸變先人之法且自結姻黨潛布左右而向者
舊僕與婢等惟知有朱夫人待吾輩甚落落也獨門
下士吳君佐感先人之恩始終如一亦嘗為吾輩不
平也朱氏子惟生一女時尚未適人忽有女僧至自
稱俗姓朱安吉人幼嘗受業杭州某寺遊稱朱氏妳
為嫂曰我是汝夫朱元禮三從妳也朱氏妳以私親
之故延入內室受其欺誘與之同飲食起居莫敢言
其非者此僧深奸大猾居一月即以錢買石修路施
茶湯及遍游諸寺咸施錢又一月而去竟不知所之
朱氏妳隱然餽賂且厚人皆不知也惟有侍婢沈添
粧知之耳明年又至　遺果核及土物餽送各房皆
有之謂之會親乃駕一畫舫侍從皆異類之人人咸
疑之長兄與表兄沈子高為之憂潛使人扣其梢人
據云我是松江萬戶府家人以了師姑連年來說有
一親姪女寄居溧陽富有金帛田產別無兄弟嘗顧
舅家又各自分析了由是萬戶多以錢勞此師姑托
其主婚今有舍人在後船不久當至長兄怒甚即遣
門下能言者以大義折之此僧忽發不遜曰我朱家

女既受孔家財產孔氏不可管也既而欲訴之官以欺騙事衆皆知其誣妄此僧乃為萬戶家人所逐餘稍稍引去遂杜其患朱氏婦反以吾輩明言其非至于呪怨吁此婦人之所以至愚而家不可使幹蠱者信不誣矣向非長兄顧大節義拒絕此輩必致于陷身冥類受辱受害不淺也朱氏婦不以為功而反以為怨惜哉言之至此可謂深嘆先人五十餘年辛勤所致者晚年閑防不及于前時抑且人情咸變於機巧輕薄是以既失之于外又失之于內吾輩歸者猶

如客也先人雖覺此意豈能遽反其正耶臨終至于一葉一器皆無存者獨遺白金之類已失過半矣此無他先人姑息于初年蓋為沈氏止生一女不忍遠嫁所以奩具及田產是沈氏者咸與之諸子皆不授也既各有所授矣明立家券以為異日執照而財物一切大小事件尚托之朱氏婦後至庶子長大親女當聘漸有富貴氣未免侵竊公堂之資先人不能察者為朱氏婦侍奉極至不露圭角以父愛女之心既至但知其能孝不知其為財也先人歿後此情漸發

露乃有不平不了之語反以為父不念女之恨惜哉惜哉不了者似嫁非嫁似贅非贅不平者田之少也朱氏所得孔氏金物鈔貫兼于諸子之數房奩什物縣磁凡瓮盡數有之惟田止于沈氏者較之他女及鄉中所嫁已過百倍猶以為不足見人情之日薄也有女者勿驕侈驕當視吾家之患有不可言者矣思之痛哉思之痛哉及七年戊戌避地石安吉之大山遇寇資物皆失而沈添壯被擄幾死又盜添壽者亦遭此苦其壻吳唐輔墜石折足庶子婦等奔竄極

其顛沛向之所得今日盡矣一時報應分明猶未甚也當年歸荊溪之芳村依吳而居冠再至不勝艱苦顛沛衣服首飾蕩然一空唐輔死于亂兵先自庶子自大山已與母長別而去長子雖有侍奉之心頗欲盡孝而母則待之落落惟親女及壻之是愿溺于偏私以至如此為壻者亦恐物之遺于子侄侄間其母子殊不知一身尚不能保遑及其他乎自壻入門竟有相疑之漸非惟孔氏如客其朱氏子亦猶客也其盜添壽者先人之侍婢嘗與朱氏婦竊吾家物之人

也先人歿此婢從朱氏妳甘心侍奉其婦女及壻見
者莫不嘆之所以亦受禍者天理之昭然也此雖一
事作戒數端了堅（女僧名）

朱氏所長

朱氏妳平日處事可法者亦多初年侍夫之前妻吳
氏之長子隆祖猶如己子二庶子祖道崇祖亦如之
今世之罕比者及長子受蔭為溫州監支納官去家
千里嘗以無音訊而憂至于忘寢食受夫之遺命養
庶子祖道居溧陽凡隆飲食衣服教訓甚于己生者

及長大娶婦亦厚過數年親女當聘而世子漸祖疑
朱氏妳未免以奩具之物頗豐于庶子亦人之常情
無足愧者庶子陰懷不平及壻入門朱氏妳以家事
付之壻及庶子稍有彼此防閑之意則庶子不得縱
費所資矣先是庶子以正母之私帑歲收租米一切
什物莫不為主而恣其所欲尤有甚焉者至是始有
怨言而正母知之亦以分恩不知分限是怨據其始
末則庶子之罪多矣亂後正母自與壻居不得已也
庶子之心不能挽回矣隆祖之祖心齋縣尹歿時隆

祖在溫州惟其仲父元之莊侍朱氏妳不遠數百里
涉太湖踰山路往承大事可謂壽矣一切不及者志
以父家之資辦之及其子欲信浮屠教焚其父屍朱
氏妳曰凡作佛事者吾願從之至于焚化則不敢許
也其長子死時具棺　葬未嘗如此今氏以其父不
若其子哉且儒家無焚屍之說斷不可從也由是心
齋公免于焚屍之禍族長僚友與鄉人耆老咸歎曰
人家不必要好兒孫但願得好新婦足矣遠近稱之
蓋元之吝于出己財以葬父也可謂鄙矣先是隆祖

之父卒時有年少之妾包氏及其母在安吉朱氏妳
往見之待之頗安或譖之曰隆祖之父因許作黃冠
事未幾而包產不能畢備以致齟齬是以死耳內外
咸憾之隆祖亦以衆怒將逐此婦朱氏妳大怒曰人
之生死自有命包氏之產亦有是天地間之常事爾
輩何歸罪于包耶且爾父死未卒哭便逐其妾人謂
我何如者留之三月葬其夫將歸溧陽召包而語曰
我欲攜汝往溧陽則父母之家不可也留汝置此則
寡婦且年少無主又不可也包乃泣謝遂厚資嫁之

鄉郭人又稱善不已時年四十有七歲以其長子及季子侍奉乃祖生母安家事攜仲子歸遵夫之命也常時在家每安吉有人至必歡欣問候鄉族安否厚待其僕至于隣人作小商至此亦善待之其懷來之狎曲如此待婢未嘗加以呵叱有小過則不與之語婢知所懼則使令如常有大過則逐之蓋蓄僕皆鄉里之淳謹者鄉里之貧且極者病則時以粥米果核惠之鄉人仰之若母凡姻戚急難必竭力救助未嘗憚勞苦姻戚或忘其恩者亦多矣此無他施之有不

常者則人不以為惠也至于奉父母及繼母能曲盡其情待妹與弟誠可謂友愛而吾兄弟亦奉朱氏妣情若母也終始無一言之間惜乎晚年漸廢先人之遺法及有不多得田之語且終身不得立朱氏之祭祀及晚年不惜朱氏之遺孤是以不能無議者矣雖然朱氏妣之過亦勢之使然使當時既重割奩資則出嫁以禮必能守朱氏之業而無晚年之怨兩得其道不失父女之情子母之義可謂盡矣何其狥于世俗而制之于似[illegible]非嫁似分不分所以易思為怨彼

各有辭深可嘆也有女當由以是而觀之哉吁若朱氏妣者亦不失為大家之楷式也

首飾用翠

首飾用翠最為無補之物買時以價十倍及無用時不值一文珍珠雖貴亦是無用蓋于避地所將在囊中者偏求易米不可即得且價不及于前者已十倍之上惟金銀為急絹帛次之民有諺曰活銀病金死珠子猶不言翠也蓋言銀為諸家所尚金遇主漸少珠子則無有問及者猶死物也世之承平時人人皆

自以百世無慮以致窮奢極侈以金銀珠玉之外又置翠毛殊不知人生不可保一旦異於昔則無用之物皆成委棄倘遇再承平時切不可用無補之物

虞邵庵論

虞翰林邵庵嘗論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絕藝足稱于後世者漢之文章唐之律詩宋之道學國朝之今樂府亦關于氣數音律之盛其所謂襍劇音雖曰本于梨園之戲中間多以古史編成包含諷諫無中生有有深意焉是亦不失為美刺之一端也

新人舊馬

諺云使新人騎舊馬此言良有以焉蓋謂人生於世間一動一止喜怒勤怠或有不常不皆可測僕奴之久相處者必察主之情性好惡乘其隙而侮弄之則至慢怨不能盡心奉事者多凡新至之僕不知主之情性縱能奸詐亦未敢施待月漸而彰露耳馬之為畜有善有惡有能負遠者有不能負遠者有驚疑而暗疾者有能循乘坐而無失者新至者豈能察其美惡耶必逾年然後知其可否或逾月亦不能盡知久遠之美惡也雖然僕馬皆有相法可覩可察則其深奸大詐必須久而能知之耳

勢不可倚

夫勢之不可倚也自古及今歷歷可鑒遠者故未暇悉論且以近者大者言之伯顏弄權奸臣也附其勢者多取富貴死之日皆受禍至于脫脫雖不弄權而權自盛門客亦衆勢去之後禍亦如之至于哈麻雪雪兩奸臣也既敗之後亦不免苗獠楊完者之凶暴又非伯顏哈麻之所比也承國家多事皇綱解紐之

時洛遐邦化外之常性怒則死喜則生視生民人類如草芥雖天子之命亦若罔聞者附其勢者一旦至于極貴滋受天子名爵皆能生殺人及其惡貫滿盈假手而死黨與皆伏誅漏網者固多豈能避于他日耶人以其小者言之國初溧陽之民有以田土妄獻于朱張二豪者遂為戶計一切科役無所預焉是時朱張首以海運為貢道至于極品天子又以特旨諭其戶計彼無敢撓之者權豪奢侈可謂窮于天下或兩爭之田或吏胥之詹者皆任充戶計則爭者可息詹者可免由是民皆樂而從之也不數年朱張皆構禍籍其戶口財產以數百萬計後立朱張提舉司以掌之向者附勢之人皆受禍而投戶計者隸為佃籍增租重賦倍于常民受害不淺雖悔無及矣

豪僧誘衆

又湖州豪僧沈宗攝承楊總統之遺風設教誘衆自稱曰雲宗受可教者可免傜役諸寺僧以續置田每畝妄獻三升號為贍衆糧其愚民亦有習其教者皆冠烏角桶子巾號曰道人朔望羣會動以百五及沈

敗糧籍皆没入官後撥入壽安山寺官為復經理所獻之籍則有額無田追徵不已至于鬻妻賣子者有之自殺其身者有之僧田以常賦外又增所獻之數遺患至今延及里中同役者

富戶避籍

又荆溪自容金壇等處富戶有避良民之籍而妄投河南王卜鄰吉耳養老戶計者及其有勢之時可附可倚頗獺所欲未然勢去復隸常調傜役而養老錢仍舊不免或有不免或有貧者則位下之人追求不已苦楚尤甚一歲之間襍使無有窮已最所恥者受辱于位下之人如驅奴隸然此三者之患雖同而其輕重則有別者未張日雲宗以田者也河南戶計以身者也以田者患可絕以身者隸其位下之籍雖子子孫孫不能免也其愚過于二者遠矣原其所自皆由苛政不能聊生又非有才智者苟徒逞一時之欲是以陷于終身也夫陷溺其民者罪莫大于土吏土吏之罪不容于誅凡敎猱升木吹毛求疵為害百端敗壞風俗吏之所為也今天下擾攘城池殘破舞

文弄法助虐濟奸吏之所為也吏之為害深矣哉

世祖一統

世祖能大一統天下者用真儒也用真儒以得天下而不用真儒以治天下八十餘年一旦禍起皆由小吏用事自京師至于遐方大而省院臺部小而路府州縣以及百司莫不皆然縱使一儒者為政焉能革其弊乎況無真儒之為治者乎故吾謂壞天下國家者吏人之罪也

好食雞

安吉親友朱元之嘗言其族人有好食雞者凡親族隣里待之必以雞別不設他物其人一日過佃客家將午佃餉之以雞知其所好也其人忽覺體用就隱几假寐戒其佃曰吾欲瞌慎勿驚覺雞熟時置于几上待吾醒後食也其人瞌未醒雞已至佃客侍侯于傍適時見一物自其人鼻孔中出延于几漸至雞上若蜈蚣而短多足而黑佃以盃置于碗而覆之須臾其人醒見雞于前揮之令去且曰見雞氣臭穢不可食佃乃告其故其人見蟲曰遠棄于地令別烹雞

雞至復曰臭穢不可食自是不好食雞矣不知何故意其當初必悞食蟲物以致此患患既絕是以不好也

戒閹雞

吾嘗戒子弟不可閹雞蓋畜物之可閹者惟雞最受苦剖腹以指剜其背而去其内腎肺臟皆惕有仁心者豈忍見之哉獨猪犬淫狀可愧不識其母或閹之亦無損雞則切不可也口腹之患致惡如此吾雖食雞獨不喜食閹雞人皆謂閹者味美殊不知以爾口

腹之奉而害物耶且閹雞死者亦多生者固難得又何況于人欲哉

不蓄母雞

吾家以先人在日未嘗蓄母雞雖有誕子者則付之隣佃之家後視雛之多寡平分之所以厭其求雄之態雌伏雄之狀未有不動人私欲之情者近世民家婦人以母雞繩縶其足抱携至于他處求其雄甚可憎惡以致漸習無恥流于淫奔者亦此等之微也避地之所家人婢媪咸蓄雞母往往有此風每欲禁絕之未可蓋各得雛以市易布帛所以未深絕之也歸鄉之後必以先人之遺訓是戒

不置牝牡

犬羊之畜尤不可置牝牡者惟官者無害若畜牝者必求其牡牡者必求其牝此蓋生物之性至其時有不可得而已者惟不畜此是幸蓋畜此等淫狀可憎尤甚于雞未必不壞人之正性婢僕最宜戒不可以覩此至于犬之牡者或庶幾焉其牡求牝必出他處則求牡者或鮮矣入蓄牝物生子子大不識其母遂

亦求牝甚不美覩亦傷風敗俗之漸也先人見他人家蓄牝獸尚怒而叱之可為切戒

食必先家長

人家飲食必先家長至于一房亦然則使幼者漸知禮義家道日興矣吾家向日飲食惟先人以無盜別炊爛飯餘必先奉先妣然後分與子弟及諸妾與婢其僕厮則在外厨與農夫同膳也至如先生之饌則先妣之外即分置一器及羹一器備與先生欲使衆人知所敬在主翁之次也

出家人心

出家人心孤忍不可交蓋其性習孤潔自幼離絶親愛之道惟寡情堅忍是務所以交友皆無情也或疾痛或急難豈可責其相扶持乎

家出硬漢

諺云家有萬貫不如出個硬漢硬者非强梁之謂蓋言操心慮患所行堅固識是非好惡之正者若有此等子弟則貧可富賤可貴矣或富貴而子弟不肖惟習驕惰至于下流豈富貴之可保雖公卿亦不免于

敗亡也

萬頃良田

諺云萬頃良田不如四兩薄福四兩言其太輕也福者非世俗能受用衣食之外蓋言祖宗積德以及于後人雖或太薄至輕猶勝于暴富不仁而以力至者也假力而至者雖可暴富及貴不久當敗惟陰德為福雖未至大富極貴亦可保全小康不至流落為下賤矣

日進千文

諺云日進千文不如一藝防身蓋言習藝之人可終身得托也藝之大者莫如讀書而成才廣識達則致君澤民流芳百世窮則隱學受徒亦能流芳百世其次農桑最好無榮無辱惟尚勤力耳其次工次商皆可托以養身為子孫計舍此之外惟務假勢力以取富雖日進千文之錢亦不免于衰敗零落者此理之必然也故曰讀書萬倍利此之謂也又有一等小有才無行止專尚游說以求食絶無廉恥雖日能取飽于一時能不免餓死溝壑

僕主之分

人有或有家生僕子雖幼便當閑之以禮使之知有主僕之分吾見近日人家有僕子及己子相戲慢罵喜怒必相敵父母見之亦不呵禁則曰小兒無知耳殊不知習氣不好以致長大漸有無主之心皆由習慣病根不去也至如亦子幼小時不可與僕子羣聚或至于澆薄市井之態者亦有之至于長相則情狎相習烏能免于意外之虞耶又見人家之女幼而命僕厮抱而出游久而情熟亦有非禮而戲弄之者至

于長而嫁人其僕于外必談及女之疾病好惡嬉戲之類蓋其幼而見之也若此而致引誘不美者多矣浙中富家多或有此患焉

書留邊欄

抄書當多留邊欄則免鼠齧之患書冊必穿釘不可用腦揩也若通鑑大本數多至百者則腦之以下皆穿釘可也腦者久而糊然無力必致損脫而零落矣書帖必厚至一二寸或三寸亦無妨但釘近邊多緣空餘處不可迫近邊闌且易觀又免零落也抄書外

邊欄留一寸以上如內穿釘處釘處緣邊欄亦留一寸以上方可

丘字聖諱

丘字聖人諱也子孫讀經史凡云孔某者則讀作某者以丘字朱筆圈之凡有丘字皆讀作區至如詩以丘為韻者皆讀作休同義則如字

乞丐不置婢僕

乞丐婦女子弟皆不可置之為婢為僕蓋以氣象不佳漸有凋落之態至家以後至元乙亥間尹氏姊在宮莊時族人凋落鄭媼蔣家婦施女氏女也常執役尹氏喪夫又無近族孤且貧尹氏姊引致來以携挈幼弟之役其狀猥小貧寒可賤表兄沈子成見之曰此媼不可留予問其故曰吾連日見其出入于君家之門氣象不好如門中出一丐婦也吾厭之不三載黄遂男有得爭訟起自此不與矣又乙酉年後北方飢子女渡江轉賣與人為奴為婢鄉中置者頗多而吾家亦有一二子成又言于余曰此等之類皆劫數中物得不死而來南者苟免耳然好者已被娼優有

力者先得之此輩皆饑損且醜陋不類長成者宜勿留萬一劫數未盡必致災病病必傳染患及好人矣不然則此等入門門景又何美觀自是果至于亂離無好氣象矣然此自係氣數亦一漸也又外家吳子道以至正甲午年鄉中多置淮婦作婢貪其價廉也子道亦置一二吾以子成之言喻之一笑而已乙未兵亂流離至于今日亦是氣象之一變也又子道以大門副廳甃穀米置農具楊大同時相依以居見之曰此等氣象不好公家無限閑屋偏置于此豈有官

廳前之門景向之客官賜聚令置農具太覺不好未
幾長亂無寧日此居皆成瓦礫矣

蜈蚣毒用

雞肉與蜈蚣有冤春夏秋三時切不可過宿殺人燒
炙之味夏月不宜置露宿當謹蓋藏嘗有某處孝婦
養老姑甚謹姑好食燒肉孝婦每得肉置火上熟必
以竹簽揷壁陰候火氣過然後奉過一夕食肉暴卒
姑之女有訴于官曰嫂氏有私通懼姑覺故進毒殺
其姑孝婦不勝拷掠誣伏其罪未幾當囚官至獄其

情疑之再令買肉置故處夜半視之惟見蜈蚣毒蟲
羣食其肉官以啗死罪囚囚食亦死孝婦由是得免
姑之女反伏誣其置肉時適夏月也

姦僧見殺

姦邪之人不可交接苟不得已則當敬而遠之不然
輕則招謗重則貽禍不小嘗聞一某官平日自任以
闢異端為事凡僧道流皆敎恥辱之所居近有一寺
寺者僧多富豪者一僧尤甚奸俠某日以嘗薄之一日某
官出外其僧盛服過其門惟見某官之妻倚門買魚
菜之類蓋嘗習慣也適雨霽僧乃詐跌仆汚衣且佯
笑而起某官之妻偶亦付之一笑僧遂向前求水洗
濯明日餽以殽核數品相餽某官之妻初不肯受以
謂未嘗相識且無故也僧但曰感謝濯衣之恩强擲
而去某官歸餘核未盡問其故惟怒其妻之不謹亦
未以為疑也一日潛使人以僧鞋置于某官廳次側
房適見之怒其妻有外事遂逐去且僧敎有奸計某
官蓋愈疑之矣此僧聞之即捲資數一夕避去莫知
所之其婦歸吾母家依兄而居年餘不能受淸苦此

僧已長髮為俗商矣夤緣成姻其婦初不知也逾三
年已生二子一夜月明夫婦對酌淺斟其夫問其妻
曰爾可認得我否妻曰成親三載何不認得耶夫曰
我與你今日團圞豈是易事費多少心機耳其妻問
故夫曰我便是向日汚衣之僧也備述前計其妻即
佯言曰因緣却是如此乃前世之分定也遂再飲大
醉後其妻操双刺殺其夫并二子明日自赴有司陳
罪官不能决繫獄者一年忽朝廷遣官分道決獄見
之乃壯其事而釋之後與前夫某官復相見其婦曰

我所以與你報奸人之仇而明此心者也今既失節即不可同處乃築室某山夫婦各異居云二十餘年前事也

黄華小莊

至正癸巳鄉里寇平吾復到黄華小莊忽故幹者史仲珍王道者來謁談及世事人情因發一嘆曰向時人中揀賊今日賊中揀人蓋傷好人之絕少也此言雖淺乃寔論耳所謂人者猶丰是賊心也

山陽之薪

山陽之薪有燄光能發火力山陰之木無燄光然烹之際不若山陽者佳吾避地鄞之上水乃始驗之又臘月採薪雖生濕之木亦可然

宣城木瓜

宣城産木瓜最佳其父老相傳唐末不生實至宋至初生靖康中忽不生至紹興後又生宋末咸淳末不生國初始生今自甲午年又不生至今無木瓜合藥甚難得何其一木擅天地之正氣猶若是之靈耶

蘆把劚石

蘆把束劚石則石裂茶汁洗石器久則石如蛀爛物性所所畏有不可曉者

瑪瑙纏絲

瑪瑙惟纏絲者為貴必求其紅絲間五色者為高品諺云瑪瑙無紅一世窮言其不直錢也又言瑪瑙紅多不直錢言全紅者反賤惟取紅絲與黄白青絲紋相間直透過底面一色者佳浙西好事者往往競置以為美玩或酒杯或繫腰或刀靶不下數十定價過于玉蓋以玉為禁器不敢置所以瑪瑙之作也金陵

呂子厚知州有祖父所遺瑪瑙椀一枚可容一升其色淡如漿水惟三點紅如蒲桃狀極紅又一二點黄色如蠟可謂佳品也子因與好事者辨之曰五金之器莫貴如金珠之為物固不足貴也金愈遠愈堅珠則有晦壞之時也諸石之器莫貴于玉玉與金並稱取其温潤質色玉為上堅而不壞金為上若水晶之淳薄瑪瑙之襍紋皆不足貴此固世俗所尚一時之競非古今之公論也今燕京士夫往往不尚瑪瑙惟倡優之徒所飾佩又以為賤品與江南不同也諺云

良金美玉自有定價其亦信然矣其次則有古犀斑文可愛誠是士夫美玩國無譏者矣

經史承襲

經史中往往承襲故宋俗忌避諱者字盡皆减省不成字如匡字真字敬字恒字朂字貫字殷字搆字朗字皆不成文以讓為遜玄為元慎為順桓為威匡為康宏為洪貞為正又為忠又追改前代人名甚是紕繆胡公作春秋傳辨論詳明豈有古今經典以私諱改其字哉是無識之人取媚一時以為萬世誚

國朝翰林院及諸處提舉司儒學教授官當建言前代之失合行下書坊訂正所刻本重新校勘毋致循習舊弊可也至如詩書易正文亦當行下書坊删去小序及王弼序卦之類毋得仍舊訛誤後人

美玉金同

美玉與金同亦有成色可比對其十成者極品白潤無纖毫瑕玷也九成辨難辨非高眼不能別八成則次之以至七成六成又次之古玉惟取古意或水銀漬血漬之類不必問成色也絶難得佳品

靈壁山石

靈壁石最為美玩或小而奇峯列壑可置几玩者尤好其大則盈數尺置之花園庭几之前又是一段清致諺云看靈壁石之法有三曰瘦曰縐曰透瘦者峯之銳且透也縐者體有紋也透者竅達内外也凡取其色之黑而聲清者靈壁也惟取其聲之清遠者太湖石也亦有卧紗紋彈丸兩點紅獨無峯耳英石之質亦黑亞于靈璧特聲韻不及太湖而質過耳盧疎齋翰林有太湖石記

曼碩題莊

豫章揭翰林曼碩題雁圖云寒向江南暖飢向江南飽物物是江南不道江南好蓋譏色目北人來江南者貧可富無可有而猶毀辱罵南方不絶自以為右族身貴視南方如奴隷然南人亦視北人加輕一等以往往有此誚

古錢

古錢置之圖書印傍久而色赤亦古氣類使然也

沙魚胎生

沙魚胎生子至鄞食沙魚腹中有小魚四尾或五六尾者初意其所食但見形狀與大者相肖且有包裹乃知其為胎生也此軟皮沙也

鄞南山石

湖州安吉鄞南山中出一石色白巉岩狀類將樂石可設置几筵為玩器不可浸水種菖蒲惟崑山石宜水浸潤今亦罕得舊者

銅棺山草

義興銅棺山頂有一種似草非草又類木本葉似側柏而卷淩冬不凋可移菖蒲石上枯而復青歲久亦茂可觀

半兩錢

半兩錢古者暇而酒服可續折骨五銖次之浙東斗尺皆仍故宋遺製斗謂之石合足比之今官數八升也〔謂官數二十合〕百尺謂之百分比今之官數八寸吾鄉絕無此樣皆用官樣至宜興則間有之杭城人有七升斗七寸尺者謂之小百合小百分也考其此製尚存古法則是今之製差增大耳鄞俗則有二樣二斗五升者曰料五斗曰溝〔料音勞去声〕

學士帽

今之學士帽遺製類僧家師德帽不知唐人之製如此否愚意自立一樣比今之國帽差增大頂用稍平簷用直而漸垂一二分裏用竹絲外用皂羅或紗不必如舊製頂用小方笠樣用紫羅帶作項擘不必用笠珠頂却須用云石之類夏月杯下則以染黑草為之或松江細竹絲亦好歸鄉晚年當如此也更置野服亦稱之〔畧見鶴林玉露〕便如今日鶴氅樣布為之

艾蒸餅

試艾以蒸餅將艾丸炷于餅上然之若是好艾則滿餅香透底不好者止于餅內一半香不透〔西明王部卿云〕

先賢之後

先賢之後理不當絕然所聞者無幾且真偽莫辨周濂溪之裔絕無聞者程子之裔數人者寓居江東不知為伯為叔也近長鎗兵中程某者謝國璽女兄之夫也咸禮之以其為程伊川之後也寓居磁州朱子之裔真者三四人而已近亦無聞者若金陵之朱仲

明自是冒姓其食子垕字伯厚者是陳姪之子雲心
道士之姪福清人也仲明家世滛亂垕後滛其妹不
聽適人人倫已喪錢唐之朱姓者自稱朱通判之後
亦是冒姓本朱氏之甥也張橫渠之裔絶無聞者南
軒之裔有二人焉今亦不知存亡也至如顏氏之裔
亂亡之後僅存一人今在四川顏真卿孫也幼孤與
祖母孔氏相處孔氏潛夫之姊世居林外孟子之裔
今皆無聞或在北兵中未可知也

西川道者

西川一道者學長生之法修煉三十年而内外丹皆
成一日城中兵變而道者已仙去遺下黄芽大丹一
爐為兵官所得後半歸之賈平章似道半流落民間
賈事敗丹大半零落一美妾後歸錢唐宋氏丹遂為
宋所有今又半歸于余乃一半中之再半也此丹性
和而不烈人皆可服服之者可以助元陽延生命臨
服時默誦咒七遍面東南以棗湯或白湯吞下先以
雪餻裹丹預于前前夕服青丸子咒曰歸我常返我
鄉服之千歲朝玉皇表姊宗氏常患久痢元氣衰弱

因服此丹三五服始得復生每服十粒

鄉中大家

鄉中大家皆用刀鑷者入内院雖婦人女子咸令其
梳剃甚是不雅惟吾則不然時外家却不用此頗合
禮法他事則不及也凡居家者謹之

溧陽父老

嘗聞溧陽父老云國初兵革之後居民荒業至元間
有一奸民曾為北兵掠去後復歸往來山前豈登
莊寄居每掠買良人子女投北轉賣為奴婢居三二
年忽遇一虎至村落三日居民驚惶幸不為害惟啗
此奸而去豈非造物者報焉

高昌偰哲

高昌偰哲篤世南以儒業起家在江西時兄弟五人
同登進士第時人榮之且教子有法為色目本族之
首世南以僉廣東廉訪司事被劾寓居溧陽買田宅
延師教子後居下橋世南有子九人皆俊秀明敏時
長子燕（本名傚伯遼遜）年將弱冠次子十五六餘者尚幼每
旦諸子皆立于寢門之外省謁父母非通報得命則

不敢入至暮亦如之一日予造其書館館賓剡溪錢惟賢希聖主之見其子弟皆濟濟有序且資質潔美若與他人殊者蓋體既俊秀又加以學問所習氣化使之然也予深羨慕之既而欲造一生通謁于世南求跋二小畫卷希聖曰姑少待有官者出中門可問之則主者出矣否則別托門子轉相通報亦可諸生則不敢妄入也予初疑之希聖曰世南處家甚有條理僮僕無故不入中門子弟亦然自吾至館中因知諸生居宿于外者皆定晨省皆儀于寢門之外非奉

父母命則不敢入蓋謂私室中父母處之或有未謹者則肢體袒裼使子弟窺見非所宜故亦防閑之也予姑服其法之有理深慕之嘗為家人輩言之因外家處事太無理雖幹僕亦得入于寢室告報家事予深惡之每以傒事之法諭之也予家以先人遺法亦頗若是惟防閑外居子弟未嘗及于諸子也傒氏之法忍不可忽他日歸鄉當謹謹效之云

紫蘇薄荷

凡泡紫蘇薄荷之類先貯滚湯後投以藥而覆之則香氣濃而色淺先投以藥劑後沃以湯則色濃而香氣淺其味則皆同也凡欲升上之藥則泡之如此法用其氣也降下則熟煮之用其味也近日因訪同避地一左沈思誠留坐久忽云我以上焦燥熱喉痛眼赤乃用黃連解毒湯四味藥剉碎先以沸湯後投以藥而覆之半時許服之其香烈而味清蓋欲升上也質之王韶卿乃云獨不如大黃必候他藥將熟而旋投之即傾服亦取其氣能瀉也吾始得其義如此因記之

出納財貨

人家出納財貨者謂之掌事蓋傭工受雇之役也古云謹出納嚴蓋藏此掌事者六字銘也然計籍私籍其式有四一曰舊管二曰新收三曰開除四曰見在蓋每歲每月每日各有具報事目必依此式然後分曉然後可考有無多寡之數凡為子弟亦然幹父之蠱雖微物錢數亦必日月具報明白免致久而迷亂無可考也先人嘗云人家掌事必記亡帳目蓋懼其有更變人有死亡則筆記分明雖百年猶可考也此

雖俗事亦不可不知此式私記謂之日黄簿又曰帳目

鮮于伯機

予嘗見鮮于伯機公親書一幅云登公卿之門不見公卿之面一辱也見公卿之面不知公卿之心二辱也知公卿之心而公卿不知我之心三辱也大丈夫寧當萬死不可一辱不知何人所言而困學喜而書此凡見數幅觀其言雖不深奧然亦可為確論金陵楊大同嘗與予言士大夫不得已寧受小人辱莫受君子辱此亦良言居鄉里時亂後一酷吏權州事又一奸

民掌業贊佐之嘗會于鄉人家予頗以禮貌待之其人亦不問何如人但略答片言即自與濟其奸酷者笑談既而又忌予在座不樂予即起而出越明日鄉人對予言昨日所會二人始不知予為何如人既而略聞之且懼予之直言恐壞其奸計是以不樂與語予出甚好大同亦在座曰正所謂寧受小人辱者是也今之江海中遇寇窮途中遇忍少年皆不可與之爭者順其無禮何有加于我哉予曰善因記于此云

靜齋至正直記卷之三

靜齋至正直記卷之四

元 闕里外史行素著

四民世業

黄山谷曰四民當世其業讀書種子尤不可斷絶有才氣者出便可名世多矣此石刻在剡溪岳氏後為顯親寺僧有大方塵所得石背刻一詩云漁家無鄉縣滿船載稱乳鞭捶分私急醉眠聽秋雨皆山谷詩也至正丙申以後寺燬兵火此石不知存亡

江古心

宋末江古心丞相之養子某至元乙酉歲為建康路同知總管府事常時祭祀有闕一日監脩南城惟其妻在家忽聞中堂喧鬨出視但見朱衣吏數輩曰丞相在此當肅拜其妻驚仆于地仰視一紫衣官人中坐曰同知何在言未及應答聞厲聲曰豈有為人後而祭祀有闕者乎言訖而出少頃同知自外歸呼其妻曰忽若背膂間疼若為人所擊神思昏憒故今日早回家其妻告其故同知驚懼即治其享祭明日疽發請醫不能療半月而卒其子某與先叔生同庚乙

亥又同學建康邵齋脩言其事夫人之貴有子者欲為祭祀之子也不幸無嗣而養子如子惡可不事其父為父養子既如是況親子乎不孝者以是為儆

按宋史古心謂萬里字子遠都昌人以蜀人王構子鎮為後父子相繼投沼中據先叔所言甚詳竟鎮投沼後或不死亦未可知或撫養別子亦未可知也姑記此以俟知者

山中茅葉

山中茅葉可蓋園亭既堅且雅晴則卷雨則舒不漏水也勝如稻草即開花可止血者

翦葉鋪襯

翦葉鋪襯王檣能隔濕氣百年亦不朽壞即箭葉也稻草俗呼礱糠可築塞溝渠繼之以土雖百年再翻起黃色如新如翦葉着土護板久不壞二物非堅其性然也

鬼無雄

世傳鬼無雄者每歲既中秋月即成胎其夜暗明則育嘗記二十年前偶剌一鬼有二外腎珠不曉其所以然獨未遍考其衆果復有腎否也

翰林讖語

虞伯生翰林云方言讖語皆有應時固無此理然有此事如天翻地轉人化獸獸為人戲言之事容或有之凡人世之有是言必有是事又如劫灰冥數之類者未可一一論也便如今日世傳五公經推背圖書亦然

董栖碧云

董栖碧云釋氏有言三世佛過去佛見在佛未來佛其說甚好但以佛名稱之語涉異端儒者所不道吾今以三世界言之可也

黟縣老民

潘多吉嘗為黟縣教諭云縣有深山可入數百里中有老民或過百二三十歲者或自言前宋年號者皆未嘗知有本朝也其山忽陷崩發洪流出大木片長數丈廣二三丈狀類海舟底宛如木釘相連不用鐵者多吉不曉其意一老民云此恐是前世物過天翻地覆遺下耳山民多不食鹽醬亦未嘗識故能栖碧謂此過去世界也混沌之物豈起自盤古豈世人止如是耶獨不知盤古以先又幾千萬萬年也今之世乃見在世界久而混沌如上世了又復開闢如盤古

時此乃未來世界也吾又嘗聞金陵城中人有于延祐間掘井深及數丈遇巨木阻泉復廣掘木之兩頭處不得見遂鑿斷出之長二三丈高廣數尺磨洗認之乃香楠也此地豈非萬餘載耶乃有是木意當時必江水也俗所謂海變桑田谷有是乎世傳此等事亦多矣未暇記耳

董生遇閱

董生名瑴字守仲誠一名純伯父天台人寓湖州潘公名嘉諸暨人游于杭博學能詩文先曾除黟縣教諭丁内艱服闋再任又得縣[宼]蓋浙江省注選恐吏作弊例以兵卒用竹箸拈瓶中紙毬紙毬中書合注人姓名謂之拈鬮一吏撿文卷對鬮讀之惟空人名讀至是鬮云某處某鬮兵卒探取人名對此鬮吏然後書之也嘉兩遇是鬮豈非分已定乎嘉音哲

莫置玩器

先人嘗勸人莫置玩好之物莫造華麗之居每以訓戒子弟予聞之耳熟猶未能深省也義興王仲德老先生平日誠寔喜静惟好蓄古定官窑别紅舊青古銅之器皆不下數千緡及唐宋名畫亦如之獨無書册法帖耳至正壬辰紅巾陷城定窑青器皆為寇擊毁冦亦不識無取者也此一失也後乙未復陷所存者又無幾惟附篋隨身之物乃畫之高品銅之古器别紅之舊製寄蔵交人渡江浙時苗獠據杭州因寄托之主喪乃取歸山不一宿盡為苗獠所掠画卷轉賣于市凡别紅小样或以刀砍毁無完器也此再失也時仲德翁已死一載明年又不能保其餘矣所見多蓄者皆不能保非獨亂世尋常傳子孫者誠空居室亦然亂離之後猥蕩無遺使人人知有此患惟撿身之不及何暇玩于物哉李易安居士序其人之好蓄書卷戒之甚詳先人之訓蓋目見耳聞者多矣嘗云諺曰與人不足擴掇人起屋與人無義擴掇人置玩器擴掇者方言猶從臾也蓋華屋玩器皆能致禍向有一人為玩器因得罪于時官遂破家喪身又有一人因華屋招訟不已直至蕩産此皆予所目見者耳聞者又不知其幾矣可為明戒

月中影

月中影世傳玉兎與桂樹先師徐寔庵云釋氏說是山河影未詳今年中秋月倍明因細觀之果若山影空缺處乃水也釋氏不為無所見

陽起石

世傳陽起石無真者欲辨之覩其紋有若雲頭雨脚鷺鷥毫者是也

村館先生

村館先生惟鄉中有德行者為上文章次之不得已則容子弟游學從師求真寔才學者亦在德行為先也浙西富豪之家延館賓皆不以德行館賓亦不以儒者自任所以往往刁許有玷儒風至于破館主之家者有之今日亂世猶有甚者往年無錫華氏曾有此患今年太倉徐氏寓慶元為方氏職役家豪于貲忽館賓許其通好張兵因此受害家資一空蓋當時為主賓者皆不以禮主者特欲改換士風賓者乃是圖口腹貨利耳初非若古之主待賓以誠敬賓報主以學業者此也惡可謂之賓主哉然此可為後來之戒

元章畫梅

會稽王元章嘗謂著月着衣畏汗濕則用細生苧布以薄金漆水刷過乾而着則便且凉也元章名冕善画梅

古今無匹

古今無匹者美玉也蓋天地秀氣所結質色大小各不同是以無匹真可貴惜也古扉次之畫卷則今之精者或能追古亦古之善画者多非正一筆也是以多得而有匹也至于定器官窑又其多矣皆未足珍貴也前輩論者或有及于此因記之

無錫讖石

相傳無錫有石刻讖云無錫平天下寧在惠山寺泉之傍或云天下井蓋咸置錫以滋泉味蓋茗與錫相便惟是邑無之或有云有錫則民争兵故名無錫皆未詳孰是

雞卵熟栗

雞卵與熟栗在午前食則佳過午後則能開氣

江西羅生

江西羅生貴碑刻者言天地初如卵形者指雞卵也鵞鴨則不可擬矣此說近是

義興卯億

義興卯億永年一字惟賢署月冠墨漆巾蓋取離汗也以葛為之用淡金漆水和以墨水置葛其中染之乾而後製甚好

蘭艾不同根

古云蘭艾不同根蓋比故家崛起也艾葉茂而根淺蘭葉少而根多耳

江湖術者

江湖術者說客不可延至家庭蓋起詞訟之端誘破家之事容或有之先人每言之嘗親見此曹患也

戴率初破題

先人嘗言幼在金陵郡庠從戴率初先生游先生每因暇即以方言俗諺作題令諸生破如經義法一日命破棲字先君曰蓋嘗因其地之不足而取其天之有餘先生大喜之又命以諺云寧可死莫與秀才撘撘于肚裏飢打火又無米破曰小人無知不肯竭力以事君子君子有義不能求食以養小人

宋鍍金器

故宋鍍金器皿用金鎔化以銀器漬之凡數十次猶猶如金之擺錫鐵器相類

宋迎酒盃

故宋過府官及朝貴例蒙賜酒却于官庫支給以鼓吹迎歸謂之迎酒盃〻是夾盞蓋內金外銀或內銀外金者予在四明間史善可說乃母項氏聞諸其長上先輩云因袁伯長學士與乃子敬存家書中有謂迎酒盃者故及此

故宋剔紅

故宋堅好剔紅堆紅等小柈香盒箸瓶或有以金柈或銀或銅或錫底而後加漆者今世尚存重者是也

齆香吸髓

諺云齆俗音鬨齆鼻也香吸髓倚闌于言三險也花心有小蟲鰓之或作鼻痔惟臘梅最不可齆諸獸骨髓中擊破有碎屑吸之恐傷肺闌干臨水恐有墜折之患猶三件險處也此言雖近亦可為戒

巴豆黄連

諺云巴豆未開花黄連先結子蓋黄連能制伏巴豆毒也猶螳螂捕蟬黄雀在後同意嘗觀宋史宣政之間女真叛契丹而謀宋南侵之日韃靼亦叛女真而舉兵矣正此謂也

山中私議

山中私議人才列為九品以比世爵蓋賤虚而貴實也一曰孝事親竭力移忠于君二曰義盡忠效節輕財赴難三曰廉不苟取受知恥尚儉四曰直真實不

欺内外如一五曰謹持守禮法行之有常六曰才謀辨雄畧濟時于時七曰教博學于己推以及人八曰隱不事王侯高尚其志九曰藝文詞書画以材成材

種竹之法

種竹之法古語云深種淺種多種少種最是良法予治西園嘗一日成林彼時人事從容工力畢具甚易為也且取竹于隣里佃客之家皆吾田土上所出者故不勞而辦也深種者深埋客土也淺種者淺開畦穴也多種者連鞭三五竿或二三竿少種幾堁也若獨竿則根少根少則難活縱活亦不能茂耳江西小竹及公孫竹雲頭頂竹凡置盆栽者亦用此法

製藥當謹

製藥不可不謹四明韶卿言其鄉今歲有合瘧丹者用砒霜為末拌和蒸餅盤晒于日而二小兒不知食之一死一生生者食少急服解劑也死曰明日焚化腸已腐矣又往年鎮明嶺一醫士嘗合墨錫丹毋及妻皆貫服之一日以他藥丸歸未曾題名色類墨錫丹毋及妻亦取服之一夕而斃可不謹乎書此為

製藥之戒

草藥療病

村民多採草藥療病或致殞命者多矣蓋草藥多有相似者似是而非性味不同愚民不能別一概與人服之不至于悞者寡矣嘗覩本草云山陽有草其名曰黄精餌之可長生山北有草其名鉤吻入口即死蓋此草絕相類而性善惡不同如此又安吉朱民親戚有為子腹疼人教以取揀樹東南根煎湯者子初不肯服其父𢊵之既入口少頃而絕蓋出土之根能

殺人朱民不考古之過也此表兄沈子成在安吉目擊其事嘗以戒人醫家用桑白皮本草云出土者亦能殺人可不戒哉

季弟患疾

已亥秋李弟在上虞患痢疾亦服村民草藥後爲所悞雖更醫已無及矣蓋此弟不肯讀書不交好人不習好行惟市井輩是狎所以致此者此亦稟氣受胎之賤且有不忍言者故耳

墮胎當謹

墮胎不可不謹妻母潘嘗在三月之期服墮胎之劑至四閱月而旋旋下血塊或斷肉塊蓋受毒爛胎之故也或懼孕育之繁者夫婦之道亦自有術蓋以日計之也不然則在三月之間前兩月之間服葯猶可若過此則成形難動必有傷母之患今人或以村婦法用牛膝等草帶于産戶者深非細故不致于殞絶者鮮矣嘗見溧上親友李漢傑其妻黄氏昌娃孔女者凡數十孕多男子憚夫産育之勞苦服桂姜行血之劑過于三月後胎雖不墮漏血不止醫者所親殷國材憂之但飲以補血之劑因懼不能止所以生之也此亦是一法及十月而産乃無胞之兒蓋因形成而被毒藥所斷胞衣以致常時漏血也可不戒哉吾近以家人多産又在客中不使常服墮胎之藥既過三月不動則易以安胎順氣之劑以防護之耳

服藥關防

人家服藥須是關防或被媼妮所傾别添水煮則味不能功矣或悞墮他反與藥相反則傷人命或襍亂悞投于人物之冷熱不同悞增病症若是多矣不可

不戒嘗見趙希賢云趙冀國公府凡治家事各有局次如煮藥必在外院幹者輪日掌之名籍日計簿以遞稽考過某夫人某宮人某直閤某乳媼及賤妾輩有疾外院書名懸牌于盞托之上覆定然後送入內院飲别問藥次第嘗之人家雖不能如此或倣此防閑亦好

五苓散

五苓散隔年者澤瀉必變油服之者殺人惟見一方云治項骨倒用隔年者餘皆不可不謹也

滾痰丸

吾鄉王中錫製滾痰丸療疾甚妙然亦有害人者徒常熟常閒一官甚壯寔毎患痰熱即服之後因患脾瀉脈絶以致不救蓋過于此劑也然此劑正可推利痰熱疾平則已不已則傷元氣豈可以素壯寔而自欺耶人非純陽真人焉能報保其無七情之害害則有損非純陽矣

平陽王叔琁

平陽王叔琁為嘉興郡照磨丙申年避地與予同寓

上虞時乃嗣本元纔二十五歲未娶因納妾于外未免過度于酒色自南臺宣使閒亦來上虞忽患瘧疾半載且膿疥遍身因久病脾虚腹脹足腫問藥于予予曰當寔脾元補腎去濕則可矣宜用厚朴乾山藥白朮木香之劑未過五日已不喜服遂信房主者徐生引至相識使與其針腿膝間放水少頃即死悔無及矣庚子月甲申日也又吾親友楊文舉乃嗣元碩于乙未年夏秋之間亦患瘧生疥如王本元但無虚損下元之證因服葶藶末而愈蓋利水道也嘗志此以記之

上虞陳仁壽

上虞陳仁壽字景禮嘗應寫金字經生員為人有文情嘗言一日過江西舟中遇漏雨醉臥濕蒸之所遂患骨節疼軟適年尤甚因住杭求醫〻用針決治之一針竟不能步疾倍于前時悲而舁歸自此不得痊矣其疾甚怪異手足指縫間始患腫毒久而潰膿〻盡做露白塊如骨以手捻之即出稍軟見風堅白如粉色若此者不知其幾也凡肘膝有骨節處皆患遍

筋骨拘攣不能舉動終身廢疾毎恨無名醫不治猶可因治而成廢人蓋其幼時曾酒色過度風濕侵之久矣亦是冤業所致如此至正戊戌秋會于會稽後山月餘因談及之

先君教諭

先君初欲仕時頗厭冷官既授上元縣學教諭不就江淮行省尚書省又授常州路學正亦不就豪氣英邁必欲即能濟時行道者遂薦為歳貢儒人吏書住宣城時安吉凌時中石巖為憲幕賓一見甚喜乃嗣

愸翁師德正讀書侍師作蘭花詩石巖暮歸即命同賦有風流得似謝家郎之句石巖稱賞已懷建康郡牒而去越三日忽告先君曰公又且擬置在此未遑也予宜歸豈有謁人求仕者乎先君聞之不樂遂飄然不就此職而去且對其館賓曰吾以凌公長者故相投耳非千里謀謁也公既不我識我亦不就此謀矣人生豈止于是耶館賓即白于主者遣僕追之先君怒而登舟矣石巖更大喜曰吾所以試之乃灼見其英氣如此公文已就特未與之言待其未至溧上

隨令隸卒發牒取補書吏也及先君未到家而江東康訪已至建康轉下溧陽敦請矣先輩作成人如此未嘗輕許既就亦未嘗有矜色先君極慇之時至元甲午春也是年以入仕獲免沈家禖乏差役鋪夫賤隸本州悉除放之因先君之功也時與貢仲章交乃翁南將一見深喜之至欲納為壻每折行輩分賓主如是交游寓秀野堂者二年後數相見敬愛如初先君每嘆先輩仁人之不可及也又憲使盧公疏齋雅相推重一游一燕未嘗不與先君同處或賦詩詞必

先書以見示其前輩氣象如此一日康使容齋徐公云書中有女顏如玉戲謂先君曰試為我屬一對以俗語尤好先君即應之曰路上行人口似碑容齋大喜又一日有歌妓千金奴者請贈樂府容齋屬之先君即席賦折桂令一闋容齋大喜舉杯度曲盡興而醉由是得名亦由是幾至被劾而以容齋人品高且尚文物之時獨免此患若是今日亦無此等人物亦不敢如此倡和風流也其曲今書坊中已刊行見于陽春白雪內題但作徐容齋贈云又嘗以律詩呈容齋

公公喜而書于後曰吾退之天資穎異筆力過人擅江淮之英本鄒魯之氣觀此佳作未能走和甚覺吾老邁矣吾退之當勉力為政以繼前修則吾深有望也汶叟徐琰題

先師德輝

先師趙德輝先生嘗言溧陽儒學祭殺丁夜諸儒執事者皆來忽一儒驚見黑旗白字大書云本州城隍監察須臾被擊而死蓋此儒患痢疾未滌衣服褻穢廟殿故遭譴也常人欺心舉事不思報本且壞亂學

宮者其可免耶

建康儒學

建康路儒學至元以後有以儒人竊學糧且壞敎範日橫于學宮一夕得病且狂呼其妻曰吾被子路所擊痛不堪忍也言訖而死先君目睹其事

衢州學覇

衢州學覇王杞者久佔出納之計常為已資横行積久會先叔祖平齋府君來敎授時稍防閑之杞積忿遂欲誣于憲司是夜忽見子路叱之曰孔子聖人孫

子仁人也汝敢加害耶鞭擊其背即患疽發七日而死金陵李懋子才嘗作傳記其事

太平路學

太平路學一儒人甚貧或紿之曰可拜先聖七七四十九夜即得金儒甚痴愚果如其言往拜之或者又偽造錫錠潛置殿側儒見甚喜或日窺伺其所得即求分惠儒者辭以同貨或者竟强持去乃笑曰我特戲爾耳儒訴于學官云或者奪我白金且告所得本末如此官詰之曰或者不可以假金誑儒欲免罪當償真金儒者得金遂奉父母育妻子人咸謂儒者貧而誠所以得金聖人不能以金畀人故假手于或者是亦可異可笑之事也從父諸暨君嘗言及此蓋目擊其事云

克誠竊食

義興蹇克誠久竊食于學宮未免結黨行蠹一日因事逮及拘于常州久不能脱忿而自割究出外腎血流滿牀席自是召保放歸此亦作惡之報或有作惡未之聞者也蹇之祖宋末蜀人溧陽楊浚久佔學宮

出納之計凡飲食居止皆是學中貲也子能聰明讀書一夕而死餘子雖在作惡無行可見報應也如此深甫晚年貧困鬱鬱而卒嘗聞前輩言學糧不可妄食必有報應若果賢而貧無所依則食于學此分內事耳苟無行强受學糧必貽神人之怒且無故而食農夫汗血之勞豈無報應吾見如此者亦多矣至如無功而食官之祿亦然不及其身則在子孫事之必然也

種蘭之法

種蘭之法古語云喜晴而惡日喜幽而惡僻喜叢而惡密喜陰而惡濕蓋欲乾不欲晒烈日欲隱不欲處穢處欲長苗至繁則敗欲潤不欲多澆水當以碎瓦屑火煅過伏濕處出氣後却細和土置于蘭之着根可離水而常暖也又以燖煮鷄鵞毛湯積芽而澆之澆必徐徐使潤不宜太濕太濕則根腐矣抽芽謂之發箭至發箭時當以隔宿冷茶水灌之能發其芳也懼其瘠則稍加以糞土糞土之法用山中黄土捻細糞沃之晒乾待其無穢氣後漸加于畝過澆水則肥

自上而入不至傷也又云有竹方培蘭即喜晴惡日喜幽惡僻之意常置踈竹林中縱遇晴亦無烈日遇雨不致太浸蓋以此也蘭本出廣地者為上葉短而柔廣而澤根如大香附狀最香閩次之慶元之昌國州近見一種亦好土人名曰鉄幹藂出小沙寺山上可與閩本伯仲者也春開曰蕙夏開曰芷秋蘭冬開曰藂皆一幹而數花凡今之諸山所産葉狹而勁一花或衆花者幽草也非真蘭也廣閩昌國者或有一幹一花多在春開亦好但香淺耳象山縣山中及鄞縣育王山中亦出一種象山與昌國同

卲永年

義興縣卲僊永年一字惟賢宋熙寧三魁之後也世稱紅樓卲家乃祖于嘉定間抄寫襍記一帙中載一詩如讖語云壬辰癸巳這一番人人災死盡無棺拖屍首心猶顫鴉啄烏睛血未乾半畝田埋千百塚一家人哭兩三般說與江南卿與相任他石佛也心酸當時見此皆不為意及至正壬辰癸巳之間兵事大亂絕與此詩相驗猶髑景而作者溧陽潘毅士宏

幼年在廣德山中亦見此詩正不知何人所作是宋之何年時也却與今日壬辰癸巳符合豈偶然哉

平江築城

平江始築城時某處城數丈築而陷者三子是深掘其地偶得一名石方廣三尺刻云三十六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脩張掖同音例國不祥不在常不在洋必須歎歎細思量且卜水莫愁米浮屠倒地莫扶起脩古岸重開河軍民拍手咲呵呵日出屋東頭鯉魚山上游星從月東過會在午年頭末行云唐癸丑三月

月三日立時至正辛卯秋冬之間民相傳誦竟不曉其讖至丙申春城陷張九四據之明年秋納欵始有人云張起謀時正十八人若火周李䄇等也又測鯉魚山上游者高郵也星從月裏過者橫舟也三十六者四九三十六也皆未盡詳明其意亦未知應在何事也開河之說卻是賈魯平章為之天下遂亂浮屠倒地者自亂後寺觀皆廢僧徒逋去以置軍寨此二事頗相應嘗記杜清碧先生在杭城時至正癸未歲忽言天下不久當築城築城後自此多事南人多得

大官但恐得官時五更雞叫天將明無多時光也自後皆驗杜公臨江人寓武夷善陰陽術數之學長于天文地理但心術未正弄黃白左道識者鄙之尤好博古能篆隸予嘗從其問地理法又杭城國初嘗有術者言此地當變荊棘在八十年後今果如其術者云

大興土木

大興土木之工必立不祥蓋土神好靜或動作則必不安輕則上者僕役見咎重則禍災及主人吾嘗見長官好興土木脩廟宇者皆不得美任雖未究其事理亦勞民動衆俾土神不安之所致也人家承祖父舊居最好不得已則脩營無妨然亦看按時歷前所定諸神煞方外處合宜避之此不可不信也雖云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然亦不可執而忽之當詳審耳

錢唐張炎

錢唐張炎字叔夏自號玉田長于詞曲嘗賦孤雁詞有云寫不成行書難成字只寄得相思一點人皆稱之曰張孤雁有山中白雲集首論作詞之法俻述其

要旨

茅山水潤

茅山冷水潤雨過泉流大急則流出一等白石土人收而斲成器用或杯或帶或笠珠或刀靶瑩然如玉惟欠溫潤耳間亦有潤而如玉者必砆碔之異種也頗難得蓋堅而難琢不多出故也

蒼蠅變黑

諺云蒼蠅變黑白蓋蠅糞其污物遇白則黑遇黑則白世以論夫君子小人相反也

海濱蚶田

海濱有蚶田乃人為之以海底取蚶種置于田候潮長育蚶之患有斑螺能以尾磨蚶成竅而食其肉潮退種蚶者往視擇而剔之

浙西水旱

四月十六日浙西卜水旱六月出早則旱遲則潦嘗記父老云己巳年日方没未久而月已高其年大旱又卜是日宜陰不宜太晴亦不宜大雨浙東占四月八日晴及東風或南與北風亦好宜二麥若雨及西

風則損二麥每歲六月一日三日六日晴則旱若雨則潦陰則平每歲朔喜東風惟十月朔宜西風則夏禾平

磨鏡透闇

磨鏡者以鐵片六七葉參差鉏擊之行市則搖動使其聲聞于內院如雪響板之音謂之透闇

自稱和靖後

國初有人自稱林和靖七世孫杭人戲贈詩曰和靖從來不娶妻如何七代有孫兒若非重種與鶴種定是瓜皮搭李皮至今傳誦以為笑其蓋譏人妄托遙遙華胄也

詩聯對句

又一生作詩喜聯對句有云舍弟江南死家兄塞北亡詢其所以惟一身並未嘗有兄弟也時人續之曰只求詩對好不怕兩重喪至今以為妄作詩求切對者之誚

園丁棕絲

園丁以棕絲攀結花枝最為損物往年嘗往杭城買

蟠桃千葉紅白者數盆花謝移植于地枝幹長茂高即五尺忽大風枝皆折視之有棕在骨被拘束不能長但長皮耳遍觀拘縛處莫不皆然予即以小刀直劃斷其棕絲庶幾可以長大骨肉矣至次年則無吹折之病此花木之受害豈淺淺哉蓋棕不腐斷且挑枝勝多易長故也他木亦然于是初買即斷其棕任其直幹橫斜栽移于後皆成大樹予性不喜矯揉者忽見園丁如此即以理諭之

鄞人虛詐

鄞人多虛詐不實皆江水長落不常俗性亦由是習成予自至鄞凡四載若親戚儕識未嘗見一言之可信一人之可托者最是無耻無義得利于己則與人往還不得則遽變絕交明日得之又復往還或假借不合意又有絕交之情此只是士人待他處客也使客乞假于士人終歲未之聞也吾姪壻袁氏子無情尤甚若非世人類者其妄誕譎詐浙西未嘗見之亦未嘗遇此等親戚也細民多不務實好飲啗酒肉無一日不買魚腥酒食吾鄉則不然小民終歲或未嘗

知魚肉味者簡儉勤苦又非鄞人所聞見也鄞人寧飲啗而至于貧無衣食者有之其不務是非類人俗則可知矣所以湯伯溫薄其風俗嘗云有男未娶寧過于半百有女未嫁寧可為尼姑必待承平歸浙西江東然後為之未為晚也伯溫平日多妄誕此言最有所見吾頗然之

敬仁祭酒

許敬仁祭酒魯齋子也學行皆不逮于父以門第自高嘗忽傲人每說及乃父奉旨之榮口稱先人者不一四明袁伯長亦以譏謔為習常嘲敬仁敬仁大薄之伯長嘲之曰祭酒許敬仁入門韃靼喚出門傳聖旨口口稱先人蓋敬仁頗尚朔氣習國語乘怒必先以阿剌花剌等句叱人人咸以為誚也鄧文肅亦薄伯長以謂有海濱滑稽之風耳

乙酉取士

乙酉科取士不公士人揭文以謗之云設科取士深感聖朝之恩倚公行私無奈吏胥之弊豈期江浙之大省時耐禹嗜之小劉云云其間亦言開元王彌叟

囑託之過者不一雖是不得第者之言亦因取士不公之誚也後云一樣五千本印行

四明厚齋

四明王厚齋尚書好博學每以小冊納袖中入秘府凡見書籍異聞則筆錄之復藏袖中而出晚年成困學紀聞可謂遺訓後學者矣國初袁伯長孔明遠史果齋嘗登門請教者惟三人焉明遠諱昭孫時為慶元儒學教授時伯長方十二年不過隨眾習句讀已耳

伯長九字

袁伯長家號字以九字為則取相生之義水木土日人心示言金石絲竹蓋以日字至竹字也

石蓮

石蓮數百年不壞嘗見築黃花小莊基時掘地數尺得石蓮數枚其堅如鐵置淺水中則復生考其地乃宋嘉泰辛酉所築其初是蓮花水蕩也所以道家服蓮肉亦有所因者云

金陵李恒

金陵李恒字晋重揚通徽女兄之子文舉之表弟也進士出身頗稱廉簡然以家貧常以立分取逋息作文簿錢是以賤隸庸人富室等皆得易而求之嘗為小吏淩立義之父作墓誌時人亦以是薄之尤善小篆性執僻而强鄙里鮮與交者祖居溧陽所以自稱中山李某也

推人五行

前輩多言推人五行定休咎今以受胎日時為準但以所生時甲子合得十月數某甲子是也如甲子則推己丑（甲與己合子與丑合）乙丑則庚子之類（乙與庚合子與丑合）也又云唐宮中如此未詳

無土不成人

諺云無土不成人蓋謂有田可耕誠務本也所以術者推人五行亦以無土為患先人嘗戲言田字云昔為富字尾年為累字頭此確論也人生居鄉里處田田園之樂可謂足矣既欲多買田買田多賦役由是而日縈挂籍于戶役則小人皂隸之輩皆得易而侮之可謂累矣有志者但守舊田廬足供衣食使富于田亦必擇其中下等者寄于他姓嘗食勤力取儉可

謂福矣

字讖

字讖容或可驗雖曰偶然亦自可笑先人嘗言桑哥拜相術者測其止有四十八月之位更作相哥術者又曰也只是四十八月既而果然又溧陽南門開解庫始議名允定二字計十七畫疑其驗數止十七年更作曲阜亦是十七畫豈偶然耶自壬子歲開張頗覺稱意至戊辰以後漸漸不貲長雖不虧廢隨得隨

消終不及前矣又允定大圩是趙丞相信庵以水泊之所築堤遂為良產三十餘年而國朝兵至趙不能有轉鬻于呂平章呂至三十餘年子弟不肖廢其業始為吾家所有主(至)四十餘年今為盜所陷一佃幹將士能者偶言及此未必無定數存乎其間以此推之何必枉圖也哉吾嘗論此家猶國也周之八百年仁厚以延之也秦止于二世暴虐以促之也治家者戒之(桐哥事載郭霄鳳雲莫江湖記聞前集第六卷藝術門)

天賜歸暘

河南歸暘常為翰林學士性廉介多有陰德在鄉里因治圃亭鋤地見白金錠滿窖錠皆鑄成字云天賜歸暘々笑而掩之曰焉有是理吾何德而可受此哉竟不復顧當時廝殺(役)咸知之後遇范孟諸叛舉家逃避他所事定始歸及見圃亭側若經發掘者視之惟失十二錠復笑而掩之後因宦遊過荊陽湖舟中閒稍人喧鬨暘問故稍人云一竹箱隨舟尾而行欲撈之重不能起暘曰不可湖海中多盜劫人物以首級填其空箱往々有之切勿撈也稍人因以篙推之使

去越三日至某處城下其箱泝流亦至浮于舟之前稍人得之乃白金錠也與其廝役同見亦分二錠上皆有天賜歸暘四字稍人或曰舟中官人姓歸恐當受此物乎廝役遂走報暘曰箱中之物皆白金錠也錠上皆有銘々名字某當分得其二挺計十有二錠暘聞之皆叱其還于稍人勿有其分暘因感嘆久之為驛吏知所言于某處官司遂捕稍人者歸之暘々力辭不受後聞于朝奉旨別以公帑之金隨其數而賜之云(暘字彥溫)

蕭斞講學

蕭斞先生名斞字維斗講學一本于朱子嘗閒居夜夢一大鳥飛集于屋上晨起戒僕廝凡有客至當報我及將暮無人先生步出門外遙望一人傾然而癯昂藏如瘦鶴荷一高肩擔至門則弛擔通謁刺姓名曰李术魯翀先生一見即喜意謂夢中所驗也遂進而語甚聰明問嘗讀小學書否曰未也時已年二十餘矣先生曰我以朱子教人之法而授諸生必先由小學始子雖讀他書多願相從者必當如是翀曰百

里相從惟先生言是聽自講學三年皆經學務本之道有司聞其學行又出于蕭公之門遂薦為南陽縣儒學教諭廉介剛毅為時所稱御史臺即就教諭遷用拜監察御史時與同官劾某官不法直達于文宗御覽因問西御史何一人無敢官近臣曰無前資也文宗曰此無前例為御史云近臣曰有御史之才剛正不畏強禦選用人才難拘此也帝乃以御筆填寫將仕佐郎于其銜上時人以為榮且稱也既又劾元復初先生先生文章固為一代之宗而貪污乏交為清德之累卅嘗師問之卽劾而又見復初先生先生曰何

劾我而又來見我乎卅曰劾者御史之職也見者師生之禮也且先生以不美之名非止于此某恐先生自墮于掃地故以輕者言之使先生退而脩晚節也復初時為參知政事矣卅後除祭酒國子監書冊無不遍閱凡某句在某冊第幾行無不導記諸生皆嘆服之官禮部時却胡僧帝師之禮時人以為難一日侍文宗言事俄而虞伯生學士至帝引伯生入便殿卅不得入久立階上聞伯生稱道帝曰陛下堯舜之君神明之主卅在外厲聲曰這個江西蠻子何附聖君未嘗聞以二帝三王之道規諫也論法當以罪之文宗笑曰子榮醉也可退明日來奏事帝雖愛其忠直又恐中傷于伯生也文宗愛伯生如手足然是時伯生竦懼且餘不敢見于卅也其嚴恪剛正如此

維揚憲吏

維揚憲吏嘗言淮東憲司官某某曾作書寄一某官品使者拜以授書使者拜而受之使往彼見某官亦拜而捧書叢拜而授之者如見某人必面其所居之方以望之也使拜而奉者代司官拜也此必于其稍

尊者及平交者也嘗見北方官長稱朋友親戚壽日或遠不能親往則先寄使者或托親友轉寄必拜而授手帕一方或紵絲一端使及親友亦拜而授之到其所則代某人拜獻壽者此禮亦好南方反不及也本朝凡遇生辰及歲旦冬至朝賀咸以手帕奉賀更相交易云一然當一歲祝其長年也蒙古之地則以皮條相賀然大者遇小者則不回易回易之禮出于平交也

江南富戶

至正乙酉間江南富戶多納粟補官倍于往歲由是楊希茂父子周信臣蔣文秀呂養浩等一時炫耀于鄉里未幾信臣以他贓罪黜文秀以倨傲被訐希茂父子自劾免罪養浩以他事見拘時荊溪士人張載之作詩嘲之曰納粟求官作貴翁誰知世事轉頭空一朝金瀨周巡檢三日維揚蔣相公希茂知幾先首罪長源陪課不言功何如林下山間者紅葉黃花酒一鍾長源者荊溪王德翁子富而無才識本故家子弟足可求入仕之門而不思反欲速貴先于希茂等

十年前納粟為本州稅使陪課錢十年欲退不可故詩中及之先是三贊奴作相日富戶褓流皆可入官有至貴受宣命秩且品者時人嘲詩有茶鹽酒醋都舉僧道醫工揔相公之句至乙未丙申間國家無才識之人當朝而行納粟之諂許以二萬石者正五品于附近州縣常選內妄付則詩人亦不暇嘲諷而天下事可知矣三十年前承平之日或有富輸十萬斛焉得縣佐之職哉縱使有才德之士鄉薦于州縣州縣上于郡郡上于行省已有疑難吏詰之淹滯或達于部猶不肯商量何前日之太艱今日之太濫也噫可痛也哉直至流于濫授宣勅于工隸倡賤之人猶不知其所以貴者是亦深可痛恨也哉

溧陽富民

溧陽富民羅貴一婢之子羅中者幼嘗從學頗習儒雖然妄誕不定為鄉中之誚先是館客廬陵婁奎謂其兄汝楫云何苦效欺誑以累辱前人乎遂痛哭流涕于汝楫父子之基云邦人痛貴羅中有罪

文益棄母

溧陽王文益字仲謙醫人子也習為儒名而無儒行以妻貌陋遂棄母女而之他通奸于提舉官王吉父之淫女飄泊赴都嘗有達官薦文益于江浙行省注蘭溪州學正文益鄙之不受入國子監九年無成母思文益而病卒文益不即奔喪寓公傑世南在都責文益曰汝母逾年吾家人附信已至四閱月矣何不奔喪以甘事于不孝乎文益不得已乃歸僅一載凡遊戲聚飲無不從也其兄適仲南戒之文益怒不受戒亦不與故妻及二女相見賴仲南供養十年至正

甲申八月文益不終制而去亦不葬其母吾兄欲助其費文益曰待吾得官歸方可營葬否則十年亦不可葬也所助葬資未若助吾行色吾兄曰助子葬事當以二十錠今助行色可半之文益遂行又三年無成仲南遂葬其母事為繼母也又五年仲南為嫁其二女其妻以憂死亦葬于姑之側後甲午年文益始充淮南宣使陞掾史從撫兵官至江西病死終身無成虛名而已自甲申秋離鄉去至死並不作訊字寄乃兄及親戚朋友其不孝不義惡行不可容于誅徒

以小聰明善逢迎鄉相耳何足取哉可為鄉里之戒繼文益之惡者有一人嚴瑄

窯器不足珍

嘗議舊定器官窯等物皆不足為珍玩蓋予真有所見也在家時表兄沈子成自餘干州歸携至舊御土窯器徑尺肉碟二個云是三十年前所造者其質與色絕類定器之中等者博古者往往不能辨乙未冬在杭州時市哥哥洞窯器者一香鼎質細雖新其色瑩潤如舊造識者猶疑之會荊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窯絕類古官窯不可不細辨也今在慶元見一尋常青器菜盆質雖粗其色亦如舊窯不過街市所貨下等低物使其質更加以細膩兼以歲久則亂真矣予然後知定器官窯之不足為珍玩也所可珍者真是美玉為然記此為後人玩物之戒至正癸卯冬記

鹹物害人

鹹物能害人予避地四明久知地卑濕民多食鹹其病患者多痃氣腎癩或墜下如斗者或大如瓜者蓋

食鹽腥所致嘗會張謙父鄣事云某長于浙西素無痃疾自至正戊戌夏來四明因日食少鹽味竟患痃遂戒之今不甚苦又會西域馬元德云近苦外腎癩如瓜服藥不效蓋日食鹹故也又會崑山豪雍施五者云其家從役者數人皆長自大都今至四明五年間咸患腎癩亦日食鹹腥故也予舊有脈痔疾無痃氣自至四明痔血倍于前時忽患外腎偏墜蓋鹹能走血墜腎故也姪兒輩皆患痃自至此地瘋俗日食鮝且鮝價廉可為度歲計由是而致疾也苦欲戒之

為不能時助滋味耳

漳州香花

漳州有香花如爛瓜臘瓣如蘭其葉如栗可愛玩土人名之曰鷹爪花取其似也

溧陽昏鴉

幼時嘗見溧陽東門昏鴉累萬夜飛集張巷馬店之村不幾年日漸稀少而此處人家衰之後集法華庵又轉集楊巷未幾又去而之他所則法華消廢而楊亦衰矣故儲德脩有言寒鴉棲暖地鵲時減村儲月

心當時亦然後去而日廢也予自至元丁丑歲初至芳村見其宅東西竹木欝然昏鴉亂集啼聲徹夜後三二年鴉去木凋直至衰落而後已也諺云山朝不如水朝水朝不如人朝人朝不如鳥轉或亦有可信者哉

減鐵為佩

近世尚減鐵為佩帶刀靶之飾而餘干及錢唐松江競市之非美玩也此乃女真遺製惟巴靶及鞍轡或施之可也若置之佩帶既重且易生綉衣非美玩之所刻書此以為戒重則勞吾體綉則損吾服何飾用之有哉

靜物致壽

世間靜物致壽者固多且以文房四寶論之硯主靜故能壽筆主動故不壽惟人以是觀之可知宜壽之道

鍾山王氣

鍾山王氣昔時在二十餘里之內自丁亥以後氣如紫烟遠接淮西亦異事也揚州興廢不常山水之勝

又有時而興也唐人有詩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洪容齋筆記云女真之寇亂揚州百里之間虛無人烟至隆興以後復盛德祐末兵亂又廢父老嘗云自揚州至中原七百餘里無人烟至元貞以後復盛至正甲午以後今如荒野不知何時復興也

吳鐸中丞

吳元人名鐸中丞中山人寓吳興後卒於福建官舍肯當平章長子也平昔頗事飲食云凡飲酒食肉遇

晚膳必用白湯泡飯以盪滌腸胃油膩不致作疾也又云丈夫居家必有妻妾之嗜晨膳必以羊豬鵝鷄等味或一或兼可也凡魚腥不可食食恐傷腎氣非所宜午後食魚則無傷矣

水向西流

凡城郭水向西流者主居人多無義寡恩又水不通江湖者主不產清奇之物金陵人多薄情泰淮河西流也京口人多不富且蜀水不通流也湖州多竊盜水散漫也蓋山深處則民厚而聲水泛處則民薄而頑風水之說信不誣矣

靜齋至正直記卷之四 終

至正直記四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一曰靜齋類稿元孔齊撰齊字行素號靜齋曲阜人其父退之爲建康書椽因家溧陽元末又避兵居四明其仕履則未詳也是書亦陶宗儀輟耕錄之類所記頗多猥瑣中一條記元文宗皇后事已傷國體至其稱年老多蓄婢妾最爲人之不幸辱身喪家陷害子弟靡不有之吾家先人晚年亦坐此患則併播家醜矣所謂直記亦證父攘羊之直歟別一本題曰靜齋直記其文並同惟分四卷爲五卷而削去各條目錄盖曹溶學海類編所改竄也今附著於此不更存其目焉

冀越集記一卷後集一卷附相宅管說一卷

〔元〕熊太古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七年吳翌鳳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冀越集記二卷》提要

雄偉

無空格

冀越集序

天地爲極大冀越爲極遠觀夫物性萬類惟驗夫聲音者可以盡博而守約也且冀之地在北越之地在南北逾沙漠南止海隅萬里之遥所謂山川之險阻風俗之淳漓人物之偉雄舟車之往來自古及今未有盛於此者也察其奇花異果山禽海錯珠形詭狀皆昔之所未見自度力不能致乃橐楮筆隨所得見則圖其形而歸以爲悦親之具平生兩至京師達乎上京得親碩老名儒廣見洽聞之士多方明述之賢言

世皇混一之初制作之盛規模之宏前代所未有學政所藏悉得覽之奮然南歸留滯于江之東西馳騖于湖之南北遨嬉于浙右放浪于兩廣遵于海隅極于交界多者十餘次少者二三爲凡耳之所聞目之所睹旁稽于言論因書以備遺忘雖歷世變革而尚存暇日披閱了然如昔之所歷然不觀物性不足以盡其博不察聲音不足以守其約所以觀夫物性而外有以博於物驗夫聲音而内有以約於己天地之大猶不能遠況冀越乎使後之覽者不特可以資言

遼上

詠亦足以助其學之博者焉

至正乙未前史官至江西行省郎中豫章熊太古書

集　前卷

元豫章熊太古撰

國作元 下同

漢作漢

俘作掠

習服

焉馬

太作太

洞庭下無湖字

寧海不重海字

曆 下同

異越集記

國朝軍制

國朝混一之初以漢軍鎮江南以探馬赤軍鎮中原以各衛軍鎮相漢近河南亂時寧從探馬赤與漢人相通省檄下書河南謀及軍出俘掠漢人妻女相繼入城北方各衛軍竟以不習水土病死者多驕漢軍在湖廣江西亦不能建功於後不調各衛親軍而軍民自相疑忌接援未有寧息君相一念之差可不戒哉

國朝分各道

國朝各道分以山河江湖海名者曰山南山東山西山北皆以太行山而言也河東河西河南河北皆以黃河而言也江東江西江北皆以川江而言也湖東湖北湖南皆以洞庭湖而言也海道以海南海北言州以寧海海州言則實一海也

國朝校時歷

國朝校時歷遼金皆用之即劉宋之大明歷也

國朝歷法之精

古人算歷有歲差之法郭太史言自漢至今九

儀儀

七十次差故作簡儀以考中星作土圭十五丈
長以驗日景又以蓋天仰而觀日之所纏皆前
代所未有且以授時歷日測月驗永終無弊又
嘗奏遣使者十四輩分隸十四處於夏至日測
景長短往往千里差一寸而地之高下於之後
急皆得而知之上都去大都千里而近其高四
十里於日景而知之也

大都測景

日之廣千里星之廣或百里或七十里或五十
里鄭氏以此說釋王畿千里象日之廣也大國

冀越集　二

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象星之大小也
大抵日景千里差一寸愈南則日短而夜長愈
北則日長而夜短大都在地東北故夏至日晝
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若洛陽有周公測景臺
夏至日又晝六十刻夜四十刻矣天之高也星
辰之遠也可坐而致豈不信歟

臺作台
晝作晝

大都養鷹

古人釋鷹化鳩但以搏擊者為鷹不搏擊者為
鳩鳩者鳥之揔名也余嘗閒司鷹之職者實未
言鷹之類甚衆唯角鷹黄者以鷹名然角鷹有

閒司作問何

口

二種一種兩胯有毛一種兩胯無毛名鷲鷲角
鷹鶻有五種海東青名白鶻一種玉爪一種黑
爪宍鴉鶻有金眼鴉鶻有兔鶻海東青與金眼
鴉鶻皆能以小擊大食天鵝鶖鵝之屬為鷹角
鷹食粳兔等獸鴉鶻食鴻雁鵲鴉雉鴿鷺之屬兔
鶻食狸兔等獸黄鷹食小鴨雉雞之屬雛子食
斑鳩鵓鴿鵪鶉雀之屬各隨其力以相吞噬其雄
者小雌者大雛者易視他禽蒼者量力衆食故
養鷹者喜雛與雌也

兔鶻作兔　鵲鴉　雞雉

上都開平路

冀越集　三

開平古烏桓之國今南行一站即桓州自冬涉
春氷凍不解四月草木萌蘖春花五月開夏花
六月開秋花七月八月後霜雪氷凍不復解矣

遼金宋相因

遼金我朝相因得國其興也以本族之人其亡
也亦本族之人異姓之卿不得總庶政向留京
師親見其起河南之人紅巾初起一偏丁豆以
平之往往殺降利河南人之妻女俘掠入各衛
以為得計天怒人怨故其禍愈烈遼金稍力戰
而亡我朝棄宗社幸沙漠本根已喪矣禮曰君

無紅巾以下五字

以民存亦以民亡豈不信然

上郝觀馬

余認上郝開平路冀州之識馬最蕃育有駈騾則左前足与左後足同起右前足與右後足相應故其後足過於前足所以馳疾駈則左前足与右後足同起右前足與左後足相應故彼中以繩繫前後二足教其駒学騾也又嘗至廣西右江其地接雲南八番冬有雪有氊衫有車輛產大馬能上下山谷亦人教之繫母馬於山顛繫其駒於山下飢則嘶鳴故之登山又拴其駒於高峻之所留馬母於其下飢則放駒下山如此一二年則歸腳穿穩履險如夷其馬性急喜掉尾壞人衣服用針刀斷其尾筋者皆良馬也

馬母 馬母 顛繫 顛繫

冀越集

四

天地形氣

乾為天坤為地天以氣覆地以形載凡雷風之氣皆出於天也山澤為形形皆出於地也日為太陽酉之神入之月為太陰卯之神入之坎離為精形氣相交有悠久之道故可以成物先天之易以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日月之門斯其至矣

天地各分陰陽

天以日月分陰陽所以取明水明火之用地以水火分陰陽所以明就溼就燥之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陰陽二氣根乎兩間以為成象成形之本在物最為微妙非至德其孰能知之

天地自相依附

天以高明覆物人莫知其大以日景而知其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日行一晝夜地以博厚載物人莫測其廣以日景而知其周遊於三萬里之中春遊於東夏遊於南秋遊於西冬遊於北天之運也人皆見之地之遊也人莫知之陰陽二氣以悠久成物故天依乎地地附乎天部子四天地自相依附者是也

冀越集

五

天干合地支

甲乙見子丑午未為金見戌亥辰巳為火見申酉寅卯為水丙丁見寅卯申酉為火見乙丑午未為水見戌亥辰巳為土戊己見辰巳戌亥為木見寅卯申酉為土見子丑午未為火庚辛見午未子丑為土見辰巳戌亥為金見寅卯申酉

首橫天七下二十七字

口立

為木壬癸見申酉寅卯為金見午未子丑為木
見辰巳戌亥為水橫天甲子以辰戌丑未為土
寅卯為木巳午為火申酉為金亥子為水二說
者並言蓋一以天干為主一以地支為主故不
同也

無橫天八下二十七字

　五行分形氣

乾為金兌為金金有剛柔也坤為土艮為土土
有高廣也震為木巽為木木有堅脆也惟離火
坎水各一卦蓋水火以氣言金木以形言氣以
成形故木從而推之則有水乾而鑽之則有火
金敲之則有火鍇之則有水也

　易言成象成形

易大傳言在天成象日月星辰也在地成形山
澤百物也形象人皆可見之惟風雲雷雨其合
也有遠近其聚也有大小人不可得而測之蓋
高明博厚之間積氣於虛空自能生神故風雲
雷雨在虛空之中傳乎四海有神司之然曰陰
陽不測之謂神此之謂也

其作共

　易言離為日為火為目

序卦言離為日為火為目故人之目晝行以日
夜行以火以為光明也然月借日之光燈火取
日之氣由是言之世間惟日之陽光故曰明照
四海而不遺微小其此之謂乎

　地名官名

經史中惟地名官名各代因革不同難以義理
求之余嘗編地理分合表二卷以禹貢九州為
首直至我朝州縣之名及續西南夷志二卷又
編官制沿革表二卷以周禮九儀之命為首直
至我朝官制及在京諸衙門官制一卷至正戌
成城陷火焚先廬不可復得深足惜也

　羽毛鱗介

大戴禮言羽毛鱗介之蟲其屬各三百六十而
麟鳳龜龍為之長裸蟲亦三百六十而聖人為
之長聖人在上能家天下人中國而麟鳳在郊
棷龜龍遊宮沼四靈亦為聖人而出也且羽毛
鱗介之蟲各能衛其生惟人為裸蟲無以自衛
而羽毛鱗介不敢自愛剔服於人使鳥亦並育
而不相害非聖人其孰能之乎

愛作受

　物之生月

大戴禮言鼠一月而生猫二月而生鹿三月而

生猪四月而生猿五月而生人十月而生物得
生數八得成數牛馬十二月而生亦生數也

江河淮濟

江河淮濟謂之四瀆者以其各能入海今往京
都至淮安路見河失故道与淮同入海河源出
星宿海江源出灌口淮水出桐柏山濟水出汾
州極西有河州其東屬省地河水漸渭其西屬
宣政院河水皆清人馬平涉入海最遠故渭次
則江次則淮又次濟其水獨重故爲貢言入于
河溢爲榮濟南漿色鮮明河水煮膠能下痰蓋
異于他水也

風雨寒暑

周禮言東多風西多雨南多暑北多寒四時之
氣各分四方並淒風苦雨伏陰愆陽人感之則
爲疾古之王者宅乎中土風雨之所交陰陽之
所和上有以達中和之極下有以遂万物之宜
也

候蟲之化

月令三月田鼠化爲鴽釋者以鴽爲鶉余在廣
東八月見魚化鶉南方不知鶉爲鼠所化北方

冀越集　八

口交

不知鶉爲魚所化二月鷹化爲鳩九月雀入大
水爲蛤十月雉入大水爲蜃南北之雀雉未必
皆化蛤蜃大水指海而言海中若鵰鵰之變化
人豈能盡知乎

鳥獸性畏寒

月令於正月候雁北於八月鴻雁來於九月鴻
雁來賓天下之人皆不知之余在上都開平路
五月往見鷗鷺鵝鸛在彼七月回大都又見其
南歸又嘗見廣西靜江路靈川縣其地最高水
北流者名湘江水南流者名漓江衆鳥自湖南
秋分時入廣西皆平飛見其背春分時又皆出
廣若然則隨陽之鳥不獨鴻雁也

有於九已下七字

在　在

冀越集　九

四方之智

禮書言羽毛鱗介原其所生之方而麒鳳在郊
椒龜龍遊宮沼爲聖人而出也佛經言胎卵化
濕原其所生之始而隨其力之大小互相吞噬
無有窮極也二教所言各有其理固不同也

龍之升潛

世之動物專育於水陸惟猜獺穴居而能入水
鴻雁雲飛而能泊水龜鼉黿在水而能出陸

皆未若神龍上升于天下入于淵而出入隱顯
不可測度故乾之一卦獨以龍德言之而他物
不及焉

魚蝦鳥獸

近有捕魚者言魚之情亦張逆亦而行水逆順
水而去五更出淺亦天明潛深淵蝦亦五更出
淺亦天明回淵此物之情狀也卵生之中莫多
于魚同類鮎鱤食之黿鼉食之鳥有鸕鶿食之
獸有獺猫食之然後及於網罟絕流而取涸澤
以求之魚固未嘗盡也羽族之鳥同類鷹鸇食
之毛族之獸同類虎豹食之然後行蒐狩選車
徒佩弓矢操戈矛圍山谷野至麛卵皆取之禽
獸固未嘗無也蓋天之生物也無窮人之用之
也有限故古聖人節之以禮取之以時所以順
乎天也

盡也

胎卵二族

胎生卵生分羽毛二族余往上都過雕窠站站
吏指站後山上一穴云往來雕窠其中生三卵
一為雕一為犬一為蛇心切疑之後於脫脫丞
相家見一犬坐客咸指此犬為雕窠所生則知

来作年

也

淺作淡

向者所聞不為異也

南北之獸

南方之畜豬牛其獸之大者曰象北方之畜羊
馬其獸之大者曰駝然其性每相反豬水畜喜
卑溼羊火畜喜高燥馬涉遠牛負重健順之性
不同也繫牛宜低拴馬宜高牛食多卧有病則
立馬食多立有病則卧亦相反也駝走陸耐寒
象浴水耐熱駝之卧膝著地而後高象之卧膝
著地而前高故駝之交臂相向象之交背相向
又各不同也

草木昆蟲

草木有不死之術昆蟲有不食之方世人有不
食不死者必曰神仙蓋精化為氣可以不食氣
化為神可以不死黃庭經云仙人道士非有神
積精養氣以為真是也

蠶

蠶有三眠者有四眠者有兩生者有七出者四
眠者絲繭又勝他蠶也話蠶四十五日熟兩生
者一月熟七出者十八日熟

無也字

羊馬駝斗

羊馬卧而起必先前足駝牛卧而起必先後足
羊馬屬陽駝牛屬陰羊馬駝牛前足屈後後足
屈前惟象似人前足向前後足向後兩乳在胷
与他獸不同也馬有墨在暋牛有黃在膽然不
皆有也

鳥獸

殺作殺

鳥獸有力者或以觜爪或以齒牙或踶或觸因
以呑咲又可以衛生然人殺之無不如意方能
畜其族類此人之所以貴于物又見海東青畏
燕象畏鼠又以大而畏小也

異魅集　主

家雞野雉

家雞先鼓翼者二而後鳴雉雞既鳴而後鼓翼
者三雉雞雄者有冠煮熟仍紅家雞雄者亦有
冠煮熟則不紅矣

家畜野畜

貓作猫

人家有雞鴿鵝鴨犬羊豬猫牛馬山野中亦俱
有之然家畜者其色雜山野所產其色皆純

龜雉

屬作物

周禮言四時所生之龜不同尚書言五方所產
之雉亦異若其餘羽毛鱗介之屬以形色求之
想亦有別于以是古人格物之精云

象駝

首丘作丘首

象能言有人知其言故通南方之語者名曰象
余在南寧左江黃安拴出獵得四十餘象一象
死群象哭之餘象後中傷皆望西而斃亦有首
丘之義烏人掘坑坎以草木覆之或象陷于坑
中餓數日人以草飼之与之曰我能飼汝象不
應又越一二日飢倦不勝又以草飼之且曰若
從我我能掘坑作平地使汝出來食象若應之
即登其身撫摩之不動得出坑終身不敢傷此
人

異魅集　主

雛作雛

人駝涉沙漠雖歷年餘能記其所涉之途大元
後宮有喪葬沙漠不封不樹以萬馬平其地春
草生雛守衛者莫知原葬時例殺一駝駒祭墓
駝母叫號不已下年墓祭牽駝往彼直至其所
蓋地高少水駝以前足蹷沙長號掘之即有泉
出獸之稟性各有能也

龍象

師作獅

龍潛於淵象產于陸物莫能害佛經言金翅鳥
能以兩翅搧開海水而食龍師子能以爪牙而
殺象若然則龍象猶不能保其身況他獸乎

南北鳥獸

南方為朱鳥之分廣海之鳥如鸚鵡嬰哥鳳凰孔雀楮柳崔山鳥山料官倒挂泰吉了鷓鴣雉雞鷓雞金錢雞火雞吐綬雞青鳩番班鳩等類北方為玄武之分上郡之獸如駒騟黃羊搭剌不花夜狐銀鼠青鼠虎班鼠黃貂鼠黑貂鼠青狼黃狐等類其沿鳥鳥於冬月皆至中土廣鳥畏寒不出嶺也

鸚鵡鸚歌

鸚鵡大而白色遠出西洋鸚歌小而毛羽鮮明海南暹國真臘地悶者婆諸番皆有其種有十餘西洋遠番多不能言廣人望而知其所生之地焉

廣州舶船

廣州舶船出虎頭门始入大洋東洋差近周歲即回西洋差遠兩歲一回東洋船有鶴頂龜筒玳瑁等物西洋船有象牙犀角珍珠胡椒等物其貴細者往往滿舶若暹國產蘇木地悶產檀香其餘香貨各國皆有之若沈香有黃沈烏角沈至貴者蠟沈削之則卷嚼之則柔皆樹枯其根所結惟奇南木乃沈之生結者犀角有烏犀花犀通天犀復通犀花犀者白地黑花通天犀黑地白花復通犀則通天犀白花中復有黑花此皆希世之寶也鶴頂龜筒玳瑁見說可合惟犀角不另合故公服以玉与犀為帶貴其不另合之義也

五穀九穀百穀

孟子言五穀周禮言九穀尚書言百穀釋之者曰五穀稻黍稷粱秋也九穀則於五穀加大小麦大小豆也百穀則於九穀分別各等種類舉其成數也

黃花開土旺時

花之色每有同者惟黃者必開於土旺四季之時季春則棠棣夏季則黃葵秋季則菊冬季則蠟梅萬物以水土為生成之本土之色冬季見於一，必不違其時也

南人之言

孔子稱南人之言及其詞詩以江沱漢廣附於王風謂王化自北而南也孟子稱齊語而陋楚語屈原作離騷以寓忠君愛國纏綣不忘之義

請之香節頓挫足以蕩滌之矣亦謂之繹者其以此與

藉

萑茝

無杜蘅馬字

蘭蕙茝蓀杜蘅

楚辭稱蘭者可浴可佩可藉可紉采子離騷云蘭者花葉俱香燥溼不変世俗之蘭生于深山窮谷定非古之蘭矣若蕙則零陵香是即白芷蓀即菖蒲皆取燥溼不変也杜蘅馬蹄香也

無馬字

揆接援揷

木之同氣類者皆可依時而接各假其津液所至之時無不能活非其類則氣不相接雖活亦不久大抵以貴易賤又有可揷者若楊柳梔子之類是也有以實而種者松柏栗之類是也有就枝而援者優鉢曇寶珠榴之類是也有同類而相接者樝子山茶川梂之類是也木之性不同而不逃人之智書之於此亦格物之一端也

某越集　夫

花多六出

昔人云凡花五出惟雪花六出太陰之數余考其説冬至後陰極陽生觀梅桃李杏皆五出也夏至後陽極陰生觀葳宓仙廣蕙射干停穎蕙梔子皆六出也

松

得檔

松之可愛極南北之遠池氣不能変歷歲月之久寒暑不能移其花實可食而美其葉得朮能治大喜其節釀酒能去風去溼去痹治足弱不能行其脂能療惡瘡其根有茯苓可調百脈為上品之劑蓋如君子之人可以總庶務理陰陽可以居臺憲去群邪可以居帷幄進獻納可以理軍務鎮邊陲禮經稱松柏之有心心之貞剛故有以見於外君子之心亦若是焉

其夥二本並同檔

惟

某越集　夫

雷出入於二分

春分雷乃發聲秋分雷乃收聲雷發于春氣至而伸者矣雷收於秋氣反而歸者矣天以周歲為晝夜故雷晝而作夜而息猶人以一日為晝夜亦晝而作夜而息也善言人者必驗於天其此之謂乎

亦下有以字

卜筮

古者龜為卜筴為筮各有其官以掌之大事用卜小事用筮今以打瓦戳龜以擲錢代筮止論六神六親五行孫虛旺相休囚為斷細而推之

其未亦有所自蓋漢儒以世應擇易卦者明其為占卜之書且易之為道兼三才而兩之以日干起六神者主天之道也以地支起五行者主地之道也以五行生剋起六親者主人之道也必以兩卦而成貞悔則易之為道備矣且古之占法一爻变以变爻為主二爻变占事之始終三爻变以二卦彖辭占事之始終四爻变以兩爻不变者為主全不变以本卦彖辭為主全变以变卦彖辭為主以今之占法参之於古則吉凶悔吝思過半矣

葉越集　大

五金

金銀銅鐵錫謂之五金並金銀銅鐵鎔之則能沸惟錫鎔不沸鐵累煉則為盾錫累煅則為灰故荊揚貢金三品鐵錫不與焉並銀銅鐵錫皆有礦假煅煉而成惟金出於沙有天產之貴此所以獨異於他金也況金銀銅鐵成器鑄瀉則不圍造圍造則不鑄瀉而錫必鑄瀉而後圍造物性之異不能而也

揚

銀

銀之色出爐各有青紅白黑不同所產場分異也黃銀世間絕少道家以為鬼神畏之也玉之色有青素赤碧白琥珀惟黃琮之玉難得若銀與玉皆以黃為貴也

世間作世上之書畏之

珠子樹

余在廣時主珠子提舉司專掌蜑人入海取珠得珠子樹數椿置憲司公廳衆人聚觀樹如柳枝珠生于蚌蚌生於樹不可上下樹生于石蜑人鑿石得樹樹上采蚌采珠甚可異也

樵漁

山之一起一伏所以成峯巒水之一灘一潭所以至江海山有草木樵夫不憚登陟之勞水有魚鼈漁人不怯淵淪之深利之所誘也

葉越集　九

魚之性

此條在兩江一條後

魚之性有浮而在上者有沈而在下者人以輕細取其浮魚以重細取其沈魚鮭鰉鮨大者千斤鯖鱤僅百斤鯉鯫十餘斤大海之中間有摩竭魚口可以吞舟又不可以斤計也

兩江所產

兩江產黑猿黃猿二種又有猿白頂黑身土人名之曰白頭翁猿與猴亦類不敢相近猿力大

能食猴也又產孔雀雌有雌雄將乳之時登木
哀鳴有蛇即至與交是以其膽其血皆能傷人
土人捕之遠一人登高衆其所止大叫下之人
知之即往彼中見人驚起不遠怖地人即趨至
圍又飛起不遠至地又即逐之凡三四次手可捕
也蓋尾重不能高舉故也又產木狗形如鬼車
能登木其皮可為衣褥能運動人身氣血普聞
世皇有旦衣取其皮為袴故人貴之也又產鳥
鳳形若喜鵲尾有二毛最長能唱小樂府如笙
簫之聲鷯鴿秦吉了雖能言不能及也秦吉了

(鬼車 星狗下有而字) (世皇出様) (凡) (鬼車亦作鬼狗) (無了字)

如男子之聲鷯鴿如婦人之音亦不同也

兩江婦人

兩江婦人戴大竹笠衆與被種上軍饗穀不傷
婦人有男女及笄三月之間男女各坐一山牌
一男一女下山對唱女先男和能唱而女不及
父母即日許其婚姻周禮三月奔者不禁禮失
求之野與

(上士 雖餘) (亦) (義野 于殿) (并本土 能作士)

花卉種類

世之花卉其種類最多如牡丹荔枝菊花皆有
請出細觀其餘花卉以芬葉香味因地氣而遷
者何可勝計其種有高下其類有多寡不可一
槩言也非若楊州之瓊花提特一種本草作圖
經故欲人辨之也

(時 時)

人之形

人形附於獸而類從是以厥初生民夏居橧巢
鳥之所栖也冬居營窟獸之所藏也聖人者出
教之宮室以相居處粒食以相生養為之衣服
器皿教之禮義廉恥而後可治也

(居以相) (無宮以相三字)

人之衣食

人之為衣或苧或葛或麻或焦或木綿或桂桐
或絲綿或鵝羽或雉頭或犬羊或麇鹿或狐貉
或狼豺或貂鼠銀鼠青鼠或狸獺皆可為用而
猶有不得衣者焉人之於食高田宜黍稷低田
宜秔稻二麥三豆稷稷麰麵以至菜莫山藥等
菜桃棗柿栗等果皆可充飢而猶有不得食者
焉

(水木) (麰作麩 以至菜芋 桃合一) (無以至菜莫四字 二桃有字)

人物草木

人物之性情形體無有同者焉草木之形色香
味無有同者焉造化之妙一至於斯聖人不求
於氣而求於理蓋氣則千文萬化而理則一所

謂一而二二而一者至此釋老二教二之者於
此見其有不是處耳

醞造

醬醋之用黃酒之用麴飴之用蘖均之為米也
而味或甘或酸或滑或澀觀其醞造真臭腐之
為神奇也

飲食

內則言飲食特詳所謂八珍今人不能記其名
況造作之法乎凫醢鹿醢今人雖知其名未嘗
造也蚳之蜂蝗草之董萱木之栝榆今人雖知

冀越集　　主

之亦嘗以為食也且古人士之妻采蘋大夫之
妻采蘩以為祭祀之用今人多不識至於荇藻
雖聞識之亦未嘗食況薦於鬼神羞於王公乎

余生三十幸

余家居老病值兵變城陷挈家南走留老稚寓
豐城青洲自往楮山石室中隱焉經冬涉春出
往盱撫小清及山寨平歸拜先世丘隴喜皆完
美高祖五八居士墓所有大松六株結蓊其下
夫且固自數其得幸于天者已厚而知足焉且
人之生也寓形士族知詩書禮樂之教一也當
太平之盛時見考名文物之美二也託姓名于科
目以求進三也北涉濮河南至兩廣入于文界
四也歷官翰林曾監行省幕至郎中五也先世
登甲科進士授寶慶府簽判福州通判致仕得
贈文林郎太常博士六也省治藏發京師不通
上將自總抗額与論利害陳守禦以為紀綱不
振軍政不備供給乏用深為可憂至再不從引
身而退次年皆如所陳上將俱遁七也世亂之
後携孥入楮山石室中危坐二百餘日与黃
冠野服之人逍遙山水之間八也往來兵革之

冀越集　　主

間從步覊旅之地未嘗被傷困乏九也深入岩
谷嘯傲山林未嘗遇虎狼蛇虺十也年老得反
故山十一也先世田畝足以伏臘子孫膺門不
廢祭祀十二也庵在深山藪水爭蔽頗便十三
也名所居曰巢雲松上有鸛鶴爭巢因与為侶
十四也冬氣陰濕地爐如春十五也登高意遐
臨流懷清十六也鑿井引泉引植蔬果十七也
踰七望八視聽不衰十八也宗族賓客時來問
安十九也有樂餘集與巢集以遺子孫子五人
果曩封文林郎監察御史孫九人星登進士拜

監察御史二十也以此一身天之付畀凡二十
事其啟忽諸姑錄于篇、

尾謹識篇字止

終

集記前卷終 冀越集上

余初得舊刻本冀越集不分卷數因上有不寐
道人印知為金春章所藏其書只以無用者淪閱
錢辛楣先生補元史藝文志於雜家類載有熊
太古冀越集記二卷疑此非全书後果收得
吳枚菴手抄本又有後集并多序文一通孫
枚菴跋知無闕卷乃仿伍氏刻本照像校刻本并
閱推而卷上抄本殊勝刻本想抄所自出實為
元刻矣

甲子十一月冬至前夕新吳哈英寫
徽雪齋已映窓 莧谷書

彙余所見舊鈔題曰冀越集記正與此合分前卷後卷

冀越雜記　後集

雜作集後卷題曰下卷

豫章熊太古撰編
虞城程金鉚校

陰陽之數

陽之數奇陰之數偶故一三五七九皆陽之數
也二四六八十皆陰之數也天子之封諸侯以
九命七命五命皆陽之數有君之象也建卿大
夫士以八命六命四命再命皆陰之數有臣之
義也若畿內諸侯出封則加一命聖人封建法
之於陰陽者禮經可見矣

空幻

嘗遊名山勝景歎其如畫及見名畫山水歎其
似真以見世之所有皆幻也推而廣之人之生
也保形自幼及長未嘗無衣也衣亦保而夢寐
中出遊未嘗保也在世有妻妾之奉珍寶之積
飲食之美宮室之壯暴重業之崇高及其寐也
皆不能為己有夢中所有或勝其覺之所得及
覺亦不能為己有故釋氏以為空老氏以為無
也

金銀

金與銅之色黄不能相入銀與錫之色白亦不
能相入必以銅入銀以銀入金方可成器又以

敢作做
無也字

藥煉金取銀煉銀取銅則金銀復得是色此造物之巧有以各全其性也世間有以訶宅延藥一兩化銅十兩為金以丹山𧎥十兩乾汞十兩成銀此人採物之精發天地之祕也

三界十方

佛經言帝釋居須弥山自為一天四方各八天共三十三天道家敢其說以三清居三天四方各八天共三十五天四九者金之數四為大羅三十六天四八者木之數為中羅三十二天四七者火之數為小羅二十八天小羅據欲界六天色界十八天無色界四天共二十八天中羅增四氏四天為三十二天大羅多中羅四天而無其名為三十六天考於易之乾為天為陰得老陽之全數震為木離為火亦少陽之數故三羅在於三界十方之中皆以西方無色為上佛氏亦以西方為極樂世界所以遠色欲二界此佛老之源心而人未之知也

知之
䟨

三百六十

周禮六官其屬各三百六十而其設官或疑其偽以王畿之所入不足以供之聖人者出則橫

所下有以字 下同
地作帝
載之於下 而上有也字
無殆字 無曰字

風龜龍為四靈其鱗介羽毛倮蟲者亦各三百六十未有餘數其名何也

天地形象

天垂象聖人所取法地載萬物聖人所取材形象著明人皆可得而見之耳不可得而聞也風霆流形人皆可得而聞之目不可得而見也圜丘之神曰天皇大帝方澤之神曰后皇地祇所謂乾父坤母也山之神其象多男澤之神其象多女所謂山氣多男澤氣多女也天以雷風為氣運之於上而萬物因氣以生地以山澤為形而載萬物因形以成故曰天地為萬物父母其以此歟

人見有限

仙桂開花於月建木滅影於地雪至冷也而蠶生焉火至熱也而鼠育焉世之所有人之所見有限也

富貴貧賤

孔子曰崇高莫大於富貴則聖人未嘗不思富貴至不義之富貴從視之若浮雲然又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與

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孟子
曰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朱子曰審富貴安
貧賤蓋聖賢安於義命富貴貧賤處之一也

从竝皆

　夢寐

寬寬交而成寐心遊於其中則成夢[魂]出為鬼所
困則成魘年壯勞苦者皆寐久病及衰老者皆
不寐飢人夢得飽勞人夢得逸莊子曰夢飲酒
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陰陽晝夜每
每相反此古人有占夢之書也

反

　鄉遂之法

周禮六鄉居民之法在國中五家為比二十五
家為閭一百家為族五百家為黨二千五百家
為州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六鄉該七萬五千
家百家出車二乘重車二十五人兵車七十五
人六鄉計車八萬四千乘六遂居民之法在郊
野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
鄙為縣五縣為遂六遂亦該七萬五千家其出
車之法取鄉遂之民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
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人數如鄉
遂之數故天子六軍有征伐則以鄉遂之官易

族作蔟
該作設
乘
該作設
車作軍

其職名耳

　三白

曆家年月皆有三白即九疇之數寫作一處縱
橫皆三白用而復始大抵以白記其吉方耳因
錄於左方

白白黃　白綠紫　碧黑赤　紫黃綠
赤碧白　黑白白　白綠碧　白黑赤
白紫黃　赤碧黑　黃白白　紫白綠
白黑白　綠紫黃　白赤碧　黃白紫
碧白綠　赤白黑　綠紫白　黑赤碧
白黃白　碧白赤　白白黑　黃綠紫
黑赤白　紫黃白　綠碧白

右一白者十五　二白者六　無白者六

从蘇皆

　日出入

天以四時而成歲功聖人以閏月而定曆法立
春之後日出卯入酉經娵訾降婁大梁之次立
夏之後日出寅入戌經實沈鶉首鶉火之次立
秋之後日出卯入酉經鶉尾壽星大火之次立
冬之後日出辰入申經析木星紀玄枵之次日
於春秋出卯入酉所以定陰陽之中而成分日

於冬夏出辰出寅所以定陰陽之始而成至歲
功既成民事不違也

珠

禹貢言淮夷蠙珠暨魚後世取珠不於淮而於
海廣南珠色紅西洋珠色白各隨其方色如粹
迦有摩尼珠元始有倉胡頡珠戰國時有徑寸
珠驪珠皆希世之寶也余在廣時主珠子提
舉司役蛋人入海取珠得大珠十四顆而無夜
明者後至京球問內府之官雖有珠亦不能夜
明也

七十二候

大戴禮有夏小正小戴禮有月令淮南子有時
訓等篇今歷家取為七十二候然所記皆北方
之事如正月魚陟負冰三月田鼠化為鴽戴勝
降于桑五月鵙始鳴八月群鳥養羞九月雀入
大水為蛤十月雉入大水為蜃十一月鶡旦不
鳴荔挺出在江南者雖老師宿儒不能知之況
後進乎

五金

鐵可以浸而化銅銅可以淬而化金汞可以煉之
而化銀惟錫為五金之賊金銀銅鐵皆可推移
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為美惟錫之質異下火煉
成灰斯可見矣

禮刑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雖見於曲禮少儀等篇未
有能數其名者聖人教人以禮所以遏人欲於
將萌防人以刑所以禁人欲於已然故曰安上
治民莫善於禮又曰為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
相至於用刑豈聖人之心哉

雞

月令春食雞以為木之屬夏食羊以為火之屬
夏季食牛以為土之屬秋食犬以為金之屬冬
食彘以為水之屬五者惟雞為禽餘悉獸十二
辰皆獸亦惟酉為雞則雞為少陽之木而入日
則木生太陽之真火也禽不及烏酉之神在西
西土有駝雞天千餘斤兩足似駝因名駝雞鼓
翅而行日行三百餘里此又世俗未之知也

木石水火

木焚而為炭入土不腐石焚而為灰入土亦不
腐木折而為薪炊爨常見之世無之火不之水與

石有形則生為炭与灰其木石無生性矣故不壊火以炁言木石可之而火不乏火炎上蒸而為水水間下積而有炁陰陽之炁循環無端此天地之功用互相為根也蓋生者必滅不生者不滅也

魚鳥

鳥知山林之樂魚知江海之樂鳥因時化而入水魚因時化而能飛蓋皆卵生也余在德慶見魚化鳩又有化鵠者土人八月捕之為鮓遍及兩廣又在登萊九月雀入水為蛤十月雉入水為蜃又在南恩見燕化石蛇化石蟹化石又在上京見松化石因歎物理之難窮故著之於此

宗牲

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見天子惟繭栗之牛諸侯之牛角握賓客之守角尺一牛一羊一豕謂之太牢一羊一豕謂之少牢一牛為特牲一羊為特羊一豕謂特豚天子宴諸侯之禮三饗三食三燕食以食為主所以養陰燕以飲為主所以養陽饗則飲食備具所以為大饗至善諸侯燕禮鄉飲之禮止用犬牲犬有食犬守犬田犬獻犬者以左手士無故不殺犬豕十人會數而禮物輕而情重也

禮下有獻字

莊子佛經

莊子逍遥遊言北海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曰鵬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以至南海此猶誑人以理之所有也佛經言羅漢阿脩羅王化形入海而頭与須弥山齊海深八萬四千由旬須弥山高八萬四千由旬此王只十六萬八千由旬天又言天王曰陀羅其力勇健敵九千象此真誑人以理之所無也

牛馬

伏羲以來服牛乘馬故乘車用牛兵車用馬未有騎馬涉遠者自趙武靈王以地近胡始教胡騎馬故周禮冬官攻木之工無造鞍轡者牛用於耕馬用於戰古人天子祭天地諸侯見天子止用騂犢無用馬者豈非古時馬少非若後世馬大蕃息故用於祭祀也詩人之稱馬曰乘黄曰騋牝曰騧驪曰騂　曰黄駁曰騅曰駰曰驄晴指其毛色而稱之也

馬本作馬無空格

無後……
曰……白……

有此行

乘黃（四馬皆黃） 騏馵（青黑曰騏，左足白曰馵） 駱（白馬黑鬣曰駱）
騧驪（白馬黑喙曰騧，純黑曰驪） 驄（青白曰驄） 駂
駰（陰白雜毛曰駰） 驔（黑色）
鳧雁（已上之類，詳見朱子詩傳註）

和林者，稱海宣慰司有雁勢，其地有水不可通舟，有陸不可乘馬，蓋朔漠也。地無橋梁舟楫之利，鴻雁蕃育其中，至五月後脫盡毛羽，七月生全，方可南飛。近留京城開田種稻，鄉人在彼耕作，見水鴨亦毛羽脫落，至七月以漸南飛，則鳧雁之性曰換毛羽，故能遠征也。

與下自……

冀越集　十

大都上有在字　燕則字　北下有方字

燕鴻

燕以春社而來，秋社而去；鴻雁以春社而北，秋社而南，此在中國所見也。若北至上都開平府，立秋日燕即去，大都則必候秋社方去，又在廣海近冬至暨方去。燕在北歸早，在南方歸遲，蓋畏寒也。鴻雁在上都七月已到，八月至中土。湖南至衡陽而止，江西至吉贛而止。龍興屬邑寧州亦無雁，蓋鴻雁亦水鳥，山多處皆無，秋而南飛，亦畏寒也。

五方之民

范作範　有

王制言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范金合土以為度榭宮室牖戶，以為醴酪桑盛，此中國之俗也。今蠻戎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火食、不粒食，各安其居。余自丈累至上京，南北萬里，見四裔之地，真如王制所言。至于療病用藥，西北之民與東南之證殊，草木鳥獸因其寒燠，還於地氣也。

岳下空格　同格　俱空格

禹貢

禹別九州：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　九山：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九川：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

漾空格　澨作滋

冀越集　十一

菏作海

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九澤雷夏大野彭蠡雲夢滎波菏澤孟豬　結之曰九州攸同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山川皆自西而東九澤皆在東南禹跡所及因廣六方作連跡々所書也

冀越集

天地閉塞

月令八月雷始收聲九月蟄蟲咸怪獸之中蟄蟲入蟄鳥之中蟄燕入蟄所以避冬寒也人為保蟲之長故塞向墐戶以順天地之閉塞也

人備天地

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肢天有五星地有五岳人有五臟天有九曜地有九州人有九戶天地所有全備于人此聖人所以參天地也

角端河源

我朝出格

世皇平西番見一獸能作人言問於劉太保曰此何獸也對曰角端見之宜班師又遣使窮河源在西南平地泉源湧出日光射之形如列星因名星宿海北流至河州始渴淺東南入海河源歷漢唐宋所不能窮至我朝方得其詳張翥所言乃蔥嶺之支川耳

天河

天河起於箕尾分南北道而並行二河合於天津終于七星凡經二十宿餘八宿不能至道家以井為河源未知所據也

冀越集

禜作榮

祀鬼神祇

佛有輪回之說其徒作超度之文道家效之悉為章表關牒科儀之式三朝之禮如朝廷行遣以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皆始於宋徽廟遂建國朝以祈以禜教坊盛行於五代世俗之樂用於朝儀皆因儀曹溫麼宗伯失職使釋老之禮教坊之樂行於當世甚可怪也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封內之山川祖宗之精神在于子孫皆相干涉今僧道建醮何預於天地祖考周公有言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不可不察也故孔子曰

我祭則受福

　予武

善當作㤩　急切

古者天子之制諸侯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師行則前朱雀而後予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善急切其怒指所征之國後世遂以予武為真武蓋北方殺伐之氣在危二宿合形龜蛇象正當壬子對衝丁火故名亦大二將豈古者行師之神歟

天地內外

天地之內吾得而知之矣天地之外吾不得而知之也莊子曰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存之以理不論於言可得知天地矣

冀越集　古

物理相畏

貍食雞獺食魚人患骨鯁者雞骨用貍前足魚骨用獺前足爪所患處即愈獅子吼諸獸畏之其乳入牛馬羊乳中即化成水及死虎豹不敢食其肉物理之相畏如此故本草論藥性有相畏相反豈不信然

然作乎

古文

今人作文以去贍浮衍字為古文殊不知檀弓言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總總爾爾毋扈扈爾石駘仲卒有子五人卜所以為後者卜者曰沐浴佩玉者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四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此等古文豈後人之所能哉朱子曰檀弓考工記世間第一等文章

天子之服

冀越集　五

周禮天子五服后五服天子袞冕十二章公鷩冕九章侯毳冕七章伯鷩冕五章子男絺冕三章

后之服褘衣赤褕狄青鞠衣黃素沙白展衣

之服上衣下纁色象天地后之服上下相屬五色純故不甶也

食療

內則奉親所用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薨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蓋親老腸胃枯燥故堅之用藥安仁丸順氣丸專治老人腸胃之澀滯以飲食勝於藥劑也

安作務

之用要安

古今品級

周以九儀之命序臣僚至後世不能改但古者以命數多者爲貴後世以命數少者爲尊至官爵命皆所以駕馭英雄驅策臣下若然則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者世果難其人矣

古今車制

古者車制與今不同三十輻共一轂一以十八輻共一轂矣升車必正立執綏婦人不立乘矣今則無不坐乘矣蓬常爲蓋二十八弓今以竹蓬覆箱矣兩服兩驂止用四馬今以長索取十餘馬矣推而言之北方人能爲弓車車之走陸日趨於便惟弓矢之制尚仍古制揖射之儀猶存焉

輻 當作常

制作典

藥忌

上藥一百二十種爲君主養命以應天中藥一百二十種爲臣主養性以應人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爲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合三百六十五種應三百六十五度藥有單行者七十一種有相須者一十二種有相使者九十種有相畏者七十八種有相殺者三十六種有相惡者六十一種有相反者一十八種制之無法

六十下無一字

服之皆能殺人不可不慎也

詩歌

夾漈鄭氏曰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誦其文說其義可乎不幸章句之儒以詁訓相高使聲歌之音湮没無聞漢初去古未遠太樂氏以聲傳肄業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爲能歌也奈詁訓之學既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然雖東觀石渠無補於世曹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老矣久不肄習所傳風雅惟鹿鳴騶虞文王伐檀四篇其後左延年住傳鹿鳴以備雅樂至晉而鹿鳴又無傳焉今鄉飲樂賓風雅十二篇蓋唐開元禮所傳音譜然肄者鮮矣儒者猶不能好之況樂工乎爾雅釋曰瑟者登歌所用之樂器也古者歌詩必以瑟論詩三言瑟而不言琴儀禮鄉飲鄉射大射燕禮堂上之樂惟瑟而已歌詩不傳由瑟學廢也明朱按禮圖樂書諸家言瑟之法以鹿鳴魚麗周南召南絃相試之應絃如調知三百篇皆可歌可絃隨其音聲以託於旋宮之律調猶漢譜之舊譜專爲鄉飲而作堂上之傳皆黃鍾宮

訓詁

堂上下合奏者皆無射商今所譜之詩或取其有益於身心可貴於學問或以道古或以示志詩既不同律調亦異所謂律調者特旋宮異名使五聲十二律周遍其實皆黃鍾也聲音之道亦易周流宮調可以音求亦可以義起祀饗之詩或從其月律比興之詩或因其物性惟所用之若夫詩之所以動天地感鬼神者不徒以其辭而以聲音故朱文公於集傳必詳及其協音至琴瑟而益信之今為琴譜先之以風雅頌仍以雅律通俗譜使肄者可按譜而求聲并附補

辯作辨

永作求

定釋真樂章之譜者尊孔氏也肄樂者必以合四一上勾尺工凡五六辨音調絲則絲有其吹竹則竹有其音如字韻之母且宮調不同而黃鍾常為合餘律亦有常者隨五聲二変之所及者無不通者亦以諸宮調同一黃鍾也若雅律則有正變倍半其算不一言律呂者不先得於聲音而永成度數古有合聲無算律今聲音之學不傳鄉飲詩譜以雅律通俗音使人易知易從金石絲竹可通用也琴瑟之清弦至應鍾清而止則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清宜不得獨高但

寒下有迎字

雙彈者清中相和高而不亢四清以一手取聲即胡安定滅其圍徑之素不使與正律相混雜六律之有四清猶五聲之有二變二変不起宮調四清不亂正律此所以為雅樂也儀禮鄉飲鄉射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又燕礼遂歌鄉樂鄉飲鄉射息司正樂唯欲盡有房中之樂（瑟歌周南不備鍾磬）鄉射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又歌騶虞若采蘋五終（奏於金奏歌為注歌）其歌五終音調必不一試協諸律得黃鍾羽為一終又得夾鍾角為一終并存其譜閱羽音知

康顥蕃殖先王之澤在物也聞角音知寬田以時蔵逢皆在律夾鍾而音角也七月言遲日陽春以卯律迎暑處發栗烈以酉律迎寒知陽至故言男事以及其喜迎暑知陰至故言女事以及其悲蓋卯酉為寒暑之門二章音節正相對也因示其各章起調畢曲之聲與其迎寒暑祈年祭蜡之用當時吹此詩大經有三以夾鍾之律迎暑南呂之律迎寒應鍾之律祈年祭蜡五章以後其素多在十月一年之大節序此詩歲時常用祀饗通歌宜有一定之音節惟所用之

各有應其律者矣
釋奠樂章自政和以來增損不同福州通祀輯
略迎送神盥洗升降奠幣酌獻共只五曲遂以
祀先聖之辭祀顏孟又如曾子子思自咸淳三
年升配亦有樂章朋來經爲補定其譜春丁二
月用夾鍾宮秋丁八月用南呂宮惟迎神用黃
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周禮所
謂宗廟之中奏之者也送神用黃鍾宮復其初
也盥洗用姑洗宮月令注云姑洗所以修絜百
物諸本歌詩不類今各取辭義相應者用之自

即

書

寓越集

手

迎神至送通十八曲以雅律通俗譜使登歌者
弦者擊金石者吹匏竹者皆可按譜而歌矣
已上並見瑟譜書板不存兵燹後於金陵禮樂局中抄録
上古遺律其次聽律其後算律其書用禮有聽
律之官無算律之法與周所謂度數寓樂范言
之至於律同分於陽左旋而陰右轉觀其次序
不以算法論矣六脉一振自秦柱下史得此書
以行于漢至今惟班馬猶圖可徵其旨上下
生異同飄漢中以禮運旋宮著之算術自除於
法而不允亦後漢志之誤於（按漢書律）京氏單行禮記疏

爲

無後漢書志四字

後添

六与呂氏春秋淮南子同一說是以下生且不
定何以準律哉
鍾鼎篆韻自調戈鈎常及凡碑刻古篆皆在焉
稱鍾於貴樂器也考工記金有六齊一曰鍾鼎
之齊此鍾鼎之稱所從始古鑄林鍾底式仲論
所以作樂器杜氏專言鍾鼎款祀器之款通四
樂類爲鍾卽爲鼎乃樂器之大者器必有文以
傳遠若彝盤量銘於經可見已自能蒼頡象形推
類由是形聲相推而文字生焉周公之時未改
籀已有六書之教孔子之時已改籀尚存科斗

寓越集

圭

之書秦法皆其國字孔氏及秦博士各藏之屋
壁濟南口授猶可尋聲得字安國爲隸古定科
斗書遂絶矣

無絶矣字

已上並是家集

寓越集終

舊鈔本校箸于上方　貞翁

右冀越集二卷元熊太古撰太古豐城人天
慵先生朋來之子篇末所引瑟譜及詩集皆
朋來所著也予舊藏明伍氏刻本無凌卷乾
隆壬寅六月借蔣氏賦琴樓所藏吳枚菴本
錄全是年九月又得武林鮑氏知不足齋本
校讐譌脫遂并錄而識之如此太古表字莫
考所書二十章可作小傳讀不啻太史公之
自序云明年二月晦日雨窗吳翌鳳書

戊辰四月二十有二日至上津橋骨董鋪觀西莊
王氏所藏之書中有舊鈔本熊太古冀越
集記二冊攜歸校閱紙其同異於上方舊
鈔每葉十六行每行二十字本文較標題空
一格有擡頭處須出格也每卷首題冀越
集記次行三行多撰校人名載其式如右
余業此鈔所自出過世皇等出格似元刻
然開卷元朝軍制元不稱國又何耶抑鈔
者後改耶再虞城程全鉅野校不知何朝
人俟攷之

復翁黃丕烈識

相宅管說

黑髭子曰氣之用大矣天有氣而旋地有氣而凝
人有氣而生氣直則壯氣正則剛氣衰則沮氣張
則亡氣者所以養人而亦所以殺人者也可不慎
與

藏之為言莫知務乎顯者險也險未有不陷者矣
君子之持身也藏之固守之密然後見是故龍藏
則神虎藏則威此之謂也

宅滿則衰者何也曰人不可以滿也而況於宅乎
滿至于宅人人之滿也可知矣

鄰疆而日削者非國也僻處而自雄者非夫也孰
能居之喜自踈焉故曰稠處宜舒曠處宜護

震長子也而獨遠于乾其不得于親者與兌少女
也而與乾獨近其父之寵姬與乾比于兌而震之
受傷者深矣

艮遇震離能成之坎遇艮兌能生之閱墻之患善

解者其在婦人乎戶向參差兄弟異心之象也
離爲坎陷者何也曰離者中虛之義也女子性柔
然陽不足以制之其不燥烈者鮮矣其夫亦以道
乎
天地之大寶曰生氣也者天地所秉以行者也人
有不受天地之生而能生物者乎故生方斷絕不
祀之忌也
堂向者出令之所也國有君則臣民拱之家有主

則妻妾向之令而不行家人皆背之矣路水之反
者每見淫奔甚之辭也
三子之中父獨惡長子其以巽侵母乎獨愛中子
其以離成母乎婦得于姑而子不得于親未之有
也然坎能制離而震猶比于巽是亦震之罪矣
有至正然後有大中然則不正者其不得謂之中
乎是以魏居京洛而其正在蜀金據中原而其正
在宋

離火也火明于外而暗于內其猶婦人之明乎坎
水也水懦弱而多殺人其男子之陰者乎離匿其
陰坎匿其陽非至神不足以知之詩云相其陰陽
觀其流泉此之謂與
易者達也始而吾祖吾父爲六子也繼而吾身爲
乾坤矣繼而吾子吾孫爲乾坤矣夫孰非一本者
乎達于枝幹之說庶幾其能亢宗者乎
火之附于天也其友道乎君子之交也靈其中以

應物離之道也善入而不詭隨巽之道也離含其
明而就夫天之明其所照者遠矣出門同人又何
疑焉
剛者不自知其剛也柔者不自知其柔也不自知
其剛則善柔矣不自知其柔則善剛矣剛柔相入
焉有不相得者其財與死之異乎
殺我者爲我生者殺之何也此秋之大公也不再
生者何也造化不以生之權與人也生殺無權而

好惡之私泯矣

官喜旺乾與兌獨不吉者何也曰焉有老人而能防閑其少婦乎此聖人之戒淫也

乾健也至健故能生物坤順也至順故能成物乾天也坤地也亘古此天地也謂乾坤為老陽老陰而不能生育者術士之見也

相宅管說完

冀越集記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熊太古撰太古豐城人熊朋來之子也登進士官至江西行省郎中至正末天下盜起太古力陳守禦計當事者不能從遂棄官去入明後不仕而終此書自序題乙未歲為至正十五年猶在元代所作也太古生平足跡半天下北涉灤河西泛洞庭東遊浙右南至交廣故舉南北所至以冀越名其集襍記見聞亦頗賅博明李時珍輩撰本草綱目頗援据之然記載每不甚確如元史天文志言郭守敬為太史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太古乃云奏遣使者十四輩分隷十四處殊未詳考又河源之說據翰林學士潘昂霄道士朱思本所記謂張騫所言乃蔥嶺支川以今核之亦多妄傳失實也

農田餘話二卷

題（明）長谷眞逸輯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農田餘話二卷》提要

農田餘話卷上

長谷 眞逸輯

檇李 王體元 王體國 校

天有十二辰 方者有神司其位日出在東其對在酉酉爲雞而日光含景則雞在日中及運而西其對在卯卯爲兎而月光含景則兎在月中月出東溟向之而生明則與日相望故月得日光景隨光見月有兎形者亦何異哉世傳月中有桂對蒸日行于西與扶桑則移景日中矣月望之明景亦隨之故月之所具而有者皆日光所及也此廣川董氏畫

理

至元中遣官十四員分道測日影用四丈之表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日在表南一尺一寸五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

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影北至北海
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
晝八十二刻夜十八刻疑卽唐太宗時貞觀二
十年骨利幹遣使入貢來朝言其國日入後煮
羊胛熟已天明者此地是也

陳孚剛中以禮部員外郎奉使安南其地初三
新月在天心夏至日午光入北牖有排律五十
韻紀其國俗至元甲申十一月五星聚斗牛至

正甲申十一月五星幷弓月復聚牛斗宋淳熙
丙午八月日月五星聚于軫閩越之地古爲蠻
夷在漢唐亦爲偏方下國至宋則名公巨卿項
背相望于是焉出而閩爲尤勝如建之章得象
章惇胡文定父子眞西山蔡西山父子朱文公
劉屏山游定夫福之陳古靈鄭夾漈余深未倬
邵武之李綱黃潛善李果齋南劒之楊中立李
延平陳了齋泉之曾公亮蘇頌興化之蔡襄皆
一時之才賢且伊洛遺統之所系四方地氣消
長盛衰之理昔人之論不誣

古曆五星皆順行至秦始有金火之逆漢初側
匿五星皆有逆故班氏謂周之末造人紀不修
師旅數起五緯如失常矣

古人建步立畝六尺爲步百步爲畝至唐始以
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

吳中皆江湖平曠之地瀕于海隅東南北三面

無高山限隔春夏多大風古人謂東南多風是
也且東南東北西北三隅之風往往迅暴惟西
南一隅無甚大風蓋由武林浙右天目諸文山
障隅故其風之來稍緩氣鬱柔濕人亦肢體疲
倦乃西南坤維濕土之氣使然

閩廣之地稻收再熟人以爲穭而栽種非也予
嘗識永嘉一儒者池仲彬任黃州黃陂縣主簿
詢之言其鄉以淸明前下種芒種蒔苗一壟之

間稀行密蒔先種其早者旬日後復蒔晚苗于行間俟立秋成熟刈去早禾乃鉏理培壅其晚者盛茂秀實然後收其再熟也

凡產茶之地山南則冬無寒風多陽氣而和暖得春氣而先發故芽嫩全味厚生山北則受風雪多而陰寒至春深始萌葉厚而拳蹋氣味不全如海產香之地相似偶見一茶商論之近理即茶經謂生陰陂谷不堪採掇性凝結癥瘕者是也

宋南渡後文體破碎詩體卑弱惟范石湖陸放翁為平正至晦庵諸子始欲一變時習模倣古作故有神頭鬼面之論時人漸染既久莫之或改及文祥留意杜詩所作頗去當時之凡陋觀指南前後錄可見不獨忠義冠于一時亦斯文間氣之發見也至元間戴帥初趙子昂諸公始出作詩文皆從李杜韓柳中來頗掃昔時之氣習非惟遺山劉靜修諸公系中原文脈而南人文格亦變

宋末將終不獨文氣衰弱民間歌曲皆靡靡亡國之音至今臨安府瓦子印行小令人家尚存於此可見至正間北人歌辭破碎散調哀促號通街市無復昔時文物豪雄之氣而人多梨香雜帶酷相思之類悲怨迫切之聲若不能一朝夕者聽之使人悽愴不自已關係元氣運亦不小者

宋駐蹕錢塘後歲率以重九然燈迤運至冬至則預賞元宵新年節序連絡至清明始罷臨安幹辦日以整遊宴飾妓樂為務觀周草窗武林雜志可見

前元自至正未亂之前四方無事服色皆尚華彩男子多服青紫婦人皆紅丹臉朱唇惟居喪者素而素服自壬辰癸巳歲後一槩事淡素男

十白衣白帽白靴婦人素面不施朱丹釵飾之類皆不用縮髻名懶梳頭衣服全用潔白蓋白爲金行之氣金爲兵象刑戮肅殺之氣是以海內擾兵人物凋瘵

前元印造中統交鈔以銀爲率名曰銀鈔一貫文省準錢一千文直銀一兩故五十貫爲一錠蓋是銀五十兩也得江南初以一貫準宋朝里會三十五貫時米佑一貫一石後造至元鈔兼

行以一當五名曰金鈔子母相權至是米值十倍於前以其中統言之十余貫矣至大中行銅錢印造至大鈔一貫爲錢一千文准銀一兩當中統二十五貫數太多物價騰湧期年乃罷至至正庚寅中統已久廢改造至正印造中統交鈔名曰新鈔二貫准舊鈔十貫爲鈔一千文米石價舊鈔六十七貫至是六十七倍於國初爾後用兵率印造以買軍需和糴米民間貿易不

復顧視至羣雄割據遂無用矣始世祖嘗問國師于丘眞人曰三樣紙錢飛不起至是驗矣且昔時至元爲毋中統爲子後子反居毋上亦下陵上之象

今之官斛規制起於宋相賈似道前元至元間中丞崔彧上言其式口狹底廣出入之間盈虧不甚相遠遂行于時至今不改

至元間得南國有總統者發掘先宋江南陵寢

其間金寶不可勝計取梓宮中尸體置于故宮殿基上建石塔壓之以厭勝江南人凡宗廟神主人民版籍皆寘于下高一十三丈後有雷火自天而下破塔烟火焚經三日方止或云是天曆戊辰秋也未詳其塔至張士誠據浙右時其弟士信毀之

高郵湖大蚌珠自宋汴京時諸公記之蚌大如席珠大如拳多見於類書亦天地間一異物耳

是後不聞有亡然張氏起於草野割據方面受朝命爲王公爲宰相平章金紫比比雖一時草竊而卒爲王臣盖異物亦爲之兆兆也

張氏割據時諸公經國爲務自謂化家爲國以底小康天起第宅飾園池畜聲伎購圖画唯酒色耽樂是從民間奇石名木必見豪奪如國弟張士信後房百餘人習天魔舞隊珠玉金翠極其麗飾園中採蓮舟楫以沉檀爲之諸公宴集

輒費米千石本皆起於寒微一時得志肆情縱欲一至於此時人作詩有云書生一夜睡不着太湖西畔是他邦士佳在圍城中夜于城上土棚下食金桃飲酒飛砲入射窗中擊死

爲天下國家自古不可弛武備前元自得江南之後一槩盡毀城壁諸四海爲一家民間有弓箭兵器以重刑將官用勢襲其子孫自飲酒食肉手不能操矛戟是以中原一旦橫潰盜賊蜂起焚刼郡縣如入無人之境厥後買民丁望敵先潰至正壬辰賊由湖廣破饒信入錢塘犯湖常無一郡能邀截之者緣無城池以爲備也

大河南北自至正甲申連年荒旱盜賊白晝城市行刼人相食厥後有蕭留留自淮渡江入建康之華山生子作彌月有盜網船頭陳顯四等引官兵弓千人等獲之餘黨復沒江而北

後至元丙子丞相伯顏當國禁江南農家用鐵

禾叉即叉鎗犯者杖一百七十以防南人造反之意民間止用木叉挑取禾稻古人所謂肉食者其智如此又禁戲文雜劇評話等項

後至元丁丑軍民間訛言官起發童男女自是髫齔以上者婚娶男女年長久無匹配者雖貧陋婚娶無遺幾一月方止亦可怪也

元世祖城燕都土中多掘出紅頭蟲問於劉太保秉忠劉對曰後世壞天下此類也祖曰此必

西番家也吐蕃皆戴紅帽故取西番人作帝師以厭加
號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西番佛子大元帝師
之稱在外諸郡立帝師殿以祀之設蒙古學於
中殊不知亡紅巾之亂

至正辛卯大開黃河傳揑得一石僧背刻云莫
笑石師姑一隻眼開了黃河天下反果以人夫
發擾遂致大亂一時訛言關係不小

燕城係劉太保定制凡十一門作那吒神三頭
六臂兩足世祖庚申即位至國亡于戊申己酉
之閒經一百一十年也

翰林王學士曰名達字達善在天為天命在人為天
性理一也于是乎有心焉故曰聖靈知覺虛則
見天理之湛者為甚明靈則見天理之流行者
為甚妙靈則虛虛則靈知覺于是乎生焉然行
其所當行者則知覺原夫理知覺原夫理人心
即道心矣行其所不當行者則知覺梏于氣知

覺梏于氣人心遺道心矣故理一而氣二道心
同而人心異然則學者可不盡精一之功哉

至正庚寅江浙鄉試貢院中驚喧以為見大蛇
或言見怪獸莫測所在或言傳在武庫中之大
蛇故賦場以角端為題至冬方國珍作亂江浙
始用兵

文宗潛邸金陵一日過蔣山寺觀鑄鐘以所御
碧鈿指環投于爐鐘成碧鈿宛然在皇帝萬歲
字之上有術士王一初妙于六壬嘗與帝占許
其有神器及即位以一初為鎮江府尹一初被
名在京師日常在上前有飛鵶墮于殿前命占
之曰當有不管軍不管民大官人死亡之徵頃
之果有以帝師薨聞于上

趙子昂未仕時在錢塘訪鬼目相士至肆中拜
之鬼目曰且保重官至一品名聞四海人品也

丙申張氏據姑蘇楊參政以苗獠守嘉禾二境

之間往往以取功賞貴易于反掌上則參謀軍事次則招集無賴少年爲義士頭目殺掠鄉境名曰檢括金帛財貨打刼不貲至於墻屋亦折毁而歸一時無不如志厥後多被殺戮或後貧困或貽禍于後人

宋末德祐間北兵入浙國中擾擾間有不逞者輒强梁爲暴多爲豪右所殺或事平被戮元曾祖教授公嘗語諸先子至至正壬辰紅巾寇入

杭丙申淮寇入姑蘇先子嘗以之語諸鄉人勸戒之是時多有無良之人類然肆惡皆爲有力者殺及全家或平日所行不善此時略宣横語即遭殺死者亦多有之皆目見也

楊左丞完哲字伯英家世播州楊氏湖湘亂以苗獠義軍征行自備糧餉衣柴故所至多殺掠轉戰至江東駐軍廣德丙申淮張入姑蘇江浙丞相達世公除完哲爲參政攻討軍于嘉興逗

遛不進丁酉張氏遣僞平江知府周仁詣軍門納欵既降

杭州見完哲相見甚　文炳大設宴盛陳烏銀器皿嵌金鐵鞍之類皆奇巧可愛席罷盡以遺楊自是約爲兄弟久之楊謀復建德大約以所部從之及史至盡以麾下兵圍楊北關營中言是受丞相節制蓋楊是時位左丞相權傾一時丞相亦忌之完哲久戰屢挫乃縊于營中時戊

戌八月也諸軍及投張氏

王與敬字可權淮西人少倜儻因亂以軍功得官官至元帥以善射得名至正丙申春淮寇江浙以所部禦于常熟兵潰退欲入保姑蘇時參政脫因納城不納乃抵嘉興楊參政完哲欲殺之遂駐兵松江誅結水寨于澱山湖等處令上戶供給其軍首鼠兩端爲自全之計楊參政遣裨將鐵木綠思陰圖之王知其謀其屬官戴萬

尸噭其異圖意遂決乃焚刼松江以叛時二月十九日也鐵木及守令以下皆遁數日完哲調裨將蕭諒襲擊走之奪其婦女陷于叛中者數百人與敬脫走由上海投淮張爲命爲威虜將軍僭僞元帥史文炳寇松江松江遂陷次年淮張納款除與敬同僉書行樞密事初淮寇入淮姑蘇丞相達公命楊完哲以苗獠由嘉興方國珍以海舟由太倉水陸並進爲征討恢復計值

敬與叛松江遂沮其兵楊叅政完哲統領入番思番苗獠猺獞兼江湘湖廣之人從之慓悍勁疾輕捷如飛慘酷不情所至殺掠無遺如遺蕭諒復松江賊旣去所遺殘民非割耳即殺之兵至上海一路婦女盡虜之男子捉令擔負至營門亦殺之號爲剃復慘于刼盜是以重失人心豈王師弔伐之意然其保嘉興復錢塘驅逐巨寇功亦不可泯也丙申二月巳酉夜淮寇攻嘉興北門楊自暗中獨乘一騎出東突賊陣後奮擊出其不意左右繼至生擒其酋僞什滿道促射之其徒溺水死者無計七月淮張弟士德據杭州衆號十萬自嘉禾赴之率將士力戰賊奔潰士德幾不免由它道而遁奪其所掠民復業省治以安楊去嘉禾日告諸將曰我去賊必來宜謹防之比三日果至諸師各擊敗之皆實錄也有儒士董性存撰其勲德碑具述其事

松江故華亭一縣也在宋爲嘉興之屬邑唐天寶十年以華亭爲縣屬蘇州晉天福五年以嘉興爲秀州而割華亭隸焉宋理宗朝戶九萬七千七百有奇元初戶版十七萬時江南六府二十萬升爲上路總管府十五萬爲下路府尹秩三品隊伍有令字旗藤杖木劒之屬華亭以一邑遂升爲散府秩四　大朝以錢糧百萬故與蘇處大郡同秩諸邑戶[illegible]十七萬三百二十八寺觀六百七十七處一

嘗見小説家言吳陸遜居第園有華麗亭故名華亭考之雲間志漢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留會宿之所也凡封侯初封亭侯如某亭侯之類遜初封華亭侯小説妄也秦有亭長

汴京艮嶽元朝嘗有回回人于内取雄黄爐甘石數萬斤葢雄黄藥于岩穴地道間可以辟虵虺爐甘石雨過之後日炙之則有濕氣蒸蒸然以象嵐霧故下中藥二物

周草窗武林雜志載孝宗一日嘗酌史丞相浩甘黄玉葵花杯内有紫心一後此盃在姑蘇一富家張氏有國以白金二十鋌貫之進于燕京即此杯也

往見白樹玉于高會周瓊英一卷内有古曲若干段非近世歌曲之名葢四十大曲之一也後見大曲譜相合如紅葉題詩崔鶯等皆有之特人不解其音節耳

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三千宮女如花貌妾最嬋娟妾最嬋娟只恐君王寵愛偏此孟蜀花蕊夫人出蜀赴汴梁作也本徐匡章之女或云姓費

陸放翁在杭都城一詩世味年來薄似紗誰吟騎馬客京華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短紙矮行閑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素衣莫起風塵嘆猶及清明得到家曹雲翁家有此真

蹟因扁其樓曰聽春雨當年立馬錦城西曾爲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斷青陽宮接浣花溪此放翁在城都後作也嘗見其親筆辭翰殊有風味

予外族曹雲西處士風流雅尚好飾園池有軒花木水石間曰窪盈曰絜芳小樓曰聽春雨有亭竹樹陰森中曰息影梅間曰索笑近水梅軒曰清淺橋中曰楚頌花木間有亭曰遂生花竹間有橋曰躡虹曰霞川曰月賓曰愛蓮命名皆

清標不凡惜乎其家廢于巳酉庚戌園林百歲巨木佳花名果輒自枯死魚鳥皆無復來止可見竹木禽鳥發生栖止皆乘人生之氣氣之和燠故能使然大家巨室覆墜陵夷之際得氣之先率皆若是

郝陵川經論書法鍾王變篆隸也顏變鍾王用篆也蘇變顏柳用隸也故古文則學先秦篆則學李斯隸則學鍾繇楷則學鍾王顏蘇行與草

則學張芝索靖二王張旭然讀書多造道深老練世故遺落塵累絕去凡俗翛然物外下筆自過高人一等矣此又以道進技書法之原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去聲上同)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書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郝陵川帛書事元世祖庚申即位以翰林侍讀學士郝經奉使于宋告登寶位宋相賈似道忌公露乞和之盟拘于儀真不令入朝亦不遣還在儀真新館作帛書附于鴈足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射窮海纍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

凡五十九字帛博一寸高五寸皆有陵川郝氏印透而公以至元十二年二月送歸國三月虞人獲鴈于汴梁金明池爲安豐教授王時若所得延祐五年集賢學士郭貫出持淮西使節知之奏于朝敕中敕取之仁宗裝潢成卷命翰林集賢文臣題識之藏諸東觀或說世祖有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如鴈之歎遂興師伐宋者妄也

李雪菴以善書得名頭陀布衣在道釋二氏之間爲糠禪教宗官秩一品元世祖時

李息齋善画竹嘗爲嘉興守故其竹異下多有之子遵道任台州黄岩知州尤善画竹木優于乃父

古人無画蒲萄者吳僧溫日觀夜于月下視蒲萄影有悟出新意似飛白書體爲之酒酣興發以手潑墨然後揮墨迅于行草收拾散落頃刻而就如神甚奇特也既死其弟子沈仲華湖州人傳其法亦佳世多見之

李運使員嶠亦善画蘭竹

春帖子難得佳者如鎮南王府碧梧翠竹神仙宅玉葉金枝帝子家張天師宅麒麟閣下神仙客龍虎山中宰相家江浙省治青陽運轉乾坤泰黄道天開日月明

金華黄溍晉卿早年爲湖州長興吏因簿書被推乃棄吏發憤讀書登乙卯進士第爲世名儒官至翰林侍讀學士

趙仲穆雍松雪之子善書画嘗任淮南知州有一玉帶時廉訪其官欲得之不從竟以事皷之而罷其職至正中被召入朝旨下淮安取往來案牘焚之仕至翰林待制晚年典郡爲吳興太守

觀古画書先察其紙素可知其世代真贋不得逃也觀画水先觀其原次觀其瀾又次觀其流也

青龍任水監月山次画馬得名其子三縣丞者由父廕得官生二子　女至正中北人有楊姓其官因亂僑居任氏館舍子聘聘任女其子生而騃初不知也嘗登墻窺所聘女任氏父兄皆惡而侮之欲絶婚而不可得遂遷延其婚期楊遂北歸音耗不相聞乃以女復受南鄉某氏聘

人親迎船至其門其女遂剪髮而泣曰奈何以
一身而有二夫吾將奉佛終身焉閱其室多佛
書圖像之屬已久卒不偕久之一日消息來楊
之子已死憑附其女 玉玉 其女後爲女冠廉潔
無瑕今年已四十餘矣事可紀史冊
張氏時嘉興民夫婦避地行舟于道中夫挽牽
婦執柁偶値二兵利其舟而刼之乃殺其夫于
岸婦詭言曰吾人不良殺之宜也二兵挾之歸

于平江伺其隙潛詣有司訴之二兵服罪就刑
田野匹婦固難責以全節卒能伸大義以復夫
夫之仇亦可尚也惜乎失其姓氏
常西吳李耀卿學士之子回回人居松江一日
與家人飲酒妻以所插金篦揭肉而食偶有客
至瑛出迎客妻遽入厨具茶飲客去尋向之金
篦無有也疑爲一女奴所盜杖之偶致死竊以
錢物賂其父母得免訴訟久之家人與里巷會
茶中有一老婦人首插金篦熟視之乃向之所
失物也詢之是買于一坊者及問坊者之所來
云于其家整屋瓦合漏中得之蓋是時有肉在
篦上爲奴貍銜去墜于彼也凡事當詳處失一
小物而致殺人夫婦二人不久皆死
予嘗見富家巨室不以富有之際結人之心行
方便種德廕子孫往往剥人之肉以取豐已人
逋數斗隔年倍息轉算幾年以一取百小民之

家田廬准折一空彼方以爲得計儲積贏餘富
過封君貽于子孫豈非良策哉不再世化爲烏
有者吾見多矣
世俗占候雨晴惟甲子壬子甲申甲寅四日順
可憑此外俗說占測水旱豐歉未甚可稽故春
家伯翔陸先生嘗著田家五行志若干卷專述
田家俗談爲農家占候一家之書率多可驗
愚民惑于妖巫雖官府嚴禁莫之能止海上一

富家平日不信巫覡一旦營屋巫者令木匠造木人置柱拱中數年其家人病叩于巫巫言有厭勝于柱拱發而果得之乃詰之匠者告以巫前所敎也聞于官巫服罪時縣尹何子正大禁淫祀及巫覡皆由此始

張氏將亡前三二年民間稱不可了之事則曰寧散（寧奴梗反吳音郎哽切靜也猶云如何）凡稱荒唐欺紿之事曰梨砲厥後受大兵圍困莫之可解日夜被萬斤

砲攻擊不已將朞年乃破一時里巷之言亦自可怪

洪武甲寅乙卯之間街市兒童相語必曰也是明朝如云未然也後試思之豈非鳳鳴朝陽之語乙卯春民間無産業者起發鳳陽府屯田全家死于鳳陽居半其語意頗相符合

張氏有國時浙間一夕月明四五鼓之間水皆騰湧池塘溪塹之内皆然松江上海邑中槩一

海魚長幾二丈名曰闊霸考諸白孔六帖魚隊于市滅亡之象

白翎鵲大能制猛獸猶海東青善擒天鵞北人琵琶有白鴿鵲曲

司馬溫公奉勅編通鑑置局書寫凡有誤字側旁注半非作亡體至今相仍作卜字寇萊公當國凡有文字准此字去十作准至今不改先宋諸人言之然韻中亦有此准字莊子有平准（中御）

唐德麟開元曆皆以驚蟄爲正月中氣雨水爲二月節氣未審今法起于何時

吳下大水歲饑多是納音屬土之歲如至順庚午至元戊寅至正丁亥洪武丙辰理不可曉

世俗相傳八句子一百八十年歌多有意驗如洪武丙辰結句云但看六月中六畜一齊哭是年大水孳畜無食人皆殺而食之庚申歲云庚申多鬼哭是歲多怪事如龍潭瘵病傾人變生

之類

海門曹宣慰。其先起農家至富強。有孫文載娶邵玄同先生女。初歸曹氏。一日謂孫婦曰。可從吾出觀花圃。遂出所居外。一望平田菜麥青黃無際。乃言曰。吾家花圃。如是。非爾家奇花異卉之比也。斯亦務本之訓。猶昔人賞黒牡丹之

曹宣慰其父知縣。當宋福王府管莊田人也至宣慰日益盛大時瀕山湖爲潮沙漂塞大半曹

氏占爲湖田九十三圍凡數萬畝相傳其倉中米囤凡十二行每行十百二十枚又一所少差亦十二行行八十四枚積粟百萬豪橫甲一方郡邑官又爲之驅使時有人以謀反不法事告于江淮省蒙古臺其丞相相受其賂黄金二十錠坐其人爲誣告丞相家奴二人來索酒錢于曹曹曰我以金廿錠與丞相了更有何物與爾輩家奴歸告丞相丞相大怒出所賂金于堂上凡曹氏主僕卽收捕之曹有一子號十提舉獨單騎北走至燕都投右丞相聶某聶某爲之計約以婚姻結之乃入奏江淮丞相某取要臣妁家金錠二十上怒命下繫丞相赴京取問遂服罪曹氏糧萬石宣授遥任浙東道宣慰副使有司以文字上增歲獻字以是歲歲趣之子孫爲之家厥後有司以湖田散佃于鄉民以足其數在前元元貞大德皇慶間言也鄉人苦其豪横

有作對偶云雪洒荒邨。白占田圍能幾日。烟迷曠野。黒漫天地不多時。之語北人目之曰富蠻

農田餘話卷上

寶顏堂訂正農田餘話卷之下

長谷　眞逸輯

廷樞陳上選訂

太白金　星校

朱淸太倉人張瑄居上海二人本海寇元初就
招安即爲導攻崖山諳識海道漕運江南糧不
旬日達燕遂有功朝廷付金銀牌而許其便宜
除授凡任船水手得力者皆授朱張官軍慰張

之子官參政富過封君珠寶番貨以鉅萬萬計
每歲海運許稱沒于風波私自轉入外番貨賣
勢傾朝野江淮之間田土屋宅鬻者必售于二
家他人不敢得也張參政甞夜過曹宣慰所居
里中相惡爭鬭張氏遂于曹氏宅前疏鑿河道
以報之毁其外門事聞于朝旨下賜楮幣二千
五百貫命本郡官營辦筵宴以平二家宿怨復
其外門朱張二家厥後在朝有言其豪橫罔上
結連外番有無將之心遂誅之籍其家寶貨不
貲前元江浙財賦提舉司即二家之資產

朱彬管國英居上海家富豪橫因刈荒蕩茆草
欲爭端相殺傷至使二境人不敢越界執之即
置積薪下焚殺之彼此擠拂海洋行刼事陷之
皆係于獄吏相囑賂官吏文致互入其罪將在
後至元中丞相伯顏當國戮二人于平江并其
黨與籍其家厥後田土撥賜丞相脫脫立稻田

提領所于松江主其事

王同知景玉居嘉興鉅富其父任廣東市舶提
舉故家富不貲景玉自幼但見金寶充溢是以
奢淫無度家不置醮具日沽上尊酒不置燈盞
夜止燃燭至以眞珠結網珠燈沉酣竟日視金
如土于甞識其子九霄寓居曹氏瀼西園尚多
故物

今之葉子戲消夜圖相傳始于宋太祖令後宮

人習之以消夜又有倒擲戲者以玉作橄欖狀六觚而刻一二三四五六推旋于玉盆中久之方倒中其數者爲勝又有鬼工以一牙瓢如指大內貯器具二十件皆以象牙爲之小如油麻有一小文簿檢其出入又有小画卷長數丈圖故事花鳥之屬展玩半日工夫此等皆昔時後宮之物也

丙午七月朔日秋時日食大半明者亦無光人

視物皆成金色覩人面如黃橙

八月廿二夜有星蓬蓬孛孛如絮大于斗始見于紫微垣天棓內指牛安從西南行疾甚次夜復見已行過約五六十度又次夜雲晦遂不復見

庚戌子一月初六夜半坎位有紅光自地起直上森列如植自昴星相東西天半界如色暮霞於中星宿色皆紅雞犬俱鳴宋宣和元年有此

[illegible]又宋加泰四中子爲金泰和四年三月中天以北箕色殷紅如四（不言日夜見金志）

作國士治蔬圃其人必病黃日與穢惡之氣相近蓋五臟之內脾香臭惡氣入脾以害脾（故也）

今之水母俗稱海蟄或作涉聲皆無義理按嶺表錄異謂之蛇（痴駕反）疑其音近涉故記爲此等字耳又云廣州人謂之水母閩人謂之蛇其形乃渾然凝結一物有淡紫色者有白色者大如

覆帽小如揔腹下有物如懸絮俗謂之有足而無口眼常如有數十蝦寄腹下咂食其涎浮泛水上捕者或遇着即欻然而沒乃是蝦有所見耳（越絕書云海鏡蟹爲腹水母蝦爲目）南中好食之云性暖治魚之疾然甚醒須以草菜灰淵生油再三洗之甚瑩淨如水精紫㕂厚可二寸薄處亦寸餘先煮椒桂豆蔻或生薑縷切而渫之或以五辣肉醋如鱠而食之最宜蝦醋亦物類相攝耳水母本

陰沕凝結之物食而暖其理未詳

余按韻學集成眉字內有浙音者載䵋字注以爲柔皮又曰䵋水毋也則此物爲海䵋其音爲浙可證前說皆非況此物正佀柔皮狀無疑也

正德庚午九月一日蘇臺張翼南伯志時年七十有七

澱山在華亭西五十里有禪寺曰普光王山昔日在薛澱湖中有道人登禪師者始結屋于嵓

山之西面多漁家捕魚自道人結菴以來居人採捕竟日不得魚因詣師問其故師曰但以簿冊載王能語吾山者當遂所願魚可得也既而果然自爾遠近歸之積累既民因以建寺名普光王眥因浮圖放光故爲塔神名號在宋朝有勅封伽藍神相傳秦時邢氏三女爲之曰三姑雲間志亦著邢女事澱山前元時潮汐湮潮今在乎陸

採生妖術王萬里江西吉州人以算卜遊江湖前元至順間於興元府遇一同道劉先生甚相得劉曰我有一術容易覓錢收採生魂遣去人家作怪來請禳鎮廣得錢財行李取出五色線帛包裹人髮一塊并有符篆云是生魂李延奴以楮鈔七十五貫售之遂改名買買又傳採生收業呪術次年又於房州逢舊識曠先生又買得生魂耿頑童與驢買一同驅使以此節次屢

魅人家至至正辛巳八月到大同府豐州黑河村周大家課命有一女月惜十四歲性格聰慧萬里圖殺害之夜密念呪語潛伺於後既月惜果出拽去遠地無人處用刀割下頭髮鼻舌唇耳諸光目睛十手足指　心肝肺等件日乾持來裝投小葫蘆見內往來陝西賣卦壬午前到祭子胸兒南街平易店安下開卜肆彼中有王弼者來訪萬里萬里子訥次曰此地淺水留龍

不往粥曰爾何人輒敢大言因忿爭衆勸解之粥還家夜中臥内有風吹葫蘆哭聲日常有之王乃請一人孫法師勘祟有鬼自空中作人言云是南街巷内先生遣我來索衣服口稱寃枉寃枉王集社長鄰里人備錄鬼詞云我是豐州黒河村周大女母姓張兄名那海舅張大西隣董二北辟吳三備説被殺緣由粥遂鬧於官于萬里行李搜出女身紙人兒八個五色線人

髮相纏葫蘆兒符印等物粥家又空中有鬼稱是耿頑童係奉元路南坊織房耿家第二男兄名頑驢又一鬼言是察罕脳兒李帖家兒子名延奴因劉粢師賣與老蠻賊改名買買二鬼備言父母姓名年甲親隣姓名某人及被殺年月所司追至李帖名福保并妻阿劉供狀與鬼語相合保天曆已巳牧羊于外失之不可根尋時年十四萬里供收傳法時不得食牛犬圖近買馬悮食牛肉破法致令鬼言事洩時陝西省宰察罕脳兒宣慰司行移奉元路咸寧縣照勘耿頑童大同路豐州黒河村照勘周月惜

至正乙酉詔天下分遣廷臣爲諸道肅政使察官吏問疾苦禮尊年賑貧乏褒善良起淹滯所至如巡狩江西布衣黃如徵上言本道奉使散散王士弘不遵詔旨務取民財鉗口結舌官吏賢不肖不察民疾苦不問尊年不禮貧乏不賑

善良不褒淹滯不起江西福建一道地方五千餘里馳驚未數月而徧民失望矣且迷小民作歌曰九重丹詔頒恩至萬兩黃金奉使回又曰奉使來時驚天動地回時烏天黒地官吏毎歡天喜地百姓毎啼天哭地又曰官吏黒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

庚申君立高嚴二女爲后監察御史李泌上言昔世祖有言誓不與高嚴共事省臺無用而況

宮中乎以太后位以下錢糧畀之以婦作毋也
失齊家之道且殷紂周幽因寵內而亡國失諸
侯爲可鑒者書奏除海北道廉訪使僉事又言
前者上章未蒙俞允言不行辭以毋老乞歸田
里

司馬溫公書儀云古人謂父爲阿郎毋爲娘子
故劉岳書儀上父母書稱阿郎娘子其後奴婢
尊其主如父母故亦謂之阿郎娘子以其空主

宗族多故更以行第加之今人謂妻之父母謂
稱其妻爲幾郎子姝亂尊卑

男之子稱內弟不書姓姑之子稱外弟書姓今
人通稱表弟

雲間前元時有一黃冠陶谷菴居谷水坊面得
服栟櫚冬月止御單衣常時或揮扇夜不用枕
昻首而寢名曰懸枕睡

上海章了堂宋故家也家藏書至全備前元文
宗時講筵語及唐聶夷中詩上詢其有文集否
諸學士皆以未聞對或進言章氏藏書之富遂
特旨下訪其家果有聶集上之勑授其州教授
以旌之厥後高麗戍金千兩欲易之不允子孫
後不振張氏有國時已散失多矣

儒士謝子蘭論辨確當言吳江三高亭不當祀
范蠡蠡越臣以計滅吳絕吳祀蓋吳人之讐也
豈當祀之三致千金史記云載西子入海中公

巫臣之流也安得爲高哉

齊天旱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
饑色吾使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歛
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之無
益也夫靈山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
髮將焦身將熱彼猶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
曰不然吾將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
益也大河以水爲國以魚鱉爲民天久不雨

水泉將涸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猶不用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得盡種疵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能有德也

至正甲辰秋八月張氏國弟四平章士信充安豐遂逼達世丞相以位讓之其移文略曰太尉

閫府偕同三司上柱國浙江行中書省左丞相照得浙江省奠臨吳越控制江淮乃天下之雄藩寔東南之重鎮自非碩德元勳雄威重望功蓋當世澤及生民者疇克居此吳王張士誠有生英傑間世雄才其弟太尉張士信天資英武志節忠貞伏念當職才非輔弼年已衰幾德不足以服人力不足以勝任苟不推賢以自代必致誤國而獲愆今將元授官爵行中書省行樞密院行宣故院三臺銀印各一便宜行事賞功罰罪招降討逆并金牌等付授施行遂劫制囚幽于嘉興飲毒而卒

予外曾祖妣大君陳氏兄弟若人平生不患痘瘡緣姓産子宋臨安有一穩婆其氏者與人守産生兒不患痘瘡且十九初産見未啼前能去其口中穢物故也及觀李東垣斑疹論云子在腹中隨母呼吸飢渴則飲母血十月降在口中

尚有惡血啼聲一發隨吸而下此血復歸命門胞中僻于一隅伏而不發[右腎命門爲]直至內傷乳食濕熱之氣下陷汭合于腎中二火交攻營氣不從惡氣乃發合此說前事可信驗[汭音芮水相入也]

至朔分同日十九章是爲一章中有七閏凡六千九百四十日名曰章歲見齊東野語中藏元霞論聞書謝應芳于蘭論學校設地靈祠于戟門之外夫婦偶坐甚非禮也且男子居外女子

一在內豈有身爲神妻呈身露肉次饗士大夫籩
豆之薦于先聖清廟之下學 風 府出之地
而乃論於習俗之繆理當撤去爲宜
謝子蘭曰美內事用柔日外事用剛日者聖人
順陰陽之理初不以死生榮辱貧賤富貴之類
一皆繫乎年月日時之吉凶而使人拘拘焉擇
而用之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舉一物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亦盡乎人事而

已矣天時何足泥哉
前元英宗碩德八剌年號至治性剛好殺故被弒晉
以藩邸入踐大統識者以至治二字祈成晉王
二字數或然也時改元泰定二字出道書乃非
正道也
西漢景帝男中山靖王勝爲人淫營樂酒好肉
生子一百二十餘人宋徽宗止及其半
宋熙寧中總天下戶一千六百萬而漢淮以南
亦千有餘萬戶前元至元初國中大比民數八
十餘萬及平江南得一千一百八十四萬八百
餘戶總南北之民一千三百二十九萬六千三
百有六而山澤溪洞之民不與焉洪武初天下
戶一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六十五戶可見兵
燹之餘比熙寧十之一也
宋幼主名㬎歸元朝封瀛國公命爲僧賜名哈
麻合尊一說作就業河西某寺悟前身曾爲寺僧後

至燕京有僧恩斷江贈以詩曰版圖棄展南歸
北衣鉢傳燈西復東 地家山無復夢莫思故
國月明中至英宗朝遇[illegible]
許文正魯齋公衡被召入見世祖問曰聞爾多
能奏曰臣能種田教學祖曰爾本事只會言兩
件對曰種田乃衣食之本教學乃風化之原上
善其對
趙文敏孟頫胡石塘長孺至元中有以名聞于

上被召入見問文敏會甚麼奏曰做得文章曉
得琴棋書畫次問石塘奏曰臣曉得那正心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事時胡所戴笠相偏敧
上曰頭上一個笠兒尚不端正何以治國平天
下竟不錄用
柳子（字子厚晉人）曰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
亦附之以敬焉祀于天地者示有尊也不肅則
無以致敬祀于宗廟者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

致孝祀于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示
勸善
廉文正公希寓字善甫其父本北庭人從回鶻
主婦于元官至司徒生文正時適拜廉訪使
遂以官為姓見元明善所作神道碑世祖一日
語文正曰受戒國因答內典可以開益神智對
曰臣幸蒙聖訓受孔子之戒久矣祖曰孔子何
戒對曰臣也盡忠子也盡孝祖領之常好讀孟

子時號廉孟子後子孫居平江
人窮達禍福之生大則有命小則有時太公
微賤遇周文王而得封甯戚隱阨遇齊桓公而
顯貴窮賤隱阨為有非而得封貴顯為有是
窮達有時遭遇有命故也太公甯戚賢者也尚
可謂有非乎聖人純道者也虞舜為父弟深害
幾死者再三既遇堯受禪為帝方見其害未有
非既立為帝未有是前則時未至後則時命俱

至也按古之人困阨後得通達未必初有惡而
後禍其前卒有善而神祐其後也一身之行一
行之操自結髮以至于死前後無異一成一敗
一進一退一窮一達一全一壞遭遇適然皆繫
時命也
後至元丞相伯顏專權其兄馬扎兒召為樞密
密使使之子脫脫為臺大夫伯顏久蓄無將之
心一日記以打獵領出兵決于外謀歸朝即行

倰主之事脫脫入白其逆遣使召之伯顏曰我
不在朝有何詔旨勒騎歸都城城門已閉有詔
爲劉氏左袒諸軍從之乃除平章沿途中遞降
官至于幸恩列陽春縣安置死于龍興路驛舍
日見親重至正中拜相以中州河患遂舉疏鑿
之役因走役夫潰散河南叛蕩受詔復徐州州
平班師十四年復受詔討高郵兵百萬皆于玉
山賞功戮罪便宜行事訖大軍圍賊城城守窘

燧無計不破在頃刻丞相以士卒勞苦視賊以
釜魚罒且免何可逃免姑俟明日進兵破之決矣
泊夜半詔至免相收其兵權安置懷安路以樞
密使統其兵或勸丞相破賊然後聽詔入朝問
故曰是逆君命也不聽或勸其扶立鎮南王爲
主爲南北朝曰若行此志則在吾叔手中爲之
矣遂就道諸軍潰散叛而肯寇者有之吁元氏
之大事去矣淮人苟延十年之命饕以宮貫在

此一舉也
眞文忠名德秀號西山宋南渡人曰程子家治喪不用浮屠
在洛亦有化之者司馬氏闢之尤嚴彼之教得
行由禮之先廢使今之居喪者始死有朔而
有殷奠虞祔祥禫而有祭旣足以盡人子追慕
之情則于世俗之禮且將不暇爲之矣不復祭
禮而從曰勿用浮屠使居喪者悵悵然無以報
其親未見其可也悵悵者失道無所之之意以此言之奠祭

之禮其可缺乎
百尺竿頭裊裊身足騰跟挂駭旁人漢陰有叟
君知否抱瓮區區亦未貧此晏元獻詠上竿技
之詩也王荊公見而題其後云賜也能言未識
眞謾將心計漢陰人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
區老此身二詩見諸葉石林詩話倪文節經鉏
堂雜志言荊公未用時天下以重名歸之一旦
顯用壞盡名與惡盡善類用盡心術新法一變

三禍亂使其當時高臥不起安得有此不遇者未必不爲福也故李大方亦有詩云可憐一代經綸業不抵鍾山幾首詩

司馬温公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今之葬者相山川岡壠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舉世惑而信之于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則曰歲月

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于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有棄屍失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嘆愍哉又所貴于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于道路猶仁者見而瘗之耶（瘗音謚埋也）先王制禮葬期不過七月今世著令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宦遊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于天賢愚繫于人固無關乎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當其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而下始有棺槨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置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

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兄乃召張生許錢一萬張生聞之大喜兄曰爾能用吾言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唯命是聽于是兄自以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于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是族人皆悅令吾兄年七十九以列節致仕吾

年六十六恭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三人視他人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殯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問陰陽迄今亦無他故今著此論俾後之子孫雖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予早年深秋多見林木間有異禽如翠羽之類班縧可愛其狀不一有喙若剪股相交者戍人

云皆是海南所產此亦乘地氣自南而北自兵興後三年余年未嘗見之

朱子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個何曾動此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不是自彼來入此亦不是自性而復歸如月影在一盆水裡除了盆水便無了豈是這月影又飛上天去歸那月裡哉又如這花落便無這花了豈是歸去那裡明年又復來生這枝上哉

嘗見夏椿義士家嘗畜一龜尾有十三支云是一千年生一支每歲冬作一木匣以襯草覆蘊藏之凡若干年一歲將龜藏龜眼出淚主寒歲遺火焚燎屋宅龜亦死其女爲郡公孺先生之妣幼年親見此母誠慤不妄語者

朱子曰人死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然已散者不可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爲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氣

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

嘗記至正甲申七月某日日將沒有一流星自墜于西地去地數丈而止大如月色白無光下有白氣一道如帶蜿蜒下垂西地向丈余必頃其白團從白氣中下墜有聲如雷地皆震動

晉郭璞（字景純元帝時爲著作郎）嘗欲爲顏含筮（含字弘都成帝時爲侍中光祿大夫筮占其命之休咎）請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

勞耆龜。致仕三十餘年。年九十三而
文中子（名通字仲淹隋文帝時人）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
故君子畏之賈瑀進曰（瑀門人也）敢問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何謂也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斯自
取也庸非命乎
邵子曰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之與其富然後
能富人不能自貴必待天之與其貴然後能貴
若然則富貴在天也非在人也有求而得之有

求而不得者矣是繫乎天者也功德在人也不
在天也可修而得也不修而不得是非繫乎天
也繫乎人者也非其可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
昧者不知求而得之則謂之巳之能得也故矜
之求而不得則謂其人之不與也故怨之如知
其巳之所以能得人之所以能與則天下安有
不知量之人乎
儒士呂勉夫東萊之後善醫韓明善之表兄也
早年同學于一老儒林先生先生舜以醫道授
之故二人皆善脈用藥如神予嘗見邵公孺先
生言其父學録君七月間被驚八月遇呂偶診
之曰爾脈變甚我當為之修治不爾病將至君
不信謝之至九月中旬忽病血證亟召呂謝之
曰事巳無及且夕將去矣我當留此送之請召
他醫治之亦可越三日果如其言其他治驗率
多類此

農田餘話卷下

農田餘話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明長谷眞逸撰不著名氏所記多元末及張士誠竊據時事中一條記至正壬辰紅巾入寇又一條記至正甲申流星墜地事皆所親歷則其人生於元末而下卷內一條稱正德庚午九月一日蘇臺張翼南伯志云云相距一百五十八年年月殊爲牴牾或後人有所增入歟

可齋雜記一卷

〔明〕彭時撰

涵芬樓影印明刻歷代小史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可齋襍記一卷》提要

可齋雜記

正統十年乙丑會試，予中副膀，不就，幷下第者九百餘人俱入太學。時李先生時勉爲祭酒，趙先生琬爲司業。李先生嚴毅正大，極意造就人才，初至，令坐堂一月，後乃散處於廂房，列格致誠正四號。號房中有家室者居外，長入饌堂讀書，俱朔望升堂。其於四號，督勵尤切。夜讀務盡二更，將五更復令膳夫提鈴循號房門喚起讀書。或自潛行以察勤惰，無燈者令人暗記，明示責罰，自是燈光達旦，書聲不歇。學者感激，競相勸勉。先生多宿廂房，每隔三五夜，必召予同鄉二三人侍坐談講。先生端坐儼然，或說鄉曲舊事，或論詩文，言簡而確，婉而有味，聽者忘倦。至更深乃已。別時必曰：話久誤工夫，自當退補。且曰：三更是陰陽交代時，讀書宜二更即止，不過此時。過此則次早無精神。其愛人多類此。助教李洪嘗謂予言：前歲學內因除庭樹被罰，是日先生方坐東堂閱試卷，而錦衣官校猝至，即掩卷起身，免冠解帶，受縲絏，合監師生來觀者皆驚愕失色，獨先生神色自若，徐呼諸生近前與語曰：某人某處講是，某處非，某人今次稍勝前，某人比前不及。因顧僚屬曰：還須校定高下出榜。語畢乃行。已而　命枷寘監前，監生三千餘人上疏救辯，有石大用者又獨具本，願代枷，事乃釋。因相與嘆息，其事謂先生平昔涉歷艱險，操存有素，故禍亂不足以動心。如此，真有古人氣象。而石大用者，義氣激發於儕輩中，亦不可多得。然非先生德學

感人之深何以致此是年夏先生引年致仕及秋而行諸生用旗
帳鼓樂群送出崇文門至城東南乃別有百餘人同予送至通州
候先生舟發然後歸無不泣下者是舉前此所未有是足以驗先
生得人之深也
學正魏齡湖州人物至嘗侍古廉先生言曰昨聽選部中見群衆相
語但問某處地方好某地有出産不聞一人以施政教方畧爲言
者皆若此天下安得治先生聞其言甚喜閒謂予曰新學正有識
能言諸人所不能言也因誦其語云魏後復姓李守官清白獨不
受諸生贄禮果不負先生知待之意
丁卯冬湖廣永濟縣進士須知者在途夢開黃榜傳第一名彭時國子
監生其人至京言於永濟監生張本端本端訪知予姓名駭異數

與朋輩言之時本端每問爾同鄉某文學何如有人夢渠魁黃榜
且說看驗之予友熊瞻見予道其語且頷曰惜乎太泄露予曰
夢中事何足憑還之勿言又一朋友謂岳季方曰昔昨夢見賢兄
魁多士可賀季方曰若夢可信則已有人夢彭某作魁矣何必我
其人戲曰明年會試廷試有兩魁二人各占其一可也已而果然
夫科舉固前定然於人何預而見於夢如此其理不可曉是時士
夫中相傳有章謡云衆人知不知今年狀元是彭時亦不知何自
而起至後果驗云
予僥倖及第除修撰同年陳緝熙岳季方俱編修謝
恩後即詣閣下拜先年時曹鼐陳循苗衷高穀四先生俱以侍郎兼
翰林學士遂留早飯酒饌俯光禄所供不增設諸先生笑曰此是
本院故事儒官清淡只如此一月後本院自學士下至孔目皆出
錢置盛饌於後堂用教坊樂學士列坐于上予三人坐前之左侍
講獨坐前之右餘皆傍坐謂之慶狀元蓋公宴之盛又諸衙門所
無後月予三人同回席比前尤豐盛予出錢倍于二公亦循舊典
故也
翰林故事凡同寅皆尚齒與諸司不同然必以類分學士自分一類
侍讀侍講自一類脩撰編修檢討自一類等級截然不紊蓋其所
來久矣
翰林官惟第一甲三人即除授其餘進士選爲庶吉士教養數年而
後除遠者八九年近者四五年有不堪者復除授他職蓋重其選
也然職清務簡優游自如世謂之玉堂僊好事者因謂第一甲三

人爲天生僊餘爲半路修行僊亦切喻也
己巳八月　車駕北狩　郕王監國於中門外視朝百官糾劾奸臣
誤國者方讀彈章未起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
中王竑遂起先捽馬順首曰此正是奸黨當除去　王退百官用
拳脚擊毆馬順至死仍擊死內臣二人各官忠義憤發至於如此
是日予居憂未出聞之驚駭蓋土木敗績固非常之變而此舉忠
義亦非常之變也
八月二十九日予居憂忽校尉至門宣喚入朝有
令旨着商輅彭時與陳循每同辦事具啓辭不允令專心辦事內臣
送入內閣乃從吉是日文武百官具本伏文華門賀　郕王即位
王再三辭讓尚書王直于謙陳循等咸以　宗廟　社稷大

計爲言力請不退會
太后命亦下乃許以九月初六日即位蓋是時人心危疑思得長君
以弭禍亂故不得已爲此舉亦事之變也
景泰數年中敬禮大臣寬恤民下賞罰亦無甚失獨易儲廢后爲害
大義所以失人心者在此二事也
東鹿王公自正統中任都御史甚有名譽晩與中貴王誠厚相結納
欲入內閣是時閣下已有陳高蕭江商五人矣而王難言私以語
高高遂為具奏請添入有不拘煩劇閑散之語及會議陳不知其
意謬曰我於煩劇中舉蕭維禎高遂曰我舉王文奏上果用王當
時人皆駭愕多咎陳欲私鄉人故激成此事然不知陳無意而高
有意也高之意惟商公知之商以語予如此云

天順元年九月初三日
上御文華殿召臣時入見令近榻前問曰爾是正統十三年狀元耶
時對曰臣不才謬冢 聖恩拔擢至今感戴不忘因叩頭者三
又問曰第二名陳鑑第三名是岳正時對曰是又問今年幾何對
曰臣犬馬齒四十二
上笑曰正好用事出外與酒飯去時叩頭退已而 命下着文淵閣
辦事先是內閣用徐有貞薛瑄二月陞李賢於徐薛上六月徐李
為事薛致仕去用岳正呂原與許彬王文七月岳爲事許亦罷黜
後用李賢呂原至此乃增時為三人蓋當時進退甚輕希冀者衆
不意復及時也惟時先見而後出 命豈徼前之未審歟
是年徐李被黜有負權寵者語人曰我欲薦彭某入閣因未與接識
未果其人傳言曰可往一見之後必善予對曰素不慣往見人有
相愛者曰今人持重賂求見不可得爾徒手一見何傷予對曰承
厚愛實不能往去年當諸公合謀時有泥司歷者三次來家見邀
予避之不敢見蕭聰郎中又謂予曰泥是有力者使來進用之機
在此今不見後將有悔予曰我本無他望何悔之有且去年倪自
守不圖進今往見人求援雖進亦可恥也是時李宜人聞此言亦
曰官自來者爲好不然雖做尚書亦何足爲榮吾無事只如此過
亦足矣予甚重其言及入閣之 命下始知顯晦自有時非人謀
所能與也
戊寅春二月上 聖烈慈壽皇太后尊號 詔告天下 詔草已進
試予謂李公曰此事前所未有宜有 恩典及人李曰一年兩赦

數赦非所宜予曰非謂赦也但行優老之政爲宜若朝官父母年
七十者與誥勅百姓年八十與官帶是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
思如此恩典斯與上徽號相稱李公喜曰是即擬仁政數條進呈
上大悅 命即行之此見 上英明大度樂用人言真 聖主
也頒徽號 詔畢 上御文華殿召時等三人近前 賜銀若
干兩表裏有差咸親自授與和顏慰勉其鼓舞臣下有如此令人
感激不能忘也
是年十月十日 駕校獵則海子海子距城二十里方一百六十
里闢四門縈以周垣中有水泉三處獐鹿雉兎不可以數計籍海
戶千餘守視每獵則海戶合圍縱騎士馳射於中亦所以訓武也
是日扈從官皆蒙頒賜獐鹿雉兎而內閣三人比諸人差厚公

五月五日　賜文武官走驃騎于後苑其制一人騎馬執旗引於前一人馳馬繼出呈藝於馬上或上或下或左或右騰躑嬌捷人馬相得如此者數百騎後乃為胡服擊鷹走狗圍獵狀終場曰走解射柳而不知所自始豈金元之遺俗歟今每歲一舉之蓋以訓武也觀畢　賜宴而回

七月　賜尚書馬昂并內閣學士三人遊南城中有宮殿樓閣十餘所皆　宣廟與　上遊處也是秋新作行殿一所東為蒼龍門南為丹鳳門中為龍德殿左右曰崇仁廣智殿之北有橋橋皆白石雕鏤水族於其上南北有飛虹戴鼇兩牌樓東西有天光雲影二亭又北疊石為山曰秀巖山上有圓殿曰乾運其東西二亭曰凌雲御風山後為佳麗門又後為永明殿最後為圓殿引流水繞之曰環碧移植花木青翠蔚然如夙成者然畢工乃　命學士李賢呂原泊時往觀焉受　命領行者太監裴當也宴畢乃回

庚辰年四月六日夜時　上御南薰殿召王翱李賢馬昂彭時呂原五人入侍　命內侍鼓琴者凡三人皆年十五六者　上曰琴音和平足以養性情蓋在南宮自撫一二曲今不暇及矣所傳曲調得於太監李永昌永昌歷事　先帝最精於琴是三人者皆不及也賢等對曰由此不輟亦可精妙因皆叩頭曰願　皇上歌南風之詩以解民慍　上起人賜金鑲鶴頂帶一條皆親授五人者咸叩頭而出

十月二十二日　上御西苑閱將臣騎射召時等五人入侍是日所閱皆侯伯都督指揮指揮隸三營把總管操者總兵官會昌侯孫繼宗廣寧侯劉安懷寧伯孫鏜都督趙輔具名籍進呈令逐一馳馬射箭以三箭為率　上親按籍記中否有中二箭或中一箭者其有不中而引弓發矢可觀者比中例試畢賜寶鈔有差仍賜賢等洎時五人各鈔一千貫是年十一月試御馬監勇士騎射亦如之先次有畏避不趨事者罷黜之自是將士畏威知所奮勵云

是年春廷試進士第一甲得王夔等三人以後數日　上召李賢諭曰永樂宣德中咸教養待用今科進士中可選人物正當者二十餘人為庶吉士止選北方人不用南人南方若有似彭時者方選取賢出以語時時疑賢欲抑南人進北人故為此語因應之曰立賢無方何分南北賢曰果　上意也奈何已而太監牛玉復傳上命如前令內閣會吏部同選時對玉曰南方士人豈獨時比優

於時者亦甚多也牛玉笑曰且選來看是日賢與三人同詣吏部選得十五人南方止三人而江南惟張元禎得與云

甲申正月朔日以後　上不豫猶每日裁决萬機如常至初十來疾大漸乃處置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其一東宮即位過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命勿以嬪御殉葬其四[illegible]歛器服語意詳盡皆合天理當人心書畢且　命牛玉曰將去閣下看令為朕潤色之既至臣時等驚愕曰何至是牛玉曰　上意亦謂事不可測且說下不用何妨臣等欽誦畢皆嘆曰所言關大體非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葬一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不須潤色言畢時不覺下淚牛玉備以前言復命且曰彭某猶悲慘　上聞之亦隕涕已而曰且收着待我去後遵行次日王出道其辭因曰

上英偉從來不墮淚今若此事可知矣至十七日　駕崩次日早
儲皇披髮衣素出後右門召內閣學士李賢陳文浰臣時并文武
執政大臣至前諭曰　父皇賓天爾等盡心輔佐因泣下群臣
皆俯伏號哭良久乃起叩頭而退是日有　旨命太監劉永誠夏
時傳恭會昌侯孫繼宗懷寧伯孫鏜尚書王翱李賢牛富馬昂侍
郎陳文并時爲議事會衆官計議處置軍國重事遵宣德十年例
也預列者皆荷銀幣之賜
二十三日議上　兩宮徽號內臣夏時懷逢迎心倡言曰錢久病又
無所生毋爲太后李曰今日合尊
遺命昔泰間事例不可法時曰李言是　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
綱常今為此舉反遺所當尊豈不乖戾大失人心於　聖德所損

多矣李言是夏曰待請命既入少頃出傳
仁壽宮旨曰予為　皇帝毋當為　太后豈有無子而稱
太后耶宣德自有例李色變知事不成因目時曰爾執筆時曰今
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　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
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夏曰既如此便照例寫讓表
牛亦助其言時曰正統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日誰敢擅寫為人
臣子者若阿諛從順是萬世罪人也同議者心知不可皆不發言
夏見諸人不言乃作色厲詞曰你每倫會懷二心恐追究來不好
時拱手向天曰　太祖　太宗神靈在上誰敢有二心　錢
娘娘已無後何所利害而為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為欲全
皇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為宜衆乃皆曰
如此是好夏色少怡遂再入請　命良久出曰得　上位再三勸
諭已蒙俞允矣時執筆將書又曰須照　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
分別夏曰既是同尊如何又要分別時曰二字好稱呼非有寓尊
卑於其間也衆曰然乃以慈懿二字加其上是日同議懼逆夏意
有後患隱然不言惟李開端時極力繼其後賴　皇上孝事兩宮
如一故能委曲勸諭　仁壽宮以成大禮後數日太監覃包至閣
下言曰同尊　二毋是　上位本心但屈於親毋有難言者
而不知禮之人且欲逢迎於其間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事爲大
臣正當如此彼默默者徒享厚祿何為時同僚有未發言者面聽
畢語深有慚色至營造山陵時與同僚李陳計曰前日費事周折
如此今玄宮宜從權作三位庶日後兩全其美李曰然遂具疏言

之已而內臣傳　聖旨曰所言固有理但洪武以來制度只雙穴
未可輕易為仍令諸大臣同議及議夏太監堅言不可衆額望不
言乃已
成化元年乙酉二月禮部請　上擇日行耕藉禮田在山川壇之南
十七日早　上率百官祀先農畢釋祭服秉耒三推戶部尚書馬
昂捧青箱後隨京府耆老二人馭牛二人曲躬按犁轅教坊樂工
執綵旗夾隴謳歌一唱百和颭旗而行　上秉耒三往三返如儀
殊不以為勞既畢乃坐觀三公九卿助耕公五推卿九推各用耆
老一人傍犁而行是日時在九推之列也俱耕推畢教坊向前呈
應用田家典故觀畢乃賜宴而回時生長未覩農事至是始知犁
之入土淺深繫乎手低昂

二月初十日　上幸太學釋奠先師禮用大臣八人分獻[illegible]分獻兩哲禮畢
上坐彝倫堂　賜文武三品以上并學士左右侍坐祭酒司馬恂
司業張業以次進講畢　賜茶乃行先數日陰雨至是乃開霽車
駕往來無一點塵埃观者咨嗟
北方流民屯聚荊襄山中以數十萬計有往鄧州刼李氏財物者有
司捕之急拒敵官軍殺數人遂糾衆反賊首劉千金劉長子苗龍
苗虎等以石和尚為謀主勢甚猖獗事聞　朝廷命尚書白圭撫
寧伯朱永同唐太監率師往征之至南漳湖廣總兵李震率土兵
來會方擬進取賊擁衆出撫寧且有疾曰公督李震分道截遏一
鼓挫其鋒賊退保巢寨官軍乘勝進取破之擒千金劉并苗龍等
石和尚劉長子以計脫走深入險阻撫寧病愈自領兵搜勦有襄

陽艾總旗者隸都督喜信指揮張英部下一日與劉長子遇長子
欲殺之艾曰官軍即尋石和尚於爾無干爾若能擒石和尚爾必
重有陞賞約與俱見張指揮張具酒食勞之長子信以為然遂入
穴擒石和尚出詣軍前諸將爭功忌張英以得賊贓為名擅殺之
仍以劉長子石和尚為俘獲獻於　朝廷法司依原鞫罪刑于市
衆知其故多為張英劉長子稱屈法司雖知無從辯正竟殺之予
聞其詳如此故記之盖論殺長子時予方以省覲在家至今以不
及申救為恨
廣西太洞峽蠻賊久為害近年刼兩廣尤甚議者咸謂宜調兵往征
然自永樂以來但能威之使不出未嘗破其巢穴及是勑都督趙
輔僉都御史韓雍與內臣同往征之用土兵為先鋒出奇計破其
巢穴其中盤亘數百里山澗險阻有崖名九層樓尤為險峻官軍
抵其上磨崖紀歲月而還聞者始以為不世有之功而趙獲封爵
賞以此然班師未及而賊復集乃知前所殺者多賊黨而真賊被
匿者又出是以識者有遺恨云但趙都督領兵往返紀律嚴明軍
士在途秋毫無犯非他將可及為可重也
戊子六月二十八日　慈懿王太后上仙次日內臣傳恭夏時同司
禮監傳　旨在者皆不敢對時與劉商二學士後至又問如前時
對曰此一定禮無可議者　梓宮當合葬　裕陵神主當祔廟禮
部尚書姚夔乃曰此是正禮內臣懷恩心知其正而不敢言夏時
獨曰不可　慈懿無子且有疾豈可入山陵只可比葬胡后例西
山時曰　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為臣子者豈忍議別葬此事

關係非小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內臣不敢以為然曰且散待請
旨再議時退謂同僚曰此事當力諍不可使　上有失德二公曰
然待他人先言吾輩贊成之為好恐先言觸怒則事不可為矣時
曰如此固當倘無人如何已而　上御文華後殿召臣時三人并
諸內臣至前面議　上曰慈懿娘娘葬禮當如何時對曰只合依
正禮行　上曰朕豈不知依正禮行是好但與　周娘娘有礙
故令爾等會議務要處得合宜時曰　皇上孝事兩宮睿德彰著
今奉　梓宮合葬　裕陵以全　聖孝為宜商曰外議洶洶若不
祔葬則人心不服且於　聖德有損劉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
聖母有亦不可從也　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
娘娘心亦豈得為孝乎時曰　皇上大孝當以先帝之心為心

先帝待慈懿娘娘始終如一今若安厝於左虛其右以待後來則
兩全其美殆不失　先帝之意夏曰此先閣下議作三位已不
允今如何行得時曰此時慮有今日故預為此議今須依此處置
為宜　上雖未允而無怒容時因曰臣等意未盡欲具本言之乞
皇上再三申勅　聖母以終大事　上曰進來看當晚時等具
本進有　旨令百官議明日禮部集公侯駙馬伯文武大臣議皆
云時等言是內批未允猶欲別擇地於是百官伏文華殿門號哭
不起聲聞於內內臣傳　旨諭衆人退皆應為不得　命不敢退
時與商劉進曰人心如此天理所在伏惟　朝廷俯從群情於是
內批諭群臣云卿等所指會議大行　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
固朕素志但　聖母疑事有相妨未即俞允　朕心終不自安再

三擬禮祈請　聖慈開諭特　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從行勿
有所疑故諭衆聞　命咸稱萬歲
是年五月間一日大風蕭墻以西若雨雹聲有在地者拾取視之皆
黃泥丸子圓渾堅實如核桃大破之中有硫黃氣劉學士在西住
拾數丸示予非親見亦不信也以此觀之二氣變化何所不為

可齋襍記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彭時撰時字純道安福人正統戊辰進士第一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諡文憲事迹具明史本傳此書述其生平閱歷始正統乙丑在國子監肄業多稱李時勉善教事次叙廷試第一及入翰林事多陳夢兆禨祥及諸瑣事次記景泰初入內閣事所載英宗北狩額森內侵奪門復辟曹吉祥謀逆皆甚寥寥王文入相事獨詳叙周錢二太后並尊及錢太后祔廟事往反曲折尤悉蓋平生經濟在集項忠一事平生大節則在此一事證以本傳一一相合知非詭詞以自炫惟稱景泰初內外防禦以于謙陳循同功似非公論又記張英劉長子之究以時方省親自家至京不及申救為解然其後時在內閣亦未聞申壤功之誅正戮法之罪僅以筆記存公論殊無謂也時本賢相殆以此自識其過乎

方洲雜言一卷

〔明〕張寧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

寶顔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方洲雜言一卷》提要

尚寄齋訂正方洲雜言

海鹽　張　寧靖之輯

繡水　沈德先天生
　　　沈孚先白生　校

雜言

景泰中一日晨出暮歸抵家天色盡暝入室更衣遂解下裳暗中有火星星自裙帶中出轉摺至椸上晶熒流落凡三四見荊婦相顧失色不敢言時方嚴告番戶科孫珉遠戍邊地余自意平生不家於官何適逢此異兆反覆研省忽憶張茂先積油致火之說而余所爲裳乃吳綾俗所謂油段子工家又多以脂發光潤況余被酒體氣蒸鬱或因以致火亟呼婢令入於椸後力持其裳余以手磨拭無算及手熱幾不可忍而火星應手至明日入朝見兵科王汝霖道此事汝霖曰先君爲工部侍郎時嘗暮歸見此然惟綾

袴中有之以此知事物異常者必有所自不可遽爲驚駭傳惑下人也

予妻羅氏河間人衣冠冑也至其父門祚少衰以魚鹽爲業嘗早至長蘆行海濱有虎當道含嗥中復有一虎絕其後自分必死向之左右拜稽顙哀懇久之虎相繼躍入蘆荻中因匍匐伏行至田舍田舍人見其不能語知其驚虎也以湯灌之稍蘇報其家扶舁以歸病三月乃已酉

陽雜俎暨子看聞東坡沙上抵首之說信有之或言猫得鼠弗能遽死唬嚇作聲俟其革骨脫然方能食人之形神不先脫爽虎雖猛終不能搏噬之彼有寘虎圈而卒無害理固可論哉

先朝西域貢馬高九尺餘頸與身等昂舉若鳳今京師人家多存畫本景泰末西域進白馬高如之頸亦類焉後足脛節間有二距毛中隱若鱗甲段九成所記松雪翁所畫六蹄蓋此類也天順中予復見之御馬監坊沙道上但不受鞍勒不知其行日幾何也造物奇偏固有常異是又不可與柳宗元疑八駿圖龍鳳騏麐煌鄰爲妄者並論

袁尚寶忠徹世善相人人有以相干之則必罵甚有與之往還終其身不得其言相者士大夫至其家爲之留連飲酌久之俟其喜而自言十中八九人謂其高貴不肯輕用其術予謂此正

其所以專乎術者也凡人之貴賤壽夭禍福根乎心而動乎體固有隱而難見者必從容玩押得其眞而后言否則寧不言也使不善自固其術易千而好談一日所接豈止數十內鑒不精目力隨亂與世之凡士何相遠哉唐舉許負而下載諸方冊者皆其驗者不驗而弗傳者尤多也忠徹非能盡相人能用其相人之術者耳

湯衡勤公讓信國公族孫也傳記而言誕天顧

七年冬坐不法除官編籍常州遣發之日諸故舊皆出餞傾動謂所親陳嘉猷魏瀚曰勞負親友然非久別明年正月十七日後便當相見也公等幸識之及次年適符其語傾動果以赦還考其學術未必精邃如此豈常遇異人耶予出京後傾動鎮西陲逐虜歿竟不得詰實前語云

世之奇花異卉莫貴於牡丹得之者愛護培養無所不至然十植一存酷難生發五穀莫貴於

稻然著土輒生得水便長耘耔之際用功甚粗而秀實盛倍他物此見天之生物固常厚於養人也

草木中耐寒者極多素馨車前鳳尾冶薔薜荔石菖陽冬青木犀山梔黃楊石楠山茶不可勝紀然惟松栢梅竹獨擅晚節之名豈以其材能適用不專取其耐寒耶人有偏長之德而無所取材亦不足稱矣但梅竹自大江以北漸寡而無則亦未為耐寒上品是猶所謂一國之善士焉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豈齊魯之間不見梅竹耶抑別有意耶

正統丁卯予年二十二初赴鄉舉中場之日老父於中庭得桂一枝葩葉新茂不知所從來因真瓶沃以水祝曰倘吾子獲薦花其發榮淹宿盛開香氣滿室是年八月二十四日揭曉先一夕先母孺人夢一老叟自門入中庭持筆如椽

蘸瓷天水缸書孫字於挹清樓外粉墻字崇廣尋堵母自捧泥依字畫墁圬之翌日報書至後學士呂逢原嘗作瑞應記自是兩試春官皆下第辛未二月入場之夕沐浴焚香再拜禱于都城隍之神曰寧親老家貧千里棄養以求尺寸之進今兩舉矣如功名可期神賜顯夢如命分淺薄神幸昭示寧當領敘一方不復有意於進士矣禱畢局促就寢夜半夢登海鹽縣障海石

塘前亘天山一老叟指謂予曰此崑崙山也凡三指三語方欲詰問忽驚悟遽起呼家童索燭取禹貢織皮崑崙研省紬繹因不復寐亟趨試院與支中夫遇於道共相勞苦嘆進取未遂予曰中夫今日看書經題君有崑崙字是予佳候也中夫固問所以遂以夢語之中夫笑曰人嘗言痴人信夢靖之良是焉及得題果織皮崑崙是年書經舉人多爲所窘桐鄉楊紹事青屑舍

相近走予所疾言曰六題皆得旨惟禹貢一題不能通洽因爲開陳意義詳述註疏是年青登第名在第七錄其文一篇余竟下第甲戌二月初三日予方抵京匆促僑寓不暇檢閱舊業自分此行又成畫餅初五日夜夢前狀元柯孟時過舍以梅花見遺方受花柯曰足下今年狀元耶予方謙讓問答間忽雷電交作予素畏雷正驚怖頃有霹靂聲擊同座一人仆遂寤是年予

幸登榜名亦在第七錄文一篇開王司閱卷時黃學士諫欲以余爲第一與錢學士溥張郎中穆互持高下取決于王考學士商公輅公以予策論頗優而經書義不及彼卷遂以彭華爲首尹直爲經魁黃素負氣因與二公有隙奮筆批予卷有　大廷之對必出人頭地之語開院後具以此言諸人次日以紅絨織毯一端見惠曰門名之後當以是爲朝服努力向上幸毋相忘

也及　廷試之日屬藁未半禮部侍郎姚公過予所熟視墨卷曰汝卽張寧耶筆力甚高所欠賈誼益予方以勸勸　上爲中興之務因姚語遂以勸德爲體要有頃姚與尚書胡公濙偕來相顧有喜色自是內外執事諸公皆接踵繼至無少間觀者咸屬目期待晷刻盡未予初脫藁適胡姚二公至胡附耳曰此卷應當讀善自珎重予以紙短告遽命儀制司檢納卷得李曰良

衍紙續楮尾予以天晩爲懼胡曰第自留心吾
爲汝進本依曾棨故事給燭親爲添硯水命監
試官研墨以助天且曉同年皆出尚未畢乘昏
老草不復計端楷忽傳宣閉門諸執事官校皆
散出胡亦不能獨止亟命儀部郎中俞欽收卷
送予宿禮部戒勿遽歸明旦攜予入朝候直房
下胡姚二公詣內閣請容足卷者三大學士王
公文颺言曰張寧南方人耶若今日謄卷如謂

臨軒何胡遂不復言館閣臺省因共相惜命卷
傳閱少保于公謙謂如天馬行空胡公謂某忝
知貢舉久矣乃誤此一人柰何大學士陳公循
因衆論未平取卷覜之曰此厚皮饅頭也衆知事
不濟乃陰寘卷於循所閱卷中得寘第二甲胡
姚之力居多放榜之晨中外士不知者猶相傳
謂予爲第一　及唱名乃孫賢也自是皆傳累日
擢入禁中尋有　旨取進士張寧廌不了卷及

干倫試策　御覽畢復送　內閣收貯閣臣喜宴
寵吏部尚書王公翱戶部侍郎李公賢皆從容
見問慰藉再三延譽甚至是年禮部奏選庶吉
士入翰林首及予各自念親老與沾一命之封
者候儲養事必後期具以情懇辭胡曰吾閱士
多矣以足下之材入翰林十年必獲進用姚曰
足下若不做吉士急於仕進天下皆薄汝遂引
詣內閣呼選既及因對曰寧質魯年長鞭策不

前不願留也時陳王二公因對策事乃聽出對
策之暮倉皇出禁中忘持　賜策後得之於周
公修撰洪謨而所對文字了無遺稿後一年呂
公逢原黃公廷臣自內閣錄出欲令裝一卷諸
公咸爲跋識其詳予辭之乃不果皆自觀省文
雖不留陳腐若比之古義求爲之御且不可何
足爲天下先時新出草野不識忌諱縱使成篇
亦不堪上讀况先母費兆于七年之前已有孫

字之應予爲孫賢榜下士盖數定也又遺稱雷震之事先後同符不足多訝但厚負主司及諸先達汲引之盛心爲可愧耳其間捧泥擾字至今未白惟織皮之夢既驗而虛若爲青說者及予中會試名第事實一與青同造物之於人豈固有巧哉科目止于發身無足爲意老病還家偶憶舊事用記其始末以見予之感遇云

王汝霖民望聰厚清重文行皆佳人以其閥閱

子弟多槩視之不知其爲良器也然好作吳語以資笑談一日與兵科劉昭刑科陳嘉猷遇民望謂劉曰西門豹將何之陳應曰東門瓜欲何往盖俗呼陝人爲豹子蘇州人爲冬瓜陳實爲劉復訓也民望正色曰不必邪談吾適在科中看漢書考異欲與二公論之文帝初耕藉田時借牛於田家既終畝二耕叟互錯認牛喧鬨不已帝召問之曰父老何自錯牛物色殊何一叟前曰此小而馴者某之牛彼大而劣者臣家牛也始皆傾聽以爲正論及落語莫不絕倒可謂不爲虐矣

予使朝鮮抵遼出連山隘口二日抵營荒野官校指言北山中有居人數家一老者自宣德末見時已年八十餘今猶强健因與副使武士英單騎徐行約里許抵委徑寥絕處所居累墼架梁覆以樹皮男女皆髽髻草服老者見客殊不

省與問其年幾何曰不知問其曾至遼城否曰非日曾去殆若不解人事者盖自來生長草野世無服役不過墾植收歛或食松榛實蔬參菊苗飲泉水自相呴沫不知有營度憂慮事平生不經嘗五味豐腴之物清淡安全所以致壽漢胡廣傳載釀縣菊水其地飲之之者上壽百二十歲七八十者猶以爲夭觀此老人信有之也人能不以外物勞心而又淡薄于世味久而不渝自

足致壽彼偃仰呼吸以求鍊形服氣者適徒自苦耳

魏人伐蜀戒嚴費禕方與來敏對碁意無厭倦却與謝安之事相類然安遂破敵禕竟爲郭循所害大率禕性寛簡過度安外寛內密觀安告王坦之之言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耶此便可見故二子之成敗亦異

聖賢知人之明與愛人之仁互相發見之於鯀

既知其不可猶望其能治水而已諸葛孔明之於馬謖先主嘗言其不可大用亮雖知之猶與其能受吾之節制可以致功其後皆敗績故聖賢寧傷其明不忍咈乎仁後世若裴行儉之徒乃欲以一見之間鑒別不遺此必有幽巧也不然史過言耳

韓魏公盜入齋寢事人皆羨公有量予謂嘗先稱其有識也量雖大使盜不捨而殺之已則已矣如國何此殆與春秋戰國之士等耳於量也何益益公明識之深灼見盜者之必不加刃於公故使之既窮而相與言因而示之以閒雅定靜也故世之有量者無不自識中來此務致之功所以先於誠正也

嘗疑昌黎先生三上宰相書及自薦諸書事頗傷於難進然觀其論用世屢以孔墨同語宜乎以博愛爲仁也則豈以上賢兼愛爲急務哉

人才之生如貨物之產用而求焉則聚而見不用不求則散而藏其賤且輕者遇貪賈猶可以屈取其貴且重者苟不得善價廉賈寧沒身不售甘遺資美于後世焉不反其故而謂天下無才是猶謂天下絶貨物也

岳州巴陵易公名海初仕爲澤州通判到任時知府常州李宗羡死已一月欽于公廨公視棻間聞其妾病甚所隨惟一僕常使詢視遺以藥

俟新米之資久之妾病少差泣告所使詢視者曰妾非李表娶因此地云多瘴毒其妻子僕從皆不行就道病始納我及傭此漢與偕來不意李卽死傭見妾病意將不良通府公節有所遺傭皆擅絕爲已有妾無纖悉沾惠幸爲我達公今妾薄命公聞之驚惻不已戒使勿言其告鎮守𠫭將馬義擇行伍中謹厚老婦往侍候日夕不許暫離詢視益切至妾病良愈公絕不與見

爲之經營買舟歸其喪收簿其俸給及賻贈得白金三百兩使一吏護喪責付其家先爲移文至常郡會入其數仍遣老婦守侍李妾抵其室戒吏與婦必得李家書及公文乃返其所以周給老婦家餼約吏人者無不備盡傭竟不得一跬其志而李之棺櫬得入于土妾亦無幾微少損時成化十二年也予嘗聞其事于江湖士大夫中及公移任嘉興數相過從乃得備詢其實如此嗟哉易公厚矣君宗羨之處事君子可以爲鑒

隣有患盜者嘗固守其前門而不虞其後戶盜覘其不虞也常入自後戶而龍迹于前門以售疑於主人其後守益固而盜益數或告之故於是重關累柝加之扃鑰而時其啓閉盜亦時其懈懈也而月猶一至焉主人不勝其勞也遂塞戶塗壁絕其所由而尤偵伺惟謹盜乃絕君子

曰天之生人凡耳目口鼻諸有竅者畢前而一不背繫豈嚴密之則固當在後耶予謂斯役未足爲君室之恒法然于防　盜也爲可一用焉內肅憲副因公務至海鹽分司旬日以書見問答之云云

火浣布予初於蘇州張廷義家及仁和縣純一僧院見者皆大如折二錢近於朱孟瑜縣丞家見者闊長如衣帶漬油則可代燭覆火則可熱

香油盡火熄則完全如故絲紮幞頭帨巾魏武將所貢元別怯赤山石絨所織信皆不妄因記向在京時嘗於指揮胡龍窩所見其父宗伯公所得宣廟賜物如錢大者二其形色絕似雲母石類世之硝子而質甚薄以金相輪廓而衍之為柄組制其末合則為一岐則為二如市肆中等子匜老人目昏不辯細字張此物于雙目字明大加倍近者又於孫景章叅政所再見一具試之

復然景章云以良馬易得于西域賈胡滿剌似聞其名為僾逮二物皆世所罕見若論利用于人則火浣雖全疋亦當退處于僾逮也

予見某　侯家傳美石一方中有一人緋袍玉帶端拱而坐又見觀音寺衙衕寺僧所收謝庭循一石方廣三四寸中劈為二內函魚骨一具首尾皆全予先考塋祖考將啓祖妣殯合塟發一石一紫色者剖為二片其中樹石茂密一人冠帶立樹下若凝眸遠望了了如筆墨描畫先考謹藏欲解為畫屏後因被灾而燬又家藏石蟹一枚具體如生以水磨之腥氣如蟹病目者稍塗兩眥頗能定痛大氣流行融結變化眞有不可强論者

方洲雜言終

方洲雜言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張寧撰寧字靖之方洲其號也海鹽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給事中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所述皆見聞瑣屑之事於登第夢兆記之尤詳頗近猥褻又祇二十餘則篇幅寥寥疑非足本也

謇齋瑣綴錄八卷

〔明〕尹直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謇齋瑣綴錄八卷》提要

謇齋瑣綴引　　國朝典故六十二

予觀前世之幽怪隱事街談俚諺有史所不載而亦傳于今者蓋多出於名公鉅筆或出於稗官小說故靡有遺焉予自入仕至歸田五十餘年來所得於耳目者不可勝紀每見楮筆在前輙録一二詞無藻繪事無類次積久成帙命之曰瑣綴然其中有近制舊典可以備參考善惡邪正可以寓勸戒清平雅謔可以資談笑固未必無補於史氏之遺佚而其闡幽訐伏竊取春秋之義自貽近訕之罪則亦有不得而辭其責矣

正德丁卯秋八月初吉八十一翁謇齋書于澄江書院之忠貫堂

經筵禮儀

今上御經筵肇於嗣極之初是爲天順八年甲申之八月三日歲率以二八月中旬起四十月末旬止月三會講日皆逢二進講每兩人一四書一經講章皆預呈閣老轉付中書繕録正副各二紙隔日進司禮監官奏知先晩於文華殿内寶座地平之南設金鶴香爐左右各一於左香爐之東稍南設御案講案各一皆西向案上各置所講二書以夾講章各壓以金尺一付至期早朝迄侍内臣及知經筵官總兵閣老學士并講官及六部尚

書都御史大理卿通政使鴻臚卿錦衣衛指揮使及四品以上寫講章官俱綉金緋袍其展書翰林官與侍儀御史給事中序班鳴贊等俱青金綉服朝畢
駕起御文華殿皆隨之大漢將軍凡二十名導
駕至左順門退易冠帶便服仍各執金瓜而領將軍或侯或伯者則易金綉蟒衣追越衆官進左順門皆分班綴行立文華門外俟傳宣云進來則將軍先入殿内員東西墻立諸官升陛鴻臚卿贊入班行禮畢以次分由殿東西門入重班立指揮則立西一班末稍前御史給事序班六員分於中門左右北向立序班二人舉
御案進上二人舉講案置中鳴贊唱進講講官各出班立講案前展書官二員出班對立鳴贊講官並行禮興東展書官進至地平膝行詣
御案展四書講章講四書官亦稍前近案展所講書俟展書官復位乃先說講其書然後申講講畢掩書稍退後原展書官仍如儀進掩書復位西展書官與講經官進退俱如前儀講畢仍並行禮各回班序班各撤案黜置舊所鴻臚卿中跪奏禮畢
上諭官人每與酒飯各官跪承旨興以次出丹陛仍行禮乃出左順門宴以官序惟學士之坐立則序於鴻臚卿及四品以上寫講章官右展書官坐立亦序於四品以下寫講章官上重職事也其號曰講官者凡四員曰輪二員先大學衍義次貞觀政要二書皆不用講章惟各以黃票書所起止預進先日内臣設
御案於文華殿後穿堂中以二書并起止置案上至日早
朝畢四講官同閣老随
駕入至殿内捩内臣以來日起止門内行禮分班北向前後立東班當講者詣
御案前内侍捩以牙籤右手執之且指且講書則向上

初展後掩皆屬內侍講畢還覆位西班當講者乃進
講悉如東儀講畢
上諭先生喫酒飯皆跪承旨行禮前後皆一拜三叩頭出
宴於文華門外西廡禁中謂之小經筵或謂之小講云

視牲本末

國朝大祀之牲皆預養於犧牲所所在天壇西南隅歲
以臘月朔旦
駕親臨閱文武堂上官皆先候於所南門外
駕至則樂舞生群行叩頭禮錦衣指揮使奏落輦尚膳
監太監進茶一鍾
上乃降輦禮部太常寺堂上官分酋以入衆官皆從立門
內候
駕周視各牲畢送出門升輦進茶畢乃退以後每夕輪
一大臣繼視之蓋自五府及吏戶禮兵工五部通政翰
林堂上官之無故者皆與焉太常寺則先期以次坐日
具
聞至次當往者則太常典簿廳先日徑具手本稟請是日
早總兵官遣一頭目先受約束至晚率五十騎卒候鍾
定入靜乃具監服騎卒導從正陽門出所過火甲龍燈
夾道候迎抵西天門釋輿駐騎徒步入門循道旁行道
以
御嘗行故也至所北門則禮部委官及養牲士卒知觀
提點皆候肅入自兔房鹿檻羊棧牛枋豬圈周行歷視
乃坐官亭所官具牲數揭帖以呈蓋牛犢二十九北羊
二十二鹿二兔十四豬三十四也辭出騎卒火甲仍導
抵城閽入啟鑰皆入歸第乃散明早則其絳袍先百官
入左掖門至丹墀立於鳴贊官之右候
上御寶座靜鞭鳴第二聲稍前立於大漢將軍之南三鞭
止即上 御道中跪自稱某官某看牲復命俯伏三叩
頭興退立於常朝班之東候衆官行禮畢乃還班其日
或值輟
朝亦須絳袍惟自正旦以後
上御殿則或朝服或公服從衆揭加布履升陛由殿東第
一門入內立候
駕臨鞭止復命如前起越王門之東之乃出者值傳制
則其朝服先入華蓋殿復命也夫用騎卒者傳自宣德
間始所以防不虞也蓋故事視牲屬明晚往還率過中
宵以久漸差至僅二鼓已還矣亦莫知其非也因循簡
便豈當是哉

翰林故事

永樂初選翰林文學之臣六七人直文淵閣叅典機務
詔冊制誥皆屬之而謄副繕正則中書分直吏入事峻
輙出宣德間三楊諸先生始置廚饌於閣之東偏而選
能書者處以閣之西小房謂之西制勑房諸學士則居
閣之東五楹專管誥勑具稿定立於閣老乃付中書繕
進謂之東誥勑房而帶知制勑銜則惟閣老與諸學士
而已中書等官不敢僭也時諸學士每早與閣老會食
乃退正統九年陳芳洲先生入閣後學士惟劉鉉先生
一人過自遜避朝退止於東閣不復會食視誥勑以後
學士皆因之至今誥勑閣老悉委於中書序班譯字等
官一樣畫葫蘆矣然且誑人曰出其手一日祠學士孟
時謂中書黃瑛曰某人勑命稿作急曆上瑛答曰尚未
作孟時但竊笑之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孟子曰久
假不歸惡知其非真有固此類歟五府六部都察院精
微皆送翰林注銷掌於學士陳芳洲先生入閣兼掌翰
林印則委於博士典籍待詔侍書等官猶是也至天順
二年博士以下官悉缺則直付於東誥勑房中書即中
等官矣而繳進文移則代署學士職名耳

四夷館本屬翰林院提督每月朔掌印學士僉押公會
簿送館自提調教師以下皆日畫卯酉月終送院稽考
故凡考評字官并子弟吏禮二部移文會同本院學士
無不與焉成化己丑禮部偶失請學院事者怒不之與
至今文移徒屬學士而會考則一歸於閣老矣

文淵閣本翰林內署非衙門名故凡
朝廷之宣召諸司之文移雖事關機務亦止稱翰林院或
稱會同翰林堂上官初不以內閣名比年以來則直稱
會同內閣大臣而翰林堂上官不道及矣後進朝紳之
不習事體大率類是

正統以來四月下旬
經筵講畢賜諸執事官扇人一握皆
上親授之天順間以
經筵輟乃命中官傳賜於各堂上而學士猶與焉成化
以來 經筵雖御此此典不復行徒仍
天順時例甚至學士亦間有弗與者不獨
經筵諸職事也

宣德以來閣老及 經筵日講官間
賜蟒服紗緋袍金帶無問品秩

今上御經筵之初萬循吉李文通爲學士孫舜卿劉叔溫
牛大經爲少卿兩不相下當
賜衣時牛太監右其姪故三少卿皆 賜金帶緋袍而

萬李則賜青羅袍以抑之然帶猶金也後牛敗以他事
此亦坐成化己丑冬王惟臣彭彥實進日講未久適遇
賜雖仍緋袍而帶止素玳瑁耳時疑文通不欲並已說
許太監臨期易之成化癸巳夏四月後
賜王彭以素香帶閣老乃乘間言之及午節賜閣老織
金麒麟大紅紗各一端因併賜以金鑲玳瑁帶故典始
克復也

正統以來諸學士與閣老每早朝退俱入東閣圓揖畢
講讀以下官序立閣門內中書等雖四品以上秩者亦
從衆序於閣門外總揖諸學士與閣老乃散天順初徐
有貞驟進大位欲示私恩乃聽西勑書房中書等官請
另揖於文淵閣下不復從衆行禮惟東誥勑房中書等
官尚仍舊揖尾大不掉其有自哉

今翰林院外署本鴻臚寺舊趾建於正統七年而印則
造於六年也初落成日諸學士皆到任錢文肅先生掌
印不設西楊南楊二先生公座曰此非三公府也至期
二楊以
聞乃命工部具椅桌胡宗伯定位次二先生始自內閣出
就座時論雖韙文肅然二公所供職則固翰林事也成
化壬辰夏四月直等陞學士到任時可齋彭先生以兼
秩非本院學士止於後堂辭不出座萬循吉請至再三
直乃進日閣西楊先生亦嘗坐先生何為辭况後陳高
諸先生亦未嘗不坐可齋始座中萬先生坐右商先生
時以兄喪不至故虛其左而直五人以次東西列坐既
僉書畢講讀以下官請行拜禮直等辭可齋曰拜是禮
也禮畢入廨後堂王惟臣江東之楊維新並坐於上真
與彭彥實以嘗師可齋辭坐前席講讀修撰年深者亦
前列餘東西序是庭醵費頗鉅既而直等同俟一庭亦
如之此本院故事他衙門無有也

正統間錢文肅陞禮部侍郎陳芳洲先生繼握院章未
幾入閣仍兼掌之及進位少保本院務文諸司猶署職
名因具疏請署姓初本院案牘諸學士班署之後各自
重署者惟掌院學士與孔目二人耳成化己丑冬直署
院事蓋以侍讀署印始時直見孔目不僉名詢之曰
自柯先生始革其弊直曰
朝廷設首領官正欲上下相制耳其弊固當革豈可遂革
其職哉乃命看職名如舊弊亦無能為也

皇朝宮殿最尚簡便自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外西則有武
英仁智二殿皆畫史藝士供奉豫游之所東有文華一殿
備君所御然

上每月三次經筵及每日閱章奏亦御此殿
東宮講讀則在文華殿東廂房凡三間設座於北一間中
開一門向南每年各官皆綉服進則行叩頭禮後分班
立
東宮自座上皆誦先日之書畢東宮請直上至地平前
立內侍捧以牙籖手執指書而講四書講畢從西而下
横折過東邊班西講官從下横折過東直上地平前講
經如東儀講畢從西下横折回班盖左進而右退折旋
中矩禮也書冊皆向上講畢退食後
東宮乃易襪襪金鑲寶石或玉鈎條向西窓下習倣書
一張各官易素袍復進通講三日之書既畢睿旨先生
每吃茶各官叩頭而出中間少五內臣設一卓將
東宮倣書展於卓上請視閣老以朱筆點字之端楷者
內臣每請多點數字庶奉進
皇太后見之而喜點畢內臣將倣書進各官出門外內臣
奉茶飲畢乃退
永樂間會選舉人監生習四夷譯書閱其坊牘本業乃
命會試卷尾　譯書數十字三場畢送出翰林定去取
仍送入場填榜盖優與也然既登第仍官館中習譯書
如許道中先生是也至
景泰初吳禎以民人充譯字官始援此例中鄉試及登
第又以與修寰宇通志成從衆庶吉士出授御史成化
間俞瓚又因此例授主事於户部盖資稍可進輒習舉
業而譯書不復精徒籍為科第之捷經故爭趨者衆天
順八年彭可齋始建白如制去取於內不復送出院矣
景泰間予以庶吉〻與脩寰宇通志一日同彭彥實往
文淵閣之東如厠遣值少保芳洲陳公亦來予兩人却
立公疾行而過顧矛兩人咲曰以緩急為序他日公入
厠周充左贊善先在內公戲曰人生何處不相逢觀此
二語公之從容善謔風貌醞籍盖可想見
宣德以来中書扶議止陞二級其於西勅書房也累轉
至五品郎中等官則兼繫待詔侍書等御雖程南雲黃
養正朱孔易等皆見寵任亦僅進四品散官耳正統間
曹先生用事始授一二太僕卿丞順天府丞亦未嘗有
清清卿者天順以来中書滿則陞吏禮二部員外郎員
外郎滿則遷授山東布政司參議銜順天府丞俸兵部
叱罵之而徐力主前議至泣下語瑣瑣不已金乃命入
扶出之江時宜先生值於左掖門問曰如何徐曰吾主
南遷合合矣江入昌言固守之策遂見稱賞命入閣既
而徐景被薦皆不允一日徐為芳洲推一命狀值以玉

帶一束謁於芳洲先生曰推先生命王帶當至矣故敢
以獻先生納之乃者徐易名廉
朝廷妄前議而薦可允於是更名有貞他日張秋河決徐
欲假往治進官爵先生託王公度諳內閣舉之遂陞僉
都至景泰丙子十二月脩河功訖還
上召諸御前慰勞給賞陞副都有貞又求芳洲舉其入閣
不得乃譖告石亨等
上有病容圖舉事踰歲春正月遂以迎復功進閣坐芳洲
諸公以不執榜示天下且私報商先生云我無奈何回
五尺得　足下於末其亦可謂察口劍腹者歟
景泰間高少保先生以陳芳洲先生獨見寵任乃疏請
內閣增人實欲援知己自助意屬錢原溥方私託商先
生贊之良久不應高曰商公如撥皂隸仍懸員外牙牌
如舊書辦一過恩例則太常卿亞可拾取至爲人書銘
記則知制誥兼經筵等銜無不竊署之雖日供事於
閣老之前而媢附中貴時節恩賜鮮不與被其窺伺動
靜陰市恩私則自景泰間已然故王千之先生初入閣
遂奏熙王謐陳學等數人外補士夫翕然稱快千之先
生敗後至今成化又復日熾或初授山東參議值慶成
宴輒求侍坐殿中者或初充史館謄錄未舉一筆以丁
憂去服闋遣書完遂由員外進郎中者其妄干恩澤紊
亂舊章曾無一人舉覺可勝嘆哉
正統間禮部缺侍郎吏部擬苗先生衷以進
朝廷以錢習禮先生出補之縉紳皆往賀之錢先生曰吾
今任有司之職矣何足賀未幾陳高曹苗四學士皆遂
換各部侍郎仍舊供事翰林蓋一時館閣盛事也
正統十四年秋虜逼京城
朝廷以內閣政機重繁欲增一二人而未得時錦衣劉捍
使素善徐理薦於金太監乃召至左順門問計徐甚
言城不可守必須南遷衆內臣皆問商先生曰再者殊
不知二公素不相得如水火然及臨下內閣推舉芳洲
曰臨中有云不拘繁劇衙門則三法司亦可舉若然則
吾所知者蕭維禎也意實不在蕭特以沮錢耳高先生
遂改舉王千之先生又所以沮蕭於是千之遂有入閣
之命後千之深服芳洲之識量而甚不足高之狹隘竟
用不合時謂高先生自生一歎然千之好恩圖不私也
天順初以景泰易儲之故凡翰林有帶東宮官銜者皆
改別職用是改李克述林恒簡黃廷臣尚寶卿劉主靜
倪克讓呂逵原通政參議錢原溥尚寶少卿俱兼翰林
講讀以下官仍舊供職蓋出有貞意且曰若改以翰林

之職則是陞非改矣未幾呂先生遂帶參議銜同預
彭先生入閣是冬陳汝言用事言於
上曰翰林院官皆帶別銜門銜而本院學士乃無一人事
體自不便
上召冢宰王九皋承
旨九皋對曰學士之職不輕令似太多汝言折之曰唐有
十八學士今何多於是俱改學士錢則侍讀學士而可
齋則以少太常兼侍讀改兼學士明年廷臣使交南還
亦援例改與論汝言所行可稱者惟此一事有貞有愧
耳
景泰間
朝廷命揭纂修官職名於文華殿壁時命中貴詣館促完
書或取稿
御覽每遇上林南苑進時新菓品輒
頒賜館中多至五六筐旋報閣老同行禮畢乃啟黃封
品分以歸又嘗賜燒豬蒸羊上尊宴勞於東閣皆霑醉
直幸與被其榮蓋一時
恩意勤渥前此無有也
國初革中書省不設宰相永樂初乃設內閣選翰林六七
儒臣居之職知制誥日備顧對參決政機隱然相職而
官不過學士洪熙初始陞孤卿皆濱邸舊人而三楊同
官最久當是之時干戈甫定宗室未蕃軍職少卿經費
無幾國用有餘民間人稀地廣法網未密財利無制
宣廟英武乾剛獨斷百司守令久任不便官民相安天下
號為太平三楊之名所由以著時福建僉憲康謨杖死
驛丞事東楊以鄉官欲坐償命西楊以鄉故欲擬因公
互爭不決請載於
對品降調府同知
太后主振因而進言三楊皆有私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
太后韙之自是振日招攬內閣之誤裁決一歸於振三楊
乃送請告展省適宗室中有遺東楊土物者振將聯其
事西楊以東楊不在京辯解之東楊聞報兼程造朝觸
胃瘴疹卒於錢塘以此振權益專好大喜功遂因麓川
思機發思仁發兄弟雖狡逞有麓川之征遣將出師疲
耗中國澀費爵賞所爭荒夷之地竟何益於
國家乃致九溪猫獠乘勢不靖兵連禍結延至葉宗流鄧
茂七黃蕭養輩相扇而起於極土木之大變此皆三楊
失柄於初不能沮振之所致也然西楊之文學東楊之
政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論今之賢相必曰三
楊三楊蓋所善者多也

兵仲深雜著云一時賢相此稱三楊𨔼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還軒龍易位勅使旁午類泛西洋曾無一語攔歸帝遼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大變誰實啓之春秋責備賢者其能逭哉

翰林諸學士九賜宴皆侍坐殿中四品官上而講讀并經筵官皆坐於中左門上前班舊制也正統間李古廉自學士出為祭酒宴時諸學士仍舊蓋讓之而僉都御史因坐祭酒右天順初劉益以布政司參議進補祭酒諸學士始復舊制坐其上成化初吳與儉先生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與庚戌宴時僉都御史張來鳳以嘗師與儉乃退坐諸學士下時論韙之丁亥春禮部於中左門席首列都給事中直等因候

駕丹陛上賀於姚宗伯請以舊例柯孟時訐之曰布政來朝或與宴僅得坐門上今林章以山東參議願坐殿中此何例邪姚曰此非由我定出自貴衙門蓋指安簡先生為林所託也於是姚命該司揭去席間帖子曰從諸公自序既而諸同寅進酒後遂先入席坐前列都給事次之而各衙門五品堂官仍次於都給事豈禮無具載各從苟便傳曰議禮之家如聚訟信夫明年姚宗伯始奏

定班次且增司業張振烈蓋司業與宴助此

館中士夫於暑月多褻服執筆景泰間一日

駕從右順門過左順門諸公多倚東閣門爭觀之
上問左右彼白衣者皆何人左右對以必秀才出後匠人
收匠人收筆墨鎖門也詰旦舒良太監道其故於閣老
芳洲見示諸公皆唯唯獨劉主靜出班拱手對曰學生
只在門內觀芳洲厲聲曰門內亦見此真以五十步笑
百步何其迂哉退後衆議之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主靜之謂也纂修寰宇通志館中諸公曰多不至或失
朝者有之閣老乃命閣門吏每晨會後具報到否揭不
至者職名於東閣上芳洲因揭一對云朝參未到荷
聖朝恩有罪時纂述不來忝志館書無成日入以爲斯文

相覘體

芳洲諸公總裁寰宇通志於郡縣沿革結語有曰國朝因
之者或易以
本朝因之或易以今仍舊卒改如初邢遜之因引一譬
云昔人有愛其猫甚呼曰天兒客有辨之者曰天固尊
矣然雲能掩之是天不若雲從而呼雲兒既又辨曰雲
固掩天然風能散之是雲不若風從而呼風兒既又曰
風固能散雲然墻足以障之不若呼墻兒於是呼墻兒
既又曰墻固能障風然鼠穴其下墻則穫矣不若呼鼠
兒於是呼鼠兒既又曰鼠固能穫墻然猫實能捕之則
鼠不足貴不若猫兒之爲愈也於是仍呼曰猫兒此與
國朝因之之語何異哉館中皆鬨然後芳洲聞之亦失
笑曰有是哉

景泰丙子劉宣化黃廷臣主考順天鄉試時王千之陳
芳洲二公之子不偶適譯字官劉溥春已經翰林考中
送入場不及填榜躁畧故耳二公因劾以違制并擴所
命題雖欲自絕有無正統等語請如洪武問坐三吾等
罪例重開科考試
朝廷止命翰林會同多官校閱衆謂去取頗錯題犯嫌諱
考官不能無罪二主考甚懼不測惟高先生素厚黃同
鄉翌日早
朝奏事畢出班跪稱少保臣高穀有事門上說因召至
塌前其白其情問釋主考不問且許二公子會試千之
後上疏內批敕再打攪以大臣擅法論於是士論不韙
之然是科小錄亦不足觀踰年二公生誣王死陳成宣
化亦以疾卒時宣化同年陳汝言用事言於
英廟遂得諡文介蓋二公竟以此失名宣化偶以此得名
事有幸不幸者如此夫

永樂間禁中九端午重九時節游賞如剪柳諸樂事翰
林儒臣皆小帽衩𢇁侍從以觀觀畢各獻詩歌詞

上親第高下賞賚封實諸有差至宣德間猶然以後閣老
與諸學士卿亞間與焉以下儒臣不復逮而應制之詐
罕聞矣
正統間
朝廷勅一邊將本左軍都督府之職而誤寫右軍都督府
邊將既受勅具疏請於何府支俸疏下内閣召武選主
事鄭厚至衆皆詰其初移請勑手本之誤欲歸罪之惟
東楊先生徐曰鄭主事你何出身主事對曰生曾中會
試東楊曰然則亦明經進士豈不解王言如綠其出如
綸乎勑書既云右府即令於右府帶俸何誤之辨衆釋
然時謂得體蓋東楊才識敏捷多類此然微誤可也誤
有大於此者可護短飾過遂非耶盖又當審事體之輕
重何如也
景泰間
朝廷銳意欲修續通鑑綱目佇俟志書完日開館時諸閣
老來閒試本院官急緩究期不可必因各薦所知於是
丁叅議理等皆被召聶大年教授扶病入館退食松林
下經宿而死其中病如章主事諏老如劉治中實劉宣
化先生因識之曰生老病死苦史館備矣一曰丁叅議
與朱尚寶像尚氣失色忿詈於館中陳緝熙遂成一詩
云叅議丁公性太剛宋卿凌慢亦難當龍將毒手拋青
史故發傖言污王堂周輩有情華觀辭外郎無禮便傳
楊不知班馬韓歐輩曾為修書鬧戲場明日二人聞之
歎恨自解謝曰毋更貽斯文笑也識者以是知此書畢
竟無成蓋執筆者多非其人也
劉文介公嘗云吾翰林之識清高固可喜而淹滞亦可
嘆譬若金水河中魚化龍之時未可必其有網罟之患
則可必其無至翰以華表柱上鶴而水食不方便亦未
嘗不似也
宣廟最好詞章選南楊與陳芳洲二先生日值南宮應制
南楊患遲陳思敏一日
命擬製壽星贊陳援筆贊云淑南極兮一星粲祥光
兮八紘洮皇家兮永齡我懷思兮治平頻志貞兮御成
宜壽域兮周作南楊以指圖畫壽域二字欲易而未就
時中官促進甚急日先生有則改無則亟遂取去賜内
閣閱二楊先生曰壽域二字如何西楊應曰八荒開域
中官還詰南楊曰八荒開壽域此句詩如何南楊曰好
詩中官曰先指壽域為未好何也南楊默然少頃陳退
食過西楊於端門西楊語陳陳曰適則壽星一贊甚佳
必大手筆也陳唯唯後王閒胡鍾一日不受朴命内閣

製詞鍾文南楊入室中翻舊稿不得太監候久促陳芳
洲曰先生何不作陳乃白南楊曰舊無此稿先生第口
占我寫南楊乃起一語陳遂續成之
仁宗昭皇后當題主祔廟南楊執稱
皇太后衆莫止及後奉命御製修國子監碑文題曰重建
大學之碑時西楊寢疾不能出容旨封令西楊另製一
通題至大明新建廟學之碑進呈遂用之南楊又執用
其題西楊具本論凡言重建者既謂既作之後又作之
廟學雖前元所建非
國朝事此不可論且廟與學二者若只書太學而不云廟
於禮未安請通俟作新建廟學四字為
宜廷議雖韙西楊之言然已刻石無及矣二公學識於
是何知
仁廟在位時一日内臣道及
太宗皇帝晚年欲立趙府為儲諭意於東楊東楊即對以
趙府面鼻歆則不宜正位遂寘趙府熱視頃之意頓罷
仁廟聞之即曰降内批陞東楊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西
楊得旨懷進請加太子二字於少傅兩傍乃傳出未幾
復陞兼工部尚書天立趙之意素所未聞豈内臣假以
為東楊地乎而加太子二字西楊亦未必然厥後

宣宗因東楊便殿奏對手執其牙牌曰今在我身邊如何
常帶此牌可即去了太子二字東楊遂叩頭謝後實錄
完乃同西楊進少師
正統中祭酒以贓罷西楊先生與李右廉先生對爽因
嘆祭酒缺員難得振作者右廉答云不可謂無人惟
朝廷所簡任耳時程南雲在側遽稱李先生豈不宜於此
任右廉咈然曰胡說明日有旨右廉為祭酒初右廉與
陳敬宗在翰林袁柳庄嘗曳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
名相埒時陳公儀貌魁梧而右廉頎短小聞者未之信
後陳公以方嚴肅不右廉以公恕得士聲望聳然柳庄
之術信有驗矣西楊先生自撰
聖諭錄如議趙府事出於東楊迎合必有所據一日東楊
之孫士謹過予談反咈然不韙謂崖都實出乃祖以同
年薦於
宣廟衆稱得人而西楊掠為己所薦以此可類推其餘善
則歸己過則歸人乃如此至欲陳辨予沮之曰自有公
論不必辨
正統中宗伯胡公淡一日早朝承旨跪起帶解落地從
容拾繫之遂叩頭還班御史亦不能糾十三年彭可齋
中狀元當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且至四鼓乃隱几不

竊意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挐已來
旨公從容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拏
上是之不然士新狀元遂被拘執如囚人斯文不惟覩矣
老成舉措自得大體於是可見
英廟初復辟徐有貞等嗾言官誣劾王于二少保等以召
立外藩不軌事至謂事雖傳聞蹟實難容不多官會問
于俛首不辨但言辨也死不辨也死
朝廷欵得我衆人亦不肯惟王千之條拆折辨衆莫能難
蕭都憲維禎謂事出
朝廷不承亦難免總兵張賜即封太平侯者瞋目語蕭都
云此輩此把如何謂出
朝廷蕭若不聞時刑部劉清秀欲回語張賜怒斥之曰看
你這等嘴臉也不是這才料而一時附勢者皆軒軒然
刑科給事中尹旻當衆奮然攘臂奉殤王于二公且謂
此二奸臣正奸黨識者含笑越明日有貞等遂陞旻通
政參議後有貞等敗王于事亦昭雪旻顧慚悔捲鏈不
及矣
英廟復辟之初凡與擁戴者皆得陞職謂之奪門功次鴻
臚官謝恩姓名輙以奪門爲題識者聞之無不嗟惋予
私與彭純道先生言所奪者何門禁門豈可奪當時

景帝果薨群臣萬姓不肯擁戴
上皇以復寶位何煩用兵喋血於禁邪況當日
景帝已擬力疾出視朝若南宮出擁緣事即不成不知石
亨輩置
上皇於何地此使倖貪天之功非萬全之策而今乃以奪
門歸其功果何謂邪於是彭先生聞言於李公元德公
時亦以張賜爲入內閣未悟至此及聞此言亦爲憮然
遂於顧對之餘從容言之
上頓悟即加疏絕亨輩乃怏怏怨望竟致誅夷而陳芳洲
諸公從此得釋
天順初閣老皆被逐徐有貞薛文清公許道中李文達
公代之其中惟李公儀度端凝得體節雖學行老成而
因奏對語稱學士遂以失寵求退可謂明哲保身者徐
則貌陋心險許則鄙劣放蕩
英廟始見徐進謫左右曰徐有貞可惜無福一日朝退上
東閣陟梯雪滑許失脚顛仆倒流面首復上徐俛首側
項瞿然而哭至東閣衆官會揖後與許哭不已殊失觀
瞻貪戚鄙之徐性多疑方草
即位詔改竄不一至經三宿內閣乃克反讀忍曰
駕御文華殿中官促進至再尚如廁不至故示偃蹇後

岳王繼之進對盡言甚至語嗡鼻息濺觸御衣亦不自覺
英廟諭侍臣曰齷齪胡子對我言指手畫脚故此數人捉
被棄斥而李則姑終全保安享富貴盖容貌詞氣乃德
之符而高卑俯仰吉凶之兆君子可不愼歟
天順初元會試同考官多出於權貴所薦引及揭曉日
錄文謬誤去取徇情謗議洶洶無名詩詞紛然雜出一
排律云
聖主開科取俊良主司述謬更荒唐薛瑄性理難包括錢
溥春秋欠主張吳鄭只知貪賄賂孫賢全不曉文章問
仁既是無顏子配祭如何有太王告子冐名當閒罪周
公係弁亦非常閣老賢郎貞儀慨總兵令姪𤍞軒昂榜
上有名誰不羨至堂作至私堂盖許道中之子友石亨
之姪皆以私取而錄文則語題節去顏子起克已復禮
為仁盂義本公都子之言而云告子故詩中備言之其
他招擬祭文不可勝紀
正統中朝廷選翰林講讀以下官儀表俊偉者十人習
制誥於東閣盖以備内閣之選也十人者裴倫杜寧謝
璉王玉江淵陳文呂原李紹商輅劉俊至十四年有事
乃罷後入閣者江商陳呂四人耳
成化十年九月十八日文華殿講畢講官皆退留三閣
老少俟親授以
旨意指帖且論你每將去行盖先日内閣承
命所擬進者云翰林是儲才之地官翰林的必文學該
博操履端愼方為稱職若不勉勵作與何由得真才實
用今後侍讀侍講修撰編修檢校等官務要每日赴館
閣進學攻文不許因循怠惰怠宜常加考試以驗其進
如有怠惰不遵及放肆不謹的具實奏聞處置閣老欽
奉以入大書揚於東閣明旦講讀等官皆謝
恩相傳時有求進閣者陰詆本院官踈散於中貴之前造
是秋黎康子淳劉修撰健二人主考順天鄉試錄文有
誤遂指摘轉聞乃命内閣具進各官脚色欲倣正統間
選教十人之例而閣老難於取舍故通擬勑諭如右云
永樂乙未科始聞會闈於北京泊菴先生主考得一卷
三場俱優取定為會元拆卷乃陳芳洲循先生以鄉故
為嫌欲取林文秸而又以秸字難識進呈不便因見第
五名洪英曰此洪武間英才也遂取為會元而循居二
王翺第五
太宗見翺名喜北京初啟會闈而經魁得一幾句士遂士
布衣召見賜酒飯後翺至宮保太宰壽祿名位非常可
及遺際有自來矣

國朝舊制誥勑勘合字號國用王禮字追封用文行忠信
字文官二品以上用仁義禮智字三品以下用十千字
新製武官誥命初編用二十八宿字續編用千字文永
樂三年十一月以武官誥命二十八宿編盡中書舍人
荀善奏請同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議用
百家姓編奉
旨惟用漢急就章字天順六年九月癸巳中書舍人楊
貴芳言今文官三品以下誥勑十千字號俱已編盡乞
勑翰林院別取他字編號庶無重複
上命用十二支字編之
唐誥勑宰相稷名 者皆不出姓惟單名則出姓宋誥
勑宰相雖單名亦不出惟我
朝誥勑俱無宰相姓名內外各衙門題奏本皆書姓名惟
文淵閣諸閣老每有封擬題本揭帖進御雖官至師保
尚書亦不具銜其御止丞僉大學士臣某官某小錄序
文內亦不出姓僅存方制者此耳
文華殿凡遇千秋冬至正旦行慶賀禮導
駕官舊制用翰林春坊給事中各二員天順初
今上正位東宮本院春坊官俱以未嘗導
駕禮儀因係給事前行遂立其次既而春坊官復立其
上惟本院官仍次之至不安其下而供博士待詔等官
天順二年博士等官俱以陞出直與同大章當冬至導
駕方入文華內門給事指示以序真若不諭其意答之
承見赦然翰林春芳從來一體互弟從春芳官行立廢
不失儀給事遂立直下班自是定繼者率因之
今制早朝班定鴻臚宣贊謝恩見辭行禮畢各官將奏
事皆預咳一聲文武班中不約而同聲震如雷俗私謂
之打掃其有痰咳不可忍者許引退自便宣德間曾子
棨先生痰咳作引退
上遙見之勑免其常朝成化中
文華殿經筵戶部尚書馬昂以將咳退出殿門外俟講
畢仍同行禮此予所親見餘未見有敢先退者蓋昂初
嘗為序班故尚習此例其他見此不以為異則以為失
儀矣
今制凡御殿行大慶賀傳制禮用翰林講讀以下官二
員侍班是早必先入至東左門候門開與衆執事官進
華蓋殿直舍內行五拜三叩頭禮畢即先出東門星馳
循殿臺而下出中左門沿斜廊而上入殿至樂懸處立俟
駕過升座乃入班立於寶座之南糾儀御史之右稍遲則
駕從中出時早立定不容入矣故侍班官每於直舍行

禮時須立近東南先出而馳斯不失儀吕進原先生有
韻語曰立宜近走宜先階三級足毋偏沿廊而上桀盖
而旋實卓之南於斯立馬

國朝凡頒詔赦閣老先斯視草繕正用寶至日早閣老預
約左掖門内官先救入於内閣取詔勑捧立於殿上寶
卓之北俟禮部尚書請頒詔乃捎南移數歩俯授之尚
書則跪受以出

英廟復辟頒詔之日遣直侍班時徐有貞許道中二公捧
詔授尚書乃似跪非跪禮容乖錯甚不雅觀盖不習故
也

成化辛卯十一月末旬彗見廷臣建言皆謂君臣懸隔
情意弗通請時召内閣大臣面議政機彭可齋先生亦
對司禮監官言莫謂
上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不得見以是内臣難於諉拒乃
約一二日間
上御文華殿召見衆先生但初見時情未浹洽不宜多言
姑俟再見可說先生諾之至期將入復約如初既見可
齋言天變可畏
上曰已知卿等宜盡心辦事可齋又言昨李御史建言減
京官皂隷與俸文職尚可武官不免怨望急須傳
旨仍舊以慰安之
上曰卿即傳旨與該部萬先生遂呼萬歲三人皆同聲叩
頭遂命光祿賜酒飯而退有後再不召見諸太監乃謂
人曰常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四方
因傳為口實曰萬歲閣老云盖中官初具有所言戒約
至再後喜無所言反見誚議然先是御史所遺言減
京官皂隷俸皆承太監黄高風旨欲以此難京官不虞
武職洶洶憾欲刺言者一時莫能解救及此召見得
旨户兵二部遂請裁處卒如舊不減人情始大安而言者
亦自相慶使繼時召見則上下交而功成矣惜諸公為
中官所誑未及盡言所以相見之益後悔無及予在内
閣時嘗欲請面見萬循吉止之曰往年彭可齋每面見
一語不合即叩頭呼萬歲不敢盡言今我輩每事盡言
太監擇而轉聞無不允從勝於面對是亦有理

宣德五年二月兩朝實錄成

賜監修官太師英國公張輔少師兼行在吏部尚書蹇
義少保兼太子少傅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總裁官少
傅行在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太子少傅
行在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太子少保行在
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太常寺卿兼行在
翰林院學士楊溥白金各一百兩綵幣各六表裏織金
羅衣各一襲馬各一匹并鞍續至總裁官行在戶部尚書
陳山禮部尚書張瑛白金各六十兩綵幣各五表裏織
金羅衣各一襲纂修兼考校官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曾棨右春坊大學士兼行在翰林院侍講
學士王英右春坊右庶子兼行在翰林院侍讀學士王
直左春坊左諭德兼行在翰林院侍讀周述行在翰林
院侍讀李時勉錢習禮侍講余學夔陳循蔣驥白金各
五十兩綵幣各四表裏素羅衣各一襲纂修官侍講閻
從善修撰苗衷曾鶴齡張洪劉永清編修周叙孫日恭
楊敬檢討王雅楊翥五經博士陳繼戶部主事陳中行
在四川道監察御史陳叔剛福建布政司右參議潘文
奎四川重慶府榮昌縣葛鈞浙江衢州府儒學教授丘

賜陝西漢中府　陰縣儒學教諭梁等在禮部主客清
吏司主事
在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張智謄寫正本兼錄稿官行
在禮部儀制司郎中朱胛精膳司郎中陳景茂行在吏部
稽勳司郎中程南雲驗封司員外郎宣嗣宗考功司員
外郎夏衡行在中書舍人俞宗大陸友仁自湘羅淵張
益白金各二十五兩綵幣各二表裏素羅衣各一襲謄
寫副本兼錄稿官行在中書舍人宋琰黃振宗于霈凌
壽胡瀓劉鉉頡宜樹解禎期行在大理寺右寺副丘宗楊
鉉白金各二十五兩綵幣各二表裏素羅衣各一襲續
至謄寫副本兼錄稿官行在驗封司主事蘇鋐行在中
書舍人周崇厚謄稿及稽考參對官行在翰林院修撰
邢寬蔣純胡穜編修劉矩裴倫陳詢梁禮檢討許彬達
智馬信周貴孔目施實行在中書舍人王瓚聶厚胡宗
蘊行在禮部祠祭司郎中黃養正行在禮部儀制司主
事王覲行在大理寺左寺副洪益中右寺副郎進續至
謄寫副本官行在中書舍人龐叙白金各十五兩綵幣
各一表裏素羅衣各一襲收掌文籍官行在翰林院檢
討胡謙典籍李錫牛麟張禮白金各十兩綵幣各一表
裏素羅衣各一襲續至謄寫副本儒士郭循生員朱鉉

白金各五兩辦事吏翁遐王子翱李用方克斌許智王
彥才馮英張懋徐忠梁衡各鈔二錠時禮部尚書張英
已往北南京部事翰林院檢討周貴以疾卒及有故而
去者陳景茂龐叔胡宗蘊陳詢梁禮凡七人行在禮部
具奏
上命皆如例給賜表背等匠十人亦各賜鈔二十錠陞纂
修官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曾棨為詹事
府少詹事仍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右春坊大學士兼翰
林院侍講學士王英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王直俱少詹事英仍兼侍講學士直仍兼侍讀學士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周述為左庶子仍兼侍
讀侍讀李時勉錢習禮俱為侍讀學士侍講蔣驥陳循
俱為侍講學士侍講苗從善為司經局洗馬修撰劉永
清邢寬胡穜為侍講蔣禮為左春坊左中允編脩周叙
孫曰恭楊敬為修撰檢討王雅揚翥許彬周貴為編修
五經博士陳繼為檢討典籍張禮為行人司行人孔目
沈寅為司經局正字行在四川道監察御史陳叔剛為
翰林院修撰儒士鄒楫為侍詔生員朱鋐為侍書行在
禮部郎中蔣驛行在吏部郎中程南雲陞從四品祿兼
翰林院侍書行在吏部員外郎夏衡宜嗣宗為本部郎

中行在禮部主事張習王觀行在吏部主事蘇鎰戶部
主事陳中俱為本部員外郎行在大理寺右寺副洪益
中為左寺正右寺副岳宗楊玹邵暹為右寺正中書舍
人肖湘張益姜壽胡宜衡為左評事解禎期周崇厚王
璜翟厚為右評事知縣萬節為左寺副教授丘錫為建
昌府李教授陞正九品祿教諭梁籌為衢州府學教授
辦事吏翁遐等十人俱為縣丞惟侍講余學夔則以陳
老疾許致仕脩撰苗衷曾鶴齡張洪以九年考滿聽吏
部請福建布政司左參議潘文奎令致仕以先年田府
同知考滿陞授未久故也

景泰間用人多咨訪於少保于謙時欲祭酒翰林徐有
貞儕意補之以門生楊宜為少保內姻託為之請至於
再四少保曲意從之因中使言於
上一日退朝宣少保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
有詞華然其存心奸邪豈堪為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
後生秀才皆被化教壞子心術少保無所對惟叩頭謝
而已退則訐出決背左右遠聞祭酒之說而未悉有貞
竟不得知遂啣少保至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事果誣
以重罪於戮
景皇帝之於用人審矣我少保之子景瞻尹應天時嘗以

告予云

成化三年八月二十四日進

英宗實錄於奉天殿明日出手勅加監脩官太保會昌侯孫繼宗太傅總裁官尚書兼翰林學士陳文彭時俱太子少保尚書兼文淵閣太學士副總裁官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工部侍郎吳節太常卿俱仍兼職纂修官學士柯潜萬安侍講學士李泰俱少詹事太常少卿兼侍讀孫賢劉珝俱太常卿兼侍讀侍讀陳鑑劉吉俱侍讀學士侍講丘濬侍講學士諭德黎淳左庶子童緣劉宣俱右庶子侍講江朝宗楊守陳俱洗馬修撰王一夔左諭德編修彭華尹直俱侍讀修撰彭教編脩徐瓊陳秉中李永通俱侍講檢討耿裕編鄭環劉玨汪諧陸釴羅璟俱脩撰檢討周經編脩張元禎以病許告稽考參對官編脩李東陽倪岳程敏政檢討吳希賢俱加俸一級其謄録官太常少卿余謙等俱陞一級監生周紹宗等俱除中書舍人儒士魏完等俱除序班其賞賜則總裁官各白金六十兩綵幣六表裡織金羅衣一襲馬一匹鞍一副副裁官各白金五十兩綵幣五表裡織金羅衣一襲纂修官各白金三十兩綵幣三表裏素羅衣一襲每龍衣計三匹各有本色生絹一疋爲裡謄録官各白金二十兩兩二表裡有差稽考參對官各白金十兩一表裡先是文華殿中書以寫經完各進官一級其中將滿九年者皆陳情乞俟滿日如例陞二級

朝廷亦患不均乃改陞二級至是預詔吏部具錄纂修等官履歷以進定以六年以下者一級六年以上者二級時直已歷編修俸八年有半矣僅同六年以上者例而柯萬孫劉陞二級者以從四者從三無相應之職耳李泰則素託日講先期託許太監覓閒老陞必避萬先生於是獨陞三級士論不愜焉初賢珝二人恐爲商先生所少自嘆此陞非光祿之則太僕之卿耳直乃來問謂商先生曰翰林儒臣素無帶光祿太僕之銜者若處二人以此職則是以鮑卿馬卿作講官矣即處以太常卿雖多一級亦是斯文相重意先生曰然及是果如擬是春商先生復起書特先陳彭二先生欲請增爲總裁而主靜與儉俱以爭老恐商爲總裁書難完沮之及是呂入文華殿擬陞賞陳彭二先生止定纂修以下官遂逕已嫌先出獨留後商故正副總裁所加官皆商所擬不盡滿意云

成化間直等奉

勅編脩宋元通鑑綱目雖各館分修而通行校正則各

盡所見至凡大疑似大閔涉必相質議衆考訂如宋太
祖太宗傳禪之際既詳其誤又恐未考者之致告乃撮
其大要爲辨其辨曰
太祖太宗授受之際所以致後世之疑者誰乎曰李燾
刪潤湘山野錄而啟之陳桱附會涑水紀聞而成之不
深考者以爲實然爾夫燾之所以啓之者何也曰燾爲
長編以太祖顧命實錄正史不載而刪潤也錄之事附
其下初意本以備闕文然野錄謂太祖太宗對飲燭影
下時見太祖有不可勝之狀而燾改下可勝爲遜避太
祖下階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而燾改戳雪爲戳地
好做爲好爲之又加大聲二字野錄出於僧文瑩之傳
聞固不足信就其中考之如所載太宗惻引群臣環瞻
聖體玉色瑩然等語則亦初無毫髮可疑之隙而燾略
加刪潤遂不免有畫蛇添足之病矣燾既刪潤之以爲
正文矣而又細辨其非者何也曰實錄正史皆爲太祖
有疾病内侍就建隆觀設醮而野錄以爲無疾方且登
閣望氣背戳雪紀聞謂癸丑帝崩王繼恩始召晉王入
宮而野錄以爲太祖壬子夜召晉王屬以後事遂宿禁
中故燾反覆致詰於太祖之病否太宗之出入時日之
先後本以爲刪潤之地而不自知其刪潤之語未瑩反
以啓後世之疑也夫桱之所以成之者何也曰桱止據
燾所刪潤者書之又於好爲之下妄以己意添俄而帝
崩四字復以宋后母子託命之語繫之則遂駭人之聽聞
矣母子託命之語本爲正繼恩召德芳而發出於癸丑
帝崩之後而桱以屬之壬子且削去召德芳之事而獨
存此語則是不知紀聞野錄兩書之文本相抵牾强合
爲一其附會比燾之刪潤抑又甚焉近世保齋宋論僅
指桱所書者以爲太祖太宗事之首尾不過如此則其
不考又出桱下矣然則宋后召德芳之事信乎曰正史
實錄載之紀聞又出溫公事當不妄壽幷疑德芳非宋
后之子則過矣德芳在常時年最少育於宋后或爲宋
后所鍾愛皆不可知但事出於兩人所記而不同者當
信其人溫公可信之人也溫公可信則文瑩可罪召德
芳之事有燭影之事無矣或乃謂燾之刪潤蓋有意
看太宗之忠姑引野錄以藉口而又自願其說以避禍
則德庚之失過亦恐李燾後生不肯自當爾更擧燾博
極群書其爲長編專務廣求擇焉不精殆有所不免也
或曰太宗子孫繼立故人無敢言者然南度孝宗以後
其事當無所諱亦無一人言之者何也借曰高孝授受
之懿可以蓋前人之愆故其迹亦泯然元史成於歐陽

玄諸公當時復何所諱又無一語及之盖必有足論矣不然等何等大事而不加之意哉或曰太宗於太祖崩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廷美德昭不得其死者足以追謚燭影之疑是又不深考之故也不踰年改元五代常事宋乃太祖第三后長編謂其崩太宗該次發哀羣臣奉慰以后初立未嘗降詔故喪儀多所貶損百官不成服固當時禮官之過也就使因召德芳而悪之則其事亦在太祖崩後矣廷美之死趙普為之太宗固有不得辭其責者至於德昭之死非出於幽因彌通之舉長編謂太宗育其子惟吉於禁中日侍中食凡八年始出閤詔郎弟併德恙與親王埒諸王子不得偕也况德昭因他人行賞一言之憤不惜一死乃忍其久為人所戕而噤不出一語哉就使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德昭之死皆出太宗則亦未可以其後果之不善而遂逆探其有令將之心加之以無名之罪也胡一桂楊維禎梁寅之流説欲以塞弑加之恐皆以不見李燾金書之故正猶獄官不據人原發之案而深文巧詆鈞致其罪偶有刻吏見而喜之又從而和之此太宗之事所以不能自解於今日也或曰太祖既欲傳帝何不使太宗正大弟之名考之九朝通畧請唐天祐以後建儲之禮

不復講行至太宗立真宗方始討論故事又五代凡當次者多領開封尹故太宗廷美相繼為之則知太祖亦承唐末五代之習蕉以年歳之未邁耳是或將有待焉而遽自憲其死乎夫傳疑史法也苟無疑可存則亦何必摭拾小説强為之辭以滋後世無窮之惑此燾拄之罪也或只引宋朝類要載陳摶對太祖火日之説終有可疑是不知摶於太宗初入朝終身未嘗見太祖其説盖不攻而破矣夫千載不決之論其可以懸断者理與事耳以事言之不過如此以理言之凡古之簒弑者多出於深讐急吏大不得已之謀又必假手他人然後如志未有親操刃為萬一僥倖之圖於大内觀太祖於太宗如灼艾分痛與夫龍行虎步之語始終無纎芥之隙太宗何若而為此含從容得位之樂而自處於危亡立至之地病狂喪心者所不肯為凶殘絶世者所不忍為而謂太宗為之嗚呼其不可信也烈類要野録皆託於佛老之徒之口縱使有之亦儒者所不道而况於樂乎子之所篤信者温公紀聞之外一無取爾焉

諸司職掌凡翰林官九年滿秩俱陞二級然自永樂以來多止進一階正統間謝璉先生以編脩滿陞侍講而尚約蕭先生則繼陞侍讀編脩陞二級自二公始時謂

尚約之力居多其後張益先生以脩撰陞侍讀學士則
出於特恩故往往援以為例俱不允至成化初童大章
曾世澤以脩撰考滿童陞諭德曾以詹叙陞尚寶少卿
修撰陞二級則久自二人始蓋一特同僚之贊襄李文
達先生之主張也繼此考滿劉召和黎太僕陞左右諭
德實録成與童皆進左右庶子楊維新江東之陞洗馬
踰年五月以無翰林兼秩不得與翰林事皆怏怏乃同
具本乞各兼舊秩且言自
祖宗以來東宮官無有不兼翰林職者事下內閣詳擬彭
先生謂初考滿議擢轉諸公咸願陞二級寧無兼官今
如所言是我輩不請事體
朝廷其謂我何且西楊先生永樂中自翰林學士改左
春芳大學士亦何嘗兼翰林官豈可謂
祖宗以來無不兼者乎遂不許衆益不得已
李文達公所爲布政陸瑜為刑部尚書石亨以私賛之
久不召對衆為公危及瑜至當擬旨到任同事者謂且
擬侍郎公吾以尚書薦而改擬侍郎則自慊不作矣竟
擬尚書從之後瑜頗稱旨乃獲召對如舊
公為人恭莊嚴重得宜行志不為小廉曲謹平居號崇
正學能納人言容善類而南北之天順庚辰會試罷予

同衆考官見公詢及人物予曰五經魁中張元禎神童
也人物獨王一夔頗先生留意及請選庶吉士
英廟諭公專選北人公曰南人亦須選乃會選於吏部元
禎初不與公曰此神童不可以貌取急追回與進之成
化丙戌廷試王冢宰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賛為弟一
公曰論文不論書卒取羅倫第一
憲廟即位進公少保華蓋殿大學士尚書如故踰年丁父
憂已終制不許羅倫進言請許公終制詞狹試許恕力
辭
朝廷黜倫乃已予引文彥博侍唐介故事請公留倫公
曰潞公市恩歸怨
朝廷吾不可襲此公之言亦未為無理
天順中李文達公獨見寵任時冢宰九王阜以老成大
司馬馬昂以儀表雖皆為
英廟所眷遇而尤賴公所維持凡公有所薦舉必先諭意
於二公至
御前詳咨時於文則讓諸王公武則讓諸馬公武既自
舉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召其等再審二公亦
如公言以是
上不致疑下皆信服

國朝狀元對策皆經閣老筆削或自刪潤乃入梓獨羅
倫一策未嘗改竄蓋對策時恐天晩半不具稿一筆寫
正既擢魁後以言忤旨外調不及改削然其策亦自詳
贍初倫會試五策五千餘言予取爲會元主考劉主静
萬脩吉各主本經羅倫第三予意不滿此其所刻一第
云五策五千餘言有學有識進對太迂未必非焚然出
色者後果如所期一時士夫皆謂予有自力而姚宗伯
迂𢪶予曰尹先生狀元榜眼俱出門下予曰春卿之力
也

國朝學士僅五品然清貴莫比故前輩有曰吾翰林之
官不可以品秩論蓋上自公卿下至百執事咸可周旋
尤禮譬若權焉重自萬鈞輕自銖兩無不與之均猶而
平等特一移動遠近之間耳

永樂中昆陵陳濟先生善記書予同寅王廷貴語予嘗
見濟長子道其少時侍側偶間曰外人云父善記書有
之乎然曰見探一書請父試誦之可乎曰可乃探得朱
子成書曰是書固難謂汝可提一首句如命遂朗誦終
篇不誤當時
文廟謂濟爲兩脚書廚信矣惜其筆力不如故著述不多
見焉

永嘉黃文簡公淮永樂中以漢庶人之譖下錦衣獄十
年憂畏不測積成勞瘵
仁廟嗣位重覩天日薦進孤卿宣德丁未主考會試後以
病歸時甫下壽而父已封少保年踰九十慈孝具樂世
以爲榮癸丑公以父卒家邸典即赴京謝留數月至賜
遊西苑乙卯春後赴臨仲夏乃東歸後終於寢予輯名
臣通録未得其家傳銘志但據其省愆集略爲之贊高
才總學夙榮遭際簡任輔　儲兢惕淬礪莫爲而爲者
愆懲乂因久乃亨荐陟三事退休祿和亦惟嚴侍橋梓
並荣壽福陰備蓋頌其美耳及旁詢其詳於博識諸士
夫有謂方正學之誅夷尹昌隆之籍沒許白雲之極刑
皆出於文簡因憶昔祭酒劉益嘗見謂文簡好譖毀同
列一日便殿未入侍
宣廟問淮何在東楊對以淮素病瘵病能染人自是有
旨免奏對久乃告病侍親是則文簡好短毀人固宜有反
爾之報至謂方尹許之慘禍一出於文簡則未必然若
果有之小人之尤者何得老死牖下好還之天豈憒然
邪通録宜不取故俟知者審焉

舊制陞官謝恩惟在京堂上及都給事中初陞而謝而
給假起復復除者及其餘新陞自太僕丞以下者皆謝

於午門外而陞方面者則面辭至成化間有同陞都左右給事中者因俱面謝後遂因之歲乙未九月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起復復除強行面謝禮未幾尚寶寺丞李璵亦然又僧道匠官每除授必赴鴻臚報名謝恩禮也成化以來僧道或因齋醮或因

聖節進經匠人或因鋪床設帳架燈小小工役輒祈董事內臣為之乞陞繁冗不勝

朝廷恐貽清議乃許望闕謝不必報名止傳一票與吏部明旦吏部如故事面說傳奉事理補奏本以票進以本送科廷臣末由與知蓋以報名謝恩則鴻臚當廷宣白而傳奉

聖旨必須面奏補本皆所以防欺偽既不報名廷宣而補本又不開陳何事似此舊制日更將來欺偽焉能免哉

謇齋瑣綴卷之四　　國朝典故六十五

朝廷用人多取儀表天順間韓都憲雍巡撫大同因議事至京留補少司馬

英廟諭李文達曰大同巡撫須得似韓雍人品方稱文達以山東廉使王越對及越至陛見後復諭文達曰王越是爽利武職打絆越初廷試手中卷子忽被大風吹起回翔雲漢莫知所止時胡宗伯即具題知旦於內閣取紙摺成卷子付之後越至封威寧伯蓋飛騰之兆見於廷試晉偉之儀見於進用固不偶然而卒以啓邊釁削爵皆夫

天順初石亨竊權稍覺禍近欲免無計其門客謝昭者倣張齊教蔡京招龜山故事教以徵臨川處士吳與弼以收士望弼至

朝廷遇以重禮權貴宦寺公卿士夫皆往候之初相見時官無尊卑與弼皆稱大人既而見勢要者皆迎接逾礼見進士以下止稱秀才或不送出門而受中貴權要厚賄輒造門拜謝又籍朝紳名刺為一帙語人曰傳諸子孫見一時之榮識者鄙之時予獨不往見一日予同丘仲深送玉堂賞花會詩詣李文達所適與弼先在予見其戴尖頂闊簷㡌帽文達咨以下學上達之妙不能條

折但謂其莫說上達之妙只說下學事文達顧予哂日
老先生亦記註不得與猶支離出達言本呈文達良文
起身為欲辭狀予亦起立與猶揖予曰大人先出吾有
私話與先生商量予揖出門別文達其徒黃順中催送
數步予欲立謂之曰棕帽非士服吳先生何為爾順中
曰遮日耳予又曰公事則公言之私事則不可言況處
士可語私事於宰相前予順中曰非他私事只欲决去
就耳予曰去就當自决豈可求决於宰相順中曰吳先
生見
朝廷授以諭德不允其辭意得李先生終後把得作住
方可就職故來問耳予曰把作得住否亦豈李先生所
能預料此當自度才力何如耳然予適見吳先生所建
白六事皆經生之恒談無大裨於治教且詞語寂寥學
術可知不若勸其終隱免致他日實不副名貽笑斯文
順中曰諒不可留以是與猶乃辭歸既歸矜肆無故態
人有識以一絕云假不假兮真不真巖巖氣象好難親
不知東魯吾夫子猶自循循善誘人他日羅狀元倫休
官往見拒辭至再意待倫三往而後見之倫怒遂次前
韻云如今弄假却成真轉見巖巖不可親弄假到頭終
是假豈能欺得世間人書畢投之而去猶見詩大慚悔

遣人追之不及他日以第不撿無如之何乃自褫冠遂
首褰衣束根維謁人中號訟於府速府守閱狀見其名
始遍以糧未發又訴於布按二司張元禎作書切責之
其書起云抬起此筆恐氣沖天末云當上告素正正名
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為名教中之罪人吾且按兵
以待然此書實未嘗達止傳於鄉里云世有徐言綫步
推首閉目矯激於昭昭而情行於冥冥欲以欺世盜名
而卒敗露為世所誚者不少則又在於猶下矣奚足道
哉吳猷臣曰吳與猶因首罪於甬庭予嘗聞之大守張璜張其侍治撫州也親此則嘗辨此錄皆實也
天順七年錦衣指揮門達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
權傾中外道路以目人莫敢言自討得以進言別事非
於
御前者惟李閣老賢與袁指揮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
乃措摭數十事
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拿問又要一箇活袁彬
還我彬既下獄考訊苦楚莫能自白特有一藝人楊塤
善倭漆畫器號楊倭漆者憤然
上疏論救達欲并中李閣老逼揚供指為李所嗾揚懼考
死於獄乃誑達曰此實李所教但我言於此無人證見
不若請會多官廷詰我對衆言之李無得辭達信之明

日遂遣二官徑詣各門要李出午門聽對時李方自東
宮講退陳安簡彭純道乃詰曾得旨否曰未也且暫去
一對二公沮之及至多官會問時楊大言曰死則我死
我何敢妄指人我一市井小厮如何見得閣老鬼神照
鑒此實門教我指也達失色以是彬得從輕調南京錦
衣衛帯俸楊亦得免人義之李有從兄任安慶府同知
達又達校尉往緝之務欲傾李尋以
英廟上仙得免達坐劾謫戍彬復職餞送達出城如禮亦
人之所難得也
翰林直房在右闕門南錦衣衛直房之次凡三間每早
未朝時諸閣老分坐北楹諸學士居中楹其餘居南楹
侯門吏報三鼓乃俱赴左掖門侯閣老直門東向立諸
學士立稍後而南講讀等官又後稍南給事中則立於
講讀等官之後北上通政太常光祿太僕順天府諸堂
上官又聚立於給事之北說謊牌之下皆東向御史則
北向立於中書之南而六部堂上官則立於𢬸蓬之下
蓋皆離立有禁防請託之意焉成化初李文通進學
士孫弈卿等進少卿兩不相安遂散立於𢬸蓬之下近
時彭可齋先生以氣喘難於久立間坐𢬸蓬攙上諸尚
書以下因皆燕坐鼓將盡乃起入通政等掌上亦以通
政使張允中進兵部侍郎仍掌司事遂皆隨六部坐於
𢬸蓬下惟講讀以下官尚立舊所
凡翰林官内府供職日給光祿黄封内膳有常制景泰
中以水旱故省三之一以後漸省過半然有承
命内館敎書者則兩給之或兼纂修時又倍焉成化間
直當教書辭其常例止給其一第欲存羊識禮故未并
辭之景泰間選内侍黄賜等七人於文華門處讀書習
字以倫用欲取翰林二人教之時太監王忱舒良以嘗
從錢原溥學方示之意錢不悟曰萬千好處不王成我
又何以此見屬王舒乃傳命内閣推舉得侍講呂逢原
倪克讓以進不踰月俱陞侍講學士時被顧問賞賚優
渥錢始天悔
景泰丙子春兵部于少保病在告
朝廷諭旨内閣求一人協同之時江淵先生在内閣每
為同事者沮抑弗克如志嘗垂涎代于諸閣老窺知其
意衆此謂之曰兵部權任不輕非江先生莫可江忻然
不辭乃屬商先生具擬内批於便室衆仍對江坐閣中
少頃王千之先起入商所以指畫槩中作江工二字又
作石兵二字即出商悟領之陳芳洲先生繼起如王所
指畫商書畢封完出置閣中卓上江竟不加省遂同商

蕭三人往陪釋奠明日
旨出調工部尚書石璞於兵部江補工部江大志失望
是年夏寰宇通志成内閣先承
旨擬進總裁纂修等官之秩時閣老皆職保傅止進
兼官獨擬商先生陞兵部尚書錢原溥自賛善兼檢討
擬陞諭德兼侍講黄逹臣自編修擬進中允稿定爲商
繕正商退錢兼編修若誤筆然芳洲欲改如初擬商言
錢既越衆二級則兼官豈宜復陞遂付王忱太監將進
諸閣老送下階仰步王千之先生獨追送出閣門耳語
王忱云諸總裁皆止進兼官商豈可獨陞亦須從衆例
商恬不知至期手勅出商仍舊兵部兼學士加兼太常
寺卿乃愕然不滿
内閣諸老自解胡以來皆東西分坐小杌子及兩小板
攙無交椅公坐之設天順間李文達公欲倚品秩如部
堂之儀彭吕二先生對以往時
駕嘗幸此中座今尚有
御賛壽星及寶訓在上誰敢背而坐
英廟聞之乃賜孔子銅像置閣中而月給香燭閣老每晨
入必一揖冬至正旦則翰林合屬官皆詣
聖像前行四拜禮學士以上拜於閣中餘則列拜於階

下蓋禁中尊止
寶座無敢回南故自閣老而下皆坐杌子共一簿列銜
僉字謂之公會簿亦不敢如外衙門稱公座其公會惟
學士以上止各書姓於銜下且僉一花字而講讀以次
之東西誥勅房書辦等官雖階三品者亦各具銜列姓
名曰畫卯酉講讀以下花字率出新進一手代書故多
潦草正統中王玉修撰嘗嗔代書不整曰小輕薄自後
無肯代其書者他日復見其名下皆白乃赭然曰代書
也羅李公初入閣忽觀公會簿無一花字可觀咲謂翰
林先生皆不善花字彭可齋對曰此維一人代書耳豈
不善哉是時維陳緝熙好代書緝熙去後始各自書
成化中始賜内閣兩連椅藉之以褥又賜漆床錦綺衾
褥三付以便休息閣門則夏秋懸朱筠簾冬春戰毡簾
皆司設監内使以時供張
恩何遲也正統以来經筵每日講畢
上必日先生喫酒飯閣老與四講官皆承
旨叩頭乃退成化丙戌劉主静入閣處託中貴獻言令
徒酒飯只以常例賜毋煩
玉音自是儼然而進默然而退君臣之間舍此無一語
接而先生之稱亦不復聞久而左右無復知講官之爲

重未必不自此始况主靜云宋論以歐公不得首相故
主濮議以取悅蓋以私意度人亦可乎毋煩
玉音其亦取悅之謂歟
英廟實錄稿初成總裁諸先生揭公會簿議擇数老成者
撿閱校正之與者皆以朱筆點其名時劉主靜先生獨
先指程編修敏正名以希合李文達公公不允既而主
靜又謂此編修年雖小其實聰明公勉從點之主靜退
公謂左右曰君子愛人以德何必爾也還命括去其點
乃出示衆
吏科都給事中樊景瞻儀狀魁碩應對捷給
英廟深喜之有意大用累將使命一日復遣勘事於外郡
召至榻前諭之曰此回即陞及竣事還擧爵不及矣其
同年御史田賓先是按屬坐贓貪逮繫錦衣獄禍不可
測適過敖爲民一日同飲語及前事景瞻感念嗚咽泝
涕賓厲声曰若非此變汝則好矣我將如何衆皆嘿然
景瞻亦不覺啟齒中唐曰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其此
之謂歟
成化已丑春吏部尚書李東執中罷初執中與王宏公
度俱以剛簡質直得譽坐廢再起廷撫一日左部大司
馬缺方難其人時僉都葉盛與中領守廣東以寇盜郡
靖欲脫其地適因議事起京弁次河西託其鄉友兵科
給事王汝霖禮科都給事張寧爲保留計二給事合科
道議擧執中補左都公度補大司馬與中堪入閣御史
呂洪謂二公可擧與中譽頗損可恐未宜遂止擧王李
其泝中謂上言大臣德政雖律有禁然薦言爲圖終無
私意時人評譏若爾則强姦人命皆可自首與中亦得
易鎮宣府而寧并又欲合擧岳正復入閣意得扳附荣
進王李果德之會擧清黄首排群議擧寧堪任僉都正
堪兵部侍郎
朝廷覺其朋比怒不允陞寧正知府以去公度再謝病
歸執中又被科道合擧補冢宰時少宰崔克讓尹同仁
皆不悅事多異同執中性粗疎原籍有一巡撿任滿單
因數不足路考功主事劉道求陞而爲郎中張寧中所
沮如例擬付文選司對品調除道因讃寧冲不公執中
不察大詬於堂上寧中挺身抱按面質颺言必如此爲
公如此爲私令此私乎公乎若爾信說枉是非我等何
以盡職喧忿不止二少宰皆咩張郎中汝言信是且罷
執中色失氣沮自三柔声謂張郎中我已知悔由是傳
笑中外御史康永韶初以能星命簪卜出入執中門得
選御史戊子冬暫出永韶奉執中意向合衆諸汰京官

且劾姚宗伯商閣老程司馬馬司徒常罷執中陰主之
遂覆請會都御史考劾京官其大臣魯被劾者宜聽自
陳以是司徒罷選員外退遣訴執中謂我獨可消天變
邪而姚宗伯諸公皆見留因御執中執中不邺惟擇美
職餌科道以自護至朝除給舍暮輙造賀今尚書有造
給舍門者自執中始見所推舉亦多偏狥清議不疑御
史戴用乃建言方而缺宜照正統間例許在廷三品以
上大臣各舉所知
詔從之且諭在京四品以上官吏部具缺
朕自擢用而御史劉璧以九年將滿懼無舉主黄夜走
執中所出肺肝相示合數知己力詆用所言請歸推舉
之柄於吏部至謂人君處九重焉能辨臣下賢否語多
侵內閣未幾吏部又黜朝覲官甚夥彭充彥實以姻家
僉事鄧彥劉倫正皆與黜意怏怏二少宰又曰夜露執
中之短於相知者給事蕭彥莊因欲且劾彥充從史之
瑕下多官會勘二少宰對欵承伏且白吾二人嘗諫之
柰不見聽何執中坐罷竟與朝覲所黜者同觧人謂執
中為彗星掃人間自掃矣時彥莊疏有執中牾結御史
等語
朝廷駭之

諭令指名彥莊懼搆怨遲疑有
旨切責乃指劉璧等而并布政陳鉞彥莊見劾桃職訐
彥莊嘗使山西嗔其奉承不至遂俱逮下錦衣獄科道
素比執中者喧謗王大理同節衝意冢宰因族彥莊彭
閣老聽彥實舅譖合計罷執中閣老內不自安稱病予
懼貽禍鄉郡請商閣老急以推補冢宰庶掛科道北人
之心以觧王彭二公之謗商諾之翌日崔果陞崔又託
予白閣老轉同仁於左而調禮侍葉與中補右既而彥
莊降驛丞璧與御史馮驛吳遠降州判刑部主事吳智
亦許永韶調知縣智調通判嗚呼禍福無不自己求之
者斯輩之謂歟
成化七八年間
朝廷以姚冢宰大章陸司丞瑜頗致謗議圖代者太監
覃勸素聞薦王理卿槩尹少宰旻
上領之覃密報王尹入朝道詣王曰昨有人到宅上其言
亦可信乎王曰無也尹質以覃所報王悟曰恭喜予何
敢望是時外議多擬王代姚而商老閣亦銜旻謗姚屬
意於王旻懼百方經營及是喜得覃語故詣王以沮其
來癸巳春三月姚沒適商公以妻喪在告旻亟叩覃毋
俟商出覃乃引東廠判事常太監入奏以外議人望皆

歸於旻遂諭內閣擬
上彭閣老謂崔恭南在京亦可取來司禮諸太監曰只
舉在此者彭乃曰此則無如旻遂擬陞冢宰并葉盛少
宰轉左彭又曰右侍郎亦即可補諸太監曰從先生舉
萬循吉曰禮侍劉吉好懷太監謂渠禮儀純熟且莫動
先是彭與萬私議尹葉二人若遞轉則有右缺可遂尹
正言萬曰正言是好至是萬乃舉劉不久遂已之既而
彭閣見語予謝之曰直何聽望他日萬復語予曰日者
我本欲舉先生又恐
朝廷不肯遽陞首部故擬轉劉而以先生補劉缺庶幾
可允不意內中不肯動劉然此缺尚在予曰過蒙周慮
但禮侍直亦不敢望也
商閣老罷職家居甫十載成化丁亥被召再起初未有
復職至命至日衆竊謂難稱職名及
陛見方中綵絳青布員領自稱原籍爲民臣商輅行取
到京見閣者謂其妥帖一日士夫家會宴優人呈東窓
事犯之戲中見岳武穆械繫下獄之狀艴然呵止之蓋
嗇於虎者也
成化丙申秋七月初旬京黑青見時方巷細民家男女
夜多露宿忽見有物頁黑氣一片而來或自户牖入雖
寢室亦無不有至則人昏迷或手足或頭臉或腹背被
傷出黃水醒始覺傷亦不甚痛數不過城驚擾暮夜各
操刀張燈自防見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予始
不信一夕二鼓時予家後賃房者王二之幼學啼哭其
夫婦大喊救人予驚起隔墻呵叱問之答云有人且云
取火刀來少頃乃息次日使人審其詳云一物生其婦
胸上冰冷婦驚起乃被奪其提孩力與互爭其夫慌忙
覓刀不得乃啓門得鄰居火怪始棄去初此怪起於城
西北人莫敢言及各城皆有被傷者始各訴於該城兵
馬司巡城御史拘審有驗乃具以
頗太不盡拘洪武正韻字盡其年月獨占一葉之中蓋
末語或題或旨或知或閣字許占年月葉上一行過行
二則年月必須過一葉矣內外諸司印文俱用疊篆以
九摺畫面止字用成雙不及雙者足以之字而總兵所
掛印文則用柳葉篆其玉璽與各王府之寶則用玉著
篆其印形方大小有差一品者三臺二品者二臺俱銀
三品以下者銅惟應天府特賜銀印示所重也而巡按
御史印柄端有孔條穿之其餘雜職衙門則形稍長不
方故謂之條記云
太宗兵駐金川門即命訪解公大紳既至甚喜始建內閣

處翰林七人而公爲首今内閣規制皆自公創及議儲
未決乃召公預議公言立嫡以長繼曰好
聖孫宸衷頓悟事遂定後丘福等泄此語於漢庶人怨譖
不已乃調外任意不欲解后以死固非朝廷之意實漢
庶人之所爲也
都憲韓公雍聰明才辨迥出流輩按江西時適廣閩處
州寇發剽掠及境公設法擊却之當特巡撫侍郎揚寧
稱於衆曰韓紡衣聰明百倍於
聞止云不知被何物所傷然多有見者雲黑而小金睛修
尾狀類大狸蓋不啻二十餘報無旬始息兩京五府六
部衙門位置多同而少異北則稍加弘壯五府以中左
右前後爲序南京總兵坐中而北之總兵坐後府蓋避
中也南北太常寺皆居通政司之上而班次則通政在
前蓋通政在九列中執政衙門故也
南京國子監内號房皆無門限而戒賢門門字無勾
太祖謂秀才須出用不宜限滿故門皆去限且恐專孟舉
書門字有鉤即以扮堊鉤畫至今粉跡宛然號房以規
矩準繩紀綱法度爲序每字二十間北監則以格致誠
正脩齊治平爲號各有取義也
南京文武各衙門俱有牌扁直書衙門之名惟翰林院
三字揭列而兵部獨無扁相傳洪武間一夕潛有掣去
之者而莫知所自詰旦具聞
上不之者蓋以示去兵之意至今不敢復揭
今制題本用白錄紙四葉一接末一接不許四葉盡紙
所長每葉六行每行二十字子比奏本小子官民奏留
重按一年回朝陞廣東副不數月陞僉都御史巡撫
江西年未三十民情吏治素所諳練風裁凜然凡臨衆
決事動發百餘言皆引經據律無一語躡滯處置事務
靡不允當至今官民遵守之曰韓都御繼公者皆以爲
不及嘗念陳芳洲先生爲舉主赴鎮經泰和躬祭墓下
流涕不已曰士爲知己者死何能報也平江侯陳公瑄
天資明敏善於濟物初公即舟師抱江津特請難兵至即
濟以舟舟少乃拆民居材編筏以足之後總漕運見河
道兵民舟楫往來錯互衝塞難行創爲滔頭梢篁以相
避實爲兩便至今人遵行之
正統間宮殿當繪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責物屬巡
撫南直隸尚書周公忱如辦供時公以議事赴京遇諸途
物使諸公逕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宗庫所貯皮
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泊即撥餘米買皮服數
輸納以新易舊兩得便耶太監王振於[illegible][illegible]從之益加敬重

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僉事臣袁彬謹
題為纂脩事成化元年七月二十一日該太保會昌侯
孫繼宗等題
英宗皇帝車駕北征往還事蹟有錦衣衛都指揮僉事袁
彬一向隨侍必能詳知合無令其開寫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本月二十二日臣將事蹟録寫欲送該
館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是録寫完了還封進欽此欽遵今將事蹟開坐謹題
請
旨
計開
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臣在土木為回回寨伏剌所
虜十六日
皇上在雷家站高岡地上坐衆達子圍着是臣遠觀認的
是我
英宗皇帝臣叩頭哭
上問你是甚麼人臣說是校尉當奉
聖旨你不要說是校尉只說是原在家跟隨的指揮又問
你會寫字不會臣說會寫字就令在左右隨侍答應本
日奉
聖旨討珎珠六托九龍段子蟒龍金二百兩銀四百兩賞
也先着臣寫書與千户梁貴回京奏討十七日隨到宣
府西城角答話城上放短鎗不得近又轉到南門有
聖旨宣楊洪范廣朱謙羅亨信着開門接我城上去城上
人回說今日晚不敢開門這城池軍馬是
爺爺的楊洪也出去了不在城裏星月上特隨
上渡宣府河臣下水控馬渡訖至二更特大雷雨就陣上
震死也先所騎青白騸馬兩止
上令臣出帳房外窺視但見赤光罩定
御帳隨即奏知先是虜衆累謀欲害
上數見瑞應謀遂沮明日也先就來帳房前叩頭致敬十
八日
聖旨差喜寧回京奏討賞賜十九日早也先令伯顏帖木
得知院來進熟肉鋪盖皮襖二十日到大同東塘坡
上
聖旨着寫書差力士張林到大同城裏有總兵官劉安都
督郭登都御史沈固將張林付斷事審問來歷是晚說
差人出來答話二十一日早過西門答話
上又令忠勇伯到城下城中不信着臣自騎馬到城下跪

說我是寫字的校尉見有寫牌爲照我原籍是江西人
這裏委的是
皇帝在土木時軍馬盡被也先殺散了下吊橋放我進去
臣入城見劉安郭登沈固霍瑄衆官計議良久留臣在
城劉安出城見
上慟哭
上問城裏有會說的通事着一人出來劉安說有通事指
揮李讓奉
聖旨便着他出來劉安入城方遣臣出臣見
上又令臣入城取李指揮說我女兒許與大同王
對親如今不與他我若出去他定殺了我臣扯住緊要
說
皇帝在門外你如何不去劉安又言我在
上前說過了你便去遂同李指揮出見
上得知院等言說我太師也先曾說我有甚麼本事征伐
南朝只是天着我和
皇帝一會李指揮說官人你這說話有天理得知院等到
城下令臣於
上前索羊酒賞賜是日劉安等同大小官員出城朝見及
進羊酒等物

上問大同有多少錢糧劉安說有十四萬兩銀子當令臣
取銀一萬兩以五千兩賞也先五千兩賞得知院等三
人虜又索衆軍馬賞賜
上令臣再入城取銀五千兩散與衆達子二十二日臣傳奉
聖旨討武進伯朱冕西寧侯宋英內官郭敬的家財及三
人的蟒龍衣服酒器盡都拿來賞與也先城內衆指揮
千百戶輳衣服綵段來賞與也先大小頭目又着擺筵
席管待他至晚離城西二十里駐蹕有夜不收楊總旗
來與臣說今夜有五箇夜不收來寨請
爺爺石佛寺去待他尋不見時便棄門入城去臣備奏知
上曰此危事使不得先在土木時不曾死我命在
天若萬一不應如何好遂不用其計二十三日也先等說
我每到猫兒庄外會議擬送
皇帝南歸是日晚到水畫頭指揮盛廣等送至銀三千兩
二十四日送衣服二十六日送綵段羊酒宴食二十七
日到九十九箇海子二十八日下柳源縣二十九日到
黒河三十日到八寶山九月十六日季鐸齎賞并
聖母皇太后寄來貂裘胡帽衣服等件到營見
上說初六日　郕王已即皇帝位又說文武百官奉皇子
三人中年長者一人爲

東宮
皇上令臣寫書三封一禪位於　郕王一問安於
太后一致意於百官絕也先地關之心動
景皇天倫之念
上看之甚喜當時祝
天本月十七日到斷頭山住五日也先每日進諸般熟野
味二十二日又往北行二日也先會議復往南行一日
也先號令選廝殺馬匹五更時分起營至暮駐劄二十
八日到大同
上至北門下郭登等朝服在月門裏設校床一把同候叩頭
上不肯下馬郭登潛令伏城上欲放下月城閘板虜覺之
就擁
上出門也先到大同東門邀城頭目出見城中不從惟進
羊酒諸物
上親說與城上官軍這廝每說說不肯送我你每守
祖宗的城池操練軍馬不可怠慢十月初一日至聚樂店
內官喜寧說如今送
爺爺從居庸關進去初三日至陽和討了牛羊酒初四日
到紫荊關北空地駐扎有通事都指揮岳謙與臣說喜
寧會說達達話說他前領哨馬進紫荊關去搶北京臣
恐喜寧頗知中國虛實今為虜用恐其乘虛入關當以
岳謙所說奏聞
上曰只憑着天理去初五日喜寧領前哨進紫荊關北口
初九日喜寧等燒毀紫荊關殺都御史孫祥初十日過
易州至良鄉縣本縣里老人等進茶食果品羊酒十一
日到蘆溝橋有果園署官以果品來進
上又令臣寫書三封奉
聖母皇太后及
御弟皇帝暨文武群臣通報虜情固守
社稷當差岳謙同那哈出到彰義門答話岳謙為官軍殺
了那哈出奔走回營與也先說他南朝人也不認得殺
了岳謙也先聽得當令達子擺一字陣直至西直門
上御德勝外門空房內十二日臣送
沒大頭目來接着你小官人十五日
上登土城答話有王復趙榮來進羊酒得知院等說怎麼
上令臣與得知院說哈銘會說達子話就帶回去不要放
他入城又宣喜寧三次不至是日回至良鄉十六日到
易州十七日出紫荊關連日雨雪上下艱難十八日到
渾河十九日到蔚州二十一日到順聖川駐扎二十三
日往陽和後口到貓兒莊二十四日北行十一月十六日到

老營得知院妻宰羊迎
上迤盃十七日宰馬做筵席在蘇武廟駐札凡四十日特
天寒甚臣得宿寢每至中夜令臣伏卧內以兩脇溫
上足
上時出帳房仰視天象或指示臣曰
天意有在我終當歸耳也先每二日進羊一隻七日進牛
一隻五日七日十日做筵席一次逐日進牛乳馬乳又
進窩兒帳房一頂差達婦管起管下
上在行營或坐幔車或乘馬途中達子達婦遇見皆於馬
上叩頭隨路進野味并奶子也先每宰馬設宴先奉
上酒就自彈虎撥思兒唱曲衆達子齊聲和之得知院大
同王賽罕王跪奉
上酒至十二月初二日在老營起往來駐札也先并達子
每夜見
上所御帳房上火起隱隱若黄龍交騰其上也先欲以妹
進
上竟却之初六日喜寧與也先議請
上往高橋兒寧夏去臣說如今天氣冷凍
爺爺如何去得遂不成行喜寧與也先說都是校尉袁彬
撥置阻住將臣賺去蘆葦地內綑了欲開剥忠勇伯家

令人走報
上令哈銘與也先說饒臣死方解皮條放了也先等領達
子四散搶擄至月盡回營日期不等
上累令臣寫書差人回京與
御弟皇帝并文武群臣以
祖宗社稷為重好生操練軍馬謹守城池不要顧我景泰
元年正月初一日
上自將白紙寫表宰羊一隻祝告
天地行十六拜禮至二月初一日也先請
上至其帳奉酒彈唱也先三妻皆出叩頭獻鉄脚皮四月
二十二日
上以又無使臣往來喜寧又潜懷二意數教也先擾邊於
是令臣寫分豁本差人回京若為喜寧申理者又令臣
至也先處說
爺爺有旨要差總旗高磐太監喜寧達子那哈出回京也
先依聽又密書喜寧謀叛情跡函於木片內繫高磐腿
上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以計擒之及至野狐嶺高磐
與喜寧飯於城下密約城上至進湯時即發短鎗少頃
短鎗發達衆走散為磐抱喜寧滚下濠中遂擒入城那
哈出走回營見

上說喜寧在野狐嶺被高銓抱住滚下濠裏掙入城内去了
上大喜說使兩下裏動干戈害人民都是這廝如今拏了
他邊上方得寧靜我南歸也可望了五月李實羅琦馬
顯齎賞來與也先是
上本月内回京七月初三日哈銘来說也先會議送
爺爺回朝要京裏着頭目來接就差哈銘詣京奏報二十
七日哈銘同楊善至龍門地方接見八月初二日也先
得知院等進馬匹貂鼠銀鼠皮帳也先得知院等及其
妻妾俱送
上行約半日程也先下馬叩頭跪着觧所帯弓箭撒袋戰
裙以進與衆達子羅拜伏地慟哭辭去惟得知院領部
下人馬直送至野狐嶺又進馬匹齊叩頭拜別到宣府
右衛城外官廳住一夜宣府都督朱謙同男朱永帯領
人馬到右衛接見
上到宣府城外搭殿住二日十三日就着朱謙設宴討綵
段衣服等件賞達子那哈出等又有商輅王謙許彬接
到朝見畢後
上令臣宣許彬等到
上說爲我家
祖宗社稷着恁官人每多心憂念我如今幸得回還到京
特情願退居閑處你便寫書與
御弟皇帝知道十四日到雙泉鋪已夜其夜
上打點衣服以舊所服白綾中衣一件及也先所獻戰裙
賜臣十五日至京入
南宮十六日早臣朝見二十五日蒙陞臣試百户天順
元年正月十七日
上復位十九日陞臣指揮僉事二十五日
欽賜第一所於澄清坊舊北向
上令内官監改造面陽本衛役夫十人又
賜銀三百兩綵段六表裏三月内臣娶妻
上命國舅孫顯宗主親及賜金三十兩銀二百兩綵幣八
表裏天順二年二月内臣生子賞金二十兩銀一百兩
綵幣六表裏又陸續賜大紅織金紵絲蟒龍并各色織
色金胸背衣服綉春刀磁器等物
右題本臣在史館特已備載諸實錄頗加損益潤色之
及此又蒙袁錦衣出示乃復具錄一番俾予以昭我
英皇之神功聖德威化醜虜而袁錦衣之擄忠效勞始終
遭際皆曠古所未有信乎
天意之有在而非人力所可及也臣直謹識
成化乙未夏五月十九日早禮部面奉手勑

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慿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来
聞明日閤下議樞楷榮榘四字以進皆不用復諭再擬
乃定今睿名初
皇妣紀氏得幸有娠萬貴妃既覺恚而苦楚之
上令託病出之安樂堂以痞報而屬門官照管既誕
皇子密令內侍近臣謹護視之及悼恭薨後內庭漸傳西
宮有一
皇子歲甲午春直偶與彭先生談及且請秉間言之或賜
名付玉牒或訪其外家畧加表異使外庭曉然知之不
然他日何以信服於天下也公唯唯至冬又談及之公
答曰近嘗託黃賜太監具達至云漢高外婦之子且明
取入宮今實金枝玉葉何嫌而諱
上乃諭黃賜汝上復先生是有一子在西宮俟再打聽直
歸竊欲建白請睿名以示外庭稿具復慮萬一允請因
而見忌致有踈虞則欲何辭老氏稽首稱先斯所當鑒
且度
皇子日長中外已籍籍當必有發之者奚俟予言遂已至
是太監張敏厚結貴妃主宮太監段英秉間說之貴妃
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母子擇吉
日請入宮次日下勑定名徙紀氏處西內永壽宮禮數

視貴妃中外臣僚喜懽交幷而張敏者以為己功皆受
厚賞敏因監督操練示欲立意於諸總兵又令內史郭
鏞致手簡託序班嚴冠英來諭意於予予即具請立奏
稿呈商先生商止予勿進遂會禮吏二部議定具奏僉
文武各衙門堂上及學士官名而以英國公為首六月
七日早本進即命司禮七太監宣四閣老至中左門擬
旨少頃七太監同持本出奉天門集百官以本授英國
公曰
聖斷寔御筆親批云覽奏具悉卿等忠愛但儲貳事重姑
俟
皇子年齡稍長行之明旦復宣四閣老至文華殿諭之曰
皇子頗會讀書待他進些學且遲遲商閣老獨對數語請
謹保護至於衆意欲請
皇子母子同處別宮庶脫虎口則未敢云蓋相激時紀妃
有病命黃賜張敏將院使方賢治中吳衡往治萬貴妃
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間自是不復令人
診視至六月二十八日卒是日天色皆赤以特享致齋
七月朔始發喪追封淑妃
初三日
皇子千秋乃自初四日起輟朝三日一時城中傳宮病卒

之故紛紜不一蓋不能無疑
今上嗣位冠英請予以郭鏞之簡自陳推贊之功冀己亦
預傳道之賞予曰天命素定予何功之有漢丙吉擁護
皇曾孫何嘗自勉言冠英曰先生古人心矣
成化庚寅春甘露降于郊壇松柏時
上親郊御齋宮取以賜百官予時署翰林院事進甘露頌
蓋彰純道所命也然是瑞實兆
今上之在娠至秋孟朏乃誕自古聖帝明王之降生不偶
蓋必有禎祥兆於先而非人所預知也況
今上實太平天子天意固有在矣
成化丙申秋一妄男子名侯得權本山西僧行年二十
餘蹤跡詭異人物俊秀無鬚類小宦豎嘗旋游陝西押
遇一道士妄傳讖語遂畜髮改名李子龍會有相者附
會所至誑惑意本求食迤邐入京夤緣潜住於少監韋
舍外宅從者謂此人不凡舍尊敬之引雜宦豎入內或
登萬歲山上殿中憩息御床上而莫之禁久而執蓋司
扇諸宦侍不得志皆佯禮為佛叩頭旁坐頗有非分之
異舍妻以義子之女處以正寢鄰有識者竊議從來中
貴不敬外人何獨過禮此人嫉刺事旗校日伺察之旗
校竄一三人其中亦以投禮為名漸聞約東以八月二
十五日當往真定府舉事即白於太監黄賜賜遂請搜
捕果獲其所造黄絹袍翼善冠等器合被逮至錦衣獄
遞殞絶或疑黨類鴆之以滅口其執蓋司扇諸宦侍見
舍死皆不輸情惟子龍甘心就死自謂享用過分備述
所歷內外皆人所不能到都憲李賓王越等恐有所汚
蔑呵止之節畧招詞具揭帖與賜斟酌數四乃進賜亦
懼禍處決子龍等俱如律而諸宦侍止發南京充淨軍
而已予時佐禮部得其詳於御史郭瑞蓋當推斷者云
楊文貞公初以明經徵入翰林任編纂未數有
旨諸編纂悉送吏部試文章考第高下而官之尚書張紘
續文貞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之工也
以為第一奏授親王府審理文貞由是著名後果大用
知人之鑑張公有焉
正統中都御史陳智性剛而躁嘗坐堂偶有蠅拂其面
即怒叱從者拿從者紛然東奔西突為逐捕之狀少頃
俟其怒解稟問拿何人乃叱之曰是蠅有相知者以寬
緩為勸即置一木簡書戒暴怒三字于上置諸左右以
自警及至有觸忤者輒舉木簡撻之一日與掌順天府
事工部侍郎李庸在 朝議事不合相忿詬
朝廷遂兩罷之

劉主静先生一日過吏部前見鬻書者陳設群籍中有崔氏春秋意謂常見呂氏春秋不知崔氏亦有春秋到家即以数文銭急令隷人往易以来展観乃是西廂記因笑而斥之士林傳以為咲白劉先生真一酸儒予以自嘆吾酸亦然盖平生不喜此故未嘗見然丘仲深乃能撰五倫全備則其學識博涉非予可及於是益可知矣

宣德正統中豫章胡順菴先生與永嘉黄文簡公皆退居林下老成舊德東西相望凡部使上司達官顯宦涖其境必禮謁於其廬尊讓愈加盖三楊當國克敦故舊之誼故二公家居得遂燕申之尊風誼誠可尚也後世固有同官相軋忌既去相遠絶而淺中弱植之徒又從而觀望捃摭以資進取而不恥者不少皆諸公之罪人士習日漓炎凉異態可勝慨夫

太宗文皇帝初駐金川門蹇夏二公首出迎戴而解胡二楊諸公則以召命至然皆不自靖而竊自比於魏徴夫唐室由太宗化家為國而宮僚魏徴等皆出唐高祖之推承乾未登大位統天下故魏徴去事秦王不自怍為今建文嗣統五年蹇夏二公當時執政大臣出於建文所親擢視魏徴之於承乾殊不類况當時群臣中如周是修之死我
太宗有彼食其禄自盡其心之　旨
聖意寓深矣今二公乃安然徇貝何其忍也後雖有輔佐微勞雖盖前愆大節已虧而猶謂之名臣士林莫有非議之者予則獨不韙焉故予列諸名臣而謂之通録良以此也其中惟解公纔歸自謫所以居冗散則其責任又非蹇夏諸公比其亦薄乎云耳

太宗渡江時解胡金三先生與楊文貞周是脩相約自盡於應天府學既而解先生使人覘胡動静因得胡先生如則回問家人曾餇猪否解先生咲曰一猪尚不肯捨豈肯捨性命盖皆初無意於死也惟是脩竟行其志哀哉宜文貞為之著傳以表見於後也然文貞寔以解為而文字中絶不語及歸省過江僅以白金十兩壽解夫人爾

太宗皇帝嘗御便殿偶宣二三給事中至榻前詢其姓名其中一脩偉者對曰臣姓黃名某由進士出身除給事中

太宗曰問汝姓名只對以姓名何用縷陳某對曰臣幼讀魯論對君不可不詳

太宗喜遂陞為山西布政使捷給偶幸亦命矣夫

成化甲午秋刑部尚書王同節卒補以右都御史項忠未幾兵部尚書白圭死商閣老薦忠以代而召鎮守大同右都御史董方陞刑部特兵部左侍郎李震已經九年考滿陞支二品俸垂涎代圭不意項轉而來忽恚不平然次子寔聘項女姻家也一日呼項曰親家既得刑部也罷何必又鑽來此項曰親家何不鑽踰月震疽發腦後尚強力朝參諸卿亞戲震曰腦後生瘡因轉項震對曰心中謀事不知親衆攻曰胸中有病不知疼蓋兵部右侍郎滕自明特以母喪奪情理任故云胸為凶疼為滕雖對未切而事實相關亦可哂也大抵震素患瘻每奏事聲啞甚不稱

旨故久不得陞竟以是卒也

宋相李文正公昉嘗言其座主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王守裕年高退居時每遇門生進謁輒與夫人偶生受拜一如子孫禮懸一詩板于客次云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長羽毛成擲金換得天邊桂鑿壁偷將榜上名何幸不才逢聖世偶將疎網罩群英衰翁漸老兒孫小異日知誰畧有情觀此則古之座主門生重且厚矣

宋張忠定公詠鎮成都一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扯其父公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況其長成豈不為亂遂殺之前輩以為美談予不以為然在律有不成人之宥蓋雖殺人不罪而況戲扯其父此小兒之常態豈可逆探其為亂而遂殺之乎誠不可以為法若使公因此益興學校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潛消默化其悖逆之氣焉知其不興仁讓之化乎況止見此一兒耳彼未見者可盡殺之乎誠非弭亂之方曹武穆公瑋鎮天雄一卒犯法衆謂獄具必殺之公乃處以常法衆以為疑公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吾衆平時治內郡安事此乎以是觀之則武穆見此小兒必不殺矣然則忠定之見豈下於武穆蓋一時之誤也又忠定少時見一仕者僕持其不法事欲妻其女乃陽假此僕為馭单騎出城至林麓斬之而還此乃俠流之所為非士夫之奇節蓋忠定處此只宜為其女擇所歸以他罪去此僕則善矣若當日有一人發其

擅殺之罪何辭以解而前輩以爲公之奇節亦誤矣

宋呂正惠公端當真宗初即位垂簾引見群臣端於殿

下平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

萬歲厥後呂文靖公夷簡因大內災後

仁宗御拱宸門樓有司贊謁百官盡拜公獨立不動上使

人問意對曰宮庭有變願望天顏遂命舉簾俯檻見之乃拜

此二事頗同予當成化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承

顧命後又明日請見

今上於文華殿奉慰盖亦二公之意也

宋張子顏晚年嘗見目前光閃閃中有白衣人如佛者

信之彌謹不食肉飲酒體肉瘠而多病特泰陵不豫汪

壽卿自蜀入京診御脉聖體極康寧子顏一日從壽卿

求診脉壽卿一見大驚授以大丸數十小丸千餘粒諭

以十日中服盡見報既數日漸見白衣人變爲黃而光

不見矣乃思食肉飲酒又明日俱無所見其體異前乃

詣壽卿謝壽卿曰公脾初受病爲肺所剋心脾之母心

氣不固則多疑自有所見吾之大丸實脾小丸實心肺

爲脾之子既不能勝其母則病自愈子顏太神之且問

所診御脉如何曰再待春氣當絕雖司命者莫如之何

時元符八年八月三年正月泰陵晏駕壽卿後入華山

時年已八十餘矣

吾泰和蕭子韶盖木匠之子洪武初登第

高皇帝問其家世對以一絶云嚴君曾習魯般機常年製

下青雲梯腰間帶得紕綱斧要斫蟾宮第一枝陳善芳

由戶部主事謫戍陝邊慶王問其出身對以一律云今

主從容問出身草茅原是布衣臣戊辰歲三千士庚子

秋闈第四人列職地官階六品承

恩天府僅三春戎衣再際風雲會始信儒爲席上珍後

起爲知縣尋致仕

吾邑冠朝陽季任洪武間由太學生擢僉浙憲嘗見數

丱角書生自社學散歸其中一生手拋書包爲戲季任

召至前出對云童子六七人無如尒狡其生對曰太守

二千石莫若公良且請賞季任曰有乃辛言莫若公廉

季任復詰之曰無賞又如何對曰莫若公貪季任加賞

大奇之盖生名呂升後官亦至江西僉憲分按淮邑首

詢楊僉憲之家頗致照拂之意

王文端公天順初致政家居年踰八十子孫賢孝田園

繞郭春夏間諸子集諸佃僕數名人擁秋擊鼓唱歌公

與陳夫人各乘肩輿循觀於阡陌午憩庄所諸子孫更

迭稱觴上壽宴樂終日形諸賦咏鄉邑以爲美談一日

澄江洪溯公倚門生觀徐諭諸子孫曰初東里先生不欲吾同事於内閣調出理部事我時不能無憾然使我在内則天順初元當坐首禍必有遼陽之行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為樂邪以此益知出處自有定分非人力所能為也

吾邑甘陸龍伯廷魁中成化丙戌進士授慈谿知縣涖任歲餘一日謁郡守拜不能興扶出氣絶歸葬十二年以營基弗利啓遷揭棺儼然如生膚髮温瑩衣服鮮翺妻子以手拭開兩目憧睛炯炯因葳于家特一啓視既四五載依然乃復葬焉予與廷魁同學知其善運氣及此異雖未親然里姻楊光瑯其妻弟嘗親目者謂予良然

成化甲辰徐州一婦初孕時肋骨下即生一瘤漸長如核大皮益瑩薄弥月兒從此產異哉有司具聞月給膳米予每過徐詢知子母無恙歎一一往視而未果然奏報之旨予親見之蓋不誣也

吉水灘頭一豪家造樓占踰其孤姪婺嫂地塞僅一間其孤婺吞聲忍氣惟旦夕焚香稽首籲天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夜忽大雷電風雨移其樓空其地以歸孤婺至曉人視之不失尺寸神矣哉此可為欺孤弱寡者之戒

宋有號本心文先生者由上庠登甲第一日来省其叔廬陵宰文可則文山年少以同姓往謁本心試中道狂循論項刻成篇本心奇之因問其譜文山以潞公對本心微笑曰石晋諱敬姓敬者以敬字苟文分為二姓潞公之譜人莫之詳文山持是説以歸質諸革齋先生乃質之仙筆仙云石室其先也革齋遂以石室後人刻為圖書昭其所自出厥後文山早擢廷魁晚起勤王忠節義烈照耀古今石室云乎潞公云乎蓋又開文氏之一初也後之文氏有脩譜者寧不以廬陵之文為大宗乎

巽齋歐陽先生始登朝搢紳士林意以六一先生廬陵人也代出名公必為望族巽齋以欺人欺心為恥力辭非六一之派且曰人當自立豈可冒他人重此巽齋所以為賢而崇翰之為可恥也彼不蓋盤瓠不辱於芜者又可知矣

楊誠齋先生所受誥勅身後有為妄男子得之籍以爭楊氏之祖墳風水當時官司莫能明斷公然移葬此由子孫不能保守誥勅修明譜牒以故人得而冒奪之也為人後者可不勉哉

刑部廣東分司轄錦衣衛其官校率倚勢肆横本司官

多優容之否則掊撫報復故多憚難爲惟何廷秀任其司獨曰法者天下之公有犯至司輙從公坐罪不少貸嘗有百戶逐其舅之子而奪其財産者舅子死其孫訟于官掌衛事都使袁彬囑廷秀右百戶廷秀悉奪財産歸其孫百戶卿之嫉刺事旗校百戶掊撫卒無所得由是官校相戒不敢犯

士君子未嘗不廉但有廉於公而不廉於私廉於少而不廉於多皆勉焉者也惟何廷秀則不然初第進士奉使淮西巢令閻衡以嘗師其先公贈以白金文綺廷秀却之徼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曰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在閩時典市舶内臣死鎮守太監分其餘財遺三司廷秀獨力辭之不獲則受而輸於公帑及陞長沙臬都指揮僉事武成德廷秀嘗爲閩職贖以犀帶銀器數事廷秀哂曰我知君君何不知我成慚而退及致仕日楊宣尉遣使致金銀爲壽并獻文梓可爲棺者廷秀一無所納或言可受廷秀曰戒之在得正當今日此其所以爲廉蓋性然也

成化末士夫顒望何廷秀代杜敬脩爲司寇萬循吉預薦廷秀爲南京刑部尚書恐妨敬脩耳及懷恩起自謫所一日請内閣言

親君即位如何又以何喬新陞去南京予徐對云初以其年深暫且陞去今此有闕又可取劉祐之遷曰纔到南部如何可取予曰取屠滽亦可祐之曰在廣未歸予曰非具題來已復涖南臺矣祐之曰年亦淺祐之欲進一私人而不果遂空其位予乃薦彭韶爲右侍郎明年春冢宰王宗貫首舉廷秀士夫翕然稱快

成化丙申秋逆賊李子龍伏誅後

聖上自説意欲知外事顧近侍太監汪直年小便黠乃命選錦衣官校善刺事者百餘人另置廠于靈濟宮前號西廠以別東廠也縱之出入分命各校廣刺督責大政小事方言俚語悉采以聞時福建都指揮楊華以毆死人命蒙差刑部錦衣官勘提華逃匿京師其姊夫董中書與家董託錦衣百戶韋英營解適英正欲汪刺事而無由即潛報汪謂華東陽少師之曾孫家資鉅萬造惡百端嘗納生人于棺合置諸火今事露乃挾黃白數千兩來京賄求内外將欲招納亡命下海謀不軌汪甚喜昏夜馳至韋家酣飲發官校掩捕華等就韋舍鞠之發廠監禁搜得一單擬送各當道土宜商閣老及三法司堂上與司禮黃陳二太監皆與焉明旦汪入奏出追所挾黃白等與備嘗刑具如所謂琶者錦衣極酷之刑每

上琶遍身骨節俱離寸許汗下如雨數死復放如是者
三妾供寄在其叔武選主事仕偉所遽令數校徑往兵
部捽縛而來拷掠如華又令當駕力士數十人圍守仕
偉等方黎明數校突入室一妾以身捍門妻倉皇攬衣
起及四五妾婢并獲至廠汪畧加訊責仍命押回追搜
橐笈傾罄綁笞歒掠晝夜苦楚責追不已哀號徹天過
者流涕特成化丁酉二月十四日也是日司禮太監到
內閣議他事商因白與嘗爲華通送金帶一腰即峻斥
之不容入門且輅縱貪濫豈忍受前輩先生家物乎語
得轉達有旨安慰然同僚劉叔溫又秉此擠排商亦危
矣越三日華死于廠中汪召御史相驗到遲罰跪數刻
乃釋而司禮諸太監亦畏汪詆毀避嫌莫敢齟齬遂遣
錢太監同英馳馳往閩特勘提官已械華父致仕指揮
泰等北來英途中輒具本遞奏勘提官受賄回互俱坐
謫罷及至華家盡沒貲財人口起京往還所過鳴張虎
咥有司賄贐狼籍送迎旁午又搜得華每歲賄結巡按
御史及在京當道簿籍揚言面奏聞者心驚魄喪及抵
京英以贓敗戍邊簿亦莫達人人通快之泰生死于獄人
口悉發寧家惟二女婦以逃歸外家續獲解至乃發浣
衣局

初汪太監出廠士夫無與往還惟都御史王越世昌日
往候之滋久相得一日司馬項璁途遇汪旣過始覺追
回下輿謝過汪不爲禮尋以事遣校卒直上部堂詞色
頗厲項亦不之禮王素啣誕代項復毀短之汪以是銜
項拾掇之項危甚乃約諸堂上跪汪過惡尹冢宰旻不
從項遂具草詞意剴切令郎中張瑾姚璧持詣諸堂上
僉名而送稿於尹俾收以自別尹即潛報汪跪入
上怒罷廠命汪回理司設監事汪泣奏此非外臣意實黃
賜陳祖生二人所嗾且中黃以他危事遂不容二人見
辭出調南京時御史戴縉以九年考滿久不得陞言
汪所行皆公不宜革罷汪即奉命仍舊刺事縉亦驟進
用汪首發項過廷鞫項詞頗直俱有來歷竟坐贓罷商
閣老見幾求去乃陞少保賜勅給驛而回汪權勢愈熾
錦衣帶俸千戶吳綬營求從汪書辦綬頗知書汪任之
歷陞指揮掌鎮撫司事言聽計從而一時諸大臣皆因
越附汪深自結納秉勢嗾科道詆排異己許各自陳李
都堂賓董司寇方遂皆如請餘未允不決旬薛尚書遠
滕兵侍昭程戶侍萬里楊鴻臚宣劉寺丞瀚復被勅退
廷紳側目而翁世賢補薛欽余子俊補項欽御史馮瓘
補寺丞欽則以首爲鷹犬之故特成化丁酉五月日也

是冬汪發南京太監覃里朋嘗乘馬快舡夾販私塩毆
殺巡檢事自往南京械繫之經過水陸巡河御史主事
以下等官皆踠迎稍不至輒見辱里朋至京辛以黨援
僅充浄軍未踰年後回南京内府寫字黄賜陳祖生俱
復太監黄則代覃褒奉勑守備蓋汪有同家内使李瑾
多不法嘗為褒所撻至是譖褒於汪故奪其權
成化戊戌冬革興寧伯李震爵閑住震初鎮守湖廣累
立邊功以平荊襄進爵與參將吳經有隙經弟綬從汪
太監剌事將甘心於震適南京後府經歷卜馬益寓一
全真道人學黄白術而為淫其妻妾榜赴京首綬即傳
會震嘗隱道人私習讖緯遣人籍遼之途遇汪震許一
介武夫蒙恩僭爵父子富貴已極更欲何為此仇家綬
所為也汪悟然已輕信遽發勢不可以至京下錦衣獄
鞫問竟無左驗僅得不死革爵閑住踰年卜馬益考滿
予署南京吏部事即考不稱奪職其子亦以強盜伏誅
天網恢恢詎不信夫
成化己亥夏六月巡撫南直隸副都御史牟俸坐罪充
軍初俸以僉都巡撫山東適令鎮守遼東副都御史陳
鉞為左布政二人皆強幹苛刻不相能至是太監汪直
巡邊至遼鉞以諂佞見喜乘間言俸過惡汪還遣校尉

緝得俸貪暴事迹贓以萬計俸適以議事到京遂逮俸
姻家侍讀學士汪朝宗俱下獄拷訊追贓俸備受楚酷
行求指揮吳綬諷被逮所屬守令潛各代輸僅半罷追
時劉叔溫張言俸以金壺賄萬循吉為援欲同傾之竟
無左驗萬得免惟朝宗自家起復赴京俸逆至九江聯
艫並行沿途有司以俸故送迎供億加厚及駐上新河
調攝足疾日久所屬頗有交通至是朝宗尚特劉平日
稔厚必與維持殊不知有傾萬意竟調廣東塩課提舉
司俸充鎮遠衛軍時前任江西僉事陳麟陞副使在雲
南亦坐罪罷為民人謂牟陳二人皆嘗同擠許聰之冤
始得報云
成化己亥六月謫兵部左侍郎馬文昇戍重慶衛先是
文昇奉
命整飭遼東邊務時巡撫遼東副都御史陳鉞行事乖方
多被文昇節制更易會太監汪直亦來巡邊鉞懼見罪
乃戎裝遠迓除道飾廚供張鮮備賄託僕從見汪叩頭
狐趍狗媚無所不至惟文昇與汪亢禮奴視其左右以
是鼠輩多譽鉞而詆文昇鉞乘間短毀汪還奏文昇妄
起邊釁謂文直建州諸虜皆以文昇禁不與農器交易
故屢寇邊

朝廷遣林聰司冦同汪往勘汪稍加恭敬聰深自結納勘報一如汪言遂下文昇于錦衣獄文昇言實碁鉄器非農器也竟坐謫戍士論惜之踰七年汪敗文昇乃宥還尋起復用累遷至太宰少師

成化己亥秋遣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征建州衛初
文廟以女直種類歸疑分置建州女直毛憐海西等衛各授指揮等官所以渙其群俾不相統攝以共戴中國外禦北虜誠以夷攻夷上之策也歷歳朝貢間有冦邊不為大患惟嚴飭守備來則逐之耳

成化初守臣以建州寡弱貪功賞請兵征勦至是鎮守副都御史陳鉞又説汪太監立功固寵己亦倖進虛張邊警妄出師汪主於内遂命撫寧侯朱勇掛印總兵鉞提督軍務汪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汪於廣寧汪誣以窺伺馳奏請拘囚之既至給就鴻臚演禮入門伏起三校擒一挌鬬摻攘困乃就縛監禁在衛虜衆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惟餘老弱或殺或虜旋凱獻俘汪将入城諸大臣皆逺迓
上御文華殿以侯論功陞賞汪加祿米三十餘石勇進爵保國公鉞進右都御史未上改司徒郎中王宗彝以督餉陞太僕少卿尋改僉都鎮邊餘進階有差未幾虜以復仇為詞屢侵邊堡擄去男婦碓舂火焚支解以殉屯堡屏迹弗充耕種遼地騷然識者憂焉

蘇州者有一僧能詩頗捷給詭譎嘗途遇郡守守以凉傘為題命賦詩僧立成一絶云衆骨攅來一柄收褐羅銀頂覆諸侯常時撑向馬前去真箇有天沒日頭守聞之頗有愧色此僧蓋善於諷刺也宋安鴻漸途遇詩僧贊寧從童行數人嘲之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群蓋都官鄭谷有愛僧不愛紫衣僧之句故云然

成化己亥秋九月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張海等劾户部尚書楊鼎工部尚書王復南京兵部尚書薛遠吏部侍郎錢溥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致宜加黜罷不允鼎初與劉叔溫極厚後以干託事多不能盡從遂見嗛至是鼎知叔溫等所主與復求致仕皆見留鼎又求去從之賜

敕給驛以歸原籍官司月給俸米三石歲僉皂隸四人特溥以進表詣京聞於途既至

陛見後出吏部尹冢宰同仁詢江南特事溥答以南直隷大熟請以歸諸公北直隷大水皆溥與薛當之同仁哄白謗云女婿牙疼却灸丈母脚跟為之哄然傳聞禁中以資哄其溥不得已亦乞致仕先是遠被劾退至是年春以近侍與吳綬等協力復起叅贊南京守備機務至是聞劾亦馳疏辭有旨褒留歲暮當道者不欲求欽慶知己乃謀於汪從㗋科道重劾復遠與鄒宗伯當罷

朝廷遲回數日不允汪力贊去之乃留劾牘於中傳旨賜歸惟鄒恩與與鼎同明年上元日敕至南都改户部尚書陳俊代遠任遠特與俊等同飲于工部得驛報不覺失色衆亦愕然

成化己亥冬陞監察御史王億為湖廣副使特億見戴縉以頌汪得歷陞副都不耻效尤亦進言汪所行不惟可為今日法且可為萬世傳聞四方無賢愚賤貴皆知唾罵之不數月吏部承汪風

旨故有是命

成化庚子五月内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白石雲山約長四百餘丈距金沙江計二里許一日忽然山烈中分其一半走移于金沙江中與兩岸雲山相倚山上木石依然不動江水壅塞逆流渰沒田苗蕩折民居州府具申上司鎮守太監等官具聞諸朝特雲南屢有邊報此山之兆也

成化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兵部覆奏御史強珍劾奏前鎮守遼東副都御史陳鉞等失機隱匿等事奉

聖旨達賊入境搶殺人畜他每不領兵過截策應却又隱匿不報本當拿問但今累有邊報正當用人姑從輕發落吳瓚崔勝住俸戴罪殺賊韋朗住祿米半年侯謙陳鉞住俸一年其餘着巡按御史各就彼提問欽此又明日六科十三道交章糾劾當謂鎮邊方之重寄而縱寇殃民者不仁之罪莫大過邊患重罪而隱忍欺君者不忠之咎難逃切照遼東鎮守太監韋朗總兵官都督同

知侯謙舊廵撫右副都御史陳鉞俱以庸才叨蒙任使
並膺勑制之隆特受閫外之寄正當隳肝膽竭心力以
為一道之福星以副
九重之倚注可也奈何心不存於體
國志惟在於邊功曩者建州醜虜侵犯疆邊各官平時
無防禦之策臨敵無戰勝之威致勞
王師遠出塞外旋得克捷俘馘而歸然當勝捷之餘正
宜戒嚴之際却乃心驕志滿法弛備踈官軍無撫伏之
嚴墩臺無烽炮之警遂至醜虜窺伺糾衆而來一從靉
陽一從清河長驅四百餘里曾無結草之虞延綏十有
餘日如蹈無人之境殺擄男婦五百餘名口搶掠牛畜
三百餘疋隻房屋盡燒家財罄空此實邊患之重情所
宜朝聞而夕奏也各官意在急於陞賞遂將前情隱覆
直至陞賞事畢然後朦朧奏報靉陽虜殺人畜公然隱
匿清河殺虜人畜揑作奪回恐心害理謂生靈血肉不
足恤罔
上欺
君謂
祖宗法度不足畏似此不仁不忠之事言之痛心聞者切
齒若不嚴加處置則邊臣皆將效尤視失機為等閑以
隱匿為得策邊事廢壞必由於此夫古之人臣雖飲酒
常事猶不敢欺君況邊臣重事乎雖未入仕猶不忍欺
君況身為大臣乎於此見韋朗等之罪真不容誅及照
副總兵都指揮吳瓚右叅將都指揮使崔勝既不領兵
策應又將前情隱匿其怯懦欺罔之罪又有甚焉伏乞
聖明特發
乾斷將韋朗侯謙陳鉞及吳瓚崔勝俱拿送法司明正
其罪以為邊臣誤事欺罔之戒庶幾人心痛快公論允
協本月十七日奉
聖旨恁說的是他每有誤事本當重罪但已發落了罷該
衙門知道欽此鉞叅恐掌院事王越縱珍遇越輙詆越
輙避去不敢與校未幾汪太監公差還鉞出迎至五十
里所訴珍奉越風旨見劾汪怒至三十里所越亦來迓
遂不容見明日請遣一心腹指揮往同王宗彝審勘宗
彝等黨附誣珍所奏數日不同指揮遂以
密旨械珍赴京汪猝入内酷刑逼招受越所使不服下錦
衣獄會多官廷鞫謫戍遼東余司馬子俊并科道各官
皆進本認罪奉
旨罰子俊等俸半年該司并科道諸官俸各三月越亦認
罪有

旨切責之
成化二十年七月下陳鉞錦衣衛獄先是鉞鎮遼東同
汪太監征勦建州虜寇因而侵盜邊庫銀兩計数十萬
私匿俘虜子女多人父子各占一姝既罷職家居其寡
嫂孤姪苦其凌轢潜赴京訴其事東厰刺事太監即白
以
聞遣錦衣官校馳往逮之執其幼子考掠具服所侵庫中
玉蝴蝶諸異器占所俘之姝俱追觧赴京下錦衣衛鎮
撫司鞫問人皆為之危鉞乃洋洋然對於官曰金銀實
有之但當時分送某處幾千某若干子女亦有之但送
某幾人某幾人同時同事某收幾人某收幾人而我所
收皆衆所遺棄者以故大臣曽有所受者聞之皆膽顫
心寒相與極力營觧遂得無事仍放為民
成化甲午秋八月二十六日戊申予計江西鄉試當以
是日揭曉第未審嘉言弟中否因命卜者占之初内封
得離九三白虎發竊意五爻坐青龍若再發則是龍虎
榜動有中之兆至於是爻果發盖外卦得坤明夷卦也
二爻發者皆兄弟海底眼云兄弟雷同難上榜卜者囁
嚅不敢决予曰予意已卜之盖予以兄問弟兄弟發者
弟當動而來况在龍虎爻龍虎榜動也一中何疑予即

批卦揭諸壁以俟九月晦小録至京嘉言果有名矣然
則占書豈可泥哉書曰朕志先定昆命元龜但今之卜
非古法而以後天甲子為斷例然在人之志意固自有
定兆而能審於推測者亦幾何哉
陳憲章番習舉業領鄉薦上春官屢不偶乃卒業成均
從衆撥歷記選而歸諸恠魁乃相與作詩贈行勸其不
必出仕而歸隱終身憲章喜得此名益務詭異高談濶
論後以舉者言徵到京吏部欲如例試而後授官乃託
病潜作十絶頌郷宦梁方太監方言於
上授以檢討致仕軒軒然自以為榮揚雄新謂其既託病
不能謝
恩辭朝乃即日乘篙出城輙張盖開道無復故態此豈知
道義者哉後梁方以其所頌十絶刻梓示人丘仲深遂
采以載諸
憲廟實録中亦可謂遺穢青史矣張汝弼贈憲章一絶云
平生渾未識丹砂赤土時將向客誇怱慢自家丹一寸
辰砂猶自隔天涯盖譏其不得進士乃假道學以欺人
若使得一第亦必進取不已也
成化丙申予佐禮部林一鶚佐刑部一日謝宴賜恩於
午門外鶚伏而不能起予掖起之一鶚遂以病告予同

俞振恭往問安一鷄喘息嘆曰病將三月當往倖矣振恭曰盍告歸宜水土便醫治固可愈也一鷄默不應明日報卒予因嘆曰一鷄不慮病不起且慮倖當往蓋以廉貪之故可惜也

孔子曰行夏之時蓋夏以寅為人正得天道之中故以寅為歲首屬春之孟春夏秋冬四時之序定矣或謂今夜之子時即為明日之初何不以今年之子月即為明年之首乎曰冬不可先於春是固然矣予嘗稽之古人參之曆數蓋一主於太陽之度次也太陽每日隨天運轉周於地之十二方而為十二時地道右旋是以太陽次子方為子時次午方為午時順行十二方而為十二時此所以今夜之子時即為明日之初宜也太陽每歲歷纏天輪之十二星而為十二月天道左旋是以太陽次子躔虛宿之度而立春為正月逆行次亥為二月次戌為三月次巳為四月此所以今年之子月不可以為歲之首也正月建寅太陽次虛太陰次危日月皆在天輪之子位此天道一陽更新皆屬於孟春之月其有以哉

地理之學非一家各主一說而立向放水有以坐山有以來龍有以本向而皆不出於五行之主旺衰絕為吉凶以乾坤艮巽為御階子午卯酉為四惡辰戌丑未尤為不吉時師固知之而不知蠡經置於何處陽宅或置於廳中或置於前楹然廳堂天井廣狹不同蠡經所指字向遠近殊差地理書亦無定說予嘗以天井之中為置蠡經之所大門則置蠡經於門限之中陰宅則置蠡經於本壙大中不主於墓門似為有理時師多是予言而用之吉凶良有驗矣至於宗廟一家顛倒五行往往人指為滅蠻經然用以立向消水吉凶比於諸家多驗而時師莫能究其立法之因予嘗攷之諸書多滞而不通乃類推而折衷之夫甲寅巽本之屬木辰戌本屬土申辛本屬金而皆以屬水何也蓋甲寅甲申壬戌壬辰癸巳乙酉納音皆水巽屬辰辛屬酉故與坎通謂之水也艮本土巳本火而以屬木何也蓋艮屬丑癸丑己巳納音屬木故與震通謂之木也丁本火亥本水而以屬金何也蓋戌亥屬乾庚戌辛亥納音屬金丁納甲於兌故與兌乾通謂之金也壬本水乙本水而以屬火何也蓋丙祿在巳乙巳乙亥納音屬火壬屬亥故與離通謂之火也此皆本於納音納甲以起例故用之吉凶此諸家多有驗固不可以為滅蠻經而不之用也予粗見如此然究其極亦有不通姑錄出以與精於地理者訂焉

宋夏鄭公竦在朝数被御史糾劾疑永特宰風旨作青
雀詩云青雀孤飛毛羽单卑捿豈敢碍鵷鸞明珠自有
千金價莫為他人作弾丸

成化二十三年七月進封
十妃用十冊予撰四道萬劉各撰三道祐之曰尹先生
不許過長只照舊様子曰意盡詞止何敢過長明日萬
劉各出冊草同看萬自覺寂寥憤然謂劉曰你昨日言
不許過長今乃許長子從容出稿言劉先生之冊比舊
本不長直亦如此只是先生過聽劉先生之言遂尓太
短請增数語便好既而繕正進呈劉又曰勿依官次只
混雜寫進及取予四冊置二五中而以被之冊置後蓋
恐
憲廟覺後冊出直手也

今上追尊
皇妣紀太后予撰哀冊
上燕閑特輙喜誦念而中有覩漢家尭母之門增宋室真
皇之慟二語則尤恒誦不置左右奏曰此尹某所作曰
朕固知也

内閣題本用小揭帖楷書斜搨内封外則可漏封以文
淵閣印印方銀鑄玉筋篆大如御史印其本僉官銜則
批出科中抄行其不僉銜止稱臣某臣某則批閣下奉
行

憲廟自尹同仁父子敗露膺懲近侍之蔽凡有進稱臣下
之善者輙斥之曰汝嘗説尹旻好今何如以是無一人
敢言司禮諸太監尤深自退避不復可否凡諸司奏題
本悉送内閣定擬特直初被擢任感激圖報而素性又
疎愚戆尤不知顧忌遇事輙盡言無隱萬劉二公嘗私
戒約無盡言恐忤
旨事不復来予曰不来下問政或愆誤我輩無責若来
問而不以正對則是欺罔有愧於古人有孤於委任矣
蓋
憲廟聖意嘗以人臣具本進諫是欲沽己之名彰君之過
故直遇事輙言不用本未有不允或始違而終從或頃
悟而棐聽一年之中政令允當嗚呼自古君臣相遇為
難相得尤難夫以
憲宗皇帝龍姿日表仁孝誠敬説意圖治使得輔相大臣
背開心布誠猶遵守正治道可興太平可望奈何徇私
忘公者多竟莫遂其大有為之志及至晩年益勵精明
簡在意隆渥焉
上賓君臣相遇相得其難如此天意果何如耶深可慨也

成化丙午十月予進太子少保尚書兼學士萬循吉與
劉吉進少師少傅萬令中書爲寫祝文告家廟予偶見
其稿止列祖曾祖父而不及高祖予悵問之則曰先世
遷徙不常遂忘高祖之名故每祭不及曰先儒酌情制
禮止祭四代予尚以爲簡不足以盡孝子慈孫之情而
先生乃不及高祖其名雖亡而神氣相感固未嘗忘盍
追尊一道號及今日祭以告知傳示子孫不亦宜乎循
吉喜曰承教信乎先生出自文獻之邦善於禮也予思
不逮矣予竊忖此公自一紀之年發解來京四十六載
不一展省溺於當貴功名畧不念及於松楸可謂孝乎
宜其忘高祖而不祭也舊制每早朝閣老與司禮監太
監對立於
寶座東
太宗晚年健忘寶座後常有一二宮嬪從立紀
旨時金文靖公嬿不自安辭立丹陛下仗馬之南
景泰間陳芳洲請復立
陛上託言每遇雨雷不便
朝廷難之事遂寢天順中一日仗馬蹄齧驚逼諸閣老
英廟乃命諸閣老稍南立於諸給事之前大漢將軍之後
給事亦多南立
英廟見之命毋南移惟仍舊班成化間閣老復立北上諸
給事又隨南北若前後班然不復分上下班矣初閣老
以品序前後立成化初劉主静以四品入閣獨立於陳
彭二先生後以與諸給事同班
上因命立陳彭之下萬循吉繼之而立遂爲一班序入閣
身稍長於劉吉萬尤長求吉於中吉不喜每語予稍離
遠未幾
憲廟宣諭內閣陛直宮保廣好與先生每立站盖
特恩也
大學每歲春秋釋奠主祭官例遣閣老及翰林諸學士
若祭酒初任則一遣之景泰以來間遣胡宗伯王冢宰
二公近時止遣閣老矣其分獻十哲則太學典簿廳先
期如例移手本請翰林講讀等官二員至期同主祭偕
往省牲畢燕坐於致齋所及會食彝倫堂後則主祭官
中坐祭酒西南隅坐翰林分獻官兩員分東西坐於監
禮官兩御史之上景泰間編修劉召和王惟臣分獻御
史沈義原傑監禮會坐時方諫未定主祭官簡向約先
生目惟臣惟臣遽過東坐召和下沈原二人遂聯坐於
是後監禮者襲爲故常不少讓矣天順二年春黎太僕
以修撰直以編修當往分獻諸同官相謂曰尹先生素

負剛毅之氣試觀此行克復舊規否直至會生時適二
綉衣皆同年齒長者直不得已先據上復故揖讓之二
綉衣勉強就席分坐直右自是往者亦如舊儀同官皆
喜曰非尹先生疇能此成化丁未秋丁子主獻丘祭酒
謂前歲尹同仁來主獻大雨水平地尺深令尹先生來
大晴天意固有在豈同仁不當此任而戒以雨邪
國朝親王受封永之國者當出閣讀書日永樂以來必擇
翰林官二員輪日講讀迨之國日遂改陞長史以從故
預者多不悅宣德中周文襄公忱自刑部主事陞越府
長史欝欝不樂未幾越國絶遂陞侍郎巡撫南畿正統
中推郕府講讀官東里公欲舉侍郎儀銘恐銘見憾乃
以故人侍講楊翥同舉後郕王嗣位銘等皆從龍起官
宮保尚書人之升沉固自有定豈人所能為哉天順初
得秀等王當閣
英廟諭李文達公慎選講讀官文達以親王四位用官八
員盤幾去半矣乃覆對翰林官少請於新進士内選人
物俊偉語音正當學問優長者授以檢討之職分任講
讀時得雷霖劉誠等充選遂為定例此文達變通有方
處置得宜後來官翰林者固宜知所自也弘治初進士
十人被選為親王講讀官相率請吏部請照例九年考
滿別陞時冢宰耿好問斥之曰你每都要做大官衆對
曰大官亦是進士做好問詈曰小畜生輕薄衆亦以老
畜生後之譁然相訐好問怒奏為首者革職餘皆降
調外任好問聲望益損未幾捐館蓋亦暴怒自取耳視
文達之變通其有愧矣哉厥後降調者以次取用
成化中太監張敏死其姪太常寺丞苗傾敏家貲進奉
託左右求陞侍郎
上問苗何出身由承差乃諭之曰侍郎六部執政官豈可
與承差出身之人其授南京三品官左右以官制進乃
與南京通政使蓋尚不知通政亦執政官但南京閑佚
耳當時有以正對亦必別授矣
仁廟在東宮時嘗觀二内侍象奕因命曾子棨先生應制
詩云兩軍對敵立雙營坐運神機決死生千里封疆馳
鐵馬一川波浪動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漢將旌旗逼
楚城興盡計窮征戰罷松陰花影滿殘枰
仁宗和云二國爭強各用兵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曲路
當先道將守深營戒遠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隔河飛砲
下重城等閑識得軍情事一着功成見太平詞意宏偉
尤勝前詩君臣之器量見矣
景泰甲戌廷試第一甲孫賢面黑徐溥面白徐轄面黃

時謂鉄状元銀榜眼金探花
今制東宮官名多襲古如庶子洗馬是也景泰間劉主
静陞洗馬兵部侍郎王偉戲曰先生一日洗幾馬主静
應聲荅曰大司馬洗得乾淨少司馬尚洗得不乾淨衆
聞之嘅然後主静與李克述同陞庶子劉宣化戲謂主
静曰衆人皆是假庶子先生真庶子蓋主静庶出聞之
默默無以荅予嘗致書司寇何公詢及名臣言行公復
書以張冢宰及許觀死事見示但謂許爲尚寶司卿與
予所考池州府志稱侍中不合而黎擴之書以許之妻
女亦投秦淮清特同一汨羅之木耳蓋不足辨至謂尚
寶卿豈許嘗歷官尚寶而人呼之熟耶許自洪武二十
四年發魁至是十年豈止官尚寶而侍中正其特增次
尚書之員當以侍中爲是惜柯之傳不載于志豈柯欲
爲之傳而未果抑已爲之而柯之子孫以忌諱匿而不
出邪但擴書中謂其友柯暹非是蓋柯與許不同時誤
矣

寒齋瑣綴錄卷之八　　　國朝典故六十九

今上初嗣位縣丞徐頊上疏請理
皇妣薨逝之由以復不共戴天之讎疏下内閣擬旨萬劉
皆不欲行只言請
上自處内臣將本去予謂非不准行只請
上示寛嚴輕重之意庶好擬旨批示諭三日詢知本在
御前予語二公曰此本不出徐必再言或有他人言必來
問所以不行將何以對今須請出擬行於是内臣持本
來擬予擬法司看了來説劉曰法司便要拿人且着禮
部予曰禮部吉凶禮文煩擾不暇萬即依劉擬禮部覆
本請拘萬家親戚内眷曾經出入宫闈者究問萬家寔
與佑之通好懼甚私謂予曰我與萬家多不往來予安
慰之曰此事只宜寛處若興大獄株連蔓引豈
先帝之意哉劉喜曰盛德之言也少頃覃太監等將禮部
覆本來議擬旨萬曰如何劉曰
先帝存日畢搖頭不然久之目予曰尹先生如何説予曰
徐應之曰宫闈往事朕承
皇太后洎母后宣諭明白恁每説的都是外面浮議難憑
訪究姑從輕處云云覃曰好好指予曰還是你能予即
他顧佯不聞劉則面發赤而忿心愈切成化間四方白

丁錢虜商販技藝華𠁊之流以及士夫之子弟率䝉𢑋
近𠖥内臣進獻珎玩輙得賜太常少卿通政寺丞署郎
中書司務序班等𠁊不由内閣吏部謂之傳奉官至於
三閣老之子若孫甫髫齔已授中書冠帶牙牌支俸給
隸但不署事朝參而出於梁方之門者多一日
内宴鍾鼓司承應扮老人部粮責觧户米濕觧户答曰
非我之罪此舡縫之病老人曰便湏塞了船縫免得耗濕
朝廷粮米荅曰若要塞船縫湏是無粮方好
天顏為之少霽晚年悔悟及予入閣因事諷詠遂皆革罷
成化間太監汪直用事朝紳諂附無所不至其廵邊也
所在都御史皆鎧甲戎裝將迎至二三百里望塵跪伏
候馬過乃與及駐館則易小帽曳襒趨走唯喏叩頭半
跪一如僕隸揖拜之禮一切不行以是皆見喜遂得進
陞工部兵部户部侍郎時有謗云都憲叩頭如搗蒜侍
郎扯腿似燒葱奔競之甚良可嘆也
觧學士先生嘗弔友人喪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德俱全
七去咸備嗚呼哀哉大吉大利聞者絶倒盖其妻悍也
予嘗覩之崔冢宰之妻李尤悍崔慄慄畏順至怒輙跪
起拜謝以冀免蓋恐傳笑於外而益養成其悪崔後至
冢宰李病將死尤聽候省視不敢違及卒後妾得專房
遂生二子不至絶祀豈非大吉大利之可哂耶
南京諸大臣舊以
車駕在北京皆照品秩用凉傘成化間守備太監覃褒以
已無凉傘之制遂謂兩京一體北京大臣不用傘而南
都豈宜擅用諸傘唯獨禮部侍郎章大經與之辨論至取
大明禮制送請去覽褒有愠色明日遂進本請禁止諸公
謂章激成之乃於暑月各製長柄大扇遮日予改吏侍
至日見滿街翩翩揺動甚不雅觀予謂此非制度且有
扇揺扇動扇惑不祥之兆不宜用命工製緑油絹傘而
加一短簷用之餘月諸公皆效之以傘易扇
世謂鬻爵由漢鼂錯之作俑盖錯建言令天下入粟得
以拜爵六百石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
長不過予之虛爵以免罪耳固非予之以官任之以事
也若文帝時張釋之以貲為郎武帝令吏入粟補官郎
至六百石此則任之以官職矣厥後靈帝鴻都榜賣公
卿及州郡官如段熲張温崔烈雖有功勳名譽亦以貨
賂得之則又非鼂錯鬻爵之初意矣然作俑之罪錯安
能免哉
史稱漢相丙魏有聲丙無間然矣而魏相初奏封事白
去副封皆借徑於許伯於是許后被霍氏之謀得聞於

上卽詔給事中給事中近習之官非士夫所任相不恥
為之頗廣標沮乎思監護太子家而相謂非臣所及乃
不自言王吉言許史貴寵謝病歸而相不能留蓋德許
氏汲引之恩耳至若唐相以裴晉公度比郭汾陽謂身
繫天下安危固也然自東都復起為相一二日間三易主上
皆不預聞而卒不能討賊何係於安危哉夫由后戚取相位
而起漢家后戚之禍魏不能無罪俛首於群閹之間而
不能討弒君之賊裴不能無罪然一則與丙吉同稱一
則與子儀比美史皆不甚少之豈非君子成人之美善善長也
予觀問刑例條蓋弘治中尚書白昂等所定擬
朝廷初亦慎重詔諭詳審至于再三然諸大臣刑名欠精
不無窒礙如殺一牛罪至罰十行之數月邊將　奏稱軍
需缺乏蓋牛禁過重人莫敢殺皮骨筋角無處可買
朝廷悔而難改乃諭東廠官校莫加刺訪又立後一條許
寡婦立其所愛之人不思世之嫠婦貞節者少若許立
所愛之人則其所愛莫愛於奸夫以例立之誰復能禁
此誨淫長奸之大不可也以此蓋見
祖宗之法不可少更更則弊若又以法文而弛驟如嚴促
號為振弛懲玩然淫刑酷罰頭會箕斂中外臣工因而
科派侵欺入己上下交征民窮財盡起而為盜以致禍

亂流毒天下此青苗之法所以卒亡宋也變亂舊制之
律其意深矣哉
弘治乙卯吏部缺尚書衆推兵部尚書馬文昇都御史
屠滽及一二侍郎堪補文昇自以部次年勞當得之不
意竟歸於滽文昇意不平賦一近體云朝退凭欄一黠
然獨將心事訴蒼天清朝有意推公道白髮無心着錦
韉天上浮雲偏掩靄地中陰氣已疑堅云云滽既得吏
部當班於文昇之上固辭居下及當
廷試讀卷又恐居文昇之前卽先移病以侍郎吳原傅代
時謂正統中王抑菴以禮部侍郎陞冢宰卽立胡宗伯
之上未聞讓舊長官今滽自度不可居上只合辭職不
當讓班何違制紊序若是哉
弘治中太監李廣以左道見
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戊午歲建毓秀亭於萬
歲山上旣成後適一小公主患痘瘡衆醫莫效廣飲以
符水遂殤宮中方歸咎於廣未幾清寧宮災有謂亭之
建年月不利犯坐殺何太歲故有此災
太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
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訃聞
上意所其藏必有奇方秘書卽命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封

其外宅搜得一帙納賄簿籍首進之簿中所載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

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㧞許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因悟廣贓濫如此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與名者惶懼危甚各自星夜赴戚畹求救不期而會者凡十三人月下見蓊影重重而一人獨乘文轎事雖得寢不究而納賄者之名一一盛傳於朝野覥顏惟甚久而亦安然無復羞愧矣賴

上英明終漸去之

予先世遺像皆歷年久楮繒墨色漫漶疵裂不可把玩乃命繪史王琚因舊摹新共爲一軸而各贊四言六句於其中庶歲時忌日懸揭簡便久而不至於散失故也昔有儒先君子有云影像一髮不似則爲他人矣意若可有可無此必爲當時子孫曾識祖父母者言而非爲後世子孫言也蓋後世子孫未嘗親覩平生之手儀安知其似與否若賢子孫於一覩之頃豈無僾然若有見乎其位而或感慕奮勵思所以修身飭行庶無忝於所生者哉是又不可泥先儒之一言而遂視之若故紙也

唐世祖嘗塑老君像居祖廟之中此甚無謂彼老君至人以天地萬物爲芻狗豈以唐爲輕重哉况唐有天下以萬乘之尊奠之與京何必借重於老君其事可鄙而嘗世莫有非議之者何怪乎今之崛起微賤不肖襲於富貴之族哉惟我

太祖高皇帝始與諸儒臣議修玉牒欲祖朱文公一日見徽州有姓朱者爲典史問其果文公後乎其人對曰非也於是

宸衷頓悟彼一典史尚不祖朱子而我國家又可祖乎竟却衆議此

高皇帝之識量神聖遠軼前古豈唐主所可企哉

吉水劉充化雖瞽而能吟嘗賦吉郡十閣老九尚書十狀元詩皆

皇明之盛際但不依次序或名或字號蓋取協韻故耳嘗過予口占因錄之

皇明內閣秉衡鈞吉郡堂堂己十人東里㪍㪍來名尹直
南皐[illegible]先進是陳循定之安簡胡光大純道彭華解縉
紳千載貞元嘉會合
天教諸老佐昌辰

右十閣老

開國分曹設六卿吏工戶禮及兵刑周忱王直連王槩
蕭𢘿蕭禎并廣衡吏有二劉（宣狀）聰八座歷遷三部是維

禎滿朝金紫皆特傑盡是廬陵九邑人

右九尚書

天開文運盛廬陵累占鼇頭已十人胡廣特中蕉子啓彭時劉儼與羅倫後来彭教同曾彦前有陳循并鶴齡何事三元争些子斯文顒望在明春

右十狀元

生客偶談近有士人好食犬肉主人知其意命賦一犬詩以盖字為韻士人立就口占云幾年辛苦伴虀盐長夜巡行護短簷恋恋見人渾識舊依依向主肯趨炎卧從芳草苔痕破立傍梅花片雪粘曾向山中擒狡兎拔毫製筆與君拈主人喜遂殺犬食之

吾邑曾廸當大比之秋夢抱一小兒忽見此兒右邊又生一耳少頃見此兒無兩手以為不祥語其兄追追日又添一耳耳邊添又是取字小兒無兩手是了字考官必取了爾中之兆也已而果然追之聰明於是盖信

僧會郭師孔少嘗與芳洲同硯席及芳洲自翰林歸以鐵鵝賀禮而誤書鐵為線芳洲既示之僧會謝以一絶云泉絲不與散金同錯認鐵鵝用線縫不是獻芹將鄙意肯教一字化愚蒙

古今三鳳唐薛元敬與從弟收族兄德音齊名世號三鳳今吾邑徐川與弟貢威先後中舉特號徐氏三鳳羅欽順與弟欽德欽忠先後二科登進士特號羅氏三鳳然徐羅皆同胞兄弟視薛之族從不啻過之而徐氏惟貢登第羅則欽順探花欽德欽忠皆二甲進士而又在具慶下則尤古今所未有也

永樂甲辰吾邑大塔頽是年文貞公入閣成化乙巳小塔頽則予入閣夫塔本一邑之鎮頽固非吉兆然諺云歡喜塔倒且邑是牌形二塔盖牌之椿杙塔頽則牌行故有入閣之驗雖然物之成毁有数士之出處有特豈必相關涉姑志之以俟後之智者訂焉

成化丁酉予鄉雲亭江一巨魚見明年曾彦捉走魁丙午歲後一巨魚見是秋鄉闈無有荐者惟予入閣壬子歲後有巨魚見是秋羅欽順發解明年及第魚之巨約四五十斤潜泳特者鬣俱出水面而多止於予里之城潭

正統中有一侍郎與一都御史同飲適有犬繞卓行左右叱之侍郎云休叱他在這里巡按都御史答云你看他狗也是狼近時都憲侶鍾與通政強珍在南都同飲強自執壷勸侶酒曰要你飲四鍾荅曰你要莫强斟盖前二公以職事相戲此二公以名相戲互嘲捷發亦可奇矣

成化間司徒陜西楊鼎一日與司冦福建林聰會坐間

林戲揚曰胡晃七歲能騎馬蓋揚有騶子故云須史揚荅曰瀨子三年不似人此又以其刑地而戲謔也

里厚谷易裕穎與予居潛及婦相繼逝遺妻鄭氏寡獨無所歸所有寸田尺宅皆為姪居松所盜賣鄭氏至老以凍餒死弘治癸丑夏四月二十四日晚居松之妻蕭氏為鬼迷誘入嶺後塘中家人便索不能得次早蕭氏兩手堅扯塘涯樹根以自固得不溺遂扶昇以歸少頃乃魅道二鬼自言我即居潛夫婦也為爾夫婦蕩我業致我母死於凍餒今必置汝於死相持至天明始去嗟夫人死則魂升魄降無形無声無所知也孰意居潛之陰靈不泯如此哉故具錄之不惟著鬼神之迹抑亦為不肖子弟蕩覆先業不故諸母之養者戒

予休致家居時節喜慶或接賓客訪親友則具冠帶盛服為禮其餘燕居則冠小帽或東坡學士巾而多服曳撒或有請服深衣幅巾者予應之曰昔嘗叨侍

憲宗皇帝覲辭於後苑伏覩所御青花紵絲窄簷大帽大紅織金龍紗曳撒寶裝鈎條又侍

孝宗皇帝講讀於青宮早則翼善冠衮綉員領食後則服曳撒玉鈎條而予蒙賜衣內亦有曳撒一件此

時王之制所宜遵也宋司馬溫公好服深衣幅巾一日問邵康節先生曰何不服此康節對曰某為今世之人當服今人之服溫公嘆服杜祁公因門人請服此服則荅曰某一生叨服仕者之服豈敢復竊高士之名門人為之歎羨予今服曳撒不惟遵

時王之制亦且得康節祁公之意非簡褻也

予觀黃山谷先生貶死宜州未嘗不嗟悼感嘆以謂當時小人深文巧詆君子之不幸甚矣然反思蓋之亦山谷好戲侮傲忽人之所致何也谷山嘗與趙挺之同修書每日庖丁請食品挺輒曰来日吃蒸餅山谷竊咲之明日會食擬合四字湊成一字為令挺之首云禾女委鬼魏次當山谷應声曰来力正整與来日吃蒸餅同声衆聞之閧堂大咲挺之赧然厥後挺之當國山谷以貶過荊州為太守寫承天寺碑刻適二漕使至太守具饍請二使往觀寫碑山谷低頭書丹不一顧二使寫畢二使請願附名於碑尾山谷不荅翩然而起二使慚甚遂攀碑封還呈挺之中以幸災謗國貶死宜州觀此二事山谷不自覺而不知佐人實難忍豈非以戲侮傲忽之所哉致是知士君子當以戲傲為戒

成化乙未孟秋時享禮竣大雨雷擊神武衛廳柱門窗有迹殊未折損少詹事徐溥用目言去歲春夏家居時

其邑宜興西溪中有三人駕一舟遭雷擊其一捆縛於船倉其一頭入甕中其一横閣於篙杪篙則特竪舟頭上旁舟人見之皆不敢近船自流六七里許縛者解甕中者出篙杪者墮始皆甦縛者云其初彷彿聞擊者言汝改過否諭德謝大韶又言天順戊寅四月中其鄰邑建昌熊家被雷中堂屋瓦皆如萬馬踏碎全揭大門四楹置於厨屋上盤屈一秤置斗中又一秤鈎於梁上尾垂擊斗時大韶親造其家及見大門尚豎立厨屋上惟斗秤則以醮謝後解去熊氏至今不替二事皆異然二公之言可信蓋舟人市利不足道而熊氏之秤斗亦必損人利己故陰譴宜矣予内兄桃源蕭延素持其曾祖石泉公洪武間所授硬黄摹印符命一道并繳符謄黄誥命一道示予屬志一言予謹用謄録符誥二詞於上而志其下以歸之其符命頂中有一符字蓋以丹符出驗四方之實兹特録出符誥如左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聞昔君天下者設官分職以成治功雖秩有大小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無乃賞罰爲尊符爲信情意交孚所以誠之至也朕倣古制授尒以官給尒以符往盡乃心恪勤乃事給由來覲朕將合焉以考爾績其欽之哉

字字一千二百五廿號

蕭安石授廣東塩課提舉司廣州塩倉大使

洪武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皇帝制曰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列布華夷豈期擢用之時並效忠貞任用既久俱係奸貪朕乃明以憲章而刑責有不可恕以至内外官僚守職惟艱善能終是者寡身家誅戮者多今爾蕭安石於洪武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給爾以符改任廣東塩課提舉司廣州塩倉大使以至身沒於官有司繳符到合爾能律身以廉恪殫乃事於乎朕揣其職雖微而能始終保全亦何幸焉今特轉符給爾子孫以光先世宜令准此

洪武二十四年十月　日

令制每旦常朝御奉天門其御座謂之金臺既升座錦衣力士張五繖蓋四團扇聯翩自東西陛升立座後左右而内使一執蓋升立座上一執武備雜二扇立座後正中蓋武備出兵仗局所供一柄三叉圓以鐵線裹以黄羅袱如扇狀用則以線圈自落三叉出焉所以防不虞也天順間命力士執繖扇夾立於金水橋南止留座上之繖及夾武備二扇耳而

座上之𢧐遇風勁時則去之

尹昌隆先生在建文中以直諫謫侯官縣令

太宗入正大統之初被諸提至京

廷詰得釋復官累陞中允主事訖被漢庶人呂震之誣

以死蓋亦骯髒捐勁之人故解公對

仁廟之問有昌隆君子而量不弘之語令彭都憲禮著郡

志評責斥過重予以簡請斟酌不知如何

士夫之姓名動靜於

朝廷之休戚未必有関涉然往往有偶然之符如彭文憲

公

正統十三年及第當上表謝

恩之旦以起早隱几睡重不寤竟不及上殿時謂元首失

了明年遂有駕留虜庭之变不爽失　元　首之讖乎

景泰辛未狀元柯潛人謂柯與哥同音未幾

英廟還自北虜退居南宮不亦哥潛之讖乎弘治十八年

狀元顧鼎臣予聞之心怵然竊謂臣與成字同音鼎成

龍駕名犯嫌忌時司訓梁弘周聞予言諭

遺詔到弘周曰先生之言信矣豈非鼎成龍駕之讖乎

因憶天順癸未會試監試御史焦顯時予丁内艱起復

途間竊謂宋有不因南省火安得狀元焦之語今焦監

試能無忌乎未幾春闈果被火市謠曰御史原姓焦科

場被火燒是皆偶然符合亦似有定數未可槩謂附會

之說也

李俏敬夫南樂學訓寄之仲子也喪母既垄遂結茅墓

次朝夕居其中食疏飲水泣血孺慕三年乃復常予嘗

往慰勞之且嘉嘆曰古云是父是子非此母不生此子

今以俏見之嗚呼信可為士大夫家子弟勸矣故詩以

美之腸斷無人復倚門結茅墓下哭聲喧秖懷母氏劬

勞德豈覩

君王表異恩宰樹號風悲永夜慈烏反哺伴黄昏從知錫

類天心格繩蟄行看子義孫

予嘗訪節義之臣於士夫間吾吉郡判台州吳世溥為

予言王原采死節事而未詳因託求其墓志踰數年始

得之賴庠教諭姜瑞以来又聞原采以初任武昌時見

楊文貞公一二應酧詞章於民家輙稱之曰王佐才也

後入官翰林遂以公薦故公德之久而不忘乃寄題其

墓而致祭焉墓在廣德州城之西五里許成化丙申穎

州守周英封殖表識之蓋秉彝好德之心人所同也

瑣綴録者先

文和公取其平日所見聞而録之者也正徳巳巳達以

國子薄歸丁先夫人艱公問以示曰此稿勿視為無益

之空談他日好為傳之辛未冬不幸至於大故遂陳情

乞

恩蒙

賜塋祭謚服闋改推漢陽都憲吳公憲臣以公務至見達

進而求是書覧竟命吏録之中加批證未幾改判嘉興

督運至京妻弟内翰王宜學過寓見而索去月餘復曰

翰林後進慕斯録者唯多盍亟板行思當序諸末達心

寔惓惓惜其捐館不獲畀言以蔽予之不孝兹幸歸田

爰命姪朝英繕寫壽梓因識矢所以奔走不暇者以自

訟其泄泄云

嘉靖七年歳次戊子孟秋之吉

不肖達頓首拜書于逢原之保和堂

謇齋瑣綴録八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尹直撰直有明臣交泰録已著録是書所載多明代掌故於内閣尤詳於同時仕宦黜陟恩怨報復之由亦頗縷悉而好惡之詞或所不免其醜詆吳與弼不遺餘力案明史儒林傳載與弼至京師李賢推之上坐以賓師禮事之編修尹直至令坐於側直大慍出即謗與弼及與弼歸知府張瓚謁見不得大恚募人代其弟投牒訟與弼立遣吏攝之大加侮慢始遣還編修張元禎不知其始末遺書誚讓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語直復筆其事於瑣綴録又言與弼跋石亨族譜自稱門下士士大夫用此訾與弼又載顧允成之言以爲好事者爲之然與弼求名太急實有矜心作意刻畫聖人之處觀其日録約略可見直之所記當亦有所激而然歟其論續通鑑綱目一條謂宋太宗燭影斧聲之事由陳桱誤增李燾之文李燾又誤改文瑩之語則考證頗詳云

雙槐歲抄十卷

〔明〕黄瑜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八年陸延枝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雙槐歲抄十卷》提要

雙槐歲抄叙

宋左禹錫裒諸家雜説爲百川學海元陶九成纂經史百氏爲説郛類書紀載庶其備矣今予觀於黄公雙槐歲抄甚有所得而嘆古人多遺論也夫長樂黄公南海人也藴道立德博學宏詞抱志負才思售庸於時以大厥施起鄉薦養太學顧乃弗録南宮僅典一邑以老平生掾觚著述凡所聞見朝披夕撰日積月累始

景帝嗣位七載逮

孝皇御極八禩歲抄乃成

聖神功德書焉人文典禮書焉天
地祥眚書焉經史異同書焉懿
行美政書焉異端奇術書焉考
諸旣往驗諸將来大有關繫殊
非裂道徳乖倫彝拂經背正費
歳月於鉛槧者比也故今考之
為巻十為目二百二十約可談

博小可括大簡可勝緐無蹈襲
無補綴無標竊可信可法可觀
可興可以訓誡勸懲罔不具焉
許者以為應仲遠之風俗通蔡
中郎之勸學篇不是過也乃若
博古物如張華㪅奇字如楊雄
索異事如賛皇公知天窮數如

淳風一行可無其長亦何必訂
古語為鈴契寃謗談為稗官搜
神恠為鬼董𢣕資譴浪調笑為
軒渠子以稱雄於枝苑談圃為
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
之多見而識之此萬世作者法
程也茲長樂公殫智竭勞畢四

十年遵孔氏之遺教輯僃者之
完書示今傳後不亦賢於人遠
矣哉我
朝宣正以至弘德館閣臺省宗工
學士各紀聞見著為録記談説
自成一家邇年尚述大夫萃而
傳之名曰今獻彚言博物洽聞

殆與黃公斯抄互相羽翼左陶二子惡足專美前世哉小子無似幸不棄於泰泉詹學鉅篇示執受迪多矣敢拾俚語置諸末簡詢芻蕘之一得釆葑菲而不違竊屬望於博雅君子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秋八月望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資治尹刑部右侍郎致仕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勅總督漕運巡撫山東南畿大庾

劉節書

雙槐歲抄序

夫著道莫最乎纂述厥用維五而疵亦稱是焉蓋叙古者用乎擇者也贊今者用乎確者也品才者用乎公者也考業者用乎會者也諦文者用乎理者也是故美具於擇惡濫以蔽美也鑒

永於確惡誣以廢鑒也賢重於公惡闇以妨賢也功即於會惡紊以隱功也作貫於理惡謬以類作也斯纂述之恒局云予觀長樂令黃公雙槐歲抄未嘗不心注其思而深慨其遇矣夫是之為書言乎其古也蒐羅群籍

維典乃憲辟則武庫洞開而神物焜燿粹其擇矣言乎其今也明良之際開物成務攤日月而躡雲漢昭其確矣言乎其才也釆瑩弁瑕而眚靡德棆廓其公矣言乎其業也因事以表伐而審勢以裁變標其會矣言乎其文

也穠辭謠讖据摭罔漏然卒覘之於雅節綜其理矣居諸中秘鑒戒其倫乎推諸州里道化其興乎施諸四方文儒學士不有矜快於先覩者乎昔應劭沿風俗而通義成世南工賦詠而書抄畐温公志獻納而稽古詳東

萊蒐演撰而事記顯馳藝苑者籍餘沃焉玩是書之華固足以比隆於諸子要之精蘊宜未可以紀載窺也雖然予故有深慨焉公惟篤古之行超萃其才內弼亮而外宣風蓋優舉焉乃踬格於五事驟淹於百里四十年

恚濟之懷附之鉛槧以老所謂德澤不加于時欲垂空言以詔後世者無亦異代而同遭歟抑慶澤之源猶有俟也於語有之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粤洲封君相世弗耀而風操特重宮端先生蔚然懸深源之望於天下

雙槐名亭始有侯耶王氏徵之
矣書十卷凡二百二十篇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右侍
郎致仕前巡撫雲南湖廣地方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後學南海
黃衷書

雙槐歲抄序

儒者之學通古今達事變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已矣予質性踈魯雖頗嗜學然於道望洋殊未有得乃日事操觚每遇所見所聞曁所傳聞大而縹緗之所紀小而蒭蕘之所談輒即抄録歲自景泰丙子以迄于今四十年于茲而編成焉凡

聖神功德必書崇大本也人文典禮必書急大務也天地祥眚必書期大化也經史異同必書決大疑也懿行美政必書昭大節也異端竒術必書正大經也言令必稽諸古言天必徵諸人言變必揆諸常言事必歸諸理此予著述之志也自顧學識譾陋擇焉而不精詞藻犓弱語焉而不詳蒐括

跡漏猶登山望遠而近不知毛舉細瑣猶入室觀近而遠不察徒爲飾轃覆瓿之贅物焉爾何足以塵藝圃而厚牙籤也哉昔者成式雜俎志怪過於齊諧宗儀輟耕紀事奢於白帖然而君子弗之取何則多聞不能以闕疑多識不足以畜德故也今予此書得諸朝野與言必證以陳編確論採諸郡乘文集必質以廣座端人如其新且異也可疑者闕之可厭者削之雖鬱于性命之理若不足爲畜德之助而語及古今事變或於道庶幾弗畔云雙槐亭名在廣郡會城予解組後栖息處也時

大明弘治乙卯仲春穀旦七十迂叟

前琴堂儆吏香山黄瑜廷美甫謹書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九卷

第十卷

一月千江　　　子陵大白

丘文莊言行　　保舉神童

脩省直言

先大父長樂府君藴道立德思奮庸于時領薦後
即挈家游宦十有五年於外乃返督城以老故見
聞甚富然必參伍研覈歲增月潤始成是編惟館
閣一二事猶闕疑焉比佐竊禄留院堂之東一鉅
櫃扃鐍案牘雖吴元年楮墨完整如新因攟而補
之洪武中科第及永樂初吉士姓名是也憶孩提
時府君抱哺日置諸膝先考過庭時時問及名理

神化披閱語類諸書且誦且談既瑩所疑則笑曰
程朱語我矣又奚疑焉其篤信如此聞邸報時事
輒嘆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雖帝世不能無也然
明良率作脩其本以勝之今也機軸轉移竟何如
哉竟何如哉江湖之憂形諸抄中者深矣及佐七
八齡教以數與方名偶弄筆作河洛點畫見之喜
溢眉宇遂遣就外傳今忝閣定編音容如在感念
罔極爲之愀然因書目録後以示子孫尚寶藏之
嘉靖癸丑秋八月既望奉直大夫春坊右諭德兼
翰林院脩撰嗣孫佐頓首百拜謹書

雙槐歲鈔卷第一

聖瑞火德

太祖高皇帝功德福祚超越邃古貞應之符有開必
先自堯舜以來未有若是之盛也初
皇考仁祖淳皇帝居濠州之鍾離東鄉
皇妣淳皇后陳氏嘗夢黃冠饋藥一丸燁燁有光吞
之既覺口尚異香遂娠焉及誕有紅光燭天照映
千里觀者異之駭聲如雷天曆元年戊辰九月十
有八日丁丑日昳時也河上取水澡浴忽有紅羅
浮來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幛鄰有二郎神廟

其夜火光照耀及天明廟徙東北百餘步自是室
中常有神光每嚮晦將臥忽煜爚若焚家人慮失
火亟起視之惟堂前供神之燈耳帝王之生必有
聖瑞章章如此及討元狄旗幟戰帽襖裙皆用紅
色蓋以火德王色尚赤故也既塟
仁祖
淳后之明年爲至正乙酉淮楚間童謡曰富漢莫起
樓窮漢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吴家國至即
吳王位元年丁未即羊兒年也明年戊申建元洪武
六月壬寅彰德路天寧寺塔忽變紅色自頂至踵

表裏透徹如煅鐵初出于爐上有光焰迸發自二更至五更乃止癸卯甲辰亦如之先是河北有童謠云塔兒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兒紅朱衣人作主人公其應如此未幾元主北遁而天下一統矣

又

仁祖先家泗州盱眙有第一山元人文若題詩其上曰汴水東流過舊京恢圖妙筭入

皇明暫携諸將停歸騎來看中原第一城詩作於元而

皇明之句又與

國號相符然則

聖皇之興所以開億萬年無疆之休者夫豈偶然之故哉

講經興感

丞相忠勤伯汪朝宗廣洋乙未歲以儒宿被

召爲令史案除照磨正軍都諫司都諫事

太祖於草昧之初諫行言聽及有天下召入中書封伯爵壽與胡惟庸並承爰立之命其所著詩集名鳳池吟藁有奉

旨講賓之初筵詩叙曰臣梁貞用古詩三百十一篇輯成巨帙進供

睿覽元之秦先生艮卿周先生侍坐

上躬親檢閱以賓之初筵一詩

命臣廣洋直言講解顧念學問迂疎曷足發揚古作者之微旨據經引註敬爲演繹

上亦爲之興感乃曰衛武公一諸侯也九十衰耄尚能令人作詩自儆復令人朝夕諷詠期于不忘矧今以可爲之年當有爲之日何不激昂黽勉耶仍

命臣廣洋繕寫數十本頒賜文武大臣俾揭于高堂欲常接乎目應乎心以古賢侯爲自期視武公初意尤昭著而浹洽矣觀其所叙蓋在爲都諫時也

聖祖當興王之時崇尚經學非徒悅之於心即欲見之於行而又

上下交相儆勵如此眞可爲萬世勸講之法也梁貞者浙江耆儒後官至太子賓客國子祭酒泰元之名從龍元御史寓鎮江周艮卿不知何許人相傳初渡江時聘秦周丘三老待以客禮有謀則召之惜丘逸其名

御製逸詩

太祖高皇帝在軍中喜閱經史操筆成文雄渾如元

化自然嘗謂侍臣曰我起草野未嘗師授然讀書
成文渙然理順豈非天生邪見於
御製文集者可槩見已今得逸詩二首
賜都督楊文云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
刀馬鳴甲冑乾坤肅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
終有種穴中螻蟻更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
春深慶百勞
賜善世法師文彬鳳陽行云老禪此去正秋時臨
淮水碧見蒼眉月明淮海鏡清影廣寒處處影常
隨水簾洞口溪雲白知是山人愛游客淮海月高

天氣凉西風凋葉槭長陌清霜將降鴈鳴天淮之
南北盡平川荊山神禹鑿役使多幽玄禪心若欲
與對越切莫將心戀　丹闕野人本與紅塵隔且
去溪邊弄明月聲律醇正音響清越眞所謂昭回
之光下飾萬物雖工於唐者蔑不逮也

醉學士詩歌

洪武八年秋八月甲午
上覽川流之不息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
爲之賦成　召禁林羣臣覩之且曰卿等亦各撰
賦以進宋濂率同列研精覃思鋪敘成章詣
東黃閣次第投獻
上皆親覽焉復賞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
勑太官進天廚奇珍內臣行觴觴已
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出跽奏曰臣荷
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不
勝桮酌志不懾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
上曰卿姑試之濂即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曰卿更宜嚼一觴濂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濂舉觴至口端又復
瑟縮者三

上咲曰男子何不慷慨爲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
有所瀆勉强一吸至盡
上大悅濂顏面變赬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
上復咲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二奉御
捧黃綾案進
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曰西風颯颯兮金張
特會儒臣兮舉觴月蒼柳兮梟娜閱澄江兮水洋
洋爲斯悅而再酌弄清波兮永光玉海盈而馨透
泛瓊斝兮銀漿宋生微飲兮早醉忽周旋兮步驟
蹌蹌美秋景兮共樂但有益於彼兮何傷洪武八

原缺第六葉

秋也凡王者正朔所以統壹諸侯用之紀年用之朝會君民事自依夏時後來漢武魏文帝始定用夏時是行夫子之言也合只就經文舉所書月以證改時改月如莊公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此周之四月也當夏正建卯之月則改時改月甚明其證一也僖公三年六月雨若用夏正則六月乃建未之月則春不得耕夏不得種若是建巳之月得雨可以耕種則於農事無妨故此年不書旱不書飢明是周正其證二也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冬獵曰狩此是子丑月故書狩主夏正者謂

非時而狩所以為譏澤以為既不書公狩又不書狩之地乃虞人修常職本不應書所以書者為獲麟耳决不可強以為貶其證三也蓋周以建子之月為春終是不正故夫子思行夏之時也同時有程氏端學者著春秋或問畧曰周不改時惟改子月為正歲故周官曰正月之吉始和正月者月之始也夏正建寅之月也吉朔日也始和者氣候初溫和也三陽為泰和可知也若建子之月則天地閉藏氷凍地坼謂之始和可乎正歲者歲之始也周以子月為歲首夏正建子之月也凌人之職正

歲十二月令斬氷言正歲在十二月之前者以十一月為歲首也下文春治鑑夏頒氷秋刷不言冬者正歲即仲冬也斬氷即季冬也周不改時於此可見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孟子謂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至於日至之時皆熟以此知日至之義不可專以冬至夏至論也鄭氏周官註䟽以正月為周正月以正歲為夏正月其說誤矣自左傳一失以春王正月為周王正月孔鄭再失以周正說詩傳書杜元凱三失撰為

長曆以從左傳之訛自是以來千有餘年諸儒議論膠固未能致辯于此迨伊川謂春秋假天時立義胡文定傳春秋祖述其說謂夏時冠周月夏時則寅卯辰為春月周月則子為歲首時自時月自月不相為謀春王正月果如是乎予按兩說亦各可通文定以春為夏正建寅而非建子可也以月為周之月則時與月異朱子所謂月與時常差兩月穀梁直以春為歲之始雖建子亦可為春猶子時為日之始也逸周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我周改正易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人時巡狩烝享

猶自夏焉故周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按中春卯月也中秋酉月也周禮監於二代故用夏時也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昭公十一年夏大蒐于比蒲以中冬爲春而狩田以中春爲夏而蒐田此周月也以子月爲正月所謂正朔也魯史紀年必以是爲始而蒐狩用周月不從夏時故夫子告顔淵曰行夏之時終疊周月以子爲春之不正耳在他經可以用夏時而春秋紀事必用周正據師說三證則周人改時

改月斷可知矣

宋元通鑑

四明陳桱嘗事張士誠爲編脩　國初徵爲修撰進直學士嘗作宋鑑綱目二十四卷行于世筆入其先世數事曰戶部尚書顯者嘗論蔡京之奸不復仕顯孫曰吏部尚書伸上章辨僞學詆韓侂胄北伐遂致仕伸子曰工部尚書德剛請復濟王官爵端平中左遷而卒德剛子曰太學博士著上書論賈似道奸邪出判臨安府桱即著之孫也成化中建陽知縣張光啓續通鑑節要盡去桱之繆而併元史入焉惜其當詳者畧當畧者詳謬誤尤多如聖宋非强楚清淮與汨羅平生仗忠信盡室任風波舟檝顛危甚蛟黿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此范仲淹赴桐廬郡至淮上遇風所作也而宋鑑以爲唐介詩且改强爲狂盡室爲今日蛟黿爲魚龍可謂謬誤之甚者元鑑亦然徐世隆哭文丞相詩乃以爲王磐又如宋世三元者凡四人孫何王曾楊寘馮京是已顧又不載何寘而以宋郊厠焉稽諸文獻通考郊登第之科首元吳感而謂鄉舉南省廷試皆第一何耶又如元泰定帝太

子名阿速吉八而以爲王禪王禪蓋梁王也若此之類最多姑舉其顯著者耳夫詩章姓名淺近易紀而猶謬誤則事涉曖昧者當何如邪此太祖明宗之死所以爲千載不決之疑也

何左丞賞罰

東莞謝用賓京錄何左丞真遺事言至正十五年邑民王成陳仲玉構亂各稱相公眞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眞躬擐甲冑往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乃使其弟迪驍將黃從簡高彬等頻兵圍之久之未下眞第三子貴曰何三舍者與從簡皆勇而

有謀素相合從簡力請貴同往密爲表餌之術成奴曰何巢者廿焉時眞下令募人能縛成者鈔十千於是奴遂伺間縛成以出眞見而釋之引置上坐笑謂曰公柰何養虎遺患成掩面慙謝曰始以爲猫孰知其虎奴求賞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烹奴且駕諸轉輪車人推之又數人鳴鼓督奴使號於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懼此刑也又數人鳴鉦督奴妻嘘火奴一號則群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爲光武待蒼頭子密不能過也眞自是益有功頗自矜從簡

多所規益李質據有嶺西眞欲併之以從簡諫而止後歸降封東莞伯余高祖諱從簡元末以保障功官至宣慰副使家傳缺畧得謝所録而後知其詳因收入焉予祖母關氏南海山南人雖出鉅族能服勤習儉自洪武壬申稱未亡人足不出閾嘗談先世行事謂高祖保全李元帥正謂此永樂癸未仲冬民舍大火將及所居他物不遑携惟持譜牒擁蔽其首顧天哀號風反火回得免煨燼合家乘得存祖母之功也

風林壬課

風林先生朱學士允升 升 徽之休寧人博綜群書皆有考註至於數學卜筮靡不精究早從資中黃楚望 澤 遊偕同郡趙汸受經餘暇遂得六壬之奥偶訪友人見案上寘四合戲謂君能射覆乎中則奉之否則爲他人餉也允升更索一合書射語亦合而寘之曰少俟則啓適有借馬者友人令僕於後山牽驢應之允升即令一時俱啓前四合皆魚也射語云一味魚兩味魚其餘兩味皆是魚有人來借馬後山去牽驢賓主爲之絶倒徙居歙之石門館于臨河程氏教其子大大爲繼母所苦楚幾

於驪姬一日告允升曰大不聊生矣遂自經後允升夢大至其室適報生子允升因名之曰同字大同且課之曰此子後必遭婦人之禍壽於所居山前創蓋草舍數十間鄉人恠之稍以爲問允升曰後或車駕臨幸休軍旅於此爾丁酉秋　天兵下徽

高皇帝素知允升名提兵過之果令軍士休其下允升既被召問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上大悅遂預帷幄密議問所願欲曰請留宸翰以光後圃書樓

上親爲書梅花初月樓以賜之臨行更問之允升跽
而泣曰臣子同後得全軀而死臣在地下亦蒙恩
不淺矣後吳元年拜翰林國史院侍講學士中順
大夫知制誥同修 國史誥詞曰眷我同姓之老
實爲耆哲之英其見親禮如此洪武改元告歸省
墓時年踰七十致仕歸卒年七十二子同仕至禮
部侍郎善詩翰大被寵遇禁中畫壁多其題詠或
令題詩賜宮人忽御溝中有流屍
上疑之將殺同因念允升之請令其自經壬課精妙
一至於此允升前元甲申江浙行省鄉試第二人
戊子赴都省試下第授池州學正壬辰任滿還家

其事
聖祖以講究大禮儀制取用云

嘉瓜祥異

洪武五年夏六月應天府句容縣民張穀賓家園
產瑞瓜同蒂騈實以獻
高皇帝喜曰靈貺之臻也寡發之 御製嘉瓜贊祝
其世生公侯人以謂張氏致此必昌且大居無何
邑人有與其弟穀恭同姓名者坐事自經死有司
掩捕其弟以塞責穀賓走訴
闕下或戒之曰訴之且得重罪不聽訴之併就執穀
恭慟曰我被誣有司命也兄何爲者穀賓曰吾赴
弟之難奚悔焉卒俱死籍其家人傷寃之穀賓妻
胡氏與其三子伯遠伯安伯啓皆謫戍崇山伯遠
尋調赤水卒伯安留其弟養母躬往繼戍焉既去
而母亦卒人益傷之伯安有子諫後登進士擢御
史人以爲理復其常然流離顛頓亦已甚矣瑞瓜
致異乃至於此由是觀之人家興衰固不繫乎草
木以爲災祥也

文華堂肄業

洪武六年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於是開文華
堂禁中爲諸俊秀肄業之所堂去
奉天門不百武
車駕嘗幸臨之命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正
月初八日河南解額內選四名其第一人張唯年
二十七永豐儒籍寓南陽府蘭陽縣其次王輝年
二十八祥符縣人李端年二十一懷慶府河內人
張翀年二十七洛陽人
上召見便殿 親命題賦詩稱 旨皆擢翰林國史
院編修 賜冠帶衣服靴襪二十三日山東解額

内選進五名其第三人王璡年二十三濟南府長
山縣人次則張鳳年二十八任敬年二十六俱淄
川縣人陳敏年二十三馬亮年二十五俱棣州人
召見賦詩授官賜予亦如之於是唯等受　命入堂
中讀書　詔詞林名臣分教之　太子贊善大夫
宋濂太子正字桂彦良等與焉　上謂曰昔許魯
齋諸生多爲宰輔卿其勉之於是聽政之暇輒幸
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禄月給酒饌每食
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時
賜白金弓矢鞍馬寵錫甚厚濂輩雖司啓迪顧諸

生皆　上所親教不敢以師道自居一日侍燕閒
詢及肄業孰進益濂對曰無如張唯者因備述其
雋才請録爲弟子員　上笑而許之蓋同時進者
凡十有七人所可知者此九人耳三月初四日
上命應奉殷哲揩寫賜唯等回家祭祖皆攝監察御
史以行尋還任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練習
政事將學方徵彭通宋善王惟吉鄒傑等皆拜給
事中禮遇雖未及唯等然侍從
車駕　制被　顧問未始損也其後多出爲參政
惟張翀須旣南陽府學教授時禁[illegible]把盞擬盞

謂之胡俗馬亮爲河南參政時信國公湯和經過
陪飲離席把盞和叱亮出對衆責諭以違禮禁罰
之張鳳爲廣西參政與同官將學按察副使虞泰
僉事李湜相與燕飲交互換盞醉後致爭遂蹈刑
憲其事不約而同禮部移文戒勅百官乃洪武十
二年三月也
聖祖眷遇之厚千載一時諸人乃無能以功業自見
者有
君無臣不能不令人感歎也水東日記以王璡爲姑
蘇人蓋誤云

尊孔衛孟

國初象山錢惟明唐者貌魁梧善歆唱居嘗以豪
傑自負元末天下大亂隱居年將六十見
國朝一統乃詣京師敷陳王道獻長詩一章稱
旨即拜刑部尚書洪武二年己酉詔孔子惟國學春
秋釋奠天下不必通祀唐上疏言孔子百王宗師
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土宜令天下通祀報本之
禮不可廢也上從其議
上嘗覽孟子至土芥寇讐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子
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

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唐抗疏入諫輿
櫬自隨祖簪受箭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
上見其剴切出於至誠命太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
配饗得不廢一日召講虞書陛立而講或糾唐草
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
下不跪不爲倨常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
罪午門外終日
上悟賜飯即命撤圖唐之論諫尊孔衛孟正色立朝
於是乎有可稱矣

貴妃禮制

洪武中成穆孫貴妃薨 詔東宮服齊衰杖期懿文
曰在禮惟士爲庶母服緦大夫以上則無服
陛下貴爲天子而臣爲庶母服緦非所以敬 宗廟
重繼世也 上怒太子正字桂彥良持衰衣之懿
文服以拜謝遂著爲禮制甲子九月 孝慈皇后
喪既除冊李氏爲皇淑妃蒞賜百官有差郭氏亦
進號皇寧妃沒而服衰以母視之冊而無皇以君
視之別嫌明微以正內也李氏鳳陽壽州人父傑
洪武初以廣武衛指揮北征陣亡見劉學士集

禮儀尚左

聖祖初起兵猶用元制甲辰正月江南行省群臣奉
上爲吳王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吳元
年丁未十月丙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善長爲
左相國達爲右相國禮記王藻曰聽鄉任左註云
凡立者尊以見者尊左侍而君坐則臣在君之右
是以聽向皆任左以尊君想當時二人侍
上坐必任左可知今中原及北方主賓相揖立時以
右爲尊就坐以左爲尊甚得禮意由近輦轂故也

禁水火葬

聖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尸之氣惡之
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枯骨近世狃
於胡俗或焚之而投骨於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
傷恩敗俗莫此爲甚 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
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埋之而後去洪武三年禁
止浙江等處水葬火葬中書省禮部議以民間死
喪必須埋葬如無地官司設爲義塚以便安葬並
不得火化違者坐以重罪如亡歿遠方子孫無力
歸葬者聽從其便刑部著之律令斯法也我
聖祖可謂體天地之仁矣

宋復元讐

胡元滅宋于厓山其禍烈矣帝㬎既降封瀛國公史莫究其終然在燕八年因殺文丞相始給衣糧則是未給之先凍餒可知其意未嘗欲其生也後為僧號合尊有子完普亦為僧俱坐說法聚衆見殺其毋舅吳涇全翁夢二僧曰我趙㬎也被虜屠害已訴諸上帝許復讐矣已而中原大亂韓山童自稱宋裔燒香煽妖言孔雀明王出世既敗死至正十五年二月劉福通等迎其子林兒稱宋帝于亳縣其地舊有明王臺因以為壇遂號小明王改元龍鳳二年下江南三年開江南行省以吳國公為大丞相卒啓我　大明以滅元者宋也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其後倡義伐亡道秦者為張楚之陳涉楚將項燕立懷王孫心號義帝沛公乘之卒以滅秦漢祚訖于帝禪禪實降于司馬昭柄魏時外金弗祀晉寔為之劉淵既僭稱漢帝執辱懷愍而自言漢裔終篡晉位者又劉裕也李唐本支盡殲于朱溫其子孫不能報而李存勗報之是為唐莊宗溫父子僅十餘年宮瀦廟燼而神堯文武祀于南唐乃與五代相終始宋復元讐大氐相類嗚呼天豈夢夢者邪

朝雲集句

洪武中西菴孫典籍仲衍蕡號嶺南才子工於集句敘所作朝雲詩一百韻語多不錄錄其敘蓋傳奇體以資談謔爾敘曰庚戌十月余與二客自五仙城泛舟遊羅浮道出合江訪東坡白鶴峯遺址還艤舟西湖小蘇隄下夜登棲禪寺留宿精舍時薄寒中人霜月如晝山深悄無人聲二客醉卧僧榻上余獨散步東廊壁光皎潔若雲隱約有字急呼小奚童爇燈讀之字體流麗飛動似倣衛夫人書法詩凡十首皆集古語而成者其一曰家住錢塘東復東偶來江外寄行踪三湘愁鬢逢秋色半壁殘燈照病容艷骨已成蘭麝土露華偏濕蕊珠宮分明記得還家夢一路寒山萬木中其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雙垂別淚越江邊鶴歸華表添新塚燕蹴飛花落舞筵野草怕霜霜怕日月光如水水如天人間俯仰成今古只是當時已惘然其三曰三生石上舊精魂化作陽臺一段雲詞客有靈應識我碧山如畫又逢君花邊古寺翔金雀竹裏春愁冷翠裙莫向西湖歌此曲清明時節雨紛紛其四曰東望望春春可憐江離漠漠荇田田遶籬

野萊飛黃蝶粽徑楊花鋪白氈雲近蓬萊長五色
鶴歸華表已多年夢回明月上南浦淚血染成紅
杜鵑其五曰浮雲漠漠草離離淚濕春衫鬢腳垂
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鐘隨野艇回
孤棹蟬曳殘聲過別枝青冢路邊南鴈盡問君何
事到天涯其六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惱斷蘇州刺
史腸猿帶玉環歸後洞君騎白馬傍垂楊鶴羣長
遶三珠樹花氣渾如百和香慚愧情人遠相訪爲
郎憔悴卻羞郎其七曰孤月無情[illegible]鑾金爐香
燼漏聲殘雲收雨散知何處鬢亂釵橫特地寒去

日漸多來日少別時容易見時難明朝有約誰先
到青鳥慇懃爲探看其八曰杏花疏雨立黃昏金
屋無人見淚痕短鬢欲星愁有效此身雖異住常
存關門不鎖寒溪水環珮空歸月夜魂倚柱尋思
倍惆悵夜寒皺玉倩誰温其九曰萬紫千紅總是
春登臨一度一思君舞低楊柳樓心月香沁梨花
夢裏雲風景蒼蒼多少恨陰蟲切切不堪聞思君
今夜腸慿斷書破年欣白練裙其十曰零落殘魂
倍黯然一身憔悴對花眠有園綠草飛蝴蝶落日
深山哭杜鵑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長圓

此聲腸斷非今日風景依稀似往年其後復書羅
浮王仙姑月夜過此有感而賦余驚曰此非仙語
乃人間意態也方欲再諦視而燈爲北風所滅月
亦煙晦林木淅瀝作山鬼聲余毛髮森豎不敢久
立即還室掩戶踉蹡而臥夢一美人上衣紅綃下
衣繫荷係裙從花陰中來年可二十六七奇葩逸
麗光奪人目風鬟霧鬢颯然淒冷殊不類人世中
所見者彷彿若有金支翠蕤導從其前後隔竹先
聞歌聲似吳人語余側足傾耳竦身聽之則悠揚
宛轉欲斷還續半空松栢作笙簫聲助其清婉而

蟺蚓唧唧若爲之擊節也其詞曰舞衫歌扇舊因
緣萬事傷心在目前雲物不殊鄉國異夭桃窓下
背花眠煙籠寒水月籠沙誰信流年鬢有華燕子
啣將春色去夢中猶記詠梅花青山隱隱水迢迢
客夢都隨歲月消惟有別時今不忘水邊楊柳赤
闌橋杜陵寒食草青青長誦金剛般若經雨冷雲
香吊書客夢中同躡鳳凰翎遠上寒山石徑斜宮
前楊柳寺前花紅顏未老恩先斷莫怨東風當自
嗟與君畧約說杭州山外青山樓外樓屈指別來
經幾載愁心一倍長離憂旅館寒燈夜不眠湘波

冷淩一枝蓮何時最是思君處月落烏啼霜滿天
欲寫愁腸愧不才依稀猶記妙高臺問余別恨知
多少巴蜀雪消春水來紫烟衣上繡春雲一樹繁
花對古墳辛苦無歡容不理半緣脩道半緣君春
愁冉冉帶餘醒珍簟銀牀夢不成知子遠來深有
意酷憐風月為多情光陰卒卒一飛梭怨入東風
芳草多舊枕未容春夢斷秦雲楚雨暗相和身前
身後思茫茫秋菊春蘭各吐芳慚愧情人遠相訪
為郎憔悴卻羞郎歌已復續拗體詩三首白袷王
郎寄桃葉金鞍駿馬換小妾翠眉蟬鬢生別離南

園綠草飛胡蝶野棠開盡飄香玉細柳新蒲為誰
綠忽忽窮愁泥殺人逢人更唱相思曲瞿塘嘈嘈
十二灘莲船明月江水寒欲隨郎船看明月遊絲
落絮春漫漫其聲哀而不傷怨而有容豐豔而不
窮如孤鳳之鳴梧桐雌龍之吟水中也歌闋余不
覺泣下亟趨見之環珮餘音猶冷然也謂余曰妾
錢塘歌者眉山蘇長公妾也言訖不見余亦驚覺
詢之寺僧則曰寺南有王氏朝雲之墓今數百年
矣或其餘魄也邪余悵然自失酹以椒漿云

雙槐歲抄卷第一

雙槐歲抄卷第二

國初三都

洪武元年八月
詔以大梁為北京金陵為南京南京既立
宗社建宮室定朝市北京有司次第舉行三年改臨
濠府為中立府定為中都築新城在臨濠府舊城
西二十里於新城內營皇城皇城內有萬歲山南
有四門曰午門玄武東華西華建宮殿立
宗廟太社并置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于午門東
西新城門十有二洪武朝陽玄武塗山父道子順

長春長秋南左甲第北左甲第前右甲第後右甲
第於洪武門外立圓丘於左甲第門外立方丘與
南北二京為三都其後北京罷不建七年十月改
中立府為鳳陽府徙府治于新城即舊會同館為之
賜名鳳陽府者以在鳳凰山之陽也迨永樂中建
北京于燕竟成
聖祖之志而三都備矣昔漢光武以南陽舊宅為南
都故張衡作三賦西京東京南都是也近世李學
士時勉陳侍講敬宗皆作北京賦而南京中都反
不之及豈所以闡揚洪業昭示萬世者與後有作

者追蹤周雅歌詠岐周豐鎬之義雖賦三都可也

中都閱武

蜀獻王諱椿

高皇帝第十子也最有賢德博通經藝旁及内典
上所鍾愛既封呼為蜀秀才洪武十八年冬十月
命王閱武于中都長史太原王仲禮等隨侍蓋中都
乃
上故鄉寔　龍興重地也王至中都首闢西堂以讀
書自娛閱武餘暇日與儒生探賾經史商確異同
沉潛玩味殆忘寢食時翰林編修李叔荊掌中都

國子監事大被親寵明年揭忠孝為藩四大字以
自警又明年四月召詩文名僧來復與之講論因
諭作四箴以自警曰正心曰觀道曰崇本曰敬賢
來復為之箴焉又明年戊辰春建寶訓堂于殿之
西尊奉祖訓録于中先代帝王大經大典咸列于
左亦令來復記之會叔荊被　命與前編修致仕
蘇伯衡為會試主考伯衡告歸金華
王召之至中都入見西堂館于國學者踰月講道論
文殆無虛日且又勸學延師給以廩食教育扈衛
百官子弟之俊秀者俾各有成立　上聞而益愛
之二十二年己巳春　遣使召還其年遂之國云
來復字見心豫章人有蒲菴集國子祭酒李鴻漸
司業劉丞直皆求為記師儒且然其重名可知矣

朝會紀事

北平劉憲副崧自紀朝會事云洪武六年秋予承
乏副北平憲迨九年閏九月幸及一考以十一月
赴覲明年正月至　京則　朝廷更制内外官率
九年為任又聞有
旨召各道按察司官以三月會京師予以留滯道次
弗知也是月十有一日予齎所書事蹟赴考功監

投進監在奉天門之西南上其導之進者則殿廷
儀禮司正也越三日吏部尚書王敏於大本堂啓
云北平按察司副使劉崧以考滿至京未經注代
俾徃復任今宜諭在邇宜令聽候者　東宮可之
越二月十八日僉事閻裕等至自四川未幾廣東
西道及凡任各道司官者皆次第至二十七日北
平僉事徐叔銘經歷王敬修知事俞思敬與山西
副使楊基江西副使周凱山東副使張孟兼等又
皆至又明日監察御史權河南司官董哲與浙江
廉使佘奎等又最後至皆集于會同館凡四十有

九人其始至皆齋沐具朝冠朝服以次日早引奏
如儀行朝覲禮至是始齋同焉前期儀禮司正戒
各道官率所屬入聽宣諭乃二十九日早朝既退
衆各常服俟于闕門之西外時中書丞相胡惟庸
大都督府官毛其御史臺左大夫汪廣洋右大夫
陳寧皆先入文武百官從之既而司正引衆班循
闕右西側門以入奉天門後由門之右掖進奉天
殿下叙列于丹墀之西以俟俄而中使趣召知
上已陞殿矣司正與序班導衆由殿右歷西階折而
東行遥望見金刺紋團鳳扇夾御座正南面北位

乃循殿廷西南遂班于正南北面立最在前者廉
使一人次則副使四人廣西僉事頹繼先陝西僉
事韓宜可等數人與經歷等四十四人作重行立
又次其後奉天殿新成土木蹤樸未甃飾也
上冠通天冠御白袍負山字金漆素木屏風據金椅
下施藁席焉
天顏清怡玉音暢亮宣諭丁寧繼以戒勑特命戶部
尚書偰斯以官段四表裏賜尒奎賞其前在山東
時實封言事剴切云宣諭畢衆惶恐再拜叩首謝
而退又明日爲三月朔旦司正具戒入辭衆復具
朝冠服隨序班先俟立于奉天殿之前墀
上既升御座司正以聞乃就位贊拜禮畢趨退由奉
天門未竟有　旨召復入而前行者已出赴儀禮
司收服矣後行者聞命將復入不可乃亟出易服
仍擧趨以入時工匠方集殿墀頗喧雜　上厭之
乃徐步出殿門降庭陛以臨于丹墀將坐見臣等
且深至乃直南趨出奉天門度金水橋又趨午門
以出至御街中甬道而坐百官衛士環擁後先而
儀仗嚴肅特甚衆俛伏喘汗戰慄不知所爲
上始若色怒久之乃言曰若等知朕所以諭之意否

乎今天下太平有司膺名秩食俸祿甚厚而民隱
未盡昭恤使朕之耳目弗究于下者非若等責歟
惟是新制九年考績若等其各還司以糾以察慎
乃憲度大者以聞可也毋玩民事毋干天紀使後
此能復見朕則若等爲奉職矣是日　聖訓諄復
覼前日尤嚴切焉拜辭禮畢　上將起復立而申
飭者再四暨返駕將入午門忽返顧曰若等其偕
來　上既入乃自東戺以登于觀　上遂入坐南
殿群臣登自西戺遂列憩于殿之右掖陳几席焉
云有　旨賜膳既而光祿寺設饌酒三行進膳畢

司正奏按察司官謝賜膳　勑免謝乃退詣中書省及府臺以次辭謝而出又明日齎兵部符驗出金川門赴龍江驛次第起船以歸是月之四日也舟行凡十有九日始達北平追錄前所會憲官之爵里姓字爲一帙以識好會也

聖祖之親近外臺戒敕諄至如此天下安得不治然禮制近古迥與今異故錄之以備考云

西域曆書

漢律曆志曰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夷狄之有曆亦自中國而流

者也然東夷北狄南蠻皆不聞有曆而西域獨有之蓋西域諸國當昆侖之陽於諸夷中爲得風氣之正故多異人若天竺梵學婆羅門伎術皆西域出也自隋唐以來巳見於中國今世所謂回回曆者相傳爲西域馬可之地年號阿剌必時異人馬哈麻之所作也以今考之其元實起於隋開皇十九年己未之歲其法常以三百五十日爲一歲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有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閏十有一日歷千九百四十一年而宮月甲子再會其白羊宮第一日日月五星之行與中國春正定氣日之宿直同其用以推步分經緯之度著陵犯之占曆家以爲最密元之季世其曆始東逮我

高皇帝之造大統曆也得西人之精乎曆者於是命欽天監以其曆與中國曆相參推步迄今用之今按歲之爲義於文從步從戌謂推步從戌起也白羊宮於辰在戌豈推步自戌時見星爲始故與

御製文集有授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敕文謂大將入胡都得祕藏之書數十百冊乃乾方先聖

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時洪武壬戌十二月也二人在翰林凡十餘年豈所譯者即此曆書與當俟知者攷諸

國子試魁

洪武甲子重定科舉之制即今三場程式也是科京闈國子監生爲魁且中者居半九月

聖祖命禮部尚書任昂各出榜於原籍以榮耀之自此科舉日重非由此進者不至大用矣次年乙丑會試翰林待詔朱善前助教聶鉉爲考試官取中

式四百七十二人黃子澄第一練子寧次之皆監生也第三名花綸乃浙江新解首自餘監生前列者多　上喜甚陞善爲文淵閣大學士欲用鉉固辭乞教諭俸許之及　殿試有司奏綸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先一夕　上夢殿前一鐵釘釘綴白絲數縷悠颺日下覺以語左右莫知其爲何祥及拆狀元卷乃花綸也　上嫌其不叶夢取第二人爲首已而得丁顯卷姓名與夢相符遂擢爲狀元顯時年二十八子寧次之綸又次之三人皆拜脩撰而第二甲馬京齊麟爲編脩吳文及三

甲蔡福南爲檢討子澄抑置三甲與顧觀爲翰林庶吉士久之子澄亦授脩撰云或傳童謠曰黃練花花練黃　上惡其語以綸及子澄年少高科故抑之也顯字彥偉建陽人德業文章無聞焉嘗得其題蘭窓詩云公子善居室猗蘭蔚東窓素榮浥輕露冷風振芬芳流玩引日夕怳若臨沅湘豈不艷桃李懿兹王者香况逢同心友結佩森翺翔嘉名既云錫詠言列篇章持謝二三子德馨尚無忘顯後獲譴歸終於脩撰而綸攺福建道監察御史出按江西坐罪不令終云

聖旨立坊

洪武戊辰會試以蘇伯衡及李叔荊爲考試官得京闈新解首施顯爲第一人謂傳臚必復叶
上前夢矣及取狀元乃監生任亨泰也
聖祖寵遇特隆有　旨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
聖旨建坊自此始也亨泰襄陽人爲修撰每召建議即　賜手詔書襄陽任而不名尋與黃子澄並拜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修撰已而擢禮部尚書奉使交趾後左遷監察御史十三歲時嘗題扇面云杲日初升萬木低畫船撐出小樓西先生正熟朝天

夢門外山禽莫亂啼其貴達也人以是詩預占之

兩魁天下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二月天下貢士會試者六百六十有奇中式者許觀貴池人監生書張徽絳州人監生易蔡禎嘉定州人監生詩王羽杭州府學生春秋胡泰南昌縣人監生書林惟和晉江縣學生易陳裕寧波府學生詩賀守貞攸縣學生書董恭禮鄞縣學生易龍子鈞吉安府學生詩李謙充州府學生春秋丘秬餘干縣學生禮記葉林蕭山縣學生書李士昌定州人監生易李容同安縣學

生詩李儀鄒平縣人監生書何測瓊州府學生易
楊璧海陽縣人監生書吳言信邵武縣人抄鈔局
副使詩張顯宗寧化縣人監生春秋陳觀永福縣
學生易丁仁東平州人監生詩林義莆田縣學生
書張廣揚德慶州人監生易陳伯顏衢州府學生
詩李本寧晉縣學生書徐遜杭州府學生易賈閔
崇德縣學生詩王觀錢塘縣學生春秋趙良淇縣
學生禮記凡三十一人蓋二十而取一也入對
大廷觀復第一　國朝兩魁天下者自觀始時年二
十八張顯宗次之吳言信又次之　上以連科狀

元皆出太學召祭酒宋訥面褒諭焉水東日記謂
顯宗爲狀元非也自乙丑以來進士多有爲縣丞
者是年登科絕少
上乃擢下第舉人張孟鏞等俱授主事蓋　特恩也
觀後復姓黃官至少宗伯死於靖難其妻翁氏夫
人曁二女亦死節云可謂不負魁名矣惜製作散
逸世傳其酬張隱君詩云漫批華什咀餘甘欲報
瓊瑤愧不堪一自返舟眵邑後幾回飛夢石湖南
鶯花敢續春吟句燈火空陪入夜酣茶氣拂簾清
晝午想應賓主正高談氣槩不類其爲人蓋厲本
也

海定波寧

鄞人單仲友以能詩名洪武中徵至京師獻詩稱
旨得備顧問因言本府名明州與　國號同請
上易之　上徐思曰汝言是也復詢仲友山川讖緯
之詳仲友對曰昌國縣舟山之下舊有狀元橋蓋
讖言故云而童謠謂狀元出定海此最爲異以臣
觀之二邑素無顯異材豈將有待邪　上聞定海
之名喜曰海定則波寧是宜改名寧波時洪武十
四年也迄二十年省昌國併入定海二十七年縣

人張信果應其讖蓋信即昌國在城人也信既狀
元及第自修撰進侍讀時　韓王安王靖江王以
幼小俱在文淵閣講學偶與右贊善王俊華司憲
及韓安二府長史黃章同坐觀杜詩絕句云舍下
笋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章
舉以爲問俊華曰此蓋傷唐室衰微有所爲而作
觀其無題可見矣信曰是時與貞觀之風大異宜
有此詩已而諸王至言春　旨各寫古詩一首呈
覽信即以此詩與韓王寫去　御覽大怒韓王曰
張信教兒寫耳　上由是惡之二十九年二月同

編修戴彝贈　敕諭女户百户若進呈奏　旨增
二語信還文淵閣寫成仍舊弗增彝勸信改易不
從謂曰事涉欺罔禍可既乎三十年三月坐覆閱
會試落卷以不堪文字奏進與章等同誅而彝獲
免云按是科學士劉三吾爲會試考官取會元彭
德陝西鳳翔人與兵部主事齊德並改名泰而信
及第之下有眞寧景清奉化戴德彝德彝亦去德
止名彝蓋奉　上命也烏虖人臣事君以不欺爲
本信之掇禍如此豈足以貿山川應讖識也哉

丁丑再試

洪武丁丑會試考試官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寶
坻白信稻取宋琮等五十一人中原西北士子無
登第者入對　大廷　賜進士及第閩縣陳䢿爲
首吉安尹昌隆次之會稽劉諤又次之被黜落者
咸以爲言　上大怒下　詔命儒臣再考下第卷
中擇文理優長者復其科第於是侍讀定海張信
侍講奉化戴彝春坊右贊善寧海王俊華平度司
憲右司直郎永嘉張謙司經局校書瑞安嚴叔載
正字樂安董貫二府長史惠安黃章韓府紀善無
錫周衡靖江府紀善吉水蕭楫及陳䢿等首甲三
人受　命人各閱十卷或聞三吾與信稻至其所
囑以卷之最陋者進呈　上益怒章進一卷答君
臣同遊策有曰貴而在上者君也賤而在下者臣
也貴以臨賤賤以承貴叔載進易義有曰一氣交
而歲功成　上曰君臣同遊本爲君明臣良以成
千載一時之盛今言貴賤正議如今臣下犯罪不
復寬容矣陰陽必二氣乃交感今曰一氣交則獨
陽不生孤陰不成誠爲悖理於是取六十一人
殿試再　賜策問以山東韓克忠爲首六月辛巳朔
也先是丙子春　上命翰林院官三吾及張信等

詹事府官司憲王俊華張謙嚴叔載董貫及黃章
等編纂歷代帝王凡三百君除伏羲至帝嚳世遠
史不詳載自帝堯至元順帝三千七百餘年行事
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提其精要列註各君之下
一覽事跡粲然易曉至是年四月撰述漢武帝以
長安獄中有天子氣遣使詣郡邸獄罪無輕重皆
殺之丙吉治獄拒不納　上見之以其譏誅胡黨
也因命刑部栲訊諸閱卷者併祭酒楊淞皆出胡
黨惟三吾信稻及司憲爲藍黨數及昌隆不與併
宥三吾餘皆磔戮䢿諤進卷不行明白用筆此直

有惑 聖覽吏部奏發威虜安置四月初二日
恩宥取回郊降鴻臚寺司賓署丞謂降司儀署丞已
而御史劾奏皆連坐以死而彝及昌隆竟免焉詳
載溥福不臣榜中宋琮者字萬鍾吉安泰和人時
已拜御史黜為教官後又入為給事中左遷刑部
檢校以明周易嘗同考會試擢南京國子助教九
年考滿陞翰林檢討仍行助教事改任北監至正
統庚申九月致仕時年七十五歸鄉又數年乃卒
門人尚書劉廣衡謂其能脫刑僇享遐齡云

劉學士

劉學士三吾者長沙之茶陵人洪武甲子以儒士
舉保赴京乙丑除授左春坊贊善戊辰九月
上御製洪範註成命序其後 聖覽批曰理道精詳
始終無疵暢然哉由是陞學士辛未三年考滿吏
部以老不稱職奏請降黜 上宥之給與半俸時
年七十九矣明年 東宮憐其老令支全俸亦不
辭也癸酉二月外孫單慶以府軍前衛千戶坐藍
玉逆黨伏誅女良玉黥刺發浣衣房三吾坐是閒
住明年九月還職乙亥奉 旨教趙署令子暹等
寫字不如法使虎口握筆寫毋字先從右起

上詰之則對曰此王羲之趙子昂書法也出對句去
江面魚抛尺又以 御製詩句為對句使難為辭
上益惡其奸滑至是坐考官得罪 上特宥罪謫戍
焉嘗得其文集有三事皆可以徵 聖政者其一
曰武昌于子仁者洪武乙丑進士改參軍府庶吉
士出丞鄂縣改山東之昌樂任滿耆老保留即陞
知縣為丞時同僚令入覲令坐不賑民飢當死乃
誣子仁子仁實未到官會設總里長吏證子仁當
逮坐察司閱牘丞無押字當還職吏之母訴丞今
為令若還署吏之子顧斬首法司曲議丞已在任

當如其吏罪大理駁之令不聽丞言故丞不押字
安得與吏同罪竟得還署方欲行邑簿以貪墨繫
都察院吏誣子仁子仁與對簿又服罪
上聞之召謂曰汝清強吏也賞賚之使還昌樂祗任
未久青州官匠逋在昌樂子仁械致青州事相連
及刑部行提於是耆老六十七人條列子仁治狀
以聞 上察知子仁廉明凡所得罪非同察污衊
則旁累見逮即陞青州知府賜衣一襲寶鈔二十
錠其二曰洪武癸酉麗水何淑川知欽州所屬長
墩鎮官林佛祖盤詰擒獲守禦百戶胡全之子與

家人私販番貨胡椒十八裹解人及椒至州時叔
川方遣人逆其屬全令軍吏楊春賄以白金十八
兩請免械送叔川拒不從竟械繫併所賄送廣東
道御史問理既得實發番大理引奏
上喜其廉能依律犯者處斬仍籍全家銀兩悉賞叔
川其三曰沈萬三名富字仲榮其弟萬四名貴字
仲華本吳興之南潯人父祐始徙姑蘇長洲之東
蔡村人以汙萊歸之祐躬率子弟服勞糞治有方
瀦洩有法由是富埒素封洪武中萬三萬四率先
兩浙大戶輸稅萬石仍獻白金五千兩以佐用度

上命其造廊房為楹六百五十披甲馬軍者十務鑿
所獻金乃已自是被人告訐或旁累所逮往往曲
宥壽命選大戶家為京官六曹令近侍舉所知惟
萬四有孫曰玠擢戶部倉曹員外郎受官辭祿
上益器重之玠父濙傑始徙家化周莊焉
聖祖之獎廉能勵富室如此吏安民懷開太平於萬
世信有由哉

邑俊升郡學

國初有司考較邑學俊髦升入郡學吾香山周尚
文林茂皆其選也二人於經術外皆攻詩尚文讀
書番山嘗見鬼魅一夕其族兄來訪與言昨宵有
美人來與聯句成卷有云盡日倚闌人不到譽聽
鶯語到黃昏兄笑曰此真鬼詩也因携卷去倏然
不見訊之鄉人族兄在家未嘗出也即昨鬼復至
明矣人以為鬼兆尋第進士筮仕不終豈鬼豫欺
之歟茂嘗詠松云大夫真氣堅曾不受秦封又詠
桂云姮娥如會意分我一枝秋茂後中鄉試官終
五品蓋詩讖也

孝義家

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洪武中用稅戶人材

高皇帝由此道也時湖州富民嚴震直官至尚書其
次丘顯及湯行之屬甚眾惟金華浦江義門鄭氏
為特異其先曰綺者有絕德父照坐死罪上疏郡
守錢端禮請以身代端禮祭之白其誣母張病風
攣綺抱持若嬰兒三十年不懈傳至文嗣六世同
居二百年咸如綺在時元至大四年旌表門閭文
嗣沒大和司家事嚴而有恩禮如公府子弟小有
過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群從子
皆盛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
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

輿論謂有三代風子孫從化馴 行孝謹執親喪哀
戚甚三年不御酒肉食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
敢私凡出納雖絲毛事咸有文 可覆諸婦惟事女
紅不使豫家政内外極嚴輿臺通傳不敢越堂限
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行義所感
有家範二卷行于世入 國朝曰淵曰洧曰濂曰
湜皆以行誼聞 上召濂等入見問以治家長久
之道對曰守家法而已 上深嘉奬之拜湜爲福
建叅議其家僮施慶居親喪哀泣不輟亦三年不
御酒肉其薰染如此洪武癸酉尚書嚴震直述其

家世孝友以聞 上遣官簡拔其家子弟年三十
以上者二十四人赴京選用曰濟最有文學除左
春坊左庶子侍從 東宮丙子復選才閭右曰沂
者召爲禮部尚書其從子幹拜御史楷蜀府教授
辛巳夏四月旌表門閭曰渶者以宗長詣闕謝恩
當陛辭日
上御奉天門親書孝義家三大字題其傍曰賜浦江
鄭渶而識以精一執中之璽百僚卿士咸爲詩文
以頌之

臣節忠謹

高皇帝奉若天道 刑亂國用重典洪武庚申正月左
丞相胡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等謀反既伏誅乃
大治黨與遂罷中書省陞六部爲正二品分理政
務而命群臣各舉所知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
赦九月丙午始置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
都督之次秩正三品告于太廟必欲德合天人均
調四時以臻至治以王本李祐龔斆爲春官杜斆
趙民望吳源爲夏官惟秋冬官缺以本等攝之嘗
諭本等沐浴致齋精勤國務逮立冬朔風驟寒以
成冬令有勑奬之每賜坐講論治道且令圖其像

并賜 誥命及衣三襲又有待漏院記之賜既而
本犯極刑召前御史中丞安然代之然憂懼而死
於此見臣節忠謹之難也李祐安邑人龔斆貴溪
人杜斆壺關人吳源莆田人安然潁州人又有何
顯周内黃人多坐罪黜惟祐以老疾還鄉嘗主本
省鄉試甲子丁卯庚午逈三科皆無所避嫌云予
按洪武二十年八月戊午遣國子監生郅敏周彬
以牲醴奠祭通政使榮河蔡瑄諭文畧曰自昔君
臣相遇非徒臣之得君者不易而君之得臣者尤
難朕求多士以顯用之人各務私而不務公以致

亂政壞法者前後相蹈惟爾瑄起自儒生朕授喉舌之任命令出納少有乖謬隨即奏聞使有司肅然毋敢妄爲嬰疾弗瘳特命還鄉何期登途未遠即以訃聞今特遣齎弁賜寶鈔二百五十貫仍免爾家差稅三年又洪武三十年七月甲戌遣行人童鏞諭祭故兵部尚書太子少保缸縣唐鐸其文畧曰嗚呼大丈夫生世五福且備者鮮聞其人爾之於朕始友及臣今四十年矣交不知變色絕不出惡聲幽德有餘芳名顯著高位厚祿優游太平年已七十考終于家可謂備膺五福古今之所罕

有人生若此死何憾焉始終保全若二人者不多見也惟鏞工杜安道起自尚冠郎終太常卿厨子徐興祖起自典膳丞終光祿卿侍
上起兵吳越畧淮楚攻齊魯汴蔡以至統一天下三十餘年出入內廷愼密不泄遇要官勢人如不相識一揖之外不啓口而退故
上每稱忠謹必以二人爲言噫搢紳之徒無亦愧哉

詠初月

父老相傳　懿文皇太子生皇孫建文頂顱頗偏
高廟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必不終及讀書甚聰穎[illegible]夕懿文與之侍側　上命詠初月　懿文詩曰昨夜嚴陵失釣鉤何人推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照九州皇孫詩曰誰將玉指甲掐作天上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　上覽之默然盖知懿文必早世而皇孫將免難也乃授鍮匣戒以臨難乃啓比得披剃之具及楊應能度牒出走無知者正統庚申春思恩土官知州岑瑛奏送還京

姓名相同

庚辰廷試王艮當魁貌不及胡廣且廣策斥親藩
上遂擢廣第一賜名靖後復舊名與楊東里寓約致

仕後拏舟往來及廣死楊夢與廣對酒聯句恍然夙約也詩有金螺瀟洒對芙蓉鷺渚漁洲窈窕通之句廣病篤時人投詩假楊作云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堪笑古今兩奸宄天教名姓正相同得詩憖憤數日卒按宋陳賈劾朱子人誚之云姬周大聖猶遭謗伊洛名賢亦被譏堪笑古今兩陳賈如何專把聖賢非詩盖祖此廣在內閣歌頌祥瑞以啓佛老大興楊實從遹之

綱常爲治

至正甲辰天竺中印度僧板的達至燕元主受灌

頂淨戒洪武甲寅至金陵召見稱旨賜銀印號善世禪師統制天下諸山仍移文各郡許詣蔣山受菩薩戒法所司勿禁人多繪像事之以爲活佛御製善世歌有笑談般若生紅蓮之句尋遊方三年復還蔣山依止八功德水賜金環袈衣　車駕臨幸必造其室咨問法要屢賦詩有曰晨坐嚴前觀日出暮禪松底聽風來蓋嘉之也辛酉五月患足疾死了無他異瘞天禧寺右塔而塋之富平仜玄清者年十二因病出家爲道士洪武辛酉遇張三丰于武當山居五龍雷應宮有薦其材者上召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賜之室辭不受明年春超擢太常卿贈其祖茂都轉運鹽使司同知父濟川布政使司右參政毋張氏贈淑人每大祀天地上宿齋宮詣以雨暘之應玄清奏對稱　旨益敬焉一夕謂門徒曰我棄世去矣瞑目而逝年六十七亦無他異二人者終非仙佛徒叨冒一時光寵耳於是　上著論有曰聖賢發守一定不易之道而能身行之以化天下愚頑其道云何三綱五常是也大哉　皇言與孟子經正民興之旨符矣故我國家以綱常爲治終不惑於異端者寔本諸此

御寶文移

南京禮部有　御寶文移庚辰十二月初十日勑諭朕聞有天下者之有寶所以昭大信示傳承也然中古傳記莫[illegible]漢以來始因傳國璽演而爲六唐宋又益以[illegible]國定命受命諸名厥數愈繁矣我　朝國初[illegible]用之後復中正朕承序之初因得貞玉協于[illegible]受受命之符遂考古典乃造爲大寶以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爲文定名曰凝命神寶惟以鎭國寶藏因而備造六寶以復近古之制并皇帝奉天恭禋制誥勑命四寶及精一執中御府丹符二圖記凡十有三皇帝之寶詔赦用之皇帝行寶命將出師用之皇帝信寶徵兵用之天子之寶詔四夷用之天子行寶賜四夷物用之天子信寶徵兵四夷用之奉天之寶郊禋用之恭禋之寶封印香合用之制誥之寶制論誥文用之勑命之寶勑諭勑文用之精一執中手書用之御府丹符封記符號用之所以備一代之制傳子孫于永久也爾禮部其宣教天下使明知之此史之闕文也

雙槐歲抄卷第二

雙槐歳抄卷第三

三丰遯老

璚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致不沾凡
雨露高標猶帶古烟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
雙莫漫誇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靈槎此
三丰遯老張玄玄詩也玄玄名全一或曰通一三
丰其號也世呼爲張邋遢或謂寶雞人或謂遼東
人丰姿魁偉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作
一髻手中執方尺無寒暑惟衣一衲或處窮寂或
遊市井浩浩自如傍若無人有問之者終日不答

一語及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衮衮皆本道德忠
孝每事來輙先知之三五日或兩三月始一食然
登山其行如飛或隆冬卧雪中鼾鼾如常時人皆
異之洪武初入武當登天柱峯徧歷名勝使其弟
子丘玄清住五龍盧秋雲住南巖劉古泉楊善澄
住紫霄乃自結草廬於展旗峯北曰遇眞宮立草
菴於黄土城曰會仙館令弟子周眞得守之洪武
庚午拂袖長往不知所在明年
高皇帝遣三山道士請玄玄造　朝了不可覓或謂
在青州雲門山洞窟中永樂初
文皇帝累遣使求之以給事中胡公濙徃徧物色之
不能得十年二月十日致書曰
皇帝敬奉書眞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眞仙渴
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徧詣名山虔請眞
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
質疎庸德行菲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
再遣使謹致香奉書虔請拱俟雲車夙駕惠然降
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三月共日
詔道士虛玄子孫碧雲者往武當於玄玄舊遊處建
道場冀有聞焉

御製詩賜之曰太華山高九千仞幽人學道巢其巔
雲邊一卧知幾年懸厓鐵鎖常攀緣世間萬物無
所累飢食瓊芝渴乳泉錬就還丹握化權三關透
徹玄中玄高奔日月呼紫烟絳宫瑶闕長周旋五
華靈芽植丹田明珠一點方寸圓左挹神公右白
元夜開明堂相與言窈冥恍惚合自然飄飄直上
大羅天時人欲見不可得三峯下俯飛鴻翼丹丘
羽人常往還紅厓亦松舊相識只今邂逅契心期
青瞳綠髮烟霞姿洞天福地游欲徧逍遥下上縣
虬螭若遇眞仙張有道爲言訐竢長相思詩意

拳拳於三丰也碧雲亦受命於武當之南巖修煉
以鼻見之

聖孝瑞應

文皇帝在藩聞烏思蔵有尚師哈立麻者異僧也永
樂初遣中官侯顯齎書幣往迓五歷寒暑丙戌十
二月乃至　車駕躬往視之無拜跪禮合掌而已
上宴之華蓋殿賜金百兩銀千兩綵幣法器不可勝
紀尋　賜儀仗與郡王同封爲萬行具足十分最
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
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及金銀鈔

綵幣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皿鞍馬其徒封拜有差
五年春二月庚寅命於靈谷寺啓建法壇以薦
皇考皇妣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
四日上伸誠孝下及幽爽自蔵事之始至於竣事
卿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鸞白鶴連日畢
集一夕檜栢生金色花徧于都城金仙羅漢變現
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旛蓋旋繞亦
既來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群臣上表稱賀
學士胡廣等獻
聖孝瑞應歌頌自是
上潛心釋典作爲佛曲使宮中歌舞之永樂十七年
御製佛曲成併刋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欽頒佛經
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現舍利光如寶珠十
三日現五色毫光慶雲奉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
妙相畢集續頒佛經佛曲至淮安給散又現五色
圓光綵雲滿天雲中現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
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禮部行翰林院撰
表往北京稱賀
上甚嘉悅明年五月十六日命禮部尚書呂震右副
都御史王彰齎奉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

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屢現慶雲圓光
寶塔之祥在京文武衙門上表慶賀
上益嘉悅知皇心之與佛孚也中官因是益重佛禮
僧建立梵刹以祈福者徧南京城內外云

劉伯川善觀人

泰和劉伯川平生輕財如糞土中年尚有田數十
畝一日悉散予其親戚閭里又散遣臧獲獨與其
妻處湫廬數椽僅蔽風雨而已朝暮饘粥休休如也
平居不與俗人接然善觀人時楊士奇年十四五
與陳孟潔往候之伯川以二人皆故人子入見欵

洽焉是日雪霽酒酣伯川命各賦詩言志孟潔賦云十年勤苦事鷄窓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士奇即景賦云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瑶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紅樓一看邪子當不失風流進士顧士奇笑曰雖寒士當耐又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子當大用尚勉之惜予不及見也伯川卒後孟潔果登第爲翰林庶吉士而士奇官至少師皆如伯川言

胡貞女

永樂初學士解縉胡廣侍燕文淵閣
太宗皇帝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今縉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俯首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
上曰定生女勿疑矣越數月而貞女果生因名吉慶奴以　上所料也遂訂盟縉子禎亮未幾解氏遭高煦誣譖舉家戍遼欲使貞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血被兩頰且言曰薄命之婚
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況背主違父何用生爲越數年洪熙改元特宥解氏禎亮歸娶女既歸解氏事二姑極孝事夫惟謹姑徐氏多病不離牀席十餘年雖浣滌穢汚皆親爲之且知書史性柔慤側室子女視如己出卒年八十五廣有此貞女然建文權爲狀元乃棄之若弁髦何也無亦愧其女邪

史孝子

史五常内黄人父萱洪武間任廣東按察司僉事卒于官五常始七歲母以幼且無資不能歸葬遂權厝之遂携五常北返每諭之曰汝父棺中有大錢可驗待汝長成時尋骨歸葬則汝可報父恩而

我亦盡婦道矣後母没五常年五十乃往至殯所求焉既至弗獲旦夕泣告于天路人憐之遺以飲食數日憲幕張珪知之爲白於臺馳簡巡司李斌多方物色果得所殯遺骸大錢猶在五常以禮歛襯當道重其孝給以舟車路費贈以詩文既返葬結廬墓側居三年正統間有司列狀上聞詔旌表其門左布政錦川梅應奎贈詩云河北史孝子萬里來廣州暮投和光寺慘淡如羈囚相見不肯言哽咽涕泗流侵晨趨相府長跪述所由兒昔方七歲嚴親此宦遊三年佐風憲長貳資良籌嗚呼忽

亡逝毋氏深懷憂違行之輿馬水宿㝵較虬昇棺寸步難何以歸故丘禪關有隙地乞土寄一坏毋子孤且煢粥釧促歸舟還鄉理先業薄有舊田疇兒年日已壯痛父骨未收忍離母膝下逕詣吳門愁向來薐花隕喪塟事已休即爲嶺表行不與妻子訣路苦焉足恤到來述所求門巷非舊日顧瞻林木稠重泉深且悶躑躅空夷猶上官幸垂憫庶得志願酬言訖即攜泣感動仁公侯霜簡發嚴令通衢廣詢諏父老四五人指示東墻幽發梱見青錢棺底昔所投黃金與白璧次第歸衾裯孝子悲

且喜勝獲千琳璆稽首謝蒼天伏地禮比丘拜辭烏府舊金帛仍相周山川耿南北何暇畏阻修親竟既安妥祖隴茂松楸孝子亦年老華髮風颼颼誠心格穹壤孝行徧遐陬我作短歌行送別南海頭瘴癘不爾毒盜賊不爾仇安行至鄉里嗟哉誰與儔願爾增壽考在世百春秋願爾賢子孫世業治箕裘以永敦薄俗芳名千載留今按廣州志和光寺在南海西南街鄉人以祀六祖者洪武二十四年歸併光孝寺梅應奎作應魁云

冷協律

冷協律起敬謙隱居杭州吳山頂上曉音律善鼓琴飄飄然有塵外之趣　國初授太常司協律郎洪武元年五月　詔校正音樂太常少卿陳昧翰林學士詹同待制王禕與起敬及儒士熊太古等定郊廟諸樂章起敬裁定爲多劉伯温基集云舊在杭時爲起敬賦泉石歌亂後失之今起敬爲協律郎邀予寫舊作已忘而記其起三句更足成之其歌曰君不見吳山削成三百尺上有流泉發蒼石冷卿以之調七絃龍吟太陰風動天初聞涓涓響林莽悄若玄宵鬼神語玲然穿崕達幽谷竽籟

颼颼振喬木來懷帝子來瀟湘瑶環瑠珮千鳴璫女夷鼓歌交甫舞月上九疑啼鳳凰還思媧皇補穹碧排抉銀河通積石咸池瀉浪入重溟玉井冰澌相戛擊三門既鑿龍池高三十六鱗騰夜濤豐隆咆哮震威怒鯨魚捷尾鰲蒲牢倏然神怪歸寂寞殷殷餘音在寥廓鮫人淵客起相顧江白山青烟漠漠伯牙骨朽今幾年叔夜廣陵無續絃絕倫之藝不常有得心應手非人傳憶昔識子時西州正繁華箏笛沸晨莫兜離漫衍誇子獨徜徉泉石裏長日松陰淨書几取琴爲我彈一曲似鞹滄浪

洗塵耳否徃泰 水逢

聖明有虞製作超 莖英和聲協律子能事罔俾夔摯專其名自伯温語意觀之既素與起敬舊相識則其人必有居址杭志以爲錢唐人 理或然也世傳起敬有仙術有告以貧乏者畫壁爲門門有鶴使細觀之則門啓而入得金寶以歸而遺其引蓋

朝廷内帑也守者得引以告逮其人至遂株及起敬起敬既至京師隱身入板壁中逮之者鑿壁以獻猶應對作聲既而莫知所在又傳所繪蓬萊仙奕圖永樂壬辰孟春三日三丰遯老跋以遺太師淇

國公丘福者謂令君武陵人名啓敬龍陽子其號也然洪武中三丰既遯去永樂初

文皇帝遣使求之不獲丘淇國乃靖難功臣日侍左右豈敢隱匿不告豈神仙踪跡固不可測歟壬辰乃永樂十年即旁求致書之時也豈流傳訛舛而然歟漫識之

姚少師

姚廣孝蘇之長洲人元壬辰披剃爲僧名道衍洪武癸丑請給禮部度牒於覺林寺入冊刻意爲詩文由是知名詠百花洲云水灔接横塘花多礙舟路波紅晴漲日沙白寒栖鷺綠汀漁網集隔浦菱歌度不見昔遊人風烟自朝暮京口覽古云譙樓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味其詞旨識者知其非緇流也壬戌九月 詔選高僧分侍諸王衍徃燕府住持慶壽禪寺遂預靖難之功壬午十月拜僧錄司左善世永樂甲申三月簡東宮輔導擢太子少師復其姓名賜 勑諭曰卿秉性篤實學行老成事朕藩邸積有年歲朕靖難之

初卿侍左右謀謨弼賛裨益良多今建儲嗣簡求賢輔以卿舊人特授太子少師夫太子天下之本也必賴啓迪匡正輔成德器卿尚勉盡厥職副朕眷倚之重欽哉自善世遷長宮寮亦異數也後

太孫初出就學命設講席於華蓋殿之東復令廣孝及翰林内閣之臣侍焉九年考滿爲壬辰二月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於武英殿奉 旨給與誥命封贈於是祖菊山父妙心俱贈資善大夫 祖母周氏母費氏俱贈夫人併本身凡五道蓋不 畜髮娶妻故也蘇人云廣孝既貴

後嘗奉 命賑濟還吳吳有隱士王光庵先生者與之有舊往請之先生閉門不納凡三往乃獲見先生無他言但連聲曰和尚誤矣又往見其姊姊亦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為乃僧服而往始納之一拜後姊不復出戊戌三月廣孝病篤

上駕幸其第問後事對曰出家人復何所戀強之乃曰僧溥洽南洲在獄久矣 上即日出之卒年八十四贈榮國公謚恭靖

長陵八駿

太宗八駿圖其一曰龍駒戰于鄭村垻乘之中箭都指揮丑丑拔其二曰赤兔戰于白溝河乘之中箭都指揮亞失鐵木兒拔其三曰烏兎戰于東昌乘之中箭都督童信拔其四曰飛兎戰于夾河乘之中箭都指揮猫兒拔其五曰飛黃戰于藁城乘之中箭都督麻子帖木兒拔其六曰銀褐戰于宿州乘之中箭都督亦賴冷蠻拔其七曰棗騮戰于小河乘之中箭安順侯脫火赤拔其八曰黃馬戰于靈璧乘之中箭指揮雞兒拔學士劉定之詠焉蓋靖難時胡騎官軍最近左右故也按八駿始於穆滿後千餘年復見於唐太宗我 長陵馳驅西北

濟世安民適相符合如此

柳庄相術

袁廷玉名珙以字行其先南昌人也五世祖子誠宋知臨安府始家鄞焉廷玉幼喜觀書壯益爽秀嘗游東海普陀洛伽山僧有別古崖者善相見而悅之謂其眼光如電法當以術顯因紿令仰視赤日待兩目盡眩潛布黑赤豆於暗處使辨之又夜縣五綵絨線牕紙外使映月光別其色所試皆中然後授其術且曰子後當出我右慎勿妄洩也其法候夜將二鼓或五鼓罷燃兩炬坐對求相者數以其炬左右視形狀氣色參以所生年月而吉凶之徵有若符契浦江戴九靈良為作傳備言其應驗之詳建文聞其名初位東宮即召見使相焉廷玉言害氣在西北方人當豫防之洪武丁丑燕府遣儀衛司正蔡禮齎幣徵聘戊寅三月至北平

太宗召見廷玉稽首言曰異日太平天子也龍形鳳姿天廣地闊額如圓璧伏犀貫頂日麗中天五岳附地重瞳龍髯五事分明二肘若肉印狀龍行虎步聲如撞鐘足底龜文有雙黑痣年交四十髯過於臍即登寶位館于仰山寺僧道衍宅宴賚無算

謀必預焉巳卯遣歸七月至淮安而靖難起事矣至家爲民人問繼祖訃告按察僉事唐泰械赴京師　詔宥之惟令太醫院使戴原禮取相書以進

壬午六月

太宗登極命千戶張勇典膳徐福馳驛召之既至拜太常寺丞其子忠徹亦傳其術官至尚寶司少卿家本旗手衛軍　詔開除之庚寅十二月卒　賜葬祭有旨令姚廣孝誌其墓云

金尚書際遇

洪武中袁廷玉以事過鄞縣前見婦人乳女于榜廊下哭聲凄甚問其故對曰夫當戍趙州今在酒肆飲旗軍飲畢即行矣言既哭益悲袁心憐之徃見其夫夫曰我韓領金世忠也居以卜課度日今缺戍爲族人賂旗軍以我代行袁相其面曰此尚書骨法也他日當大貴此行勿憂因代償其酒價又貸米二斗贐之臨行囑曰登舟即順境他日富貴無相忘既而舟泊西渡共濟者病腹痛金與之卜言宜用衣帶刮咽喉下即愈其人如其言果瘥驚以爲神因厚謝之沿途惟用謝卜所得因不匱乏至戍所開卜肆以奇驗聞　燕邸召至問以靖難卜告以吉援引古今才識溢發

上大喜多用其謀策因薦袁

上又召之後師起以世忠署長史累遷至兵部尚書兼詹事即金忠也洪熙初追贈少師謚忠襄子達方十歲授檢討還鄉支俸幼童廕官寔自此始其際遇亦奇極矣

甲申庶吉士

永樂甲申會試取楊相等四百七十二人遵乙丑例也殿試首甲曾棨周述周孟簡三策皆有　御批二甲前數名俱刋策而附讀卷官姓名批語於後選庶吉士入翰林則刋策者皆在且分二等作文者楊相王訓王直吾紳劉子欽彭汝器章朴熊直王道盧翰柴廣敬余學䕫洪順段民沈升羅汝敬宋子環周忱秦政學徐安周文李寧張徹歐陽俊梁任曹景輝陸孟良蕭省身劉孟鐸張宗璉田忠曾與賢洪鍾陳滿蕭清劉紹林鳳張憲殷昇嚴光祖涂順孫子良李昌祺涂敬蕭寬褚讓獨孤樂善陳士啓曾慎魏騏吳惇習字者王英湯流余鼎孫奉李永年皆文從七品俸以二甲進士也作文者章敞倪維哲李時勉陳敬宗袁添祿楊勉李貞

江鐵許璿王仲壽李迴楊爍李衡陳綱董鏞劉子敬陳伯恭陳資耆趙曾劉剛龍儀趙濟劉澄黃暘趙理添霽韓庸史彬趙琰徐觀樊靜曹彥昌田堉王宅葉貞陳興俞禮趙濤恭潘中徐聆胡秉彜周志義俞益曹睦陽儀鳳譚原性陳旭羅處富邢旭曾恕習字者袁通周遂鍾旭彭禮戴弘演皆支正八品俸以三甲進士也凡百有十一人選首甲三人二甲楊相至羅汝敬王英至余鼎三甲章敞至楊勉凡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進學文淵閣而周忱自陳亦與焉餘八十五人惟於本院待選而已每月奉　旨賜讀書秀才曾棨等燈油諸費而忱不與次科丙戌首甲林環等三人及三月二十日覆考舉人周翰藍鼎　賜冠帶支教諭俸俱與曾棨等同讀書月賜亦如之而文翰優等庶吉士朱瑨等十三人不與其後進學內府者凡六年惟王直王英余學夔余鼎羅汝敬彭汝器授修撰餘多爲刑部主事至戊戌六月侍讀李時勉侍講陳敬宗皆以刑部主事改而周藍二舉人僅三年得授典籍蓋史館清華官不輕授如此

洪恩靈濟宮

永樂丁酉二月建洪恩靈濟宮于北京皇城之西祀徐知證及其弟知諤初其父溫事吳楊行密及溫養子知誥代楊氏有國復姓李改名昪是爲南唐封知證爲江王知諤爲饒王嘗帥兵靖盜閩人德之立生祠于閩之鼇峯東著靈應然溫公通鑑書知諤爲南唐鎮海節度使無中書令梁王卒諡曰懷而知證無可攷蓋皆沒而爲神者也宋高宗賜祠額曰靈濟入　國朝靈應尤著有道士曾辰孫者扶鸞則二神降之　文皇帝遣人禱祠輒應間有疾問神神降鸞書藥味如其法服之每奏奇效辰孫大被　寵賚因請建宮加額於是封知證爲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護國庇民洪恩真君知諤爲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輔國佑民洪恩真君江饒[illegible]故仍命禮部新鼇峯之廟春秋致祭給灑掃五戶
御製碑文系以詩有曰天產英靈爲世傑出入幽明猶一[illegible]生著勳勞保甌粵沒爲明神崇偉烈亦不稱其爲仙真也嘗遣禮部尚書往鼇峯易其眞衣謂之掛袍頗大勞費後乃改遣太常寺官焉

營建祥異

文廟初嗣大統即　詔以北平為北京每巡幸稱行
在設行部官開科曰北京行部鄉試永樂四年七
月文武群臣淇國公丘福等請建北京宮殿以備
巡幸從之於是命官採辦大木十四年十一月以
營建重事乃命群臣會議皆以為宜十五年十一
月癸丑建立　奉天殿乾清宮已未督工泰寧侯
陳珪等奏二處俱現五色瑞光𤇆𤇆瑞靄絪緼流
動爛徹霄漢庚申金水河冰凝異瑞體具諸像至
巳巳鄉雲呈彩五色輪囷變化卷舒彌滿殿閤鄉
雲内又出五色瑞光團圓如日正當御座已而西

度宮兆映　上令所御殿廷終日不收官軍人匠
群目共睹禮部於是行翰林院撰表壬申群臣稱
賀十九年正月　郊社宗廟　宮殿告成乃置曹司
一依金陵舊制仍稱行在是年四月庚子
奉天三殿災
上承　天心仁愛兢懼靡寧於是大赦天下　詔求
直言　勑尚書蹇義等偕給事中二十六人巡行
天下安撫軍民而言事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
惟桓羅通皆陞知州主事蕭儀言尤峻直
上曰方建都時朕於大臣會議非輕舉也幸賴夏原
吉匡救反災為祥求孚于休大違無自哉正統辛
酉始定為京師革行在之稱云

觀燈應制

永樂已丑令自正月十一日為始賜元宵節假十
日壬辰正月賜文武群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
鰲山歲以為常戶部尚書夏原吉侍母往觀
上聞遣中官賫鈔二百錠即其家賜之曰為賢母懽
也自是　車駕駐兩京皆賜觀燈宴
上或御午門示　御製使儒臣奉和覽而說之賜以
羊酒鈔幣時評應制諸作以陳侍講敬宗五首為

工其一皓月金門夜和風玉殿春雲移三島近燈
簇萬花新天仗臨丹扆星橋接紫宸中官宣德意
燕賞及詞臣其二紫禁踈鐘靜高城刻漏傳五雲
迎寶輦萬炬綴金蓮瓊醴行仙席龍盤進御筵教
坊呈百戲齊過玉階前其三翙珮青霄近峯巒翠
閣重花明金幄月香度玉樓風拜舞諸酋集歡娛
萬國同遥聞歌吹發五色慶雲中其四紫陌連青
禁彤樓接絳河九門星彩動萬井月華多寳炬通
宵朗鑾聲叶氣和臣民涵聖澤齊作太平歌其五
山擁金鰲壯雲盤彩鳳來銀河隨斗轉珠闕倚天

開歡洽春聲徧恩從淑氣回願歌魚藻詠長奉萬
年杯

駕馭文武

國家所以駕馭文武者惟擢用與承襲而已文則藩
臬武則衛所內外弛張使　恩威莫測惟
文廟為然永樂初擢前工部右侍郎張顯宗為交阯
左布政使右通政無中允儀智為湖廣右布政使
十年十二月擢進士周文褒為河南左布政使黃
澤為左參政陳祚為右參議監生梁通為河南按
察使進士楊政監生劉智為副使十一年四月陞

兵部右侍郎徐銘為山西左布政使戶部右侍郎
張春為右布政使鴻臚寺右少卿王玘為山西按
察使十八年閏正月人材十三人擢左布政使四
人馬麟湖廣盛顒江西俞景周山東閻克毅廣西
右布政三人孫豫山西江潤河南艾瑛浙江左參
政二人陸勉四川吳衡陝西右參政二人楊敬福
建李泰廣東右參議二人趙瑛江西金恕山西皆
以布衣而躋方面極品尤異事也相傳
文皇夜夢十三人共扶一殿柱文一馬徧身生鱗明
日引見數合而麟居首故有是命七年二月御史

林道許信于賢以在任平常送泰寧侯虜為辦事
官至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陽武侯薛祿於
奉天門口奏三人辦事勤謹今十二年矣奉
旨送吏部還職文有發充交阯為吏如給事中羅亨
信者或充驛夫者後皆復官不能盡記也武官子
弟襲職洪武故事初比試不中許襲職支半俸逾
二年復試支全俸不中仍減半又二年亦如之三
試不中發充軍子患殘疾不能承襲者月支俸三
石十年內有子仍襲祖職十年外不准襲令為民
永樂中命一試不中戍開平再試不中戍交阯三

試不中戍烟瘴之地以警勵之行五年而復舊例
其以奉天征討得功者謂之新官子弟年十六承
襲且免比試子患殘疾者給全俸終身十年後有
子俱准承襲視舊官優厚甚矣

臨洮本貫

永樂甲申七月改陝西右布政使杜智為左而以
刑科都給事中西安楊恭代之入謝以本貫辭弗
許諄選一能者往察之問禮部尚書呂震震舉主
客郎中吳江平思忠遂擢參政思忠起家縣吏精
敏機警其養子安私以紗羅度潼關為抱關者所

發時思忠他出恭命收而勿籍待其歸付馬思忠感愧不復敢言其矯乂之恭竟坐罪謫陝西行都司辦事官辛卯十二月 上念恭洪武中近臣被黜於建文時特宥之復其原職又許廊者家開封之襄城貢入太學畢官工部左侍郎奉勅巡撫河南時流民甚衆亟奏蠲積年逋賦減免丁夫禁豪右逼索私負於是民 漸復業遷
朝陞兵部尚書降 勅奬之樊敬字守一兗州鄆城人丁丑再試進士永樂中爲左通政鎭守濟寧以行軍司馬行事陞刑部左侍郎三人者皆臨涖本

貫亦異事也

周憲使

吾廣南郭外有高第里周憲使新家爲初名志新巳卯鄉舉入太學筮仕大理評事改御史受知於
文皇帝嘗呼爲周新因以志新爲字彈劾不辟權要人呼爲冷面寒鐵永樂元年巡按福建奏言 朝
廷設立軍民諸司彼此頡頏兩非統屬今都司所轄各衛每府官過門或遇諸途輒怒府官不下馬甚至鞭辱僕隷衛所公務徑行有司理辦稍不從即呵責吏典請自今府衛相見行平禮遇諸途則分道而行所有公務不許徑行府縣有司官吏一得凌辱遇 聖節正旦冬至在外衛官悉於府治行禮開讀 詔書雖邊海衛所亦從布政司差人都司毋與 上悉從之二年巡按北京時制令所屬吏民有犯徒流者免罪就發北京民稀處種田監候詳擬往復數月多死獄中新奏請今後死罪及職官有犯詳擬待報其吏民犯徒流者悉從北京行部或巡按詳允就發種田如此則下無淹滯之患上不負寬恤之恩矣 上諭都察院官曰御史言是也且命北京百姓有犯應決者許收贖燕

民大悅三年九月陞雲南按察使境中有虎害爲文告城隍須臾得虎格殺之初來時道上蠅蚋迎馬而聚尾之見一暴尸惟小木私記在收之及履任令人市布得相同者鞫之即劫布賊也悉以其賊召給布商家家人大驚始知其死於賊也六年三月改浙江有冤民淹繫闔之喜曰冷面寒鐵公來吾無患矣及至洗其冤放之一日視篆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僧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告我矣發之得婦人屍僧即欵服人稱爲神明一

巨商遠回未抵家■天恐爲人所圖潛以其貲埋
一祠石下至家妻反之告以故明日掘之無有也
往訴之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遇也覈之果然盖
歸語妻時摟之者竊聽先往取之矣遂併治之會
夏秋霖潦窪田盡没永樂九年湖州府無徵糧米
十七萬二千四百餘石所司一槩催徵民日逃亡
奏乞遣官覆驗　上即命戸部覈實蠲免時錦衣
衛指揮紀綱使千戸往浙緝事犯贓新捕治之千
戸脫走訴於綱綱奏新專擅時方進湏如至涿州
上命官校逮新既至抗聲陳其罪且曰按察司行事

與在内都察院同　陛下所詔也臣奉詔擒奸惡
耳　上怒命僇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作
直鬼　上尋悟其冤顧侍臣曰新何許人對曰廣
東歎曰廣東有此好人稱枉者再後紀綱坐罪伏
誅其事盍白同里彭叅政森作傳謂　上嘗見有
衣紅立日中者問爲誰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
直命爲城隍言巳不見　天顔憮然楊都憲信民
巡撫時其夫人猶在貧居如洗每賙以俸給語人
曰周志新當代第一人吾黨所不及也

龍馬

永樂庚子十二月青州府諸城縣民崔友諒家有
牝馬常浴于清水潭雲霧興騰若有物與交及生
駒色青蒼而鱗臆肉㲃龍文徧體形狀非常有司
進于　廷文武百官表　賀以爲龍馬按宋學士
集洪武四年六月僞夏明昇降獻良馬十其一白
者産自貴州養龍坑與此相類盖乾象飛龍坤象
牝馬陰陽配合繫理之常者耳

玉簫宮詞

臞仙宮詞曰忽聞天外玉簫聲花底徐行獨自聽
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王司綵宮詞

曰瓊花移入大明宮旖旎濃香韻晩風贏得君王
留步輦玉簫遼亮月明中是時賢妃權氏順妃任
氏昭儀李氏婕妤呂氏美人崔氏皆朝鮮人權尤
穠粹善吹玉簫永樂八年侍　上征虜還至臨城
薨謚恭獻朝鮮國王李芳遠驛送妃父權永均至
拜光禄寺卿食禄不管事尋遣歸國貢女不復至
聖德剛明不爲蠱惑如此

首甲硃書

永樂甲辰進士邢寬第一梁禋第二孫曰恭第三
首甲姓名皆硃書前此所未有也先是讀卷官奏

以曰恭為狀元　上以其名類綦而易以寬相傳
文廟謂曰為日楊士奇以曰對問何以知之曰臣聞
名子者不以日月不以山川以是知之榜出人以
硃書之異喧謂三人者必大用也然𥚃終編修曰
恭終侍讀𡸁泰壬申寬以侍講起復適南京掌院
負缺吏部推寬　命以本職往涖　内閣奏言寬
學行老成使以屬官從公卿後事體未便乃得陞
侍讀學士甲科至是將三十年矣竟終于五品

古註疏

經書註疏語仁者靜孔安國曰無欲故靜周子取

之易利貞者性情王弼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
正程子取之予謂一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一日之
動一歲之運也喜樂哀樂未發之前聲色臭味未
感之際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太極渾淪之體
也及感物而動則性蕩而情矣群動既息夜氣清
明然後情復于性與秋冬歸根復命之時亦奚異
哉故君子自修亦不遠復而已予于註疏二言深
有取焉自永樂中纂修大全出談名理者惟讀宋
儒之書古註疏自是廢矣

過揲九六

易變易也陰陽不測謂之神神无方而易无體故
七八不變則有方體也九六變則无方用也乾言
用九坤言用六以為諸卦占例晋韓氏康伯註乾
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取其
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
爻二十有四策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是則二十
有八策為七三十有二策為八其不用可知宋沈
括始以過揲之餘三少為乾老陽兩多一少則少
者主之為震坎艮少陽三多為坤老陰兩少一多
則多者主之為巽離兌少陰朱子本義與筮儀徵
有同異故易學啓蒙列圖明之皆狗括說也然韓

氏易簡得繫辭之旨矣

解氏兄弟

士君子敬慎其身貨利逸遊不可以不戒吉水解
綸解縉者從兄弟也洪武戊辰同登進士綸為禮
部主事始以多占官房賃與客商買賣取覓錢鈔
犯該充軍　上宥之矣已而私出門禁收買蔘朮
疑忌　朝廷不帶家小累有還職辭改應天府學
教授乃因庫子糴米嚇取鈔貴索賺夫買辦什物
為生負訐告二十七年坐罪誅死縉文學書札高

出一時爲中書科庶吉士授御史坐輕脫謫河州吏建文召爲文淵閣待詔永樂初爲學士更名薦已而復舊其輕脫猶故也在内閣坐廷試讀卷不公出爲廣西布政司參議尋有言其漏洩建儲時密議者遂改交阯時檢討王偁亦以罪謫二人遂共趍廣東娛嬉山水奏請鑿贛江以便往來

上怒徵縉併偁下獄俱死獄中嗚呼兄弟同登甲科世所奇也然一死於貨利一死於逸遊可不戒哉

觀物吟

客有手一鉅編贈予者乃錄本觀物吟也作者爲道士鄧青陽羽自言居武林時忘情消白日高卧看青山動落花流水之機適閒雲幽鳥之趣遂成意外不期然而然之句初無意於詩也予愛其一絶云人生天地長如客何獨鄉關定是家爭似區區隨所寓年年處處看梅花其中所存可槩見已隱居在武當山之南巖永樂中不知所往人以為仙去

雙槐歲抄卷第三

雙槐歲抄卷第四

聖子神孫

永樂間　國勢安於泰山人心適於拱極者以有

聖子　神孫也　仁廟在東宮一日侍側　上問今日說何書以論語和同章對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小人之勢長勝何也對曰此係乎上之人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不可棄者須常警飭之不使有過可也　上喜其學問有進諭右春坊大學士黄淮左諭德楊士奇曰爾等其盡心輔之端午節　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　皇太孫而下諸王大臣以次擊射　太孫擊射連發皆中　上大喜射畢嘉勞之因曰今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　太孫即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時年十五矣

上喜甚賜名馬錦綺諸番物遂命儒臣賦詩大宴群臣盡懽而罷夫燕翼詒謀始自蒙養而

昭皇之臨下仁聲洋溢　章皇之馭寓義問宣昭具

見於此矣故特書之

詩歌純粹

仁廟潛心經學禮重宮寮文倣歐陽詩尚選體

宣廟承之天資穎異製作如廣寒殿記之類雖鉅儒莫及詩歌詞理尤純粹敬抄數首以槩見之招隱曰天之生賢道蘊厥身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傅孔孟皆古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退爲賢絶類離倫豈非違天嗟哉若人於世奚補區區百年草木同腐予嗣

祖宗統臨萬邦求賢圖治宵旰遑遑群才偕來布列在位道行身尊百世之貴緬彼山林豈無遐遺往而不來悠悠我思漱石枕流遠引高蹈雖逸其身而悖於道卷阿之詩梧桐鳳凰爾其幡然予將爾揚望崇文閣曰岩嶤崇文閣乃在城北隅登高一睇望翬飛切雲衢其上何所儲千載聖賢書其下何所爲衣冠講唐虞國家久興學側佇登俊儒顧此閣下人勉哉惜居諸鳳凰臺歌曰亭亭鳳凰臺乃在城南端秦淮西流遶其下鍾山石城龍虎盤昔宋元嘉中傳聞下三鳳黎粲五色毛百鳥爲之從乍來忽去今幾秋寂寞高臺成古丘梧桐零落篁竹晚澹烟芳草天悠悠于嗟鳳凰乃靈鳥虞周以來見應少偶然一出鳴此山遂有聲名著江表嘗聞唐世御史陳嘉謨朝陽鳴鳳衆所譽逝將築臺禮賢士庶有昌言日起予燕餞少保大學士黃淮于西苑賜歌曰天香早折仙桂枝筆花五彩開鳳池蓬萊芝山直奎壁近侍九重天咫尺求樂聖人臨御初鞠躬稽首陳嘉謨　仁皇監國文華殿左右謀猷共群彥朕承大寶君萬方相與共理資賢良傾心寫情任舊老而卿引疾先還鄉五歷星霜復相見霜髯蕭蕭秋滿面是時朝旭光升紫殿

明相對清言良慰情留之累月未盡意歸心又欲東南征太液清泠涵碧藻楊柳芙蓉相映好鳧鷖鸂鶒弄潺波紫霧紅雲拂瓊島芳殽在俎酒在壺工歌鹿鳴續白駒君臣大義士所重心須廷闕身江湖鴈蕩峯高青不極中有謝公舊遊迹採芝斸苓可長年應在天南憶天北淮歸刻諸石作奎文亭覆之尤多六言過史館曰蕩蕩堯光四表巍巍舜德重華祖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爲家上林春色曰山際雲開曉色林間鳥弄春音物意皆含生意吾心允合天心二詩家傳人誦京師有石刻摹

本文詠撒扇曰湘浦烟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標
却人間炎暑招田天上清凉與前作皆一視同仁
氣象眞 帝王之言也

文淵閣銘

宣廟御製文淵閣銘有叙曰古昔帝王之有天下既
建朝堂以聽政則必有怡神養性之所萃天下之
書延天下之士相與講論道德而資啓沃焉我
太祖皇帝始創宮殿於南京即於奉天門之東建文
淵閣盡貯古今載籍置大學士貟而凡翰林之臣
皆集焉萬幾之暇輙臨閣中命諸儒進經史躬自

披閱終日忘倦以 天縱之聖加日新之學道德
之懿仁義之實充然洽於天下矣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亦開閣於東廡之南爲屋凡若
干楹高亢明爽清嚴邃密仍牓曰文淵其設官一
如舊制分南京所蔵之書實其中自六經之外諸
史百家靡不畢備其所以明道輿治以繼先志而
裕後嗣者規模弘遠矣予承
皇考仁宗昭皇帝丕緒嗣守列聖洪業夙夜兢惕罔
敢怠遑思惟經以載道史以載事百氏之文亦所
以羽翼斯道者也於是聽政餘閒數臨于此進諸
儒臣講論析衷宣昭大猷緝熙問學庶幾日就月
將造乎其極上可以承 祖考付托之重下可以
福黎庶而慰其仰戴之心而斯閣之傑然者亦光
遠有耀矣乃爲之銘銘曰於昭天文燦壁奎國家
書府此其儀文淵之閣屹巍巍古今載籍靡有遺
三王二帝軒羲文章道德後世師 祖宗聖學
於緝熙輔相 天地福黔黎神而明之咸在茲肆
予承統御華夷善繼善述敢或廢聖經賢傳乃所
資萬幾之暇樂忘疲上紹 列聖之弘規下使兆
姓皆恬熙刻銘茲閣萬世貽斯文不闡天相之觀

聖言則閣爲 天子講讀之所非政府也故列凳側
坐而虛其中以俟 臨視洪武中代言脩書授諸
王經者皆在而戸曹張賞賜次於旁用備賫予求
樂初命侍讀解縉等七人入掌密勿凡行移稱翰
林院内閣官傳 旨條 旨則與尚書蹇義夏原
吉同事而學士王景輩不與焉縉等遷至大學士
惟胡儼尋擢祭酒庚寅二月儼兼侍講再入閣有
詩云承乏詞林愧不才重承 恩詔直芸臺莚前
視草頻封檢帶得天香滿袖回盍詞臣入直之常
爾洪熙初閣老皆亷保傅祭預幾務惟在北京宣

德時　臨視至再始設庖厨不復退食于外而出
掌部者不再入正統初開　經筵于文華殿
聖駕自是罕至傳旨則中官尊之惟係旨墨書小票
司禮監用硃批出閣有依違而他官不與迨徐武
功李文達掌文淵閣事始以政府視之人亦稱爲
宰相矣

太孫侍從

宣廟年九歲出閣就學時永樂丁亥四月也命姚廣
孝及翰林待詔魯瑄鄭禮等講讀尋召前禮部郎
中兼贊善李繼鼎說書不置寮屬明年冬命文武

大臣内閣及東宮官兼輔導之任時儀智謫役通
州召爲禮部左侍郎始授經焉　太孫呼爲先生
而不名壬辰春命兵部遣人往两直隸江北河南
山陝荊蜀選良家子弟年二十以下勇健有材藝
者充隨從　太孫學問之暇講習武事自是時常
出獵　上聞進士高等戴乾劉翀饒安三人在翰
林修書簡翀爲禮科給事中又聞國子學錄王讓
孝於其親而吏科給事中張瑛善說書皆使侍焉
胥以年老薦同鄉訓導戴綸即擢禮科給事中尋
用吏科給事中陳山庚子九月擢教授簡從善林
長樾教諭徐來逵俱編修　教諭張昱韓岫劉順俱
國子博士翀坐事謫判九真惟瑛綸山讓從善長
樾來逵七人侍從授經長樾力諫出獵綸則疏言
其非初不知本
文皇意也及即位山爲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
瑛爲禮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讓行在吏部右
侍郎綸行在兵部右侍郎從善學士來逵鴻臚卿
長樾欝林知州憲副宋立齋端儀曰長樾綸素强
諫不少詭隨最爲
宣廟所不樂瑛山每順旨以故大被寵信初遣綸往

鎮交阯而長樾坐怨望下錦衣獄併出其弟刑部
主事道節判慶遠府及得綸所上疏令長樾以罪
連及械綸至　京師置獄以死綸諸父河南守賢
太僕卿希文親族百餘口被逮籍没長樾坐禁繫
十年正統初赦出之仍守欝林而希文幼子被宫
賜名懷恩後爲司禮太監其隨從幼軍二萬餘人
隸府軍前衛年至六十老疾者兵部奏請疎放仍
於本州縣照名選補

孝子擢大學士

孝子擢官者洪武中易州淶水縣民李得成卧冰

求母屍舉孝廉爲光祿大官署丞後至布政使永
樂中金吾右衛総旗張法保刲肝及臂爲湯液以
愈祖母擢尚寶司丞南昌武寧縣民陳仲賢刲肝
及股以愈其母事聞召至京擢鴻臚司儀署丞賜
冠帯馳驛歸侍俱旌表其門又有陞官者石州學
正鳳翔沈準母喪廬墓哀毀有群烏飛鳴廬上所
種樹有鵲來巢永樂丙申有司上其事擢爲均州
知州洪熈元年三月壬申陞前光祿寺署丞權謹
爲文華殿大學士謹徐州人自幼喪父由求賢舉
保知樂安縣移母就養九年考滿改署丞患眼疾

記名放回母病籲天求以身代永樂壬寅母卒廬
墓三年朝夕哭奠不御酒肉鄉人稱其孝有司上
其行驛召至京
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遂超陞是職
俾侍　東宮謹假實有操履而文章非其所長
宣廟即位以其年老改通政司叅議致仕按文華殿
大學士在洪武中惟上海全思誠烏程張溥至謹
三人而已豈非異數哉

陳情願仕

洪武丁卯三月國子生古朴奏言家貧願仕祿得

祿以養母　上嘉之除兵部主事迎養就京師永
樂丁酉六月潮陽縣儒士郭張善自陳幼孤賴繼
母撫教願出仕報効　上令翰林院試其文可取
詔授檢討觀此二事則知
祖宗所以教人孝者至矣洪熈乙巳十二月以呂熊
爲行在兵科給事中禮部尚書震之子也震侍靖
難時守城功數於　上前陳情懇乞熊官至於流
涕　上不得已而與之大爲士論所鄙
宣廟之寬仁如此

端本策

宣宗初嗣位漢中府學訓導李蕃進端本策其一正
君德爲端萬化之本其二明儲輔爲端萬代之本
其三厚王國爲端親睦之本其四重祭祀爲端孝
敬之本其五務農桑爲端富庶之本其六崇學校
爲端教導之本其七慎銓衡爲端黜陟之本其八
擇守令爲端牧養之本其九嚴風憲爲端委任之
本其十信賞罰爲端政令之本其十一厲廉耻爲
端綱維之本其十二杜僥幸爲端仕進之本其十
三旌直言爲端視聽之本其十四省玩好爲端尚
御之本其十五脩武備爲端捍禦之本其十六汰

僧道爲端習俗之本洪熙元年六月也

上嘉納其言擢兵科給事中子按洪武辛未南豐縣典史馮堅言九事擢左僉都御史二人正堪作對章皇之用人視 烈祖有光矣

盧師二青龍

京城西平則門外三十里盧師山相傳隋末盧禪師居山之祕魔巖有青衣二童子事之値旱投池中化爲二青龍天因大雨其後有禱輒應今東北山峽間小池嵌空圓竇二尺許水清瀅涓涓不竭即所蟄處也洪熙初久不雨眞人劉淵然葦禱皆不應遂往是禱焉甘雨隨注

仁廟大說詔封大青龍神曰弘濟小青龍神曰靈顯命禮部春秋仲月遣順天府官致祭正統丙辰四月翰林修撰周叙尹鳳岐習嘉言陳叔剛編修孫曰恭主事劉球洪璵約望日往遊前期諗寺僧曰二龍去留無常近日大青見寺中今尚在至望可見而未敢必也及期登山至寺門僧群譁曰小青至矣比入方丈則二青皆蟠旋佛座間僧曰小青不見半歲矣聞翰林諸公來而復集昭其靈也衆歎異者久之往尋所蟄處復至祕魔巖又東過清涼寺遂下山而返回望山有雲氣抵京城雨大至乃取唐人杏閣披青磴瑀臺控紫岑爲韻分賦一詩而叙記其事如此

臺官占后星

永樂丁酉 皇太孫將婚臺官奏后星直魯分野時濟寧胡榮有長女善闔爲女官授錦衣衛百戶遇例免歸第三女善祥居小樓每旦紅白氣絪緼遶戶彌月里閭聚觀以爲瑞至是太監黃瑛馳驛至魯果與選焉彭城伯偕其母亦受命選妃抵河南永城以縣簿孫忠第四女應命忠鄒平人也直齊分野女美在胡上然竟冊胡爲妃以應占而孫

次之 宣廟即位胡爲 皇后孫爲貴妃榮自光祿卿擢都督僉事而忠以序班超擢與榮同尋賜孫以金冊金寶示寵異也宣德丁未孫誕長子胡上表讓位退處別宮號靜慈僊師而孫正位中宮越三年封忠會昌伯追贈三代焚黃還

上偕中宮夜幸其私第慰勞之 張太后憐胡賢德令入居清寧宮燕饗必居孫上正統初張太后爲太皇太后孫爲 皇太后胡遜處其下八年胡痛哭太皇成疾十一月殂以嬪禮葬西山天順中孫太后

崩毋儀天下凡四十餘年而胡始追謚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計其在后位僅二年爾臺官之占固未盡驗也故曰人道邇天道遠

都堂先兆

蘭溪邵都憲玘宣德中掌南京都察院奉　命考察御史黜其不肖者二十餘人既明日公與北院顧公佐齊名先是左都御史陳瑛以酷誅右都御史劉觀以貪誅然猶效尤成風贓穢狼籍至是憲臺爲之廓清玘少孤力學每日黎明赴館嘗過厲壇聞其中啾啾馳驟一鬼叱曰邵都堂來矣尚禝

攘邪心私識之一日渡西門河大風覆舟獨爲水漂至岸而免甫起時有物負其足既登岸視之屍也收而瘞之夜夢來謝曰感都堂厚恩其先兆如此永樂丙戌登進士爲御史宅毋憂時哀毀盡禮所居産芝者再歷官陳臬所至有聲盖孝廉人也

秦新名諱

秦始皇名政諱正月音征至今因之不改宋仁宗名禎諱貞爲正如貞觀則曰正觀貞元則曰正元之類是也易世之後無復諱之者豈仁宗之仁不及秦政之暴耶王莽下令天下不得有二名雖匈奴單于囊知牙斯亦改其名曰知東漢君臣迄于三國皆因之後魏孝文帝變夷從夏凡虜複姓皆更易以傚中國如拓跋則爲元氏之類是也曾未幾何而恭帝已復拓跋氏矣宇文周出而盡復之甚或更高歡氏賀六渾楊堅氏普六茹計孝文之令僅行於數十年間曾不若新莽之遠也以臣篡君者乃行於外夷用夏變夷者反不能行於中國二者皆愚所未解也以此言之因襲之弊曷常分別善惡哉鄉俗鄙習牢不可破先王典禮廢而不行大抵類此

宋元倫理

倫理莫大於君臣父子此而不明何以爲國宋理宗無子以母弟嗣榮王與芮子禥爲後即度宗也既即位加與芮武康寧江軍節度使依前太師判宗正事咸淳三年上太后尊號冊封后妃然後與芮進封福王主榮王祀事五年加食邑一千戸此外無殊禮矣度宗入繼與漢安帝同然清河王慶薨在安帝即位初與芮則宋亡後猶在子爲君父顧爲臣無乃舛與史記舜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雖禪繼不同然用伊川濮議尊爲福國太

王朝用家人禮則善矣皇太子國之儲貳必君之嫡長居之然後名正言順唐不師古以爲追贈是以官爵視之也岐薛本兄弟爾乃謚以太子甚爲無謂然猶行於既没也胡元武宗文宗皆立其弟爲皇太子倫理何在民俗化之彝倫不序故
高皇帝禁約榜文曰以弟爲男不思弟之母是何人於乎人倫至我　朝真大明之世哉

經書對句

宋人制誥章表四六駢儷多用經書句謂之天生自然對如天維顯思民亦勞止惟女一德于今三年有能奮庸爰立作相行此四德弼予一人文王之德之純周公之才之美皇極錫五福大臣廑四方閒暇而明政刑會通以行典禮禮樂自天子出籩豆則有司存於緝熙單厥心念終始典于學欣欣然有喜色蕩蕩乎無能名睦族以和萬邦明倫以察庶物率百官若帝之初於萬年受天之祜發號施令罔不臧陳善閉邪謂之敬知微知彰不倦終日有嚴有翼以奏膚公上帝臨而無貳無虞三事秫而不留不虞閒俎豆未學軍旅之事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兵於五材誰能去之臣無二心天

之制也亶聰明而有作不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遷忘於三月夙夜浚明入則宣其三德文武是憲出則採此萬邦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壽皆膾炙人口至於詩句如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我覺魏徵眞嫵媚人言盧杞是奸邪天之未喪斯文也我獨何爲不豫哉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罍此則可資一笑爾

銜甲吐卷

偶讀隋書多四六句如曰銜甲示於姬壇吐卷徵於孔室不知何謂蓋詩疏言文王受命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又拾遺記云孔子生之先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徵在以繡紱係麟角豈其謂是邪他如羲皇出震觀象緯而法天史頡佐軒察蹄迹而取地無三才而建極一六合以爲家鷄樹騰聲鵷池播美東探石匱之符西蠹羽陵之策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劒氣浮星漢之表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

有歸來之作學無半古才不逮人適郢而迷途入邯鄲而失步枉高車以載飃背明珠之彈雀視漢臣之三篋似䝱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御璇璣而十政辨朝玉帛而萬國歡龍逄投軀於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蒯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祁大夫之舉賢良史以為至公臧文仲之蔽賢尼父譏其竊位智侔造化二儀無以隱其靈明同日月萬象不能藏其狀峻五岳以作鎮環四海以為池禀潤天潢承輝日觀威継先路烏奕渠門雨施雲行四時所以生殺川流岳立萬物於

是栽成皆造詞綺麗如今表判盖承六朝之遺習而風雲月露正自不免也街甲吐卷四字尤奇

典史大魁

宋制進士先有官者當為狀元必遜與㖃徽宗時皇子嘉王楷廷對第一詔升次名王昂為首雖親王亦然惟我　朝無此例寧晉曹文忠公萬鍾鼐起諸生中京闈第二名署代州學訓導事上章言年少寡學未堪為師願就太學讀書以需再試或授別職亦得自進　命授幕職遂改泰和縣典史許赴南宮癸丑得雋遂大魁天下前代所未有也

後至少宰無學士入閣死於土木之難官其子恩修撰應入翰林者金忠之子達胡廣之子穜與恩繞三人自餘在近侍惟尚寶中書而已其父子霑被可謂奇異

斷鬼石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臨漳石仲玉璞初陳臬江西時民娶婦三日矣壻婦往拜其家壻先歸婦後失之遍索不獲婦翁訟壻殺女壻不勝搒掠自誣服云棄屍前塘中官使人求之果得屍獄成獨璞疑曰殺其人而棄屍非深怨者不如是也彼初昏方

燕好胡乃爾爾出囚問曰爾辭信乎囚叩頭曰信速死公之賜也屢問皆然璞計無所出乃齋沐夜焚香祝曰此獄關綱常萬一其婦與人私其夫既受汚名又枉死於理安邪天其以夢覺我夜果夢人贈一麥字璞思曰兩人夾一人也獄有歸矣比明械囚首令待時行刑囚未出璞見一童子竊向門內闚璞令人召入曰爾羽客胡為至此得非爾師令爾偵其囚事乎童子大驚吐實果二道士素與婦通見匿之槁麥中其事遂白江西人號曰斷鬼石璞為人平易類輕脫者遇事剛明凜不可犯

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致仕歸買田僅百畝鄉人有爲典史歸者璞往其家几上陳銀卣前列金杯十餘問曰女官幾年矣曰未考也曰胡歸乎曰刁民誣吾貪奪職璞曰嗟乎使吾治女女焉能還鄉里哉拂衣出

歷事六科

近侍以翰林六科爲清要觀洪武中文華武英之選可知已永樂中徽州府學教授舜河趙文嘗乞便養建文時左轉教諭鄱陽既復官罹艱及服闋詣京　文廟甚念之命歷事刑科叅駁一年乃除

岳州府學已而　詔吏部選老成能講說者以侍東宮　上曰趙文可即召至　御前面諭授春坊左中允賜讌俾爲輔導盖以向歷事爲優異也宣德癸丑冬　章皇命吏部選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八人令內閣試諸廷擇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禎廖莊宋璉教諭黃純徐惟超訓導婁昇七人　上令改進士爲庶吉士與知縣教官俱歷事六科以備用是時合三科進士選庶吉士二十八人與修撰馬愉陳恂林震曹鼐編修林文龔琦鍾復趙恢評事張益同進學文淵閣庶吉士分翰林六科兩等惟此年爲然

外任改京秩

祖宗時中外之臣惟論品秩尊卑未嘗重內而輕外永樂庚寅許州知州潘文奎以事當降近臣有薦其文學者即擢春坊左司直郎乙未春湖廣按察僉事王霖啓言蘄州同知桂宗儒柔懦當黜據老人顧豫等言也宗儒亦啓稱在任日淺公差日多乞容報効期以歲月果無成功罷黜甘焉時東宮監國令仍同知名色月支米一石在都察院問刑以三年爲期已亥六月以無過奏聞

上曰同知任職五閱月耳何嘗廢事而遽欲黜之何不來奏而啓東宮邪僉事其令御史詰問宗儒在吏部聽候霖詰問畢九月擢宗儒爲翰林修撰宣德丙午七月吏部言四川按察使陳璉持憲非所長璉儒者素有文學永樂間嘗獻歌頌被寵任上雅知之召至京師擢南京通政使專掌國子監事是三人者皆由外官改京秩而宗儒尤出異數文奎官終叅議璉吾廣東莞人也後至禮部侍郎

曹月川學行

永樂中以理學鳴者河南澠池有曹月川先生正

夫端戊子鄉薦己丑乙榜授霍州學正壬寅改蒲
州教人以踐履爲主日事著述有四書詳說太極
西銘通書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
家規輯畧存疑録夜行燭等編其事父母養志愉
色飲食衣服惟務精潔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苫
枕塊始終不易既葬廬墓六年建祠堂以事先又
建義祠以薦外族之無後者不用浮屠巫覡請縣
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全活甚衆屢舉同僚之
喪貧不能赴任者賵之客死者葬之學徒從教一
於禮義郡人皆熏然而化甲辰蒲霍二州弟子上
章競留之霍州先上得　允宣德甲寅卒于官正
統中河南僉事姑蘇張敬澠池知縣胡復立特祠

猗蘭操

宣廟御製四言招隱詩復作七言招隱歌以賜吏部
尚書蹇義又出擬猗蘭操賜諸大臣其辭曰蘭生
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
茂與衆草爲伍於乎賢人兮汝其子輔宣德壬子
春命京官三品以上舉方面郡守後又出詩歌以
示意內閣少傅楊士奇楊榮舉交阯南靈知州黎
恬建安教諭楊壽夫臨清教諭彭琉踰半載餘無
舉者乃勑諭行在吏部切責之八月始以吏部員
外魏驥鴻臚寺丞周銓吏部郎中楊應春等名上
即擢驥南京太常少卿恬春坊右諭德壽夫琉行
在翰林編修銓等爲參政參議副使凡十有九人
可謂銳情旁求者矣其令後有贓罪幷罰舉者按
高皇帝時大學士吳伯宗坐弟仲實薦舉不以實降
檢討是亦舊章也洪武中奏牘凡已仕而發由薦
起者謂之閒良官未仕者則有賢良方正孝弟力
田聰明正直人材賢士懷材抱德通經孝廉等科
文皇帝令舉沉滯下僚隱居田里二者以美容儀善

言語能文章爲賢而畧其過永樂己丑取用孟周
等三人以爲御史令沈雪其在前罪佗嘗顧問近
臣思得詩文之士令其察舉尚寶少卿袁忠徹以
海寧朱祚應　詔即　命兵部驛召至京師用爲
行在中書舍人祚以能賦受知　東宮時　皇太
孫在側心亦奇之及即位擢置左右數進其所爲
詩大見稱賞考滿超授翰林修撰歷九載進尚寶
少卿雖推舉才行而文學尤見重者如此繩
祖武明舊章蓋非一日之故矣

謫官盡職

河南叅政孫原貞奏旌賢事故汜水縣典史曾泉始由進士擢任御史以事黜降自宣德六年到任操行廉謹涖事勤能勸學興禮督農事稽女工尤恤貧窘無牛具者勸與耕種之綿花者借與紡織時歷鄉村察其勤惰以示勸懲又率民墾荒田以收穀麥伐材木以易貨財用以納逋稅辦軍需官有儲積民無科擾以其羨餘造船以備償遞置棺以助死喪歷任三年俗諄訟簡家給人足然其所以裕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其財厚其生耳　聖明在上郡邑率多俊人然求其用心之勤治事之能見效之速如泉者不多得也臣至其邑泉沒已三年民之懷惠至今稱之乞　勑該部覈實原其過名追復其官以爲天下士風之勸泉字本清吉安人謫官盡職可謂賢矣近時貶秩者張舊際戟服舊緑章氣包休藐視民事若不干涉真泉之罪人哉

賜降虜姓名

永樂中逃北虜酋率衆降附者悉賜姓名拜官都督至百户有差既與居則給與牛羊孳牧前後凡數十人其最可稱者吳允誠金忠允誠本韃靼平章把都帖木兒嘗率騎士往征亦集乃多所俘獲戰必盡力部將脅其妻子亦不肯叛仍擒叛者以獻累功封恭順伯忠本元大將也先土干永樂癸卯來歸封忠勇王宣德戊申扈從巡邊遇兀良哈萬衆入寇奮前斬馘累加太保此二人效用雖漢之金日磾唐之契苾何力亦無以過孰謂夷狄不可以推誠器使哉

恩宥軍伍

國初民出塗炭樂於從軍後因征調率多逃絶謫配者尤甚惟垜集最爲良法户三丁以上垜正軍一名別有貼户正軍病死貼户丁補役永樂初貼户止一丁者免之當軍之家仍免一丁差役其最嚴者惟齊黄奸惡九族外親姻連亦皆編伍有徧一縣連蔓盡而及他邦者人最苦之故刑部北京浙江廣東三清吏司事繁增設主事乙未五月

文廟御奉天門召吏兵二部至前色甚怒謂曰洪武年間因多官少事無不辦今則因少官多冗食甚矣刑部官屬可裁剩員補他官如無缺可配隆慶保安諸衛爲軍吏部以缺多啓　東宮兼補行在諸部事乃已向非　仁廟委曲善處則冗員亦編

伍矣宣德丙午九月故待詔魯宣嘗侍 上講讀
坐罪謫盧龍有司追其子輿補伍
上聞即削其戍籍而官輿爲鴻臚序班己酉四月楚
雄衛軍李志道死而無繼有司追補其孫宗侃已
於原籍浙江中式兵部尚書張本請依洪武中石
堅事例開其軍伍俾讀書會試以自効
上即從之安南黎利既得國㕅 命右通政徐琦副
禮部侍郎章敞奉使有功將賞之琦言家寧夏軍
伍 詔除其戍此三事皆
宣廟之仁也柄用之臣克廣 德意除黨戍之籍復

埰集之規通變宜民未爲不可

陳御史斷獄

武昌陳御史孟機智按閩有張生者殺人當死其
色有冤詢之生曰鄰居王嫗許女我已納聘矣父
毋歿我貧無資彼遂背盟女執不從陰遣婢期我
某所歸我金幣俾成禮謀諸同舍楊生楊生力止
我不果赴是夕女與婢皆被殺嫗執我送官不勝
栲掠故誣服即遣人執楊生至色變股栗遂伏罪
張生獲釋人以爲神智有聲宣正間至右都御史

雙槐歲抄卷第四

雙槐歲抄卷第五

閱武將臺

將臺在朝陽門近郊宣德中閱武於此乙卯春
英宗初御極方議開 經筵而中官王振輩乃導
上右武於是 詔在廷文武大臣偕振閱武將臺試
騎射而殿最之振奏以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
第一遂陞都指揮僉事廣藝既尋常性復庸懦潛
以衛卒之守居廝者往役閹門大見親昵輿論鄙
之正統丙辰十月望日 車駕駐蹕將臺命諸將
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

彎弓躍馬三發三中萬人喝采聲徹天地觀者羨
其容貌瓌壯藝又精絕相謂曰此福將也 上亦
大喜惟徹上尊賜之觀者又相謂曰往年太監閱
武紀廣驟陞三級今日 萬乘閱武豈但一杯酒
邪然竟無殊錫戊辰秋虜酋也先拘我信使侵我
邊圉命源與恭順侯吴瑾等五人各將一軍充總
兵官爲前鋒逆戰塞外己巳
上親征虜扈從至大同賂左右得還八月召至沙嶺
陞都督僉事仍守萬全源自大同趨懷來迎護
聖駕與弟潤從至土木力戰俱死既蒙塵虜乃帥師

離沙嶺北行獲虜猛禿兒以功上十一月　景帝即位陞廣都督同知廕錄𣄢亡子孫源無子官其弟𤅷錦衣鎮撫家道日落所居宅歸尚書陳汝言英宗復辟盡以源庄田賜太侍廣乃累官鎮朔將軍左都督卒追封漂陽伯謚僖順子孫世襲其禍福懸絕如此世固有幸不幸邪

內府教書

國初設大本堂于內府　東宮　親王讀書其中學士宋濂祭酒梁貞魏觀等迭爲講授而選國子生爲伴讀則布衣高啓謝徽分教之尋命功臣子弟

常茂康鐸等入侍於是諸生出就六館而啓徽亦各授官永樂中令聽選學官入教小內侍正統初太監王振開設書堂擇翰林檢討錢溥吏部主事宋琰韋輪日入直名爲內府教書實則與　國初異矣宣德初九真判官劉翀服闋來朝以舊學之臣改主事尋改行在修撰會大學士陳山離間趙邸　上疏薄之命解內閣機務與翀同教內侍之秀慧者開席于　文華殿東廡後益以主事王一寧給事中朱應康振時有司以神童瑞安任道遜薦于朝年纔十二　上面試其書嘉歎俾即文華殿續學未幾出爲國子乙卯春三月

英廟改一寧爲行在修撰應振俱檢討未幾應卒翀與振皆擢僉事去獨一寧累遷少宗伯兼學士入閣蓋受業者之力也景泰時選小內侍黃賜覃昌等七人俾中允倪謙呂原教之亦於文華殿東廡天順後罷之惟於內府書堂專　命翰林官往教遂爲定例

蒙古厓剌

元順帝北遯以洪武三年殂國人謚曰惠宗太子愛猷識里達臘立十一年殂謚曰昭宗次子益王

脫古思帖木兒立九年大將軍永昌侯藍玉師師大敗之于捕魚兒海益王走至也速迭兒之地遇害五傳坤帖木兒皆倏立倏弒其強臣猛哥帖木兒據厓剌永樂初鬼力赤立非元裔也部下叛之其太師阿魯台統有部落六年迎立蒙古之族本雅失里而鬼力赤爲其下所戕厓剌三酋不附阿魯台日相讎殺乃來朝貢　詔封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七年遣給事中郭驥使本雅失里被殺厓剌襲敗阿魯台本雅失里走臚朐河是年七月命征虜大將軍淇國公丘

福討之全軍覆沒八年　車駕親征本雅失里遯去阿魯台遣使貢馬十年瓦剌馬哈木滅本雅失里而立荅里巴爲主阿魯台請討十一年封阿魯台爲和寧王自是瓦剌朝貢不至十二年　上親征瓦剌敗之馬哈木遠遯遂班師十三年瓦剌遣使貢馬謝罪十五年馬哈木死子脫歡襲封順寧王阿魯台遂叛入寇興和二十年　上親征次殺胡原阿魯台北走遂班師二十二年　上復親征阿魯台次清水源不見虜而還晏駕于榆木川宣德九年瓦剌脫歡攻殺阿魯台欲領部落人心不

服乃立元後脫脫不花爲主居沙漠之北哈喇嗔等部皆應之正統八年脫歡死子也先益強盛屢犯邊十四年　上親征　車駕被遮景泰元年也先奉

太上皇帝還京自是入貢不絕四年弒脫脫不花遣使致書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荅詔稱爲瓦剌王盖蒙古諸部悉爲所併矣雖慕義來朝人輒千餘馬至萬數覘我虛實坐弊中國包蔵禍心未可知也矧其俗孳牧駝馬牛羊飲酪食肉衣其毛革造弓矢刀鋋以爲兵器馳騁射獵勇於戰鬬每入寇則一人所乘三馬迭換以革囊盛乾酪爲糧不將輜重故其入馬不罷銳氣無損來如風雨卒莫能拒去如絕絃迹不可追惟攻城步戰非其所長然則備邊之策奈何足食足兵比屯且守俟其部衆志驕心離以計破之而已

朶顔三衛

兀良哈古山戎也後爲契丹及奚洪武初其衆數爲蒙古抄掠不能安處乃相率歸附誓守臣節

太祖設三衛官以統之自寧前抵喜峯近宣府曰朶顔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逾瀋

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皆逐水草無恒部落以千計而朶顔最強其貢路入自喜峯口而馬市則在遼東坊其變也後竟叛去仍附蒙古先是即古會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以爲外邊復修山海關至古北口以爲內邊

太宗靖難初兀良哈騎兵先韃靼來助遂棄大寧故地與之以內邊爲界永樂改元仍舊制設三衛有官至都督者尋復陰附阿魯台掠我邊戍二十年

上親征阿魯台還大敗其衆于屈烈河宣德三年

車駕出獵巡邊駐蹕遵化適其衆萬餘入寇出喜峯

口遣精銳三千大敗之俘斬無算正統九年寇伏
塗北時出擾邉　上命發偏師二十萬分爲四軍
成國公朱勇出喜峯口由中路左都督馬諒出界
嶺口由北路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由南路左都
督陳懷出古北口由西北路踰灤江渡㳇河經大
小興州過神樹至全寧遇裮餘逆戰走之次虎頭
山遇泰寧朶顔又擊敗之御史姚鵬上其功
詔加勇太保亨進封侯諒招遠伯懷平鄉伯盂外邉
之地西自察雲之慕田嶺東至山海關乃其所仕
牧正統末附於𣫵剌爲也先鄉導後亦朝貢不絕

其俗喜偷善掠常入北漠盜馬三四人驅千百匹
邉人啗以酒若貨執而殺之故報復抄虜無寧時
一遭剉屻數十年不敢入性本貪黷叛服無常若
誠信撫之可不勞兵而戢也然遼東宣府大同聲
援本相聯屬自大寧爲彼所得遂爾隔涉可無慮
哉

倭國逸書百篇

日本即倭也洪武辛亥國王良懷遣僧祖来入貢
祖訓云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絕
之乃於遼浙閩廣沿海置衛倭官軍永樂初國王
源道義入貢不絕後犯遼東之金州廣寧伯劉榮
大敗之雖朝實詐可徵矣宣德中以久不通貢求
可往使者或言主事浦城潘賜嘗爲行人兩使日
本復除鴻臚少卿充正使求可副者禮部尚書胡
濙會薦國子學正金壇高遷遂改行人俱賜一品
服以往既至其國即遣陪臣隨之入貢
宣宗甚加奬勞乙卯五月以舉賢擢遷翰林編修按
温公日本刀歌有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
今尚存夫既絕之矣信使往來俾進逸書使五經
由是而完帝王大典得以不泯顧不韙與

朝覲旌勵

正統己五正月刑科給事中鮑輝言天下各官来
朝乞　勑吏禮二部詢訪有廉能豈弟治行超群
者禮部官引赴　御前親加奬諭勸賞吏部具錄
姓名待其考滿舉薦擢用
上是其言不許狥私於是會議推舉司府州縣官丁
鎡等廉能治行眡衆爲優　賜以勑諭各賞衣一
襲鈔百錠賜宴于禮部復任後吏部遇缺擢用此
盛典也按洪武中河間知府楊冀安等来朝
命吏部第爲三等稱職無過者爲上賜坐宴有過稱

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不稱職者爲下不與宴
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永樂中考察以貪去者
皆謫戍旌勵之道備矣
睿皇酌而行之其務爲寬厚者與

石主事揀師

石大用者蓟州豐潤人正統癸亥貢入太學明年
李祭酒時勉忤權璫王振枷號于監前大用會六
館疏請代罪諸生始則從中則疑終則無一人與
偕者乃獨具疏曰臣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今李
時勉擅伐官樹薄示枷號切緣時勉年已七十無

患風疾況値炎熱死亡無日乞容臣代枷以全師
生恩義疏上並釋之是秋大用中京闈鄉試時勉
感其誼令舉人五日一升監自大用始後大用就
銓得戶部主事盖氣誼素爲人所重故也

胥椽官至尚書

蒙古用人重吏輕儒七品文資選爲省椽八品流
官選爲令史公卿多由此進彝亦弊法殃民甚矣
聖祖革其亂政惟崇儒術然猶得銓京職洪武中吏
部主事談士奇輩不可枚舉自儒入吏者戊辰十
一月宗人府吏三名以辦事下第舉人王章尹啓
敬等爲之盖是時掌府事者爲　秦晉　燕王故
重其事也丙子正月吏部具缺奏聞選舉人監生
周原張勤李遲引奏
上命選監卒業惟選無過吏爲之自此科目之士無
復少溷矣凡吏途發軔多至三品無位八座者惟
靖難初北平布政司吏清苑李友直以告密謀累
擢至工部尚書非年資也永樂已丑正月
上御奉天門戶科都給事中南海李晟奏事　上謂
吏部曰吏員中多有才幹者然亦能害人可令給
事中保舉若非其人則平日交結可知其併罪之

晟受命而出乃奏保郎中萬子雅辦事官前御史
傅衡　詔試二人以事然後任職其愼重如此已
而御史洪秉龍士安等四人入見　上曰御史朝
廷耳目之寄須用有學術達治體者安用吏爲遂
黜秉等爲序班此後銓京職者部屬一途耳宣德
中松江守進賢黃子威蘇州守靖安況鍾前後以
郎作郡各擅政譽人謂南昌多賢胥正統中江陰
徐孟晞晞以郎中試兵部侍郎鎭甘涼累遷至兵
部尚書爲人謙愼有容在縣時三考皆兵房有戍
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祈　脫貧無可餽具酒食令

妻慟觴而出避之妻有麗色睎絕裾而走徹夜具文移成明日向其人曰女何至此卒爲脫免他事類此在郎署時同官一主事每向胥曹輒罵意在睎睎不爲意後主事歿睎爲舉殯送之歸及爲殿試讀卷官刻録惟書江陰人而已其功名出蘇松二守上胥椽中一竒士也

士夫孝行

前史列傳孝行皆出編氓士夫與者葢尠我 朝以孝治天下薦紳多被旌者姑記數人肇縣魏敏洪武中進士吏科給事中母病予告歸省未至而

訃即往墓所哀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廬墓三年朝夕哭奠如初喪東阿師逵少孤事母孝年十三母疾危思食藤花菜地不常有逵亟出求至城南二十五里得之及歸夜已二鼓道遇虎逵驚而呼天虎舍之去持菜還母食之愈後入太學擢御史陞陜西按察使丁母憂去官廬墓側不茹葷飲酒三年永樂中召爲兵部侍郎終南京戶部尚書掌吏部事益都王讓有孝行嘗廬墓致湧泉之應洪武末由鄉薦授國子學録永樂中簡侍 皇太孫累官吏部侍郎真定畢鸞父文顒莒州學正卒于官葬殯於莒時猶幼也比長言及輒嗚咽涕淚養母不離左右比喪母衰絰徒步走莒負父骨歸而合葬焉廬于墓側朝夕哀臨野鹿助其悲鳴有兎引子游其廬若素豢者巨虵蟠于門右俯衛守之正統壬戌登進士爲御史光州庠生劉進貢入太學景泰癸酉中順天鄉試除太平通判連遭父母喪結廬墓側負土成墳手植栢數百株烏鵲鷗鷺日夕馴集陞太僕丞獲追贈焉子廷璽廷瓚皆登科第而廷瓚官御史東平舉人張琛正統間爲衢州同知喪父廬墓側泣血三年不視家室服闋陞

吏部郎中桂林劉本第進士授刑部主事宅憂廬墓芝草生焉阜麓小湾坎中忽出白蓮花人以爲孝感之瑞渾源王誠以貢丞慶都惟憂去廬墓無日不哀慟終喪乃已此八人皆 詔旌其門者近世士夫以孝爲迂遭喪則覬奪情以爲榮其賢不肖何如也按奪情起復始自永樂初右副都御史劉觀刑部右侍郎李慶工部右侍郎趙毅其後相沿成風至于今日吁可悲也已

場屋知人

場屋定制始自洪武甲子儒吏雜職人員許應鄉

試文字許減場所出四書題或論語二道中庸一道而無孟子亦有中庸二道者皆不拘也人各一經無經者聽洪武甲戌會試第三人景清刻詩書經義是已詔誥表內科一道無作者聽永樂辛卯福建第一人林誌刻誥及表是已主考惟兩京用翰林各布政司惟用教官或郡縣京官之居鄉者亦有貢士儒士主考職官分考者翰林居鄉如侍講杰學龔待讀尹鳳岐皆嘗爲吾廣主考宣德巳酉編修董璘在浙江正統丁卯修撰許彬在福建則見任奉　旨者也其所取士五名內或經魁不

備如洪武辛未第一人許觀第五人胡泰皆書是已所刻文或中庸孟子皆二篇如正統辛酉廣東鄉試是已或有論策重複者不能悉數也桐鄉楊長史宗道述掌教監利時正統甲子同考蜀闈簡一減場卷爲舉首衆從之乃周文安公洪謨也丁卯復往蜀闈得陳康懿公俊爲舉首皆至尚書爲時名臣近時所命之題所刻之文皆有一定規矩所取必須全場減則貼出然知人如述者鮮矣壬戌會試商文毅公輅下第本房周學士敘以爲恨吾廣丘文莊公濬黜於辛未岳編修正見其卷大惜之皆作序文期以入閣後皆如其言若周岳二公其亦具眼者乎

京軍邊軍

京軍三大營皆取近畿之卒更番上操　國初止有五軍營中軍左右掖及左右哨是也永樂初因龍旗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征交阯得神鎗火箭之法立神機營牧馬草場總在霸薊二州及永清縣後定興安肅二縣之閻臺則五軍營專之薊之安和鄉則三千營專之香河之孟家店等地則神機營專之居常則五軍以肄營陣三千以肄巡

哨神機以肄鎗手
上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居內騎卒居外其外爲神機營又其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令軍中收放樵採皆不出圍外正統末議者以三營各自團操武藝不能相通於是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肅愍謙簡精銳馬步一十五萬分爲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每五千用都指揮一員每千又用都指揮或指揮一十五員把總每五百各用指揮三十員分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常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則令原管都督等官

領焉後馬恭襄昂改立團營十二曰奮武曰耀武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効勇曰鼓勇曰立威曰伸威曰揚威曰振威簡選三大營餘者名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用乃益以在京在外精兵二十五萬實之分爲春秋二班團操聽征此京軍之大畧也邊軍有三等在本鎭爲本兵調自他鎭爲客兵邊民應募及原點民壯爲土兵近日本兵多被扣減糧賞占田私役採打松榛斫伐薪木客兵則一例毛種採辦巡哨扛拽月餉則本客混支舊例折色者六月本色亦如之今自折銀七錢減至二錢五分爲則本色糧每一石止與四斗至於器械欠缺馬匹羸弱皆不恤也土兵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二丁幇貼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差役自二十石以下盡蠲之其後就募者山東河南之礦徒而已此邊軍之大畧也邊軍不足則調京軍人各銀一兩布二疋炒二升然循沿途搶掠且安佚日久少經戎陣腥羶一遍人馬辟易挫衂則首先逃避以搖人心小勝則強奪他功以爲巳利況邊粟有限餽餉不繼足生他變可無慮乎近則潛役私門雇倩代操

益不可用矣愚切以爲京軍止衛京師邊軍各守本鎭惟土兵用召集之法正貼二戶如古羨卒使不乏絕關外閒田及沒官亡礙者人給二十畝使自耕之尤必廣開鹽額而輕其子本或招商上納而倍息以償俱令輸納本色邊儲可旬月足也在京則冬衣布花在邊則胖襖鞵袴必豫期給焉養軍大計似不出此然事勢亦已難矣

馬政

國朝馬政掌於太僕兩京畿及山東河南牧之於民量免糧差然陪補受累山西陝西遼東各設苑馬寺養以恩隊軍千餘人然有名無實政日秕矣其與夷市易者洪武初於陝西洮州河州西寧各設茶馬司制金牌四十一上曰

皇帝聖旨左曰合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斬上號藏內府下號降各番族三年一差官齎往對驗以茶易馬上馬八十斤中馬六十斤下馬四十斤私茶出境犯人與把關頭目俱各淩遲處死家遷化外貨物入官駙馬都尉歐陽倫坐販私茶賜死其爲厲禁可知也永樂中遣御史三員巡督茶馬然增給茶數至百斤而禁亦少弛正統十四年停止金牌

惟令番族以馬來易而已西番之俗以茶爲命一
背　中國不得茶則病且死故設法王國師以統
領之官民相承以馬爲科差我以茶爲酬價故哈
立麻輩見禮於
文皇時非利其術也制西番以控北虜之良筭也乃
岩回回市馬償直上馬絹四疋布六疋中馬絹三
疋布五疋下馬絹二疋布四疋駒絹一疋布三疋
陝西慶陽靈州臨洮鞏昌延安鹽課召商開中上
馬一匹鹽一百引中馬八十引下馬不與此亦可
行然不如茶馬干係之大萬世不能易也惟是牧

之於民者宜倣監苑之法擇水草之地立廐序之
所順游息之性定爲牧式教以降虜尤必寬其追
陪以俟蕃息民其或少紓乎

周鳳錢驊

江陰周鳳聰敏多伎倆人家婦女見之鳳行鬼術
皆淫惑更無投梭之拒事發官司捕之歲久稍懈
乃暮夜潛歸室人爲設酒食盡懽鳳欲就宿輒辭
曰不可鳳詢其故對曰君在外之日久矣一宿後
倘有身何以自明且人倘闘妾生子將踪跡之君
之累不小世謂其智而有禮鳳字岐鳳能詩文姑
蘇錢驊嘗寄之詩曰琴劒飄零兩復東舊遊清與
幾時同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寺
鶯花春對酒河橋風雨夜推蓬機心盡逐東流水
惟有家山在夢中驊亦豪黠以貲爲都司經歷鄉
人訟其不法知府楊貢執而罪之驊多所囑托反
訐奏貢罪錦衣官校奉命與巡撫崔都憲恭同訊
有　旨以同寮不和俱黜爲民驊本一富民第以
貲得冠帶與貢並無寮友之義　命下之日人無
不驚訝

戊辰登科録

正統戊辰科進士首甲三人時稱儒道釋狀元彭
時安福儒籍榜眼陳鑑家本姑蘇謫戍盖州衛依
神樂觀道士年三十四矣然猶未娶出家故也探
花則會元岳正通州漷縣人父府軍衛指揮與早
世生母劉或曰陳莫知其姓幼避嫡妬居大興隆
寺故人以釋目之廷最少者香河李泰父永昌見
任太監尤爲異事古稱謁者監爲嘗有兒然則泰
非邪舊制讀卷官例用內閣九卿及翰林堂上官
是科預者有掌光禄寺事戶部左侍郎奈亨太常
寺少卿無翰林院侍書程南雲太常寺少卿黃養

正事體之變如此

賈斌進忠義集

宣正時貂璫熏灼迄王振貽禍土木無敢訟其非者　景帝改元山西行都司天城衛令史賈斌疏言漢桓帝不任賢臣權歸宦官唐文宗忽於良佐受制家奴宋之徽欽從虜北行亦閹寺用事之所致也　太上皇帝失位去國皆由倚托匪人然群臣無一捐生以赴難者事君能致其身豈空言與

皇上肇登寶位宜法　高皇帝以爲治事無大小悉經　宸斷除去竊柄閹人專備洒掃凡阿諛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天下一新矣臣於歷代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與恃寵宦官撮其尤者錄成四卷名之曰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宦者亦不得縱其奸宄之私矣時胡忠安濙在禮部覆奏謂斌言雖有理然

章皇帝御製臣鑑已行頒給足爲勸戒所編不必刊布且斌擅自離役欲送法司問罪誠恐阻塞言路合發回原衛仍行天下在官之人建言不許擅離職役違者罪之若奏機密重事不拘此例　制曰可斌山東商河人莫考所終

蠱吐活魚

正統間吳江周禮行貨廣西思恩有陳氏女寡迨在室贅爲婿凡二十年有子已十六歲矣禮忽思歸妻不能止寘蠱食中禮不知也因令其子隨之默囑曰若父肯還則與醫治因授以解蠱之法禮至家蠱發腹脹飲水無度其子因請還期禮曰吾亦思汝母奈病何稍瘥即行矣曰兒能治之即反接禮于柱上禮告渴以瓦盆盛水近口傍欲飲則掣去之如是者亡慮數百次煩劇不可當遂吐出一鯽魚撥刺尚活腹遂消蓋蠱中多有限年限月之蠱稍踰期則毒發不可救故寡婦號鬼妻人不敢近旅客娶之多受害焉

冤魂入夢

吾廣陳叅議贄記一事云戴謙爲南京御史夢騎馬至清江廠有朱衣引一人索命蓬首褐衫姓李朱衣者曰盍往觀乎即前導所過皆竹房至一家獨瓦屋入門有男子卧地上一婦人緑衣紅裳簪花處其傍曰欲救之奈氣絶矣驚寤出水西門至清江廠物色得之道途屋宇及死者姓氏皆如夢中所見呼其家問之乃因市肉與屠人鬬而死告

以所夢舉家皆大哭婦人乃其姊歸寧而暴死者即捕屠人寘之法一時白下盛傳之時正統八年四月也

己巳禦虜諸將

正統己巳冬也先以其主脱脫不花及諸酋鐵頭等自紫荊關入寇我師敗走遂逼京師時武清伯石亨協守萬全坐不救　乘輿械繋詔獄赦出之使總京營兵馬退虜贖罪兵部尚書于謙總督軍務營于城北亨帥師出安定門挺刀先馳從子彪持巨斧與諸子弟從之突入虜陣所向披靡轉戰

西南虜潰去追至關斬首萬餘虜相蹈藉死管神機營都督范廣禦之于德勝門外飛鎗火箭殺傷數百追至涿州俘馘無筭虜主遂不敢入關與也先皆夜遁遣使講和都督楊洪孫鏜及廣帥師破餘虜于固安逐至關盡殲之洪子俊手斬數人而還論功加謙少保亨進封侯洪昌平侯尋命俊充叅將守宣府宦官喜寧本胡種導也先入寇俊誘而執之送京師伏誅以功陞俊右都督虜方窺懷來俊調永寧兵往守奉御黃整奏聞謙惡其擅調也請誅俊　上不問洪懼禍奏取俊還京隨營操練從之既至謙併劾其守獨石馬營賊破其城喪師辱國謂非誅俊不可　上命逮繋議罪俊辯曰逐虜之時顧前失後官軍聽調關外之常乃罪俊邪　詔斬于市臨刑有縞而至者所狎妓高三兒也慟而呼曰天乎忠良死矣奚以功爲紉其元合於頸使其家收殮即自經觀者泣下時景泰元年五月也虜自求和不復近邊至是聲言奉

上皇來大同坐中鐵頭大師坐右脱脫太師坐左其意蓋卑辱我也於是石亨楊洪帥師巡邊挑修濠塹布列營陣築立墩臺撥哨隄備餽運不絶仍設

法招募在京軍官子弟素閑弓馬者人賞銀十兩月糧五斗得萬餘人虜見有備遂奉　駕還亨等之功也初張軏自貴州征苗召還謙劾其失機負罪不可用　上宥之自是軏與亨比恨謙最深景泰末亨軏與宦官曹吉祥等奪門復辟乃首殺謙以謙信任范廣誣其同逆併殺之廣既死軏一日遇諸途爲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過耳歸家發病死亨得志專恣官軍守諸關者悉放歸以市恩內閣徐有貞李賢許彬薛瑄以爲言　上重違亨意別選兵以戍之由是亨惡有貞等皆被譴斥薦

其私人為民叅議盧彬太常少卿王譓入閣
上不聽尋得罪下獄死彪亦棄市一時禦虜名將亨
洪與廣為最孫鏜郭登衛潁柳溥次之張軏紀廣
輩齪瑣不足筭矣亨渭南人與彪皆方面鉅軀鬚
髯至勝望之竦然洪漢中人起自行伍最善劫營
虜畏之呼為楊王俊死後含痛而歿追封潁國公
謚武襄猶追其祿米家產蕩盡廣冉徙人世官遼
東寧遠衛論者曰律有八議功其最也宋人所謂
手滑其楊俊之誅乎于少保之功白矣而范廣猶
鬱九原石亨雖自擬禍然罰不及嗣彪宜未殱向
使洪父子無智名勇功則家至今存也悲夫

因災卻瑞

正統巳巳六月丙辰夜二鼓南京雷電震烈風雨
驟作謹身殿火起延及奉天華盖二殿奉天諸門
亦皆燬盡御史呂昌劾奏守備豐城侯李賢及府
部諸司皆當逮治 上宥之是年有土木之變
郕王監國即位 詔凡有災異有司即時奏聞言祥
瑞進諂諛者罪之景泰辛未正月戊午南京太常
寺山川壇署奉祠羅蝴呈言道童顧學誠於壇井
汲水聞酒氣芳馨見水色黃白守備太監袁誠曰
此醴泉也會兵部尚書靖遠伯王驥及府部諸司
詣井取酒嘗 奉先殿然後具奏禮部以聞
景皇以罷答之不為僞瑞所惑固盛德事也

雨滴謡

正統末京師旱童謠曰雨滴雨滴城隍土地雨若
再來謝了土地滴音弟謂與弟也城隍土地謂郕
王有此土也雨若再來謝了土地謝卸同謂
上皇再來卸却此土還之也景泰驗矣復辟又驗

太學生進諫

景泰初大開言路太學生西安姚顯疏言王振竭
生民膏血修大興隆寺極為壯麗車駕不時臨幸
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佛而得夷狄之禍若梁武帝
足鑒前車請自今凡內臣修盖寺院悉行拆毀用
備倉廒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方建隆福寺不
為停止會寺成 上方議臨幸有司夙駕除道太
學生濟寧楊浩疏言
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覩今又
棄儒術而重佛教豈有 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
而可垂範後世者邪會儀制郎中章綸亦以為言
上即日罷行先是虜賊自弒其主脫脫不花而擁其

衆浩疏請乘虜使未還出其不意調遼東陝西兵討之二疏既上名震京師致仕河東運司判官

英廟復辟用薦擢知順德府陛辭日　召至文華殿親賜戒諭及寶鏹以行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而顯不究於用云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　賜額者二百餘區諫官不言故二生取重於世焉

易儲詔

景泰辛未八月思明府土官知府黃珊被獄庶兄都指揮使玹陰主之也巡撫廣西李侍郎棠副總兵武都督毅發玹情罪寘獄當死巡撫廣東揭侍郎稽乃奏言玹守潯州軍民畏服賊不犯境近聞爲事以致賊徒流刼德慶由乞寬宥仍前哨守則廣西寧而廣東無流刼之害矣識者笑之時

上皇長子在　東宮玹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乃奏請易儲　命禮部會多官議　内閣陳循等將覆奏署名少傅王文端公直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直不得已亦署給事中李侃對衆灑泣都給事中林聰出語人曰吾慟不署名其實不然也奏上

憲宗出就沂邸而立見濟爲太子生母杭氏爲后而汪后廢於是陞賞太監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謠直得所賜元寶和寀頓足嘆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邪吾儕愧死矣累疏求退然侃遷詹事府丞聰右春坊司直郎皆不辭也玹以大赦原免復職于少保以廣西賊起請賞玹以作其氣

上從之已而陞都督充叅將毅以事降黜棠因此致仕其後見濟殤御史鍾同郎中章綸疏請復儲皆下獄刑科給事中徐正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宜置沂王於所封沂州出　上皇與俱以絕人望

景皇怒出正爲雲南衛經歷正復眷所淫者未行乃謫戍鐵嶺衛及　上皇復辟時玹已死發棺鞭屍以示鑒戒逮正至正驚破膽便溺皆青遂磔于市

初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何文淵因言官劾其貪縱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父有天下傳之子天佑下民作之君已所屬對也得釋罪致仕至是懼禍自經死時揭稽已降知府致仕家居文淵弟子也與其子主事喬新等爭訟訐奏文淵之死寔諸子逼以脫禍喬新亦令人告稽巡撫廣東時代黃玹爲易儲之疏俱　命官校逮至京鞫之迹涉已往俱獲釋焉

京闈二科舉首

南北京闈例令四方髦士遊太學寄京籍及依親仕宦者皆得應試景泰癸酉吉安羅崇嶽冒試中順天府第一爲京士訐奏　詔充原籍學生丙子復領江西三十九名解是科順天舉首又江陰徐泰也內閣陳循子瑛王文子倫不與選循等論奏考試官少卿兼侍讀劉儼侍講學士呂原閱卷不公如監試御史林鶚同邑林挺亦在中列且策及正統摘其語以激　上峻文巧詆必欲置儼於死有　旨令翰林科道覆考少保高穀力疾言於朝

時挺已就逮訊之弗實驗泰等卷復如式儼等得免而瑛倫欽賜舉人許赴會試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文罪狀不報未幾

景帝晏駕循謫戍鐵嶺衛文棄市後遇恩宥二家子姓放還倫行其字宗彝竟取進士而泰以避嫌終不第甲科除知荊門州云近時南京吏部右侍郎綸子玄應既舉于京闈再舉于浙江事絕與崇嶽相類

雙槐歲鈔卷第五

雙槐歲鈔卷第六

北京十景

北京自元建大都已有所謂八景不知何人品題至我　朝

太宗文皇帝因潛淵定天邑當時翰林諸儒臣胡廣輩作爲八景詩傳播海內天順辛巳端午節

英宗睿皇帝賜文武侍臣以扇有　御製七言古詩十首凡千一百二十言即前所謂八景曰瓊島春雲太液晴波薊門烟樹西山霽雪居庸疊翠玉泉垂虹盧溝曉月金臺夕照而益以二景則東郊時

雨南囿秋風也明年壬午亦以端午　賜扇扇面

御製清暑解愠二歌大槩言爲臣者仰輔

上德俯恤民隱助隆代天之績云爾蓋

國朝賜常朝官扇竹骨銅釘欽書經傳格言以示訓飭越一二日乃召大僚于內殿賜象骨銀釘欽扇然但畫以物象其有

御製詩惟此二年爲然

太玄洞極潛虛

蔡元定曰體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矣不可以有加矣揚氏之太玄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

七象司馬之潛虛五十五行皆不知而作者也今攷之太玄八十一首曰中曰周曰礥曰閑曰少曰戾曰上曰干曰狩曰羡曰差曰童曰增曰銳曰達曰交曰耎曰傒曰從曰進曰釋曰格曰夷曰樂曰争曰務曰事（天玄）曰更曰斷曰毅曰裝曰衆曰密曰親曰斂曰彊曰睟曰盛曰居曰法曰應曰迎曰遇曰竈曰大曰廓曰文曰禮曰逃曰唐曰常曰度曰永曰昆（地玄）曰減曰唫曰守曰翕曰聚曰積曰飾曰疑曰視曰沈曰內曰去曰晦曰瞢曰窮曰割曰止曰堅曰成曰闕曰失曰劇曰馴曰將曰難曰勤曰

養（人玄）洞極二十七象曰生曰萌曰息曰華曰茂曰止曰安曰燠曰實（爲天）曰資曰用曰達曰興曰紊曰悖曰靜曰平曰序（爲人）曰育曰和曰塞曰作曰爍曰幾曰抑曰冥曰通（爲地）潛虛五十五行曰元曰裒曰柔曰剛曰雍曰昧曰昭曰容曰言曰慮曰聆曰覿曰繇曰懠曰得曰罹曰耽曰丼曰郤曰庸曰妥曰蠢曰訒曰宜曰忱曰喆曰戛曰特曰偶曰暱曰續曰考曰范曰徒曰醜曰隸曰林曰禋曰準曰資曰賓曰戒曰斅曰乂曰績曰育曰聲曰興曰痛曰泯曰造曰隆曰散曰餘今按三家之作太玄優矣邵子以雄知曆之理最所稱服者厥後元定之子沉作洪範皇極內篇亦準卦氣與八十一首同

夏二子

宋宣和中進士永福吳元美作夏二子傳畧云天命商以伐夏是以伊尹相湯伐桀而聲其刻剥之罪當是時清商颷起義氣擀揚烈風四掃宇宙清廓夏告終于鳴條二子之族無大小長少皆望風殞滅殆無遺類天下之民始得安食酣飲而鼓舞於清世矣夏二子謂致蠅也其鄉人鄭瑋得之往訴秦檜謂其譏毀大臣編管容州尋謫死于南雄

按韓昌黎雜詩曰朝蠅不可驅莫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咋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意正如元美所云偶閱鄭文寶江表志楊鸞詩曰白日蒼蠅滿飯盤夜間蚊子又成團每到更深人靜後定來頭上咬楊鸞鸞即南唐湯悅校文時舉子問欲用堯舜字不知是幾事者也適友人東陽王進士貢（炎）瑩（琰）至相與質之良璧謂曰子謂元美本昌黎安知鸞不本昌黎邪二十八字眞非苟作者元美致禍而鸞則倖免耳余曰子可謂善爲鸞解嘲矣相與大笑因書之

曹教諭詩評

松江曹教諭詩評謂

國朝詩不及前代諸名公似唐人者惟曾學士棨巢睫集而已入選者亦惟曾詩爲佳七言以詠物弔古爲難劉伯温題二喬圖云江上桃花紅粉腮偶然吹入玉堂來東風日暮和烟雨多少飄零委綠苔吉水李子儀墨梅云詔遣明妃出漢宫粉香和淚泣春風玉顔翻作寒鴉色悔不將金買畫工詠物弔古使無題亦難倩也浙人張庸題陶穀驛亭云蒼𦬊織簟湘紋涼綠羅裁衣蘭麝香銀燭光摇

夜將半琵琶曲終人斷腸不必加貶自有清意可謂佳作也四明李照王荆公墓云天津橋上鵑聲急巳卜先生相本朝百世雄文淺白日千年新法苦青苗當時韓國老緣誰去汴宋基圖自此提荒塚卧麟寒食後東風不見紙錢飄意則太露矣且謂

國朝詩人不一佳者多不入選如李昌祺題文丞相硯云巳矣斯人不可見留得忠肝涅不淄千載空遺補天石一泓正是化龍池黄簾綠幙承恩日殘照西風倚馬時寄語玉堂揮翰手他年留寫首陽碑瞿佑題和靖墓云詩落人間有墓存誰歌楚些

爲招魂愁連芳草春無迹吟斷梅花月有痕華表柱存遼鶴返少微光霣楚天昏生芻一束人如玉想像高風酹酒尊四明張楷觀浙江潮云當年春雷震海門初來遠客欲消魂陳開即墨牟爭觸戰罷昆陽馬亂奔伍相精靈何日散錢王功業至今存天涯一點青山小砥柱中流任吐吞臨川黎擴擬唐宫人入道云高髻雲鬟罷舊粧黄冠初入白雲鄉碧桃春雨心初定紅葉秋風怨已忘行道宛如隨玉輦步虚清似舞霓裳多情惟有長門月來伴吹簫引鳳凰紹興劉師邵失鸚䳇云來從西域

養經年飛入青雲最可憐銀𦉪空遺香稻水雕籠閑鎖落花烟能言每憶來書幌學舞長疑在綺筵此去想應尋舊侶隴山雲樹尚依然嘉禾陳延齡岳王墓云一自班師下内廷中原渾覺猒膻腥兩宮環珮烟塵迥百戰河山草木青雨暗靈祠嘶鐵騎月明陰井泣銀瓶凄涼古墓西湖上老樹悲風不忍聽僧德珉姑蘇懷古云西施一笑破姑蘇長使行人淚眼枯輦道落花春走鹿琴臺明月夜啼烏夫差古墓迷黄壤伍相荒祠暗綠蕪獨有靈巖山色在峥嶸樓閣擁浮圖此數詩大類元體亦未

見其進於唐也振大雅之音上追漢魏豈尚有待乎

禱神弭寇

正統末吾邑多鬼物有白晝見形抛磚弄瓦者予先府君禱諸城隍夢神云時方大亂可誦妙法蓮華經覺而飯僧先府君因諳誦焉景泰改元寇果至先府君在外予偕神櫝抱主避之而寇去先府君歸日益諷誦以函盛經供奉嚴潔是年六月先府君遘疾十二日琉璃燈墜焚函經七卷燬盡無餘案卓一無所損是日先府君捐館亦異事也禱神一念精誠遂致弭寇故曰心者人之神明豈待外求哉

先聖大王

正統改元之春郡國多蝗三月有制分命大臣捕之工部右侍郎邵旻往保定至府西北四十五里爲滿城縣縣之南門有先聖大王祠父老言往歲遇蝗禱之立應時天久不雨蝗生徧野捕之愈盛旻乃如父老言帥郡縣吏齋沐禱于祠下旬月間蝗果殄息乃勒石以章神功神姓項氏名託周末魯人年八歲孔子見而奇之十歲而

亡時人尸而祝之號小兒神史記甘羅傳項橐七歲爲孔子師者此也第土人誤謂託耳旻以大臣精誠不能格天而小兒祆鬼是禱亦可笑也已

草廬原理

元草廬先生吳文正公澄嘗作原理予愛其稽據明白分爲上下二篇其上篇原天地陰陽之理曰天地之初混沌洪濛清濁未判莽莽蕩蕩但一氣爾及其久也其運轉於外者漸漸輕清其凝聚於內者漸漸重濁輕清者積氣成象而爲天重濁者積塊成形而爲地天之成象者日月星辰也地之成形者水火土石也天包地外旋繞不停則地處天內安靜不動天之旋繞其氣急勁故地浮載其中不陷不墜岐伯所謂大氣舉之是也天形正圓如虛毬地隔其中人物生於地上地形正方如搏散日月星辰旋繞其外自左而上自上而右自右而下自下而復左天之積氣爲辰凡無星處皆是猶地之土也積炁之中有光耀爲星二十八宿及衆星皆是猶地之石也日月五緯乃陰陽五行之精成象而可見者浮生太虛中與天不相係著各自運行速遲不等天左旋於地外一晝夜一周匝

自地之正午觀之則其周匝之處第二日子時微
有爭差葢周匝而觀之觀天者定其闊狹名曰一
度每日運行一周匝而過一度至三百六十五日
三時有奇則地之午中所直天度始與三百六十
五日以前子時所起之處合故定天度爲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有奇日亦左行晝行地上夜
行地下晝夜一周匝但比天度則不及一度葢日
之行也與地相直處日月齊同無過不及而天之
行也與地相直處一日過一度二日過二度三日
過三度故曆家以日之不及天而退一度者爲右

行一度葢以截法取其易筭耳天傾倚於北如勁
風旋繞其端不動曰極上頂不動處謂之北極高
出地上三十六度其星辰常見不隱以偏依於北
方故曰北極下臍不動處謂之南極低入地下三
十六度其星辰常隱不見以其偏近於南方故曰
南極南北二極相去之中天之腰也謂之赤道日
所行之道春秋二分正與天之赤道相直故其出
沒與地之卯酉相當是以景短而晷長晝刻多而
夜刻少夏至以後又移而南至秋分則與赤道相
直秋分以後行赤道南冬至則去南極最近故曰

日南至而其出沒則與地之辰申相當是以景長
而晷短晝刻少而夜刻多冬至以後又移而北至
春分則又與赤道相直日極於南而復北則爲冬
至至下年日道極南復北之時三百六十五日餘
三時不滿故天度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
日之一而有餘日道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
分日之一而不足天度有餘日度不足故六十餘
年之後冬至所直大率差一度是謂歲差月亦左
行猶遲於日一晝夜不及天一十三度十九分度
度之七葢日行疾於月而退度不及天一度反若

遲然月行遲於日而退度不及天十三度有奇反
若速然日之行三十日五時有奇而歷一辰則爲
一月之氣月之行二十九日六時有奇而與日會
則爲一月之朔每月氣盈五時有奇朔虛六時不
滿積十二氣盈凡五日三時不滿十二朔虛凡五
日七時有奇一歲氣盈朔虛共十日十一時有奇
將及三載則積之三十日而置一閏日之有餘爲
氣盈月之不足爲朔虛氣盈朔虛之積是爲閏餘
五星之行亦循日月其行有遲速其行過於天則
爲逆其行與天等則爲留其行不及天則爲順日

月五星之與天體相值也由北直南而從分之謂之度由東至西而橫截之謂之道月之行也二十九日半有奇而與日同度是爲朔十四日九時有奇而與日對度是爲望合朔之時從雖同度橫不同道若橫亦同道則月掩日而日蝕對望之時從雖對度橫不對道若橫亦對道則日射月而月蝕其食之分數由同道對道所交之多寡月朔後初生明時昏見于庚下明上暗象震上弦時昏見于丁下明巳多而上猶暗象兌望之時昏見于甲全體皆明象乾望後初生魄時晨見于辛下暗上明

象巽下弦時晨見于丙下暗巳多而上猶明象艮晦之時晨見于乙全體皆暗象坤地西北高而多山東南下而多水先天方圖法地乾始西北坤盡東南故天下之山其本皆起於西北之崑崙猶乾之始於西北也天下之水其流皆歸於東南之尾閭猶坤之盡於東南也夫陽本實陰本虛也陽爲氣陰爲質陽成象陰成形陽主用陰主體則陽反似虛陰反似實是不然天之積氣雖似虛然其氣急勁如鼓皮物之大莫能禦故曰健曰剛曰靜專曰動直則實莫實於天地之成形雖似實然其形疏通如肺氣升降出入其中故曰順曰柔曰靜翕曰動闢則虛莫虛於地然則陽實陰虛者正說也陽虛陰實者偏說也觀此則理學類編諸書所言渾儀曆法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皇極觀物

邵子皇極經世所論性情形體飛走草木解之者未有能指其爲何物祝氏鈐朱隱老集說諸家皆不能明亦惟草廬能言之其原理下篇曰天有四象地有四象日月天之用星辰天之體水火地之用土石地之體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

柔與剛日陽中陽月陰中陰星陰中陽辰陽中陰水柔中柔火柔中剛土剛中柔石剛中剛錯而言則天亦有剛柔地亦有陰陽日陽也月陰也星剛也辰柔也水陰也火陽也土柔也石剛也日火之精爲夏之暑月之精爲冬之寒星體光耀爲晝之明辰體昏暗爲夜之晦水氣下注而爲雨火氣外旋而爲風土氣上蒸而爲露石氣內搏而爲雷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耳目口鼻爲首猶天之日月星辰也脉髓骨肉爲身猶地之水火土石也心[illegible]脾腎四藏屬天肺肝胃膀胱屬地指節十二[illegible]

二十四有天之象焉掌文後高前下山峙川流有地之法焉物有飛走草木四類細分之十六飛飛者鴻鵠鷹鸇之屬性之飛飛之性也飛走者鳶鷄鴨鳧之屬情之飛飛之情也飛木者隼鳩燕雀之屬形之飛飛之形也飛草者蜂蝶蜻蜓之屬體之飛飛之體也走飛者蛟龍之屬性之走走之性也走走者熊虎鹿馬之屬情之走走之情也走木者猿猴之屬形之走走之形也走草者蟻蛇之屬體之走走之體也木飛者松栢之屬性之木木之性也木走者樟櫸之屬情之木木之情也木木者棫

樸荊榛之屬形之木木之形也木草者楮穀木芙蓉之屬體之木木之體也草飛者竹蘆之屬性之草草之性也草走者藤葛之屬情之草草之情也草木者蒿艾之屬形之草草之形也草草者菘芥之屬體之草草之體也觀此似是創自胸臆他無所據容或牽合終不若上篇之純耳余謂邵子元會運世之說寅爲開物戌爲閉物其源出於佛老佛氏之書曰過去名莊嚴刼現在名賢刼未來名星宿刼謂之三世過去世界磨滅之後經無畧時有大風起吹水聚波濤沸湧生大沫吹置空中從

上至下依舊建立天地久後大海枯乾天下烟起漸至磨滅此即開物閉物之說也然猶未詳也老氏之書曰天地之數有五刼東方起自子曰龍漢爲始刼一炁孕於空洞之中大無之始上無復色下無復淵混沌溟涬如龍變化周流於虛空也南方起自寅曰赤明爲成刼運推數極三景開明猶皇極開物之會也中央起自卯曰上皇北方起自午曰開皇俱爲住刼梵氣彌羅萬範開張元網流演立天生地西方起自酉終于戌曰延康爲壞刼以日言之爲夜以人言之爲死猶皇極閉物之會

也然則皇極觀物之云者其殆二氏之緒論哉

性敏善斷

武城王道亨士嘉年十八貢入太學後就銓爲大同府山陰知縣性敏善斷有賫者齎鈔百緡醉臥城南荊樹下覺則亡矣訴於道亨道亨曰此荊樹爲妖也即出城按問民大駭皆競從之令人密捕不往者得一人倉皇失措訊之果服遂還其鈔而罷代府內藏失鈔幣而戶牖封識宛然莫知其由王以道亨有知畧召問之道亨至祭視氣樓似有物嘗往來而非人跡疑爲狙所竊乃列幣庭中伺

蔣狙過而伺焉一狙果攫取之因詰其主主即欵服盡還之官自是鄰邑有訟皆請決焉母老就養山陰嬰疾忽氣絕道亨哀號聲徹天地母得復蘇由此治行聲名大著紫遷方面正統初官至禮部侍郎初道亨五歲而孤母教之聰敏好學遂爲邑庠生年十二已能賦詠作古塔詩云浮屠何代建峭拔入雲端絕頂登臨處摩挲星斗寒鄉先生劉中行見而奇之曰冠萊公舉頭紅日之句不過是也他日必至公卿果如所言

襲指揮氣節

正統十三年二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先是巡按御史柳華檄各郡縣凡城郭鄉村大小巷道皆尾俱栅一隘門門上重屋各置金鼓器械鄉村民者立望高樓於四隅小則立於其中編各鄉民爲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夜則輪宿重屋鳴鼓擊柝不從令者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人罔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總甲嘗佃人田例於輸租外餽田主以新米鷄鴨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租輸於遠者令田主自運而歸不許輙送其家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至乃下巡檢追攝之因而殺其弓兵數人縣聞于上司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鬬殺傷殆盡至是懼討乃刑白馬歃血誓衆遂舉兵反他縣游民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十餘萬人僭稱偽號署官職八閩騷動

詔遣都督劉聚爲總兵都督陳詔劉德新爲左右參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括蒼賊葉宗留咋諸途陳部與戰敗死楷請濟師十四年

詔以寧陽侯陳懋爲總兵征夷將軍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都督同知范雄都督僉事董興爲左右副參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太監曹吉祥陳梧監軍御史丁瑄張海紀功大發兵討之春二月師次建寧而茂七先攻郡城爲延平官軍所殺傳聞張楷詩有句云除夜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紅遠近憂歎初不知茂七之遽死也已而餘黨推茂七兄伯孫爲主傳聞茂七果死始有向前意於是幕府下令立賞格能擒殺其黨與斬敵同自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老人言賊在尤溪山中欲降宜遣人撫之衆莫敢往惟千戶龔遂榮與致仕驛丞周鑄毅然請行遂榮率數騎入深山中可五六

原缺第十六葉

香山教諭平南張公輝以廣右解首自負文學爲人甚溫雅踈俊士子敬之景泰元年來主師席忽見解舍井中有人衣紅出而招之輝素有膽氣呵罵之走上蓮峯而滅次日會飲縣堂與丞爭坐位交相拳毆歸投井死縣官收斂輝屍遂填其井其子孫至今貴顯豈輝有學行夭于非命天故報之獨厚歟

旌忠祠

英廟九齡嗣位寵信司禮太監王振竊弄威福或請太皇太后張氏垂簾聽政不允一日　召英國公張輔內閣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見便殿宣振至前戒諭之正統壬戌　太后崩振恣肆作大宅皇城東文明年作智化寺于宅左以祝釐自撰碑文及土木之難言官劾其擅權誤國令陷虜中反爲虜用籍其家產玉盤徑尺者十枚金銀十餘庫馬數萬疋族黨皆坐誅爽宅没入官改京衛武學天順改元振黨以聞　上大怒曰振爲虜所殺朕親見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　詔復其官刻香木爲振形招魂以葬塑像於智化寺北祠之勑賜額曰旌忠僧然勝奉其香火寅緣以孝行被旌

磁州同知龍約自京還任以語州人羅綺時綺以副都御史降叅政家居爲人奏其謗訕皆獲罪許學士彬積不平賦詩曰忠臣偶爾陷　車駕孝子胡然傷髮膚智化寺中祠屋上薊門風峻夜啼烏

王忠肅公

王忠肅公翱自總督兩廣軍務入爲太宰與內閣李文達最相得一日偕文達趨召入文華殿英廟臨軒檻見之顧問畢去見其衣後穿呼還笑問其故公頓首對曰臣適在部衣此聞　命遂不及易臣聞君命召不俟駕而暇易衣乎　賜綺一端扣謝而出　上益知其誠悋可用嘗至東閣立候逡見從行主事與左順門內豎談笑公呼之謂曰曾讀論語鄉黨篇乎過位色勃如也此地近　奉天門御榻豈嬉笑處邪其敬慎如此馬恭襄昂代公總督及入爲大司馬猶呼其名恭襄未嘗不敬諾也夫人爲壻求遷官至下跪公叱罵之終不遷每遇銓除人無敢干以私者主事曹恂既陞叅議出至通州病還公爲奏聞有　旨仍舊職恂怨公遇于朝捽公毆之公凝立不動觀者謂恂必得重罪公具言恂實喪心奉　旨罷其官令有司防閑

出入而已景泰時召妖妓李僧兒入宮優人張甚通同東廠邏者害及舉子予在太學上疏言正身正家六事禮部奏　旨本無他意楊與濟善必欲文致予罪以問公公徐曰　皇上光復之初乃首罪一監生邪善赦而止吁公之盛德何能盡書也

薛尚書論禮樂

天順改元薛公繼遠遠自戶部郎中超拜本部侍郎從人望也予上疏時獲免罪責公有力焉尋延予長安西邸以教其子每謂予曰向使禮部說行子固今之陳東也然宇宙內事當視爲性分予其

勉之公博學無所不通禮樂兵刑天官律曆皆涉其要嘗出周禮及逸周書示予曰周禮小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王安石解保郊所以防患祀于社所以弭兵非也當作一句謂郊社同在一處蓋泰壇方三百步四周爲澤宮據魏儒劉芳言則壇有四門門外爲四郊觀覲禮大畧可見故逸周書曰設大社于周中當四周之中立大社即澤中方丘而圜其頂即地上圜丘也大司樂冬日至以陽聲召陽氣其律相繼故天神降夏日至以陰聲召陰氣其律相生故地祇出合爲九變陰陽相

得其律相合故人鬼格此所謂大合樂非分祀也二至演樂則分陰陽以召驗之及祀天地配以后稷則同在一處乃坤順承天合同而化之義我
太祖高皇帝合祀天地最得禮意當時耆儒汪克寬謂然天必及地尊可以統卑也正如人子奉養饋食於父必及其母豈可分別哉觀此二書則可見矣其言天官書以日及斗爲主語多不能盡憶公本廬之無爲州人祖祥洪武中工部尚書謫海南因家焉故舉吾廣鄉試正統壬戌進士終南京兵部尚書最諳　國家典故所履有聲爲時名臣

張都督不欺

南京僉都督鳳陽張九衢通文武全材也初守大同與石亨同僚其孫鏞與亨皆娶武安侯妹爲友壻最相得亨迎　駕南宮時公方在京使人索賂將爲公及鏞報功公執不可曰吾實未効勞敢欺君乎且貧無以爲獻也卒辭之久之仍舊職改南京未嘗介意及亨敗冒功陞官者皆削謫雖學士黃諫亦所不免而公完名高節竟以壽終可謂賢矣公博通經史尤善吟詠詞翰傑出一時大書遒勁有體予在學時頗好作詩公謬見重期予大用謂

於詞章相親徵之嘗爲作坊牌扁及友琴堂大字
今公没已久而子碌碌負公每睹遺墨爲之黯然

馬楊二義士

天順中有二義士曰馬士權楊塤初御史楊瑄劾
奏忠國公石亨太監曹吉祥侵占民田　上從徐
有貞李賢言以瑄不避權倖命户部覈實於是十
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不法兵科都給事中
王鉉知之以告亨亨入訴言鵬乃已誅奸臣内官
張永從子故結黨誣臣　上命收鵬及瑄遂御文
華殿悉召諸御史面詰之曰亨若有罪何不早言

悉下錦衣獄究主使之者衛官奏右都御史耿九
疇副都御史羅綺諷使爲此併執問之鞫謂其阿
附有貞及賢主使妄劾遂下有貞賢于獄會有風
雷雨雹之變降有貞爲參政九疇布政使綺亦叅
政御史盛顒等謫知縣瑄鵬俱戍鐵嶺衛會薛瑄
致仕去欲用王翺翺薦留賢爲吏部侍郎亨慮有
貞之復用也令人僞作給事中李秉彝劾奏吉祥
過惡語甚危激秉彝久卧病則以貌肖者持上之
命訊秉彝至死不承緝捕匿名者甚急言因譖有貞
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等爲此而滅其迹

上信之遂遣官校捕有貞于途收士權等俱下獄考
掠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武功伯誥券
纘禹神功之語出有貞自撰實誹作逆故出語不
臣士權始大呼曰有貞忠臣也豈有自撰誥券露
其逆謀之理都指揮門達等竟不能折會承天門
災肆赦刑部左侍郎劉廣衡等猶以詐爲制文當
斬奏聞　上以有貞犯在赦前得釋發金齒爲民
士權亦免其後門達怙寵驕横惡同僚袁彬欲直
不屈乃使邏卒發其陰私考掠成獄彬潦害訴楊
塤憐之疏言昔者　駕留虜廷獨彬以一校尉保

護　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　御前審録
則死無憾併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
進
上令逮問達綏塤死令誣大學士李賢主使塤陽
應諾達遽以聞遂　命中官會法司訊于午門塤
言事由己出於賢無預達計大阻而彬猶降黜未
幾
英廟賓天言官劾達罪謫戍南丹以死彬得復官嗚
呼天下禍機多由於激向使瑄言甫行而鵬等俟
其終則衣冠之辱未必如是之甚也主使之套今

猶襲用之豈成憲然哉賢之不爲不肖特天幸爾

吾於二十乎有感

非非國語

宋劉章嘗魁天下有文名病王充作刺孟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剌刺孟非非國語江端禮亦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爲此書不謂君先之也元虞槃亦有非非國語是非非國語有二書也同邪異邪豈紹述而剿取之邪求其書不可得盖亦罕傳矣今以子厚之書攷之大率闢庸蔽怪誣之說耳雖肆情亂道時或有之然不無可取者焉

其非滅竊也曰康公之毋誠賢邪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斯乃正論其可以盡非邪至其非三川震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游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鬬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爲我設此則肆情亂道甚矣是天變不足畏之所從出也餘類此者不容枚舉此所以來三子者之喙與

雙槐歲抄卷第六

雙槐歲抄卷第七

金錢銀豆

景泰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高穀同知經筵事戶部右侍郎兼學士江淵學士商輅侍講學士劉鉉吏部右侍郎俞山禮部左侍郎儀銘兵部右侍郎俞綱祭酒蕭鎡左春坊左諭德趙琬兼經筵官相傳云是時每講畢　命中官布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爲恩典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恒莫能得有一講官忘其氏名常拾以貽之有識者病其媟瀆時

宮中又賜諸內侍以銀豆等物爲閒笑楊文懿公守陳時在翰林賦銀豆謠曰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爲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　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亂灑金堦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敲鴛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璫半嚲羅裳縐贏得　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牛車不至愁烟空別有銀豆瀰如葉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銀豆灑金堦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餐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

倉有米無銀糴操瓢盡作溝中瘠明主由來愛一
嚬安邦只在䘏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
百萬人於乎　國阜用汰至此極矣

黃寇始末

南海賊黃蕭養者冲鶴堡人也貌甚陋眇一目而
有智數坐强盜在郡獄逾年所卧竹床皮忽青色
漸生竹葉同禁者江西一商人謂曰此祥瑞也因
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飯桶中破肘鐐越獄而出
凡十九人商人遂逸去不知所在官隸獄卒追之
揮斧而行人莫敢近其黨駕船以待遂入海潛遁

正統十三年九月也於是嘯聚群盜赴之者如歸
市旬月至萬餘人十四年八月攻圍郡城官軍禦
之輒爲所敗城中飢死者如疊製雲梯呂公車衝
城幾爲所破設開都偽官招誘愚民漸至十餘萬
都指揮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廣舟膠淺水有
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迸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
所在言未脫口伏兵出柴中擒清盡殲其軍城中
震恐三司官登城望之刃矢森發相顧涕泣而已
間道告急驛至京師
詔遣都督董興總兵都指揮同知姚麟副之兵部侍
郎孟鑑僉都御史楊信民督其軍尋命信民巡撫
廣東賊既屢勝遂僭稱東陽王改元授偽官者百
餘人據五羊驛爲行宮四出剽掠信民舊爲廣東
參議將至賊衆漸散景泰元年春與等進兵時天
文生馬軾隨行至江西夜半聞鷄興問之曰此何
祥也對曰鷄不以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
及經清遠峽有白魚入舟中軾曰武王伐紂有此
徵應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養聚船河南千餘
艘其勢甚張衆欲請兵軾曰兵貴神速若請兵則
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

興從之三月初五夜有大星墜于河南及旦以所
占告曰四旬内破賊必矣四月十一日興帥官軍
至大洲頭與賊遇果大破之時信民使人齎榜諭
賊使降蕭養曰楊大人我父毋也當徐思之獲鉅
魚爲獻信民受之立斫數十段須臾有司賊出而
嘆曰勢不佳矣叛蕭養者漸多留者不滿一千會
信民中毒卒鑑乃益加招徠蕭養中流矢而卧爲
官軍所擒於是奏捷于
朝蕭養伏誅餘黨悉平
詔鑑代信民巡撫乃析南海冲鶴大良諸堡爲縣名

曰順德云

王清倡難

王清字一寧濟寧衛指揮慷慨多勇畧常提兵入衛宣德間率所部出喜峯口及至鴛鴦海覘虜累立奇功曾有句云落日龍荒覘虜還劍光直射斗牛寒少年氣節應無敵肯負平生一寸丹正統丁巳陞廣東都指揮以親老不遂迎養陳情乞分係於原衛

詔許之蠻夷叛據大藤峽清往討有功戊辰總督廣東軍務巳巳協同總兵駐軍高州廣賊黃蕭養刼

鄉民叛衆十餘萬圍攻廣州清帥舟師赴援至秒角尾水淺舟膠失利被執賊素知清威望不敢害清投水不死因寄衣還廣城中大書詩云兩捧

天書鎮百蠻偶因兵敗不生還飄零身世輕於葉磊落襟懷重似山半夜愁吟珠海寺幾回夢墮鬼門關憑君獨有衣相寄爲我招魂宇宙間數日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不絶遂遇害有建蹇集行于世

太宰上壽

南京吏部尚書魏文靖公驥天順甲申遇

憲廟即位

詔文武官員五品以上致仕者進階一級時年九十一歲進一品官階閒居述懷詩云迂疎不覺已成翁鎭日優游雨露中一品新陞遵紫詔百年將届荷蒼穹松楸入望山逾麗禾黍連雲歲又豐感激

天恩深似海沾濡能有幾人同至巳丑元日年九十六詩云白頭又喜換年華香藹清芬燭吐花宮錦任披隨所戀椒觴從泛不須賒年登上壽身逾健官拜深恩秩更加願祝堯年等天地華夷一統慶無涯庚寅元日年九十七歲詩云家家簫鼓慶

新年老我風情只自然庭竹禁寒呈晚翠牕梅和雪獻春妍酒香旋漉延佳客詩就清吟續舊編最喜康强勝去歲從人說是地行仙辛卯元日年九十八歲詩云骨肉團圞子與孫升平又喜沐晨昏江河合派歸溟渤夷夏同心仰舜文槩槩呈春梅吐玉欣欣獻歲客過門老臣白首栖蓬蓽只效封人祝至尊秋夜閒居詠懷云步玉登金鬢已霜天恩乞得老江鄉蓴鱸隨分猶鍾曷泉石長卦即廟廊雅素欲追陶靖節疎狂又學賀知章百年已届殊康健任樂唐虞化日長九月十九日病中臨終

詩云泊泊華池水漸來今朝懷抱覺還開上蒼未
必重須福殘喘何期更復回瑶島不勞青鳥至蒴
籬還許白衣來明當放棹西湖去翠水丹山喚作
陪官至一品可謂尊矣年近百歲可謂壽矣
國朝大臣罕與之儷期耋作詩固不暇計其工拙也

南苑射獵

京城南有苑苑中有按鷹臺臺旁有三海皆元之
舊也本朝稍增治之自
太宗定都以來歲時蒐狩于此天順戊寅孟冬朔旦
朝退　駕出既入苑

上由中道從臣分道由左右會于臺下時日加午矣
長圍漸合羽毛畢集
上親御弓矢命中勳戚武將應詔馳射獲輒獻之既
畢賜酒饌以所獲分賚從臣命之先歸
上御飛轎後至是日天氣明霽風埃不驚歸途見月
馬騰人樂學士劉定之詩云　聖明天子中興年
大閱軍容故卜畋射鴈得書單漢武貫魚入詠邁
周宣追風玉勒從晨出吹月金笳及暮旋有獲應
爲王者佐屬車命載着先鞭

布衣進心學圖

漳州布衣陳剩夫眞晟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
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
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心學二圖其一爲天地
聖人之圖大書一心字以上一點規而大之中虛
曰太極太極左曰靜右曰動太極前一字倒朝上
曰復靜作十六點黑動作十六白蓋太極生兩儀
也自是如旋螺狀凡十點彎而向左又各作十八
黑白點如前而大每一大點包二卦蓋自二而四
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
二而六十四即邵子先天圖也坤復在下書冬至

乾姤在上書夏至升訟爲義曰立秋咸遯曰秋分
否謙爲正曰立冬明夷無妄爲仁曰立春臨同人
曰春分須泰爲中曰立夏蓋兼太極而一之也其
一爲君子法天之圖亦大書一心字其上一點規
而大之視前差小中虛曰敬敬左曰靜右曰動前
一字朝上曰復靜之左半黑而白白復黑動之右
半白而黑黑復白即太極圖之陰陽動靜也然白
黑皆互圜相入與太極稍異上曰乾下曰坤左曰
坎右曰離坎之左曰靜主動離之右曰動主靜乾
之上書聖要四說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常

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蓋採朱子之說亦合先天太極爲一者也總爲之說曰右圖二一著天心動靜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天之當然是性之復也聖人亦天心之自然者也君子豈可以不學乎然復性之說經傳詳矣而未有如此後一圖義之要而盡者也惟君子知之又能主敬以體之以盡其法天之功效也而有序焉蓋始則主敬使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即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一圈終則敬立而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即知至誠意之事是爲聖功之成

也亦不外此一圈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如是則法天之功至與前一大圈同一渾然粲然而無間矣一敬之功用如是豈不大哉三代學校之所以教者惟此而已此非後世記誦俗學之所能與也自伏羲畫卦示精之後（即復卦）堯以是（欽）傳之舜舜以是（恭）傳之禹禹以是（精一）傳之湯湯以是（日躋）傳之文（緝熙）武（敬戒）周公（待旦）孔子（博約）孔子傳之顏（心齋）曾（一貫）思（尊德性）孟（求放心）及孟氏没而遂失其傳者此也寥寥千餘載至周程張朱氏出然後此學大明及朱氏没而後[illegible]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

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科舉是以士視此心學爲無用故多不求又失其眞傳焉今幸

聖明崇重聖學學校採程朱之議而用之則心學之傳可以繼朱氏矣夫象理甚明不煩解剝但能體此下學之功（主敬）至於得其上達之妙（太極全體）則此圖在我雖四書五經無復遺理蓋秖是吾所得於天之本心而聖聖相傳者也其至要而廣大悉備孰有加於是哉故宜朝夕敬觀且樂與同志者共焉而尤望有以是正之（後書泉南布衣陳眞晟述非進呈體也）書未上先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得

旨下禮部時侍郎鄒幹掌部事不知其說云何其事竟寢

壽星塘

宋廣東經畧使蔣之奇嘗作蓬萊仙傳陳仁嬌香山陳氏女子也自少絕粒修鍊成仙身輕能從諸仙飛遊四方嘗降廣州進士黃洞家今吾邑惟壽星塘山水幽勝甲一邑有物曰赤蝦子者如嬰兒而絕小自樹杪手相牽挂而下笑呼之聲亦如嬰兒續續垂下甫至地而滅人謂蓬萊仙女遺類世子竊謂不然蓋土石之怪夔魍魎耳又有大鴉高

七八尺立與人齊見肉食即啄去景泰元年冬予
葬先考妣於此人蹤日多二物日少因思劉靜修
詩云人道乖張鬼道侵若人盛則鬼衰亦乘除之
數天地自然之理也

蓮峯卿雲

景泰丙子仲秋朔旦邑庠行香後忽見五色雲出
於蓮峯之上霏靄亘天黃彩爲多予時在黌同舍
鄭賢領批居首自負時名其讀書白扁元吉齋作
詩有元吉協黃裳之句予竊哂之因次韻云蓮岫
倚空蒼卿雲忽降祥九霄懸錦綺五色煥文章遠

靄無山碧非烟帶日黃虞廷如可獻將補舜衣裳
此上瑞也豈吾人所敢當耶

登科夢兆

予應景泰七年鄉試七月時同鄭賢李濬自石岐
登舟忽千戶林興來送揖賢及予曰興夢最驗恭
喜二位俱登第矣鄭秀才名在前列但山字上如
盧狀殊不可識豈傳臚之兆邪黃秀才中五十七
名夢中見之甚眞濬不悅佯醉而臥興遂辭去及
揭曉予叨領薦額恰如其數有鄭賢在予前乃靈
山人也

湯[illegible]精忠廟

湯陰西南有岳武穆王精忠廟正統末大學士
徐武[illegible]貞所建也其碑文曰國之有忠義猶天
地之[illegible]氣天地非元氣不運國非忠義不立天
地之[illegible]道國之主以人道無私而人多欲故天
地不[illegible]其元氣而國有自害其忠義者至要其
終則亦有萬世之公論存焉如宋鄂武穆王是已
當徽欽之既北狩而高宗南渡也華風幾淪戎禍
方熾宋之不亡猶如一綫之屬旒國之無人誰與
復立王於時奮自徒步應募而起歷裨校至大將

小戰百餘大戰數十鋒不少挫而益勁遂平南北
群盜傾僞齊以蹙金人蓋王之忠義勇智皆得之
天非矯僞而爲者故以恢復爲己任才與忠副名
與實稱南渡以來一人而已當是時女眞幾滅中
原幾復柰何主蔽於奸忘讐忍耻自棄其上而不
能成中興之大功此則宋之不幸中國之不幸而
豈獨王之不幸哉論者謂方郾城戰勝進軍朱仙
鎭兀朮將棄洛適詔趣班師使王持將在軍君命
有所不受之義堅執北伐乘屢捷之勢追技窮之
虜而滅之盡收故疆措置已定然後奏凱旋師歸

身謝罪顧不愈於束手就僇而志不得伸邪此亦一義然未得其當也夫將不專制久矣惟趙充國之破西羌嘗違詔而伸己策以上有孝宣之明下有魏相之忠與協耳不然則必如孔明之受託昭烈桓溫劉裕之專制晉權乃可彼高宗之去孝宣遠矣又濟之以奸檜之賊王既無孔明君臣之契而裕溫又非王之所肯爲者此所以寧死而不敢專制也歟烏乎於此可以見王忠義之誠矣是以自宋及今天下之人所共扼腕傷歎聲其害王者之罪而誦王之烈不已非所謂公論之存於萬世者乎歲巳巳八月

皇帝初即大位以統纂師熔　上皇未復寇方內偪乃命侍講臣　珵等十有五人分鎮要地過亂畧糾義旅以爲京師聲援而　臣珵寔來彰德彰德古相州也湯陰爲其屬邑邑之周流社王之生地也間因行縣至焉既臨祭王之父祖墓而封守之乃集郡縣僚吏師生父老於庭而諭之忠義及王之祠事皆恴躍願効力其明年春珵以　召還乃具列王之功於禮當祀者以聞　詔可祠既成勑賜榜曰精忠廟而俾有司春秋祭享如制於是書其事於麗牲之碑而識其相事者之職名于碑陰碑文內珵即武功之初名也立齋宋憲副端儀常著岳飛班師論正謂王知變而不知權一時士子翕然韙之予獨致疑以爲不然今觀武功之論寔與予合乃知義理固人心之所同然也當時使王行權而不守正違君命以前征軍士心必解體誰與爲戰而高宗奸檜亦有辭矣是自棄其師無敗其身也一失其正萬惡皆歸王豈肯爲哉故錄武功之文以竢斷史者採焉

岳武穆遺詩

覽池州府志得岳武穆遺詩二章皆精忠錄所未收者題齊山翠微亭云經年塵土滿征衣得得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觀未足馬蹄催趁月明歸題池口樂光亭云愛此倚闌干誰同寓目閒輕陰弄晴日秀色隱空山島樹蕭颷外征帆杳靄間予雖江上老心羨白雲關

理宗本生系

宋史理宗紀不著本生世系獨於宗室表見之按燕王德昭生奭王惟吉惟吉生廬江侯守度守度生嘉國公世括世括生房國孝恪公令稼令稼生

修武郎子亶子亶生伯昕伯昕生師意師意生希瓆希瓆生理宗若濟王竑則泰王德芳之後德芳生惟叙惟叙生從溥從溥生世堯世堯生令畋令畋生子乙子乙生伯存伯存生師丑師丑生希瞿希瞿生竑於寧宗爲近屬故當時立竑爲皇子而以理宗後榮王者蓋親踈之殺云

莊周亂名實

偶讀莊周之書觀其論事之體如懸河立海雷馳霆擊龍蛇走陸而雲烟綺天令人驚喜而不能已至其荒唐誕放啓天下後世亂名實而紊載籍是

則可以憑怒也周之罪大矣蓋其稍據實事附入己說如接輿之歌者是也而聖賢行跡自此不足信詭爲姓名恣其伸喙如肴吾連叔之問答者是也而古人姓名自此不足信虛實相半是非交雜如意而子問許由仲尼見老聃之類是也而天下實理自此不足信自周之書行而古今之事紛糅顚錯虛實混爲一途而不可盡識矣其尤甚者則姓名之詭撰足以眩人之聽聞非若事跡之尚可稽也余嘗謂編輯類書當分實事寓言二科以精別之斯爲無弊且以小說諸書攷之如牛僧孺之

玄怪錄郭元振烏將軍事本寓言也祝穆於事文類聚則以爲實魏泰之碧雲騢所載司馬光營妓事本謗詆也陰復春於韻府群玉則以爲實龍城記所載趙師雄夢梅花事本戲筆也惠州志則以爲實梁四公記所載姓名本不知所據也王應麟於姓氏篇則以爲實開元天寶遺事所載張彖氷山事有無本不可知也資治通鑑則以爲實似此之類未易枚舉遡其所自則莊周啓之也六經語孟之書最爲純粹有其事則書未有詭撰其事者有其人則書未有詭撰爲人姓名者經於秦火壞

於漢儒蓋猶有致疑於其間者矣然則小說孟浪無稽之浮談其可據以爲實乎故嘗以爲自六經語孟諸儒正說之外太半皆烏有無是公也豈非莊周作俑之罪哉

薛文清公德學

內閣學士河東薛文清公瑄名德碩學海內推重嘗爲御史巡按山東建言謂內外風憲緘默不言顧都憲佐惡之後公考滿顧署下下不稱職坐是不得進階及封贈父母公未嘗介意少見於顏色其涵養可知也景泰辛未秋七月以大理右寺丞

乞致仕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江公時用淵言於
上曰薛瑄歷官罷而復起始終不易其操昨者奉
命督四川雲南糧餉以給貴州之師日夜勞心思竭
筋力以底有功今年纔踰六十耳目聰明未覺衰
耗臣愚以爲瑄之學之才宜置之館閣以資其助
不宜俯徇其情聽之去也於是　詔留復職尋陞
南京大理寺卿未幾果入內閣時論方重頗公以
江公愛惜人材之心較之其優劣何如也天順丁
丑薛公主會試未幾去位予在太學往謁送之以
復性爲問因質以繼善成性與相近之義剖析分

明謂繼善即天命成性即氣質孟子指天命本然
說孔子兼論氣質其說乃備德容溫睟言詞質直
眞君子人也忽一客至予辭而出同舍王舉人琰
嘗以史中諸疑悞質之如宋太祖授受事公尋思
徐曰多聞闕疑若此闕之可也蓋確論云

郕邸官寮

正統庚申
景皇在郕邸吏部奉
勅擇儒臣爲官寮人皆托故避之其不得已就者
翰林侍講東萊儀銘爲左長史修撰吳郡楊翥爲
右長史訓導嘉興俞山晉江楊與爲伴讀中書舍
人金陵俞綱爲審理正南昌余儼太原朱綬爲審
理副皆不由科目者及　王即大位首擢二長史
皆侍郞銘終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翥終禮部尚書
山爲鴻臚左寺丞歷少卿吏部左右侍郎與爲戶
部郎中陞南京戶部侍郎綱擢太僕少卿晉兵部
右侍郎日竊居內閣月餘罷儼遷僉都御史綬遷
大理少卿人之功名富貴不可豫料如此綱字廷
立嘉善之胥山鄉人後徙金陵無他材能以生員
薦入翰林預修

宣廟實錄得中書後驟進得與密勿人詫爲異
英皇復辟加太子少保仍兼侍郎改南京禮部致仕
怏怏病卒其遭逢可謂過分而綱猶不自足有女
爲柯狀元繼室每述其父觖望之言殊可笑也

彭蠡纜精

天順初元予計偕北上經彭蠡湖舟人言宗三秀
才靈異嘗具牲醴求神福者問之扣齒搖首不敢
言既望奠後乃言曰昔
聖祖之鏖戰僞漢也有棕毛巨纜分判爲三歲久化
爲蛟能宗一宗二飛騰而去獨其季弟淹留在此

每蜿蜒波濤中舟人稍欠修敬遇之輙有禍敗或化爲丈夫題詩作讖後無不驗予大不然之後告往南監再經其地則妖已熄矣時都昌孔知縣韶文鏞者最號廉能偶歲大旱聞其出沒乃往驗之一巨木歲久爲水草穴洛眞若鱗鬣然笑曰宗三秀才乃汝邪命左右秉炬焚之了無他異韶文由是聲名大著累官至右副都御史工部侍郎系出先聖家于姑蘇景泰甲戌進士

絕句近唐

景泰甲戌選進士十八人改翰林庶吉士入館修

寰宇通志書成授官首則丘文莊公濬次則彭學士華尹學士直俱編修而牛綸以太監王姪亦與焉授科道者吾鄉東井陳先生政及耿裕金紳劉釪孟勳嚴淦何琮甯珎陳龍黃甦王寬吳禎也修書無攻課業惟此科爲然彭長於絕句詠陶淵明云解印歸來雪鬢飄呼兒酒露寫前朝丁寧莫取江頭水恐是金陵一夜潮題王明妃云抱得琵琶不忍彈胡沙獵獵雪漫漫曉來馬上寒如許信是將軍出塞難風味近唐人矣

古廉叙織錦圖

古廉李祭酒時勉叙曰扶風竇滔妻陝留令武功蘇道賢第三女也年十六適滔滔爲符堅秦州刺史有能名後以事忤堅謫戍燉煌及堅取晉襄陽擇守復起滔拜安南將軍鎮襄陽始滔有寵姬趙陽臺善歌舞眞于他所蘇氏偵知之求而加捶楚焉滔頗恨陽臺又媒蘖蘇氏短而讒譖滔由是情好日踈暨滔赴襄陽邀蘇氏與俱忿不肯從遂携陽臺以往絕蘇氏不復與通音問者久之蘇氏悔恨不得以伸其思乃織錦爲回文遣家僮徧獻之期至滔所欲以感動其意滔覽之不釋手者歎

日乃得探其憂鬱之情而悲傷之遂逐陽臺之關中具車從迎蘇氏至襄陽恩愛益篤於初吾友黃君卓持此圖以示余余感夫世之惑讒邪以害正被謗以自留者曾不如蘇氏之善諷滔之能悟而由其正也特爲賦詩云蘇氏名蕙字若蘭滔字連波右將軍于眞之孫朗之子也今觀此詩三言似急就四言似千文五七言似古選育言娥英以比嫡妾中反飛燕以比陽臺出入經史反覆成文事林廣記所載亦云頗放倪夫及早還者其謬可知矣

夔槐歲抄卷第七

雙槐歲抄卷第八

名公詩讖

瓊州定安縣南有五指山即黎母山瓊崖之望也少保丘文莊公濬少時詠之爲人所傳誦詩曰五峯如指翠相連撑起炎州半壁天夜盥銀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雲烟雨餘玉筍空中見月出明珠掌上懸豈是巨靈伸一臂遥從海外數中原識者知其異日必貴後竟如言文閣夏忠靖公原吉少年極穎敏或指屋上獸頭使賦之公即口占曰非龍非虎亦非羆頭角皆因造化爲不向草茅誇氣

象却於廊廟著威儀昂昂飽歷冰霜苦默默長承雨露滋寄語飛飛諸燕雀好來相近莫相疑論者以爲居顯位而不免罷小人此其驗也詩言志者也二公之志見於詩矣則其應驗固理之自然者世謂詩有讖不可苟作豈此類之謂乎偶與客談及此有舉高季迪啓所題筆峯詩者雲來濃似墨鴈去還成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怨何事季迪辭侍郎不拜家居忽罹黨禍腰斬亦其讖也

仝寅王泰卜筮

仝寅字景明山西安邑人少瞽而性聰警乃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正統間父清遊雲中挾寅與俱三邊吏士有問身休戚及軍利鈍成敗必就寅決之由是名聞四方己巳秋虜酋也先大入邊

英廟北狩陰遣使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浹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憑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

乾之用也南面子衝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

英廟心識之時忠國公石亨以叅將守雲中賢寅引爲上客動必咨之暨

景帝即位虜益熾召亨還總京營亨以清有幹畧薦以自輔寅因侍行至京時也先復入冦京師戒嚴召寅問休咎寅筮之曰無能爲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庚午也先欲奉

英廟北還時宰以爲詐獨武寧伯朱謙上書懇請

朝廷持不敢發寅力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舉義我中國反失迎奉之禮獨不爲夷狄笑乎亨遂與少保

于謙協議遣使虜果奉　乘輿來歸實庚午八月也

英廟以太上皇居南宮錦衣指揮盧忠上變外議汹汹忠一日屛人請筮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兆大凶死不足贖忠惧而佯狂爲風狀　兩宮乃安忠後伏誅如寅言

景帝弗豫中外以儲嗣未定爲憂寅言于亨曰公國柱石當委身致命以安宗社今危疑之際不早定大計禍且不測亨意遂决

英廟復辟將官寅寅固辭乃命工范金鑄陰陽神靈四字爲筮錢十八文又製象牙盒貯之以賜又賜魚牙金酒盃一白金彩幣若干會清以指揮僉事出涖徐州

上曰仝寅得無偕往乎其授錦衣衛百戸在京居住寅後固辭不允見亨寵位已極每筮以持滿之道反覆戒之弗納卒及于禍寅年近九十卒又有王泰者小名驢兒濟寧衛人雙目瞽其一稍通明賦性靈異嘗遇一老嫗授以陰陽一篇居數日嫗乃去或曰嫗老狐精也泰賣卜由是屢發屢中人以爲神都御史馬昂嘗微服訪泰泰愕然謂曰是何

大貴人也刻期某月日必陞兵部尚書果然漕運僉都御史王竑入覲就問泰曰此去必陞三年必有大禍然亦有大名至京果陞左副都御史是歲甲戌也丁丑爲石亨所害除名爲民復問之泰又曰公至某日當有

詔命仍舊官巡撫西北及期果如所言指揮盧彬金帶自東復開者二泰曰今夕有鋒刃之禍是夕彬入舍人王鑾家爲鑾所殺其神妙如此二人者可以備藝術傳矣

唐試進士排律

唐試進士五言排律例綴用六韻天寶十年錢起及第賦湘靈鼓瑟是也詩曰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逸韻諧金石清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可謂絶妙矣世猶以兩不字少之當有編録試詩自爲一編以傳者然而無聞焉莫宣卿者開建人唐大中間進士第一令縣之金縷村有宣卿讀書堂及片玉亭水環之流韻清響父老呼爲龍吟水然其言行爵位無傳焉嘗得其詩於唐詩品彙題曰白宮乘月

早朝聽殘漏疑省試所作也詩曰建禮儼朝冠重門耿夜闌碧空蟾魄度清禁漏聲殘候曉車輿合凌霜劍佩寒星河猶皎皎銀箭尚珊珊杳靄祥光起霏微瑞氣攢忻逢聖明代長願接鵷鸞吾廣狀元及第實自宣卿始

宋賜進士詩

宋制進士先進詩謝恩上有賜詩復和之以進度宗咸淳辛未吾鄉狀元張鎮孫謝恩詩云當宁宵衣務得賢草茅何足副詳延天人要語垂清問仁敬陳言上奏篇愧乏謀猷裨乙覽忽驚姓字首臚

傳乾坤大德知難報誓秉孤忠鐵石堅御賜狀元以下詩云臨軒再策匪虛文要語諮謀敢弗遵昭格天心惟至敬封培邦本在深仁詳延喜見洋洋對來譽知爲蹇蹇臣始進便當思遠到會須華國有儒珍鎮孫和上云聖主游心六藝文先皇成憲日常遵天人親屈九重問嶺海同歸一視仁巴忝臚傳魁衆俊復叨燕衎逮微臣終身祗佩丁寧訓遠到功名顧自珍當時所以貴士者至矣今刻石廣郡學中

夜見前身

大宗伯周文安公洪謨中鄉貢日舟泊邗江夜見一異人謂曰吾即子之前身也前程萬里終身清要公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山人也丁其姓家維揚及公官南京翰林以詩訊維揚太守三原王侯恕曰生死輪廻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文姓丁侯得詩甚訝集郡之耆老詢之羅文節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啓之父以詩名家元末隱處至建文元年沒于成都以儒雅重于藩王有德人也侯即以此復公世以爲異如羊祜房琯之事云然予竊疑之公嗜學人也精

神恍忽人或附會之耳前此大宗伯毘陵胡忠安公濙生而髮白善啼有僧至門謂曰此吾師天池高僧後身也示寂時言當生公家以一笑爲驗果如言易啼爲笑近時進士太原王德華瓚幼年能讀番經恍然悟前身爲西僧予竊以爲此皆豪俊之士自詫神靈以欺人耳安足信哉

河套墩臺

黃河套周廻六七千里土肥饒可耕桑三面阻河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二千餘里南至邊城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

里近者二三百里惟黃甫川稍近逾河則唐三受
降城又東則舊東勝址也　國初虜遁黃河之外
正統初始渡河來犯近邊鎮守都督王楨始築榆
林堡城仍設法禦之往北二三十里之外沙漠平
地則築瞭望墩臺虜竊境即舉烟示警往南二三
十里之外則埋軍民種田界石多於硬土山溝立
爲界石外開創榆林一帶營堡累增至二十四所
成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陜西
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
不敢深入天順中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鄉道遂

知河套所在入居其中以伺機變不時出沒然猶
不敢徑犯人家自是虜顧居內散漫潛住而我列
屯反在其外矣成化初邊人被掠日多於是毛里
孩糾衆深入攻圍墩臺而孛羅忽繼之秋冬則聚
衆爲寇春夏則潛退河套遠近軍民大被搶掠阿
羅出復勾引滿都魯亂加思蘭聚衆益爲邊患
朝廷添調京營及大同宣府寧夏甘凉陜西護衛軍
馬數萬須給銀兩起倩陜西山西河南軍民或趲
運或借撥或糴買或預徵或開中或採打多方整
理糧料草束軍民困苦不可勝言復恐財力費耗

致生他變止留大同宣府山西寧夏客兵及兩班
軍馬各一萬二千五百員名相機戰守議者嘗請
於榆林堡立衛猶未成也都御史余公子俊始請
以先年陜西清出遠年不明軍籍及有罪責戍南
土者之子孫免其遠戍就近編伍以實之凡墩臺
每座基各闊三丈高三丈對角懸樓二座長闊各
六尺空內桃壕塹闊一丈五尺深一丈依界石一
帶隨其山勢彎曲剷削如城高二丈五尺川口去
處兩傍俱築大墩撥軍防守虜既出套乃東起清
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蔓幾二千

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崖砦連比不絕於其
空處築邊墻者二橫一斜一如新月狀以偵敵避
射凡爲堡十二崖砦八百十九小墩七十八大墩
十五凡兩月而功成然寧夏東路自花馬池往西
爲黃河東岸平山墩西路則爲黃河西岸黑山營
相距一百九十餘里乃河套要害停歇功築蓋有
待也且又拓其城比舊加廣凡軍中器用率范銅
鐵爲之又奏立衛學以教軍中子弟榆林俗不藝
圃乃求種教植自是蔬果與内地等又於界石外
開地以爲屯田給軍民耕種得糧十數萬石以力

經費自是榆林為重鎮與寧夏甘肅鼎立為三矣入套之路多由黃甫川南焦家坪以兩岸夾山水先合後泮此外則娘娘灘及羊圈子渡口冬月水堅隨其所擇而官軍駐劄多在神木堡或高家堡莫能測也成化十五年㴻都督亂加思蘭死其子僭稱小王子弟亦思馬因僭稱太師播遷宣大邊外使有勇知之將一鼓禽焉偏搜匿套者彼將喙息不暇於是招募勇士築城屯種套中虜患或可除矣

車戰器械

成化甲辰七月余公子俊為總督尚書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成周之世如臨衝之伐崇墉檀車之戰牧野罪人斯得明效足徵迨至後世如武剛車之走匈奴偏廂車之平突厥亦皆效其遺意未嘗不成戰功仰惟我

朝制兵之法超越前古凡有征伐所向無前但承平巳久正統十四年京師戒嚴成化十九年大同失利振揚威武正在此時追憶天順年間臣守西安曾辦車料送至寧夏成造兵車用無不利至今頼之臣今奉

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冦至車戰為宜臣等議得為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十人駕挽行則繼以為陣止則橫以為營營車空闕去處以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別處伏兵亦以鹿角柞如車營自衛以俟若使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我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隨處起其伏兵或首遏其驕橫或尾擊其

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無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乃具圖本其一下兵車營圖周圍用車五百輛每輛轅長一丈二尺拽車者每輛十人鹿角柞五百副肩柞者每副一人俱步軍共用五千五百人之上車外壕闊深各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一萬五千人之上可禦虜賊萬餘其二搜兵車營圖周圍外層用兵車五百輛拽車者每輛十人裏層用鹿角柞五百副肩柞者每副一人俱步軍營內可容馬隊并官軍一萬五千之上可禦虜賊萬餘其三搜鹿角柞營圖

周圍用鹿角柞五百副每副長五尺用鐵打箍頭
鈎環聯絡每副肩柞馬軍一人共用五百名之上
營內可容馬隊官軍四五千人之上可禦虜賊千
餘人其四下樁繩營圍周圍用樁繩五十副每副
樁十二根繩十條長五丈闊一丈樁繩外壕深闊
各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二三千之上可禦虜
賊二三百餘其五樘樁繩營圍周圍用樁繩五十
副每副樁十二根繩十條長五丈闊一丈步軍一
十二人持之共用六百人內可容馬隊官軍二三
千之上可禦虜賊二三百餘凡器械神鎗以竹爲

翎神砲以木爲矢以鐵爲鏃俱可致三四百步每
步隊十人駕挨戰車一輛輛用繩二條圓牌二旗
一砲四車箱內安其三虎毛上安其一火桶二各
藏火箭十枝砲上用狼頭送子馬子圓石子弁一
窠蜂鐵彈碎石子包定火藥每馬隊則圓牌五神
鎗五砲二鹿角柞連繩鐵鍬及钁各二斧及剪錐
各一其鑼鍋皮渾脫火鐮火藥與步隊同此中國
之長技也予得其詳賦二詩以志喜曰靈夏城邊
沙草春賀蘭山下少閑人神鎗火砲無天起河套
年年靖虜塵車騎連雲砲震雷邊墻如月接墩臺

娘娘灘上河氷合不見胡兒牧馬來於戲若余公
亦可謂壯猷者矣

西番遏狄

、天順八年春二月甘肅総兵官宣城伯衛原正涇
巡撫僉都御史吳興璧琛奉
詔率師往平西番二公將中軍與其偏裨分五路以
進甘涼蘭鞏山丹莊浪等衛所軍在行者三萬五
千人追討至駱駝山焉爾沖殺唐川俘斬其酋及
部屬萬餘得其雜畜十餘萬夫西番古之氐羌唐
之吐蕃也其地西至于四川西北至于雲南西南

至于陝西漢書所謂南濱析支至于河首者也尤
切近甘肅常爲北虜右臂更互伸縮以抗中夏元
得其地嘗郡縣之設官分職以吐蕃僧八思巴爲
大寶法王大元帝師領其人民我
朝洪武六年因其故俗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
盛佛寶國師分設烏思藏朶甘衛二都指揮使司
自指揮宣慰招討等司及萬戶府千戶所凡三十
三處以官其酋長後分封爲大寶大乘贊化闡化
闡教輔教等六王皆僧也既髡首黃衣而僭尊制
又假寂滅虛幻之術爲猖狂背叛之計至於入掠

莊浪敢拒王師至是始殄服貢獻如常矣東井陳
先生宣之政爲雲南憲副嘗見西番僧至滇遇旱
能入海擒龍歸鉢中以刎擲之輒雷電而雨足履
衢石深入數寸既去則鞋迹存焉呪六畜生者輒
死復呪之則死者再生此元人所以尊信加帝師
號至於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蓋懾其邪術故也書
曰三危既宅三苗丕敘以南蠻赦西戎今肅州地
也又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今西番西
南至甘肅有崑崙山存焉析支即今西番有析支
水存焉渠搜即河套東南有渠搜縣故城存焉三

國皆以織皮爲貢即敘云者以次相聯使屏蔽北
狄也三代因唐虞故迹薄伐西戎而玁狁襄矣議
者謂西番今既貢獻而大邊城東自延綏黃甫川
西至寧夏紅山堡豈無即敘之地乎或於偏頭關
外娘娘廟或於寧夏鎮外賀蘭山使西寧衛官軍
控領大寶法王等部落往遏北虜出沒之路或徑
住河套彼惑其妖幻必不敢肆亦制狄之大機也
南蠻有叛者討平之後亦必分北以雜西戎如韃
韃來降遷于南土之法諺曰以夷治夷用賊殺賊
我

文皇帝崇禮西番尚師偏爲建寺蓋有意於此惜乎
當時無以唐虞故迹告之也

四代通禮

永新劉文安公定之與李學士克述紹同歷庶子
劉學士宣化儼戲謂文安曰先生眞庶子也蓋公
本庶出遂默然無以應初其父石潭先生髦將納
其母側室或謂不宜同姓不從及公請封乃改爲
留氏鄉人嘗許之今觀丙辰進士登科錄所書生
母寔劉氏也其後將立祠堂故爲且制以諱乃翁
之失見諸呆齋存稿中有家書云奉先之禮古來

儒者未必皆同今亦豈能盡依朱子欲作祠堂之
時整齋同作一大龕龕中懸一軸軸上書云本宗
劉氏門中三代考妣五服親疎神寬席公號名儒
而其父亦敦古道者其失欲蓋而彌章如此禮貴
謹始可不鑒哉今按唐制大夫三廟曾祖西第一
室祖禰以次而東攷諸韓文可見矣予初疑廟主
之升祧取日出沒之義然朱子大全則謂席南鄉
北鄉以西方爲上是或一道也士夫祭四代實自
朱子家禮始　國初用行唐知縣胡秉中言許庶
人祭三代曾祖居中祖左禰右士大夫祭四代當

從時制高曾居中祖左禰右可也公不從朱子而
國朝禮制亦不之考謂之何哉

始終清操

錢塘王文進琦鄉貢試禮部乙榜授泗州學正擢監察御史以學行老成稱陞山東按察僉事提督學校士風爲丕變改四川不樂行乞致仕年幾五十歸以清介自將在公門無私謁平生不治生產居閒陶如也值歲大侵無以朝夕冬且莫大雪日偃卧不能出門戶有饋者非有故舊拒不受卽故舊至亦却之有咟者曰當路甚重公舉一言何所

不濟乃自苦如此琦曰吾求無愧於心耳心無所愧雖飢且寒無不樂也何咟之有竟以飢寒卒杭守胡濬聞而弔之告于藩臬祠諸杭學鄉賢云

棠花表節

封丘庠生彭儀妻吳氏喪夫時年甚少亟欲以死殉顧姑老子幼乃止不三載姑亡子殁其母受巨室厚聘欲改嫁之吳怒曰吾聞之夫失節事極大異日何面目見夫邪卽更衣沐浴潛至夫墓側大哭兩手扒土深尺欲入墓不得哭益痛至夜分淚竭血繼衣漬盡赤自縊棠樹下死遠近聞之往視其面如生見者莫不洒泣鄉人共率錢買棺與夫同穴是歲仲冬所縊棠樹生花殊盛雖催風雪不隕蓋貞烈所感也成化初事聞旌表予嘗賦一絕云夫君一逝恨無涯直入泉臺作一家歲歲雪霜彫不得至今英爽在棠花自媿非詞未能揄揚其烈也

貞燕烈鴛

元元貞二年雙燕巢于燕人柳湯佐之宅一夕家人舉燈照燬其雄驚墜猫食之雌彷徨悲鳴不已朝夕守巢哺諸雛成翼而去明年雌獨來復巢其

處人視巢生二卵疑其更偶徐伺之則抱獨之殼爾自是春去秋來凡六稔觀者譁然目爲貞燕成化六年十月淮安鹽城大蹤湖漁人見鴛鴦交飛獲其雄烹之雌戀戀飛鳴竟投沸湯中而死漁人悲其音爲弃羹不食余稱之曰烈鴛禽鳥微物乃能如此彼梁燕尚在而孫壽私姣於秦宮夫君已亡而息嬀偷生於楚國何以爲人哉因賦二詩以愧不如鳥者貞燕謡曰貞燕貞燕影皐皐尾涎涎去年雄共棲今年雄不見深沉簾幙花隨風空梁獨宿思故雄何人竝卧氍毹月羅袂鸞[illegible]花影中

烈鴛謡曰烈鴛可悲雄巳死雌依依寧同鑊中亨不向湖上飛生來相隨不相舍如今奮翅同所歸何事楚宫嬌不語露桃脉脉東風裏

木工食一品俸

蒯祥者蘇州人永樂中父福能主大營繕爲木工首以老告退祥代之丁酉扈從至北京凡　宫殿廟社皆所從事正統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諸司效勞尤多天順末奉璽書作裕陵成化間委任尤專自工部營繕所丞進所副遂陟工部營繕司主事員外郎歷擢太僕少卿遂爲工部右侍郎轉左侍

郎其禄累加至從一品成化辛丑三月卒年八十四嘗贈及祖父母父母其子爲錦衣千戸又蔭爲國子生其禄壽蓋爲木工者所罕見也

三十六宫

邵子詩曰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爲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宫都是春釋者謂漢天文志曰氐爲天根楊雄賦曰西極月窟是天根在卯月窟在酉也然先天六十四卦圖以乾遇巽爲姤姤當夏至地逢雷爲復當冬至是月窟自午而後著於酉天根自子而後著於卯所謂理極微者是也植物體冷而氣在外根在下而親地自一陰始故探月窟而知物動物體熱而氣在内首在上而親天故躡天根而識人乾三畫對坤六畫爲九兌四畫對艮五畫爲九離巽俱四畫對坎震俱五畫各爲九四九三十六又乾一對坤八兌二對艮七離三對坎六震四對巽五亦三十六皇極之學以不用爲用天有四時而冬不用子中其所處也處子中則陽自卯而開物以往陰自酉而閉物以來是閒來往也由是八卦陰

陽消長無窮故謂都是春也然復姤本六十四卦以八卦言殊謬其不類今考朱子語類謂易反對者屯蒙之類凡二十八卦并不反對者乾坤坎離頤大小過中孚八卦爲三十六宫蓋一陰一陽往來而成先天一元之氣也邵子之學可謂奇而隱矣當時猶不能知况後世邪

緣木求魚

鯢魚出峽中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茹草葉覆身張口俟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小兒將食先縛之樹鞭之出汗如白汗乃無毒

魶魚出四川雅州祭經水及西山溪谷似鯢有足亦能緣木聲如兒啼蜀人食之孟子謂緣木求魚理所必無也然而物之不可窮者如此天壤間亦何所不有邪

尹氏八士

逸周書曰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召邵公奭畢公高王曰嗚呼敬之哉無競惟人小人難保后降惠于民民罔不格緜緜不絕蔓蔓若何豪末不掇將成斧柯王乃勵翼于尹氏八士惟固允讓德降爲則振于四方加用禱巫神人允順又曰王赫奮烈

八方咸發約期于牧案用師旅商不足滅分禱上下尹氏八士大師三公咸作有績神無不饗王克配天合于四海惟乃永寧由是言之尹氏序于八士之上蓋周以典神天爲重尹氏其祝者也及克殷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群臣畢從尹逸筴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顯聞于昊天上帝周公再拜稽首乃出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乃命南宮仲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迭遷九鼎三巫乃命閎夭封比干之墓乃命宗祀崇賓饗禱之于軍乃班蓋其所重在典神天其罪紂亦以此詩曰天保定爾又曰百神爾主此之謂也史佚即尹逸也伯達仲忽與南宮括即八士之三也其後皆爲周世臣

祭公芮伯

逸周書雜錄有周之事每段爲一解有似書者有似禮記者然似書者如程典商誓皇門之誥闕文尤多豈孔子刪餘殘剩至此邪惟祭公之顧命芮誥二篇最爲完整今抄于此王若曰祖祭公予小

子虔虔在位昊天疾威予多時溥愆我聞祖不豫有加予惟敬省不弔天降疾病予畏之威公其告予懿德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謀父病惟不瘳朕身尚在茲朕魂在于天昭于王所𢦏宅天命王曰嗚呼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國作陳周惟皇皇上帝度其心寘朋德付俾四方用應受天命敷文在下我亦惟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茲申予小子追學於文武之蔑克龕紹業以將天命用夷居大商之衆我亦惟有若祖祭公執和周國保乂王家王曰公稱丕顯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

大勳弘成康昭考之烈王曰公無困我哉俾百僚
乃心率輔弼予一人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詔畢
桓于黎民般公曰天子謀父疾惟不瘳敢告天子
皇天改大商之命維文王受之維武王大尅之咸
茂厥功維天貞文王之重用威亦尚寬壯厥心康
受乂之式用休亦先王茂綏厥心敬恭承之維武
王申大命戡厥敵公曰天子自三公上下辟于文
武之子孫大開方封于下土天之所錫武王時彊
土丕惟周之基丕維后稷之受命是永宅之維我
后嗣旁建宗子丕惟周之始并嗚呼天子監于夏

商之既敗丕則無遺後難至于萬億年守序終之
丕乃有利于宗丕惟文武由之公曰嗚呼天子由
我不則寅哉寅哉汝無以戾罪疾喪時二王天功
汝無以嬖御人疾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
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
卹其外尚皆以時中乂萬國嗚呼三公汝念哉汝
無泯泯芬芬厚顏忍醜時惟大不弔哉昔在先王
我亦惟丕以我辟險于難不失于正我亦克沒我
世嗚呼三公予惟不起朕疾汝其皇敬哉茲皆保
之曰康子之攸保勗教誨之世祀無絕不我周有

常刑王拜手稽首黨言　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
稽道謀誥予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道左
右臣妾乃違民歸于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讐茲言
允効于前不遠商紂不道夏桀之虐肆我有家嗚
呼惟爾天子嗣文武業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
臣昏行罔顧道王不若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
弗堪治亂信乎其行惟王暨爾執政小子攸聞古
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后除民害不惟
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讐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
后惟其怨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

哉嗚呼豢擾畜如之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爲
事不勤德以備難下民胥怨財單竭手足靡措弗
堪戴上不其亂而以予小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
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爲王之患其惟國人嗚
呼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洗爾心改爾行克憂
往愆以保爾君爾乃聵禍翫烖遂弗悛余未知王
之所定矧乃與居惟禍發於人之攸忽憂重於人
之攸輕心不存焉變之攸伏爾執政小子不圖善
偷生苟安爵以賄成賢智拑口小人鼓舌逃害要
利並得厥求惟曰哀哉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

言以行取人人娟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寔蕃有徒王貌受之終弗獲用而相誣蒙及爾顛覆爾自謂有餘予謂爾弗足敬思以德備乃禍難難至而悔悔將安及無曰予爲惟爾之禍按謀父祭公名也良夫芮伯名也禮記緇衣引葉公之顧命語與此同特誤以祭爲葉耳此可見西漢以前已行於世不待晋發汲冢而後出也明矣

襄邸朝禮

諸王自谷府變後鮮朝久矣天順初晋王請朝

詔止之先是土木之變襄憲王瞻墡兩疏慰安
聖烈慈壽皇太后乞命　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敢勇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　郕王盡心輔政章上時景泰立已八日矣至是得諸宮中
睿皇覽之感歎　勅取入朝王遂戴星而駕故事當祭禁門而入自遷都北京來朝禮絕適宗伯胡忠安濙致仕去莫有知者侍郎鄒榦掌部檢太常典故行之初景泰不豫群臣願復　睿皇惟內閣王文與太監王誠欲立襄世子陳循輩知之已而景泰疾亟太監興安諷群臣請復　茂陵于東宮僉以爲宜王文獨曰雖請之知其谷誰立乎學士蕭鎡曰既退矣不可再也故奏辭以請擇元良爲言奏上不允人競傳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牌勅符往襄府矣副都御史徐有貞及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軏張輗鴻臚卿楊善等共謀復辟太監曹吉祥蔣冕輩白　太后勅焉正月壬午黎明亨軏以甲士入于南城毀門迎
睿皇復位王文于謙皆以大逆棄市始有貞猶豫張軏楊善曰不殺謙等今日何名遂决或謂文與王誠初謀謙未必知金牌勅符在　太后閣中未嘗

出也然　睿皇陷虜時也先以復駕爲名徑逼京師謙使人謂之曰中國有君矣駕其毋復至大同定襄伯郭登言亦如之矧謙總督軍務時行事自專爲亨等所惡及駕復　上詰群臣有喪師辱國有玷　宗廟等語實出內閣代言故謙文懷疑不決以至於此然郭登雖忤　上怒然削爵安置甘肅而已使謙等早決大計亦未必誅也及襄邸來朝　上禮待甚隆庚戌再朝錫賚愈厚其後世子竟嗣王位始終親睦無間然則迎立之謀其實未發益可知矣謙等之死亨軏寔爲之　上之盛德

居嘗少累哉要之憲王跡語寔爲至論惜謙文循輩見不及此

玉堂賞花

文淵閣右植芍藥有臺相傳　宣廟幸閣時命工砌者初植一本居中濇紅者是也景泰初增植二本純白居左深紅居右後常有花目增植後未嘗一開天順改元徐有貞彝彬薛瑄李賢同時入爲學士居中一本遂開四花其一久而不落既而三人皆去惟賢獨留入以爲兆明年暮春忽各萌芽左二右三中則甚多而蘂時呂原林文劉定之李紹偘謙黄諫錢溥相繼同升學士凡八人賢約開時共賞首夏四日盛開八花賢遂設燕以賞之時賢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賦大紅織衣且賜宴因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深紅者曰宮錦紅濇紅者曰醉仙顏惟諫以足疾不出明日復開一花衆謂諫足以當之賢賦詩十章閣既宮僚咸和衆成曰玉堂賞花詩集賢序其端謂昔韓魏公在廣陵時是花州金帶圍四枝公甚喜乃選客具樂以賞之簪以人合花之數也予今會客以賞花初不取合於花數盖花自合人之數也夫人合花數者係於人花合人數者係於天係於人者未免有意係於天者由乎自然雖然魏公四人皆至宰相豈獨係於人哉盖亦合乎天數之自然矣花欺於前而發於今且當復辟之初寔氣數復盛之兆所闕甚大又非廣陵比也然不久諸學士中有從戎謫官者事見水東日記而不悉其詳故識之

馬恭襄殊錫

馬恭襄公景高昂河間之滄州人儀表俊偉聲音洪亮然無學術累官兵部尚書時宦者曹吉祥竊柄昂附之其嗣子欽冒奪門功封昭武伯驕恣狂狠爲衆所惡昂特薦欽得管大營尋掌前府禁兵天順辛巳秋虜酋孛來寇延西　上命懷寧伯孫鏜師師禦之而以昂總督軍務吉祥自石亨誅後久蓄異圖時以七月二日出師欽遂約其兄都督鐸從兄都督鐩弟都指揮鉉謀入宮行逆約吉祥爲内應并結韃官都督伯顔也先等數十人作亂是日都指揮完者禿亮詰長安門告變夜二鼓宮中聞變　詔侍直中官執吉祥以俟天曙四鼓欽舉當漢兵犯闕撾殺錦衣指揮逯杲擊内閣學士李賢傷首并執吏部尚書王翺於東朝房鐸率數

騎往西殺左都御史寇深斮傷廣寧侯劉安殺東
西皇城門及東華門朝臣潰散比曉王師始集
詔會昌侯孫繼宗將之鏜督諸軍先登恭順侯吳瑾
及諸將分道逆擊昂以精兵殺之自辰至午鏜敗
死瑾爲欽所殺相拒至西斬鉉鐸於是欽入其家
溺井中伯顏也先等縋城以遁追獲之是晚
上出御午門吉祥等下御史獄伏誅籍其家以賞將
士論功加繼宗太保鏜進封侯昂太子少保仍掌
兵部自是　上寵待特厚賜金玉束帶繡金麒麟服
其餘銀幣玩器書畫齋馬時鮮之賚歲無虛日衣

有號撒哈剌者雖勳戚不可得
上以賜昂可謂殊錫也已初昂以鄉貢入太學選授
鴻臚序班正統丁巳薦授御史巡按有聲癸亥行
在刑部禁因劫獄而逸尚書以下咸禁錮跡捕超
陞昂右侍郎後以副都參贊甘肅迄旨致仕景泰
甲戌起督兩廣叅功至左都　天順丁丑被論致仕
及入見復留巡邊還理院事遂柄本兵至是有功
得掩其薦欽之罪而復留掌部兩蹶復起輙有奇
逢君此人謂昂相貌有福云
萬祺祿命

程子曰三命律也五星曆也特人小用之耳予按
三命以太歲爲主自天干地支納音三者取用祿
馬貴人羊刃劫煞之類而審五行刑合生尅五星
以身命爲主審生時所值七政四餘遲速合伏向
背空實皆可斷吉凶辨貴賤世傳珞琭虛中沙滌
斛斯琴堂諸書至元人徐子平始專日主增入元
取用益闊而置納音不論矣南昌萬尚書祺少遇
異人相之曰有傀骨否亦極貴因留一書與之乃
祿命法也於是精研以卜公卿貴人多奇中景泰
間以吏辦事吏部神其術拜鴻臚序班進主簿

景帝召見有言輙驗賜以白金綵幣及不豫有識召
襄藩者石亨以問祺祺曰　皇帝在南宮奚事他
求刻期復辟與徐有貞御觀乾象合已而
英廟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擢驗封主事甫七日進
員外郎無何進郎中石亨敗凡所引薦皆坐謫人
爲祺危祺自觀祿命謂無事言者論及　上果留
祺曹欽反執王忠肅李文達時祺在旁欽問之對
曰公勿負　國急宜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
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邪公勿忘欽俛首其
兄鐸曰萬君言是也欽遂揖王李二公退事平

上召二公及祺問遇賊始末甚壯之賜燕勞焉尋陞太常卿累遷至工部尚書吾鄉順德張御史叔亨恭嘗會祺于易州䂬祺謂曰公位至八座即休當歇祿十年且刻期當謝病歸後果如其言予亦喜玩此術然求如祺之神奇竟莫能也

鵲橋僊

東莞方彥卿俊敏才博學最善戲謔作詩文走筆立成座中惡服射詩釣韻用輟耕錄人鮮能之又善意錢之戲用九錢分三行使人默識第云在其行自右末綿左復自左上經右始中如之終則數

曰天人天地天天地人地地地天人人人地人天無不着者又善拆字作謎如上不在上下不在下不可在上且宜在下謂一字也木了又一口非杏亦非呆勿作杏字說勿作困字猜謂極字也自餘尤多每在讌席人樂近之天順癸未與予同會試寓新安俞君玉家正月六日賀予縣弧邀往預賞花鐙擘糟蟹薦酒戲贈予詞云草頭八足一團大腹持螯笑向俞君玉花鐙預賞為先生生日是新正初六今宵過了七人八穀又七日天官賜福福如東海壽南山頻歲歲春盃盈綠借蟹寓予姓名

━

大笑曰予謂韻用日數何出予謝不知則曰出齊東野語七夕以八然為韻予忘之乎即朗誦曰鸞輿初駕牛車齊發聽隱隱鵲橋伊軋尤雲殢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牋彩幔月明銀蠟更馥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且問優劣予曰比方殊欠俊耳君玉亦誦其鄉先生方秋崖除夜小盡生日詞曰今朝廿九明朝初一怎欠秋崖箇生日客中情緒老天知道這月不消三十春盤縷翠春缸搓碧便泥做梅花消息雪邊試問是邪非矣今夕不知何夕復問予對如前

始覺予指其姓名大笑浮白盡懽而罷詞盖鵲橋僊也

草馬骨羊

雲南越睒故地之西多薦草產善馬始生若無歲中紐苡䕷飲以米瀋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世稱越睒駿見唐書西域人殺羊而食埋其脛骨舉杵堅築久之羔從脛骨而生臍未斷時馬傍躍振之即跳躍而起入餧肥腴最美其皮宜作書襯見吳萊淵穎集吾廣溫燖鴨邠輙出雛或以東廣火焙鴨對西域骨種羊予謂不如草馬之尤奇也

妖僧扇亂

自中官崇尚釋氏爲奸宄遁迹藪妖書讖緯惑民扇亂正統間尤甚羅浮有曇泰禪師卓錫泉宋唐庚作記可考也少監阮能鎮守吾廣信妖僧德存創寺於白雲山半求泰泉上指爲卓錫泉景帝改元詔至即稱禪師出世僞立寺額遇 聖節輒爲賽會立天龍八部統領村民將欲謀逆人不敢言及能取回德存旋擒禍變乃息予計偕北上過廬溝橋聞趙才興之事大率類此才興扶風人爲僧創黑塔庵自言知兵武功右衛百戶趙忠薦於朝兵部送大同禦虜無功乃與廣通寺僧眞海道人譚福通號三結義化緣修橋聚衆立天龍八部刻期稱帝作亂眞海許與義男後衛百戶段玨母張氏通姦其女妙果爲才興妻立爲后方舉兵爲官軍緝獲伏誅景泰二年四月也已而天台山僧齋能謀亂稱眞明帝主亦建寺募衆與府軍前衛軍餘王斌同逆事覺能就擒斌得脫祝髮爲僧名悟眞結庵於褒城之胡城山誘流民作亂建置百官稱帝改元立所淫女子王氏爲后攻掠傍近諸縣得數千人爲漢中府官軍所擒 上命誅斌

及同謀者餘皆充軍天順元年四月也氣機乖戾愚民從逆如響斯應可謂異矣吳徵士與弼曰除去宦官釋氏乃成世道韙哉言乎

獄囚冤報

予鄉同年丙子解首梁僉憲景熙昉弱冠連第進士令蕭山登朝爲御史明敏善法律遇獄囚輒箠殺之惟妾一子夜見枷鎖數囚相謂曰且侮弄渠孩兒何如子倏不見明早得諸街上人家又數日景熙無疾忽見數囚近前扼其喉大叫數聲暴卒予聞永樂中刑部畢侍郎麟好折囚臂指後患癰腫臂指斷落乃死人命關天宜有冤報也

掾人妻

宣德中賜太監陳蕪兩夫人天順初賜故太監吳誠妻兩京第宅庄田見水東日記諸書予按高力士傳河間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玄晤擢自刀筆吏至少卿李輔國傳帝爲娶元擢女爲其妻擢以故爲梁州刺史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溫皆衰絰臨哭由是觀之掾人有妻古今所同也京師人謂此曹男性猶在必須近女豈其然乎

雙槐歲抄卷第八

雙槐歲抄卷第九

南京科道

憲廟初政昏椓尨張在朝無敢公言者彭教廷對策引用接見賢士大夫之時多截去下句是也南京刑科給事中山陰王志默淵金陵王尚文徽氣誼相得乃率同官言五事一曰覽史書謂古昔得失載于前史昔唐仇士良語同列曰人主慎勿使之讀書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乞經筵無講通鑑綱目無所隱諱朝夕取爲法戒二曰開言路諫官之言有可採者乞戒有司勿令廢

滯權倖者不得假託以中傷之三曰重大臣選任府部卿寺在外方面總兵宜隆體貌大罪不可宥小過不可辱庶人知自重而名器尊四曰選良將近年將領多以私賂進谿本兵者非其人先黜尚書旻擇人以進退之則將可得五曰保全內臣宜遵舊制使無與國政否則如王振曹吉祥始雖愛之及其敗而罪之非保全之道也近有無耻大臣與之交結或行扣頭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囑託鬻獄賣官擅作威福事跡敗露治以重刑今後內臣不許管軍管匠置立田宅其家人義男悉究

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自　宸衷惟與館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覩清明之政而宦豎亦享悠久之福矣保全之道豈有加於此哉　上嘉納之先是癸未七月冊吳氏爲皇后太監牛玉之力也十月復下詔言

先帝臨御之日爲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宮以待期不意內臣牛玉偏狥己私朦朧奏請將已退吳氏冊立德不稱位不得已請命母后廢黜吳氏仍遵　先帝成命冊立王氏爲皇后然玉猶免死惟謫南京徽諗其故謂淵曰是可輕貰乎遂率

同官上疏請明刑罰以正朝綱監往事以防後患數玉大不韙之罪四乞寘諸法因指斥執政奏入群閹欲以危法中之科道交章論救俱謫遠州判官徽普安州淵茂州餘不能盡憶也初副都御史周銓掌南京院事追憾董糧時諸御史効其貪暴數責之置功過簿詰旦而言曰晏不繳如是者累日十三道范霖楊永等不平乃合疏銓平日不法事聞于　朝驛召銓詰獄銓亦訐奏既逮至未白而銓得心悸疾死於是十三道或降或謫而霖永以首建議獨得重罪永忿死獄中會恤刑霖得減

死出獄數日卒正統丁卯六月也輿論咸謂二王之罰視前爲薄

憲廟之仁至矣然自是言路風力北不如南時人謠曰南京科道如猛虎九年考滿陞知府北京科道如綿羊九年考滿陞京堂實因二事而發云

莊定山

莊定山先生孔昜泉記大梁書院有云善觀經書者觀吾心之經書郢人之運斤九方皐之相馬取乎內而忘乎外也神交默契於不言而圓融渾合於眞靜徃年陳白沙過余論及心學余以是質之

蓋先生之學在是而世以爲禪但吾之所謂無者未嘗不有而不離於有禪之所謂無者未嘗有有而實滯於無禪與吾相似而不同矣他日白沙贈李世卿序亦云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世卿未必能與我合其意正相符也學士張東白元禎寄詩曰有者眞無妙無涵萬有粗溺無寧有有泥有定無無口噤凝前夢身勞醉裏扶若爲逢有道細與究圖書盖指此爾泉善爲詩詠包節婦云二十夫君棄妾身諸郎癡小舅姑貧已甘薄命同衰葉不掃蛾眉别嫁人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鎖窓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他自春雖一峯倫見之曰可以泣鬼神矣泉不以爲然惟乾坤爲魚老眼脚頭之類自謂爲佳如枝間鳥共天機語江上梅擔太極行諸句是也時稱陳莊體先是倫抗疏論李賢奪情起復謫福建副提舉及成化丁亥十一月　內閣分題令翰林諸公賦詩爲上元賞玩泉時爲檢討與編修章楓山懋黃未軒仲昭同疏言去年以来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因大臣

之疏而遂罷向因災異勑諭群臣同加修省

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禹湯而後未之有也今日之舉或者　兩宮在上欲極孝養然大孝在乎養志豈以煙火爲樂哉此虜毛里孩窺伺間隙所當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多未易悉舉宜將煙火之事亦皆禁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爲文王之視民如傷爲大舜之聞善若决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息災異消百姓富庶四夷賔服奉養　兩宮其孝豈有大於此哉盖

懋筆也奏入　上怒狀之調懋及仲昭知縣杲判官未行用給事中毛弘言改懋及仲昭南京大理寺評事杲南京行人司副未幾倫亦召還時謂翰林四諫杲後養病復起爲郎中考察去官白沙聞其有疏謂無一分可說不知此際靜如何也

追復位號

天順元年二月乙未朔廢景泰仍爲郕王歸西内皇太后制諭也戊戌命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仍號宣廟賢妃皇后汪氏復爲郕王妃懷獻太子見濟爲懷獻世子肅孝皇后杭氏及貴妃唐氏俱革其名號欽天監奏革除其年號　上曰朕心有所不忍仍舊書之癸丑郕王薨葬祭禮如親王謚曰戾唐氏等妃嬪俱賜紅帛自盡以殉葬成化初追謚郕戾王爲

恭仁康定景皇帝後汪妃薨亦追謚景皇后予按建文之自焚也祭葬以天子之禮未嘗被廢故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發喪縞素謚爲孝愍然非

上意也例宜追復位號一如景泰其當軸者之責與

林玠降箕

候官林廷球玠天順壬午年二十領鄉薦至成化乙酉弟廷玉瑞亦領薦同赴會試至蕪湖驛玠得疾瑭扶以歸甫及門卒其魂鬱不散家人每援之彷彿聞其聲迹靈几間器物或自動乃如紫姑神法置箕布灰于几箕輙自舉遂令人扶之箕運不休就視則皆詩文也別父母有句云如今我已終天別何計能酬寸草心別兄弟云鴻鴈層雲憐隻影池塘芳草憶殘春別妻云寄言與爾無他說節義冰霜不可虛賦書樓極目云清風搖動硯池雲飛鴻點破江山影觀蓮云呼童泛美酒對此紅芳傾若人已倦去此花空自馨作文贈序凡七十餘首家人次以成編自名之曰靜庵遺玉序之有曰玉之體雖藏於山而其德自弗泯焉蓋以自況也初箕動成文之時親友臨者毛髮竦竪久之則答問如平生矣如是年餘乃已瑭後爲御史提學南畿語人如此而其妻守志果不虛冰霜之戒云

伏闕泣諫

伏闕泣諫自唐宋以来有之成化四年六月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憲廟嫡母也　詔大臣議塟所衆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彭時謂同朝曰梓宫

當合葬裕陵王當祔廟無可議者卽與禮部尚書
姚夔定議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
劉后故事乞念綱常之大體
先帝之心必求至當此莫大典禮萬一有違在廷百
辟將有言之宗室親王將有言之天下萬世亦將
有言之豈能保其終無據理改而從正者乎
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未允時率群臣伏文華殿以請
號哭不起　上聞之使中官宣諭使衆官退翰林
中有呵中官使還者衆官皆曰死不敢奉　詔且
不得命不敢退時與學士商輅劉定之進曰人心
如此實天理所在望

朝廷俯從於是中官入奏　上感動
母后亦悟卽傳　旨諭群臣曰卿等昨者會議
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因朕素志但　聖母疑
事有相妨未卽俞允朕心終不自安再三據禮所
幸　聖慈開諭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勿
有所疑故諭衆聞命咸呼萬歲而退蓋此事非
上曲全孝道何以至此眞　盛德主也

詠竹言志

襄陽王良璧琰初領薦至京與予談論輒相契合
自是日相往來及予授官追送至張家灣然後返
成化乙未第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巡按蘇松有聲
是地號繁劇徧詢輿臺巨奸宿蠹一剔而盡平生
淸苦人所不堪卒之日衾襯不備合臺助焉嘗題
夏太常昺墨竹贈予曰幽人研玉露寫此青琅玕
淸標正相似脩然同歲寒盖言志也昺本名昶字
仲昭東吳人登進士時冒姓朱後復其姓以善書
徵入翰林　文皇以所書爲第一顧見其名謂曰
太陽麗天照臨萬國日宜書在永上昺頓首受命
士夫以爲榮一時同名者皆改焉
國朝畫竹自毘陵王中舍孟端紱後惟昺精絕

建州女直

女直金之後也洪武初降附永樂中設奴兒干都
司統建州等衛所二百有四世受官賞爲不侵不
叛之臣初建州海西兀者等衛夷人先居斡木河
與七姓野人有讎投奔朝鮮後爲所戕乃復歸附
朝廷處之遼陽迤東蘇子河一帶近年往來朝貢成
化丙戌背義搶掠人畜數萬　天威震怒將元惡
董山等二百五十餘人俱留廣寧監禁致死乃調
大軍抵巢征勦未有成功已亥九月賊首剿達等

猶爲邊患巡撫都御史陳鉞總兵歐信從饅頭山鹻口等處攻之斬獲賊首二百餘級全軍而還復分兵於遼陽迤東五堡北撥撫順城南連鳳凰山林木稠密處按伏以守之己亥賊首伏當加糾三衛入冦　命撫寧侯朱永總兵中官汪直監其軍陳鉞賛畫往討破其營五百餘所焚廬舍二千餘間獲馬及軍械倍之永由是進封保國公然其後讐我大邦益肆猖獗女直自此叛矣

彭陸論韻

古人用韻大率因六書諧聲而來往往通而不拘如六經可見已宋吳棫才老韻補乃據唐宋諸文士以律古人是不足爲準也成化初陸諭德鼎儀釴大不然之彭學士彥實華與之書曰夫有聲而後有字合字與聲而後有韻書韻也者類其聲之叶者也使古韻書盡存則古人字音固可盡得矣古韻至魏晉時尚多知之宋齊而下寖以湮滅然有博雅好古之士若唐韓退之柳宗元白居易宋歐陽永叔蘇子瞻子由猶能深考古韻而用之夫謂之古韻則古人字音與後人有不同明矣詩三百篇強半出於閭門里巷其所韻非當時語而何

且一字而有兩音者如左右之類三音者如樂惡之類四音者如行與降之類古今人皆然何獨謂明鳴二字古人未必讀爲芒特叶韻時強轉其聲耶足下謂明鳴等字今人未嘗讀爲芒古人之音不應大相絕如此夫沈約距今纔幾時而今之韻於支與微之類合其二而爲一麻與遮之類分其一而爲二其不同已如此而況數千百年欲其一一若自一口出得乎如今人讀服爲房六切而服之見於詩者皆當爲蒲北無與房六叶者古人未嘗讀爲房六也今讀慶爲丘正切而慶之見於易詩者皆當爲驅年無與丘正叶者古人未嘗讀爲丘正也左傳以皮叶多坡以皮得聲則皮初讀爲蒲波切轉而爲蒲縻耳顔延年以羆叶施羆以罷得聲則羆初讀爲陂之切轉而爲亡皆耳莫之取義日在茻中也後人乃妄加以日字臺之取義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後人乃訛轉爲苔音若此者未可遽以一二數姑就足下所及者而言之夫古今人不同多矣試以字文韻語觀之字自倉頡古文變而爲籀篆文變而爲小篆文變而爲隸又變而爲楷爲草以今之草律石鼓之古文吾不知同

邪異邪詩自三百篇變而爲離騷又變而爲五言又變而爲七言又變而爲近體爲小詞以今之詞律雅頌之古句吾不知同邪異邪凡古之禮樂制度後世廢易殆盡所幸存而未泯者頗有載籍之傳爲学之音韻亦猶是也於今可見古人音考者獨頼經傳中韻語耳足下因古人之叶韻非今人之所讀遂謂古人强轉其聲何溺於今而誣古人也彭所論如此惜陸所與書無聞焉

龍洲魁讖

泰和古名西昌芳洲陳閣老德遵循家于東城永

樂甲午鄉試第一明年禮部會試第二廷試第一先是嘗有讖云龍洲過縣前泰和出狀元至是楊文貞公士奇爲論德在南京寄二絕其一云龍洲過縣千年讖黄甲初登第一名從此舉舉題榜首東城迎喜過西城其後六年辛丑科城西曾鶴齡舉進士第一後十八年爲宣德癸丑真定曹鼐爲泰和典史亦進士第一文貞以爲詩讖而其初則爲芳洲發也至成化十四年戊戌科曾彦復爲進士第一丘文莊公濬時爲祭酒以其門下士也爲絲聯以迎之云江右賢科十四虎榜魁天下西昌文運三應龍洲過縣前盖不數曹者以曹乃宦遊人故耳龍洲在縣治南三人登魁時亦未嘗見其過縣前也民之謠言遂成讖耳

妻救夫刑

國朝妻救夫刑掌 恩獲宥者二人永樂甲申十一月江浦知縣周益以罪當刑其妻楊氏訴乞毋老願代益死 上憫其情特宥益成化丁酉三月河東驛丞王佇奏知州徐孚妖言律斬孚妻李氏奏言翁姑年老願代孚斬首抵罪奉 旨俱釋之此二婦可謂義烈而 朝廷寛宥不疑真 堯舜之

仁也予聞洪武中給事中侯庸請代其父監生程通請代其祖永樂中舉人郭魯請代其父皆削軍伍以全其孝世猶侈爲美談而况婦人當死生之際哉可以爲難矣

山阜變占

成化庚子閩之長樂十八都昆由里平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人畜践之輙陷鄉民聚觀以爲異明年復於其左湧起一 山廣袤五丈餘占者曰女主爲男之兆武后時有此變幸其小耳時 裕陵宮人萬氏冊爲貴妃最被寵幸每侍 宸遊戎服男

餙以從　上益愛之此其應也乙巳二月丁巳四
鼓泰山微震三月壬午朔四鼓大震入夜復震丙
戌四鼓復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
司奏聞時椒寢漸緊　上有易樹意而未宣露會
内臺奏言泰山震動應在　東宮　上大驚意遂
已其驗如此

瑞夢堂

祁陽甯竑有瑞夢堂諭德王德輝華記之記曰成
化甲午歲當大比于時大司馬松江張公時敏方
為吾浙提學首以華與今大學士謝公于喬薦于

主司其年謝公遂發解第一華獨見黜復歸讀書
龍泉山中方伯祁陽甯公元善忽以書幣來聘予
為其子竑講學廼自浙抵祁陽居于梅莊書屋明
年乙未謝公狀元及第公聞之以書來賀曰先生
與謝君齊名于時今謝君及第此亦竑進之兆也
良不佞敢為先生賀華閱書謂竑曰尊公此言慰
余客中落莫之懷耳豈真謂余能然置書篋中初
亦不念動也是夜余就寢忽夢歸吾邑如童稚時
逐衆迎春東郭門外衆舁白色土牛一覆以赭盖
旌纛旛節鼓吹前導方伯昌黎杜公益之肩輿隨
于後迤邐自東門入至予家廼止既寤未解所夢
質明是為端陽前一日竑侍余晨餔因語之夢竑
俯不應久已廼屈指廻輪者再作而復余曰是狀
元之兆也家君之賀非誣矣余曰何居竑曰牛一
元大武也春歲之首而試之期也夫狀元皆亦謂
春元也金色白其神為辛牛之神丑也中之歲其
以辛丑乎余曰鼓吹前導者何曰是盖恩榮次第
所謂傘盖儀從送歸第者也余曰奚為而杜公隨
之曰以傘盖從者寔京兆尹昔江西李公裕以方
伯尹京兆是歲也京兆尹其杜公乎余聞而笑曰

嘻有是哉子之言殆隍中之鹿也竑遂請為記余
曰徵而為之其既晚乎竑乃私識于禮經之卷末
而以復余曰願先生無忘今日之言余曰諾歲丁
酉余復黜于主司奔走江湖日斯邁而月斯征夢
之真妄不復記憶庚子廼領薦鄉闈明年辛丑試
春官得雋入奉　臨軒之對果叨進士第一傳臚
畢承　制送予歸長安私第者又果杜公也一時
湖湘章逢之士遂盛傳是夢以為祥竑乃易扁梅
莊書屋為瑞夢堂而　數書請如約為記且曰先君
之書亦庶幾知言者　梅莊地靈寔與闇先生之言

敢固以請余惟晝之所思夜之所夢商宗之夢見
傳說思得良弼也孔子之夢見周公思行其道也
近世科目之士雖以狀元及第爲榮而余之心思
則未嘗及此然此夢徵于六年之後若合符節毫
釐不爽豈所謂禎祥之先見者邪余自及第迄今
具員侍從幾二十年曾未能如傅如周以對揚
明天子之休命顧徒誇詡于一夢之榮以爲之瑞而
記之亦且陋矣第以竑之請屢至益勤而夙昔之
約有不能以終違者遂爲備錄顛末以塞其請且
以見夫人之窮通遲速固有一定之數而不可以

趨避爲也竑亦丙午貢元不願祿仕　詔授散官
其占是夢人稱其穎悟云

文武換易官秩

憲廟憫于少保之死賜謚立祠擢其子千戶冕爲應
天府尹此以武秩換文也永樂中祥符張信自鄉
舉積官侍郎與英國公張輔同族改四川都指揮
僉事近則成化辛丑進士夏邑樠純以駙馬啟之
後爲中都留守此以文秩換武也舉人爲武官尤
多如駙馬周景之子賢中丙午鄉試赴禮部場屋
太后遣人畀酒食入視之及下第授指揮同知世亦
詫以爲異

會試論表

會試錄洪武初惟刻序及執事與中式姓名暨三
場題目而已乙丑戊辰始刻文而錄不可見辛未
惟傳許觀經義一篇其論題洪武則大德受命（甲戌）
持心操節（丁丑）春秋大一統（庚辰）（文辰）永樂則治國平天下
（甲申）禮樂明備（丙戌）洪範九疇（己丑）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壬辰）大人與天地合德（乙未）正誼明道（戊戌）經綸大經（辛丑）
天人一理（甲辰）宣德則聖人之大寶（丁未）聖人法天立
道（庚戌）聖人以仁育萬民（癸丑）正統則聖人人倫之至

（丙辰）誠者聖人之本（己未）仁統天下之善（壬戌）至誠立天
下之大本（乙丑）舜爲法於天下（戊辰）景泰則孟子功不
在禹下（辛未）大舜善與人同（甲戌）天順則中正仁義而
主靜（丁丑）心妙性情之德（庚辰）聖人在天子之位（甲申）成
化則天子建中和之極（丙戌）孔子立萬世常行之道
（己丑）予授官後不能憶其餘也所擬表洪武永樂中
祥瑞稱賀爲多如野蠶成繭五色卿雲之類近始
易以進書授官漸與昔異矣

援例入監

祖宗以來最重國學慎選貢徒文行兼備者積分自

廣業堂升至率性堂即得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洪武乙丑會試下第舉人與赴禮部不及試後辭乙榜不就職者皆得入監永樂初翰林庶吉士沈升建言濫預中式者近年數多宜加精選方升
國學蓋亦選俊法也景泰改元　詔以邊圉孔棘凡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千人而止然不與撰籥人甚輕之成化己丑進士安邑張璲當在首甲以援例抑置二甲第一成化甲辰山西陝西大饑復令納粟入監兩閱月放回依親有告願自備新米寄監讀書者聽尋令監生年二十五歲以上

方准食糧收撥其省費如此丘文莊以禮侍掌監事季考以南城羅玘爲首曰此解元才也取之者其惟李賓之程克勤乎是年丙午京闈果二公主文柄論題仁者與物爲體玘以無我則視天下無非我立說理既明暢詞益奇古參以前後場俱稱遂置首選連第入史館文名震于海內於是援例之士增價矣

龍與蜘蛛鬬

酉陽雜俎載蜘蛛有大如車輪者人多不信成化七年薊州盤山有大蜘蛛與龍鬬爲龍所斃野人獻其皮如車輪然乃知段氏所云不我誣也天壤間亦何所不有哉人局於見聞則陋矣盤山一名盤龍山在薊城西北二十五里高二千餘仞周百餘里其高峯曰上盤絕頂有二龍潭禱雨輒應蓋靈境也

京官折俸

高皇帝時京官支全俸外尚多歲時賞賜正旦元夕冬至例賜酒米錢永樂間營建北京乃定每歲京官之俸春夏折鈔秋冬則蘇木胡椒五品以上折支十之七以下則十之六其十之三若四米也是

時鈔重物輕公私兩便宣德中禮書胡濙攝戶部事始請米一石折鈔二千然物日以重鈔日以輕軍國之需益繁折支曠數歲僅一給成化五年御史李瑢監內帑出納見紵絲綾羅紗褐綿布之衣帨氈褥以及書畫几案銅錫磁木諸器皿皆委積塵土中日入腐壞將歸於亡用乃請以充俸鈔
制曰可以是歲吏檢會駔儈估直枚識之聽各衙門具數委官領出分授各屬然自後亦數歲一行有終任弗及支者希鈔則支者日益罕矣

援溺得子

成化初高郵衛有張百戶者備漕運差使將過家
料理別顧小舟而行道湖風作舟覆僅獲免乃徼
險從湖堤陸行至半途望見一覆舟浮沉波上有
人踞舟背呼號求援烟霧中了不可辨其為誰張
心憐之呼岸傍小漁艇俾往援不肯則解裝出白
金十星與之乃行援之至則其子也因候父而來
遭風溺者半日出自水尚振掉不能言者久之稍
遲則葬魚腹矣人詫為異事豈父子天性默相感
通邪不然行旅絡繹寧無一人惻隱者而援之乃
獨張邪

六臣忠讜

語曰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成化間憸邪雜進左道
亂政然賴有六臣焉內閣商公輅劉公珝都臺王
公恕鄭公時府丞楊公守隨刑曹林公俊忠讜格
君其何傷日月之明哉丙申七月黑眚傷人京城騷
動人持兵刃晝眠夜作說者曰陰盛之狀又曰胡
虜之兆旬餘無敢建言者劉公首請開言路
上嘉納之已而妖狐夜出山西妄男子侯得權詭姓
名李子龍謀入內為逆伏誅乃開西廠靈濟宮前
詔太監汪直領官校百餘人刺事立威恣肆京官三
品以上擅自抄札內外恟恟商公疏直十罪以聞
上不省劉公復疏言東廠之設實自建立北京之初
專為緝訪謀逆妖言大奸大惡等事止令內臣提
督若干犯法典仍下所司究治一時權宜因而不
易今增設西廠非舊制也立廠之後事情紛擾於
國家安危關係非小伏望革罷以安人心不避　震
怒拜此申責　上使懷恩詰責二公力辯始
詔革去而商公遂見幾告歸太監梁芳進淫巧以蕩
上心收買奇玩引用方術以錄呈異書為名寅緣傳
旨與官已官者輒加超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因奴

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多至數千人
而僧道樂工之濫其儕者又不足數李孜省僧繼
曉尤尊顯用事妖人王臣嘗為姦盜被楚傷臀號
王瘸子凡物經其目即能竊去或手取人財物投
水中輒自袖出內豎王敬挾臣采藥江南橫索貨
寶竊篋吏民吳越大被其害嘗覓金蝦蛤拷訊無
有里胥通賄乃喜令置酒遊山酒半燁燁樹間皆
此物也其幻類此至蘇州拘諸生錄妖書陸完輩
忿欲擊之走匿以免敬方具奏適王公以巡撫至
疏其罪惡大致激變擄取財物元寶至二千餘錠

詔寵敬僇臣于市傳首江南人皆快之陝西大飢鄭
公巡撫賑濟多所全活因疏利國保民五事盡誠
敬以回天意明理義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
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
上命諭貴州參政陝西人哭送若失父母傳聞至京
上稍厭芳所爲癸卯冬旱百禱不應科道交章論芳
上命中官袁琦傳　旨今後內官傳奉除官不問有
無勑書俱復奏明白方行即日召吏部降四人黜
九人下六人于獄皆遯自軍因者餘尚未斥而人
已稱快厥明大雪人益讙謂納諫紬邪格天之應

十二月廿八日也孜省者江西人爲吏坐贓楊公
以御史巡按逮問充軍後省逃至京師以符水得
幸授太常丞比公還　朝即劾孜省者罪惡不宜典
郊廟百神之祀　命改上林苑監久之擢禮部侍郎
掌通政事受密訪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圖
書封進因譖楊公會公以應天府丞述職既辭
朝行矣忽中官傳　旨問吏部何不黜守隨部以應
能對乃令具履歷揭帖明日又問吏部服闋添註
之由復令奏聞乃調外任左遷知南寧府孜省自
是引進奸黨排擯忠良後以工部尚書伏誅僧繼

曉者始以淫術欺誑　楚府事敗走匿京師其術
得售尊爲法王出入禁衛賜美姝十餘金寶不可
勝紀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拆毀民居蓋
大鎮國永昌寺大臣諫官㸃默林公以刑部員外
郎備劾芳薦進繼曉過惡
上怒下錦衣獄責三十降雲南姚州判官後府經歷
吉水張無素繳論救亦下獄貶石州尋改師宗知
州乙巳正月元日星變王公爲吏書言俊徹忠直
上悟傳　旨俱復原職南京用而徹已卒於家矣林
公今爲雲南按察副使行部至鶴慶活佛寺歲久

放光男女爭施金箔即拽而鎔之得金八百兩歸
諸庫其持正此類也劉公在內閣有酒德善講經
多談論不知者或目爲狂躁然實剛介敢言默格
君心後爲同官萬安劉吉所誣使邏卒嚇之求退即
疏致仕歸養乙巳九月也父母沒各廬墓三年竟
得疾卒人稱其孝鄭公亦嘗廬墓有白兔馴擾之
異忠孝大節世鮮知之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
以引以翼其諸公之謂與

簡除保舉

祖宗時君臣旦夕相見其於用人尤謹每吏部員缺

或簡除或保舉皆公朝傳　旨行之非中官所敢
專也按永樂七年閏四月尚書趙羾傳奉　聖旨
方賓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所謂簡除者此類
是也宣德七年三月　勑諭自今布政按察司及
知府有缺吏部行移在京三品以上保舉吏部審
其所保果當奏聞擢授一職後犯贓罪并罰舉者
其績滿不及薦者會官議其賢否定黜陟正統初
有言令不便者內閣楊文貞公疏謂浮薄不肖之
徒畏不得薦造為謗語欲隳壞
先帝之良法冀得循資格遷轉耳於是仍舊令景泰

天順以来或各薦或會舉中間歸於吏部者無幾
成化二年有舉不當　上意者乃命吏部專行之
四年又有言其非政體者　上命今後京堂四品
以上吏部具缺朕自簡除方面官照正統年間保
舉人疑為中官意也御史戴用諍令吏部會同內
閣或多官計議或徑自推舉從而裁斷之　上曰
此祖宗舊規也乃敢徇私背公妄言沮止乎於是
吏科給事中沈珤等合題謂兩京四品以上官
陛下既親簡除矣在外方面又各保舉則吏部所司
者何事宜令吏部遇京堂員缺會同內閣推舉若

方面員缺會同三品以上官保舉　上命吏部通
查典故十二月覆題以聞　上曰　祖宗舊規如
此御史給事中乃不欲朕舉行何邪中間顯有情
弊其究治之自是不復有言既數月薦擢者咸愜
輿論乃知文貞之確見也然近日簡除權歸吏部
薦舉惟據撫按皆不過循資格耳早朝後君臣不
復相見故中官傳奉人以為耻然則用人出於至
公其必上下交而成泰乎

荊襄兵兆

成化乙酉天雨黑黍于襄陽掬之盈把彗星見西

北隅長三丈餘三閱月乃沒地震屋宇撼動轟轟
有聲蓋兵兆也時北方流民聚山中凡數十萬推
千斤劉為首流劫鄧州官軍捕之遂糾衆反以石
和尚為謀主每戰輒勝越明年僭號於南漳事聞
命撫寧伯朱永為平虜將軍總兩京湖廣江西四
川諸路兵討之尚書白圭督其軍湖廣總兵李震
帥上兵至會永有疾震分道進攻大破之擒千斤
劉已而永疾瘳擣其巢穴斬首九百餘級指揮張英
誘執石和尚又戰於古路山獲賊子劉聰等百餘
輩并軍械偽印斬餘孽萬餘級而還諸將爭功諸

殺張英人心不平後賊黨李胡子反遣都御史項忠用襄人檢討張寬爲鄉導又討平之湖湘乃靖獻俘論功汞進封侯震封興寧伯後汞征兩廣有功又征建州進封公没追封宣平王謚武毅功臣異姓王者自開國六王靖難二王後僅見汞爾

卜馬益

南京後府經歷卜馬益者山後人其子錫性獷悍好拳棒一全真道士自山西來以此藝干之館穀于家久之謂曰此一夫勇爾吾有小術子盍觀乎即磨鈍刀稍銛叱令斬府中大槐凌空而去有小

刀百餘飛躍隨之所着柯葉墜落如雨夜經門樓仰望其楣峻甚錫戲曰先生能躋及之乎笑解其髪擧手拂之髪皆直竪上接屋極又𤼵清江門下矙城埋塼見倡家怒曰潑賊不良神明所惡我當燬其廬渾袖向天火從袖出熤爚徧地錫急止之言于益曰道士正人也問黃白術點化輒成益以爲眞仙禮敬若父母縱其出入益妻妾多麗道士取其髪呪之夜迭從門縫奔其臥所苦其淫毒涕泣以告益不勝憤往守備廳白焉道士被逮鎖梏輒脱急塗以狗血乃囚送京師會興寧伯李震與忩將吳經有隙經第綬以舍人從震討劉若立功官至千戸汪直用爲心腹經使綬譖於直曰震嘗窩一全真學讖緯兵法即其人也直信之奏下震獄削爵而誅道士人皆知事出益父子而震含冤無以自明

才力不及

舊例朝覲考察天下官員其沙汰之目曰老疾曰罷軟曰貪酷曰素行不謹凡四而已成化丁未豐城李裕爲吏部尚書建言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二者於老疾不謹復無所屬乃創立才力不及通

前爲五　朝廷以其有愛惜人材之意從之至今爲例裕以附李孜省得大用此其媚衆之術也又裕每當大選先二日於後堂中設木牌上書皇天鑒之四字與二侍郎坐定文選司官前立以缺員并選人姓名品第校量筆之于牘至期引奏毋對牘填榜更不移易且免錯誤外雖近公然品第之時實容私云凡才力不及者俱照級調簡僻衙門用然人亦無譽之者此可見天衷之公也宋立齋端儀曰孜省嘗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以尹太宰旻不右江西人物乃叶謀擠罷而用

裕代之又用計罷劉閣老珝而用泰和尹直代之起永新劉敷長臺憲擢高安黃景貳禮部而新建謝一夔安成劉宣偕出翰林競亦附麗一夔進司空宣亞吏部物議喧然惟羨盱江何公喬新之介特予聞都御史王越特爲汪直所厚旻偕卿貳欲詣直屬越爲介私問越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者乎越先入旻陰伺之越跪白訖叩頭出比見直旻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越尤旻旻曰吾自見人跪來特效之耳由此言之旻未爲賢也

名畫古器

純皇好玩名畫古器南京西華門舊有二黑漆圓櫃扱之則中空有聲蓋　國初巨室之籍入者以不可啓視故棄于此守閽小内使張本穴而窺之則畫幅存焉一爲王維傳色山水約三丈餘一爲蘇漢臣所繪宋高宗瑞應圖本以王畫送安寧蘇畫送黃賜皆太監坐廠守備者未幾寧死賜攫得之併以獻　上賞賚頗多益加寵任甲辰二月宿州農夫墾田遇古墓獲鏡及燈臺各一磨鏡照之見墓中人儼然猶帶弓矢驚駭扑之於地又見農家室戶男女宛然以爲怪物擲之不復顧獨攜燈臺鬻于富室且談及鏡事其夜燈臺發光如晝富室以獻于官時四川崇慶州舉人黄本知州事得之大喜寄饋其叔祖萬閣老安遺書亦道及鏡事安欲併得鏡以獻　上乃移書宗之甚亟本遂逮繫農夫追索了不可得繫獄三年安去位始獲釋

東海二僊

北人劉勛爲予言東海近出二仙其一即張三丰遼東義州人張仲安第五子本名君實字全一玄玄其別字也自號保和容忍三丰子元末居寶雞金臺觀辭世留頌而逝民人楊軌山爲棺殮臨窆

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抵秦居武當遊襄鄧往來長安歷隴岷甘肅永樂中遣都給事中胡濙道錄任一愚岷州衛指揮楊永吉訪求未獲天順末或隱或見　上聞之封通微顯化眞人後往來鶴鳴山半年迄今不知蹤跡其詠揚州瓊花盃自況也其一濟南海上老人初不知其姓字髮如銀絲顏如渥赭雙目澄澈左手常握而不開日進生果三枚水一勺而已洪武壬午過濟永樂間復至成化乙巳濟南衛指揮朱顯奏聞有王姓者傳聞五世祖學道海上得仙

上召見之賜姓名王士能問其年平陳友諒之歲也百二十三年矣貌如四五十許自言平生惟不食肉不近女不争氣而已或曰弘治辛亥羽化之日今　東宮誕辰也予不敢信漫識之

虎臣進諫

鳳翔之麟遊有虎臣者慷慨有氣節成化末貢入太學適聞萬歲山架棕棚以備登眺臣上疏極諫憲廟奇之祭酒費誾不知也懼其貫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鐵索鎖項以待俄有官校宣臣至左順門中官傳温　旨勞之曰爾言是也棕棚即拆卸矣

命銓選時吏部予臣七品正官誾聞而大慚臣名遂播天下後知雲南鄧嘉縣卒于官楚雄姚鵬哭之以詩曰獻策當年爲　國憂至今浩氣貫　皇州只期事業垂千古豈料形骸付一丘青史有名書虎氏錦衣無復耀麟遊蒼天不管忠良士空使窮荒葬木愁

道具體用

巡撫朱都憲英與方伯彭鳳儀韶薦白沙陳公甫于　朝部檄至彭公作序送行曰聖人之道體用具而已孔子論士以行己有耻使命不辱爲先修孝弟謹言行者次之大學言明德而必及新民中庸語率性而必及修道西銘父乾母坤乃至民胞物與蓋合内外之道該本末之事未嘗偏主獨勝以爲學也學既成矣人不吾知囂囂若將終身焉苟知而求我則起而從之推所有以及物以經濟顯揚爲務未嘗狹視斯世而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亦未嘗厚誣吾民而曰轉漸澆訛也於是遂應君命陳力就列不出位不曠官若遭時行志則如傳說武侯伊川魯齋其人揭正義於中天振斯文於來裔其烈亦盛矣或事與時違則見幾而作引

身以退而亦不忍歸曲上下求以吾譽焉夫用心至於如是非德充學盛量洪識遠豈能爲此大全之學哉新會陳公甫先生隱學三十年餘矣巡撫大臣賢之薦于　朝下所司勸駕先生徐白於母忻然命之行噫此斯文正氣之一幾兹行其必有合哉一時注想何異神明先生亦必有以處之矣部忝相知於其行也贈以詩曰大道本無外此學奚支離人己彼此間本末一貫之是以古人心包徧無遐遺卷舒初不滞動止在隨時白沙陳夫子抱道真絶奇林間三十載於學無不窺行周材亦

足知崇禮僉甲珠玉雖固閟山水自含輝聲名滿四海薦牘遝交馳一朝徵書至八十慈顏嬉有司勸就道束書敢遲遲積誠動 天聽納牖契神機治化淳以洽轉移良在茲及彭公疏梁芳有弟擾鄉忤 旨謫貴州公甫書贈言曰忘我而我大不求勝物而物莫能撓孟子云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一也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不累於耳目不累於一切鳶飛魚躍其機在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此者雖學無益也二公

之意蓋以體用交相勸勉者如此

奬賢文

吾廣方伯陳克菴士賢選嘗作奬賢文曰保民以固邦本者臣之忠教子以盡臣節者母之賢賢母忠臣國家之所褒嘉方伯連帥之宜奬予也廣東市舶太監韋眷招集無賴駔儈數百十人分布郡邑專魚鹽之利又私與海外諸番相貿易金繒寶玉犀象玳瑁之積郿塢不如也然猶奮其威詐漁獵民財不厭嗜究者莫敢訴持祿者莫敢問官府所鞭撻者囹圄所繫者皆種禾撈蜆之民耳由是嶺表之民不蒙至治之澤而諸司懾其威甘其餌非惟莫敢問又從而助其虐番禺令高瑤獨毅然不與爲之屈民有遭其荼毒者力捍禦之若衛赤子謂非保民以固邦本之忠臣不可也且聞其母賢恒勵瑤以忠孝大節古人有言非是母不生是子信然哉予承方伯之乏於是命匠人作戲綵圖貽之以示奬予也噫斯舉也豈爲高氏母子哉爲國家也爲嶺表之民也爲食祿者勸也克菴雅尚澹泊無異韋布每食飯一盂韭數根或雞子半枚而已凡事涉風教必捐俸爲之日使瞽者振木鐸以

狥道路置深衣幅巾擇耆民有德者予之使教子弟聽訟不事刑朴隸人惟令業巾網于左右以閑其心與訟者約自持一票詣被告家使自出詣官罔不從者民化其德皆不忍欺瑤字庭堅閩人丙子鄉貢涖政廉公有威縣左有韋眷所創寺僧不取杵鍾眷問其故曰畏高正衙耳及盤眷私貨歸縣庫以身當之克菴稱爲古循吏及克菴奏眷不法反被誣就逮瑤亦落職束書數笈載平頭巾飄然去士民擁道涕泣交送之者幾千人

雙槐歲抄卷第九

雙槐歳抄卷第十

孝穆誕聖

萬貴妃始爲宮人司　東駕盥櫛譎智善媚既顓寵居昭德宮太監段英掌其宮事與其兄弟子姪萬通萬喜萬達挾威福赫奕大學士萬安認爲同族與劉吉皆附之朝士無耻希進者群趍其門成化戊子九月彗星見掃三台彭文憲公時在内閣乞歸不允因疏請脩省謂外廷大政固所當先而宮中根本尤爲至急凡女子年過四十則無子雖有所生亦多不育諺云子出多母今宮嬪數多宜

生子亦衆然數年無一生育者必愛有所專其所專者必過生育之期故也伏望合其舊而新是圖務正名分均恩愛以廣繼嗣爲　宗社大計則人心安而災異息矣又言黜陟人材宜斷自　宸衷不可專委臣下　上優詔答之己丑九月幸昭德宮時皇妣紀氏在御侍之列既有娠萬氏知之百方苦楚胎竟不墮

上命出居安樂堂托言病痞庚寅七月己卯朏

今聖上皇帝誕焉皇妣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彌月西内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以未奉命不敢剪剃胎髮辛卯十一月悼恭太子祐極正位東宮已而薨於痘禁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

上心甚念之然慮爲萬氏所忌乙未五月張敏厚結段英乘萬氏喜時進言萬氏許之

上即召見髮已覆額矣天性感通相持泣下動容出語矩度不凡　上撫之大喜萬氏具服進賀遂令内閣擬名至再　上親名之送仁壽宮撫育中外聞之胥悦　皇妣受萬氏觴有疾徙居西内永壽宮六月戊寅朔文武大臣請建元良甲申奏上命待皇子稍長行之是月乙巳　皇妣薨追封淑妃

京師藉藉謂薨於鴆也十一月始立

今上爲　皇太子及登大寶追尊　皇妣謚曰孝穆皇太后縣丞徐頊請究　皇妣薨逝之由當時胗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吳衡俱逮治萬安劉吉力請已之惟訪求　皇妣親屬之在廣西者未幾徭峒有紀姓者詐冒　皇舅有司信之遂以上聞其後敗露守巡官保奏者皆黜吾鄉黃僉憲鑰亦其一也既而用内庭言　皇妣本出李氏弘治庚戌九月降制封　聖母之父李公爲慶元伯母唐氏爲伯夫人　命有司建祠於桂林城南春秋祭

享張敏家本福建同安成化末年卒其弟苗以承
差陞中書舍人不三載遷至南京通政使贈其祖
益初如巳官父太常文以兄敏功贈錦衣千戸而
苗子定庚戌登進士第或曰內侍潘眞嘗與人言
皇妣諱妙善入宮時誤報李為紀故二姓族類難究
上孝思追悼不已念吳后保抱恩　命宮中進膳如
母后禮復其姪官為錦衣百戸

進御當夕

進御之禮據註疏天子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
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三

人當一夕后當一夕望前卑者先尊者後望後乃
反之凡十五日而徧諸侯兩兩而御姪娣六人當
三夕二媵當一夕夫人專一夕凡五日而徧至六
日還從夫人如后法孤卿大夫有妾者二妾當一
夕內子專一夕士有妾者但不得專夕而已妻則
專夕故內則曰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然詩小星
註凡妾御於君不當夕三禮義宗曰進御天子者
十五日而徧自下而上象月初生法陰道也晦明
是其所忌故人君不以月晦及望御於內晦者陰
威望者爭明故春秋傳曰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
與后並皆當夕既與詩背除去望晦則十[illegible]
不得而徧后以尊在後遇望反不當夕六朝儒
臣見所以啟後世嬖妾顓寵之端也予謂一日之
間有朝有晝有夕有夜夕謂月入星未出時人君
修令而退王后每夕皆進于王所以正內治故妾
進御侯夜不敢當夕小星詩曰肅肅宵征夙夜在
公謂夜見星而往夙見星而還也后五日一休一
嬪與其御進又五日一休一嬪與其御進凡四十
有五日而九嬪畢見故周禮九嬪掌以時御敘于
王所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者此也夫人坐論

婦禮在撰人則致飲掌客則致禮世婦惟掌喪祭
賓客之事蓋先世女御之老而無子者為后六宮
官屬故王制曰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則以先世臣
妾在所當敬故也是進御者嬪與御而已夫人世
婦不與可知矣自諸侯大夫以下雖妾媵有多寡
然皆用五日之制故內則曰妾年未滿五十必與
五日之御者此也詳見羅鄂州集中

御製靜中吟

守成之君顛冥於崇高富貴者固不足言然亦有
殷憂多難不能啓聖興邦發為詞章萎靡不振者

睿宗送司馬子微還天台詩云紫府求賢士清溪
祖逸人江湖與城闕異跡且殊倫間有幽栖者居
然厭俗塵林泉先得性芝桂欲調神地道諭嵇嶺
天台接海濵音徽從此間萬古一芳春宣宗避地
有爽溪樓詩云殿閣連雲接爽溪鐘聲還與鼓聲
齊長安若問江南事報道風光在水西宋高宗中
和堂詩云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吳津王者本無外
駕言蘇遠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堂望嵇
山懷哉夏禹勤神功既盛大後世蒙其仁願同越
句踐焦思先吾身艱難務遵養聖賢有屈伸高風

動君子屬意種蠡臣三詩俱有石刻絕句則元周
伯琦爲僧克新書之者夫睿宗晲於武曌而役志
幽栖宣宗窘於會昌而留連光景高宗憊於強虜
而自此句踐皆志不足以帥氣氣不足以配道故
爾嘗莊誦
今聖上御製靜中吟曰習靜調元養此身此身無慾
即天眞周家八百延光祚社稷安危在得人是時
召學士張元禎進講太極圖契於　皇心見於
皇言深符主靜立極純心用賢之說蓋不徒聞見之
知而已詞氣渾融太極同體豈彼三君膚瑣之作

所可望哉

午朝奏事

春秋傳曰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
身今之早朝朝也午朝晝也晚朝夕也夜乃即安
祖宗勤政之典如此景泰中午朝許大臣造膝奏事
面決可否即施行之若陳循王文欲殺考官高文
義公力疾造朝口奏曰少保臣高穀有事門上說
即召對議行是也弘治庚戌彗見天津
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刑部右侍郎彭韶疏
言臣獲隨午朝竊念日奏尋常起數於事無補顧

自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禮部
有大災異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糧邊報工部法司
有緊關工程因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具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事當會議者就於　御前公
同計議事體既定口奏取　旨奉行次日補本備
照若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者聽各官先行博議於
下候至　朝時再議奏行仍乞　溫顏俯詢曲折
如此不惟世事日熟而群臣邪正亦自可見有事
則行不分寒暑無事則止勿勞　聖駕既不廢午
朝之典又可率群臣興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

病自可次第張弛矣其言與其書以訪問合

上嘉納之

謫仙亭

鄒吉士汝愚智謫雷州石城千戸所吏目道吾廣有司留舘坡山士民爭先謁馬其同年蒼梧吳獻臣廷舉尹順德令邑民李燦於古樓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其父來視責以不能祿養番之泣受而不辭弘治辛亥十月卒獻臣往治其喪適方伯東山劉公大夏至邑不暇出迎廉知其故反加禮待其資郵還其喪獻臣自是知名白沙陳公甫追次

汝愚詩曰遷客一亭遺海濱當時誰號謫仙人花汀柳市無疆界盡是乾坤一樣春獻臣和曰浮雲浩浩南海濱落月獨照窮愁人狼籍幾株桃李盡謫仙亭上可憐春趙進士璜曰狂頰孤亭野水濱閬壺風月謫仙人而今只有殘鵑在啼老東濱一月春蔣知縣昇曰謫仙亭子海之濱倦去亭空月傍人二十四番花落盡一杯誰共送殘春汝愚四川合州人秀偉聰悟弱冠領解首丁未連第入翰林其年十月丙子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燄飈如龍朝宁之間人馬辟易盡陽不能制陰之象也適　詔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汝愚疏言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内閣始以利弊言之莫利於君子莫弊於小人少師萬安侍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姦怙無廉耻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巡撫直隷右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官陰主

之也

陛下法　太祖以待宦官法　太宗以任内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夫豈不知刑臣之不可弄天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者正心之功未之講也早朝之後深居法宮此心之發一如事天之時則天下幸甚疏上不報弘治己酉御史湯鼐坐事連及逮下錦衣獄議坐大辟刑部侍郎彭公韶辭疾不爲判案始獲免謫死時年二十六

湯李自相標榜

初萬安又冀第進士官至侍郎冀子弘璧丁未復
倖僥其同年麻城李文祥有才學名將奉　大對
安欲托以孫因許及第文祥以正對乃使弘璧延
諸別館致欵屬題畫鴈文祥即奮筆作詩末云春
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安銜之文祥每
見沉浮世事者輙叱且詈
上登極御史湯鼐等交章薦起三原王公恕爲吏部
尚書公素禮重風義之士文祥及鄒智十餘人與
鼐往來高自標榜謂鼐爲先鋒文祥爲大將餘不
能紀適　詔開言路文祥上新政疏請一權立法

進賢絀奸廣言納諫語過切直　召詣左順門中
官傳詰中興再造等語以爲不祥從容辯對而出
既而得　旨俾佐劇縣遂補咸寧丞時王公竑已
没三原因論薦　召彭公韶爲刑部侍郎鼐以印
馬詣　內閣會勑安與劉吉尹直謂曰近日詔書
裏面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增之耳鼐即以
其語劾奏之數日　召鼐入諸中官示以疏巳留
中鼐大言疏不出將併劾諸中官諸中官稍匿鼐
昂然遂出益肆志自負多以疏草示人又劾都御
史馬文升等復聲言將劾三原巳而安直皆免鼐

與文祥等日夜酣呼以爲君子進小人退雖劉吉
尚在不足忌也一時直聲震播海內吉使門客徐
鵬啗御史魏璋以利使伺鼐鼐家壽州知州劉槩
與書言嘗夢一叟牽牛將入水鼐引之而上牛近
國姓此國勢瀕危賴鼐復安之兆也因餽白金爲壽
鼐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劾之草奏以陳景隆爲
首　詔捕鼐及槩下　詔獄文升時掌都察院欲
坐妖言律斬三原力救之乃謫戍甘肅大理丞鉄
吉欲用璋三原不從璋竟外補尋奏召文祥還授
職方主事居十八日中書舍人長安吉人以言下

獄乃有媒孽文祥妄議朝政者於是被逮成獄下
法司擬罪當死會有密解之者乃從輕降興隆衛
經歷既抵任進表南還大雪中行數百里至商河
城曲河氷陷溺死時年三十鼐後數年始釋放爲
民

劉綿花

奪情起復自天順初給事中喬毅奏革後有李文
達羅一峯論之得謫成化庚子內閣劉吉丁外艱
詔賚以羊酒寳鈔起復視事如故吉三上疏辭托貴
戚萬喜得不允陳編修音上書勸其力辭吉不答

人無敢言者吉每談笑對客殊無戚容丁未
今聖上新政科道交糾萬安尹直以次罷遣吉獨不
動倚任尤專慮科道言之乃傾身阿結昏夜欵門
斷免彈劾建言欲超遷科道待以不次之位會
詔量才舉用廢滯吉特爲奏陞者原任給事中賀欽
御史強珍輩十人部屬惟員外林俊一人而已時
吏部已次第擬用而吉爲此者媚衆也凡科道爲
聖情採納者悉謂由己自是人無復有言之者矣弘
治改元風雹發自天壽山毀瓦傷物震驚陵寢
上戒諭群臣脩省遣官祭告於是左春坊庶子兼翰

林侍讀張昇疏言應天之實當以輔導之臣爲先
今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者以奸邪尚在樞機
之地故也因數吉十罪且謂李林甫之蜜口劒腹
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爲一其患可勝道哉伏
望　陛下奮發乾剛消此陰慝拿送法司明正其
罪則人心悅而天意回矣科道交章劾昇指爲輕
薄小人　上命謫昇南京工部員外郎其同鄉何
喬新贈以詩曰鄉邦交誼最相親忍向離筵勸酒
頻抗疏但求裨　聖治論思端不忝儒臣自憐石
介非狂士任詆西山是小人暫別鑾坡非遠謫吃

將辭賦弔靈均由是人目吉爲劉綿花以其耐彈
也吉聞而大怒或告以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善恢
諧者吉奏乞舉人監生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其
擅威福如此辛亥九月
上命撰皇親誥券吉稽遲侯斯始惡之使中官至吉
家勅令致仕吉疏上即乞循令有司月給米五石
歲撥人夫八名降　勅護之還鄉頻行京城人攔
街指曰唉綿花去矣昇尋被召擢少詹事而舉人
會試亦除禁限

牛生麟

沈約宋書符瑞志以麒麟爲首效周書王會解凡
彙皆訓釋之至曰王女天賜妾也則物彩亦與焉
鄙俗甚矣予謂諸福之物當以六籍所載者爲先
文宣朝祥瑞無間遠邇永樂甲申八月騶虞出周郊
二虎隨之甲午榜葛刺國乙未麻林國俱貢麒麟
宣德己酉來安縣石固山獲騶虞二是關雎鵲巢
之應畢備於一時也癸丑閏八月編修許彬進麒
麟御子福祿玄虎四祥詩福祿番人本名福俚狀
如騾其文白黑相錯勻瑩可觀乃王會所無者獅
子本非瑞應日食牛羊百夫扛之大爲民害成化

戊戌西夷扣嘉峪關來獻御史徐綱按甘肅令守關者勿納疏上不從竟不明言其匪瑞故也又有馬哈者如羊而純黑頭有雙角其長過腰駞雞若高七尺玉翢玄翎而金距豈王會所謂煇羖文翰之屬邪如發令以六籍所載四靈之外無得有獻則外夷無所售其奸矣以予所聞成化甲辰泗州牛生一麟怪而殺之人見其足如馬蹄黃毛中肉鱗隱起如半錢然同時武陵田家牛亦生麟頭尾及足皆牛但徧身生鱗鱗縫中綠毛茸茸然纖秀方出胎見鐵坎倚壁即往噬食家人擊殺之其皮見存常德府庫弘治辛亥蒲圻白水村鄧榮家牛又生麟大率類武陵者不食而死故荊吳間人言牛在水澤雲霧遂起即有龍與交因有此異由此言之奇祥極瑞中國所自有第在人知而豢之耳雖絕外夷之貢可也

籌邊翊治策

吏科給事中閩人林粹夫廷玉父芝之司訓信宜毋沒留毖焉及父遷韓府紀善占籍平涼遂領陝西解首連第進士以巡撫都憲使吾廣因趨信宜訪得毋墓慟哭祭之欲負骨以歸陳白沙止之有不與皇華共載之句乃圖山形而去其至廣西也詢知狼兵勇悍皆由土官發以威信將出征籍其姓名椎牛釃酒使縱一日之歡及師還則譴責其無功退縮者削其田產以賞有功併賙陣亡之家所獲頭畜金帛盡許入己故遇敵奮勇所向皆捷比在諫垣弘治改元六月虜犯大同宣府

詔鎮守等官各陳所見粹夫上籌邊翊治十策明賞罰以振軍旅禁暴掠以安黎庶革宿弊以清吏治預處置以成人才表忠良以垂世教慎師儒以敦化本肅禮儀以廣敬畏普恩澤以恤困窮舉遺才以昭激勸究元惡以示鑒戒大意言虜寇犯邊之時間有驍勇軍士斬獲首級則冒為己功或與所私奪回頭畜則盡數入官追併拷打其陣亡者失律避罪俱報病死且不賙復其家使其父母妻子至於困餒故得功者徒為擬人陣亡者空作冤鬼惟狡滑奔逃乃得兩全無害似此賞罰不明誰肯輸命效死以邊將受閫外重托而反土官不如此臣所以三嘆息也自今恩義以培養於平日威信以振起於臨時毋奪士卒之功毋匿陣亡之報重退縮之禁恤死難之家其奪回頭畜財物以十分

爲率有主者四分償勞六分給付其無主者並聽軍士入己庶幾賞罰明而軍威振矣王師所過紀律不嚴致令軍士搶掠以充盤費亦有將帥生事百端摟索近聞天花菜一斤價銀三兩其餘可知宜禁戢軍士暴掠供應毋恣科斂則邊人蒙福當不貲矣内治之脩在用人才明賞罰且如逋逃僧繼曉奸吏李孜省方士鄧常恩趙玉芝之輩姦黨勢熖傾動一時　皇上洞燭其奸首行斥逐然孜省下獄當矣而繼曉遺漏不追家貲鉅萬日擁美姬以自娯玉芝謫戍宜矣而其冒濫葬祭父母墳塋煇煌如故非所以昭法戒也乞　勑法司擒械繼曉明正其罪仍行巡按並毀墳塋則將來姦宄知所懲矣

上悉行其言命錦衣官校逮繼曉戮于市天下快之

劉王疑冢

南漢劉龑僭據廣州傳四世皆昏虐多立疑冢以虞發掘今北郭外有之弘治壬子予兆壽藏白雲之麓有携磚來售者方二尺厚五寸上有篆識曰景定辛酉預備磚尋又有售碗碟盤盂者其色黑而潤若鐃磁然詢其所由來曰得諸劉王冢仕覲

藏處寔大墓也然景定乃宋理宗年號其非南漢物明矣廖山人飛卿雲翼居西城外荔枝灣犂田得長刀其銛已盡而嵌銀文彩如繡猶新豈當時昌華苑之遺物哉又北十里多鑿石亦指爲劉王冢發之惟水消滴而已蓋所謂明月峽王液池也予詠西城古跡云江水東流西日斜劉郎綦跡尚天涯昌華苑外細腰草玉液池邊鼓吹蛙隔隴牛羊聞牧笛邃村烟火是樵家當年翠輦曾遊地留與東風長稻花

天地神化

横渠曰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自註云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自註云推行於一盖天包地外而氣行乎地中只一物爾在陰在陽消長進退於無窮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謂陰陽不測者也一陰一陽化生萬物雖是兩體要之只是推行此一物耳所謂爲物不貳者也人測天地之化因陰陽兩在而知其神不特圭臬景晷律琯葭灰而已漢志曰天子陳八音聽樂均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此即周官大合樂分陰陽之遺法也

以聲召氣故神祇可得而禮執是以為南北郊則誤矣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其氣天地之塞也飲食暖於心既久而達於四肢此可以體天地之化刺割抑搔絶及於膚而心即悟此可以體天地之神又何待外求哉

名字稱呼

文質迭為盛衰觀於名字稱呼亦自可見漢孔安國唐郭子儀皆以名為字逮宋鮮矣我

朝淳風起出漢唐洪武至天順登科録多有之成化己丑進士曹時中字時中張禎叔字禎叔廖德徵

字德徵此後始罕見耳　惟吉水彭氏兄弟敬占道術教以主一用二貴三宗四數五為字人甚異之又有張用也孫繼子則新奇甚矣書簡稱人以閣下明公自稱不過侍生而已足下友生又其常者方韓都憲之涖兩廣也首斬一指揮以令衆藩臬謁見即行跪禮既平大藤峽其威張甚然吾郡吳太守中聘教授王文鳳修郡志公聞之以所得書簡附入惟曰賀都御史韓雍平兩廣書其中大司馬王公稱竑拜書復都憲永熙知己閣下大宗伯姚公稱夔頓首都堂永熙年兄閣下少司徒薛公稱遠百拜奉書永熙都憲年兄行臺邢太守稱侍生宥百拜奉書都堂先生執事順德錢大尹稱鄉生溥端肅奉復總督巡撫都堂閣下按薛邢皆瓊州人錢又屬吏未嘗有所諂也相去未久乃有治生晚生與門下臺下諸稱乎交或號而不字官尊齒卲則繫以翁或稱老先生不一而足豈亦文盛之會哉

給由賑濟

吏部舊例凡在外官員考滿給由至部必察其行能審其年貌從公考覈稱職平常及不稱職以憑

黜陟惟雲貴軍職首領遠者及驛遞等官在外者各赴本布政司南直隷者赴南京吏部北直隷者亦赴本部成化甲辰豫備饑荒始令被災所在三年六年考滿官員四品納米六十石五品五十石六七品四十石八九品三十石雜職二十五石俱聽巡撫官撥缺糧倉分納完回任管事免其赴部惟造完須知功蹟牌冊并通關差人繳部而已弘治庚戌三月三原公會題畧謂各官廩祿有限而雜職之俸尤微苟非取於公必至剥於下貪情之風由茲而起考課之法廢格不行中間雖有老疾

貪酷無從辨驗是非臧否混於一途矣今後遇有災傷所在缺米賑濟許令有司措置其考滿者俱要赴部給由照例考覈

止從之予按舊制給由者條陳本處民情吏病自行具奏於鴻臚寺引見之日徑赴進呈永樂初元江西左參議孫浩廣東副使鄒佑考滿給由違此遂嘗拿問最宜復也宜革者既革而宜復者不復何哉

潘陽雞異

河間潘陽中屯衛前千戶所千戶胡泰母死已十

年父亦再娶弘治己酉泰夢亡母告曰我已托生爲雌雞毛色黳黃明日當爲某屯里贊儀至則好收養之明日泰偶出果有荷米食及雞至者即欲烹雞餉之雞人言曰毋烹我且待泰児回家人大驚異及泰回繞身喃喃叙及家事泰告父以夢徵乃畜不殺後益作孽飛啄後妻面首且自矜存時幹刱艱難今家業日耗皆夫縱後妻之故詬詈不已遠近聞之借觀者衆泰拒不納無何後妻遂入炕下撲殺之考諸五行志近雞禍也

木蘭復見

南京淮清橋女子黃善聰者年十二失母有姊已嫁人矣父販線香爲業往來廬鳳間憐其幼且無母又不可寄食於姊乃令爲男子飾携之旅遊者數年父死詭姓名爲張勝有李英者亦販線香自故鄉來不知其女也因結爲火伴與同寢食者踰年恒稱疾不脫衣襪溲溺必以夜弘治辛亥正月與英偕還南京已年二十矣突然我巾往見其姊姊謂我本無弟惟小妹隨父在外爾胡爲來乃哭曰我即善聰也泣語之故姊惡之曰男女同處何以自明汝辱我家矣因拒不納善聰不勝其憤謂

曰妹此身却要分明苟有污玷死未晚也姊呼穩婆視之果處子始返初服越三日英來候善聰出見英大驚愕歸怏怏如有所失飲食頓减英母憂之以英猶未娶乃求婚焉善聰執不從曰此身若竟歸英人其謂我何所親與隣里交勸則涕泣詬之事聞三廠勸爲夫婦且助其奩具成婚之日人有歌之者以爲木蘭復見於今日云予按女易男飾後返初服者南齊時有東陽婁逞五代時有臨邛黃崇嘏　國初蜀有韓貞女蓋不獨善聰也

長幼禮嚴

中原西北士大夫長幼之禮甚嚴年長者岳呼姓
名飲酒獻酬幼者必跪初不計貴賤也山西雍憲
副世隆泰性氣廉厲凜不可犯既貴便道過家往
訪同窓舊友王生時生已棄士業從矣遂諸途謂
曰雍泰乃念貧賤之交乎倘不棄予約期訪汝甫
曲泰敬諾而歸至期冠帶以俟生布衣襤褸皆使
雜持瓢酒至據正席而坐泰以兄事之與飲必跪
生亦直受之不辭泰後爲都憲巡撫宣府風度稜
峻參將李傑來見不與爲禮傑煩不法即數其罪
呼左右縛傑使跪庭下大棍撻之三十坐是罷官

其宦轍所至輒有遺愛人謂與華岳爭高詩云柔
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足以當之
矣泰陝西咸寧人

聖賢後裔

宣聖五傳曰順者魏封魯文信君又二傳曰鮒者
秦封魯國文通君其後侯于漢進封公唐襲封文
宣公宋南渡改衍聖公金又增世襲曲阜令元因
之我 朝洪武初 詔並如舊制仍免孔氏差發
仁廟賜衍聖公甲第於東華門北 景帝賜三臺銀
印玉帶麒麟襲衣皆前所未有也永樂丙戌試乙
榜舉人賜冠帶入太學讀書以孔諤聖人後授春坊
左中允景泰甲戌會試中式孔公恂聞母喪
上知之命翰林給紙筆俾就殿試賜進士出身服闋
授禮科給事中後擢少詹事兼左諭德輔
憲廟于 東宮正統初浙江僉事彭冔奏宋衍聖公
孔端友從高宗南渡留居衢州遺祭田五頃當給
賜 詔如所請弘治癸丑用守臣言端友遠孫彥
繩嫡派也命爲翰林五經博士世襲奉衢廟祀先
是景泰辛未擇顏子之後希惠孟子之後希文授
翰林世襲五經博士誠意伯劉基七世孫祿官亦

如之僉謂不類弘治壬子 上念開國功臣六王
惟中山黔寧子孫世公而開平岐陽寧河東甌皆
爲編氓乃徵其裔孫常復李璿鄧炳湯紹宗並授
南京錦衣衛指揮使禮科給事中吳仕偉言誠意
伯後不當爲博士於是錄基九世孫瑜爲處州衛
世襲指揮使聖賢後裔自此不混於功臣矣

裴周二大魁

唐高鍇爲禮部侍郎知貢舉唐書稱其頗得才實
然撫言載裴思謙自携仇士良一緘入貢院易紫
衣趍至階下白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鍇接

之書中與求巍峩思謙曰卑吏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鍇俯首良久曰然則畧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也鍇不得已從之洪容齋謂鍇徇凶璫意以爲舉首史謂才實恐不然也宋理宗開慶元年太平州人周震炎附丁大全及省試得僞大全竊御題示之即豫構數千言大全力薦遂擢第一既唱名大全進賀曰此太平狀元也上大悅公卿向嘗見其在大全私第執役如奴隸物議喧駭而不敢言是年大全敗追奪震炎恩例降名五甲二大魁倖進乃爾亦可歎哉或謂

國朝吉安人當路曾棨等三人及第皆出吉安福建人當路林震等三人及第皆出福建恐亦氣機所乎非徇私也然成化甲辰弘治庚戌首大對者皆行不逮文追降之制似亦宜復

何孝子

何孝子子完字新惠之博羅人少失父事毋至孝有傳其事者可異焉其詞曰宇新毋死貧不能葬鄉人感其行無遠邇爭賻之發引致輿至七十餘筵遇積雨不止及輀車届道隨在輒晴雨若爲之迁避者既塟縛草廬墓側夜有虎蹲其門宇新祝曰罪惡之人孤哀萬死盍來食我毋徒相怖穴壁覘之二虎左右馴如也迫曉散去夜輒復至每浹旬則易二新者猶瓜代然宇新忽得危疾鄉人舁歸治之其家在城市虎亦尾之去疾愈還墓則虎又來遂視之若素豢者家無應役三尺之童畜一黃犬毋三五日輒候墓所毋有所需即書片紙繫其頸家人見之具備繫使負還似此孝感不一上庶百餘人白其事于藩司及具奏有 旨旌其門後宇新第鄉貢入南監蘇人錢士弘者與之友善見其近體衣尚結衰絞帶牢不可解以示終身之

喪云宇新嘗求李西涯諸名公爲作廬墓詩陳白沙封其卷題詩有直從天地閉三冬之句惜其自褫也近聞吉水羅孝子璘居毋喪廬墓螺子山下亦有馴虎狎犬之異與宇新事頗相類

進士教職長史

進士就教職授長史皆窮途也然亦有自窮轉達者洪武庚戌仁和儒士俞友仁領薦辛亥取會元賜第在三甲筮仕丞長山辭不能吏改襄陽教諭後調諸城而終錢塘王儀之羽年十九領首薦辛未進士歷儀制郎中陞太常少卿乞歸改掌教餘

杭卒永樂乙未進士第二人李貞第三人陳景著皆久于編脩乞便養貞得高州教授景著得福州教授俱不遷而沒弘治庚戌進士無錫楊文遴作縣教授僉華今陞南監丞矣其遂可量邪授長史者永樂甲申進士第三人周孟簡自詹事府丞擢襄府㠯忱自刑部主事擢越府天順庚辰　德王出閣選進士楊完劉誠雷霖任祥授翰林檢討俾侍講讀已而完祥擢德府誠擢秀府孟簡終於長史成化巳丑李昊亦授檢討擢忻府其後越秀忻三王早世無子國除忱改工部侍郎誠改寧國同知陞湖廣叅議昊改南禮科擢浙江叅議獨霖擢副使提學山西其不可料如此弘治庚戌興王出閣選檢討進士何洽楊鐸劉溥徐浤得與而浤輒憤鬫吏部併洽等皆奏黜之而別銓其同年前列者張景明袁宗皐爲左右長史遂不敢辭宗皐吾廣方伯凱之子也

哈密

哈密在西北大磧之外本古伊吾廬乃蒙古回回雜虜之國也地居平川城周四里開二門其東有溪西北流爲鹹鹵閒有楸杏農耕惟麥及碗豆二

種其北天山與瓦剌相界西接火州爲諸胡要路唐置伊州至元有肅王忽納失里者鎮其地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永樂元年來朝貢馬二年設哈密衛改封忠順王三年爲可汗鬼力赤毒死無子兄子脫脫自幼俘入中國廡得其祖毋速可失里併還之命襲王爵　賜以金印玉帶官其頭目爲指揮千百戶鎮撫經歷以周安爲長史劉行爲紀善而安克帖木兒妻屬反依鬼力赤其後脫脫酗酒病死九年十月封其從父之子免力帖木兒爲忠義王掌事以俟其子長成宣德元年免力帖木兒死封脫脫子卜答失里爲忠順王三年以其幼不更事仍封免力之子脫歡帖木兒爲忠義王以輔之天順中忠順王卜列革傳孛羅帖木兒與脫歡之後俱絕王毋理國事成化癸巳土魯番王鎖檀阿力侵哈密虜王毋金印以去其衆逃居肅州及苦峪城戊戌鎖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先是哈密相婚姻者凡三種曰回回曰畏兀兒曰哈喇灰王毋外甥都督罕慎畏兀兒人也寓甘州壬寅甘肅守臣請封罕慎爲忠順王從之甲辰遣使送入哈密弘治改元阿黑麻以罕慎非肅王後乃假結婚

而殺之尋遣使入貢求封　朝廷璽書切責孛[illegible]
王母已死乃歸城池金印會曲先安定王朝貢自
稱忠順王裔盍奸人教之其實非也兵書馬文升
誤聽三種頭目告保遂立安定王姪陝巴爲忠順
王識者曰夷虜貴種類曲先本西戎安定本韃靼
別部強合爲一又與罕慎異矣土魯番必不心服
阿黑麻聞之果怒癸丑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報
至　上命兵侍張海都督緱謙率其頭目寫亦滿
速兒等往經畧之甲寅三月還以無成功海降叅
政謙閒住滿速兒等四十餘人俱安置閩廣閉嘉

峪關絕不與通盍土魯番距哈密七百里恃其險
遠至是益橫然兵馬亦少使大軍及罕東衛番兵
從捷徑出其不意襲之可擒也今閉用此策然大
軍不出恐終難靖耳

鳶魚辯

程子曰鳶飛魚躍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會得時活潑潑地又曰自
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陳
公甫含言之曰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
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
鳶飛魚躍又與陳護湛雨詩云君若問鳶魚鳶魚
體本虛我拈言外意六籍也無書陳益庵夢祥嘗
作辯曰道具體用體則天命之性用則率性之道
也性道皆實理所爲故曰誠者物之終始體何嘗
虛邪六經所以載道一字一義皆聖賢實理之所
寓實心之所發以之發言則言必有物以之措行
則行必有恒故曰君子學以致其道書何嘗無邪
以實爲虛幻也以有爲無妄也其曰言外意則佛
老幻妄之意非聖人之蘊也予謂公甫意從程子
來想是會得時不必深辯耳甲寅三月予自香山

省稼回至白沙訪之雨後躡草屨護鞋而往相見
大笑講話竟日各賦一詩而別予末云吟弄不知
春已暮滿天風月玉臺巾盍許以與點之意公甫
末云與話平生燈火事鬢看白髮滿烏巾豈以予
老猶耽六籍故云爾乎不可知也持其翰歸涂通
府見之酷愛遂取去其爲世寶重如此

一月千江

宋景濂序瑞巖和尚語錄云人生而靜性本圓明
如大月輪光明徧照凡蘇迷盧境界具濕性者大
而河海小而沼沚莫不有月而中天之月未嘗分

也月譬則性也水譬則境也曹端夫首倡理學以月川自號豈有取於月映萬川之喻與薛文清曰萬川總是一月光萬物體統一太極也川川各具一月光物物各具一太極也佛氏書謂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得此意矣陳公甫嘗作西江月二闋張學士元禎和韻云一月千江千月一通萬感萬通先生何必苦加功無用中藏有用一個法身如粟大千有象皆籠不須淘淨不須鎔本自無迎無送了了千條萬緒皇皇四達八通入頭下手怎施功外面中間夾用眼孔毫芒洞見肚皮天様包籠聖賢坯璞此陶鎔船快更加風送鄒汝愚亦嘗著論曰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嘗觀諸月矣出没乎丹崖青壁之上者月也容與乎虛室空谷之間者月也蕩乎江止乎淵依乎樹杪者月也古人之所見者月也今人之所見者月也其爲月也豈有異乎哉視宋薛稍廣予按程子謂佛氏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大小不同特欲傾此于彼爾然在太陽幾時動是日亦可喻不獨月也夫中者天下之大本性固萬理之一源又奚必取諸禪名理而取諸禪吾儒其衰矣夫

子陵太白

嚴子陵足加帝腹感動星象高風不可尚已李太白使力士脫鞾貴妃捧硯亦一世之豪也摛詞者無容喙矣近見郴倅桑思玄悅客星亭記乃謂客星有五曰周伯曰老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溫星凡有所犯無不菑凶後漢天文志客星居周野光武崩應之於此不書似因子陵而諱占也且犯帝座與晉劉聰時入紫微同其太史康相以爲非常之變聰遂滅亡光武無其應者豈非政鮮闕失即目前下賢一事亦可弭其菑患歟然世常擬子陵爲客星者蓋于其名而不于其實也濟寧城南有太白酒樓古今題詠甚多予同年謝同知國賢廷舉傳誦一律云詩聖推刪後風流讓晉餘一生惟麯櫱千首半裙襦飛燕宜危語騎鯨豈信書參乎愛手足爭肯飼江魚乃劉進士承[illegible]所作嗟乎自商公去位後即有戴御史疏與汪直遂復西廠得縱遝惜亦從風而靡者乃爾致侮太白邪太白當明皇時直奴視力士其譖於貴妃以飛燕新粧之句得左籥正其讒論反以危語見嘲視悅尤爲謬矣

丘文莊公言行

弘治乙卯春二月戊午少保丘公薨于位槩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其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爲中官作其介慎二也歷官四十載俸禄所入惟得指揮張淮一園而已京師城東私第始終不易其廉靜三也家積書萬卷與人談古今名理亹亹不休爲學以自得爲本以循禮爲要成化初予寓京師得長子名之曰都生公顧予易以都得取自得之義也陳主事㞐衣繡自公聞喪面斥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

人自學士爲祭酒最久任所著大學衍義補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每遇名流必質問辯難以求至當皆足傳世成化癸卯陳白沙至京與談不合人謂公沮之不得留用時猶未入閣也安有沮之之事乎及入閣與太宰王三原皆太子太保偶坐其上三原嘖有煩言會太醫院判劉文泰失職奏三原變亂選法以所刻傳封進内多詳述留中之疏
上責其賣直沽名致仕去人以教訐議公公實不知也謝侍郎鐸至形諸言論訾其著述劉學士健謂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公曰劉希賢有

一屋索子只欠散錢健默然甚愧又嘗勸其門生王鏊謝遷二學士讀書循禮毋狎飲廢事至面檢毛修撰澄廷對策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以故翰林後進多憾之按公素履於謚法例得文正文清而愍謚文莊者其以此夫

保舉神童

弘治乙卯吾鄉西溪張御史敘亨泰按雲南[illegible]鎮守太監劉麒總兵黔國公沐琮巡撫都御史張誥保舉神童董元者紹興人知雲南府復次子也八歲時能詩翰詠胡桃曰形狀如雞子剛柔實未分

闢開混沌殼渾是一團仁梅月曰夢覺羅浮夜已闌碧天雲靜月團團玉人不學桃花面浄洗紅粧鏡裏看九歲以來真楷草書歌賦序記及三場文字亦皆能之今十三矣請查照李東陽程敏政楊一清洪鐘事例考送翰林院讀書疏上
上召試不如所言　命還籍乃充會稽縣學生更名玘予按敏政一清及鐘皆由翰林院秀才登進士而鐘授中書舍人夭死時年十八惟東陽雖受
上知然爲順天府學童生登第未嘗讀書翰林也今爲學士與敏政一清俱將大拜矣玘其可量邪

脩省直言

弘治乙卯二月洮州雨霜六月黟歙雨豆七月大雨雹八月貴州地震九月吾廣潮瓊颶風暴雨十月南京地震南贛大疫十一月貴州陝西地震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長河江西大震電禮部以聞上令兩京文武群臣同加脩省直言無隱於是戶部主事無湖胡仲光燿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旱暵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大變也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黃左道惑亂　聖心齋醮糜費財用差

遣在外如虎橫行吞噬無厭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於宦官貴戚交相賄託不以為耻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後苟且塞責如小吏徐珪忠義敢言　陛下誤聽奸臣之愬置之於法御史王槐依阿罪之　陛下所以奉行天地之事群臣所以奉行　陛下之事者如此陰盛陽微災異曷由弭乎乞用臣言則奸佞斥而陰慝消矣疏入人為燿危之未幾廣誅果以贓敗由燿啓之也今上仁明神聖真可與堯舜比隆矣

雙槐歲抄卷第十終

雙槐歲抄後序

夫上不足以厚人倫統世教下不足以紀名物經變故近不足以彰鴻烈闡幽光遠不足以垂遺憲恭後鑒者君子不書也恩生也晚不足以窺古作者之意然竊聞之記事載言者必文直事核求不謬於此而已嘉靖歲丁未恩受從化之役間抵郡城得請見于泰泉先生出是編見示恩受而讀之知為先生王父長樂公所著其曰雙槐者公燕息之室也曰歲抄者遜作者之名也紀述起于景泰丙子迄于弘治乙卯首之

以

神功峻烈以尊

君也繼之以嘉言善行以徵獻也參之以祥瑞災眚以示儆也傅之以禨物撰德以遊藝也或標其端緒而條目以舉或撮其樞要而幾微以著其文直而肆其旨幽而顯其要歸一折之於道信良史之遺也昔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東方朔好古傳經術博觀外家之語公

之綜核非斯人之儔與公始以鄉薦入太學即上六事幾觸忌諱及涖長樂能剖析滯冤諸所施為盖不負所學矣然甫試邑遂解組而歸其論撰止此盖自其所聞見而筆之示傳信也使公敭歷華要以紬金匱石室之藏其可傳者顧若是耶今先生以宏材碩學蔚為儒宗其所載記及郡邑志乘已不下數十種矣將来勒成
聖代一經貽之永久必存以續是編之所未及者昔司馬遷成史談之志業章賢傳祖孟之詩禮

雖不敢以擬諸先生而繼述之迹則似之矣於戲公之績學種德將攄忠以匡時也而著此以見志先生惟恐遏迭其光而刋布以流無窮易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然則忠孝之久且大者亦少槩見矣乎恩先生督學時門人也忘其謭陋謹識末簡以質諸知言者焉

嘉靖戊申孟秋吉日門下晚學生灌陽呂天恩謹書

重刻雙槐歲抄識

國家史館之設崇嚴秘密非踐黄扉遊玉堂不可得而窺也閭閻山藪之士博識方聞實有賴於野史之作然史才甚難兼善者尠至於取遺傾偏文力短澁或失則疎或失則誣故載述日廣而讀者忽焉儕於稗官小說者多矣頃南進士黄君在素為宫端大學士泰泉公之子會試道吳以曾大父長樂先生雙槐歲抄十卷見授年讀之卒業曰良史才也其文雄贍其事詳覈

筆削之際務存勸戒誠有若先生所謂崇大本急大務期大化決大疑昭大節正大經而言今稽諸古言天徵諸人言變揆諸常言事歸諸理備極體要成一家言
累朝列聖之治化禮文名卿良士之嘉言善行畧可槩見非近日驟刻諸書所能及也友人陸君延枝世善史學好古尚奇聞下走之說而頷焉乃曰江南嶺表相去萬里博雅之士飢渴願見豈易得哉吾當另梓以廣其傳有志編摩者用

補正史之或遺不亦善乎遂付諸鋟工嘉靖己
未夏五旣望吳郡晚學彭年識

雙槐歲抄十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黃瑜撰朱國楨湧幢小品曰黃瑜字廷美香山人景泰丙子舉人長樂縣知縣有惠政以勁直棄官手植槐二構亭吟嘯其間自稱雙槐老人作雙槐歲抄即此本也所記洪武迄成化中事凡二百二十條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稱其孫佐以春坊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於院堂書簏中得吳元年故簡因足成之案佐有日錄跋語則所補者爲洪武初科第及永樂庶吉士姓名二條是也其書首尾貫串在明人野史中頗有體要然亦多他書所載無甚異聞至於神怪報應之說無關典故者往往濫載亦未免失於裁翦矣

石田雜記一卷

〔明〕沈周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石田樵記一卷》提要

石田雜記

明　長洲沈　周啓南著

成化六年常熟梅里周涇包眉邨徐悌者嘗爲所親周熙假人白金六兩熙無還債主逼悌償其妻又相怨詈悌乘忿往縊熙家道逢一老翁手曳杖問悌何之悌告其所由翁曰何必自拚命第隨我往當爲汝償之因與偕行是日下午周涇去梅里凡十五里梅里至常熟又三十六里常熟抵楓橋一百十里總一百六十餘里迨瞬息而至在途悌告足乏翁脫草履與

穿遂强健迨翁行至夜同宿土神廟天未明促悌行悌告飢卽取地間草一如麥葉狀俾食悌疑不食少頃行至高山長林中云汝少頃伺我于此大家取物給汝悌危坐石上日暮樵者回問所從來悌告其故樵曰日暮虎將至不宜處此況此中素無人家惟張公洞耳悌因脫衣典路費而回行三四日始達家不勝罷困悌家方與熙家作訟見之卽解

無錫有巨室某一子爲粮長一子入學爲弟子員遂陽李公初宰是邑其粮長者偶呼不至厥弟易服以應

之李能識其非曰汝豈秀才而代粮長乎因出對云
秀才粮長打粮長不打秀才即對云父母大人敬大
人如敬父母一時應對敏捷人皆稱之
丁酉三月五日與蕭漢文主事周疑舫先生小酌漢文
云近見松江錢學士溥陞天官侍郎回忽詫云我平
生感左瑠之恩爲不淺蓋嘗在翰林即預教諸小奄
令懷瑠是也此舉實其力懷嘗于聖誕日被賜金二
錠奏云今某至此皆師錢某之惠留以轉奉溥考績
至京懷置宴以前金爲壽因跪曰與師父置一酒杯

溥曰留嘗與房下作首飾常常頂戴太監一座聞之
皆絕倒
止統間京師童謠云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
我土地景泰本郕邸雨帝與弟也城隍郕王也應天
順復辟之讖也
余有親蔣廷貴第進士三甲例除知縣特告就北方之
樂亭縣同年劉以賢謂曰何不就南方便道得省老
親亦人子幸事答曰進士除知縣何面目見鄉里其
父惟清亟欲以京職爲封榮地聞子作縣大失所望
途致病心發狂每見人但云尹天官說一年便陞御
史座客皆笑其癡或曰其父雖癡其子已先癡矣
北人嘗云猫不過揚子江言猫過金山則不復捕鼠厭
者至金山剪一紙猫投水中則不忌南人嘗云牛不
過嘉興金牛橋過者即死厭者牽之涉水而渡則不
忌牛未嘗驗猫則於韓克贊兄處嘗汝甯帶回一猫
過江果不捕鼠古書亦有云鴝鴿不渡濟橘不渡淮
于此事頗同
成化己亥九月二十三日酉時分地震自北而南有聲

如雷八月二十四日天目宜興長興紹興同一夕山
崩水漂屋廬人民畜獸不計數及虎亦多死者十月
二十日夜金犯南斗因記之
髹罩漆方用廣德好真桐油入密陀僧無名異煎老每
熟油一兩和入京山漆生者一兩要絞十分淨漆在
器物上于日色中曬乾須是四月至七月日色方好
其餘不宜要漆兩遭初遭略以沙葉輕打過使漆
揩錫方錫一兩鐵杓中炒熱成查以　箇底下
布襯將錫渣帶熱傾入用兩根木棍上下舂搗自然

成細沙羅過細者一面再炒再搗之後用十分好廣漆生用隨意描花樣在器皿上將錫沙糝上待十數日漆乾老用一石子捱平以水銀擦上自然明亮用水銀須是錫匠鍍牀下錫屑擂入水銀則死可用不然水銀活動不能擦得牢如作錫鄭重可見成在作錫頭筋鋪裏買他擦下細沙最好

洗油蒸迹或衣上染汚用好燒酒滾熱輕擺之自然去了然後用白湯洗去酒氣

治簇筋用桑樹向南枝三條以刀輕刮去外面粗皮用

內面青皮以鐵鎚鎚爛井花水調敷患處卽好

炒豬腸用荸薺如藥飲片切了曬乾爲末臨炒時撒末子在內不要蓋鍋待熟傾白酒些少則肥美

煮老雞鵝凡殺過置在淨處待其肉冷然後燖毛煮之易爛如嫩者

治疝用蛇牀子加少麝香煎湯薰洗冷則易之

茴香湯炒麪一升芝麻熟者減半茴香花椒各六錢半炒鹽三兩輾細同拌白湯調用千金不換

造紅麴法先取辣椒不拘多少曬乾爲末貯之次將糯米一斗釀成白酒待自然漿來漉去酒漿止用糟以大甕盛之買好紅麴簸去粗糠輾爲細末同蓼末入糟內和勻扎起凡麯米一升蓼末六合後用未熟過白粳米一石去粞水浸五日每日換水一遭用木甑下以蓼葉藉之入米蒸熟取放蘆席上待稍凉方入前糟拌勻再以蘆席覆之過一宿次早再入礱糠五斗和勻攤于蘆席上寸許厚透風處晾乾復收籮內再用綠礬四兩泡沸湯三斗候冷淋之又將前麴照前攤之候乾放日色內再曬乾爲度如不甚紅再以

綠礬湯如前澆一次則妙矣

洗墨法凡畫上涴墨用廣膠鎔成濃汁以絲布醮之洗一次將沸湯洗過淨布再醮膠汁洗之如此三四度則無迹矣

江右聶大年先生教授杭時有二僧爭住院子先生招二僧飲之贈以詩云蕭蕭落日下荒基古殿淒凉白塔低燕子不知身是客秋風猶戀舊巢泥二僧慚愧而退

成化丙戌江右羅倫赴春闈道經蘇州爲文謁范文正

祠是夕歸宿舟寓夢文正遺之詩曰嬰帶横腰重宮花壓帽斜勸君少飲酒不久臥烟霞是歲及第狀元後因落語故謝政歸隱凡後江右士子之赴科者必謁文正祠文正卒無一語

仙補方川牛膝二斤何首烏二斤生熟地黄二斤白芍藥一斤蓮肉一斤人參十兩川芎半斤香蛇一條牛黄冰斤黑豆些少無灰酒十瓶蜜一斤

神仙造酒方三月三日採山桃花三兩三錢五月五日採馬蘭花五兩五錢六月六日採芝麻花六兩六錢

十二月八日取水春分日作麯杏仁一百箇白麪十斤團如雞子大紙裹弔掛七七四十九日客來取前水一瓶放麯一塊紙封瓶口逡巡之間已成酒矣

崑山黄廷儀由賢良科任處州守時葉宗劉亂黄乘機將巨室羅織採連之掠其產收其子女奇貨而回富雄于鄉一日燕客出金玉杯所收子私指謂人曰某物某物皆我家掠來黄知一夕捶死沈之湖中黄卒無嗣後死停柩在堂火起其棟撓折碎其柩擊其尸爲兩截如腰斬狀又有沈𢑥者亦崑人爲教諭其父從義在府治寫發𢑥亦習刀筆常以是在官途挾制人遇去官歸教人爲訟分財當奏太倉武揮使連獄累年武爲其苦𢑥逃不結後得獲卒庾死其妻兄某素被其累時亦在獄見其死給訴所司曰𢑥平昔有詐死術未可信所司令獄卒倒埋五日一夜獄卒踢折其肋骨二支人以謂二人之報可與惡者爲標準云

近世姦僧化緣者以舊銅佛頭埋于土中先以黄豆鋪在佛底日以水沃之豆被水溼漲卻將佛頭從土中

頂出號召閭閻縱觀哄衆布施

蘇州一無賴子某專雕假印營生一日以自己僞稱是提學考退秀才名字將父僞作解頭齎執蘇州府移文送甯國府充吏不意撥于冷房無錢可覓三月後給假回一往不去本府究其所熟之人但賣飯店安歇耳到蘇追逮無其人名字後連賣飯者來認追蘇州府以其人監候其人入監其吏一日前因又假印事發在獄恰正相遇豈天不欲累賣飯者天使然乎可見作僞雖百計亦不能逃天理信乎人能巧于機

謀天道巧于報施

呂忠呂文者常熟人呂方伯困之蒼頭也方伯任雲南二兒亦致富嘗因財相讎忠與其友丁仁厚托謀文許以白金百兩仁遂邀文飲于他所留連數日閒來紿忠曰事畢矣因索所報忠須驗引至虞山下有他殍遺二腿指曰身首恐有識者碎而棄之矣因得白金如數明日文歸忠往問仁退金仁曰汝以金囑我何爲忠無辭金卒不還仁亦卒不露於文人皆重仁之智

十九年大疫常熟學前程某者每日至午後卽昏厥至次日天明始穌卽備云我隨周神并各處土祇至人家散疫指云某家因子孝其疫不及其家行善亦減數惡者多及之如此者迨二十日後一一如其言奚浦錢氏云死四十二人果然程某無恙

常熟孟學官怡其弟某嘗一日出門見已故周某者來卽入具衣冠與之分坐對談家人問其故云周某奉本境土神高二官人請某管疫數竟暴卒

胡燕巢嘗被雀奪雀輒銜艾草葉致巢中胡燕則不復來豈艾性制燕耶

造醋法四五月間用糯米粽子三箇不去包放在瓶內瓶約盛五六盌者入淡白酒或二酒酸酒在內以紙扎定七日開看其味香而且酸取出煎用再入淡酒在內如此陳陳相因至十月不用此法十月間以糯穀穗扎如指大七把蒸過入瓶內加粗麴二兩入淡酒在內扎定放在竈灰內煖處七日成醋亦能相因至三四月不用此法

蛙鳴聒人以芝麻稭磨碎順風撒去則禁之

道士召鶴於端午日尋小鵓鴣養之遇行法則刺其血書符鶴立至

人家槐樹上生青蟲食葉迨盡於樹下大擂鼓則其蟲盡自落于地

藏香須用大黃末摻入則不散其氣

凡青石不可以蘆束在上築則石破人家碑石不可蘆蓆覆蓋經露則有蓆痕

崑山人取崑石初出土有土色新紅不愜觀但於冷糞坑中浸久之取出水濯洗過則同舊色

石上欲生苔蘚以馬糞水調薄加土蘸在內塗於石上
則生
砂缸破以針砂和鹽滷膠牢於陰處不動一月則如舊
補石亦可
凡欲鐵器破折以鋼砂夾鹽滷罨之一晝時其鐵則酥
輭
珠子婦人不宜帶與尸氣近帶去弔喪亦要爆壞近鐵
器并柏木爲匣藏珠皆損
牝鹿凡於相尾之時雖牡鹿數十一時皆淫過牝則渾

身之肉消喪止皮氣息而已或倒於路旁人若能扶
去以細草飼之月餘其肉皆復若卽時殺食則空有
皮骨耳
虎搏兎子先於四圍撒尿則兎不能出以受其搏獐子
宿處四圍自吐涎𠚤一門虎從無涎處入搏獐子跳
去虎多不能出
東朝劉馬太監於西番買一黑驢以進能日行千里又
善鬪虎上取虎城一牝虎與鬪一蹄而虎斃又鬪一
牝虎三蹄而斃後與獅鬪被獅折其脊劉馬伏地大

慟以惜
種竹以河泥壅之則其筍肥而不中用
狗之肝如泥土色臭味亦然傳其警夜人在土上走則
其肝動氣所感也
治痢并水瀉小粉八兩炒焦色如毬子發泡好乳香一兩沒藥
一兩臨時用好醋調粘油紙攤膏藥封臍上卽治若
瘵病攤大者貼背心亦治了凡淨粉三兩乳沒六錢
爲例
十九年宜興一人因無產有役與其妻逃歷陽遇行船

因問往去向長年遂答曰我正往歷陽地方其人搭
去長年悅其妻至歷陽誘其人曰我于此最多識熟
你妻可留船中我與你去覓舍者長年同至山下遂
打死其人回船紿其妻曰汝夫已落虎口矣妻哭長
年曰無苦我自與汝成配其妻疑曰虎豈能盡食吾
夫若得見遺肉一臠亦願足然後與爾爲配長年不
得已領其妻往尋不意一虎竟搏長年而去其妻因
哭曰此眞有虎吾夫眞死矣路人聞之詰其所由妻
以實告路人云適從縣前見有一人被船長打死後

活來告豈汝夫耶其婦詣尋之果其夫復活云

大麥上場帶溼就以枷打則易落乾則難落

砟薥簑環于樹上砟下便熨彎若停久則性硬多爆折

成化十六七年之閒封門黃天蕩邊一漁者乘小舟夜出捕魚見岸次一人喚渡長丈餘其漁疑而不答其人曰汝去至某所當得一鯉重四斤半若果然汝當渡我其漁果得如其所云明夜其人坐于岸次喚渡云汝既有所得何不渡我其漁曰當再有所驗與我其人曰汝去不多遠當一網鯉九箇亦果然其人曰今須渡我漁曰汝必鬼物吾不渡其人嘆息而去且口自云明夜且待松江人來我自討替其漁遠候之于夜果見一人蕩擄而來漁問何處人云松江郎止之謂其所以松人不果行明夜其漁復見其人訴曰我某處爲商者死於此水我欲渡此往某土地廟求文移還鄉汝既不渡我又沮松人何見害之深耶漁曰汝能助我爲生當渡汝至廟爲汝薦拔送汝還鄉其人曰若然當有厚報其漁載入廟其漁遂棄漁寓廟中詳筊如神三四年閒致富後作薦送其人還鄉

成化十二年封門楊枝塘田上費思義家夏夜深忽見一蓬頭小厮走入其門其家偏尋隱在竈下問其名但長目直視不答打亦不應及以火烙之不出聲投于水則浮游上岸其家以爲怪以簍裝之投于湖中卒無所事

景泰閒及今封門外緣通松江居民皆因松人泛滷水至各家遂製鍋煎鹽凡一船滷水一人溺之永煎不成鹽鹽鍋中放肉煮之易酥但翻動則徹骨俱鹹不可食一放再不動則外鹹內淡如暴醃肉味

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南京雪作崑山王　往彼在金水河旁見大人跡一步一丈三尺餘其足跡恰長三尺

吳江農家雖高田砟稻必用竹籤每籤稻五箇其穗下垂蓋新砟稻捍尙有生氣倒垂則其膏澤浸漬入米每畝較不扞稻米多五升吳江以北不然過水則用籤

陳啓東諭學甯德嘗作詩述閩人常談云蠻音鴂舌語胡塗雨落番將禍斷呼誰信撻挑原是要怎知詐講

吳人稱說說也卻云誣長公仔音蹇子也貶南瓜即西瓜也賣李𠟍屋也

猶言李家也門書老酒沽昨聽鄰家罵新婦聲聲明白喚貍奴其罵聲云帽帽郎貓叫聲如吳人云杜貨也鬪人自鬪亦爲絕倒

威甯伯王公悅在大同見邊事漸生釁禍未測情悰不懌乃作詩云去來去來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已知世事只如此借問古人安在哉綠酒有情留客醉黃花無主爲誰開忠君報國心如火一夜秋風盡作灰時翰苑諸公和云那有伊周事業來恥隨郭隗上金臺權謀術數何深也局量規模眞小哉半世功名

如過隙一場富貴似花開于令門下三千士一半寒心一半灰傳聞于天下以爲王公誅心之鉞也

成化十九年山西代府一日失一宮人半月復至問其何往云爲神所攝去無何日正午舉城人皆聞戈甲聲俄見雲端有神人或從數十人者或十人者或騎馬或乘異獸自東西漸至代府各神班坐殿上從者休庭閒王率家屬伏拜於下神索飯飯畢舉索王衣各襲服之復乘獸而去內一神云舉火正殿遂焚舉府無遺止所攝女一房巋然獨存

牟都御史俸任山東時嘗登泰山日觀峰見秦碑上無刻以人言爲冒碑意其中別有物遂劚其下丈餘碑體深不可拔乃發其蓋石又不動舁數百人蓋始起卽時山東黑氣瀰布白晝如夜咫尺莫辨物俸遂止人皆云山東黑祥殊不知禍始於此

王清廣東參將因黃肖養爲寇陷賊圍被反接輿至城下令招城中人清呼舊麾下告云我不幸陷賊失機以死自分汝等食祿朝廷當堅壁自守勿以我故或僞傳我言誘汝以降愼勿聽以俟早晚天兵之至我

去卽死汝善爲計賊怒其言以刀亂斫死有二語佩衣閒云我因勢屈身甘死留取丹心達汗青

江西信州鉛山銅井其山出空青井水碧色以鉛錫入水浸二晝夜則成黑錫煎之則成銅

浙藩左大參瓚成化十七年朝京出京時夢一人出對云參政布政爲黎庶之福星左公問其人答曰某蘇州賀恩前科解元也左隨對云解元會元鍾山靈之秀氣至蘇尋訪賀恩一見其肖貌儼如夢中因志以伺後驗云

予嘗燕吳修撰元博宅予與陳諭學起東同席起東强予酒予不勝杯酌起東云如辭飲須對一對何可準時賀恩其榮解元觀席起東云恩作解元禮合賀其榮也次座卽陳進士策字嘉謨者予應聲云策登進士職當陳嘉謨爲之哄堂

太祖高皇帝嘗問宋學士濂某人如何因稱其善至數四上曰中豈無一不善者對曰有善則臣與交而知之不善者臣不與交故不知其爲人

范從文文正公十二世孫之柔之的派崑山人洪武中拜監察御史忤旨欲殺上問汝非范文正之孫乎先憂後樂是汝祖所言冈是上取帛五方親書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諭曰免汝五死後果五犯皆免

石田雜記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沈周撰周字啓南長洲人以繪事名一時郡守欲以賢良薦周筮得遯之九五遂決意不出年八十三而卒事迹具明史隱逸傳此編乃所記聞見雜事末有伍忠光跋稱先生化後二十餘年而是記存於糊工故紙之中手墨宛然疑卽先生絕筆友人何良輔持以示予因命工梓之云云蓋本叢殘手藁非有意於著書故所記頗涉瑣屑云

雙溪雜記一卷

〔明〕王瓊撰

涵芬樓影印明刻今獻彙言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雙溪襍記無卷數》提要

雙溪雜記

洮汾王瓊著

昔司馬遷罪廢之餘，作史記，爲萬世史學之宗。後世山林隱逸之士，有所紀述，若無統理，然即事寓言，亦足以廣見聞而資智識。其所紀時事，得于耳聞目擊，有出于史冊之所不載者，皆足以示勸懲而垂永久。是宜人見而愛，愛而傳之于不泯也。然其所紀載，聞見或不實，毀譽或失真，甚至雜以詼諧之語、怪誕之事者，亦有之矣。若是者，雖傳于世，讀者何益焉。惟夫事核而詞簡，理明而論公，大而有關治道，小而切於日用，雖曰信手雜録，而舉一事寓一理，使讀者忘倦，如芻豢之悦口，斯不爲徒言矣。予所居巖穴，在雙溪之間，恰神養氣之餘，忽有所思，輒録于冊，久而成帙。雖不敢自謂盡合道理，然皆紀實，無空言者。格物君子，得而觀之，未必無所取云。

陰陽五行，動靜循環，本無一定，故世道反覆相尋，亦無一定。試觀歷代帝王創制立法，未有久遠可行而無弊者，氣數使然也。若曰自我立法，萬世無弊，聖人不能矣。今以法制不能盡善者，論著于左，有志經世者，欲求至當，必將有感於斯焉。堯禪舜，舜禪禹，善矣；魏禪晋，周禪隋，未善也。禹傳啓，武王傳成王，善矣；秦傳胡亥，隋傳楊廣，未善也。然則

傳賢乎傳子乎未可定也封建善矣爭奪之害生郡縣善
矣數易之弊起然則封建乎郡縣乎未可定也有堯舜禹
湯文武之爲君則有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下至漢周蕭
曹丙魏唐用房杜姚宋宋用韓范富歐善矣趙高李斯滅
秦王莽曹操篡漢虞世基李林甫牛僧孺亂唐秦檜韓侂
胄史彌遠賈似道亡宋未善也然則將立相乎將不立相
乎未可定也井田善矣瑣碎之弊生阡陌善矣兼并之患
作然則井田乎阡陌乎未可定也寓兵於農善矣邊夷之
侵不可行聚兵於衛善矣坐食之久終自困然則將爲農
兵乎將爲衛兵乎未可定也什一而税以一方之貢供一

方之用善矣轉輸有遠近脚費有多寡將衰益之使平乎
抑隨其地而任其輕重乎未可定也有兵政則有馬政馬
育于監苑善矣兵不得而熟習焉馬給于兵善矣馬不得
而蕃息焉然則將育于監苑乎將給于兵乎未可定也古
昔聖帝明王創立制度令子孫世守不許變更然終不能
使其必不變者非帝王智慮有所不及也勢之所使不能
不變耳亦猶造化陰陽晝夜寒暑不能一定非人力之所
能爲者也

國初天下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至　太宗靖難後遂
皆革罷不許來朝初制　親王歲支禄米一萬石後因地
方豐歉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禄亦因民供有限悉
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關支又如初封郡
王歲支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封郡
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二三十人者有之
慶成王生七十子夫以七十子論之一歲皆支米一千石
反多於　親王禄米矣先年陝西　慶府分封郡王俱於
慶府一萬米内分撥并軍校亦於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奉
何事例又如鎮國等將軍年十一二歲即請封號禄米弘
治某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事件郎中慈谿王綸白
于諸大臣定議鎮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撥支禄米

至今行之以民供論之則日益不及以宗室論之往往衣
食不繼又宗室降爲庶人者計口月給米一石比與將軍
中尉反得實支宗室例不種田納税商販營利而常禄不
給勢所必至矣

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
歲支米八十四石足勾養廉用度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
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後又改在外
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其折色以鈔爲則每
米一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疋折米二十石京
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此貪婪之難禁

也

國初官制全論歷俸深淺轉陞如京官六品六年考滿陞一級從五品又歷俸三年陞一級正五品外官必九年考滿論繁簡陞轉此定制也如宋景濂洪武二年除學士十年致仕五品終身自洪熙以後選法漸變蓋因四品已上官漸少五品以下官漸多卑官皆陞高官無鈌不得陞或卑官未該陞高官急鈌亦須陞補以此有不待鈌而陞者如翰林院學士春坊　殿閣大學士有陞至尚書侍郎帶憲御者通政使太常鄉國子監祭酒及由序班出身陞至鴻臚寺鄉醫士出身陞至太醫院使寫字出身在　內閣書辦陞至編脩郎中等官皆有陞至尚書侍郎帶憲御者皆因該陞而無鈌也又有急鈌而皆無可陞之人則與署職如六部署郎中員外郎是也然署職之例惟行六部司屬其餘衙門無之如給事中之上監察御史之上序班行人中書之上俱無五品官翰林院五品官五員以此俱無署職　國初有御史陞主事者如僉都御史陞侍郎也然翰林科道官職專講讀彈劾近侍清要又因在外四品以上官鈌多乃於科道部屬中各論其歷俸年深者不次陞補翰林官不歷政事故不外補中書九年陞各部員外郎惟序班一官九年方得外陞八品官最為貧苦此建官之

制之變也蓋轉遷雖有資序官制則有定員若資序雖當遷轉而官無員鈌則但仍舊任不遷中間年深政績卓異者加陞俸級必待有鈌方遷補之則黜陟之典額定之員兩不相悖矣

國初定黜陟之法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今百官歷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三次方論黜陟是也然官或有鈌不候考滿而陞去者多矣是三考陟官之法不守也又三年一朝覲考察不候滿考而黜去者多矣是三考黜官之法不守也既行三載考察之法又行遇鈌推補之例天下庶官九載考績者幾何人哉况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往回勞費且誤公務惟許令本處考覈庶為便也方面官有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開報考語亦令就任復職待朝覲定黜如此朝覲之典考滿之法兩不相悖也

天下官員設額若干計筭取士須是勾除用若官多人少則官職曠虛或官少人多則人才壅滯洪武初天下學校養士歲貢一人後三歲貢二人通計三歲不過一千餘人後開設舉人科進士科每省多不過四十人進士多不過百人取士之數足當任官之數而又罷黜者多久任者少是以人才常不足用科貢之外又有人才之選自後人才雖稍充積然待選吏部者三月之外亦皆選除今各部歷

事監生三月之外考勤上選舊法猶存也但因歷年開貢
開科加以納銀納粟事例監生積累至數萬餘人考勤後
一年餘仍留在部及放回聽選必十四五年方得挨次取
選往往衰頹遲暮之人方入仕途是以吏治不精民不得
所若取士貴精而不貴多及既用之後賢者久任不賢者
速去久之使百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不安天下不治者
未之有也又科貢二途未必能盡網羅真才如黃福以貢
士楊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是以進士未必皆優於舉
人舉人未必皆優於貢士進士舉人貢士之外也未必無
奇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以事而後可見貴乎能察識而超

拔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

翰林學士專掌詞命代草然亦有預議朝政者如唐憲宗
時裴洎權德輿為相然軍國大事必與學士李絳等謀之
蓋學士備顧問則可若專委決大事則置宰相於何地如
學士陶穀出制草於袖中使宋太祖受周禪以後世論之
必以為有翊戴之功然宋太祖未嘗寵任嘗曰陶穀代草
依樣畫葫蘆耳終不登之政府蓋以視草之人即為府相
之托非帝王建立公孤六卿之制也

國初在內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在外設行中書省蓋
太祖聖神文武凡事獨斷然其初亦以任相為務嘗與誠意
伯劉基論可為相者基曰夫宰相者以義理為權衡而已
無預焉者也胡惟庸小犢相僨轅而破犁矣後胡惟庸為
相事敗遂罷丞相不設
祖訓首章云敢有奏請設立丞相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本
身凌遲全家處斬大明律云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
政者斬蓋鑒古宰相專權結黨之失為慮至深遠也朱子
著中庸或問致敬大臣章有云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如不
賢則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欒下弊上以成其私而主
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也曰彼其所以至是正坐不知
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能明此義則必以正心脩身為本

而得其人以任之矣不幸而有趙高虞世基李林甫之徒則
亦亟求其人以易之也苟為不然吾恐君上之權不在大
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可勝言哉朱子此說是欲
君聖臣賢兩得其人也然自古以來雖有賢君而姦臣蒙
蔽者多豈能君臣皆得其人哉惟我
太祖垂訓立法高出千古罷丞相分任六卿無偏任獨任之
弊此法世守之朝政悉付六卿如有違法臺諫得糾正論
劾
朝廷端拱以照臨於上萬世無弊矣

嘗見紀 國初事蹟者內載洪武間設有 殿閣大學士

其職不過代草詞令凡制誥碑文祭文多出
御製如今天下各衙門表箋祝文祭文雖臣下所用亦出
御製至於武臣誥命皆組織之不書其每日群臣奏章面奏
取旨畢各衙門官將奉旨意批寫本後送該科類寫奉到
旨意覆奏永樂初始建　內閣於東閣門內命解縉黃
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楊士奇七人在閣辦事尋陞侍
講
仁宗皇帝正位東宮皆轉春坊官凡草制纂修等事惟翰林
院掌之如永樂十三年纂修性理大全書成翰林院學士
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

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
院侍講金幼孜上表進呈蓋雖春坊官必須兼翰林院職
銜方得預纂脩之事況胡廣等所兼不過右春坊大學士
則是時　殿閣大學士不設已久矣今尚書在內閣辦
事六部請　勅手本只云合用手本前去翰林院寫
勅施行則舊意猶存可攷終永樂之世二楊官止五品蓋
為衙門所拘
仁宗登極始以東宮舊臣陞士奇為禮部侍郎尋陞少保轉
少傅兼　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為太常卿進太子少傅
兼　謹身殿大學士又陞工部尚書在　內閣辦事

楊溥永樂間繫獄十年至是釋出擢翰林院學士尋陞太
常卿兼學士　內閣辦事此三人皆以　龍飛超陞
委任不可以例論也後楊溥丁憂起復不入閣宣德間因
九年三品職滿方陞禮部尚書學士如故
英宗即位復命入　內閣正統四年修
宣廟實錄成進少保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號三楊然自此
官制一變其後遂使凡在　內閣書辦年久者亦得陞
至尚書至於序班典樂等官亦以年資陞至尚書掌鴻臚
寺太常寺事皆三楊開其端也
正統初三楊在　內閣楊士奇雖偏而少私能持公論

一楊榮寬䘏休息小民如兵部尚書王驥始建議欲差御史
巡行天下清勾軍丁屢止之驥後力奏不已乃從之凡事
循守舊規不輕改變亦未敢肆意行私蓋雖承
祖宗威權之後亦二公心術純正也然於國家大治體以未
諳習如北征之馬聚於馬房營造之兵終歸匠籍中官委
外遂為常規南京兵冗而不知悉減入屯田北京衛多而
不知沙汰為精銳律書變改始於徒法廢而流法亡軍職
冗濫併鎗比試之法為虛文降級充軍之法弊不能用皆
不能講究修復至於新增漕運北京米四百餘萬石遠及
於浙江湖廣而不知折徵以寬直達舊額漕運南京米四

百餘萬石俱改折徵每石銀二錢五分而山東山西河南
陜西之民歲輸六邊稅粮五百餘萬石則今陸運本色若
折徵每石折銀一兩是北方民稅一石當南方民稅四石
之數遂使
祖宗什一中正之稅有南北輕重之偏故曰國家大治體以
未諳習者豈敢誣哉
柳宗元論晉文公問寺人勃鞮以趙衰宗元以爲不官謀
及媟近以忝王命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
之誤之者晉文公也此論欲信任大臣不信任宦官誠爲
至論然自秦漢以來文臣誤國者豈少哉若謂趙高李斯

之罪大相遠勃鞮雖賢而不可聽恐於理終有未安書曰
稽于衆又曰僕御侍從罔匪正人舜好察邇言孟子論用
賢初及左右故詢于芻蕘不遺葑菲惟求其合理得中不
偏于一途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果如
宗元之論是以人而廢言矣予不能無疑焉姑識之就有
道而正焉
正統己巳秋兵部尚書于謙以社稷爲重力排和議身任
總督軍務選將練兵坐摧強虜光輔中興厥功非細及虜
酋也先遣使來言欲差大臣往迎
上皇都御史楊善使虜不持一縑以口舌曉譬國威不屈遂

得回鑾當時天下之人皆知謙以身佩安危功在
社稷而謙亦自信其得効忠盡揚眉吐氣於班行而豈自
虞其有殺身亡家之禍於後日哉奈何于公效用之日正
小人側目之秋故事幾一變挾之以忌嫉之私而乘之以衆
怒之隙于公於是乎難免矣蓋
上皇回鑾居於南城又廢
皇儲而謙乃見用於景泰之人此第一可乘之隙也景泰舊
臣失倚苟以迎　駕爲名自可邀功希寵此可乘之隙
二也非造讒言中傷謙等則奪門之事爲無名迎
駕之舉爲無功此可乘之隙三也危疑之際兵權是賴故

奸深者必欲假石亨而後事可濟然不恤之以大利害則
亨或不從故駕其說于石亨等曰王文于謙已遣金牌勑
符取襄王世子矣又曰欲拿亨等數人掌兵者由是亨懼
禍及而與吉祥徐有貞輩內外相應密謀固結而謙等駢
首就戮矣程篁墩先生敏政論于肅愍公謙之受誣以謂
主于柄臣之心和於言官之口裁于法吏之手[illegible]誣也首
禍之罪則通於天矣春秋討賊必先黨與惡可置之末減
而自異于孔氏之家法哉可謂萬世之公論矣中官吉祥
者傳
太后勑旨令石亨等迎　駕有功然不通文墨恐事歸司

禮監以此極力贊說凡事與二學士講議而行時徐有貞
李賢爲吉祥所引入閣辦事故除于謙等皆用徐有貞策
而賢陰助之先吏部侍郎缺調兵部侍郎項文曜於吏部
李賢以吏部郎中陞至兵部侍郎代文曜蓋嫌於陞本部
與尚書王翺並之意謙嘗薦文曜賢以爲今調出謙意深
鄙之後給事中王鎮等劾文曜爲賢奸黨都御史蕭維禎
亦吉祥所引用文致謙罪以爲欲行主立外藩依謀反者
律凌遲處死以文曜爲知于謙謀反故縱者律斬其事載
于李賢所著天順日録并都察院蕭維禎所搆獄案皆有
可攷天順日録内賢自言助有貞展盡底蘊知無不言又

言有貞素行持公者少及其當道乎持公以助之豕敗前
輙觀此則有貞誣害于謙之事謂賢不與謀情乎况日録
所著屢短文曜以爲黨附于謙士林非笑不知于謙非邪
人而文曜黨附爲何事也唐李訓鄭注爲奄者王守澄等
所引用既而欲除王守澄等以自新而李訓又恐鄭注獨
擅其功遂致甘露之禍徐有貞李賢爲吉祥石亨所引用
既而慮爲二人所累欲以至公除之幾致禍變如石亨每
來内閣議事則欲出已意而令内閣行之徐有貞等得無
厭乎一日論及江西隱士吳與弼亨慨然欲薦之賢乃代
草付亨奏之則吉祥石亨與徐有貞等李賢相親厚可見

矣
洪武永樂間文武大臣未有師保之加如魏國公徐達誠
意伯劉基皆無加秩至
仁宗登極始加英國公張輔爲太師楊士奇陞少保進少傅
楊榮陞太子少傅進少保後三楊皆進少師楊士奇楊榮
先卒皆進太師楊溥正統十一年卒王振用事不與贈及
蹇義夏元吉黄福等加師保皆在永樂之後也景泰間易
太子文武大臣皆加保傅之官惟于謙加少保有安攘功
無愧其餘皆濫加也天順初悉革罷保傅官天順五年曹
欽反逆吳瑾寇深殺死李賢被傷獨加太子少保至

憲宗登極始加少保吏部尚書王翺始加太子太保其後有
以考滿加秩者或以功加者矣
永樂初雖建　内閣皆翰林官居之楊士奇楊榮在閣
二十年終永樂之世不過學士五品拘於官制不可踰也
仁宗嗣位以三楊東宮舊臣特加超擢士奇初陞禮部侍郎
後至少傅榮溥皆初陞太常卿後至尚書士奇兼　華
蓋殿大學士榮兼　謹身殿大學士盖踰常格非可以
爲例也楊溥仍兼翰林學士終身榮正統五年卒士奇正
統八年卒溥正統十一年卒曹鼐以修撰爲楊士奇所薦
入閣没於土木之難景泰間易　東宮陳循在閣草詔有

曰天生烝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蕭鐩爲太子少師兼戶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江淵爲太子少師兼工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商輅爲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俱在閣雖不宜妄比三楊之例加至少保尚書而兼翰林院學士者三人商輅猶以侍郎在閣天順初李賢始以兵部侍郎陞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入閣薛瑄由大理卿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成化弘治以來多由尚書侍郎入閣若先已陞尚書則曰不得入閣矣正德初劉瑾用事吏部尚書焦芳交結劉瑾取入内閣楊廷和由南京戶部尚書取入内閣自是遂以尚書爲入閣階梯矣

戶部尚書孫交湖廣人與李東陽爲同鄉相厚又與楊廷和父楊春同中辛丑科進士有世講之好楊一清改吏部遂以交代一清自南京吏部尚書召爲戶部尚書交雖愛民而未知所處與東陽輩負文學之名而未見措之施爲畿内山東地方因承平日久物產繁盛且州縣壤界相接如星羅棊布若降一令官軍捕賊經過州縣驗所報勘合供給口粮草料惟其稅不足官爲措處事畢補還如此簡且便矣而交等慮不及也命戶部侍郎楊潭總督軍餉發太倉庫銀貳伯餘萬兩分送各州縣和買粮草軍所行過處亦積蓄預備有司泒民強買欲散之際益生紛擾或侵尅借貸及爲盜所刼者爲弊滋甚賊平以督餉功陞俸一級廕子一人入監讀書劉瑾用事太倉庫銀積至三百餘萬至是爲交所費幾盡雖費而民不沾惠蓋軍皆民供熟食每馬雖日支草一束然每束重三十斤料三升草多餘剩非燒則賣之正德八年賊平璽任戶部尚書奏查餘剩料豆令補給所在軍粮餘草數千萬束多朽腐不堪用令減價變賣得銀二十六萬兩運送宣府補給軍餉方流賊猖獗之特民苦焚刼殺掠而禾稼豐熟民不告饑惟河間一府水災民多饑餓耳孫交與東陽等不計國用不可缺屢　詔蠲租正德六年七年二年之間起運京邊粮草數

百餘萬悉皆蠲除富民雖被賊害其力尚能輸納而幸得悉免貧民無田被賊害者惠不及也如山西靈石縣賊入城焚刼殆盡然皆市民無田其鄉民有田賊未至乃盡蠲其租由是京師歳用不繼轉借於太倉五京場耗草支絕發太倉銀召買販鬻者勒取高價遂至騰湧公私俱困邊儲甚乏亦發太倉庫銀助之邊儲未克而太倉庫銀已竭矣繼孫後使無勾考之法完惟正之供而又申明舊法以助之則邊兵缺食必生觖望矣蓋孫輩所行所謂聽其言則美施于用則陳者處置不得其宜不能足國裕民也雖然當流賊内亂之時而胡虜不侵猶能支也設使胡虜又

大舉入寇李公等必東手無策矣

自古論治道者皆曰明是非公賞罰而不能見於施爲著于實效正德六七年間盜賊四起當道者不能預知中外武備廢弛不可用當專用驍將選劲兵討平之因賊攻破曲阜縣犯闕里李東陽女嫁衍聖公子聖公言于李以爲布按二司守巡官迂迴避賊見城破不救始下守巡官獄出爲民及谷大用等既出師何鑑奏山東巡撫邊都憲憲真定巡撫蕭都憲翀皆撫馭無方皆差官校拿解赴京問以失機既而放爲民又着爲令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守邊將師律抵死彼時　廟堂諸公自以爲公行賞罰而

不知盜至十萬非巡撫布按二司官及州縣官所能制是時州縣有被賊殺死皆以節義旌之如棗強縣知縣段豸自城上跳下墮水死贈官廕子世襲錦衣百戶延綏參將馮禎被賊射死封伯爵廕子錦衣百戶寧夏參將仇鉞因捕獲何錦等已封咸寧伯至是逐散河南流賊趙風子等非有攻城畧地之功乃因是進封咸寧侯世襲都御史馬炯然挈家歸江浙歸四川爲劉七等所掠殺死因與楊廷和鄉親亦贈官廕子蕭中羽楊廷和鄉親邊憲楊一清門生罷官未二三年復起用邊憲巡撫寧夏蕭翀巡撫陝西是非賞罰果有定論乎谷大用陸完毛銳統兵討賊毛銳喪師不加罪自後賊益熾攻城劫殺人放火益多皆不責問陸完等奉職不效之罪惟以斬獲脅從首級報捷論功冒陞完陞右都御史官軍與賊交錯往來燕趙齊魯之區一年餘而谷大用等奏帶權勢僕從坐冒首功日費廩餼又紀功給事中柴王吳榮御史吳堂雷宗皆得干預兵事調度民兵各爲戰守官軍數百里外函首送驗巡撫都御史張鳳急選民兵令自買馬團操挑穵坑塹督責布按二司官刻期完辦巡撫真定都御史甯杲召募無賴數千衣糧器具取給州縣事煩民擾其害過賊之半巡按山東御史張璿真定人積怨不能平奏論谷大用陸完等師久無

功地方受害疏下都察院都御史王鼎奏乞令兵部差官勘究何鑑不行鼎罷歸竟以完代鼎

漢於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又於匈奴昆邪王故地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羌酋通路宋爲西夏所據國朝於張掖設甘州五衛於酒泉郡設肅州衛命將屯兵拒守肅州外爲加峪關關外蠻夷各因其種類建衛曰赤斤曰苦峪曰蒙古曰安定曰沙州曰曲先曰罕東降給印信各命其酋長胥東夷衆內附肅州外捍達賊又於肅州外千里許建哈密衛授官降印如赤斤諸衛之制而擇其番酋之效順者封爲忠順王降以金印令其世守哈密外

通土魯番撒馬兒罕天方國諸夷朝貢往來自古據有河
西修飭武備羈縻羌戎之法惟
本朝最為精密守臣相繼撫馭諸夷一遵舊規不敢生事
啓釁所以百五十年來西陲晏然無事弘治五年哈密衛
都指揮阿木郎與達賊野也克力引路搶殺土魯番人畜
又將賞賜土魯番衣尅留土魯番王阿黑麻率衆來哈密
刀裂死阿木郎陝巴係土魯番親枝不知阿木郎所為不
忍殺携歸土魯番由是哈密失守
朝廷命侍郎張海往經畧之海素有學術至彼上言遠夷不
可加兵來則厚撫叛則拒絕之而已朝廷用其策至弘治

十一年阿黑麻因不得通貢自將陝巴送回復立土魯番
通貢如舊弘治十七年哈密屬衛阿孛剌等怨陝巴掊尅
陰誘阿黑麻子真帖木兒特年十三歲來哈密陝巴棄城
走沙州真帖木兒亦退避剌木城曰我來恐達賊奪占哈
密耳若有人來守哈密我歸本土無他意也鎮守差官舍
董傑等同哈密衛都督奄克孛剌寫亦虎仙至哈密撫諭
夷衆仍令陝巴守國阿孛剌等執迷不聽欲真帖木兒守
城奄克孛剌等將阿孛剌等六人擒殺餘黨旁縁畏服董
傑等回報鎮巡官復差都指揮朱瑄統領官軍送陝巴到
哈密復立時阿黑麻已死諸子仇殺離散真帖木兒不肯

回還願依奄克孛剌暫住哈密朱瑄恐陝西懷疑生變携
真帖木兒甘州羈住正德七年放回陝巴死子速壇拜牙
即立貪酒好色不行正事屬夷哈郎欲訴害之正德八年
走入土魯番土魯番王速壇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
占守哈密遣使遺書甘州鎮巡官曰哈密城金印在我與
我段一萬將城與我差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領軍
馬往漢人地方去巡撫都御史趙鑑總制都御史鄧璋以
土魯番書聞且言逆虜所求不可允乞照先年差侍郎張
海故事差官經畧彭澤者陝西蘭州衛人也與大學士靳
貴同年進士皆大學士楊廷和門生貴丹徒人兵部尚書

陸完長洲人同鄉數人皆無濟時才而澤在四川事完回
京遂薦澤總制甘肅軍務議曰番夷挾求賞幣不可與差
官經畧不可行請命彭澤徵調延寧人馬外遏番夷內逐
達賊請 勅都督奄克孛剌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又
勅赤斤等衛如遇番夷內侵併力捍禦御史張麒上言既
有鄧璋總制不宜復令彭澤總督且澤貫陝西不宜差本貫
公幹楊廷和怒撰 旨斥責尋外補麟鳳陽府知府後竟
黜落又有給事中王江上言治病者藥無二君奕棊者局
無二帥不官並用二人總統戎務亦外補江鳳翔知府澤
自四川等甘州集延寧諸路兵萬餘借戶部糧價銀買馬

盜取爲賂侍郎馮清專供甘肅軍餉銀貲以百萬兩計適
土魯番火者他只丁寇赤斤苦峪諸衛殺掠甚慘遣人來
甘州遺書曰速送段來澤素任情以爲番夷好利可以利
啗乃坐視殺掠按兵不救遣使直造虜庭納幣二十銀酒
器一付贖取哈密城印哈密衛都督四人奄克孛剌失拜
烟荅在肅州寫亦虎仙滿剌阿王在哈密彭澤遣通事火
信馬驯等納幣土魯番以寫亦虎仙火者馬黑木等皆土
魯番親族故遣同往諭之曰忠順王不得城印與了小段
子兒甚麼稀罕我奏 朝廷賞衣䌁闌織金段紗羅銀
器珎珠都㢧與你正德十年二月初三日火信等出加峪

關十七日到哈密三月初八日往土魯番未至澤即奏河
西事寧乞休致奉
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情停當行取回京巡按陝西監察御
史燕澄者真定府人也澤爲真定知府時相善澤陰托澄
奏言陝西一省鄧璋彭澤二人總統戎務動相掣肘乞取
彭澤回京委以重大之寄澤亦自奏西夷就降事已寧息
土魯番雖欲侵犯肅州決不可得時楊廷和丁憂去澤又
陰賄錢寧靳貴陸完等因燕澄之奏取澤回京適都察院
缺官掌印薦澤掌都察院印催就道方燕澄之奏也巡按
甘肅監察御史馮時雍奏言土番之酋長尚爾驕悍哈密

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好大開溝壑之慾要我以難從
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之所能逆覩靳貴令陸完
寢其奏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王畏威悔禍已將
哈密金印城池獻還乞將鎮巡等官各加恩典時寫亦虎
仙等尚在途未到陸完改吏部王瓊代完乃以馮時雍奏
復請乞留彭澤在甘肅候寫亦虎仙等回處置停當回京
不准行彭澤正德十年閏四月取回京寫亦虎仙等八月
內到土魯番交割贈幣又許送段幣一千五百匹取回金
印退還哈密城土魯番差頭目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
同來送印取賞十二月初三日方入加峪關正德十一年

四月二十六日土魯番進貢使臣四十二名哈密進貢使
臣六十名件送土魯番使臣十名彭澤原差傳諭夷情送
賞撫取城印哈密使臣都指揮火者馬黑木等十二名驗
放入加峪關初彭澤之求回也都御史趙鑑與彭澤靳貴
亦同年進士鑑因是亦得轉南京操江都御史不候代輒
離任陝西左布政李昆亦貴同年代鑑巡撫甘肅昆爲人
尤任情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寡謀印來以雜幣二百疋
付來使亦思馬因滿剌杂思遣速兒火者他只丁令其送
忠順王回國質留虎力寫亦火者撒者兒於甘州以制其
攣九疇言于昆曰彭總督當火者他只丁犯赤斤苦峪之

時曲為撫處厚加賞賜被其愚弄循模稜幹事不能自任
利害以主國是復何面目立於天地間昆不能遣亦思馬
因等同以質二夷告速壇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
蘭復來占守哈密差倒剌火者等來問甘肅消息陳九疇
監禁致死速壇滿速兒又差巴思等來甘州賫番書云我
幾次差人去為和好不從監責死箭射石不得九疇以巴
思等為姦細捶死滿速兒領兵到沙州牙木蘭來瓜州候
巴思等不回遂直犯肅州總兵官史鏞欲自甘州領兵來
防禦九疇以糧乏止之及是犯肅州九疇急令遊擊將軍
芮寧参將蔣存禮出兵禦之番兵鋒甚銳芮寧全師敗沒

蔣存禮幾不免攻破砦堡殺掠人民甚慘九疇惶懼恐哈
密夷人居肅州城者謀為內應倉卒之際驅逐出城夷衆
擾亂都督失拜因荅者進貢自京回九疇亦遣其出禦土
魯番既而疑其為變捶撻繫獄死又疑通事毛見等通土
魯番皆於賊退後搖死巴思等皆為姦細拘繫搖死虎都
六寫亦火者撒兒亦以為姦細拘繫又以寫亦虎仙知土
魯番入寇不行勸阻及先年土魯番叚一千五百勾惹邊
患於失拜烟荅者皆本國潛從他國以叛逆論報至京師
彭澤大懼密謀于閣老梁儲事未下兵部　傳差大臣提
督軍務兵部會吏部諸衙門推舉上請儲言于吏兵二部

曰須彭澤一往盖澤自知奸欺敗露欲自往彌縫奏討銀
五十五萬兩充軍費先是芮寧之敗巡按甘肅御史王光
登兵部都給事中汪玄錫等劾奏李昆等負無綏之重任
昧經國之遠圖養成回賊之患大損中國之威兵部請勑
切責昆等戴罪防禦事寧勘究至奏差給事中黃城往甘
肅會同巡按御史趙春勘問前事大學士毛紀山東人李
昆之姻家黃城亦山東人春出毛紀門下黃緣徇私黃城
未至甘肅趙春奏言李昆有功無過乞除其戴罪令吏部
推用兵部不從及黃城至與趙春勘問依憑李昆陳九疇
原案回奏一無異詞兵部以彭澤李昆前後欺罔事跡䟽

聞乞令法司按實議罪毛紀與大學士蔣冕同年力庇李
昆但令兵部會議密屬附澤者沮兵部奏吏部侍郎王鴻
儒者南陽府人也少時為門隸知府段堅蘭州人彭澤鄉
親堅見鴻儒俊秀教令習舉子業入學應試遂中解元後
出仕因堅以識澤為刎頸交至是會議鴻儒托禮部尚書
毛珵戶部尚書石玠承望內閣風旨以謂大夫出使於外
苟有利於國家專之可也今事須再勘兵部尚書王瓊曰
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致貽後患利乎不利乎事須勘明更
勘何事衆多是兵部議而無一人為李昆庇者奏上澤罷
免為民李昆陳九疇等提赴刑部問侍郎金獻民署印淹

滯半年不成獄刑部尚書張子麟省親回始問成會多官
於午門前覆審彭澤擅差馮亦虎仙等往土魯番講和送
與已疋後又許增添失信致啓邊釁并李昆坐視玩寇辱
國喪師皆無異詞時楊廷和丁憂服闋在閣與蔣冕毛紀
庇澤已罷免不罪李昆止降級陳九疇爲民黃城趙春調
外任因是憾兵部尚書王瓊不附已深入骨髓正德辛巳
三月十四日
武宗崩四月二十二日
今上即位楊廷和草詔捕馮亦虎仙下獄令法司查黃城趙
春原擬開奏又於科道劾官本內云以瓊爲勾引奸夷科

道本原無勾引奸夷事欲令法司因此中傷瓊法司以事
干夷情關係重大不敢從廷和怒令回話法司乃以馮亦
虎仙問結死于獄連及彭澤所差取印夷使火者馬黑木
及辯究供明米兒馬黑麻皆坐與馮亦虎仙罪同死之竟
與瓊無干御史楊秉中者彭澤同鄉素厚及見瓊繫獄承
廷和風旨上言瓊害澤罷免乞罪瓊起用澤廷和乃催取
彭澤赴京爲兵部尚書李昆陞都御史尋轉兵部侍郎陳
九疇陞都御史就令巡撫甘肅土魯番因馮亦虎仙等皆
被殺聚兵女三萬餘嘉靖三年八月深入甘州殺掠以殺
降爲詞攻破堡砦屠戮人民其禍甚慘皆楊廷和彭澤等

之所致也後給事中史道劾廷和爲漏網元惡彭澤附廷
和奏乞罪史道奏下吏部尚書喬宇以道巧詆廷和乞治
罪遂下道錦衣獄謫南陽府通判給事中于桂御史曹嘉
楊繼劾廷和彭澤結黨亂政符同奏啓南北科道官亦交
章論劾澤阻塞言路蔣冕毛紀黨廷和彭澤調曹嘉外任
知縣令喬宇外補于桂淮安知府太常寺卿楊一瑛者小
人也奏言廷和孤忠時望所屬而史道首開誣詆之源于
桂則導其流曹嘉則揚其波乞暴白是非懇留廷和以慰
中外之望蔣冕乃極是其說令廷和速起視事廷和蔣冕
思史道曹嘉因揚露已奸被謫恐公論終不容欲再假言

官之手深罪之以塞天下之口又聞給事中閆閎與曹嘉
史道議論相合不附已乃令給事中毛玉御史劉廷簠劾
史道曹嘉閆閎爲疑間忠良變亂國是再謫史道陝西縣
丞曹嘉四川判官閆閎已陞僉事遠竄雲南家自縣丞給
事中孟奇御史呉鎧等十九人相繼論救皆責之時稱史
道閆閎曹嘉爲館中三傑楊廷和蔣冕毛紀爲閣中三黨
後宣府游擊將軍靳英以贓敗御史郭輔劾兵部用人徇
私給事中曹懷論澤門如市道之交家有受金之弟澤自
陳准致仕楊廷和因主事桂萼論其爲權奸首亂大禮幸
家

聖明開悟亦令致仕蔣冕毛紀繼去給驛人夫月米并蔭子
世襲指揮一如廷和恩典喬宇以附廷和等亦罷免其後
金獻民亦以交通邊師去任其子檢討金皋以接受邊師
書簡降湖廣荊州府推官廷和子狀元楊慎雲南充軍史
道罸閑曹嘉皆召還復其官天道好還其速如此
國朝陞用六部堂上官不拘出身何衙門如順天間以布
政王恒爲禮部尚書初無禮部必用翰林出身之例又楊
士奇以儒士由齊府審理副胡儼由知縣李賢由吏部主
事薛瑄由御史皆得入閣亦無內閣必由翰林出身之拘
成化弘治以來南京吏部必須用翰林一人南北禮部非

翰林出身者不得陞入由是翰林人多陟顯要而科道部
屬不得齊驅並駕矣
天順間蕭維禎爲都御史阿附吉祥石亨徐有貞害于謙
等文致獄案故入死罪律當反坐後維禎陞南京刑部尚
書都御史寇深爲吉祥姪曹欽殺死舉代者李賢首薦維
禎可用
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遂不用
夫蕭維禎奸黨誣忠而賢薦用之則賢爲有禎之黨益昭
昭矣

雙溪雜記終

雙溪稗記 無卷數 兩淮鹽政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案焦竑經籍志載雙溪稗記二卷王瓊撰續說郛所載亦題曰王瓊檢卷中所述並自署其名曰瓊與二書所載合蓋即瓊書矣瓊在當時以幹畧稱所著晉溪奏議已著錄是編其稗記見聞之作也所載朝廷故事於宏治以前頗有稽核足與正史相參即是非取予亦不甚剌謬至正嘉之間則自任其私多所汚衊不可盡據爲實錄考明史本傳瓊督邊之功及薦王守仁以平宸濠其功固不可沒然平日與江彬錢寧等相比而與楊廷和彭澤等不協故記中於廷和與澤詆誣尤甚至於大禮一事曲徇世宗之意悉歸其過於廷和尤非定論矣

立齋閑錄四卷

〔明〕宋端儀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立齋閑錄四卷》提要

立齋閑錄 四卷

立齋閒錄卷之一
太祖於吳元年置翰林院[illegible]又為學士[illegible]
承旨學士侍講侍讀學士直學士及待制應奉等
官洪武九年定九品級承旨與六部尚書俱正二品學
士從三品侍讀學士從四品十八年三月革承旨直學士
待制應奉之名設學士二員秩五品講讀學士各一
員從五品其屬則有侍講侍讀五經博士典籍侍書
待詔外此又有修撰編修檢討以為史官
太祖未登極之前乙巳歲立國子學擢許存仁為博
士以專學士事四年陞學為四品始設祭酒即拜
存仁為之（存仁金華人謙之孫也　思按存仁名元實謙之子非孫也）
洪武二年詔天下立府州縣學八年詔立社學
吳元年改濠州為臨濠府洪武三年改為中立府定
中都築新城（在臨濠舊城西二十里）營皇城（在新城內）皇城內有萬
歲山有四門曰午門玄武東華西華建　宮殿立
宗廟　太社并置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于
午門東西新城門十有二洪武朝陽玄武塗山父道子
順長春秋南左甲第北左甲第前右甲第後右甲
第　圜丘在洪武門外　方丘在左甲第門外（中都志）
洪武七年十月改中立府為鳳陽府徙府治于新城
即舊會同館而為之賜名鳳陽府者以在鳳陽山之
陽也二十七年以中都國子監為鳳陽府學以府學
為臨淮縣學（同上）
洪武中撤中都宮室名材建大龍興寺於鳳陽府治
之北正統五年火天順三年奏　准撤　皇城內中
書省等衙門房五百餘間依式重建（同上）
洪武元年八月詔以大梁為北京金陵為南京南京
既位　宗社建宮室定朝市北京令有司次第奉
行揚王墳在盱眙縣西南八十里太平鄉津里鎮擎
山西北洪武元年設祠祭署以　王親陳氏為奉祀
設墳戶二百一十戶供祭灑掃　王姓陳氏先世維
揚人徙盱眙年九十九卒
皇帝既追崇　祖宗四代帝號建立　太廟復念皇
太后之所自出追封外王父為揚王外王母為揚王夫
人建祠於　太廟之東歲遣重臣致祭近有言王墓
在盱眙者　詔內臣及圜丘署令往祭而修　治之設

洒掃戶三護視塋域命詞臣宋濂撰文樹諸神道

徐王墳在宿州城北七十里閔子鄉亀山之左豐山

之右王姓馬氏閔子鄉新豐里人　孝慈高后之父

國初追封徐王配鄭氏封徐王夫人洪武四年詔立

廟塋域之南設禮祭所二十五年改祠祭署除徐王

親武氏爲奉祀杞丞二員宿州奉春秋祭祀餘節序

之祭徐州供備設墳戶九十三戶供洒掃

洪武四年夏六月丙申

皇帝御皇宮門召禮部尚書臣陶凱諭之曰

皇后父徐王馬氏世爲宿州人家閔子鄉新豐里王本

氏家素貧朴以兄弟庭序人稱之曰馬　王少壯時

膂力過人況毅寡言笑重然諾而性剛強疾惡見有

爲不義者視之若仇讐然或少忤其意輒肆毆擊雖

至死無所畏俾鄉人莫敢犯當元政失馭天下將亂王

以忿爭殺人恐逮於法移家定遠及天下大亂乃挈

皇后母避兵他所而以

皇后託定遠郭氏俾爲己女後郭氏首難自爲元帥

收鄉民爲兵朕亦爲部下士遂以　皇后正位中宮封

皇后父爲徐王母鄭氏爲徐王夫人以他無繼嗣因

立廟于　太廟之東歲時奉祭然稽諸典禮古無

其義於是卽王所居鄉里闢地於塋封之南作新廟

奉安神主每歲以春秋仲月俾有司祗奉祀事爾

其述其梗槩刻諸堅珉用垂不朽

至正壬辰汝潁兵起遠郭子興據濠梁之時

皇上潛居民間爲訛言所逼懼禍將及遂挺身入濠

梁抵其城爲門者所執將欲加害人以告子興子興親

馳活之麾下問召與語異之取爲親兵居數月子

興謂曰汝單居當爲汝婚子興暮歸與夫人飲食語

及斯事次夫人忽悅惜謂曰方今兵亂正當收召豪傑

是子舉止異常若不撫於家而使爲他人之親是失智

矣子興悟遂以女妻之

孝慈皇后是也後子興南至和陽薨歸葬滁州洪武

初追封滁王立廟於滁祀之其女爲妃生蜀王豫王知

意王洪武十六年十一月七日

上親纂子興事實召太常丞張來儀諭使爲文刻于

廟石　文載中都志

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鷄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
三皇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又詔以歷代
名臣從祀風后力牧臯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
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
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
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
博爾术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

洪武初欲作鐵券而不得其製作之制有言吳越王錢
氏子孫居浙東者家傳唐昭宗賜鏐之券猶存乃
遣使覓得按其制作焉

太祖於開國之初開禮樂二局徵天下耆儒宿學分局
以講禮典樂律當時集成有大明集禮而樂未有全書
洪武元年命中書省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擬三禮明年
再命集議又明年編徵草澤道德文章之士相與考
訂之以為一代之制今書之存者有大明集禮洪武定制
禮儀定式稽古定制諸司職掌

洪武初西北邊防重鎮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大
寧永樂初革去大寧惟存四鎮 李夷守鎮亦永樂初始立

正統中翰 有翰林

太祖未登極之時鑄大中通寶錢既登寶位乃鑄洪
武通寶

洪武元年制大明令六年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造
大明律明年書成

洪武三年八月應天府鄉試禮部以聞
皇帝御謹身殿召前御史中丞臣基令治書侍御史
臣裕伯俾司去留之任而以翰林侍讀學士臣同弘文
館學士臣稼起居注臣詔鳳尚寶司丞臣潛國史臣濂
佐事其 宋濂小錄序
基姓劉裕伯姓秦同姓詹稼姓睢詔鳳姓樂
潛姓濂宋濂也

洪武辛亥八月應天府鄉試禮部以聞
上親選兵部尚書吳琳國子司業宋濂司考文之任 濂小錄序

太祖定鼎金陵遣使樊觀徵濂為江南等處儒學
提舉入朝授 皇子經并起居注總修元史陞翰林學
士

洪武三年命儒士魏俊民等六人編類天下郡縣地里形勢
降附始末爲大明志
洪武己酉冬宰相奉　上旨纂修一代禮樂書選取天
下儒士十八人詢備員在列 宋訥西隱文集
洪武三年御史胡延平嘗上書言今國家宜徙都関中據
古今說事情累數千言 見儒士奇所著胡延平傳延平乃學士廣之父也
洪武三年庚戌詔天下郡縣吏修城隍廟祀之木主退泥像
郡廟儀郡治之制縣廟則與縣治同爲改舊圖新遠邇一
制以次第告成 宋訥

洪武壬子簡會試士張唯等十八人授編修等職入文華堂
命宋濂爲之師俾肄業　上間至堂中取其文親評
優劣命光祿給酒饌每食
皇太子　親王迭爲之主給東夏衣時賜白金鞍馬滄
莲堅字叔闇當塗人元季爲富陽邑教諭乙未年車駕駐
驛太平府教授明年克金陵改中書博士庚子除金華同知
壬寅召入除翰林學士嘉議大夫以老致仕子翀初爲太平
教授金壇縣主簿擢起居注丙午除中書左司都事丁未
除嘉議大夫江西湖東道按察使會修大明令爲議律官

洪武元年辛年四十
陶安字主敬當塗人元末爲山長乙未　天兵至太
平安率父老開城門降即參幕府歷江南行省都事員
外郎知黃州府饒州府吳元年拜翰林學士嘉議大夫
知制誥兼修國史洪武元年除中順大夫江西省參知政
事卒于任年五十七子晟浙江按察使昱知州諭戍序
遠洪武三十年八月安妻陳氏赴京陳訴
太祖親命釋之
錢宰會稽人鏐之裔元季老儒洪武中徵同諸儒修纂

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已而以國子博士致仕
皇帝御天下之九年以諸行中書省之設本於權宜之
制中外並稱失尊朝廷意乃詔丞相御史大夫及翰林
侍從之臣議更其名職華行省置承宣布政使司
左希直代宋學士景濂送蕃布政序
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
及署字有名者皆繫獄中太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
罔行省大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
下榜一百充軍遠方丞相御史大夫皆知其無他

罪可恕莫敢諫寧海鄭士利為書數千言言數事
而於空印事最詳士利遂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諸
希直文集
洪武丙辰俾任內外職九年為滿秩每三年具錄行事
之實朝京以考績焉 宋訥文集
今上皇帝遣使以束帛召公乃幡然而起與靖田劉
基麗水葉琛金華宋濂同召至建業入見
上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 宋濂所撰章中丞溢神道碑文
其後葉君出守南昌歿于王事後五年章君為資善
大夫御史丞中兼太子贊善大夫以卒又後十年劉
君亦官御史中丞受封伯爵投老于家又伍年濂亦乞
骸骨還山
宋濂事 太祖幾二十年洪武九年六月首置翰林承旨
以濂為之是年冬十一月致仕歸金華踰歲一朝京
師十三年冬其孫慎以罪被刑舉家當實重辟上念
之特 赦安置茂州明年五月二十日卒於夔府年
七十二葬府西華蓮山下
國初各行中書省府州縣社稷山川等壇原定行禮

獻官以守禦武臣為初獻文臣為亞獻終獻洪武十四
年命以文職長官通行三獻禮武官不與祭
洪武十三年九月召壹閑縣儒士杜斅到京十月初[illegible]
制命為四輔官兼太子賓客
上之十有五年詔立諸殿閣官以寵待從儒臣之賢者
於是金華吳公沉 沉字濬仲 由太史屬拜東閣大學士且
親製誥文以旌之 方希直文集
宋訥洪武十三年冬除國子助教横經發難華部廓
塞务者如客得歸嘗同諸儒應制撰勅文界僧道錄
司領教事者十有六道條筆立成雅稱
上意起授翰林學士奉議大夫十五年冬陞文淵閣大學
士會建太學于成中外歲貢生徒日夥而職大司成者往
往選愼師生相干教邑不行 宸衷簡注擢為祭酒
陞朝列大夫以釐正前弊十八年九月也其後師道既立天
被賞遇二十三年春壽八十卒於太學洪武十八年三
月十四日
聖旨着禮部選年紀小秀才將尚書蔡氏陳氏二傳
并古注疏參考是非定奪去取編成新書將來省中

了時邦板印去各處教習下次科舉使用他欽此欽遵
行取博學通經教官將陳恭二傳幷古注疏參考編
類成書進呈
洪武二十八年新較正尚書會選孟子節文邦救完備
給散天下學校
二十年冬命禮部尚書李原名等著爲禮儀定式凡
三十七條出使禮儀凡三條
三十七年又命禮官參用二書爲出使禮儀二十條
高廟亦雖受諫翰林編修張姓者能直言至不能容
黜爲山西蒲州學正例慶賀撰表
高廟閱之識其名見其表詞有曰天下有道又曰萬壽無
疆發怒曰此老還謗我以疆道二字疑之即差人逮來引
見曰送法司問汝更何說張曰臣有一言說畢就死陛下
有旨表文不許杜撰務出經典臣謂天下有道乃先
聖孔子之格言臣謂萬壽無疆乃詩經臣子祝君之
至情今謂臣誹謗不過如此聞其說良久曰此老還嘴
強放去竟不問左右相謂曰數年以來纔見容此一
人而已

陳寧大夫劉三吾學士茶陵人寧告歸召赴京俱將朝
見而自引决三吾亦再召入京道卒 此得之高郵訓導攸縣人陳嵩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初玖日戊申陞行人司正爲正七品左右
司副爲從七品行人爲正八品凡設官四十員咸以進士爲
之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材
上以其將命四方往往不稱使旨至是始命以進士爲
之凡賫捧
詔赦奉使外夷諭勞賞賜祭祀徵聘賢才賑濟軍務
整點軍司等事則命之餘外奉旨諸司不得擅差而
行人之權重矣
洪武十九年詔民年八十九十爲鄉閭所推者賜爵有
差貧不能養者田給酒肉歲畀絮帛著爲令
陳遇字中行居金陵元特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教授
溫州元季兵興歸金陵　太祖渡江至金陵御史秦
元之薦遇孝行才識　上致書禮徵與語大悅俾典
戎務籌畫三章其第咨以機密授供奉司丞辭不就
洪武元年首陳爲治要道三授翰林學士皆辭
賜肩輿校尉十人舁其出入除中書左丞又固辭

上御華蓋殿召入令坐草平西詔立成極喜賜宴重
賞金銀段疋衣服等物除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
士復辭除太常卿入辭遘疾　上親　賜藥命太醫
院官醫治　賜錦褥被粥米及瘳除禮部尚書爲固
辭　上御奉天門召入命坐詢問典故時炎暑　賜紗
衣命引入內湢澤沐錫宴　上命令其子克宿衛亦
辭屢蒙厚賚當時公侯卿大夫無此寵遇也病復作
上命太醫院官醫治而痊年七十二　上再三哀悼
賜棺木麻布米鈔塋次子恭天順間至工部尚書
管柴炭 遇後用子貴贈大理少卿有錫士奇撰墓表
禮部議到合差行人事例間坐本月二十三日
本部同各衙門官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是整點驛傳決罰有司審決重囚不許差欽此
驗外今將奏
准事例間坐劄付本司文書到日仰欽遵守施行
須至劄付者
合差

開讀詔赦　命使四夷　諭勞
賞賜　賑濟　徵聘賢士
整點大軍　軍務　祭祀
特旨差遣不拘此例
右劄付行人司准此
太祖皇帝大兵克金陵元江南行臺御史大夫福壽
死之天下既定立廟京都城南土門圜麈市喧聞弗稱
神宅洪武二十一年秋命工曹改作於欽天山陽明年夏
告成功尚書臣秦逵傳制俾臣宋訥撰祠記洪武九年
星变求言平遥縣學官葉伯巨謂人曰今天下有三
事最切其二事易見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
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
乎即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治之太急也用刑太
煩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
視誅殺人如戮螻蟻使臣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
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
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
朝夕巽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焉可致乎

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
者天子畿内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千里之國以封
少年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僭
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
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踈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慎况使吾
兒見之耶逮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食其肉耳伯巨至丞
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瘐死獄中 方希直作傳
浦江張孟兼洪武中爲太常丞素自負爲文奴視同輩
劉基嘗爲 上言今文章士第一爲宋濂臣基次之
又其次則孟兼由是愈自高既而濂基薦之未幾
除山西按察司僉事以善糾擿著聲舉劾山東按察
副使時山東布政使吳印乃鍾山主僧 上親選拜
官娶妻用金帛寵之甚厚印以見知人主自尊重積
節少商孟兼自任無敵且印新用又僧也易之印候孟
兼由中門入孟兼以印雖位大然我風憲司不當由
我中門入召守卒笞之月朔望入學令諸生講經孟
兼故以語侵議印印不平孟兼尋復以他事騎馬入
布政司謫箠僚吏問罪且言將上封事言於朝僚吏
倶勸印即上封事言孟兼見陵侮然孟兼封事終不
上也上覽印言以爲孟兼陵我任用臣不遜治笞之孟
兼既辱愈憤即補爲書封事者欲論以罪印復上
書言狀請去位避其横否則且爲所擠
上大怒曰彼乃敢與我抗我今乃與爾抗遂械至闕下廷詰
之命衛士捽髮摘拏棰死待論棄市詔印曰我除爾
害矣善爲之 方希直作傳
藍王 從李文忠征西番 封永昌侯洪武十五年
命副穎川侯傅友德征雲南 二十年征北虜至哈
剌哈之地後封昌國公玉於請寧侯 爲姻
家請寧既坐胡黨誅玉内懐憂懼二十五年冬征建
昌回見 上覺 上有疑之之心每謂其所親曰
上位取我回來着我做太師如今又着別人做了先前
胡黨事發壞了多少官人我想不如先下手好遂與
景川侯曹震東川侯胡 會寧侯 鶴慶侯
舳艫侯朱 都督陳麟許亮汪信張政聶緯王
銘郯雅祝 馬 謝 黃 徐 及舳艫男江陰衛
指揮朱銑東川侯男胡二舍府軍衛指揮陶

部尚書詹徽神宮監太監呂昇藩陽侯察罕達官
乃兒不花西僧汝寧王光府軍衛指揮袁碧璜等約以
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伺
上出去勸農時舉事事覺坐誅 出逆臣錄。據二十年九月初十日詔
明監二黨被誅有万五千人
王禕字子充烏傷人吳　年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
理陞禮部兼引進使轉起居注出同知南康府事洪
武元年召入議踐祚禮改漳州通判會詔修元史徵還
與宋景濂俱為總裁史成拜翰林待制壬子出使四
夷 方希直所作像贊序
雲南元孽梁王拒險弗庭洪武壬子詔待制王禕往
撫諭之不听館禕別室禕婁諭以禍福久之見執瘞
于地藏寺北時癸丑冬蜡也 雲南志所載乃景帝所撰文節墓志 建庚人立
其子紳官太學言于朝贈學士謚文節 景帝直祭公所 初
太祖封建諸子以燕舊京且近北虜擇可以鎮服者
遂以封　上　太祖嘗曰異日安國家必燕王也建文
君崩　上以諸王及文武群臣之請即
皇帝位時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七日也詔改明年為永

樂元年以七月朔大祀
天地預告　太祖高皇帝配神　有言建文所用之
人宜屏斥者　上曰今之人才皆　皇考數十年所
作養者豈建文一二年間便能成就又曰雖仍其官
不宜置之要地　上曰致治必資賢才天生才以為世用隨器
任用共理天工何必致疑 以上俱歷代君鑒
永樂元年六月每修
太祖實錄以太子太傅曹國公李景隆充都總裁翰林院
侍讀學士解縉充副總裁右通政李至剛等為纂脩
官十六年重脩　太祖實錄以尚書夏原吉監脩大學士
胡廣等肆員為總裁侍讀學士曾棨等七員為纂脩官
是年五月書成
永樂二年饒州府士人朱季友獻所著書專斥濂洛關閩之
說肆其醜詆楊士奇白　上命官押還本貫會官及鄉之人
士明諭其罪笞以示罰而搜檢其家所著書焚之 士奇聖諭錄
永樂三年正月翰林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俾就文淵閣進
學得修撰曾棨編脩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等二十八人
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

會增悦爲二千九人
四年四月從解縉之請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
者四月購求遺書
太宗簡翰林之臣七人處之內閣付以密務而兩制悉歸焉七人
者廬陵胡廣解縉楊士奇永嘉黃淮南昌胡儼建安楊榮
永樂乙酉廣召文儒纂脩大典　命太子少師姚廣孝
禮部尚書鄭賜監脩而擇六卿之貳有文學者一人爲之副
遂以命刑部左侍郎劉季篪楊士奇所撰季篪墓志
時修永樂大典召至四方儒學老成充纂修及善寫之士
幾三千人人衆事殷特命太子太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
總之已而賜卒　命禮部翰林院就本院推舉才學服衆者代賜
遂舉翰林院脩撰燕若春坊右贊善梁潛六年戊子
月大典成廣孝潛邸舊僧也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周王㭎楚王楨相繼來朝例次日謁
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　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
孫陪謁已出東華門　上遽召翰林臣及至問曰二王來
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畧定爾小兒
三人試言之揚金未有對　上顧問臣　對曰周楚二王屬尊
當例稍前兩旁東宮列稍後居中皇太孫列東宮之後
諸王孫與王太孫同班而分列兩旁　上曰尔所言有據
曰朱熹家禮大畧如此上出片楮寂翰所書位次正與士奇
所言合遂付鴻臚寺丞周昇馳賫赴陵俾卒行之
翰林檢討閩中王偁與修永樂大典永樂五年有
旨戴頭巾修書既而以目疾不能到館侍郎劉季篪奏請
得　旨帶鐐仍脩書初偁當修大典諸儒群集一日
有及凡例未當者偁曰譬之欲措層樓華屋乃計
工於箍桶鄰科得不有誤耶論者謂其取稱以此
東宮傅　上命召吏部翰林院官舉老成正大儒者侍皇
太孫講讀明日侍召蹇義及楊士奇蹇義士奇對曰兩人共舉禮
部侍郎儀智熟衆鮮知之議尚未決東宮云往者吾舉
李繼鼎大誤後悔無及智甚端正但覺老矣士奇曰雖
領老然起學官通理明執守正精神不衰日前廷臣
中未見其比是日午朝東宮以聞　上喜曰此得人矣雖老
識朝廷大体能直言而不阿向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
賀禮惟此老與士奇言宜免賀朕從之遂召禮部翰林
諸臣諭曰儀智甚好朕知之令侍皇太孫講讀

永樂丙戌三月　上臨軒策士傳臚之明日進會試所選副
榜於廷親試之　上御右順門命侍講楊士奇金幼孜論
旨令就試者從容盡所蘊毋苟且取具命光祿給食中官
夕給燭遂親拔三人入禁林餘第爲二等赴吏部俟選
官　楊士奇送高伯琴序

永樂十一年置貴州布政司洪武年間止設貴州思南
思州宣慰司管屬土民仍設都指揮使司衛門鎮守
其地鎮遠侯顧成在彼鎮守至是湖廣參政蔣廷瓚具
奏聞設布按二司將思南等三宣慰司地方改設陸府

安南陳日焜爲黎季犛季犛子蒼所弒季犛上表冒氏名
爲胡一元子蒼易名奝詐稱陳氏絕嗣奝爲甥求權
署國事　長陵從其請逾年陳氏孫添平遁至京
師愬其事季犛因表請迎添平還以國　朝廷乃遣
使護送歸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殺使者事聞遂命征夷
將軍成國公朱能副將　張輔等征之能道卒輔至其地禁
擒季犛及奝等獻俘于朝詔求陳氏後立之國人咸稱
爲季犛殺盡可無繼承者請復古郡縣遂立交阯都布
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時永樂五年春也

太宗嘗與論群臣　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
十人者皆　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稱縉善而其以實對於
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
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材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爲君
子頗短於材於李志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
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
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
曰簿書之才駔儈之心既奏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
之矣餘徐驗之　仁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是皆
洪武中人才往事不足論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
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諭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
士向所論皆定見也　楊士奇所撰解縉墓志

太宗時禮部郎中周訥建請封禪群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
上皆不聽時獨胡廣言與　上意合既退作却封禪頌奏
之　永樂七年　月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
廣卒贈礼部尚書謚文穆公　國朝文臣有謚自太子
少師姚廣孝与廣始也

永樂七年捌月北虜寇边命淇國公丘福統兵三十萬討之福
至猫兒庄敗績隻輪不返
永樂八年本里失雅拒逆　朝命拘殺詔使侵犯边境時
駕巡北京詔　皇太子監國至是復詔　皇太子告
天地宗社又詔告天下興兵庚寅二月發北京既　上出塞踰兀雲
閭道臚朐川五月己卯次斡難河本雅失里率衆迎拒
上以數百騎獨先大破之諸將率麾下繼進虜盡棄族屬牛羊輜
重以七騎遁去諸將咸請追戮之　上從特生擒虜衆來獻者
萬計詔悉去其縶虜衆有釋兵以須来附者又萬計
上旨諭遣之虜平闊文返阿魯台聞天兵且臨境率衆先遁
上命還師撲之六月甲辰至靜虜鎮寇迫急請降
上曰詐也麾將士上馬控弦以俟言未既虜悉衆薄我右翼
諸將赴之未決　上麾虎賁三千奮進斬虜虜大震怖悉解
甲次降阿魯台以數騎遁遂諭其同惡盡釋其餘從而撫定
之由是瀚海迤北沙漠萬里悉平封山勒石紀述功德七月壬
午還至北京
皇上稽古制治肇建北京首立郊廟社稷之位以祗事
天地　祖宗百神先事詔太常以群執事之半詣北京而神樂觀

提點徐善州恭承　諭領樂舞生三百人執道
永樂十二年二月巡狩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敕翰林院凡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
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
永樂十二年　上親率師五十餘往征瓦剌明寇答里馬哈木太
平把禿孛羅等以三月十七日啓行六月初至忽蘭忽失溫答
里巴等悖逆來拒可三萬餘人須臾間再戰皆退寇大敗人馬死
傷無算虜遁至土剌河後每遇寇輒殺斬之至十七日魯台
使人來　賜以衣服等物遣還之旋即班師八月朔日
駕至京師　永樂十一年正月辛巳朔日食
詔罷朝駕宴會之禮　十四年四月禮部祠祭郎中周訥請封
禪泰山尚書呂震亦贊如訥請不從　十二月黃淮楊士奇等
所採輯歷代名臣奏議書成進　御　十五年二月頒五經四
書性理大全書於六部并兩京国子監及天下郡縣學
上初與武臣丘福等三議建　儲文臣惟金忠預皆請難時股肱
武臣咸請立　皇第二子高煦謂其有扈從功　上不聽福等
叩首請不已終不聽遂召公預議事定然秘未發明年冊
仁宗皇帝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

大學士。又明年，福等所議頗泄於外，高煦素不樂公，言於
上曰：誦府之舊臣無泄者，其縉泄之。遂出公為廣西布政司右參
議。又以李至剛言公怨望，改交阯。八年，入奏事，時車駕已出
征北，公至京師，見 仁宗而歸。 車駕還，高煦言縉覵上遠
出，覲 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十三年正月）死獄中（[illegible]）
文廟初甚寵愛解縉之，不置之翰林。縉豪傑，敢直言。 文廟
欲征交阯，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若得其地
不可以為郡縣，不聽，卒平之為郡縣。 仁廟居東宮時， 文廟
甚不喜，而寵漢府，漢府遂恃寵而有覬覦之心。縉言不宜過
寵，致有異志。 宣廟初漢府果反，交阯亦叛，悉如縉之言。（李賢天順實錄）
太宗皇帝巡北京，召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兵部尚書
兼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楊士奇諭之曰：居
守事重，今文臣中簡留汝四人輔導監國。昔唐太宗簡輔監
國，必得房玄齡，汝等宜識朕此意，致共無怠。四臣皆拜稽受
命。其後凡下貢書諭幾務，必四臣與聞。時 仁宗皇帝在所以禮
遇四臣甚厚，而支庶有留京邸，潛志奪適者，日夜窺伺間隙，
從而張虛駕妄，以為監國之過，又結嬖近助於內，賴
上聖明，終不為感，屢為宮臣者，骨懍懍，幾跪數見[illegible]難

四臣竟不貳，浹旬或累月，惟懷滯十年（楊士奇所書黃淮省愆集後）
永樂十五年， 車駕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在春宮監國南京，
凡南京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獻、邊警調發上請行在，若
祭祀、賞罰、琐之務有司具成式啓聞施行，事竟則所司具本
奉奏達而已。 上既有疾，兩京距隔數千里，支庶萌異志
者內結嬖倖，飾詐為間一二讒人助於外，於禁近之臣侍監國
者，惴惴苟濟朝暮間。頃 上至明，得全無事。小人之計不行，
然其意不忘也。會南京有千户陳者擅取民財，事覺，
令旨論交阯，數日念其軍功，貸之召還，有言於
上曰： 上所謂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矣。遂報陳千
户事，連贊善梁潛、司諫周冕遠至。 上親問之，潛
等具實對。上顧學士楊榮等曰：事固無預他日。又
諭禮部尚書呂震曰：事亦豈得由潛，然猶未悉陳千
户非出 上命，請之也。兩人者皆未釋，有毀冕者數
言其傲誇放恣不可用，遂併潛皆死非命。十六年九
月十七日也。（楊士奇）
永樂癸卯五月
太宗皇帝微不懌數日，未出見群臣

仁宗皇帝在東宮軍國政務悉啓聞施行邪僻傾險之徒
不得騁其私咸所不便趙簡王時留北京敬脩孝不共援
衛指揮孟賢等十數輩潜結歷官王射成等及內侍養
子共搆邪謀欵條
宮率安駕矯詔從中出立簡王而已得志焉賢人秘不令
簡王知蓋慮不從即事敗救藉粉而主其謀者護衛軍士
瑜姻家高以正布置以定高家以語瑜瑜駭曰奈何有
爲覆宗滅嗣計高不听又涕泣戒之高怒而慮其泄也謀
害之遂詣闕入疏　上初疑其詐誣曰豈有應是反覆語
難衆爲瑜危既捕賢等至　上親問狀得其邪謀本末
及所造僞詔立誅以正射成及內侍養子陞翻遷海衛
千戶後賢等皆伏誅瑜召還又陞錦衣衛指揮同知
事　仁宗皇宣宗　英宗官至左府都督僉事
禮部胡尚書濙嘗曰　太宗命予使外瀕行諭曰
人言　東宮所行多失體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如
何密奏來奏疏書字須大既至我即欲觀也予至南京
異既隨　朝　勅免朝辭以予不敢盡凡所見殿下所行之善遠
則記之近日趨朝勲臣某者語譁侍從從之仍曰奏有

旨不問既退朝急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群臣皆言不
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罪而愧其心見　殿下之
明斷往稍久隣居楊學士　士奇曰公命使也宜行亟
則權辭謝之曰鋪末數種未完耳至安慶書四奏今
所從校尉給驛驢賫進也　葉盛水東日記
太宗巡狩北京公預扈從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歲
餘　車駕親征北虜　命工以王補長孫留守北京命
公輔導　楊士奇所著黃淮墓碑
永樂十五年初建北京宮殿命都督薛祿董營繕
四裔館有八曰西天曰韃靼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番
曰緬甸曰百夷永樂中所設
永樂十九年冬　儲君自南京入　朝楊士奇等侍
北虜復犯邊　太宗皇帝將親征　公言今邊儲不
足請遣將無煩六師忤旨罷官　仁宗嗣位　即日
復公戶部尚書　楊士奇所撰黃淮墓碑
太宗初臨御擢文學之臣七人侍從左右恩遇甚厚公及士
奇皆與焉　仁宗嗣位七人者五人在無幾　太子賓客孫

章明公引疾去其四人任遇益厚
皇上嗣位一循 祖宗之舊以遇四人任公令又引
疾去（楊士奇述黄少保淮序）
太監沐敬建文中人容貌魁偉敢
慷慨直言永樂中從征漠北逾月不与虜遇人馬困
頓 上意猶未已諫被重譴敬陳再四 上置之
曰反坐敬曰坐固不知豈敢反耶 上怒曰命寇出
斬之敬辭色不為動 上徐曰我家養人皆若此人
豈不誠有益釋之（錢溥使交南同行奉御張宗爲道其事葉盛取以編入日記）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學士楊榮自行在還報大行宴
駕 東宮殿下即遣皇太孫出居庸赴開平迎梓宮
特京師諸衛軍士皆隨征衆行在惟趙王輔三護衛留
京師一時浮議籍籍護衛軍為變遂秘未發喪衆慮
樂二十一年也先土干把台等率領部屬來歸封也
先土干為忠勇王以把台為都督
二十二年北征忠勇王及把台隨 駕至松林
後於正 十年四月把台由都督進封忠勇伯十四年
忠勇伯把台隨 駕征迤北
太宗皇帝興靖難之師 仁宗皇帝以燕世子奉命居

守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圍北平城中兵不及萬人晝
夜拒敵數夜使人開門斫敵營敵驚亂自殺或至明
乃定遂退營數十里
太宗既正大位升北平為北京仍命居守永樂二年
永樂十八年十一月 仁宗為皇太子過鳳陽謁陵
畢周顧陵旁見 仁祖淳皇帝所遺石甖器顧侍郎
張本學士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非細久而後退
陵下賜耆老酒饌有知 太祖龍興時事者留從容
與語至夕曰知當特事者益鮮矣（歷代君鑒類）
十九年正月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皇太子曰殿下
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保進奏牘每至輒以 殿下
過失 上聞而皆其妄言今宜踈此人 曰過失吾豈
能無今至尊既不信之我又可與人計較耶卒寘之（盛）
二十二年十月賜衍聖公孔彥縉宅於京師彥縉歲來朝皆
館於民舍 上聞之顧近臣曰四裔朝貢之士皆有公館
先聖子孫乃寓宿於民家何以稱崇儒之意遂命工部
賜宅 十一月御劄付禮部尚書呂震建文中奸臣其正
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並習

臣又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
土凡前為言事失言謫充軍者亦宥為民
祖宗特於文臣少有贈謚至
仁宗登極思念舊臣贈禮部尚書鄭賜太子少師謚文
安贈戶部侍郎王鍾太子太保謚信敏禮部侍郎
儀智太子少傅謚愍節春坊贊善兼翰林編修王汝
玉太子賓客謚文靖春坊贊善鄒濟徐善述俱太
子少保濟謚文敏善述謚文肅北京　部尚書宋
禮謚康惠翰林學士贈禮部尚書文穆公胡廣加
贈少師北京　部右侍郎楊泰贈戶部尚書大醫
院判蔣用文袁寶俱贈院使用文謚恭靖
洪熙元年四月有旨鄒濟徐善述王汝玉皆贈官贈
謚官建祠於墓四時贈祭楊士奇謂朝廷惟宗廟以
四時享社稷孔子皆春秋二祭濟等安可與　宗廟
等遂召禮部改春秋祭云
洪熙特初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以儲經籍俻訪
問命楊溥等日直其中凡五人
翰林學士楊溥　侍講王進 字汝嘉蘇州人
翰林五經博士陳繼 蘇州人　吏科給事中王禜 錢塘人
洪熙元年四月某日尚書蹇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
奏事　奉天門畢　上問夜來星變曾見否皆對
以未見　上曰蹇三人雖見不能知士奇當知之對曰
士奇愚亦不能知　上曰天命之矣嘆息而起又
明日早朝罷召義士奇至　奉天門諭曰監國二十
年為讒慝所搆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頼
明德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流涕臣士奇對曰
今已脫險即夷皆　先帝之賜　陛下之誠之孝更
不煩　聖明多慮　上曰即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
同心一誠遂出二勑三印賜兩人皆拜受退踰日宮車
宴駕矣
宣宗皇帝甫四歲在北京適　太宗嗣大位　仁孝
皇后以至南京　初出就學　太宗命設講習廡於
華蓋殿之東令太子少師姚廣孝及翰林內閣之臣
侍講讀
永樂七年　駕幸北京　宣宗為　皇太孫隨行道
途所經　太宗親以　上過田家徧覽農民具及其

衣服且諭以農氏勤苦之事
太宗親征北虜命　上留守北京以尚書夏原吉贊
輔自是　太宗巡守北京及征胡虜皆從行
洪熙元年春南京屢奏地震群臣或請命親王及重
臣往守者　仁宗不可　皇太子至南京謁
孝陵　仁宗不豫召還　夏六月辛丑至北京是
月庚戌即位
太宗初營天壽山命　皇太子偕漢王趙王暨
皇太孫往視之過沙河求王請欲步輦執役　仁廟素苦
足疾中官翼之猶或時失足漢顧趙曰前人失脚後人把滑
宣宗即應聲曰更有後人把滑渠漢王回顧怒目者久之此雖
出一時而後來武定州事已兆於此矣 水東日記
永樂十四年　上在北京備聞高煦有異志驛召隆平侯張
信詢之　上未信車駕遂還南京以問　皇太子對曰書
未可輒信且　父皇在上當未敢有此心一日翰林諸臣奏事
退召士奇還問曰汝與蹇忠義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昨日詢
義因辭不知不肯言汝當為朕言之又曰如朕未有知汝輩
悉有離間之罪朕既知矣汝何慮對曰臣與義同事

東宮外人固無敢與臣等言雖間有言者亦百之一二又多出
臆度非見實跡此固不敢對　陛下試然漢王始受冊封國
雲南不肯往復改封青州又堅不往今知　朝廷將徙都北
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天下之人疑其心亦豈待事有實哉
惟　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
之利　上默然起還後宮數日　上得高煦私造兵器及陰
船教習水戰及僭乘輿服物挾私擊死無罪官民縱護
衛官軍京城內外劫掠悉有實跡大怒詰其官常繫之
西華門內　東宮叩頭懇為救解乃免遂命翰林修示其
罪且曰若此所為將來必不靜朕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
樂安州
宣德元年八月漢王高煦反初高煦永樂中削兩護衛
徙至安樂州至是招聚無賴授以兵器驅掠善良並充
軍士搶奪軍民馬疋擅教有司囚繫強縱其為惡給與當
賜賄結都司軍衛有司官吏人等齎與金銀等物陰結揮
王斌知州朱恒等為太師都督尚書等官其餘各授以職散
刀與真定等衛軍官為號潛結北京官員軍民人為內
應於是北京官員軍民山東三司衛府州縣等衙門官

吏人等及有護衛親信軍校并被害軍民五百餘人奏
發其事　上親率六師問罪及至臨境高煦仍擁衆抗
拒翼日罪人斯得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既
得師還六部遣尚書陳山迎駕見　上言宜乘勝移師向
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　上召楊榮以言山論之對曰
此國之大計遂召蹇義夏原吉諭之兩人不敢異議榮言請先
遣勅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掩至可擒也
從之榮遂傳　上旨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須有實
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勅旨以何爲辭榮厲色曰汝
可沮　國之大事乎錦衣衛責所係令漢府人狀云與
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
服人之心榮曰汝不然吾言可往與蹇夏言之往見二人
蹇曰上意已定衆意亦定可中沮也夏曰爲一　上從公
言令不行趙後或有變如永樂中孟指揮之舉誰任
其咎士奇曰今事勢與永樂中異永樂中趙擁三衛
今已去其二且孟指揮所爲王實不與聞不然趙王豈至
今日乎蹇曰即如公言今若何處士奇曰爲今之計　朝
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而於國體亦

正矣二人曰公言固當然　上信榮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
士奇退與榮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
無罪者當加厚之庶仰慰　皇祖在天之靈榮曰汝既不
草勅我當以聞時惟楊溥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入
見　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榮聞溥言即趨入見溥
士奇亦踵其至門者止吾二人不得入已而有　旨召蹇
夏入蹇夏以士奇言白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
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惟召榮及蹇夏不復召士
奇及溥至良鄉臣二人始得見　上意猶若未平怒厲聲
曰符機會不得乘到家皇太后必庇矣　上至京大悔
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趙護衛且請
召趙王拘之京師　上皆不聽一日特召士奇諭曰言者
論趙王日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於陛下最
親當思保之全毋惑群言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於王
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之
道吾今將封群言俾都御史劉觀及公侯中選一人賫以
示之使自處對曰必不得已則於皇親中擇一人與趙心

相侍者借觀行庶幾有所聞導　上曰然則誰可對曰
廣平侯袁容至親且善聞諭更得里書親諭之　好
上從之因遣容觀行趙王得書及言者所上章大喜曰
吾生矣即献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頌息　上待趙王
日益親厚而薄陳山竟疏斥之蓋上雖爲山所惑而後
灼知其非諭叙月召士奇至南齋宮諭曰吾待趙不失
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今毋以見疑爲慊
宣德元年五月纂修
太宗　仁宗兩朝實録以英國公張輔少師兼吏部尚
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原吉監修以楊士奇楊榮金幼
孜陳山　英楊溥充總裁曾棨王英王直周述李時勉
錢習禮余學夔陳循簡從善蔣驥曾鶴齡王洪劉
永清周叙孫曰恭　敬　翰　稚　龕　維陳中陳叔
剛　文奎　節　錫　瑒　爲　纂修官書成
太宗一百三十卷　仁宗十卷共一百五十四冊
文廟英武群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東楊先生之才
自編修同解縉胡廣等七人入閣議國政未嘗一日
離左右凡六事密計必參與爲或與大臣謀事未決
文廟不樂甚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固
濟人利物之仁而不忍郤人之餽以爲愛錢　文廟亦
知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或鄉人來
餽者必訪其貧富何如若知其貪亦不郤其餽但以別
物與所餽相稱酬之若富者以十分爲率亦答其一二
或坐法乞救或在卑求薦必留意爲報者相繼而不厭
也自五府六部都察院無不畏其威聽其說使百職不
能持正亦由於此大抵居仕途者安能一向遂意蓋天
有乘除之數默然乎其間早年得意晚必坎軻少年
蹇滯老必通顯或首尾多難而中則安樂若東楊自
入仕即得君無日不在寵眷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事四朝
曾無數日之恙生榮死哀始終全美不可以常數論也或
者問氣所生而稟得完事如此其輔理之功在文仁宣時
亦尋常在正統數年天下休息頗有力焉至於格君心
之非引之道當則緊乎未有聞也　天順日録
宣廟時二楊用事思天下或士不由己進退勅方面風憲
郡守在京令三品以上官舉保且薄吏部尚書郭
璡不學無術但以老成至此尋勅今後御史知縣許在

京五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已
而奔競之風大作以賍露者甚衆尋有以弊言者遂
罷御史知縣舉保之例郡守以上仍舊出於二楊之門
皆由其採去取之權也亞雖偏而無私尤持公論當時奈
方面頗亦得人正統六七年以後
張太后崩三楊相繼而亡進退人才之權遂移中於官
王振邪正倒置矣 天順日録
宣廟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数人寵待之皆休退承
順之不暇惟戸部尚書黄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
好戲命圍棊曰臣不會着棊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
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上意不樂居数日 勅黄福年老不煩以事轉任南
京戸部優閑之實疎之也向使蹇夏諸公皆如此持
正其勢未必盡疎之則君德可修天下可肥失初
文廟命解縉評大臣十人何如縉每用八字断之首許黄
福自餘亙有得失人以為確論具載縉傳 天順日録
宣德二年春交阯復叛守師奏請益兵 朝廷命安遠
侯柳升等將七萬人以往命兵部尚書李慶參贊軍事

且勅慶凡六卿之属才且賢者舉以自助所舉十数人其
最才且賢禮部儀制郎史安祠祭主事陳鏞師行慶與
同卧起九月入交趾賊於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
既連破之直抵鎮夷関升有矜色升雖勇然不好諌安
鏞言於慶曰總戎之意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賊譎詐
不可以其屡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况璽書數數
戒飭謂賊專以詐覆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
時慶已病強起與升言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
日前進以数百騎獨先其副及慶等皆在後升前度
橋遽壞後軍阻不得前賊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
不起又明日副將崔聚整兵以進聚困宿將然倉猝賊
驅象赴鬬衆亂聚被執寇大呼官軍降不殺安鏞皆曰
畢竟見危授命耳皆死之十月十八日也先是賊陥昌
江等城城中知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知府劉子輔知
州何忠等皆死節交趾守師知任等死事以聞皆得
褒贈從升等死者守師隔遠不明知不及聞時與安
鏞同行親見其事後得脱歸者雖言之詳而有司以
無官府上状不可質故安等之節不得暴白於朝世

之所共惜而痛悼者也一時同死者如吏部主事李宗昉
等盡多而安與鏞之事有聞者在慶左右也兩人皆
進士出身最相得安字志靜豐城人年四十二鏞字
叔振錢瘖人年三十四（稿士奇文集）
御史羅公簡方 宣考嗣位交趾黎利希請成山侯
王通等用兵無功陞公工部右侍郎與李琦等齎璽
書諭利未至而通與利自李泰出境矣衆止公勿往公
曰通師敗辱國我受命諭賊可退縮不進乎賊雖凶
暴必不敢拒詔與琦亟馳至其國宣恩意利惶恐率
其屬拜自首其過遣使獻金人奉表詣闕謝且請立
陳氏孫暠復命公往立之既至利以暠死已乃張筵列女
樂設宴公叱曰暠死爾國人安可淫樂盡擊破其尊壺
樂器時天晴忽陰雲起大雨雷震焚利居室利惧貢方
物陰雲 還朝（王英撰墓碣載其事亦未知果然否公吉水人字汝敬）
宣德二年十月黎遣人進前安南陳三王利世嫡孫
暠表乞立為陳氏後其辭懇惻 上覽之密示英國
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
出黎利之譎當既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蹇義夏
原吉示之且曰何以處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
弱於天下二人退召楊榮及士奇出表示且諭以三人所
對曰今與爾兩人決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
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
其請而與之可旋禍為福 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
當從求立陳氏後竊太宗皇帝初心求之不得乃郡
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困於交趾之役極矣 此皆
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
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崖前史為榮何謂示弱侍
仁宗皇帝久 聖心數數追慨此事臣願 陛下今日明
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
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賜酒饌明旦朝罷出暠表
示文武群臣且諭之曰 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
先朝貢及黎氏篡弑毒害國人
太宗皇帝發兵誅之本求陳氏後立之求之不得始
郡縣其地至我 皇考每追念往事形諸嘅嘆此數
年來一方不靖不得已屢勤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
有後爾等試觀表中所言其從之便抑不從之便群臣

對曰 陛下之心即 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
從之便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
民安朕何恤人言其從之
宣德四年一月一日朝罷侍 上於左順門進望見
大學士陳山 上曰汝試言山為人對曰居久有問不敢
不盡誠以山對雖侍從 陛下久然其人寡學多欲而昧
於大体非君子也 上曰然趙王事幾為所誤朕已甚講
之近聞渠於諸司日有干求不厭當不令涸內閣也蓋
上初臨御以山及張瑛東宮舊臣俱陞內閣視事二人行本
相類至是浸聞於 上數日後有旨調瑛南京禮部
山專教內豎俱罷內閣之任朝士皆頌 上明決山遂見
疎不復得近扆前矣 延平陳山率原戴綸莆田林長
懋諸人皆 文廟簡命以授 皇太孫經者相傳綸長
懋素疆諫不少諱隨凡以 宣廟有從違多聞于
文廟以故二人最為宣廟所不樂山好順旨被寵信後
宣廟登極山由左庶子遷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
學士綸遷兵部侍郎鎮交趾長懋由中允除守鬱林
州長懋頗不平 上言宮僚陞擢周異祈得京秩坐

怨望下錦衣衛獄并出其弟刑部主事通節為慶
遠府通判又勒令板指綸誣以罪械綸至京師置獄
以死綸諸父河南守希賢太僕卿希文及親族被連大
小男婦一百餘口家產籍沒長懋坐禁繫十年 英皇初立
赦出之仍守鬱林而希文幼子遂同入內 賜名懷恩成化
間為司禮監太監云
宣德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本部官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這帖子寫的官員姓名都是固守交趾城池盡
忠死節的你同吏部兵部計議褒封祭祀欽此
欽遵為照知府劉子輔等知州何忠係文職官
員別無事例緣係盡忠死節比照武職品級給
賜所據各官褒贈未敢擅便定奪本部等部官
於 奉天門題奏節該奉
聖旨知府贈參政知州贈府同知欽此
劉子輔廬陵縣人由監生為御史九載陞廣東憲使
丁 艱服闋坐微累左遷交趾諒江府知府叛寇黎
利攻城勢猖獗他郡邑城多已陷子輔與守將 倡兵

民效死守敎月寇增衆攻城城中食且盡而人心益固又踰
月寇攻益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盡闘以死無一人降者子輔々
知事不支曰吾奉　命守郡々亡與亡義不可污賊手即
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事聞贈子輔布政司參政
遣官賜祭復其家　當時總師王通輩擁勁兵數萬
不能禦賊竟棄城才以去而滎福之徒甘心從賊反兵
來攻闌茍活旦暮卒之不逃誅於國典
與子輔同死節者都指揮李任等諒山知府易先政
平知府何忠輩亦非一人　忠罵賊不絕口從容賦詩
乃與其子皆死

宣德元年留守事宜

一在京應有事務及各衙門具啓事件
鄭王殿下
襄王殿下同管凡一應事務與太監鄭和楊瑛趙忠
姚雲袁誠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亨都督張昇
山雲尚書黃福黃淮金幼孜都御史王彰計議停
當施行若係機密重事差人星馳奏報
一祭祀應合遣官者該衙門具啓照例遣官應
御祭者該衙門預期具奏待報禮
一刑名笞杖徒流照例發落死罪監候奏
請
一在京每日啓事只用啓本其各處奏報事務除
機密軍情重事啓
知具本差人賫繳奏
請若係強盜反獄等事不可緩者即時啓
知施行及遇有修理軍器之類急用物件公同會
計明白先行具啓關用另行具奏其餘事務合當
行者即具啓施行向遲緩者將奏本送該科寄收候
車駕回日奏請緣五軍六部等衙門印信扈從官俱帶
去遇有施行事務合用咨行白移北京行都督府行
部轉行南京該府并各部等衙門回報該屬施行
但咨奉
令旨止於原來奏本內批寫并抄呈立案其出事公
文內不必云爲
一留守官員
管北京行後府及行部等衙門事

武職

廣平侯袁容　武安侯鄭亨　都督張昇　山雲

文職

尚書黄福　李友直　黄淮　金幼孜

都御史劉觀　王彰

侍郎張瑛　王謙　陳山　甄儀　許廓

副都御史陳勉　通政使李嘉

大理寺右少卿王文貴

光祿寺寺丞李郁

翰林院學士曾棨　王直　王英

鴻臚寺卿王勉

存留在京聽用

定國公徐景昌　武定侯郭玹

武安侯郭晟　彭城伯張杲

建平伯高遠　廣寧伯劉湍

忻城伯趙榮　安鄉伯張安

都督郭㴕　徐景珩

光祿寺　胡榮

宣德四年十月　日　上閲武郊外先命諸將整搠軍馬扈從六部等衙門各令堂上官一員帶屬官一員隨侍前去特命豊城侯李賢都督蔣黑児掌戶部事太子太師郭資兵部尚書張本總察院右都御史顧佐居守北京

行在禮部為公務事宣德五年十月初七日於內府抄出

欽定留守事宜到部除欽遵外

一在京在外各衙門凡有覧事差人賫本赴行在所奏　請其餘常事奏本該科編收聽候車駕回日通類奏　請發落

一各王府進賀表箋禮部具手本送司禮監交收差來人發回

一祭祀該門預期奏待報行礼

一外国四夷人員進貢到京馬匹先送御馬監收養方物送北京會同館頓放候車駕回日通類具奏進收使人等行在光祿寺支送下程

一刑名笞杖徒流照例發落死罪監候奏
請
一扈從文武官員每人於行在兵部取到孳生
馬内納與一匹作脚力
永樂中官署在金陵而北京設行部　車駕巡幸又
稱行在　官以從罷則否無常員至十九年辛丑北京
告成乃書晉司一依金陵旧制後即以行正在統辛酉
始去行在正六部之名而金陵謂之南京官聯如故
宣德十年九月纂脩
宣廟實録以太師英国公張輔監修少傅兵書太学
士楊士奇少傅工書大学士楊荣礼書兼翰林学士楊
溥少詹事兼侍讀学士王直少詹事兼侍講学士陳
循右庶子兼侍讀周述　諭德黎恬洗馬陳從善侍講
苗衷侍講劉永清高穀胡穜邢寬修撰周叙陳詢尸風
岐孫曰恭習嘉言陳叔剛馬愉曹鼐王一寧儀銘編
修楊翥楊壽夫林文彭琉鍾復杜寧給事中儲懋監察
御史邵宏李吏部主事劉鉉工部主事洪熙
事劉球大理寺評事張益為纂修官

立齋録卷之二
革除録
建庶人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冊為
皇太孫（詔書見後）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位改明年為建
文元年追尊
懿文皇太子為　孝康皇帝
懿敬皇太子妃為　孝康皇太后（姓常氏開平忠武王遇春之女）
太子妃呂氏為　皇太后（壽州人太常卿呂本之女忠節志載本女為皇太子妃武王十五年八月　日　詔書云又將呂后之父呂本晃位與太祖皇帝則紀於西宮正指此也）
太宗皇帝既即位革除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年號
仍稱皇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
五年具改
皇太子及妃稱
皇兄懿文皇太子　皇嫂懿敬皇太子妃建文君廢
為建庶人
冊立詔
詔曰羲古列聖相繼馭宇者首立儲君朕自甲辰

即王位戊申即帝位於今二十九年矣前者揉將
練兵平天下亂偃天下兵奠生民於田里用心多
矣乾統一以年除奸暴去豪強亦用心多矣逮耒
耆頒皓首儲嗣爲重嫡孫允炆以九月十三冊爲
皇太孫奉
上下神祇以安民庶誥示臣民想宜知悉
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十三日
皇帝既即大位詔紀今年元爲建文春三月上丁車駕
幸大學親祀 先師孔子拜跪盥獻咸用享廟
祀儀諸搢紳聚觀皆思自奮以進庸于世秋八月
天下當大比太學暨畿內士集于京府者千五百
人有詔命翰林儒臣及特之名士較其文御史涖
之而董其庶事則屬之府僚佐焉七月甲辰入院
越九日已已而畢屛蕪黜陋選擢俊良蓋去者幾
十之八而登名于籍者二百十四人非難之也蓋以
上取士天下後世將於是觀盛美焉而不敢弗愼也
昔
太祖高皇帝創業詔正統之三年即興科擧至十七年
甲子而益盛歷四擧而至于玆今在朝廷之人大率多

已卯科鄕試
小錄序文

貴州都司軍士臣高巍係山西遼州五指里民誠忻
誠忭稽首頓首謹言伏聞鳳凰至而諸禽舞麒麟出
而百獸鳴物類之微尚知有主而飛鳴以賀何況人
臣受萬物者今我
皇上龍飛九五鳳曆初春謳歌歸向四海會同臣巍
忻躍躍如流水朝宗而不能自已也於洪武三十一
年六月十二日遠聞 聖詔頒告民臣於本年閏五
月十六日恭依
太祖皇帝遺詔嗣登寶位以代理萬機之勞天下士
庶臣民萬口一言齊聲共賀喜賀
太祖皇帝禪位以嫡長大居正也使 聖子神孫本
宗百世爲 天子支庶百世爲 諸侯上法三代
之公下洗漢唐之陋 祖訓一定後王永法繼繼
繩繩於千萬年也微臣才力殊短文詞鄙野何足以
頌祝
聖代宏軌之遠故又僭詠歌友雅下武二章以賀詩

云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四
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軍士微臣高巍久蒙教育
頤通經史知
聖君即位体春秋五始之要敢不奉表稱賀以聞

送司業張先生　代祀宣聖　張名智 字去器　王仲縉

聖皇嗣丕祚舉禮秩無文幽明既歆饗小大齊駿奔兕
茲曲阜宅巍巍闕里尊神靈於斯萃於焉致明禋肅堂
無人儼屬耆德臣精誠冀有託達此皇意博悖軺車戒
遠道宴餞及良辰雲山渺東魯歸途春正啟

謝表

嘉議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董倫伏以七
月十三日手詔賜臣　御書怡老三大字及絲几玉
鳩杖各一者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言
聖慈軫念持降殊恩闔里傳觀欣逢盛典誠千齡之奇
遇豈一己之私榮伏念臣素無閥閱功勞兼乏智能才
藝徒知篤信於古道自分無用於當時幸蒙
高皇帝之知忝拜左春坊之命任臣以兩宮輔導之職
稱臣爲三葉帝王之師自愧學匪經綸功虧啓沃切覩
聖道之淵懿皆由睿性之高明豈有涓塵可裨海岳
恭遇
皇帝陛下傳大舜精一執中之語以武王崇德報功爲
心能自得師與人爲善念臣久陪於硯席憐臣遠寓於
遐壤踐祚之初馳書以召蒼顏白髮越萬里而來歸金
馬玉堂想十年之如昨入承顧問喜動
聖顏出侍班行驚非昔侶
陛下存求舊之義推養老之心既俾正席於詞林復令
伴食於宗伯錫以田土欲使之富頒之第宅又遺以安
吉酒時出於大官華衣每裁於天府寵榮兼至慚惧以
深豈意宸眷益加禮文彌盛絲几玉杖法古制之多儀
奎畫雲章錫佳名以怡老朝著誇其榮幸縉紳嘆此遭
逢惟漢顯宗稱能養老迨宋仁廟亦克尊賢然桓榮設
几杖於太常而不聞
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而不見有几杖之頒任
於昔賢猶難兼乎具美愧茲老朽乃得叨乎鴻私此於
聖德之增光豈獨臣門之多幸自今將杖以戒噎則當
思四海或有飢餒之民凭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

失所之嘆至於瞻心畫之優禮永哲教子孫以繼忠嘉
謀嘉猷敢不以時而入告聖名聖壽頌祝與天而長存
臣無憯
天仰聖荷德感恩之至謹奉表陳謝以　聞
河南石參議董公安常（名倫）世居燕之宛平自爲儒生屢
山林間脈蔦禓而茹藜粟已懷憂民入心及元亡而
國朝有天下公以薦入朝爲賛善大夫事
懿文皇太子其所陳說多忠厚之言
皇上聞而善之超遷左春坊大學士會　東宮晏駕
俄出治河南盡心於民事民有所未安若疾在肢体欲
有所未宜若灾在旦夕草封事數千言上于闕下而名
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後樂（方希直有記）　倫既出爲參議已而
謫居遠徼至是召還歲庚辰會試倫充總考官注脚云
東昌府恩縣人（文楊士奇撰李侍郎嘉墓誌云前大學士董倫時爲宛平李諭公從受業）
王紳字仲縉侍制褘之子　蜀王聘教授　蜀郡將
十年新天子即位召爲國子博士遂入詞垣編摩太祖
實錄嘗以其父死事聞於朝得贈謚庚辰十二月卒年
四十一　其送劉子祿詩云回來上疏入九重由此叅

恩謚文節（王紳遺文）
王景彰爲山西布政司參政坐事謫雲南建文初召還
爲翰林侍講預修
太祖實錄（中都志）
東里揚公舉明經任教職未赴會朝廷以博学徵入翰林
任編纂未期有旨諸編纂悉送吏部試文章考第高下
而官之尚書張紞讀其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
不但文詞之工也以爲第壹奏授
王府審理副受命之明日復召入翰林任編纂明年
太祖皇帝臨御改翰林編脩（出梁黎所著士奇小傳○按張紞以洪武二十一年自云南布政召爲吏部尚書則此所云編纂者止太祖實錄也）
郊祀頌
皇帝肇禋於上下神祇奉
太祖高皇帝配先是十二月癸卯朔耒與臨視殿壇戒
飭百吏滌牲省器各嚴厥職無敢或違是月戊寅上御
奉天殿群公卿士咸受飭戒其夕宿于齋宮明日己卯
出舍
皇卿尚食進素膳及期行事自元旦至于祭天地開朗

日月華耀氛祲屏除風氣穆清方當出郊龍旗徐行萬
騎不驚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六軍百姓欣躍聚觀洎將
展禮王　望門降趾而趨脱舄登殿秉璧奠瓚與俯拜
跪寅畏慎恭如封天顏與神明居星妃岳君海王瀆帳
翕忽倏霧若顛若格夜半禮成仰瞻霄漢煥朗澄瑩
上為動容昧爽還坐正殿在廷臣僚及百執事相率拜賀
畢同進言曰王者嗣位而郊見上帝蓋上以占天心下
以定民志若天地享答神灵忧豫黎民永受福祉苟不
順令人用弗寧今
皇上肇祀而神祇協贊六合之内光照顕赫陽明發舒
陰慝消伏淡于旬日纖翳不形白叟鮐翁嘆未常遇茲
豈智力所及哉上之至誠貫徹二儀皇天降鑒錫以萬年
休命祥徵灼灼可信不誣翰林侍講臣孝儒曰藏之動
天固然矣然臣伏覩
陛下自即位以來鴻恩惠澤漸漬萬方赦重罪免逋租
恤困窮賑乏絶受直言褒賞良吏登任才俊寧屈國法
而不忍以法病民寧闕儲積而不忍以斂妨農仁聲義
聞外格穹昊上帝眷懷保祐顧棲若父慈子夙夜不忘
禋而居歆蓋盛德之明驗也天所享不常視德臧否以
為喜怒有德而生民安其志則天心忧無德而怨讟下興
則天用不協德之動天厥惟昭哉臣不佞幸執筆綴從官
後躬覩盛禮謹作頌辭以明聖德之格天以播善政於
無極其詞曰
上皇至仁視民如傷眷求同德俾典萬邦自唐之衰夷
擅中國迨于有元人胥于伏赫赫
太祖受命孔特黄鉞朱鎮載清九圍復天之常脩人之
紀蕩削穢腥上帝攸喜休養黎元若疾在身大功未終
授之聖孫惟
聖天子皇祖是嗣奉承天心克受帝祉霈澤是施大賚
是庸衎揚不陳囹圄虚空孰祖之適奚貸之富厥數千
億秦而勿取孰為螟蟊撲而除之降以風雨俾涵濡之登
賢用能幽滯奮發容受嘉言衆志必達四海顧環有萬
其區至仁溥暢廢類昭蘇乃諏令辰正月壬午誓戒臣
工大祀攸率陽德顕融欽哉群陰天開日舒百神鑒臨
王輅出郊樂倫不作齋于祠宫盛服儼恪肅肅于動衆
肅肅于言上帝在茲敢有弗虔昭哉廣殿取類明堂金鏞

瑤璧勢切穹蒼昂俎𩞃豐犧玉𩞃餚大燭熺煌騂牲芬
苾乘輿徐來及門而趍執圭屏息仰覲天居乃盥乃薦
乃竣乃燎(禮)儀肴居歆覲其色笑分命臣僚獻于群神合
敬同誠百里具陳雲君岳祇海王瀆伯厥灵洋洋來舉
飲食帝謂天子致孝事天爰錫純嘏子孫萬年　太祖嘆
言天子至仁恩加黎庶四夷咸賓天子稽首受天之祚
拜跪周旋如奉寶璐樂止禮成夜氣正中星斗交羅其
光炯炯聖情欣豫上帝手輔萬口同聲昔未嘗覩還坐
法宮端拱受朝至和盈廷知聞九韶天子曰嘻來尔臣
鄰惟天惟祖匪德疇親政或未修憲或未悖各殫乃心
助予詔度勿厚其斂重困細氓勿苛尔刑必臻于平乃稽
詩書乃施教化乃建皇極崇王斥伯準則堯禹紹述商
周純用道德配古作述邪慝陰類弗悅弗使君子陽剛
是崇是仕民所願欲宵旰推行其所畏惡絶予未萌人心
悅悅(孫)天命自久聖子神孫百世之保流以源長國以仁
興敬天靡渝萬方永貞
皇帝嗣大寶位清心恭己善　不形輕徭減賦賞罰以
類舉措得宜行之期年萬姓悅服群生欣豫薄海內外

熏爲太和　上猶謙讓弗自以爲德旦暮親政勤勵靡
遑復於乾清坤寧南北二宮間爲退朝燕處之殿置古
聖訓於其中玩沉靜思名之曰省躬論以尚父所存丹書
之旨夏書所歌聲色宮室之戒曰汝其以是爲銘 [illegible]
高巍上書內一件欲弱藩王之權使下無背叛之
心上無誅伐之意經制一定而萬世無疑臣當借

漢爲喻

昔漢高祖提三尺劍起布衣摧強秦殲暴楚以定禍
亂惻秦孤弱而亡遂大封同姓荊王賈楚王交代王喜齊
王肥淮南濟北分王天下之半其漢高祖遠慮之策莫不
欲藩四夷而禦中國也豈想遺文景不治之痼疾哉故
賈誼治安策曰今天下方病大(脛之大幾如腰)於腰一指之大幾於股乎
居不可屈伸後雖有扁鵲不能爲矣故發痛哭流涕之
嘆其欲削移六國之意不言可知矣賴文帝寬厚長者
含忍容之是以吳王不朝賜以几杖以折其強捍不臣
之心其弟厲王長謀廢反處蜀郡罰所當也不免有尺
布斗粟之謠以累文帝寬厚長者之德此往事可鑑也
其後景帝寬厚不知乃老又遇鼂錯恃才刻深徑削諸

侯遂挑六國之禍非文帝之命託將得人民心輔漢又過
趙涉遮說淆澠指示之方幾危劉氏之社稷則錯不能辭
其責矣昔我
太祖皇帝之起與漢高同而神武過之漢高馬上居帝位
者數年故不免中伏弩冒流矢危然後定我
太祖皇帝遭胡運之大更群雄並起龍飛淮甸芟刈群雄
東征西怨混一區宇中國既定惟有四夷命將征討高居
九重神謀聖算所向克海內之國三皇五帝不能臣服者
皆來　暇莫不納貢而效職焉比之漢高誠以為過
正所謂我武惟揚于湯有光者也雖因天與人歸實賴我
太祖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
太行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則百斯男無不穆々皇皇
實君實王者矣故使之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
諸侯上法三代之公下孤秦々之陋於是体三代之封建分
茅胙土先封形勢之地陝百二山河昔有人言一人當關万
人莫開其人捍勇西隣土番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
西表東山河地產良馬居秉之秉在焉其人剛壯所謂
山西將者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其燕國雖無名山

大川之限其南冀州其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等府所
謂桑土之野地里坦平肥沃其供賦之饒不待言而可知其北
雖曰沙漠寒涼不毛之地廣畜羊馬其土地之人不耕不
蠶皮衣肉食鞍馬是務遼金殘元藉之而各與一代之業
故以燕府王之其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諸葛
據之而虎視吳魏者也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兖寧
遼谷代慶肅星羅棊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過當然
太祖皇帝之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併四夷也今各處親
王故多驕逸不法違犯
朝制者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々之恩此我
皇上之所難處也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要於衆建諸侯
而少其力々少則易使以義小國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
之使臂々之使指莫不率從真裁制諸侯之良策也當今
之勢以臣愚見莫所見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下推恩
之令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於齊兖吳楚潭湘齊兖
吳楚潭湘對分於秦晉燕蜀其餘寧遼谷代慶肅等府
比類而分王之少其地而小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
弱矣臣又頓

皇上待遇親王薄其貢而厚其恩當盡親々之禮如歲
時伏臘外國所供稀罕之物并京製嘉殺美味命使
臣頒送之就問起居安否何如其賢如漢之河間獻王
與東平王蒼者下明詔褒賞之其驕逸不如法漢之
淮南齊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
會親王告
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臣嘗以爲人君
之有天下亦如人之有一身也天下之患有內外一身之疾
有腹膚四夷之患人身之疥癬之骨肉之患人身腹心之
疾也疥癬之疾有時而搔養吾体命良醫而脩藥一掃之
而平復矣腹心之疾非智識膏肓者不能也昔賈誼見漢
諸侯強盛故以脛腰脂股爲喻今臣以一身百体爲譬今
我
皇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謂具衆理而宰萬物百体之從命者
也各處親王五臓耳目口鼻手足也五臓酸甜嗜欲不同手
首安逸亦異如目好色而耳好音鼻好臭而口好甘其心
天君總其百体之好則失主宰之道不隨則撓亂吾心邑
故醫書云智者能調五臓々々既和不惟無腹心之疾而疥
癬之疾亦不復生矣噫五臓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百事遂
里諺云家不和而隣里欺臣亦謂國不和而四夷窺此一
理也蓋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脩身齊家爲先是以
堯之文思安々允恭克讓者亦必先親九族々々既睦平
章百姓文王之小心翼々亦必先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
家邦則孔子所謂身修而家齊々々而國治々々而天下平
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親々而仁民々々而愛物此古今
聖王治天下之軌範也伏望　皇上鑒察焉
貴州都司軍士臣高巍係山西遼州人原係洪武十五
年頒入太學生員蒙本州王欽奉
詔書內一欵以山林岩穴懷才抱德之士保舉到京於建文元
年九月十二日蒙部引奏爲臣不曾在役欽依發還本所
令臣有孫高二應役不缺臣雖不爲國用聞知某軍作亂
人々得而討之臣委身敵愾之心不能自已謹奏爲領使
協燕事臣聞成周之特管管蔡監殷以叛周成王命周公往
討之以周公聖人之全才率武王伐紂之大衆取三叔所監之
小國如反掌也而周公緩攻徐戰者非兵不利而戰不勝聖人
之心以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獨人父母傷

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灾不至於不得已不用也故必待三年之
役而殲絶之其初豈不欲三叔武庚自悔過而投降耶觀於
東山破斧之詩可見今某國謀爲不軌
皇上命大將率大衆而往討之其亂耶一隅之小國固易破
也今我　皇上若恐傷生灵損折軍將况彼之軍民即
皇上之軍民以　皇上天地好生之仁豈忍赤子肝膽塗地
乎臣　願奉明　詔或咫尺之書臣當披露忠膽大陳義禮之詞
對彼明以天命曉以禍福明親親有和解之義無讐殺之
理使各罷兵而復守分土從則著我皇上英武之威德不
從當盡臣子之節義　蓋自古用兵交使在其間昔酈食
其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魯仲連脩咫尺之書燕之
軍將見者無不涕泣臣雖無二子通變之口才頗有二子破
燕下齊之素志惟在我之疑况三十萬衆異姓之士寧
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手蓋軍將屢戰則疲疲則離
離則　大王其熟思之以臣之計臣躬奉
聖天子之旨念及大王以爲帝室最近之親何至如此未嘗
不洒泣流涕今大王若信臣言以臣爲貢陷述情由上表謝罪
按甲休兵以待事報　朝廷必寬宥　大王擅興兵甲軍

民將士脅從之罪　用修親好則天意順人心和
太祖皇帝在天之灵亦安安矣如其不驗臣　願烹鼎鑊甘
無戚色不然　大王執迷不回捨千乘之尊指一國之
富輕謀淺慮爰及干戈走風塵冒霜露恃區區之小勝忘
親親之大義以寡敵衆以弱敵強而爲此僥倖不可成之
悖事臣又不知其孰優而孰劣也况　太祖皇帝大表未
終毒興師旅恐與伯夷叔齊太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
有徑庭矣雖　殿下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民臣未以
殿下不無以簒奪之議幸而兵勝得成因中大王之計
世公論之　以
大王爲何如哉倘有蹉跌取譏万世於是時也追復忽
臣之言可得乎伏願大王再思審處焉
魏又爲假周公說援引詩書反復幾千言未云即避位
居東若使大王始知謀逆者擒其逆賊或械送京師或戮
而奏聞若聞疑謗之言或解其護衛甲兵或質其所愛子
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　離間之口如此　大王安得
不與周比隆哉　大王慮不及此遂移撤遠邇大興甲兵
侵襲疆宇所以任事者得藉其口以爲　殿下假誅左班

文臣實欲效漢之吳王唱七國以誅晁錯爲名也臣獨以
爲不然　殿下欲伸伊尹之志行周公之道也雖然豈不
聞孟子有云家必自毀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
臣過過慮一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釁募率衆万
方突起而横擊之萬一有失　大王獲罪於　先帝不能
辭其責矣今大　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莫定
擒將勇士易若建瓴雖古之用兵若孫武者豈能過哉但
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蕞尓一隅之地較
之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其用兵之計又可知矣且百戰
百勝兵家不以爲奇老子又云嘉兵者不祥今計　大
王之將士來戰西伐馬無停足殆亦疲矣况　朝廷驅天
下無限之師　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　大王得心之
士大約不過三十萬衆　大王與我　聖天子義則君臣
親則骨肉尚生離間　大王如拾芥正所謂徒能料事而
不能料人臣寄跡岩穴不忍坐視兵連禍結所以挺身自拔
願效一策盖以爲一二之愆而顛覆者萬億之生靈露宿風眠
披堅執鋭嗟咨滿野肝腦塗地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毒人之父
母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灾是豈仁智者之爲哉臣以爲動
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
之親愈厚乃天下萬萬世之幸也臣恭所以得奉　聖天子
明詔冒死度外来見　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污地者稱臣宿
許　太祖皇帝生當殞首死當結草之願豈有要求於
其間哉且老子云天下神器也不可智力求之秦以智力求不能
以二世守魏以智力求不能以三世守若我　太祖皇帝乘胡
元亂極思治之機提一旅於鳳陽揮三尺於馬上兵不血刃
席卷長驅群雄斂跡奄有華夏是豈智力之所能實應乎
而天順乎人也是以既即宝位立綱陳紀奠安華夷分茅胙
土封建子孫欲其藩屏王室而外禦戎夷其神謀聖策爲
天下子孫萬萬年之慮也以大王之賢智躬承　先帝聖
訓不爲不熟矣夫何以一朝之忿遂以骨肉之親翻爲仇
敵其爲先帝之累爲何如哉嗟夫昔周公聞流言之謗
皇上用與不用听與不听耳

上藩王書　疑是元年秋冬間

國朝奠士臣高巍嘗聞世之所謂丈夫者盖以其能爲國家
排難解紛上足以安宗社下可以福黎庶而無一毫徼利
干譽之私爾臣樗櫟朽材年甫桑榆遨遊山野經史自娛

內有飽煖之樂外無穡稿之虞感荷 皇朝之賜厚且深
矣臣雖無丈夫之才頗有丈夫之志素慕仲逮子房之爲人
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而不朽也近因天下不幸我 太祖
高皇帝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蓋欲使聖子神孫本
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百世爲諸侯上法三代之公下洗漢
唐之陋 祖訓一定萬世永賴我 聖明天子欽遵遺詔
嗣登寶位龍飛之初誕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
戴矣曾夢兆寔不顧立於朝而忠於其事朝野皆曰內有
聖明君主外有骨肉藩翰二帝三王之治咫尺可待此萬世
磐石之固也吁不意匆聞大王與 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
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今在朝諸臣文者尊之以智武者
尊之以勇皆謂執言仗義以順討逆焉有不勝取者乎如反
掌㸔今 殿下論親親最賢最長即我朝之周公也當存周
公太公至正之心毋惑他人流言之謗亦如周公安重自修使無
一毫驕吝之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內輔 朝廷外屏四夷
則周公制作之功不得專美矣推其我朝基業同周室 太祖
皇帝紀德文同王 大行皇后慈惠同后妃今 殿下才美同
周公輔我 皇上守成遂成康故以周家始終之說言之巍

白髮書生蜉蝣微命生死不惧者但久蒙
太祖皇帝教養無所補報況昔朝廷勉勵風俗於洪武十七
年已行旌表愚臣孝行之門臣竊自負既爲家之孝子
不可不爲國之忠臣死忠死孝臣素願也故敢披露忠膽大
陳義之辭惟願 皇上與殿下各棄流謗之言和好親、、
如故罷兵息民臣之忠義既盡如果賜死於九泉之下得
見
太祖皇帝在天之靈問臣所以臣亦有以藉口矣麾下從
從軍秀才高巍謹上書征長篇五十四韻伏冀電覽
皇帝建文初一年管霍蔡叔共流言不忌
太祖艱難日遂入鴟鴞惡鳥篇
皇帝虛以問群賢遺家多難豈自天群臣叩首御街前選將
練兵去甲胄三軍宿將無可舉取人無過親賢衆一、、重
瞳親鑑別文武全才居上列通天犀帶就賜將腰之拜受辭金
闕即日推輪送江滸奉命北征三叩首奇謀勝算蘊胸
中奏捷飛書待日數 (云以後爲無所云附棄不録)
皇上嗣位之初即日明詔行寬政赦有罪竊逋祖靳萬
計去歡之妨氏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絮帛氏蜀

予者官爲之贖免田之租税幾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
苦賞廉平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
囚視往歲減三之二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
有詔若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
治庶獄令頗
宗廟神靈斷獄煩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制爲御史糾貪
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爲職省御史員定爲二十八人
務爲忠厚以臣治平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已巳以都
察院舊署在太平之北於
朝謁爲難命即詹事府爲御史府賜宴于新治復命
文武大臣皆賴以寵綏之（方希直奉勅為記）
皇上嗣登天位念習俗之陋貪詐者之多以爲昔者治之
以法而犯者滋衆豈有教化有未至歟乃翻通租赦死刑
選擢良吏以治海內除民之所患苦而與之以所歡而未及
期年万姓協和四方王変士君子以行道輔時為榮而不貪
祿位百執事庶人以謹行保身爲常而耻言貨財上而朝廷
下而窮邦小邑皆思洗擢聀毎以自歸於善可謂盛矣上
猶以爲未也親擇臣二十有四人爲採訪使以觀風
謠燭幽隱利民之事得以便宜行由是天下忻然謂太
平可立致使者之出莫不自奮勵各思建明圖尽以求
稱任使之意及既事還朝皁皁以政事聞者蓋居其半
給事華亭徐君思勉有聞之最者也　天子以爲可用
會大同有警復俾持詔往撫慰民兵思勉精敏勁正所奏
舉切皆時事其能愈彰適山東按察司以鈌官告即擢
按察司僉事（方希直送徐思勉序文）

庚辰科會試録序

天地之氣有盛衰而生財隨之氣之盛也敦大忠厚
之人多而天下治氣之衰也險薄恌訐之徒衆而危亂
作聖人中兩間而立所以輔相天地者豈有他哉凡以
合護是氣使之充盈而不至於消靡以病乎生才也自唐
虞以来賢才衆多之世未有不由人主作興以成之
者人主豈能強人以爲才也哉能勿傷是而已爾
大明啓運我
太祖高皇帝以惟才神畧戡定萬方
孝慶皇帝以至德深恩煦植邦本所以輔相
極其盛矣今

皇帝即大位篤紹前烈一以仁義爲治
朝廷之上和厚博文之士相繼而出天地之氣混淪會合
賢才之衆其在在茲時乎建文二年春天下之士貢於鄉
者咸就試於禮部盖幾及千人
上慎重選掄之任俾倫等司其出取恭率諸儒不敢懈
以二月九日至二十有五日畢得士若干人可謂盛哉
然才之生也資乎天地而其成也復能佐佑人主以贊
天地之功使天地之氣和非持賢才輩出而五穀登
群生遂嘉祥畢集海宇晏寧靡有一物失其所者
上方日新聖德以圖至治多士爲時而出輔庶政而求
鴻業使斯氏重見二帝三王之盛豈非天下之所
深重望於將來者乎嘉議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
學士具川董倫序

皇上嗣寶曆之三年大比天下士與魁俊乂之材受鄉薦而
會試春闈者幾千人禮部尚書陳公迪右侍郎黃
公觀同貢舉前期以考試官爲請特命禮部侍郎
兼翰林學士董公倫太常右少卿高遜志典文衡以總
其事同預較藝者右拾遺朱逢吉脫修史官吳勤葉
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彝監試御史王度俞吉吉以
二月八日入院越十七日而畢晨興夜寐殫力竭慮
而披閱之文理粹而華實兼者　選擇而不遺
詞義平而旨趣異者亦黜落而靡賃參互考釋僉
議克諧而始揭名焉嗚呼古昔盛特獻鄉書而登天
府之名偕計吏而奉春常之籍盖濟濟多士而幸遇
其會卒成其業克遂其志者幾何人哉矧今
聖明御宇文軌混同而貢舉著于甲令三十有餘年矣魁
公鉅卿胥此焉出而奇勳偉績書光簡冊以彰
一代之盛者固無以加矣士君子風承響接趾美于前不
啻倍蓰焉將見以其所學施諸有政而有司之事
卿大夫之職輔相之業皆其夙習而素講者豈將見
諸空言而已知
先朝以來登巍科取上第者其氏名之所紀載具存而
弗泯况當
皇上飛龍之初建文之始而泰運方開者乎昔賢有云士
非科目不能以自達夫既達矣所以致
君堯舜而康濟斯民者可不勉諸建文二年歲在庚辰春

二月望後十日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高遜志謹序
聖天子稽古圖治加惠九族念親王勸講輔德之官未備無
以成藩屏之才也乃二年春三月詔增立賓輔一人佐講讀友
書各一人進對皆稱名而不臣坐論道德用　既之儀甫定
適慶王奏薦名士之人請補府僚之缺於是天子以王所舉
爲必可任也俱授以官而楊李朱君仲湯爲伴讀將李君
孝寧特爲中書舍人諸士大夫奉詩以餞之惟昔
太祖高皇帝以雄才神畧勘定萬方懲前代宗室寡約之
弊衆建支庶羅列海內宮室服用下天子一等朝之大
臣雖三公大將軍皆趍拜殿廷以至親處權寵之隆古
莫與倫何其盛哉然而諸藩德業可擬古之賢王者雖
間有之而未之多見豈非處尊崇之極而驕泰易滋
左右之臣位下勢卑不能矯其失故耶天子慨然爲深
長之思增立輔臣重其職任俾咸知尊賢取友以成令德
其爲宗室論可謂遠矣朱君首膺是選其可不知所自
重乎　方希直送朱仲湯序

贈司馬相公忠孝兩全序　高巍　遼州人

士之處世有二道焉出與處也處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
天下若伊尹傅說之於殷太公召公之於周此固聖人之偶後
世罕及下至漢唐晉宋亦未嘗無其人也若漢之蕭曹諸
葛唐之姚(房)杜姚宋晉之羊祜王謝宋之呂蒙正寇萊公司
馬公韓魏公殊勲異政名載竹帛班、、可考傳曰何代
不生賢何賢不濟用至我
聖朝肇興之初設庠序立國監以育英才經今三十餘
年矣其濟、、多士固過越於前代矣其文章政事可與
前賢齊驅並駕而爭衡者愚不知其他所知者惟我欽
公一人而已何以知之其幼處鄉校也聰敏邁倫長同由貢
監也英華振發先事
太祖皇帝也試以盤根錯節而驗其能今事
皇上也任以山東參政以宣其化不意於建文二年秋某
人誤爲不軌
上命征虜大將軍曹國公帥師百萬而往伐焉三路供
給粮餉山東中州山西蓋德州爲山東屬郡水陸四通
五達之路而大軍聚集焉以待其進取孫子曰興師十萬
日費千金況百万乎鈇鉞之任漕運也水陸並進飛芻挽
粟露集山積其未嘗乏用元戎國公亦嘗賞勞焉不意大

軍進取失利漫散南行而德州並無守禦官軍人民迯命散走四野一空鉄相與巍並　怏怏南行路經臨邑特序端陽誓酒同盟起集民丁協同都司固守濟南至於其言不意某人於五月十六日率衆冦城詭詐百端誘説軍民開門出見鉄相遂使軍民撤駡賊冦彼知忠堅不下長圍四守內外不通百計攻打晝夜不息攻之愈急守之愈固若非濟南戰守而剉其鋒某人乗鬪竹之勢目中已無江淮矣今原濟南之功比之廣昌東昌如摧枯振落者真若急流中之砥柱也攻圍三月彼既智窮力尽師老將歸援兵方至遁走圍解

皇上明見之遠捷音方至遂命翰林檢討陜　賫銀段以酬其功績吏部主事曾　送誥命以光其世封三代其榮極矣昔范文正公得厚禄欲以養親親不在矣爲恨今我司馬公父母俱全而同享爵禄曾祖亦追封其官其孝可謂無間於幽明矣夫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今於鉄相可驗其實矣原其出處之分明忠孝之兩全古今名士亦必及矣巍忝爲孝子之名今得升斗禄双親已沒興言及此不覺心手酸軟閣筆廢書不能不戚戚於懷也及司馬公赴京謝恩也

皇上賜御宴送下陳誅行言聽膏澤下於軍民不必矣朝廷公論原其堅守之功既陞本司布政位不滿其才德復授以大司馬之職佐征虜大將軍歷城侯以揔天下之兵而進取焉其相機决勝雖在於主將與參副而運籌策中軍政粮食實藉司馬之一人須待平燕之罪自有史官大手筆圖麟閣垂竹帛流芳千載耿耿不磨者由其忠孝存於心窮達不異志故得聲聞滿天下香名傳後世也其殊勲異政委身致命不避艱險以社稷爲憂者豈巍拙筆所能發揮哉但巍始與司馬同一監中與司爲同者征知其始終出處之云爾誠恐後日史官聞其名而遺其實故特贈此姑俻戰守進取之實録耳

退蔽来喜宴樂水心亭賦

皇上嗣寶位屢下詔以求賢或舉於邊儌之軍伍或舉下僚之掾員逸民側陋草澤魚塩思武職於鉅鹿之下夢文官於版築之邊側席求諫止輦聽言於是本州之太守克舉於於林泉禮請送於京師赴天官之選銓值某人

之不舉命將帥之征焉憑坐井之管見持獻策於君廷
蒙聖恩之寵還參贊軍務於元戎之前期子房志養仲連
修書咫尺欲屈強燕志抑鬱而不伸攬歸轡而南還至
濟南日之被圍思張巡守城之中堅幸遇知己之鐵相薦
乎於受制論守城之官言聽計從濟險涉艱相逢莫革濟
々雲聯若徐將軍之赴々威統兵之桓々僉憲高公之糾
慢參軍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儲給王太守之
從摧吾道王府校之論議斯文王肯播之勉稱衆資群策
屈力併全焚燒賊衆之樓櫓擒獲巨寇之尤奸是日也天
地盡晦劍戟聲寒湖水為赤原野為丹彼既智窮而力
盡我固守不動如山來夜遁去棄甲奔還聞風声而鶴
唳已破膽而摧奸倫勝事報四方孚齒之國共提音奏九
重仁聖之■

鐵參政贈詩蒙索賡和　高巍

群書暨覽見階何錯節盤根利器磨久隱遯西思傳說
箏開尚志恭鄉軻為臣盡也全名節處支知音取瑟歌咫
尺凌煙題姓字歸田舊計且蹉跎

勉賡前韻

供輸粮餉若蕭何竹帛公忠事磨轟藝投戈明卓茂輕謀
淺慮哭荊軻傾心頂水催舟揖側耳臨風聽凱歌方相從來
禍祿大共我保我莫蹉跎

又贈

山林隱逸一儒生上策平諧自失驚董貢同心陳治道蘇張
異路哭縱橫歸期草野名高影隱豈望
朝廷作六卿管察監敎同日叛周公狼跋亦東征

又賡前後韵

粮儲對餉若蕭何耿々香名永不磨竭力勞心常會計
從流順陸併舟軻琵琶不解青衫濕玳瑁安思白雪歌異日
功勞垂竹帛三傑同載世無多

又

韜光晦跡號狂生頓慨囊中衆哭驚自薦平原班復立要
盟楚主劍頭橫常羞秦帝辛垣衍且喜和番蘇子卿承稟
元戎如不許披堅執銳亦能征

又

憂民為國老儒生進退存亡久慣驚十載芳名林下隱五
陵和氣劍頭橫昔年有表憑胡虜今日陳情動國卿三寸

筆如安國劍燕人來格又何征

從軍吟

百萬貔貅過太行軍容征肅陣堂、、亡群走獸無藏藪
失木飛禽近上蒼白刃林磨山推響紅旗風動日增光將軍
駐馬鞭麾指信宿擒會晉陽

班師迴過倒馬關

鐵騎千群過雁門旌旗、、彩雲屯官毛逆見皆驚喜
燕寇聞知來聽魂爍爛銀盔明雪月青紅綉襖浥烟塵將
軍不迷追窮寇勝算降燕在暮春

皇帝始即祚布德施仁大宥萬方恩聲義聞震于四表
幽夏之間群黎胥慶於是天啓厥祥地效其珍乃元年使
者還自西方爰得青玉於雪山廣袤踰二尺拨其初得
徵兆異常質理粟温世所希見來献天府先是 上在儲
宮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及是宜獲玉宸衷感
咨永貽靈二年見月十一日 上將郊祀來輿出宿齋
宮其夕復若有覩與前夢協驚寤欣喜遂命玉人
工琢爲大璽方尺六寸九分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
方精一執中宇宙有昌其歲十二月工以成奏名曰凝明

神寶三年正月元旦告于天地祖宗爲文以示遐邇

方帝直擬令
神宝頒序

大明燕王令旨諭在京軍民人等知道予昔時守國藩以
左班奸臣竊弄威福骨肉被其殘害起兵誅之蓋以扶持
祖宗社稷安親藩也於六月十六日撫定京城奸臣之有罪者
予不敢赦無罪者予不敢殺惟頃乎自綁縛封掠財
物禍及無辜非予本意今後凡有首惡有名者听人
擒拏餘無者不許擅自綁縛惟恐有傷治道諭爾衆
庶咸使聞知

計開左班文職奸臣

太常寺卿黃子澄　兵部尚書齊泰
禮部尚書陳迪　左副都御史練安
翰林院侍講方孝孺　禮部右侍郎黃觀
大理寺丞鄒公瑾　大理少卿胡閏
戶部侍郎郭任　盧迥
刑部尚書侯泰　侍郎暴昭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　工部尚書鄭賜
吏部尚書張紞　侍郎毛泰

御史董庸　　曾鳳韶　王度
高翔　　魏公勉
宗人府經歷宋徵　　巨敬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三日
黃子澄字　江西袁州府分宜人洪武十八年會試第
一少年有文來伴讀
東宮建文時為太常寺卿建議削侯王之權大見信用
已而坐赤族妾入浣衣局生子名衆家兒鄭氏養爲
子冒姓鄭今尚存生女四見在南京西京
子澄嘗題寒江把釣圖詩曰風攪蘆花雪作團扁舟一
葉信盤桓荣身不用千鍾粟度日長消一釣竿欸乃數声
天地窄遨遊萬頃水雲寬絲綸在下三千丈欲得鼇頭
與世看
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筝官於
右順門裏口奏有奸悪齊太的姐并两個外甥媳婦又
有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一夜二十條漢子看
守着年小的都懷身節除夜生了个小龜子又有三
歲小的女兒奉

欽依由他不的長到大便是個淫賤材兒又奏當初黃
子澄妻生一個小廝如今十歲也又有史家有鐵信家
小妮子奉
欽依都由他欽此
齊泰字　應天府溧水縣人兵部尚書比兵起泰主征
討之策命將出師多其籌畫兵至金川門谷王及李
景隆開門迎並泰出走過廣州州遇王原來後被執
凌遲而赤其族
泰宗族兄弟宗敬叔陽彥時來等俱充軍從弟敬宗
典刑
陳迪字景道寧國府宣城人世居麻姑山西　主曾祖
巨卿元江州路總管祖省賢父仲康撫州守禦千戶所
百戶迪幼倜儻有志操洪武初辟本府學訓導己未以
通經召試除翰林編修乙丑二月陞侍讀預修大典解進
書義辛未八月陞山東布政司左叅政捕埋蝗盜綽有
政声甲戌十月丁內艱起復辞弗允乙亥二月陞雲南左
布政使特普定曲靖烏撒烏蒙等處苗賊猖獗迪率土
兵擊破之獻俘于朝有白金綵幣之賜戊寅八月徵詣行在

陞禮部尚書授特進榮祿大夫庚辰水旱有旨集議迪以

刑獄未清乞

勅法司精擇公廉仁厚分詣府司州縣　將罪囚審實具

奏區處勿令久禁致傷和氣又言逃民家業盡喪又畏

公私逋負之迫失今不恤必致團結山林為非請所司願

歸者善加存恤否則所在附籍給與閑田耕種免其

差徭三年庶得民安盜息上皆從之辛巳二月加太子

少保辭歲俸不受聞北兵迫近與太常卿黃子澄吏部尚

書張紞兵部尚書齊泰戶部侍郎郭任刑部尚書侯泰

禮部侍郎黃觀翰林侍講方孝孺左副都御史練安子寧

大理少卿胡閏左拾遺戴得彝宗人經歷宋徵戶科給事中

韓永等奏請急設法防禦不然禍且不測

太宗皇帝既即位召迪等責問迪與子澄齊泰方孝孺

戴得彝韓永等不服皆被族誅迪既與二子鳳山丹山同

日死家人拾其遺骨歸葬于宣城計家橋圩埂上後宗姻

有憤其累已謫戍者掘其骨投河洪熙元年　詔釋宗

姻在戍者還鄉給復產業成化壬寅郡人設迪神主於鄉

賢祠甲辰郡守　復於迪故居址立祠並立石墓門

寧國人舊傳是日既縛父子六人於柱將刑鳳山等叫

曰父親你累我每迪曰我兒不要說這話迪罵不絕口遂

割鳳山等舌鼻耳小大炒熟納迪口中使食之遂俱凌

遲碎骨有老奴拾遺骸負歸宣城

葬外家計家橋

練安字子寧江西臨江府新淦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及第歷

翰林修撰遷吏部侍郎左副都御史嘗上書論曹魏已而

靖難之師渡淮靖江王府直史蕭用道與衡府紀善周是

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

事者怒盛氣以詬兩人安言國事至此尚不容言者乎顧

所論吾過有即改無則加勉詬者愧而止三十五年六月內

坐族誅

始以直言讜論對策于大廷繼以柔嘉忠厚揭翹於法從時

中外之士以文學行義稱之迄皇上嗣位升之銓曹而屬之

進賢退不肖之任　王佇譜上子寧書

正月二十四日該校尉劉通等齎帖一將禮科引犯人張鳥

仔等男婦六名為奸惡事又引犯人鄧文壽等男婦一百

五十一名為奸惡事

原缺

欽依是連這幾日觧到的多是𩛆家的親前日那一起逺
有不平氣的在城外不肯進来嗔怪催他又打那長觧鋪衣
衛把這廝每都拿去同刑科審近親的揀出来便奏是了
遠親的只發去四散充軍若那遠親不肯把近親的説出
来都奏是了

二月又觧到鄭公罪等男婦四百四十八名口

方孝孺字希直台州寧海人父克勤字去矜從董彛學
易元末不仕洪武二十年辟邑庠師人称愚菴先生已而
以母老罷歸明年部使者薦詣京師授濟寧府知府四
年以誣被繫孝孺上書政府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不報竟
謫江浦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九年十二月
卒于京凡孝聞弟孝友 見希直所撰又行狀及宋濂所撰墓版文

方正學負精鋭之資修端潔之行考其學術皆非流俗
所可及其言功業則以伊周爲准語道德則以孔孟爲宗
會其道而不泥於一志乎大而不局於小實有志於聖賢
者也 王仲縉題志齋集序

正學先生早有盛名自童時鄉人即呼爲小韓子迄今
年既壯而德愈凝故其爲言益宏粹嘗著學箴九首 王仲縉題語

方希直性孝友爲文章雄邁醇深登宋公門者羡皆能
與之齒公特忠愛之雖親子姪弗及也 梁見太送希直序

正學方孝孺稟氣粹和秉志貞諒爰幼自沖邁修厥
學 既昌爲德益著由是大肆厥辭若披雲漢招回閣
有有利充丕皇猷式輔玄化丰洗委靡舊習以昭我
皇家文明之治厥惟旨哉 王仲縉述 方王詩

方希直從宋公學爲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不
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縉紳以來四方老成凡與
宋公交者無不推許之 蘇伯衡[illegible]

洪武丙辰予官禁林寧海方生希直以文爲贄一覽輒奇
之館寘左右與其講經歷三時乃去明年丁巳予蒙恩
謝事還道通陽生復執經来侍喜動于中凡理學淵源之
統人物絶續之紀 云云 其進修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僅
越四春秋而已奕發光著如斯使後四春秋則其所至又不知
爲何如以近代言之歐陽少師蘇長公輩姑置勿論自餘諸
子與之角逐文場不識孰爲後先也今爲此説人必疑余
之過情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爲知言而許生者非過也

希直年甫移冠聲音已播於縉紳間
國初大老如太史潛溪宋公教授長山胡公即以斯文任
焉屬述今德性凝定年益壯而業益成云云 甲戌之春
以蜀府名令至成都 賢王虛以待之 王漢緝送先生丞贊中王府序
天子即位首召入侍講翰林而名益著聞 仲播文集
則聞使召討必已獲膺大任敢有說以進於左右凡人有
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於高祖
能用其才者賈誼於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何則子
房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得以用
之而當時受其利故親如樊呂不可得而間信如陵勃不
可得而非任如蕭何不可得而奪此子房所以能自用其
才也賈誼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
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獲用其言此賈
誼所以不得自用其才也今
聖天子求賢用才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
執事之術遠方皐夔亦非子房賈誼可論直所謂
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特見吾

君不問則已問則執事必能盡言執事不言則已言則
吾 君必能盡用致斯世於唐虞雍熙之盛者在是矣
豈非天下之幸與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
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
也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
之則人從之也易難行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
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乎得時
措之宜也執事於此固不待於愚言也 贅然人情愛其人之
深而慮其患之至者必求其失於未患之先苟得其既失
而後救之是以愛之淺而慮之疎其得為忠乎天下知執
事之深愛執事之至如僕者固多矣竊謂忠於執事未
有過於僕者也伏惟少垂察焉 王叔英與正學書
文廟初即位欲詔天下問姚廣孝舉代草者曰必須方孝
孺召之數次不來以勢迫之不得已孝孺持斬衰而行凡
文廟即草詔之舉 大哭曰將何為辭
勅左右禁其哭授以筆即投之地曰有死而已詔不可草
文廟大怒以凌遲之刑刑之遂夷其族孝孺學宋景濂
其文章滂沛議論波瀾類東坡之才而忠義之氣凜然

不可化漁不及也天順日録○此一段未甚得其實姑存之

先生既應詔擢蜀府教授引道匡主獨秀於王葉中

尋用文薦侍講内閣一時倚重凡將相間所謂惟先生

之咨四方夷裔得一字寶於王璧脫路崎危皎皎大節

出入所難先生易之今猶薰灼耳目也噫先生之淑覆如

此天宜有以培植之而澌滅於無遺如此豈理也耶自

古有然又何云冥天順間同郡趙洪王孝文某序希直爲絶命詞云天

降亂離兮孰知其由三綱易位兮四維不脩骨肉相殘

兮至親爲仇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

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

今尹郭紳又嘗即先生故居所謂祠堂者而新之蓋洪熙

初先生之遺族得從寛法而爲之者也成化己亥同郡謝鐸書志書集序

遜志先生自號正學　蜀獻王所命洪武二十九年六

月間任將仕佐郎漢中府教授三十年九月尚在

漢中

今按南京錦衣衛鎮撫司監簿除前編鈇冢外所存籍

籍載正學宗族抄扎人口有八百四十七人

族叔文度文恭　海　敏　族姪　諒　經　良

族弟希廷　希崇　希用　希善

族姪孫起宗　起成　起莊　小哥　居安

淵勝

族　孝儉　等

許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後姓黄洪武二十四年殿

試第一建文特歷詞垣禮部右侍郎屬官制改建位爲

侍郎嘗草燕王書北京將至觀募民義於池

文廟既即位使使召觀京師渡江中流詒使者曰今至

京須盛服行見禮若不先習至期不能無失乃朝服南

向拜畢即自沈

觀建文末遷侍郎金華王仲縉有題黄侍郎舉徵

書舍詩曰決策當大廷題名獨先奪又云詞垣曁南

宮終歲知幾遷

奸惡官員姓名

方孝孺翰林侍講　齊泰兵尚　黄子澄太常寺卿

張紞吏尚　王鈍尚　陳迪禮尚

侯泰刑尚　鄭賜工右　練安副都御史

胡閏大理寺少卿　鄒公瑾大理丞　郭任尚

盧迥 户侍　綦昭 刑侍　毛泰 兵侍
黄魁 礼侍　黄福 工侍　戴得彝 左拾遺
宋徵 舍人經歷　翰求 户科給事中　葛誠
許觀 侍中　王叔英 修撰　周是修
盧振　顏瓌　陳繼之 户科給事中
君昌隆 前御史　張昺 北平布政　卓敬
鉄鉉 山東布政　巨敬 户部主事　謝昇
黄彥清　龔泰 户科給事中　董庸 御史
曾鳳韶　王慶　高翔
魏公冕 僉御史　毛大芳　陳彥回 徽州知府
鄭恕 荊縣知縣　宋忠 指揮　姚善 蘇州知府
胡子昭 山東僉事　周濟　葉惠仲
高不危　廖鏞 都督　徐受暉 魏國公
鄒公瑾字　蜀重慶　人 古渝
仕大理寺丞

歐鄉鄧公瑾氏以簪纓故家且少聞庭訓其志篤其才
敏自弱冠即知所當爭然而不安於小成歲甲戌予
胥會於古渝與之論議落落可喜自是凡三會會
必握手劇談而知其所爭益以進 王仲錯贈文
胡閎　鄱陽人大理寺少卿郎時坐戮　本月二十五
日其男傳道亦典刑次男傳慶復俱戍邊衛妻汪氏
及二女俱配象奴
郭任字　鎮江丹徒在城人户部侍郎
男經年三十本年六月二十五日亦處決全山停廣西充
軍二女俱配象奴

侯泰字
　三十五年三月内到濟寧等處運粮五月内前去淮
安等處運粮本年六月二十一日赴京行至高郵與皂隸
上高人等印仔一同被拿本月二十六日送錦衣衛鎮撫
司七月初十日典刑
弟敬祖男玘俱七月十五日典刑其他子弟同充軍身故
妻曾氏年四十九永樂元年三月配象奴判三爲妻後
判三病故永樂三年六月以老疾發與男錦衣衛習
匠人候景兒隨住六年送浣衣局至九年三月景兒尚

在監聽决

暴昭　　刑部侍郎

陳維之字　福建莆田縣人壽里十五畠人庚辰科進
士户科給事中嘗以江南僧道多占腴田乃奏僧道人給
五畝以賦民從之北兵起愆之閒有建白因肆指斥京師平
與黄子澄齊泰巨敬韓永輩不服被族誅
父四秀年六十九發甘肅充軍本年十月二十四日行至開
封府病故母黄一姐年六十五發甘肅隨住本年十月二
十九日行至鄭州故
男徽仔四歲隨母饒氏給配後以永樂六年抄送鎮撫
司十月十六日在屯田所病故
妻饒氏即姚氏年四十二配象奴阿　爲妻
女進奴年十三歲配指揮袁江爲奴一歲永樂初故
　弟余翔等俱充軍
張紞字昭季號鶴菴西安府富平人父號月川文行知名紞
由經歷舉雲南布政司右參政陞左布政　使凡云南土地
貢賦法令條格祀神壇祠公署廨宇與夫上下典儀公用
程度悉紞裁定民夷心孚遠迩奠安洪武二十年三月入

觀考共考能爲天下第一深家　獎諭而還三十一歲召爲
吏部尚書癸未夏六月王師既入京城純經死于部之後堂

毛泰　吏部侍郎

董鏞　御史

曾部鳳　御史被誅

高翔　御史

丑歷字子仲年四十七惠州歸善縣人由明經儒士任
山東道御史其年七月內發賀縣千户所充軍永樂
七年十月發北京去訖

魏公冕　御史被誅夷

宋徵　宗人府經歷

巨敬　平涼人　户部主事

牛景先

永樂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教坊司官於　右順門口奏教錦
衣衛鎮撫司發下在逃官牛景先的次妻合無照舊刺了奉

欽依還照舊科遲欽此

卓敬

永樂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教坊司官於
奉天門題奏有奸惡婦女卓敬女楊奴牛景先次妻劉
氏合無照依前例奉
欽依是欽此

鐵鉉鄧州和豐鄉人由監生除禮科給事中革除年間陞
山東參政洪武三十五年八月初二日送司十月十七日典刑
時年三十七
十月初五日山東布政司經歷司送其家屬到京男
福安十二歲永樂三年發河池千户所充軍康康七歲
永樂元年在鞍轡局病故
妻楊氏三十五年十二月初五日取送教坊司元年閏
十一月初病故女王兒四歲送教坊司
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氏並海南安置六年故 以上並南京錦衣衛鎮撫司監部簿

山東參政鐵鉉初為五軍斷事奏對詳明
高廟喜之字曰鼎石凡法司有疑獄未決者必屬鉉而
成 文廟潛邸特有訴違法狀者召至屬法司問之數
日獄未成
高廟怒屬鉉鞫之片時而成以此益愛之未幾推山東參政
文廟兵至城不下圍之月餘亦不得時城有攻破者隨完之
以計詐開門降用板候其入下之幾中其計已而出戰
文廟被其窘甚知不能克乃棄去及過江登位用計擒至
正言不屈令其一顧終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
体至死罵名方已後思忠烈不可撓者惟鉉一人而已平
氏有愧焉 李少保文達公天順日錄

平氏名安一名保兒驍勇有謀戰時得勝庚辰四月
以都指揮從曹國公戰白溝河辛巳閏三月藁城統兵
十餘萬大敗北于小河壬午春督運兵十餘萬圍通州
又戰單家橋四月退至靈璧大戰為北兵所擒
上慰勞備至命掌北平都指揮使司事京城既平久之 上
嘗謂平保兒尚在耶安遂自縊死

茅大方年五十四揚州府太興縣在城人由儒士入官嘗寄
詩淮甸守將有云、、消息近如何
縱使火龍蟠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

不愧當年馬伏波
西風一度一悲歌　盖北兵初起爲山東鉄布政所拒
父尚未到淮　二十五年八月十七日與其男頂童道
壽俱典刑幼男文生永樂四年十二月亦處決頂童
男添孫充軍道受男婦生等俱在監續故妻張氏年
五十六發教坊司本年十二月病故教坊司右韶舞安
政等官於
奉天門奏有茅大方妻張氏年五十六歳病故奉
聖旨着錦衣衛分付上元縣擡去門外着狗喫了欽
此　胡子韶年四十一嘉定州榮縣榮州鄉人由儒士任山
東按察司僉事　先是庚辰年與同爲文官　本年八月十九日送鎮撫
司九月十一日處決
妻王氏年四十帶幼女住兒配千户喜孫爲奴
父復初年八十三充軍母郭氏八十一歳隨住
頭年七歳習匠六年五月故
徒年十四習匠永樂三年充軍九年三月問合收監聽決
見在
宋忠　指揮

男謙年十六任鎮男衛指揮使三十五年九月充軍
鄭恕年五十八台州府仙居縣二十六都人由訓導舉薦
縣知縣是年八月十七日典刑凌遲
妻彭氏年四十七歳并妾夏連女百家奴年年五歳俱送
浣衣局男瀌〻男褶　姪韞〻男甲湛俱發北京種田男
浞永樂七年三月內姪汲八年二月內各病在監故
咻彦回年四十七莆田縣惟新里人任徽州知府是年十
月十五日典刑
妻詹氏年五十二元年四月內就浣衣局取配蔚州千户
卜交生爲奴

姚善年四十三　安陸州人任蘇州知府是年六月
二十日送問七月初十日凌遲
妻宋氏年四十二歳配燕山中護指揮紀綱爲奴六年
八月改配旗守衛指揮張景爲奴男縂兒蘇州俱隨母
男節賀縣千户所充軍項兒永樂九年三月尚監候听決
原錯　無爲州巢縣人已故德慶侯廖權

男任散騎元年四月初十日鎮撫司奏送刑部伊弟銘鉞俱

充軍

父昇甘州充軍

母揚氏年四十五并銘女俱送浣衣局

堂兄烏撒衛指揮同知基本年十二月到京自首二十七日送

監明年四月內病故

葉惠仲年六十四歲台州臨海人曾以知縣充修史官

爲采民會試同考官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凌遲

息肯氏配永平衛千戶秦貴爲奴

周嚐　青州府諸城人

妻王氏年四十三男壬兒年七歲是年十二月隨母給配

隨住永樂九年三月內牧監聽決

謝昇

父

父旺年七十四歲男咬兒年二十俱本年十月初二日金齒衛

充軍　四女俱送浣衣局

妻韓氏三十九本年九月二十日取送洪國公丘福處給

營奸宿

高不危

是年七月十七日送到不危任所家屬男婦十三名弟

宣年二十七海南衛充軍

實十三歲發習匠永樂九年三月奉令監候听決

盧原質　浙江台州府海寧縣人洪武二十一年進

士第二人翰林編修太常寺少卿

景清　陝西寧州真寧縣人洪武二十七年進

士第二人

戴德彝　浙江寧波府奉化縣人洪武二十七年進

士第二人歷編修侍講監察御史改左拾遺

張昺　北平布政使

葛誠

盧振

徐輝祖中山王達之嫡長子洪武末襲魏國公歷任建文君

永樂五年八月朔日奉

聖旨比先徐輝祖與黄子澄齊泰盧振張昺葛誠等通同謀危社稷以後事發黄子澄等伏誅徐輝祖是中山王男乃因念中山王比先平定天下有大功於國家以此不曾罪他只着在閑今病故了中山王的功不可忘如今着他嫡長男景襲中山王原封魏國公的爵中山没後的禄米户部查了都還他欽此 出吏部號封司纂簿內 二十三日禮部引犯人程亨等男婦五名爲奸悪事合送該衙門

欽依是這張昺的親是錦衣衛拿去着火燒

周德以字是修行太和人是修初舉霍立縣訓導入見太祖高皇帝擢周府奉祀正見文初有告言王府過失事王府官屬皆下吏是修以常見得免改衛府紀善預修纂於翰林較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怨衆共擠排之是修屹不爲動

太宗文皇帝既渡江駐金川門宮中悉自焚明日留書其家别友入江中隆解大紳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六月十五日也又明日 太祖皇帝即大位數月御史言是修不須天命請加追戮 上曰彼食其禄自盡其心一無所所問 楊士奇所著是修傳 文廟過江時胡廣金幼孜黄淮胡儼解縉楊士奇是周修等俱在朝惟自修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遺像畢自爲賛繫於衣冠自縊於東廡下可謂從容就死者矣諸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其有愧於死者後縉爲誌士奇爲傳且謂其子曰當時我亦同死誰與你父作傳識者笑之諸公不死建文之難與唐之王珪魏徵無異後雖有功何足贖哉縉才獨高使遇唐太宗其所論諫豈下於徵若留於 仁宣時事業必有可觀者士奇輩遠不及也 李少傅大達公天順日錄

絶命詞今載
於村集後

王叔英字元采號靜學黃岩人少壬[illegible]不屈寫文[illegible]
通和洪武丁卯辟仙居訓導丁丑改德安府學及入修撰於
翰林嘗薦 楊士奇於 朝 士奇由此獲用壬午不病客
死廣德州葬 其死妻於井二女同死于井英叔之將死也沐
浴具衣冠作絶命詞序云生已久矣愧無補於當時死亦徒
然庶無愧於後世詞曰人生豈悟聞

慎勿稱希賢初叔英與同節林右方希直交善叔英
有文若干篇右序之未幾右先沒既而叔英死希直亦繼
死士奇欲纂集叔英亦求無完業

重脩王撰修墓記

去廣德城西五里許王修撰墓在焉修撰故台州人姓王氏名
叔英字原釆有氣節仕建文朝為文字官未幾
文皇帝南巡原釆募丁壯廣德遂自經而死死時嘗為自
贊曰主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固徒然庶無慚於來世又
自為詩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
過愆心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
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
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遠難寄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
筆慎勿称希賢隨有詔治奸黨其二女赴井死其妻繫獄
死人烏上其詩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乃置不問初原釆將死以書抵
祠山道士盛希年曰可葬我祠山之麓希年卒收葬之蓋原
釆同希年台州人故托以後事正統中少師楊公士奇為題其
墓曰故翰林修撰王公原釆之墓且為文以祭之曰嗚呼
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是持先生之心金石
其貞先生之志雪霜其明浩然歸全乘雲翩翩我懷先
生崇山長川祠山之藏既固且深遂致觴奠神其來歆蓋
原釆嘗薦楊公建文朝久後事定故及此原釆死無後墳
墓陵夷鞠為丘莽所可識別者僅有楊公之碑而已英初
為進士時常聞其事於其鄉諸縉紳及官廣德首以特羊
祭於其墓繼而訪諸故老得其遺事為詳云原釆入廣德
未幾車駕渡江郡人皆出走原釆募丁壯番上遇兵部尚
書齊泰來奔皆潰歸原釆以齊為敵令州人執之既至告以
故其夕原釆引決原釆死時年未四十蓋其見義之明救
身之勇處死不亂良由有所養非若一時忙迫失據計出無

原采有癸酉文三
篇見水東日記

所而自經於溝瀆者之比也因念其行義之篤且悲其無後
而爲修治其墓并述其事以告後人或議之曰原釆建文臣
子于不爲諱而表章之非罪耶英曰不然也自古忠臣義士
各爲其主原釆仕建文朝故忠於建文臣仕於太宗朝其忠於
太宗也必矣况两朝天下皆　太祖高皇帝所營經之天下
两朝臣子皆
太祖高皇帝所培植之人物也譬如天地分爲四時凡禽鳥
感時而鳴者雖有春秋之異要皆造化中物未可舍此而
取彼也議者謝曰子之言是也麗牲有石其鐫諸廣德州
知州蒲田周英記

揚士奇簡問廣德州官訪王静學葬所
翰林院修撰王叔英先生洪武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晚卒
於廣德州就葬於彼未知在寺中在觀中住但聞臨卒
時寓所下住姓潘師兄爲葬之近祠山上下今煩詢問其墓

顔瓌字伯瑋廬陵人
過沛縣悼顔伯瑋　　揚士奇
廬陵值夏顔伯瑋其先出唐魯公之後伯瑋爲沛令太宗
皇帝舉師靖難所過郡縣皆歸附伯瑋度不足不出時惟
一子在側預送之出走遂入衣冠南望拜自經其子不忍去
父復還父已死亦死之事具國史僕於伯瑋有故過沛悼之
平生金石見臨危就義從容子亦随千載河山遺縣在一
門忠孝史官知故鄉住近文丞相先德傳從魯太師欲酹
丘墳何處是離離芳草泪空垂
和楊少師韻
顔傷伯瑋知縣父子死節于沛　　劉球
父子捐生總蹈危瑰常與日光随縣南芳隴遺民識地下
丹心故老知雙節名家先世德四忠同郡後賢師古今載
筆皆公道共使清名百代垂

龔泰字淑安義烏人洪武丙子舉人爲户科　給事中
癸未六月王師入京城住金川門泰自城上投下死年三
十六　金華府志

高巍山西遼州人洪武十五年入太學十七年旌表孝子尋
除督府試左断事十八年八月初一日上表陳策欵懇河南
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
上嘉納之後因断不稱
旨當罪以議賢發貴州関鎖嶺千户所充軍仍許以丁代

原缺

建庶人初立上書陳情乞歸田里既而有
詔求買遼守王欽碎舉禮送赴銓會北兵犛献（東寧）居前欲以
朔藩王之權差參贊征虜大將軍曹國公李景隆軍務
修書詣北軍講解不聽仍歸景隆軍駐劄德州俄戰敗
與督餉參政鐵鉉在臨邑盟誓招兵協同守濟南又從
征晉陽馬門等處後聞京師已平縊死于驛金
詔曰朕聞帝王之道立愛惟親為子不祗不及於父朕
皇考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
皇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
高皇后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創業垂統傳之萬世朕
長兄懿文皇太子降生弗永厥子允炆幼冲嗣立昏愚
自恭顛覆舊章崇信奸邪戕害骨肉舉兵攻朕
必欲咸劉俾無噍類天下蕩然
社稷幾墜惟
祖宗積德之功　父皇　母后創業艱難不得已而應兵頼
天之佑內難廓清允炆罪惡貫盈闔宮自焚（此字）諸臣民同詞
勸進朕以

宗社為重勉徇輿情君臨大寶
長兄諸子允熥允熞仍錫王封不意允熥允熞弗知省躬
自生疑懟朕以
長兄至情不忍譴責免其庶人以保全之朕痛切于心
常存念慮　長兄未有承嗣其第四子允熙生十有
四年矣器資端重改封甌寧王世守
懿文皇太子之祀於戲協和之道睦族為先惇叙之仁親（睦）
祖為大（用）展同氣之情庶續親親之意布告天下咸
使聞知　永樂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永樂二十二年
十一月　御劄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
悉受顛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
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土
皇帝勑諭文武群臣
朕恭膺
天命復承
祖宗大統夙夜憂勤欲使天下群生咸得其所而況宗
室至親者哉爰念建庶人等自幼為前人所累拘
幽至今已五十餘年憫此遺孤特從寛貸用是厚

加賞賚遣人送至鳳陽居住月給廩餼以安其生仍
聽婚姻以續其後庶副眷念親親之意欽諭
天順元年十月貳十六日
上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華淹禁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一日
謂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
存心不過如此　上遂決即日白　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為不
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左右聞之皆愧服不能止乃
遣中官於鳳陽造房屋畢日　上召賢曰今可送去
勅軍衛有司供給柴米凡一應器用悉令完具聽其婚娶
自在出入給與閽者二十人婢妾十數人遣太監牛玉入禁諭
其意建庶人聞之且悲且喜不意
聖恩如此時庶人年五十六也吳庶人已沒尚有庶母姐奶老
婦五六人有年八十之上者庶人入禁時方二歲出見牛馬亦不
識　上召賢未可發上旨意賢謂此非細事宜諭文武百官
上曰然次日宣畢人人感歎以為真帝王美事既而又有淺見
者以利害之事阻之 天順目録
曹國李公年盛而志博質壯而氣和為　天子近戚重臣
而篤學下賢嗜好與韋布之士類名私第燕處之所曰春
風和氣堂因友人林君公輔屬筆於某〇公當太平無事
之時思前人之德念　國家之恩揭春風於堂上以寓目焉
儼乎若武靖王之在前而挹其聲容也穆乎若唐虞三代之
朝而聽仁人君子之謀議也孝以繼志忠以盡職孝益明道
益高自牧愈下將見為國之春贊雍熙之治於斯世也有
日矣寧止見於一堂而已哉夫生長顯美而不溺於富貴有
以識志節之奇不為耳目之玩而以仁者之事自勉有以
窺德業之盛余既追思武靖之德而喜見公之有成故願為
天下道之 方希直記
全國公嗣職思繼祖考之美　皇上乃書體尔　祖忠孝
不息八字以賜公既寶藏之而祇服不忘復手錄其副嚴奉
於居第之正堂出入瞻視恒若對越
天顏靡或懈怠 方希直御賜訓詞記
太宗靖難兵起南師曹國公李景隆為征虜大將軍帥師百
萬往伐前鋒將楊松等既敗於雄縣耿秉文等又敗於真定
十一月景隆引兵數十萬圍北平城再戰鄭村壩大敗明年四
月引兵號百萬遇戰白溝河三進三卻兵將優散南奔而德

州等處俱失守時山東參政鉄鉉募兵固守濟南閏二月
北兵解圍退襲滄州
上既渡江駐蹕　金川門　潭王及景隆開門迎納是年
九月初四日論功行賞封景隆奉天護運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增祿一千石通前四千石
子孫世世承襲賞銀四百兩綵段四十表裏鈔四千貫[illegible]
太祖皇帝實錄都總裁官其後閤門被監禁　景隆泗州盱眙
人　曹國長公主之孫曹國公文忠之子以洪武十九年四月襲爵
鄭賜字彥嘉建寧府甌寧人乙丑進士除監察御史
陞湖廣布政司右參議丁艱起復改北平布政司坐事
謫安東屯召為工部尚書
太宗登極轉刑部禮部後為侍郎趙羾誣問憂鬱成[illegible]
仁宗初贈太子少師謚文安
黃福字如錫平度州昌邑人由監生授項城主簿遷金吾
前衛知事陞龍江衛經歷上書論國大計洪武中超陞
工部右侍郎永樂初遷左侍郎尚書北京初建改北京刑
部尚書交趾既平置三司命掌布按三司印在交二十年
仁宗初召還會交人叛鎮守尚書陳洽奏乞還福于交

朝命福同將臣帥師以往及戰失利交不忍加害禮送北
歸拜戶部尚書居數日轉南京戶部正統初加少保仍兼尚
書守備南京任年正月卒成化三年五月內贈太保謚忠宣
楊士奇撰神道碑
太宗皇帝初臨御治齊黃離間之罪李景隆於上前并指
公為奸臣屬聲言臣罪應死但目為奸則非上知其正直不
問　神道碑
尹昌隆字彥謙太和人洪武三十年進士　禮闈第二人　除監察
御史壬午出為福州府福寧縣知縣清白公勤士民敬
服永樂中遷禮部主事呂時震為尚書屬官諂附
者卒得逞昌隆以罪去之卒擠之死　主事以下出翰林院奇所撰山東參政
陳士伶墓誌
茹瑺　衡山人　洪武中由監生
左遷通政甚稱　上意累遷兵部尚書
太子少保遷文中以尚書掌河南布政司事
太宗登極以奉　天征封功封奉　天翊運守正文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少保兼部尚書忠誠伯食祿一
千石

王鈍字仕魯河南太康人　洪武間自吏部郎中爲福建布
政司參議陞參政寛慎廉恤民懐其恵建文時遷戸部
尚書靖難兵至鈍走出城已而歸附
史本云走城外不死降布政着致仕子壓戸部侍
郎孫二
遇江南　有狀文
臨江號名郡佳麗傳自惜豈不產異人爲茲壯顏色云胡百
年間不見有遺跡館人聞我言掩袂長嘆息扣之至再三欲
語還踧踖爲言有奸臣不記名字憶道足練狀頭內臺司
風有狀文紀適遭陽九厄　飛簡論魏曹戮力事
討賊自狀　滂沾臆膠固不知幾祇領
順與逆　奇禍嬰六歲茲事有始末賤
子請掛一　神考早謝世太孫推正適毋妃閒平
家元勲戴帝室姻婭盡推豪健闘萬人敵隱然九門重
嬿隊一以閒讒言肆罔極　見斥君然尾不掉
大都勢偶國時有黃奉常輕佻故無匹伴讀　東宮
蹤跡叔文論事時造膝一旦削疾王勿惶何太急細
太暗大体國勞此馬隊漁陽動地來六軍盡股栗齊公爲司
馬折衝乃其職堂々正々旗誓師嚴紀律內相方夫子蚤學
富經術倚馬草檄文樞機資寮勿又有黃門陳自少稱英
特五亂給緇黃異端恨至骨餘者亦黨人我今半遺失當其
橫行時與立萬仞壁之死矢靡他門鑊甘如銮仰視三光明萬
古常昭晰俯視五岳尊坤維頼以立父毋俱不顧天常不可
易妻子豈不愛吾分當自適寄語謝諸親業緣皆宿積
慎毋我怨尤々々竟何益所貴賢士摸萬陵奚足恤後來奸
佞儒巧言自粉飾靦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簿書日埋
頭〻〻嘆昏色下聞毛髮竪空拳幾欲擊孤灯秋夜長四壁
重嘆欷〻〻不成寐此意誰能識
聖人順天命四海瞻堯日不胡守戇愚甘心取族戚不覩鮮與
胡衆時附鳳翼
恩寵日々加声名垂簡册
靖難録
大明神功聖德之碑在天壽山洪熙元年四月內御製
洪武三年
太祖封建諸子曰元季胡都地廣民衆且密邇北胡非有大
器量不足以鎮之封

皇考為燕王十三年就國〻〻兩奉　命征胡虜輸漢
百萬里外斬其名王以下不可數計所得部衆駝馬悉
歸朝廷自是功名日盛而讒下愈至會懿文太子薨樹
者言燕地有天子氣
高皇上賓建文君嗣位左右以望氣之言屢進削奪之計時
諸王多以罪削於是奸臣造誣飾詐言
皇考之過責過之書數下王府群臣惴懼
皇考諭之曰省已不愆奚恤外言哉凡四上章白發臣皆匿
不奏而布置其黨於北平三司維調八府兵圍王城護
衛群臣言事急矣寧當俛伏作扒子上肉乎
皇考曰此非上意奸臣所為耳衆曰朝有奸臣親王請誅之此
祖訓也柰何不率而坐受生縶既而圍城兵增三匝衆忿
欲出鬪　皇考不能止也遂開門赴鬪者咸奮死力一
以當百圍城兵稍却
皇考泣曰汝輩咸吾罪矣猶上章自白冀　朝廷開悟
也又為奸臣所格不達而京師數十萬兵奄薄城下於是
皇考誓天曰臣不敢負朝廷然奸臣之志不但在臣也臣不往
請誅之將壞及朝廷遂以護衛將士親王京師冀

陛下謝罪且面陳奸臣之罪請誅之既歸奉藩時朝
廷召四方兵皆至道途所遇倒戈迎降
皇考撫而散遣之而多願留侍衛不去既臨大江護江之師其
舟迎濟守城親王開門豫待
皇考慮驚衆與駐金川門遣人奉章具陳所以不得已來朝
之故奸臣蒼黃知罪不宥閉皇城門不内而脅建文君
自焚　皇考聞之大驚發衆馳救至已不及
皇考仰天慟哭曰臣之來也固將清君側之惡用寧邦家何
意竟蔽於奸回不寤遂備天子禮斂葬釋親王囚
執奸臣數其罪斬於市告謝
祖宗將北歸京師諸王及文武群臣合辭上請令國家無主
願留以主
宗社臣民
皇考固讓親賢衆曰今日稱長與德咸屬
殿下願早正大位懇辭弗獲乃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凡建文奸臣所削諸王封爵所變亂洪武

制度所廢黜洪武臣僚非其罪者咸復之中外
文武之臣無改大赦天下改明年爲永樂元年御文
詔曰昔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汎掃區宇東抵虞淵西
踰崐崘南跨南交北際瀚海仁風義声震盪六合
智爽暗昧咸光際明三十年間九有寧謐　晏駕
之日萬方嗟悼煌煌功業侔于湯武德澤廣布至
仁弥流姪允炆以幼冲之資嗣守大業秉心不孝改
更憲章戕害諸王放黜師保崇信奸回大興土木
天変於上而不畏地震於下而不懼災延承天而文
其過蝗飛蔽天而不脩德盜乃委政宦官淫泆
無度禍機四發將及于朕朕爲
高皇帝嫡子
祖有明訓朝無正官內有奸惡王得與師討之朕遵奉
條貫舉兵以清君側之惡蓋出於不得已也朕兵
不舉天下將有聲罪而攻之者姑文曾不反躬自
責肆行抵拒朕荷
天地祖宗之靈戰勝功克擒之于覇下殲之于白溝破之于
滄州潰之于藁城塵之于夾河輸之于靈壁六戰
而已國不失朕於是駐師畿甸索其奸回庶希周
公輔成王之業而不兗朕懷闔宮自焚以自絕于
宗社
天地所不庇鬼神所不容事不可以上朕乃整師入京秋毫
無犯諸大臣謂朕
太祖之嫡應
天顧天人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無主上章勸進朕拒
之再三爰乃俯徇輿情已於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
大體既成所有合行庶政並宜兼奉
一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爲紀其改明年爲永樂
元年
一建文以來
祖宗成法有更改者仍復舊制刑名一依大明律科斷
一奉
天征討將士數年以來從朕征討披堅執銳沐風沐雨忠
勇奮發屢戰屢勝翊輔武功勤勞多失簡在朕
心宜速論功陞賞以酬前勞

一自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昧爽以前官吏軍民
人等有犯除謀反大逆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
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蠱毒魘魅毒藥殺人及見
提奸惡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
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
者以其罪罪之

一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以後周齊湘代岷五府被誣陷
文武官員軍民人等連累致罪者官復原職已
故者文官優免其家差役武官子孫承襲民
充軍者復還原籍為民軍發邊遠者仍復原
衛為奴即放寧家入官田產照數給還

一逃年為事煎鹽買馬當站及因充遞運水夫屯
隸膳夫人數一體宥免各發寧家

一建文年間上書陳言有干犯之詞者悉皆勿論所
出一應榜文條例盡行除毀

一山林隱逸懷材抱德之士有司訪實以禮敦請赴京
量材擢用其有志尚閑隱願不出仕者具實來聞

一鰥寡孤獨有司依例存恤毋令失所民年七十以上
及篤廢殘疾者准令一丁侍養其有飢寒不能
自存者官為賑給

一山東北平河南府州縣人民有被兵不能種田並免
三年差稅不曾被兵者與直隸鳳陽淮安徐州
滁州揚州今年秋夏稅糧盡行蠲免其餘直隸府
州山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廣兩廣四川雲南蠲免一
半其有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以前拖欠一應錢
糧鹽鈔段匹木植蘆柴等項及軍民所養馬匹牛
羊等項倒死并欠孳牲者並免追賠其弓兵砍
辦蘆柴者優免二年

一河南山東北平河淮南北流移人民各還原籍復
業合用子粒牛具官為給付

一北方學校仍依舊制開設毋廢弛

一建文除授并陞調文武官員仍係見職不動軍官有
陞職者止終本身子孫仍襲前職

一各處新收勇士壯士盡數放還為民各安生業所
設衛分并軍民指揮盡數革去指揮千百戶衛
所鎮撫有係民間并舍人選用者亦罷官放還

一諸色人匠除輪當正辦外其一應撮公一匠俱各還
休次輪班
一各處見造軍器棊船隻一切不急之務尽皆停罷
今後有司非奉上司明文毋得一毫擅自科擾於民
一自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以前軍馬為事充及罷
閑者赦免軍役復其原職亡軍故者子孫承襲總
小旗革去充軍者各還原役
一北平衛分官旗軍人有因公差役或被拘執不得已
赴京皆免其罪
一各處守城官軍有係別衛調到並征進浸散軍士見
在他處者各還原衛所本處官司不許容難阻
當其奉差守城文武官員及內官人等詔書到
日俱各回京
一凡軍民人等婦女人口被官軍拘虜者官為贖還
一逃年逃軍并征進散漫軍士藏躲山林者詔書到
日為始限一箇月之内赴官首告免罪所在官司發回
原衛所着役
一拋荒田土除有人耕種納粮外其無佃種荒田所司

取勘明白除種粮免致拋荒損民
一所在城市鄉村凡有骸骨有司即為收斂埋瘞毋致
暴露
一天下各部司衛所官軍皆
太祖皇帝恩養者奸臣迫脅鬪遣拒戰衛冒矢石情有
可憫見在者俱還原衛所其有陣亡傷故失陷病
故者官則襲其子孫旗軍每名賞鈔五錠户無壯
丁補役遺下寡婦母子者所司善為存恤撫顧休
親願還者聽從其便有幼男給粮紀録出幼補役
一沿海軍民人等邇年以來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國
今後不許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於戲文帝入漢
尚質恭儉之風武王治周賴廣至仁之化布告天下
其体朕懷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
洪武三十五年八月　日
皇帝勅諭天下文武群臣軍民人等知道昔者元末昏君
懷其祖宗成法荒淫無度奸臣擅權塗炭生民群
雄並起瞻世無君麋爛昂沸

天命我
父皇高皇帝龍飛淮甸掃除禍亂救民水火之中措之衽
席之上立網陳紀政令維新官守其職民樂其生天
下太平三十餘年不幸
太祖賓天建文嗣位荒迷酒色不近忠臣作奇技淫巧以說
婦人歸為禽獸之行信任奸臣黃子澄齊泰等改更
祖宗法度當
太祖不豫不報各王不一日而殮七日即葬初崩之時將畏見
怒疏黃惟黃調水遍洒滿殿使穢氣觸忤　梓宮及至
發引伏劍在後謂人曰我伏此劍不畏強寇矯稱不
許各王會葬如此詭秘事比可疑居喪未及一月便
差內官往福建兩浙娶女子將後宮折毀掘地二丈
大興土木之工軍民不得聊生溺於佛教印經飾像
礼懺飯僧靡費鉅萬甚至改去𫝀主名號捨與道
姑為徒尼媼出入宮闈穢德醜露瀆亂人倫滅絕天
理又將
父皇母后御容盡行燒毀
上天怒其無道災于承天門災于乙字庫于錦衣衛飛蝗
蔽天餓殍盈路猶不改過愈加為惡起夫運報點
民為兵造作科徵天下陂害將歙成造炮銃雷火燒
其木植將欲練習水戰雷震其大將之舡將欲守城
雷雨震隕其城屢修屢隕百數十餘丈欽天監奏
天象大變占云國失山河以其奏本擲於地用腳
蹉踏怒罵
上天言我如此念佛好善天不護我到去護他如此逆天
又將呂太后之父呂本靈位與
太祖皇帝同祀於西宮判斛褻瀆如此悖祖殘害一家骨
肉首謫周王於烟瘴穴墻通食體無完衣妻子凍
餓又生一子不與乳母至以寶鈔買一乳羊乳之困
苦萬狀可勝言不旋踵又罪代王出其宮人悉配於軍
湘王無罪逼令闔宮焚死齊王岷王皆無辜降為庶
人絕親親之意棄綱常之理我被他謀害到至極處
無故調兵圍我宮城殺我父子到此之時哀號哭痛
叩天呼地無所控訴圖全性命遂不獲已欽承
祖訓興兵誅討在朝奸惡為　報仇保全骨肉扶持
宗社四年之間往來中原逹回再四不肯長驅觀兵濟南

叛旅河北朕之本心惟欲使之悔悟於是焚香告
天盡誠具奏屢遣使者悲忱求息兵反以詔書辱罵斷結
不許容勅其總兵者獲我父子必誅戮勿令赴京必
欲進兵不顧軍士暴露寒暑百姓輸勞困無辜之
人死者無虞朕深痛切于心嚴約三軍殺一人賴
天地
祖宗鑒佑屢戰屢勝諭誰渡江若履平地入京之時秋毫
無犯逮文爲閹豎逼脅閉宮自焚其奸臣黄子澄齊
太等已凌遲處死軍民人等皆無侵擾我今主宰天
下謹遵
父皇太祖高皇帝成法纖毫不敢改違今後尒天下文武
官員軍民人等共守
太祖高皇帝成法爲官者保守祿位軍民士庶百工技藝
安分樂生若不守
太祖高皇帝成法是尒等自取其禍但有違法必難輕饒
省諭之後休我言語永爲遵守共享太平之福故勅
洪武三十五年八月　日
詔曰仁義之推施由親始帝王之治睦族爲先歷觀往古
克致太平未有不由茲道也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
天明命奄有萬方隆厚親親及於異姓寰宇同風咸被孝
友仍遵封建諸王藩屏帝室與國咸休允炆不孝不
君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滅絶天理敗壞人倫雖有狂狠
悖祖滅親之未三年骨肉幾盡周王奉藩守法循
理臣輔朝廷初無罪愆忠不見信以賢見疑偏聽
讒言怨興師旅籍其資財空其宮室害其官屬
周王莫知其由自來京師莫伸枉屈略不加察即竄
之蠻夷萬里瘴癘之鄉流離道路父子殊方幽囚
困苦穴牆通食体無完衣窮窘挫辱演於死亡
誣排湘王令其闔宮自焚加以惡謚囚齊王於京邸囚
代王於大同囚岷王於雲南日夜所思惟戕賊骨肉
之計不忍不饜乃以懿文太子薨逝之時
皇考欲立朕爲嗣尤所猜忌無釁可圖聽信奸臣縱兵害
朕朕不得已舉兵自救荷
天地神明　祖宗孚祐
皇考之靈兵至幾甸其奸回允炆自知慚負

天地無顔相見自焚而死諸王臣民尊朕為皇帝重
念骨肉之親良深存殁之感是用復封周王於河南
齊王於青州湘王賜謚曰獻治其墳廟代王岷王皆
脫拘監還其封爵秦愍王之子尚炳封為興平王尚
炷為永壽王尚炌為安定王晋恭王之子濟熿為平
陽王濟熇為廣昌王周王長子有燉復為周世子
次子有勲封為汝南王有爋為順陽王有爝為祥
符王有熺為新安王有烷為永安王有熗為汝陽
王有爌為鎮平王有𤑔為宜陽王齊王次子賢烶
為樂安王賢烇為長山王賢𤇮為平原王於戲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善惡之應捷於影響
皇考重分封之意允炆絶骨肉之恩不孝違
天天命殛之今朕奉
天復遵舊制藩屏宗親期百世本支之盛山河帯礪資
萬年盤石之安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永樂元年正月十三日 一作十五日
朕以高皇帝嫡子奉藩于燕
高皇帝以燕地與胡虜連境屢屬以邊事後

懿文太子薨
高皇帝以朕堪屬大事欲正位東宮永固基本不幸
高皇帝賓天允炆矯遺詔嗣位戕害諸王骨肉悚懼之
意已其疑朕之心實深即位未期遣奸臣圍逼如釜
魚豈死決無生理朕實不得已起相救初豈有心於天下哉
竟以一隅之衆敵天下之兵三四年間大戰數十小戰無筭
制勝克捷卒平禍難此豈人力所能為也顧
天地 宗社之靈 父皇 母后之祐天命所集人心
所歸是以至此 永樂元年四月 勑諭天下文武官員軍民人等
太宗興靖難之師
仁宗以燕世子居守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圍北平
城時城中不及萬人晝夜拒敵數夜使人開門斫敵營驚
亂自殺或至明乃定遂退營數十里 實錄今編入歷代君鑑
太宗皇帝初奉藩北京建文中廷臣有因齊藩不法遂
建議凡藩國所在更置守城於是擢張昺為北平布政
使昺至日求王府細事將為不利其吏李友直密聞於
太宗義旌既舉遂擢用友直 楊士奇撰李尚書友直墓誌
洪武三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北平布政司吏李友直 清英縣人 首

告布政司張昺謀反奉
太宗聖旨昨日送張昺反詞的吏除他本司官欽此投
右參議前去揚柳青等處拘收粮米及提調宛平大興
兩縣人夫挑齊化等門城壕十月南軍圍城同參政郭資
守各門既而聞白溝河声息又同內使賽因帖木等官守
平則西直等門又差長蘆鹽南軍運來米北平都司來
攻又守禦各門往來通州永平安定等處守禦及探聽
声息後遼東軍攻通州又同承奉李謙守門 見吏部驗封司橐簿內又稱土
守李充五
墓誌銘
是年七月初六日燕山右護衛副千戶譚淵於端禮門擒
拏都指揮謝貴布政使張昺等官及攻奪九門隨征真
定及鄭村壩等處殺敗曹國公等軍馬攻破九門營寨
二十四年至夾河搏戰所乘馬𠛬被殺
七月初五日為奸臣齊太等變亂
祖宗成法調兵殺害親王東駕奉
命征討克懷來八月克雄縣漠州攻圍真定九月援應
永平十月攻克大同十一月鄭村壩大戰大捷十二月取廣
昌三十三年正月取蔚州攻圍大同 白溝河大捷五
月圍濟南十月克滄州十二月東昌大戰二十四年二月夾
河大捷閏月藁城大捷十月克保定西水寨三十五年正月
克東阿東平汶上沛縣四月小河齊眉山靈璧縣大捷攻
破營寨五月至泗州降之過灘河六月渡江十三日平定京師
朱能洪武甲戌襲父職為燕山中護衛副千戶靖難之師
初興帷幄密議惟河間忠武王張玉與王與焉時北平三司
之文帥造禍者王與忠武達議率麾下首禽之遂奪城九
門撫綏城門外三日人心大定引兵攻薊州擒其將都指揮
馬宣等遂取遵化永平密雲從 上攻漆河既還從克
雄縣首破其東門敵衆敗走追及於月樣橋斬其總帥
都督楊松潘忠等復追其餘衆於漠州斬獲不可數計乘
○勝長驅入真定大敗長興侯耿炳文兵時王獨與敢死士
三十余騎追奔至滹沱河東文衆尚數萬復刱陣衝王王
奮勇大呼衝入敵陣敵衆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算棄
甲來降者三千余人
上大悅賜書褒諭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以遼東兵攻
城急王從
上赴援高遁走王追及之多所殺獲遂從定大寧毅其

拒命撫揖其衆而還時曹國公李景隆率兵攻北平城王

從　上至鄭村壩與景隆兵遇大戰敗之城中亦出兵

東擊景隆狼狽走王從攻廣昌蔚州大同次第悉下景

隆後收潰散之卒號百萬來攻

上親拒之王為前鋒至白溝河敗其都指揮平安軍及申

又與敵兵戰大敗之明日王領左哨當前鋒又大敗敵兵盡

克其營柵敵走保濟南王率衆追之至鋒山敵嚴兵對

陣以待王連破之敵衆釋兵降者萬餘人王以聞

上悉撫而縱之蓋自是敵兵戴德皆願來歸無復鬬

志然

上得之即遣之不留王從攻滄州先破其東門入城斬首

陸萬餘級敵震懼遂獲其總帥徐凱進攻東昌敵列

陣決戰

上以數千騎出陣後敵圍

上數匝王奮力翼上以出進戰夾河王為奇兵先鋒大敗

敵將盛庸兵又敗平安兵于藁城追奔至真定戰其東

門斬首萬餘級遂略彰德州遂克東阿東平破汶上

諸寨設伏淝河敗平安兵十餘萬進戰小河為敵所乘

稍却諸將遽請旋師獨王力勸　上行曰用兵未必常

勝豈可因小挫輒自沮項羽百戰百勝竟亡漢高屢敗

而終興自

殿下舉兵來克捷多矣此小挫何足致意但當以

宗社為重整兵前進耳

上撫掌嘆曰尔言深合吾心遂行至靈壁敵勝兵近戰王

先登陷陣大敗之生擒其副總兵陳暉平安參將馬溥

徐真及都指揮三千餘人獲馬二萬敵衆死者尸蔽原

野降者數十萬人悉縱遣之進克泗州渡淮敗盛庸

兵又克盱眙下揚州從

上渡江入京師　楊士奇撰能神道碑能封成國公追封東平武烈王

張王洪武末調燕山左護衛指揮僉事癸酉追虜至

黑松林甲戌征野人等處陞北平都指揮同知戊寅朝

廷用讒加兵親藩事急

太宗皇帝不得已舉靖難之師惟惺謀畫以任王王

推誠致慮夙夜不懈事可否進止衆論紛紜未定者

王正色數語決之咸中機宜故凡舉措必咨於王首用王

策奪北平九門撫順討逆三日城内外悉定師將南出王

日不先定薊州将為後患薊平餘不足平時薊州守
馬宣謀起兵迎拒　上命王討之王至諭之不下環
城攻之宣率衆出戰遂執宣殺之并執指揮毛集王知
其可用釋不殺送詣北平遂撫軍民是夜急趨遵化孫
戒将士止殺曰師行以得人心為本遂簡敢勇士四鼓登
陴開其城門将士皆入城中始覺守将率衆拒戰執
其将斬之餘不傷一人将吏悉隨王上謁遂移師永平
密雲皆望風輸款從至灣河王進曰都督潘忠楊松
在漢州阨吾南路宜先禽之上悦遂發兵命王為先鋒
用其計取涿州雄縣生禽潘楊時長興侯耿秉文率兵二十
萬屯真定王自請往覘之還言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
氣無能為也
上至無極以敵衆我寡欲試諸将勇怯召問今舉無所
向且度可必勝否衆未有適說王曰今當徑趨真定彼
雖衆然新集未齊我軍乘勝一鼓可破之
上曰王言會吾意吾倚王一人足辦明日抵真定接戰秉
文大敗幾被擒獲其左副将軍駙馬都尉李堅右副将
軍都督甯忠及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余級獲馬三

萬後敗安陸侯吳傑軍
上召王諭曰汝之功也非汝與我吾意合不及此永平馳報
江陰侯吳高等以遼東兵攻圍城急又諜報曹國公李
景隆引兵數十萬将攻北平城上與王謀先援永平既至
高等望風棄輜重遁王從
上追之斬獲甚衆王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軍襲之可免
後顧從之遂從攻大寧自辰至午城破斬其都指揮朱鑑
執都指揮房寬下令安撫城中頃刻而定北平報李景
隆兵圍城遂旋師王請先攻其營然後歸援從之徑搗
景隆營大戰三日城中亦鼓譟出表裏夾攻景隆軍不
支大敗遁去從攻廣昌蔚州進攻大同悉下諜報景隆收
潰卒號百萬且復至王言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
駐白溝河以逸待勞可必勝也
上命王率衆馳往駐三日景隆兵至王以精騎馳擊之
斬馘無筭景隆復大敗收餘卒退保濟南乘勝追擊圍
其城既而解圍還攻滄州獲其大将徐凱進攻東昌敵列
陣決戰　上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數匝
上以衝擊而出王不知

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連获百數十人王亦被創而殁十二月
二十五日云 楊士奇撰王神道碑王以都司同知再進封而爲河間忠武王
太宗起義靖難公以驍勇著稱塤上白溝藁城滄州夾
河東昌之戰輒賈勇當先及大軍至淮先遣公銜命渡江
遂爲敵兵所害時洪武三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也 王英所撰燕山衛千戶贈北平都指揮僉事武勝墓志
顧成洪武二十九年陞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征南總
兵官既歸靖難之師起北方公受 命往禦至眞定靖
難之師禁公以獻
文皇識公先朝舊人觧其禁與之語曰豈非
皇考之靈以汝授我乎因語以不得已興師之故言已泣
下公亦泣遂遣人護北京令輔
仁宗皇帝居守時姚廣孝奉命輔居守有腹心之寄姚
素不習兵事與公議多不合會南衆圍城
仁皇於軍旅調度恒從公言城中文武之臣競進曰顧
成南將其中叵測不可專任然公所言計皆合機用皆有
效數命公出將兵固辭曰使臣侍左右日陪論議得效分
寸足矣賜公甲胄刀劍弓矢皆不受南兵數圍城卒以敗

去者多用公謀也 楊士奇撰豐城侯墓碑
李彬爲濟州衛指揮僉事洪武辛未從潁國公征北虜
畧有禽獲
太宗皇帝居潛聞其驍雄召見與語奇之遂隆眷注後
領兵駐劉廣昌靖難兵舉公爲前鋒首率兵攻克薊
州遷進指揮同知攻克雄縣漠州進都指揮僉事已而
戰眞定拔永平下太寧劉塤上敗廣昌明年鏖白溝
攻濟南進都指揮同知其冬破滄州明年欲敵單橋擊
衆藁城追奪順德畧定馳州進都督僉事冬戰揚村
中傷俾還北平輔世子居守
上既正位宸極命護中宮至京 倪謙所著豐城侯贈茂國剛毅公李彬傳
將公岩既引年致政而以子亨代己卯
太宗舉義靖難以公宿將知兵特起守通州是歲南兵
大至城圍數周起土山臨城攻西門毀樓堞公率衆極力捍
禦城賴以完未幾兩軍合戰公操戈身先士卒大呼陷陣
士氣爭奮追奔逐北斬馘不可勝記得饋運舡三百餘艘
貲粮無筭以功陞指揮僉事保鎮通州辛巳兵復至攻城
益急公勵將卒登城力戰矢石交下敵乃退走陞都指揮

僉事壬午春南帥平安師遝東兵六十余萬逼城公語將
佐曰彼衆我寡若城守不出自示弱也不若及其始至而
擊之彼必敗亡乃率敢死士數百犯其鋒而城上亦合勢大
呼安衆大潰自是無復来攻者 楊少師榮所撰應城伯孫公神道碑
陳珪爲燕山中護衛副千戶洪武三十二年七月内攻奪九
門從征雄縣取漢州擊真定援永平陞本衛指揮已而
克大寧戰壩上陞都指揮僉事三十三年攻海洋克兎
耳山三十四年破楊村大戰通州陞中府都僉三十五年援
薊州追敗東軍于別山遂留守北平

洪武三十二年大興縣生員劉中孚被選守安定門中
心敵臺當年入
王府辦事庚辰三月差往保定招撫人民儹運粮儲辛巳
差同官吞守童通州八月東軍臨城中孚與陳珪等安
門外截殺全勝而還巳卯靖難師興徐忠以濟陽衛指揮
僉事領開平首從義戰克密雲克雄縣真定永平克
大寧還戰鄭村壩取廣昌薊州戰白溝河進攻濟南克滄
州大戰東昌及夾河攻彰德破西水寨克東阿東平汶上
大戰靈壁遂從渡淮及江至京師以功封侯

薛祿以戎伍從攻九門克薊州遵化援密雲攻雄縣追敵漢
州戰真定生擒敵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陞燕山右護
衛指揮僉事從援永平克大寧富峪會州寬河時南兵
已圍北平城遂先遇其哨騎薄賊戰敗之 車駕既
至從戰鄭村壩敵大敗陞指揮同知從克廣昌蔚州攻
大同率兵前哨獲敵人馬遂從南征大戰白溝河追奔
至濟南陞指揮使從克滄州大戰東昌祿以五十騎前哨
遇敵兵數百與戰敗之獲馬三十餘疋敵悉衆來追祿
復奮戰大敗之敵於底及深三十伏兵以要旋師皆擊走

之從戰夾河大捷戰滹沱河右軍刀屈祿率衆馳赴之
出入敵陣數十合戰敵敗走追至夾河斬馘無筭明日
戰單家橋祿馬蹶爲敵兵所得挍刀斬敵兵復上馬督
戰遂敗敵將平安軍以次攻下順德大明彰德及攻西水寨
生擒敵都指揮一人斬獲尤多從攻東阿東平汶上皆下
之繼戰淝河大店小河汴隄靈壁遂渡淮渡江入京師
見楊士奇所撰陽武侯薛祿墓碑
靖難初陳賢以護衛指揮僉事攻奪九門從克雄縣鄚
州其年冬陞北平都司僉事已而援永平敗敵于海灘

退敵于𭌄河䢖通州之圍三十四年十月陞右府督僉

三十五年仍居守于北

太宗皇帝初自北藩靖内難至江上都督陳公瑄具舟

迎濟

上正大統録功封平江伯 瑄字彦純合肥人見楊士奇所撰瑄神道碑

吳中為大寧都司經歷

太宗師至大寧公以衆出迎

上一見拔於群衆中賜衣命守會州南兵攻城率衆卻

之以守薊州遂命署北平布政司理問陞經歷給餉運

督賊守 楊士奇撰少保吳公墓碑

金忠僑居北京二十年

上初舉義靖内難公布衣入見署紀善遂從征大明年

署長史 楊士奇撰金尚書墓誌

中山武寧王四子長輝祖襲爵魏國公以擋當太宗皇

帝靖難之際有翼戴功而竟死非命初追封武陽侯進封

定國公謚忠愍 楊士奇撰其子定國公景昌伯

奉

天征討官員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初四日奉

制

都督僉事丘福為中府左都督淇國公

都督僉事朱能為左府左都督成國公

以上俱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禄

大夫右柱國食禄二千五百石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張武為中府都督同知成陽侯食禄

一千五百石

都督僉事陳珪為後府都督同知泰寧侯食

禄一千二百石

鄭亨為中府左都督武安侯食禄一千五百石

孟善為右府都督同知保定侯食禄一千二百石

火真為中府都督僉事同安侯食禄一千五百石

王忠為右府都督同知靖安侯食禄一千石

都指揮王總為中府都督僉事武成侯食禄一千

五百石

都督僉事徐忠為前府左都督永康侯食禄一

千五百石

張信為隆平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隆平伯一
李遠為中府都督同知安平侯食祿一千石子
孫世襲安平伯
郭亮為左府都督同知成安侯食祿一千二百石
子孫世襲成安伯
以上俱奉　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子孫世世承襲
都督僉事房寬為思恩侯食祿八百石子孫世
襲指揮使 無除封
右都督顧成為奉
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後府右都
督鎮遠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使徐翔為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徐理為武康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僉事李濬為襄城伯食
都指揮同知張輔為信安伯食
都督僉事唐雲為新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指揮使

都指揮使孫岩為應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使房勝為富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指揮使
都指揮使趙彝為忻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僉事陳旭為雲陽伯食祿
都督僉事劉才為廣恩伯食祿九百石子孫世襲
指揮同知
以上俱奉　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柱國
都指揮同知張玉追封奉
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公謚忠顯
都指揮同知譚淵追封奉
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崇安侯謚節
壯曹國公李景隆為奉
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太師
曹國公增祿一千石通前四千石子孫世襲
兵部尚書茹瑺為奉
天翊運守正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少保兼兵部

尚書忠誠伯食祿一千石以給本身

都督同知王佐為中府都督同知順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都督僉事陳瑄爲右府都督僉事平江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右王佐陳瑄俱奉　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谷王護衛指揮僉事張興為驃騎將軍都督僉事

儀衛正張成為驃騎將軍都指揮使

附馬都尉王寧為奉
天輔運推誠效義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駙馬都尉永春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同知譚淵男譚忠為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新寧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立齋閑録卷之四

大抵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誠孝張太后之力人謂女中堯舜信然且政在臺閣委用三楊非　太后不能正統初有　詔凡事白于　太后然後行　太后命付閣下議决太監王振雖欵事而不敢也每數日　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即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　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由是終　太后之世然後事初　宣廟崩太后初命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物悉皆罷去禁中官不差然蝗虫水旱訖無虚歲或者天使民多艱而不欲其安樂也李少保天順日録

張太后崩王振始弄權正統　年雷擊　奉天門殿鴟吻　勑群臣言得失翰林侍講劉球上封事一言　主上宜親政務權不可移於下振覧之怒以錦衣衛指揮馬順爲爪牙令以他事牽之陛前捽去球不知所謂見刑曰死訴
太祖太宗遂支解其体自是人緘口不敢言球瑰付順

子升數順之逆順頗不安命緇流誦經度之李少保天順日録
馬順正統初欲作威被御史訟之洎王振擅權順乃媚
附之振以為爪牙侍講劉球進言權不可下移振怒欲
置之法順阿之適有翰林編脩董璘亦進言願為太常
卿以事神順即依振意苦栲令招球畫此謀當朝捽去
支觧其体是由人益憚順自府部臺憲而下莫敢誰何
聴其指揮奔競之徒請托者滿門賄賂苞苴殆無虛日
振益寵愛之洎振土木之敗衆情切齒劾其擅權誤國
狀順猶回護當闕揚言衆怒不可忍直前捽之亂毆至
死人情始舒順體肥暴其尸於長安門外恨者猶毆之
不釋衆欲没其產為中官沮之可為附權者之戒天順日録
王振既得權喜人趨附廷臣初不知數以徼譴見謫始
懼兵部尚書徐晞工部侍郎王佑險邪小人首閙趨附
之路百計効勤極盡諂媚之態遂宣言於衆曰吾輩以
某物相送振大喜以為敬己待之甚厚且言振意不進
見致禮者為慢己必得禍衆聞知益懼皆具禮進見從
此以為常初惟府部院寺大臣以後百執事俱行之在
外方面俱見之一當朝覲日大閙其門郡邑庶幾能具
禮者無不進見以百金為尋常至千兩者始得一飽一
醉而出由是以廉者為拙以貪者為能被其容接者若
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去隄防勢不可止君子付之
太息而已天順日録
正統壬戌冬　張太后既崩王振猶無忌憚作大第于
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居東以祝釐自撰碑及土
木之難言官論其擅權誤國或有謂振陷虜中為虜所
用者振族黨並坐誅夷居第没入于官後為京衛武學
天順改元振黨以閒
裕陵大怒云振見殺于虜乃朕親見追責言者過實皆
貶竄　詔復振元官命於智化寺北塑像祀之勑賜祠
額曰旌忠
麓川初叛時沐晟尚在若彼時只遣人宣布　朝廷恩
赦其罪撫安之未必不從遂輕動舉兵又不委晟而另
遣將以致王師失利適王振操柄之初乃逞其忿閣下
議謂遠不足較且為耕守計振不從直與兵部尚書王
驥謀驥阿其意舉兵以驥督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給賞
者踣之旁其巢穴而寇首思任發不可得焚寨而還殺

無辜十數萬且以爲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余未
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騷擾軍民罷獘殆
不可言復窮其所寇首不可得而還又有功陞秩半前
然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
連歲興兵軍需所費萬萬不可計而陞秩之俸又萬萬
不可計皆出於民以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
致有今日人以驥爲功之首不知爲罪之魁也
景泰丙子秋順天府鄉試以春坊大學士劉儼侍講學
士吕原爲主考官御史林鶚等監試是時户部尚書蕭
文淵閣大學士陳循少保吏部尚書兼　大學士王文
俱在内閣循子瑛文子倫入試俱不與選循等論奏儼
原等不公有　旨令翰林并科道官覆考瑛倫文字遂
以瑛等文章合格得特賜舉人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
循等罪狀乞加黜罷不報儼等問罪還職未幾
景皇帝晏駕循等得罪　英皇循發鉄嶺衛充軍文伏
誅　憲廟登極二家遇　恩宥子姪放還倫以字宗彝
第丙戌進士今爲侍郎
太監阮安一名阿留交趾人爲人清苦而介潔善謀畫
尤長於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
府六部諸司公宇及治塞楊村驛諸河皆大著勞績工
曹諸屬一受成說而已詳見東里文集晚歲張秋河決
久不治復承　命行道卒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
不遺一毫蓋中官中之甚不易得者嘗刻營建紀成詩
一特名人題官無不有作將傳布間以王振一言而止
振於他役皆有碑独靳此者要不可以不於一善歸之
亦娟疾云爾 水東日記
陳蕪交阯人永樂丁亥入内府侍　皇太孫　宣廟旣
御極即陞御用監太監賜姓名曰王瑾字潤德又賜甗
慎圖書武定州還賜玉帶金鞍厩馬金帛寶楮陳盧陵
循誌云東夷北虜西戎南閩竊發蕪皆與征行皆被賜
又嘗被賜詩章及範金爲圖書四曰忠肝義膽曰金貂
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跡双清以賜之且予兩夫人及
養子陳林一官今亦從其姓曰王春也景泰中疾命太
醫院官八人絡繹賫御藥往視中官遺金帛飲饌問安
否不絶于道旣卒官其家與其從者十二人賜祭賜帛
賜鈔五十萬稽謂内臣恩寵鮮有出其右者盖蕪又有

保抱皇子之德秘不言也中官之寵任肇於永樂中如
孟繼諸人可知自後益盛矣嘗記童稚時蕪過太倉封
西洋寶船勢張甚此誌所不具聞蕪性慈仁而其下人
則不可犯蓋中官通病云（水東日記）

景泰初始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
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工部尚書兼翰林
院學士高穀同知經筵事戶部右侍郎兼學士江
淵學士商輅侍講學士劉鉉吏部右侍郎俞山禮
部左侍郎儀銘兵部右侍郎俞綱祭酒蕭鉉左春
坊諭德趙琬兼經筵官相傳云是時每講畢　命
中官布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為恩典時高穀
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所得有一講官忘其氏名
常拾以遺之今按宣德中李時勉為侍讀學士一
日
景陵懷金錢至史館撒之于地令諸臣拾取時勉獨正
立乃呼至前賜以袖中餘錢則金錢之事其來也
久不知當時諸公曾講到君使臣以禮一章否

景泰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啖其左右於閣下
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輩惟知感惠遂以
太子為可易於是假以外僚黃竑陳奏請易太子乃會
文武群臣議其可否有執以為不可者即以利害怵之
無一人敢異辭於是擇日立之即以宮僚美秩付之閣
下任其所取文武大臣與者七十人自公孫而下數十
人為太保者十人名爵之濫一至於此惟賢等侍郎四
五人不與一易之後人情悵然不平貪其利者揚揚自
以為榮幸不知識者已知其非善後之計已而天道一
還盡革無遺因而遺譴者亦多回視不與者反有愧焉
榮辱相尋如此士之立身不可不審也（天順日錄）

景泰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等太保寧陽侯陳懋加兼太
子太師鎮遠侯柳溥加太子太傅少傅吏部尚書王直
少傅禮部尚書胡濙並兼太子太師少保戶書文淵閣
大學士陳循少保工部東閣大學士高穀少保兵書于
謙並兼太子太傅吏書兼翰林學士王文吏書王翺兵
書儀銘刑書俞士悅都察院左都御史楊善並加太子
太保工書兼翰林學士江淵戶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
蕭鉉禮部右侍郎王一寧並加太子少師翰林學士商

翰林左春坊大學士

項文曜爲兵部侍郎于謙爲尚書文曜附之朝議患其黨比遂以李賢爲兵侍而遷文曜于吏部文曜復附何文淵言官劾其陰邪謙力庇之時謂之于謙妾云每朝待漏時必附謙耳密言不顧左右相視及退朝亦然行坐不離既在吏部亦如是吏書王直世稱儒者謙初甚敬之已而被文曜讒毁謙由是頗慢直嘗背論其老不蓋去文曜有代直之意其後謙爲石亨所誣陷而文曜亦因見斥逐天順日錄○按當時文淵文曜被御史林聰等劾奏而舉左都王翱於是文淵罷以翱代之文曜居位如故翱與王直仍兩尚書也

黄竑廣西思明府人上世皆土官第珊以世嫡爲思明府知府竑亦以捍禦功累遷廣西都指揮使守潯州者八年軍民畏服賊不敢犯境景泰二年八月一夕珊所部民兵四五千包圍其府黎民執珊并二子家人頭目數其貪虐之罪幽囚府監越二日并其父子俱殺之實竑欲奪嫡陰主其謀乃使其子瀕陽[illegible]其事聞于官者欲爲伸理者已而巡捕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等發其情罪付獄究治之坐當死竑遣人赴京先賄用事者乃具奏請立見濟爲東宮下禮部會多官議復本如所請竑遂蒙景泰三年五月初二日

大赦原免復職已而陞都督充參將棠因此致仕 英

皇復登寶位時竑已死發棺鞭尸以示鑒戒

景泰五年五月貴州道監察御史鍾同奏爲直言安國事事下禮部會多官議同使告禮部務期各官公評復正 東宮特儀制郎中章綸亦達言前事當將章綸鍾同拏送錦衣獄明年八月十七日爲因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 朝見被拏本月十八日早該錦衣衛指揮同知畢旺等傳奉將綸同各打一百藤棍本月二十三日同卒于獄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英宗復位釋綸陞禮部右侍郎特監生葉華辦事官阮子平奏請追封鍾同官本年六月內追封爲大理寺左寺丞補其長子國子監生祠部文卷內

是年七月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上疏勸

上朝 太上皇帝于南宮仍令乞群臣於時節亦得朝見以慰 上皇之心及 皇姪猶子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繫人心以回天意留中不出明年閏六月莊

以母喪赴京関給勘合八月十七日早於　西角門朝見有　旨這厮在南京十分無禮錦衣衛拏去着實打八十訖命權送吏部去降除陝西定羌驛驛丞天順元年二月十三日命吏部取回復職因丁父憂奏乞依制祭葬父母并録前項所言奏疏以進俄遷南京禮部侍郎改刑部侍郎

書劉忠愍公遺翰後　　薛瑄

劉忠愍公與予爲辛丑進士正統四年予僉憲山東至京師公時爲講官留予共飲論邊事將有後來之患又二年爲正統六年召爲大理少卿又二年爲正統八年公上疏言十事其一即前四年所論邊事疏有詆訐權臣語遂爲所仇擠以死又六年爲正統十四年公所言邊事大驗今　聖天子乃別白邪正誅滅權奸追贈公翰林學士加令謚遣官祭以少牢所以褒恤禮儀光榮隆厚而公之名一日震懼天下嗚呼自古以來士鮮全節如公者天地間盖不多見其明有以燭事幾於未然其忠欲以救事勢於將然其直氣正宜至於忤權奸死而不悔是盖天與之以全節足以爲人臣之大防立萬世人之紀矣顧君子筆之膚碌不足爲重輕者何足道哉道哉又三年爲景泰三年冬得公與張御史手書観之追想平生三復慨嘆書此以識於其後云

景泰六年降各處修志書

志書事要條件俱凖祝穆方輿勝覧采取寧詳毋畧果無實蹟可采者則已

天順府凖杭州府應天府同

直隷　南北同

保定府凖杭州府各府同

隆慶州　凖杭州府各州同

浙江布政司　各布政司同

杭州府　屬州縣分書各府同

建治沿革

郡名　直隷州名同

至到

風俗

形勝

土産

山川
宮殿　京都故都則云
宗廟　故都則云
壇壝　京都故都則云
館閣　京都故都則云
苑囿　京都故都則云
公廨
監學
書院　古今
井泉　古今
堂亭
臺榭　古今
樓閣　古今
寺觀　庵院附
古蹟
祠廟　古今
陵墓　古今
祠墓　古今

橋梁
館驛
池館
名宦
名賢
人物
科甲　古今
題詠　古今詩文

前件自永樂十六年至景泰五年終照此采取其十六年以前照十六年差去官員所采進呈見成者各通謄寫進來

景泰七年五月寰宇通志

總裁

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陳循
光禄大夫少保兼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高穀
光禄大夫少保兼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王文
資政大夫太子少師兼戶部右侍郎翰林院學士

蕭鎡

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　商輅

纂脩

奉政大夫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　彭時

奉政大夫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講　劉儼

翰林院侍講學士奉直大夫兼左春坊左中允　倪謙

翰林院侍講學士奉直大夫兼右春坊右中允　呂原

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脩撰　林文

奉直大夫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　劉定之

奉直大夫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脩撰　李紹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脩撰　柯潛

翰林院脩撰　孫賢

承務郎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脩　周洪謨

承務郎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　錢溥

承務郎左春坊司直兼翰林院編脩　萬安

李泰

翰林院編脩　黃諫　陳鑑　劉吉　劉珝

曹恩　王獻　劉宣　童緣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李本　馬昇

徵仕郎翰林院檢討　江朝宗

徵仕郎中書舍人兼司經局正字　趙昂

翰林院庶吉士毋濟　耿裕　彭華

劉釪　何琮　牛綸　孟勳

吳禎　嚴淦　尹直　陳政

寗珍　馮定　金紳　黃甦

夏時　王寬

景泰八年春正月　上染疾免百官朝數日內外群臣患之十有一日左都御史蕭維禎左副都御史徐有貞率十三道同百官問安於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內出問曰若皆何官維禎荅曰乃都御史六科十三道給事中御史五府六部堂上官　聖體不寧謹來問安興安以指作十字謂病之篤不過是日耳鄙曰若皆　朝廷大臣耳目不能爲社稷計日日徒問安耳衆乃惶惶而

退即日維禎同有貞集十三道御史議曰今日興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衆曰 皇儲一立無他患矣請早立之二公喜曰斯議得矣衆還道中作封事草其畧曰聖躬不寧五日未朝內外憂懼庶民震恐盖爲 皇儲未立以致如此伏望
皇上早建元良正位東宮以鎮人心草呈堂二公視之録於會藁次日早具藁於 朝集文武群臣石亨張輗張軏于謙王文胡濙楊善等於左掖門議允僉題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爲擇字更畢笑曰吾筆救亦更也是日登正本進奏十有三日本出奉 聖旨朕適幾日偶患寒疾是以不曾視朝待正月十七日早朝請擇元良一節難准報院達道皆勃勃憂慮瑄與同官監察御史錢璡樊英同曰斯當復請未幾禮部尚書胡濙令一辦事官赴道報曰請立東宮事今本部會閣下及文武大小群臣於十七日待 上視朝合辭懇請令來報之僉名瑄與璡英不勝忻忭約曰若 皇上再不可若等皆免冠叩頭辭職乞還田里滿朝若是 上亦心動事無不可皆會議於禮部學士商輅舉筆草奏章其畧曰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傳之於 宣宗
陛下 宣宗之子見深 宣宗之孫以
祖父之天下傳之於孫此萬古不易之常法藁成十有日登正本會僉因姓氏衆字並多訛至十六日晡時方完是日先進題知本之具門閉矣衆曰不先題知明日對仗陳進亦無害也徐有貞時常往還石亨家人莫知其故是日未末有貞自造亨家燃燭時方出十七日四鼓特衆集於 朝人人謹侍
上出以期事濟項之南城呼噪震地群然失色須臾鳴鍾鼓
上皇御極矣於是朝野懽騰以爲復見太平本遠不進旨下擒于謙王文等以其迎立外藩故也有貞亨等皆進爵者有差究迎立之迹無文實可驗乃曰謀而未成于謙王文殺死棄市商輅免還爲民餘從編戎伍有貞以己乃謀首功冠文武論於
上前乃錫以奉天翊運推成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武功伯兼東閣大學士亨一日自引千戶盧旺彦

敬二人侍於　文華殿前　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
曰臣之心腹人也何謂心腹復對臣每有幾事與二人
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
上特亦與斯二人謀乃特拜二人為指揮使自是求請
無虛日冐報功次陞陸千餘人
上甚厭之事定日久
上察迎立事愈無狀心頗見疑每詰亨及張軏曹吉祥
等迎立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有貞向臣等言耳
石曹二家專權恣肆無限畏忌死生予奪皆在其手士
皆重足而立莫敢仰視君子患焉有貞亦欲遏其勢每
沮其謀互相排抑於是文武二途矣成化改元脩
國史瑄詢史館未載是事瑄乃身為目見故謹錄於斯
以彰　國史之公以備脩史者採焉浙江按察司副使
豐城楊瑄識
初景泰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大學士王文與太監
王誠謀欲取襄王之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泄既而景泰
疾亟太監興安諷群臣請復立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亦
知之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鎡乃曰既退不可再賢始覺
其有異謀也文又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　朝廷
之意在誰賢亦知其必然明日早觀奏詞曰早選元良
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駕其讒於石亨輩曰王文于
謙已遣人齎金牌勑符取襄王世子去矣即於十七日
早帶兵入朝詣南城請　上皇復位是時景泰不朝已
四日矣先一二日又駕其說於石亨輩云景泰命太監
張永等挐亨數人掌兵者其謀立　上皇中官吉祥蔣
冕輩白于　太后寫勑旨與亨輩成此事遂以王文輩
為大逆奸黨然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輩不過因
于謙平日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亨不得遂其
所私乃乘此機而除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
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也況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
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曰臣等舍命舉此大事以為有
社稷之功上亦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
賄擅作威福冐濫官爵恣情妄為勢焰赫然天下寒心
初徐有貞亦與迎　駕之謀特命入閣有貞以陳循輩
在前不得自專乃助亨除去循輩未幾有貞亦為亨所

嫉而出之人以為天道好還不意亨復遭烈禍盜見天
道之好還也李少保天順錄日
景泰皇帝有疾都督張軏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
南城之謀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
矣無能為矣盍圖之徐元玉軏亨等說其言是月十四
日夜會有貞有貞曰 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
為赤爭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特不知南城知
此意否軏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
乃可啓議軏等去兩日夜復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
施有貞乃升屋覽布乾象亟下揖軏等曰在今夕不可
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得聞已而軏云今虜騎擾都城奈
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為名陰納兵入內誰不
可者軏等首肯之復密語既倉惶以出有貞焚香祝天
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歸即人不
歸鬼遂往會軏亨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
夜五鼓開長安門內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
為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諸門曰萬一內
外夾攻事去矣鎖訖有貞取鑰投水竇并軏等莫為知

將天色晦冥軏等惶惑有貞趣行軏顧謂曰事當濟否
有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錮牢密扣不應
俄聞城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
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
壞門啓城中黯無燈火軏等入見 太上皇燭下獨坐
問軏曰爾等何為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
輦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掖
上皇登輦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昭朗星月輝光
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為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導審
通屬車既升 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輦前者武士以推
擊有貞 上叱止之時黼座尚在殿隅諸臣推之至
中 上升座鼓鐘鳴群臣百官入賀 景泰皇帝聞鍾
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 太上皇帝 景皇
帝曰哥哥做好 上既復辟即日命有貞依舊左副都
御史兼翰林學士明日陞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月
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蘇林小記
景泰八年正月十二日禮部會內閣及文武群臣議立
東宮事具奏不允十四日內閣大臣陳循等招石亨等

東閣會本請復立　茂陵爲　皇太子亨對曰
上面有病休要激惱他又言少停慢慢說話因見人多
不得說初
景皇帝有病群臣不知其危劇本月十三日夜石亨獨
蒙宣到郊壇齋宮榻前面受命代行禮親見知必難起
於是時有南城之謀　　十七日早四更時有郎中龍
文至循家蓋文素善張軏得之軏謂前日石總兵要與
循計較說道病重西邊難起若請復立東宮不如　請
太上皇復位可以得功功賞要與循說輳循不著却與
徐有貞計較言先要與陳學士說不𠍽說得本官回言
陳學士往日在人前說你無功封侯此事如何與他說
他見爲首請立東宮若他得知西邊難起是的他又會
集百官懇請　太上皇復位大衆所爲必無功賞切不
可令知庶幾功勲有歸權寵在已又與亨計必須捏箇
異故知今亨只約內外典兵柄者三五人密箇異故方
顯得吾輩功高此事在今日早發見陳循辯冤疏
　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聖上復位當日拏于謙王文第二拏項文曜閣文衆未
起身送錦衣衛皆打一百第二日陳循蕭鎡商輅
俞士悅江淵王偉古鏞丁澄沈敬等多官問皆打
二十擬謀逆重罪題奉
聖旨且監着內臣王誠舒良弄權者十四五人皆擬重
罪陞副都御史徐有貞爲兵部尚書太常卿許彬
大理卿薛瑄加禮部右侍郎
勑朕居南今旣七年心已忘於天下不幸奸臣謀逆
武清侯石亨等能機謀變當忠義奉邀朕復正大
位功在　宗社可特進封爲忠國公食祿一千五
百石右都督張軏爲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
輗爲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爲興濟伯食祿一千二
百石俱子孫世襲如　勑奉行　正月二十二日
聖旨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永王勤論法本當凌遲從
輕決了罷家下人口免死充軍家小爲奴着隨營
住家財入官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耀免死發口
外永遠充軍家小隨住蕭鎡商輅王偉古鏞丁澄
原籍爲民欽此
天順元年正月二十六日都察院左都御史蕭維

禎等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干謙王文結同内賊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搆成
邪謀逢迎景泰篡位易儲依阿從諛廢黜正后内
外朋奸紊亂朝政擅奪兵權將軍國大事都弄壞
了近因祁鈺有疾不能臨朝視政這廝每自知罪
惡深重恐朕不容因共謀為不軌糾合心腹都督
范廣等要將總兵官等擒殺　迎立外藩以樹私
恩動搖
宗社其一般奸臣黨陳循蕭鎡項文耀江淵俞士悅王
偉古鏞丁澄商輅亦各密知前謀不行發舉及朕
復位這廝每奸謀節次敗露已將于謙王文王誠
舒良張永王勤處以極刑籍沒家產成丁男子俱
發充軍仍將其餘奸黨陳循等發口外永遠軍役
及原籍為民了論這廝每圖危
宗社的情理尭極惡本當族滅如今
上天好生之德都從輕處治了今後內外的官務要竭
力盡忠奉公守法以保身家不許似這廝每朋奸
亂政違了必誅不饒恁都察院便出榜曉諭多人
知道欽此
天順元年二月初六日奉
聖旨軒輗陞刑部尚書劉廣衡刑部左侍郎李賓調大
理寺卿李秉調南直隷管糧儲張鳳調南京戶部
薛希璉調南京刑部蕭維禎調南京都察院姚夔
調南京禮部宋琰調兵部鄭太李敏孟鑑張璿沈
翼張惠孫元真張純楊寧張敏王騋年富馬謹馬
昂蹄福栗惲程南雲蔡翼嚴愷姜勝都着他致仕
劉本道替張璿管京倉糧并通州糧儲翰林院寫
勑書着人鋪馬賫去欽此
上復寶位二三日間諸文臣首功之人列侍文華殿
上喜見眉宇呼諸臣曰弟弟好矣吃粥矣事固無
預弟弟小人壞之耳諸臣默默時都督劉深亦帶
刀在侍亦以復位功進左都督後充總兵官掛征
蠻將軍印廣西為盜偶及此其語尤詳水東日記
壬申易儲之詔既下何文淵嘗告人曰譜語天佑
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此文淵語陳閣老
思不及也既歸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

天順改元鄉人固慶文淵必及禍謂在旦夕一日
遞報陳都御史將至邑人皆驚信文淵因自經死
未幾至者蓋廣東陳副使泰取便道過家耳陳以
都憲改職因誤傳云上同

天順初　上以郕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妃
雖立為后即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
所不堪況幼女無依尤可矜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
以弟婦少且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一日
上曰汪妃既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
誠便但衣食用度不可缺減　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
減乎其原侍宮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
令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正統十四年間　上在位未嘗有失德事當時王振擅
權致有土木之變　上既回鑾入南城天下人心向慕
不衰及景泰淫蕩無度臣民失望一聞　上皇復位無
不懽忻鼓舞及石亨張軏輩竊弄威權人又失望有御
史楊瑄自河間來言石亨家人霸占民田
上謂賢與徐有貞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亨輩遂
謂賢與有貞主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遂於
上前訴其迎　駕奪門之功且言賢等欲排陷之悲哭
不已　上不得已依其所言召言官劾賢與有貞下之
獄是時士大夫莫不驚懼方喜
上嘉御史敢言以為　朝廷清正可卜不料如此是日
忽雷雹大作大風拔木　承天門災京師震恐翌日即
將賢等降除參政等官人以為感召天變如此其速亨
輩之家大木俱折冰雹尤甚皆恐懼不安遂有此處治
不然賢等安得即出
上亦心知此輩之非但以初復位亨等又自以為功日
在左右前後只得循從越二日
上曰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貞一人李賢在朕前未
嘗有妄言今與有貞同責於心不堪即召吏部尚書王
翱曰李賢不可放去還欲用之遂轉吏部左侍郎
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懽戴若無亨輩撓擾左右前
後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幸而遇亨輩讒言一
入未能遽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國成家小人
勿用可不戒哉

上留賢為吏部侍郎石亨聞之愕然而怒然無可柰何
及見賢忸怩有惡色已而反加親厚且以盃酒接殷勤
之懽或有宣召同事喜見於面若獨召賢心便生疑惟
恐毀其短久之見賢推誠無偽方不介懷但數日不蒙
宣召心便不安必假以事而進出則張大其言及恩寵
所加使人畏其勢而羨其榮所言大抵私情中八九在
廷文武之士疎者雖正以為邪其趨媚親附者雖邪以
為正原其所在不知天理為何物惟利是尚欲其不敗
難矣　英廟復位之初學士陳循輩斥去惟徐有貞等
三人衆論賢宜入閣石亨聞之忞謂賢曰請子入閣賢
即固辭曰不可賢為吏部右侍郎亨即言於　上曰吏
部尚書王翺老矣可令致仕即報翺上疏自陳已許之
矣亨見賢曰翺已休致君代之矣賢曰朝廷不可無老
成人況翺雖老精力未衰以賢輔之可也賢何敢當此
任亨曰事已成矣為之柰何賢懇求不已明日亨言於
上曰李賢以翺不可釋左右亦贊其說遂留之衆論復
欲賢入閣翺聞留賢之不樂曰吾計決矣何故見沮賢
曰所以留公者非為公計為朝廷慮也已而賢為亨輩

嫉黜為福建參政　上召翺曰李賢非其罪不可釋去
翺曰既不往福建令往南京可也　上曰南京亦遠留
為吏部左侍郎翺不得已而從之翺之欲賢遠去非惡
賢也恐亨輩害之幸使離此庶免其害耳
天順改元之初天下人心莫不忻悅歸向徐有貞以迎
立有功命入閣預議國事賢亦為衆所推入閣與有貞
同事　上親意委任寵賚極隆賢自念遭逢之難助有
貞展盡底蘊知無不言謂太平可立而待凡用人行事
一以公道處之左右遂不能堪初太監吉祥以有迎立
功與國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以此極力贊說凡
事與二學士商議而行意欲籠絡附已及論薦文武士
有徇私者賢等持公道以沮之祥亦不悅會有御史楊
瑄言太監吉祥總兵石亨家人占奪民田乞加禁約
上嘉其敢言祥在傍見斥其名初甚懸懼已而威怒欲
罪之　上不許乃已及石亨出兵回聽左右言忿然訴
御史不實意有貞與賢主使且激祥曰今在內惟爾在
外惟吾彼欲排陷其意非善初祥見亨冒濫陞賞意甚
不平每訐其短及聞亨言其勢遂合曰內閣專權欲除

我輩　上初信其說而從之遂置有貞賢于獄是日晚
雷雹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祥之門老樹皆折亨之
宅水深尺餘明日即赦而出之初言欲論亨不能振作
兵威虜復入寇又歷数不法事情附勢者潛泄於亨亦
謂有貞主使其都御史御史逮之一空朝野愕然莫不
失望言路從此不通矣
天順初副都御史年富被石亨姪彪奏害自大同逮繫
至京　上曰此人何如賢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
上曰此必石彪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私爾賢曰
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須早辯之幸甚明日召錦衣衛指
揮門達曰年富事情務在推問明白已而進狀果多不
實賢曰須遣人體勘庶不枉人　上曰然乃遣給事中
郎中二人　上曰再遣武職一人同往不然縱得其實
彼必以為回護賢曰　陛下所慮極是勘回果無實狀
富遂致仕而歸
天順初石亨招權納賂文武大臣多出其門奔競成風
士大夫不知廉恥節義為何物賢深憂之思欲息此風
適廷試舉子以求賢安民二事問之欲得真才止奔競
以正士習
時都御史員欽有行賄於權貴之門者薦其名　上知
其不可問賢可以勝此任者且曰若耿九疇何如賢曰
陛下得其人矣此人廉明素著士林重之未幾九疇自
陝西來遂陞都御史　上召見戒諭諄切深惬與論初
朝廷旨意多出內閣臣調進旨稾留閣中號絲綸簿其
後宦寺專恣時奏收簿秘內徐有貞既得權寵乃告
上如故事還簿閣中
英宗初復位石亨等請罷各邊文臣巡撫明年四月
上覺其誤乃命李賢與王翺馬昂議推進呈遂定浙江
布政白圭在遼東山東布政司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
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司陳翌
在寧夏陝西布政芮釗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尋
復以圭總督貴州軍務
景泰不豫文武群臣不過候其不起請
上皇復位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軏掌大兵小人欲圖
富貴者以為少保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欲取宗室
立之之說以激亨等借其勢而成功亨以遂以迎

篤為功殺王文于謙等并貶謫陳循等數十人亨封忠
國公軏封太平侯乃固寵攬權冒濫官爵贖貨無厭方
復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人皆失望干動天
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乃群陰固蔽太陽之
象而亨怙不知戒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掠美市恩易置
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威有不出於門下者便欲中傷
中外見其勢焰莫不寒心敢怨而不敢言亨姪彪頑驍
勇驟陞都督性尤粗暴貪立邊功大肆兇惡謀鎮大同
邀人奏保　朝廷覺其不實使人廉察果皆虛詐置彪
於法人心皆快已而罪連亨　朝廷初念其功累宥之
未幾家人傳說怨謗有不軌之謀於是置亨於法籍其
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為天道好還如此人見其名位勢
力如泰山之安一旦除之曾不少阻蓋出明究抑從此
伸氣雖　朝廷大法有所不免亦其罪惡貫盈人神共
怒助力於間當時若以彪鎮大同誠為可懼且在京武
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
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必
不能及今辯之於早除此大害非　上之剛明果斷不
能如此而亦
祖宗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　社稷綿遠兆端於此
法司奏石亨等報陞官員俱合查究
上召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
不可但此等冒陞職事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
若　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　上曰然遂行之
於是冒陞職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皆快或有擬欲
追其支過俸米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得　旨乃免人
心皆安亨既置于法平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懼一日
賢言於　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群臣且安人心不究
其餘遂行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
朝廷之恩者
石亨下獄死法司請戮其屍　上召賢曰如何賢對曰
如此行之未為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
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尚存　上曰然即從
之
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將前時送去雲南二
廣湖貴等處達官盡數取回物論沸騰以為不便下情

不能上達一日賢從容言於　上曰達人非我族類自
古爲中國患昔幸送上江南遠方今復取來甚是不便
聞此類在彼住定以爲樂多不願來
上曰吾亦悔之初取時听其不願最善若後願去者仍
從之賢曰幸甚
錦衣衛官校差出提人惟財是圖動以千萬計天下之
人被其擾害不可勝言此情不能上達賢一日從容言
於　上曰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　上曰何害賢
曰錦衣官校是也一出於外如狼如虎貪財無厭寧有
紀極　上即悟曰此輩出外誰敢不畏其害人不言可
知今後非大故重事不遣賢頓首曰幸甚幸甚
上一日言宦官蔣冕雖曾効勞其實讒亂小人朕初復
位蔣即於　太后前言曰　皇后無子亦當換朕即斥
之方止及立　東宮日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爲皇貴
妃乃止一日命冕選宫人充用既還乃曰　太后處不
必知朕曰不可復於　太后處曰上欲隱之及朕白
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遠絶之賢曰讒說殄行自古帝
所深惡者

陛下絶之最是
石亨常往來大同顧紫荆關謂左右曰若塞守斯關京
城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不順每憚于謙蕭惧正人之
由不敢決爲天順初自　南城迎復之功封忠國公益
恃寵招權納賄天下都司及邊将多出門下是年二月
初三日朝退歸私第所親盧旺彦敬杜清等二十餘人
各扣頭起侍亨曰我這職事皆尓之所欲爲者衆不知
所謂咸曰我等頼老爹擡舉各位都指揮及指揮之職
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趙太祖陳橋
之變史不稱其謀反尓等若助我至此我職非尓爲之
而何衆皆股戰南城有功督目指揮童先乃手出妖書
曰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尓等勉力爲之乃謀曰
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充遊擊将
軍異日以彪代李文掛鎮朔将軍印北塞紫荆關東出
山東拒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絶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
疲遂議以盧旺守東河一道各議分其地而還三月虜
寇延綏　命亨征之童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
不難但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爲之未晚也童

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恐特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
童先私罵曰這廝不是幹事亨師還無功見
上於文華殿上命環衛露刃以待
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太監吉祥姪昭武伯曹欽作亂
放火燒東西長安門殺害左都御史寇深恭順侯吳瑾
錦衣衛指揮同知逯杲等
前夕指揮皮兒馬哈麻在欽家飲謀叛既而悔之乃以聞
内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爲人惟善私恩小惠招權納賂
擅作威福嘗住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
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爲腹心
天順初呼召此輩迎　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
恩後石亨事發冒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
動吉祥初以迎　駕爲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
官又賣官鬻獄黷貨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其所欲後不能堪稍疎抑之吉祥輒
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曹欽糾集所恩之人謀爲不軌
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
五年七月二日早辭欽等乘機欲殺馬昂孫鏜等就擁

兵入内爲變幸而孫鏜等先覺二警　即報於　内禁
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詣錦衣衛指揮逯杲宅前遇
杲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杲亦吉祥所恩之人後
朝廷委任行事且發欽非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然
後分布於禁門待其開擁入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人
俱在東長安門予四鼓到朝房聞搶馬驚亂以爲出征
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衛指揮焦壽郭英等拿予亦不
知何如俄又聞呼予官名曰尋李學士予方恐即出房
至門前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砍予一刀又打一刀
旨欽適至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執予手曰毋恐叱退
持刀者具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　駕復位今被逯
杲譖毀反欲相害提杲頭示予曰誠爲此人激變不得
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既除此害即可請
命欽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即令人防予至吏部朝房尚
書王翱處借紙筆寫成予拉翱同行於門縫投進欽見
門不開乃放火焚燒復欲害予令持刀者同予尋馬昂
得翱等鮮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東長安門又令披甲
持刀者一人騎馬尋予翱等復解之忽有孫鏜領官軍

潰而圍之予乃得脫特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
被殺死予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
於其宅盡誅之予慮其脅從者不寧即投本進入請急
宣
聖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詔示天下布寬
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已正
典刑蓋能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
君不早云云 天順錄日
劉江宿遷人永樂中軍都督府左都督總兵鎮遼東歲
己亥倭賊二千餘以數十海艤直逼望海堝下登岸魚
貫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衆如入無人之境驍者飛
報江令犒師秣馬略不加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
下百戶姜隆率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
旗舉伏兵砲鳴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
堝下江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衆
大敗死者橫仆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內我師追逼
環擊皆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特開西堡以縱之仍
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潛脫而走艤者
又為隆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凱還之際將士請曰明
公見敵意思安閑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真武披髮狀追
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飢且勞我
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固治力之道盜始魚貫而來蛇陣
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以壯士卒之
氣賊既入堡有死而我已師臨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
我故縱其生路以殲之即圍師必闕之意固兵法此顧
諸君未察耳事聞進封廣寧伯明年卒進封廣寧侯諡
忠武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財貨殺虜生口北
自遼東山東南抵閩廣濱海無歲不被其害官軍卒不
能制往往有坐失機罪死者至是寇害平息傍海千餘
里民兵獲安以至於今 出五倫書遼陽志及楊榮所撰碑。碑載集中名譌差誤
英國公為 文廟功臣平交阯回進爵為公位群臣上
宣廟時漢府密遣人與謀公即縛其人白於宣廟自此
愈重之洎頗佐拜都御史謂宜保全功臣去輔兵權而
寵賚無虛日正統時亦不衰安享福祿榮名二十餘年
天下倚以為重四夷莫不知名自餘勳戚文武貴臣莫
敢與並而抗禮者洎王振專權視勳戚文武如屬吏猶

加禮於輔而不敢慢仍戒子姪致敬於輔之昆弟輔既
衰老亦屈節於振以避禍竟没於土木之難以衣衾葬
焉輔為人寡言笑膂力過人重章縫之士為本朝武臣
之冠（天順日錄）
楊文貞於本朝大臣為巨擘側於宋之公卿終有愧焉
試一二較之王文正以張師德兩造其門惡其奔競終
身不用文貞必造門者舉之甚至人舉所知自以為不
知而阻之宜恬退自守者不出其門也
文彦博以唐介攻己被謫再三申救後卒舉用文貞以
攻己者為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也與二公所
行何相遠哉（天順日錄）
士奇晚年溺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為敗德事若藩臬郡
邑或出巡者見其暴横以實來告士奇反疑之必與子
書曰某人說汝如此果然即改之子稷得書反毀其人
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男以鄉里故撓其所行以此誣
之士奇自後不信言子之惡者有阿附者子文善者即
以為實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惡不復聞矣及被害者連
奏其不善之狀朝廷猶不忍加罪付其狀於士奇乃曰
左右之人非良助之為不善也已而有奏其人命數十
惡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老病不能起
朝廷猶慰安之恐致憂傷歲餘士奇終始論其子於法
刑之鄉人預為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天順日錄）
工部尚書周忱江西人初蘇松一帶稅粮有五六年未
完者　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未能完遂舉忱為侍郎
往任之忱為人謙恭言若不出諸口謀慮深長一切破
崖岸為之虛心訪問兼採衆論不一二年累次之數皆
完羨餘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賑恤歲凶無慮歲輸
京師之米甲於諸省　朝廷每勞其能亦善於附勢中
官王振極重之宦遊其地者無虛日人人得其所欲釋
子見造者必往求之所獲必過望然自出粟千石莅其
門又令子納粟得官士林以此少之（天順日錄）
李時勉在翰林直言進諫　仁廟怒命力士打十數瓜
不死洎　宣廟即位察其忠復召入翰林拜學士自後
不聞直言矣正統時為國子祭酒倣安定教條隨其器
而造就之諸生翕然興起人才遂盛於一時待諸生恩
義兼盡有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為文以祭之

後王振怒其持儒禮擣以罪枷於監門諸生不忍顧代
者甚衆獲免未幾乞歸士林高之亦可謂明哲保身矣
天順日錄

王直字行儉太和人永樂甲申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
除脩撰侍　皇太子兼國子南京　仁宗即位陞侍講
遂爲春坊庶子兼侍讀學士
宣宗即位與脩　兩朝實錄成陞少詹事仍兼侍讀學
士　英宗即位命充　宣廟實錄總裁官陞禮部侍郎
仍兼侍讀學士久之陞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加少
傅兼太子太師掌吏部事天順元年春致仕勅給驛還
里卒年八十三謚文端

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嚴姓永樂丁酉鄉舉明年乙榜
授　司訓九載陞吏科給事中改刑科掌科事陞陜西
右叅政正統甲子遷河南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陞左
副都御史總督大同機務兼理邊儲景泰乙亥丁母憂
有詔起復天順初元石亨脩舊怨譖富被逮至京令致
仕未幾起爲兵部侍郎改戶部復爲左副都御史巡撫
山東庚辰召爲戶部尚書甲申年七十卒干官謚恭定

耿九疇　永樂年　進士　禮科給事中
兩淮鹽運司正統中陞刑部右侍郎十四年轉右副都
御史巡撫鳳陽等處移鎮陜西天順初召還爲右都御
史將劾奏石亨事泄爲所擠排下獄出爲江西右布政
使陞四川左布政使石亨事漸敗露　朝廷念九疇老
成廉慎適禮部缺尚書召九疇還　上憫其老命爲南
京刑部尚書及石亨被誅而九疇已卒成化五年伊男
裕任脩撰歷叙九疇出入中外三十餘年忠臣骨鯁特懇
祈　賜謚特謚清惠

洪英字　福州　人鄉試會試皆第一由文選郎中
爲山東左布政遷右都御史未曾至京中官不識人洎
往浙江考察官員被黜者妄訐之且加誹毀朝廷不及
察而罷之令致仕二三大臣雖知其故莫能持朝士皆
後進不知其爲人既去方惜之真儒雅君子動履以迂
而處世若泛然者以此見哭於讒智云天順日錄

曹鼐號通俊奕初爲校官不樂願得繁劇一職改泰和
典史益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遂登進士第一楊文貞
公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閣內與政士林榮之自楊文

敏公沒後議大事多決於觷明敏之才頗相類焉雖王振恣横亦加禮敬沒於土木之難 天順日錄

何文淵守溫州時廉靜寡慾一郡大治當時浙東守稱爲第一既而召爲刑部侍郎氏有餽金者郎之好事者爲之立却金館在刑部雖有深刻意以尚書主之弗克遂入亦未知之也後以故乞病歸正統十四年朝廷多事士大夫交章乞起之召爲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太子太保其於擢用人才之際詭譎之迹始露而居言路者不能容矣雖百計固位柰何攻之者衆目爲奸邪暴其情狀終於斥去不能留矣向使病去不出作郡清名必然傳後不失爲廉謹之人今也雖得高爵而喪其美何足取哉予在銓司時或所見不當者必面執之不行以此見忌洎予遷兵部若屬任其所行莫敢誰何竟至顛踣而後已 天順日錄

處士吳學字與弼撫州人司業溥之子讀書窮理累辟不就不教人舉業弟子從遊者講道而已父在京特命還畢姻而來及至親迎後不成合巹之禮昇舟赴京拜父母畢始入室祭酒胡儼父執也自京回家夣往謁之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曰昨日已行拜禮訖今惟長揖問其故曰先生父執也若面拜恐勞尊凡行類此有來從學者不納贄見之禮或極其誠敬姑收之不動後或有過即所收者還之辭而不教非其力不食一介不以取諸人或親農事弟子亦隨而助其力多不能堪躬行實踐鄉人化之徃時閭中盜起四方採動閭撫之貧者亦欲乘機刼富家[illegible]早覺之急曉其富家曰宜散積粮於是皆從之一方遂安能自重不妄交人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不立文字暇則咏物適興胷襟高邁凡經史子籍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曉暢楊溥先生深重之兩薦不起嘗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難矣必除之吾可出人皆笑其迂嘗有詠桃一詩云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方岳名公皆重其爲人分巡至多造其宅 天順日錄

先是忠國公石亨來閣內議事因說山林隱士聞江西撫州有吳與弼者乃司業溥之子累薦不起實滲貫經書動遵古禮亨慨然曰吾薦之煩予代草章奏即日上

之數日下報蓋為左右所沮也一日　上召賢問曰吳
與弼如何賢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
好賢下士徵聘隱逸　陛下行此一事亦　本朝盛舉
上遂決乃命行人賫勑書束帛造其廬與弼接見之際
即謂　朝廷厚意如此當赴闕謝　恩但本意不授官
職就辭幣帛數月未至
上問數次一日來報至通州矣賢即入言之
上曰當授一何職賢曰今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者輔
導之宜授宮僚　上曰何職賢曰庶子諭德皆可
上曰莫如諭德之名賢曰諭德有左右　上曰與之左
賢曰若見畢可召至　文華殿顧問以重之　上曰然
仍以文幣賜之賢曰再於館次張具尤當　上許之次
日見　上發玉音召吏部命為左春坊左諭德朝士皆
悚然驚異以為布衣召至一旦受此　上召賢曰明日
可引至文華殿次日既見引至　上前問曰久聞高
義特聘爾來如何不受官職初不對賢促其對良久方
對云微臣草茅賤士年二十嬰疾日加虛怯以此不能
出仕山林之下不敢接見一人雖聞犬吠亦驚調治病
軀不暇非有高世之心不意聲聞過情為當道論薦蒙
聖上厚恩以天書幣帛來聘天使到門不勝感愧因而
勉作老疾復發延至數月方能起程至通州忽失聲一
日又疾作二二消入見
皇上之時幸不疾作況年六十有八老疾衰朽之人實
不堪任供職　上曰宮僚亦從容優閑不必辭與弼對
曰　朝廷之職臺諫之次宮僚為重　上曰宮僚亦衆不
專勞先生不允所辭終不敢應於是賞文幣四表裏羊
酒柴米遣太監牛玉送至館上顧問賢曰此老非迂闊
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三辭後稱病叩其所以不就
之故以
勑太重當以伊傅之禮聘之卻以此職授之賢謂如此
亦固執矣且　朝廷致敬進禮待先生非輕初無不承
權與之意今必欲如傅說爰立作相亦難既稱衰病務
大任尚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親宮僚若果有建
明則大臣以漸而至不然三辭不允亦宜就職以答
朝廷至意聞曰
上謂賢曰與弼既來如何不授職亦不相拘聽其自在

候秋涼欲歸亦不固留以俸祿養其終身不亦可乎復
命賢喻以此意亦不受賢初見與弼待以賓師之禮於
是公卿大夫士無不加敬以爲待布衣之重如此近世
罕見所以人咸驚訝中官尤不然之賢每爲之解云待
此所以勵風俗使奔競干求乞哀之徒孜孜於利祿而
食遠者觀此自覺羞愧孟子所謂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此舉庶幾能之與弼不肯就職三辭後以疾不能動履
留京兩月不敢具本再辭來賢舍訴衷曲乞回賢謂若
肯就職或有可行之道且　東宮早晚天涼講學凡有
輔導進學之法賢必能贊說依行又或因其留可以聞
聖學賢當乘間進言云與弼於經書義理窮究最精
皇上勵精圖治日勤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覽自斷
臣先於經書雖嘗講讀彼時春秋尚早至今歲久豈無
或忘況此　聖心聞明又非前日之比若於萬機之暇
令與弼從新講說發明則
陛下於義理愈加精熟由是剖政事益得其當有助於
聖治不淺矣又況賢輩早晚亦得請教以治身心以贊
治道與弼堅辭謂衰疾不能供職決意乞回又恐

上意見譴乞賢次日早見　上言與弼本意亦願供職
第以老疾不愈進退很狽望
陛下寬容若不見譴許其具本再辭　上曰果然亦難
留也賢曰此　朝廷盛事若始終成美而得賜與爲善
上所肯之且曰既以行人聘來還以行人送歸再與
勅書令有司供月粮食米以贍終賢即拜賀云此舉實
帝王盛德之事曠時稀有於是與弼感激無以報稱條
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　恩而去
曹欽反是時文官皆畏縮逃避況兵非已任誰肯出前惟
工部尚書趙榮自奮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從
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
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
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莫能及
上曰是亦忠臣　天順日錄
富順黃仕儁景泰中爲太僕少卿武臣石亨善之而王
肅公亦愛其才天順初大臣多得罪罷仕儁由是遷刑
部侍郎後亨敗仕儁與吏部侍郎張用瀚禮部侍郎蕭
璁等皆貶秩出佐方岳

端儀嘗採取　國朝諸公遺文及
聖諭錄水東日記天順日錄諸書所載事堪爲法
戒者爲一書昨因借澄江集取其數疋并附已意
兼奉斤正（端儀書是宋孔時學澄江尹公字號）
景泰元年　英宗皇帝歸自北狩尊爲
太上皇別居南宮　今上在儲位又明年乃易兩宮踈
隔嫌隙滋萌災異荐臻人心危懼廷臣無敢以言時公
爲儀制郎中特陳脩德弭災十四事一畏天戒二任奕
理三養聖躬四節幸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惇孝義
八慎賞賚九重名爵十華巡撫十一擇重臣十二辯異
端十三郤貢獻十四汰冗官其畏天戒大意謂內臣不
可干外政倭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宜盛聲色凡爲陰
盛之類請悉華罷其惇以孝義則以
上聖皇太后皇太后爲天下母受天下養必謂尊養之
至矣然必躬脩問安視膳之禮乃盡尊養之誠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陛下向嘗親受冊封
爲臣子是天下之父也至以天位授　陛下尊爲
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
群臣朝見於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舊皇后於
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舊皇儲於東宮以定天下之
大本如此則倫誼篤而和氣充天意自回災弭自弭矣
疏上忤旨下公錦衣衛獄刑逼誣引大臣并南京通謀
榜掠惨酷体無完膚濵死者數卒無一語他及惟御史
鍾同先嘗有言故并逮之俱欲重坐會天大風雨黃氣
四塞刑乃少緩明年秋南京大理卿廖莊入朝亦以嘗
請復儲杖于闕庭因命杖公與同至百同死公幾死復
生禁錮愈嚴公了無懟悔意越二載
英廟復登寶位今上還正儲宮首錄公忠出之獄嘉嘆
良深遂陞禮部右侍郎（出太和尹直所撰參贊章公神道碑）
成化末小人用事南昌李孜省挾左道干進既而以尚
書掌通政司事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以
太宰歷城尹公不右江西人物乃叶謀極力擠罷而用
豐城李裕代之及薦太和尹直入內閣起永新劉數長
臺憲擢高安黃景貳禮部四人皆當特極稱無廉耻者
而新建謝一夔安成劉宣俱不保脩節景亦附麗一夔
進工部尚書宣召亜吏部物議喧然不平獨羨盱江何

公喬新節行之介特來幾一變先辛孜省旋亦誅死直
等相嗣死免公論始明而直誌一變墓云云是全然不
知道理之是非者今錄其文于右
皇上御極廿有三年既久於揔攬洞鑒群情乃赫然渙
北縱遠連竄一二大臣首召直於南都參典密務且起
致仕都憲劉公叔融正中臺繼擢李公咨德位冢事謝
公位司空劉公紹和爲少宰黃公文昭貳宗伯吾江右
士夫素知剛介寡偶一旦聯陟與論翕然稱快
初直爲翰林侍讀學士一日禮部侍郎員欽歷城尹公
素不滿直他有舉薦 上皆不允內批以直之翼日迭
遇歷城舉笏謝之歷城曰公簡在帝心者自此結怨尤
深而已直服闋到京適今少傅大司馬馬公爲兵部侍
郎被竄者汪直誣奏謫戍直以兵部非所宜爲請補南
京禮部未幾 寵浸衰直經營再入歷城又不許直凡
詩文語言形色率寓嗟嘆不平之意後既與孜景省輩
擠排歷城作丁未會試錄序末云登名是錄者異日有
服大僚亦惟斷斷焉休休焉好惡用舍以循乎理視天
下爲一家中國猶一人俾無一賢不效于用云云斯爲有

光於科目設或此町彼畦媢賢忌能且朋比媟黷自底
憤悸爲斯文玷亦寔賴焉說者謂至此猶未忘情於歷
城也既而冰山見覞直與景等亦爲臺諫論罷職名至
指爲小人之尤一網盡去雖君以譏刺歷城而亦若自
嘲云爾

立齋閒錄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宋端儀撰端儀有考亭淵源錄已著錄是編裒錄明代故事自太祖吳元年迄於英宗天順皆採明人碑誌說部爲之與正史間有牴牾體例亦冗雜無緒

寓圃雜記十卷

〔明〕王錡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寓圃襍記十卷》提要

寓圃雜記卷第一

長洲王錡原禹

虜中大雪

自五代以来北虜侵我疆土索我金帛以宋太祖太宗之継興終不能制下至靖康之變尤不忍言蓋由所都非形勢之地也胡元據有中國垂九十載無復天理之可言天生我太祖掃除之受命之初即欲宅形勢以臨中夏禦夷狄故嘗幸汴幸洛將幸關陝而遂斯時中原之地久為戎馬所踐繼以冦盜民不聊生六雖所過率皆空城於是定鼎江南以

資兵食而都壯之志未嘗忘也且以燕城為
元舊都形勢可以制虜因以封我　太宗焉
及　上登極即廣舊邸為皇城頻年駐蹕時
羣臣不知　睿意所向屢請南還因出令敢
有復請者論以妖言於是河南布政使周文
褒等皆遭重罰自此基命始定遂成萬世之
業雖殽函之固莫能及矣永樂壬辰之後
大駕頻征沙漠搜勦遺孽屢抵巢穴而歸是
則都燕之志　太祖實啓之　太宗克成之
也
漢高祖既為天子大封同姓肢大於幹馴致七
國之變然中興之業卒賴後系唐之興也子
弟皆有封爵建宅以居京師惟食其祿而已
國家緩急無所繫焉降而至宋宗室之封必
自遥授小官漸進侯王除拜之煩蓋無虛日
其邸第散處兩京故有南西內外班之分歷
年既久僅同民庶後遭金虜之患無一人操
尺寸兵以起者此皆由封建不得其制也我
太祖受命之初首立藩輔諸子自勝衣已上
皆冊立為真王其國皆處要衝之地制度儀
從不侈不儉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上
無所專下無所擾　聖子神孫將遍天下真
萬世之良規也
宣德初漢庶人高煦反報至言其甲兵甚精銳
上召楊文敏公等議遂建親征之策　上難
之榮曰陛下骨肉之患非親行不可　上從
之夜拜陽武侯薛祿為大將軍ゝ行大駕繼
發六軍追至在途雨下如注七日抵城高煦
方殺人祭纛聞　駕至倉卒不能出若稍緩
則其勢猖獗難制矣兵不血刃罪人已得祿
請屠城榮為救免止坐同謀者方奏凱有告
趙王謀反言其與高煦相連上復召諸大臣
議皆謀乘破竹之勢取之獨楊文貞公進曰
陛下臨御未久既平漢又去趙不一年而翦
先帝之二子是豈列聖在天之意乎況趙反
形未露　上曰柰何士奇曰當遣廷臣素與

趙厚者一人往諭之使其以意自陳願進三護衛軍則去其羽翼雖欲反不可得矣 上可之遂遣駙馬都尉井源〻所尚主乃趙王同母故也既至以禍福譬曉之趙果從其計以護衛來歸自此潜消其不軌之心而諸藩相繼撤護衛矣 朝廷免用兵之費趙亦能保其國後上開文淵閣特設宴名三四老臣先以觴〻士奇曰此賞卿存趙之功終宴甚歡皆厚賜而歸此寔 宣廟之用言二臣之善謀也

宣宗胡皇后無子宮中某氏育 英宗孫貴妃攘為己子遂得冊為皇后而廢胡為仙師時仁宗張后為皇太后愛胡之賢且憫其無辜不使別居令入自所處清寧宮進膳如常儀每朝會宴富必命胡坐孫之上婦姑之間恩禮甚篤孫常怏怏 英宗立尊太后為太皇太后孫為太后胡每事謙讓不敢居孫之右正統 年太皇太后崩凡六宮有位號者皆祭奠胡不敢與太后之列惟與諸嬪妃同事太后知而有見譴之意胡因痛哭而殂太后命閣下諸臣議治喪之儀時楊士奇臥病於家諸臣往問士奇曰當以后礼殮葬景陵問者曰此非內中所欲士奇遂面壁不荅惟曰後世罵名諸臣因議以嬪御礼葬天順六年孫太后崩 英宗尚不知己非孫所出惟皇后錢氏知其詳亦不言八年 英宗大漸后泣訴曰皇上非太后所生實某宮人之子死于非命久無稱號胡皇后賢而無罪廢為仙師其死也人畏太后殮葬皆不如礼后位未復惟皇上念之 英宗始悟遺命大行尊崇之典錢后素性孝謹絕無妬忌 英宗北狩每夜籲天拜倦則卧地因損一股哭泣太多復損一目傾宮中所有佐迎駕之費 英宗在南城不自得后每曲為慰解復辟之後處景皇后猶盡礼焉

景皇帝之七年正月病久不能視朝外議稍藉

籍王冢宰直與諸大臣議請舊太子
監國　太上還太内議畢具本時正月十四
日以燈假有妨候十六日早進其稾留于礼
部尚書姚夔家諸臣中有一人泄其議其貪
功喜事若曹石諸人知之遂亟造謀先於十
五夜部聚整定至四鼓斬関而入亦有内應
者遂成南城之計而前諸臣之議竟寢焉
英宗既復辟雖賞諸人之功而恒不悦以其
有輕朝廷之心後皆不得其終成化初姚為
冢宰嘗以此稾出示郎中陸杲且曰朝廷本
事但庸人擾之無亦無迎藩之謀特以此誣
于謙輩之死耳杲向為余言如此

將黄門性中言侍　英宗將十年御前常有二
銀鈎爐奉引爐為香烟所觸色如黒漆終不
一易也

自太祖相傳列聖臨朝每至日昃不遑暇食惟
欲達四聰以来天下之言　英宗以幼冲即
位三閣老楊栄等慮聖體易倦因創權制每
一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封詣
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遇奏止以所陳傳
旨而已　英宗既壯三臣継卒無人敢言復
祖宗之舊者迄今遂為定制

景皇帝七年正月　日方郊忽嘔血不能成礼
而還居外殿惟太醫董速与宦者二十餘人
侍日則進藥夜則處榻前三日少保于謙請
見懇帝視事十四日帝令速胗脉奏曰聖体
安矣帝曰明當受朝十五日早起服湯藥具
衣冠將出聞夜漏未盡因和衣假卧以待旦
不覺酣寢左右莫敢驚及日已高速命放朝
曰姑俟明日至夜曹石諸人詣南城請太上
復辟聲徹帝所帝命宦者升高四望遥見火
光自延安宮来帝曰大兄做皇帝吾無憂矣
此雖出於人謀亦帝天禄之終也董速親見
其事如此

憲宗好生每奏讞大辟多所寬宥或不得已而
行刑其日必卻八珍之奉默坐焚香哀矜之

意惻然見于玉色仁之至矣

大長公主之子周賢於　憲宗為甥中丙午鄉闈丁未會試太毋賜膳于塲中以不合格下第　憲宗聞之但曰孩兒尚幼略無怒色此天地之公也

唐宗間皆有官妓祗候仕宦者被其牽制往往害政雖正人君子亦多惑焉至勝國時愈無耻矣我　太祖盡革去之官吏宿娼罪亞殺人一等雖遇赦終身弗叙其風遂絕

吳故墟之西有天王寺寺廊之南一神端坐長可八尺巾若居士衣若深衣隆準大耳耳有垂珠目深膚厚脣努而豐額甚廣顴甚高鬚類虬而不張有深思穆穆之容永樂初百戶閭俊來官于蘇偶見此像伏地而哭人問其故乃曰此我　太祖皇帝之容也俊侍左右者五年諦視甚熟今鼎湖之駕已遠故感泣耳遍傳吳中觀者如市至今人每過之即加瞻仰以實為　太祖聖像此乃塑手之精偶類天日之表一二而已特人心思之至遂形容之過也

太宗一日謂通政陳定曰尚書蹇寬是君子中之君子甄容是小人中之小人　上雖知其為人不同能各任其材曾無廢事後元宵觀燈命大臣皆賦詩詩成有鈔幣之賞容亦為一首進　上卻而不顧曰汝素不能也因賜餅餌數枚以愧之　上之知人至此

太宗晚年有易儲之意一日命太常寺丞袁廷玉先相　仁宗曰後代人主往相　宣宗曰萬年天子自此國本固矣

太上在虜之日雪大作諸帳深數尺惟御幄之四圍微雨沾洒而已虜覘其異以為真天神遂有奉駕南還之意此亦上天示異於賊虜欤

寓圃雜記卷第一

寓圃雜記卷第二

長洲王錡原禹

宣中書不愛財　呂尚書通變
宣宗幸楊文貞公第
劉觀院判　金陵伊氏
羅侍郎　徐司馬
李祭酒忠諫　李祭酒荷枷
英國公聽講　金陳二先生
胡恭安公　通州給糧
吳文恪公卻金詩　尢先生
楊先生德量　五子代死
陳太保厚德　陳御史嚴冷

嘉定宣嗣宗為人溫雅恬退初授中書舍人進部郎中仍掌制誥一日　宣廟幸文淵閣喜甚以銀錢撒地令諸從官自取惟手疾者多得嗣宗俟諸臣取畢徐拾一文　上顧之曰此秀才不愛財因以重幣賜之

尚書呂震有通材掌礼兵刑三部事太宗將北征沙漠命洗馬姚某撰祭文姚書題作祭纛文以進　上大怒曰何舞文如此命置姚於獄俟旋師行譴師行至榆木川晏駕　仁宗登極命震擬進曰本名旗纛姚某寫作寶纛係是字體差譌當時其罰上遂從而釋之

宣德中　駕幸少師楊士奇第夜已二鼓士奇驚起朝服而迎但見儀從雜列香氣絪緼不知上所在惟北向拜不已　上方倚東闌看月而笑呼曰士奇朕在此所賜已充庭矣頃之屏去左右有所問人皆不得聞遂起錡少時聞崑山衛靖中書言之

太醫院院判劉觀常侍　太宗左右大暑中上方束一帶乃片腦合成者問公曰此帶何如即奏曰片腦性寒傷腎惟有香耳上遂命解去又　上晚得中風疾常服麝腦諸香藥又問曰可服此否公曰香藥如油入麵終不能出上遂罷之公為　上潛邸舊人見信如此

金陵伊氏家豐厚為人亦謹厚　仁宗在青宮
屢取給於其家伊氏絕口不與人言登極後
即擢其子恒為營繕所官　仁宗上仙張太
后追思其事遂進尚寶少卿本朝尚寶官雖
五品最為近侍非勳舊之子不得居也
宣德中吉水羅公汝敬剛直不屈為權貴所擠
以工部侍郎兼翰林脩撰出使交趾回過吳
中適大理卿熊槩巡撫肆作威福大家巨族
少被誣搆隨至抄沒冤號之聲上聞於天公

見而不忍且与槩有鄉里之好因以陰騭為
諭槩屹然不省為之益甚公至京謁見陳使
事畢具以槩事奏上其言甚切　上覽之惻
然曰事有甚於此者即日召槩回以周文襄
往代自此東南荐安矣錡六歲時侍先君可
竹府君之側聞与客言公事甚詳若有感荷
意不幸早孤其詳不復記憶止記疏中有暫
踈法網一言因書其大槩且聞羅之使有一
僕死于交趾其王範一金人與僕身略等用

以償公〻拒而不受其奉使得體又如此云
大司馬江陰徐公孟晞為吏三考皆兵科初授
兵部主事次進員外郎中又進侍郎正統初
以征雲南功為尚書一生仕宦惟掌兵事亦
奇也公有德量為吏時人奉財者多不取或
反出以資之後雖居八座清儉自卑常若寒
士囊于位子　以公軍功襲廕官至通政使
致仕甚有父風
翰林侍講李時勉進諫　仁宗大怒命左右以

金瓜拉其脅折出未下獄大學士楊士奇遇
于外朝因以燒酒灌之得不死　宣宗登極
名時勉入遙見即以手捋臂而怒曰汝何激
惱先帝而致崩耶時勉曰臣言制中不宜屢
進嬪妃太子不可遠離膝下并諸大事云云
少怒少解不久釋其獄方　仁宗上賓　宣
宗在南京得報甚危急今聞其言亦有感也
正統間李時勉為祭酒多所造就六堂師生敬
而愛之私號曰古廉先生又擬其有滄海之

量父母之心亦不為過也中官王振生辰諸
大臣皆賀先生獨不往振銜之坐以擅斫文
廟前古木為不敬特置百斤枷命枷先生與
司業趙琬掌饌金鑑有一枷特重數斤為先
生設也金曰鑑年頗壯當荷此先生曰老夫
肋骨甚堅即以自荷諸生司馬詢等數百人
上章伏闕代三日方得蘇稍遲皆死矣不半
年懇求致仕振猶以為恨削其恩禮焉
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公暨侯伯二十餘人早
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一日
假詣國子監聽講　上命以三月三日往於
是太師至日率諸侯伯到監所携茶湯果餅
之類甚豐祭酒李先生命諸生立講五經各
一章講罷設酒饌奉欵諸侯伯謙曰受教之
地皆就列坐惟太師与先生抗礼飲甚歡太
師屢辭先生曰秀才家不易措置願太師少
寬復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抵暮而
散此亦太平盛事也

金先生問陳先生繼少時皆從俞先生貞木游
先生日錄多書金陳二生某日講某書某日
作某文頗優待之嘗謂王文靖公汝玉曰二
生學問略相似金之名位過陳遠矣後而先
生皆以白衣薦陳為翰林檢討不久而歸金
至礼部侍郎享福禄榮名者甚久俞之孫嗣
嘗以日錄示余
忠安胡公　宣宗朝為礼部尚書宮中屢有封
冊必先命于公或有不當必奏曰臣掌天下
大礼一不合宜譏貽萬世臣不敢奉詔　上
亦為之中止公大節甚明惟於胡皇后之廢
孫皇后之立不能匡救多受莊田閽者之賜
於心不能無愧焉
通州在京城南四十餘里常積糧數百萬石己
巳之変胡虜南侵牒至云欲先據此地諸大
臣議将焚其倉廩適周文襄公忱朝京陳僖
敏公鎰為憲長因詣其計文襄曰何至此宜
撒示在京官軍旗校預給一歲之粮令自往

支則糧帰京師又免輦運之費諸臣如其計不數日通州皆空虜至無所獲而去

吴文恪公訥為御史時巡按貴州回三司遣人賫黄金百兩追送至夔府公不啓封就題其上還云詩曰蕭〻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贓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間廉而不激如此

鄉先生尤安礼字文度　太宗授以祭酒奏曰臣無德命為都憲又奏曰臣無才遂擢為貴州参議罷官歸吴有一子命之洒掃子執箕以問曰大人地從何處掃起可見其家讓厚之風也

楊先生翥為脩譔居京師隣家有失雞者指其姓而罵家人以告先生曰坊市中不獨我一家姓楊又一隣居甚隘雨至必從先生家出水甚受其汚濕之患家人復告先生解之曰晴乾日多雨落日少其德量如此

大理卿薛瑄有德有學人称為山西夫子王振惡其不肯出入門下坐以聽信僚屬故出死罪法當大辟將殺之有子五人爭請代死因得免振敗復大用

陳鎰字有戒為人忠恕有容正統初自外臺擢副都御史久鎮陝西民愛戴之時王文為按察使公知其廉舉以自代朝廷從其舉久之公与王相継擢左都王擢在後反欲位公上関中之鎮王次當往反欲擠公行朝廷以二公皆名臣制下使一年一代因為定規王每遇公即有怨然不樂之色凡臺官之巡蘇者必私命其伺察公家人子弟所為凡可以害公者無所不至公一無較景泰三年又同為太保太子四年公方以病告在王即以言迫脅公欣然請老五年王来蘇撫民公在病中不一臨問更對人詆誚不已識者皆鄙王之無量六年公薨王已入閣凡公之恩典皆被其損例贈太保止贈少保謚議忠肅易以僖敏人頗不平之七年　英宗復辟王為權臣

所陷遂致極刑公人物修整鬚如點漆關中累年罹旱自公之往甘雨隨車人甚愛公稱為黑胡爺〃　景皇帝朝文臣為公殞者幾三十人惟公一人無削奪貶竄之患壽考令終天之福善人固可知也若其忠魂在朝廷恩惠在西陲自有國傳

陳御史祚面目嚴冷雖家人亦不假辭色宣德六年進大學衍義勸　上日勤聖學　上大怒抄劉其家并捕其子姪瑄等同下錦衣獄各不得見者三年備嘗苦楚　宣宗晏駕釋出祚乍見瑄等略無憐惜之意偶都御史顧佐來訪祚命瑄等出拜侶曰祚不能庇此輩乃為祚所累至此惟此一言而已遣瑄等歸不問其生理其少恩如是

寓圃雜記卷第二

寓圃雜記卷第三

長洲王錡原禹

劉文恭能忍　岳正草詔
郭登鎮雲中　陳御史提學
劉忠愍二子　記守令

姻家劉公宗器遇事能忍為侍講時嘗取繼室白氏稍被其家蠹食兄弟又多不遜編修賴世隆輩皆勸黜之宗器念其無歸因托疾挨以歸吳不久白死宗器復起為學士恣酒詹事以卒謚曰文恭子孫繼登顯仕豈無自云

天順七年承天門災命　岳正草詔言多自咎權奸甚恨遂貶肅州

正統十四年定襄伯郭登鎮大同　英宗駕在虜庭犬羊悔過送駕直至城下登閉門不納英宗傳旨曰朕與登有親何至如此登遣人奏曰臣奉朝臣命守城不敢擅棄終不出見虜復奉駕而去天順元年上思其事止討登伯爵命守甘州聖度之廣如此

陳先生選崇尚道學為御史提學南畿惟以禮義廉耻教化諸生讀書必自小學始其来必居學舍夜則秉燭命諸生列坐為之講解善問其疾苦真得師弟子恩礼獨與權勢不肎少下都憲韓雍居父喪諸御史皆致奠送葬先生但一往吊而已後擢河南憲副諸生如失父毋先生之名素重人皆望為天官祭酒終無薦之者止進廣東方伯不久為官所害天下惜之

劉忠愍公球為侍講奏宦官王振專權振命錦衣指揮馬順夜殺公于獄中二子鈇鉞號哭求屍止得一臂鈇鉞痛公之死終振之世不出仕歸葬後皆以進士為京官同擢官閩浙二藩毋夫人尚無恙兩地奉迎供養極厚人争羡之以為天之報忠也

余年五十有八歷郡守十有五人其間賢者記其大槩於此

况公名鍾字伯律南昌人蘇自永樂間久不治朝廷患之屢遣使督責無效宣德　年閣老三楊公議曰郡治獨係於守与其督責於後孰與慎擇於初公時為礼部郎中有材名三公遂以上薦復請賜勑便其行事詔可之郡守有勑始此也公既至悉察幽隱喟然曰郡之不治病在賦重民貧吏胥為奸耳因焚香自祝奏減正賦七十二萬餘石㦯動以禍福不頋卒得所請次發悪吏豪民數人郡遂大治初郡多水患公講求其利無不曲利盡自後遂無墊没他如薦賢養士恤孤慎刑摧挫強禦皆其政也性剛明見事必為不計成敗然卒皆底于成其度量廓如也朝廷累有褒美宴勞之寵而以蘇人仰之終不遷其官公亦為之不倦正統七年　月　日忽無疾卒于位民間哀之父老歌思至今不衰

朱公名勝字仲高金華人先知武昌周文襄薦之以正統十一年轉至公為人清儉刻苦深燭民隱踵前政之弛日夜修緝期年而成

其政專主中和不尚刑罰既久七邑之民幾
於化矣景泰三年朝廷旌之擢為江西左方
伯
楊公名貢字彥魁撫州人先為御史景泰五
年按蘇時郡中大飢死者相枕郡邑皆缺官
巡撫鄒來學彌令煩碎民被其擾無所控訴
賴公獨任其責殫力拯飭奏免災粮若干萬
石開倉賑貸活民數萬滿去父老追送彌泣
其後守臣不職蘇之仕於朝者若劉祭酒諸
公僉舉公為代天順元年乃以貴州巡按來
勅來蘇首立惠民倉實粟以備凶歉次發酷
吏安紀等數人奸贓政聲赫然素彌清嚴疾
惡之心尤勝先有土豪豬守備翁紹宗為先
容求私覲公捕其人置獄檢其賊殺等十餘
事欲論如法翁為救解於巡撫崔公將出之
公欲併黃翁計不密反為所搆三年朝廷遣
兵官逮公及豪至錦衣獄置對公不勝困苦
遂誣伏勒歸田里天下冤之

姚公名堂字　寧波人天順四年以憂起
自家抵官忠厚清簡敬賢愛民雍然有德君
子也性素不能逢迎為當道所疾同時有林
鶚知鎮江巡撫劉孜謂其能理煩以更賢育
民對易之於公雖無貶詞人頗惜其去五年
春檄至即行凡什器帷帳之屬一無所取先
釀酒一缸以為蘇物戒守舍者留候林公為
用送者塞路民有歌謠焉
林公名鶚字一鶚台州人動由礼法過于衛
身雅好文學以儒飾吏未嘗為上司一屈膝
對胥吏小民言必涉經史其威儀之盛老生
故吏猶能言之惟於吳令崔某之獄頗為不
平　年復以劉薦持憲節江右臨行有書萬
卷後至少司冠卒
邢公名宥字克寬瓊州人以遠人舉進士高
科為名御史治官者王振黨獄有陰德累舉
都憲為忌者抑止擢知台州天順　年坐以
舊按河南失察裕州守罪謫福建某縣丞

憲宗即位知起蘇公素有愛人之心通變之才濟以學術所至有譽乙酉郡中大飢斗米錢百三十文且無所羅公賑恤賙貸甚勤民賴以生流人之在境者亦不失所然而公帑不空富室無擾荒政之善無如此者至刑名錢穀上供送迎調發諸具繁夥素稱難辦處之綽然聲称籍甚丞弼大臣亦寓書為賀二年知者交薦　朝廷重其去止賜勅擢參浙藩仍知府事盖特恩也後數月遂進都臺就撫南畿五年以病累疏乞歸得允其疏盛傳吳下

賈公名奭字希召夔州人亦以御史按蘇有聲成化四年擢知府事涖政一遵邢公無所改作故不勞而治若其持平守正確乎不拔氷蘗之操始終不渝尤人所難以憂去

劉公瑀字汝器保定人前守丘霽罷去天部慎選臺官有重望者代之公名居首成化十一年至蘇周覽庶務去其太甚者餘惟鎮靜而已中值年倖巡撫大作威福頗不以礼遇公公亦無慍年敗公反憐之人称長者賦性簡重在位九年如一日丁未之朝留為晉藩參政

賀公名霖字時望鄱陽人弘治元年以御史到郡蘇民望而知其為[illegible]人君子鼓舞相慶公盛暑涖事凡舊政之墮者過者不及者悉痛整齊之無時刻少休勞悴致疾雖在告猶數強起處分疾愈甚未期年而卒蘇民哭之罷市

長洲為蘇首縣令長不由以擢則由以敗而敗者恒多豈風土使之然耶数其善如宋王公元之余得見者余公一人而已

公名金字貢之成都人成化五年抵任郡吏以其儒者頗易之作奸如故公以理教戒率者居半因稍加懲艾即加改行焉縣民數多訐公不設鈎鉅一以公議裁决畧無心於其間訐者謂公不可欺亦不可犯稍〻引去或

有強愎自恣于理者則往〻詣府司巳上官輙諭之曰汝自有賢令不須至我其人竟自觧散数月間吏民帖伏前令玩災横歛民多逋亡聞公之政漸次歸復如傜役丁夫之類累年為下人所賫率皆顛沛因置手籍點視始得其平縣多富人或為所餌侮上厓下悻悻自得公殊不假以辭色事至罰之不必貸因以歛跡然公亦不為巳甚郡中賢豪棋布請托無虚日公一切謝絶曰吾寧不作官決不為其使令也縣當要衝而繁華甲天下達官貴使過者旁午舊例必設宴迎勞公皆罷去魚肉一飯歡然而别其子弟随侍者訓飭防範甚嚴不得輙至中門一日見几上有紙畫数幅盖其子購之於吳縣界中者悉取焚之終不留也夫人洪氏在縣幾五年惟織絍供裳服機杼之聲時聞於外雖同寮吏卒皆不得一覩其面其化于家者如此十年公与吳令雍泰同擻皆為御史雍留止臺公補南臺或言其為雍所擠公裕如也公今為陝西按察副使吳民思之不巳尸而祝之尚在他日也

寓圃雜記巻第三

寓圃雜記卷第四

長洲　王錡　原禹

參政祝公惟清在晋藩時汾州妖人以天順年五月五日作亂自稱天王僭年號曰天福時公分部其地聞變即戎服馳往賊已就擒凡十六人指同謀者甚衆皆其素讐問官以逆黨欲悉置極刑公曰諸人同謀何不齊發而遂發若是且脅從罔治況攀援者乎遂奏釋之得活千有餘人嘗與使者同決崞縣囚七人五人伏質二人者次當斬遽駿嗟歎公急止問之因曰我罪不當死苦於惡刑而誣伏今見公仁慈故敢銜哀求辨也公語使者曰幾誤殺二人矣宜為別白使者不從公移疾以緩之使者問病公曰其以無罪者當死故為腹心之病耳使者悟因而兩得囚出公之慎獄如此若其政化之美不可槩舉成化丙戌公遂懸車之請予以舊好間得參侍從容問公居官之要曰吾為給事居刑科凡奏讞者屢為駁正必使平反乃止維職專糾劾惟責人以大義未嘗以帷箔陰私汚辱士夫在官幾三十年不妄害人至死亦不以喜怒加刑罰惟此而已余嘆曰長者之言也佩服以退後公享有多福壽考令終今孫允明為吳中鉅儒非公積德之報歟

中書舍人李應禎剛毅不屈長于古文不獨能書也成化間詔應禎寫佛典若干卷奏曰孔

氏五經臣所願書若此非臣職也因被罰由
是直聲滿朝今歷官為尚寶司卿矣
王家宰恕為巡撫時華年俸之煩苛後周文襄
之舊政民皆樂業惟與宦寺權豪為敵如水
火之不相容每御府縣小官少所黜罰嘗曰
此輩去此輩來無益於事徒費迎送耳有得
大臣之體
福建彭公韶以都憲巡撫南畿不及一年未巡
者不過三處而吳民思之久不能忘蓋公德
量寬厚不肯更張所為皆合人心耳公嘗著
本朝名臣傳讚三十餘人尤見其學術高古
云
無錫盛顒字望以都御史致仕回偶至一室見
數人鎖于内出而問之皆鄰人也又問曰諸
君何自如此告曰為負息錢顒曰有是耶命
出飲之酒急召子弟取息簿與券契子弟必
難之公曰吾將自閱以施于官遂捧至悉取
火于諸人之前曰多謝諸君幸無怪煩傳語
鄉里自今更無索矣諸人感激而散
陸泉孟昭心多惻隱為刑官十三年初入獄見
重囚皆三木仰卧于床不能轉動被鼠夜嚙
流血涔涔甚憫之遂賣數貓散置于獄中鼠
患頓息因多感泣自此獄中畜貓矣
嘉定之吳淞大江淤塞百年民受其患古水龍
晋以御史左遷為令即日蒞視召父老熟諳
方畧多為設施踰月疏通又開支河五百餘
處利及旁縣民號曰御史河有河夫掘得石
牌長尺餘上有刻曰得一龍江水通則龍之
間河亦有數也林鶚為蘇守張懷許可書其
考後曰吳淞水利功績尤彰朝廷旌其能擢
守徽州又改常州
吳狀元原博與賀解元其榮同解其榮會試久
不第居京師染瘵疾已殆為館人所迫原博
迎致私邸湯藥膳羞床褥燥濕必躬視甚適
其意不久其榮卒原博出貲製棺衾以斂又
為之服如制設幕以停柩弔客至必親答拜

早暮出入必揖之後歛其遺物封識甚密致
其喪同歸吳中又有何耕者與原博同游邸
膠爲先輩知樂會縣罷官貧不能歸旅泊海
南其弟姪之在蘇者貸官錢甚多巡撫牟俸
檄耕以來涉鯨波冒瘴癘妻子不能從間關
數千里至即繫囹圄幾三年衣食不給原博
適還家聞之遂懇于官緩其責楚巧檢橐中
得白金若干復着蹤募好義者又得若干代
耕償納如數因以得釋耕詣泣謝復往海南
原博又資之以行其篤於交義如此
吳原博爲士子時文名已著達人顯仕甚見推
重或求識面率多迴避所親以事求白縣官
原博温言卻之所親復懇則曰譬我不作生
員亦已開矣終不一往 家素豐裕父兄欲
以鞍馬代勞原博屢求免處學舍幾二十年
去家頗遠迎送往來終日徒步士服脩然惟
一童子肯筆札以隨後及第爲從官歸亦屏
騶蓋焉

袁柳庄先生廷玉在 太宗藩邸屢相有驗登
極授以太常丞 太宗一日出宋元諸帝容
相曰此皆秀才皇帝元自世宗至文宗曰
皆是吃綿羊肉郎主見順帝則曰又是秀才
皇帝也 太宗大笑厚賜之豈順帝則日果
合尊大師之苗裔歟
天順七年七月十三日余與劉宗序同詣武功
徐先生日已午尚未蹤牀坐久方出即問曰
二子曾見夜來天象否吾二人對無所見先
生徐曰宦官之禍作矣吾爲曹吉祥所害至
此今其禍猶甚於我也吾二人復唯唯而退
是月吉祥之姪欽果反誅連吉祥焉
湯序善天文地理災變占候之術由欽天監小
官至侍郎與曹欽往來甚密天順五年七月
偶至太常少卿凌信尚義家凌屏人問曰近
日天象何如湯曰來年當喋血京師但不傷
社稷凌默記之辛巳七月初二日欽果反都
城巷戰殺人甚多不日平定湯亦以與謀被

誅全家貴戍廣西今子孫猶習其業知禍而
不知避亦可笑也

劉欽謨進士養痾于家余時未冠以忘交往謁
有江陰王生誼顏生瑄肆業其所瑄年少而
聰慧誼稍長而質朴欽謨頗愛瑄鄙而疎誼
適有相者至因命二生出相相者云二子皆
名進士但瑄稍遲耳欽謨不以為然余與相
者同出私扣之告曰兩生心術皆不端恐非
遠大之器後五六年誼中第除黄門為河南
僉事罷歸復數年瑄方第為夏官主事以卒
皆少清譽相者果驗

長洲沈景暘卜易甚驗宣德初驛取至京命於
午門上布卦乃問英國公征南之事景暘得
占遂曰此大勝之兆明日正午當得捷音俟
其時果有飛騎至報生擒黎王得其國一刻
不遠遂賜鈔幣遣還故里

余嘗寓承天寺見一僧棲于殿簷之下冬夏惟
一衲布裘鬚髮不剃亦不長或數日不食食
或肉數斤問其姓曰趙頭陀問其來曰終南
山終日不發一言與之食者舉手以謝成化
十五年十一月朔死于苑橋側民家尚氏戶
外後有人見其在杭州乃化之日也

王先生洪以總角發第 太宗甚喜命禮部與
行三加之禮禮畢趣選入官翰林與王
直王英齊名稱三王後有忌之者出為刑部
主事人皆惜之平生詩文甚多惟不能俯仰
於人故終不顯云

玄妙觀道士張宗茂自幼傳其師李雷谷之法
祈禱必應戒行端亦後舉為道紀非其所好
常托病不視事　年六月初凡親故
同袍之家皆往奉手帕一方為別人皆恠之
其徒日夜侍其側矣　日焚香獨坐命徒
取茶至則已化矣三日而殮略無穢氣息蓋
尸解也云

張士謙學士作文不險怪不涉淺若行雲流水
終日數篇凡京師之送行慶賀皆其所作

頻獲潤筆之資武亿中為求者所逼輙取稽作易其名以應酬有除郡守者人求亡謙文為贈後數月復有人求文送別駕即以守文稍易數言與之忘其同州也二人相見各出其文大發一笑

正統間陸孟昭嘗以崑山沈魯誠學所撰貞經若干章示余余年少恠其僭擬却而不視後思一見不可得今不知此藁尚在否亦有可取否姑記之以訪其家

寓圃雜記卷第四

寓圃雜記卷第五

長洲王錡原禹

先叔祖母李氏乃耆澤趙氏之孫嘗言其外祖澤民富而禮賢聘王行止仲為西賓奉養甚不至命廚人每食必具一單諸先生求判方敢進食行雅喜啖蛙雖隆冬非蛙雖隆冬不飲澤民以難物不忍命數日一進行曰醴酒不設可以去矣遂行其友勸之曰寓於蓋東南之美何忽違然邪行曰亭能對時諧乡居于

此又問曰今將何之行曰往金陵耶時太祖
造邦法制嚴峻又復堅沮之行大聲曰虎穴
中好歇息逃遷至京久無知者偶舍于藍都
督府藍有家人子肄業于行每歸藍取其學
課以觀重加稱賞一日召行見行以為奇遇
所談皆翻喜無一語及文業藍曰先生文武
才也何見之晚因徙置府中以師事之不久
藍以謀反見執或勸行曰可行矣行曰臨難
無苟免亦被執刑官無以入其罪命行供狀
行曰行本一介書生蒙大　將軍禮遇甚厚
今將舉事焉敢不從遂以同謀被誅亦迂士
也祖母有畫數幅皆行題識懼黨禍以行字
中增三點作衍字遂失其真今亦不存矣
崑山沈愚字通理為人風流醞籍與從父王澗
先生為詩酒之交每至余家必觴詠數日而
去其詩皆清麗纖婉樂府尤高有吳宮詞諸
篇往往膾炙人口又有續香奩四卷盖倣韓
致堯之作留于余者數十後被其累索遂還
之今皆忘矣止記繡鞋一首曰幾日深閨繡
得成看來便覺可人情彎煖玉淩波小兩瓣
秋蓮落地輕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
無聲看花又濕蒼苔露曬向窗前趁晚晴通
理乃宣德間金陵十才子之一也

艷而不失之俗

剪燈新話固非可傳之書亦非瞿宗吉所作原
夫楊先生阻雪于錢塘西湖之富氏不兩宵
而成富乃文忠之後也後瞿宗吉偶得其藁
竄入三篇遂終竊其名此周伯器之言得之
審者
嘉禾周先生鼎字伯器庚子歲留余家者三月
時年八十精神不衰作詩文三十餘篇追錄
舊文四卷細書楷正少年莫及稍暇則談國
初忠義有所不載者亹亹忘倦猶喜談矣蓋
正統間曾佐金尚書濂平福建與有謀績故
喜為人言其後在家手抄兩漢書就校其誤
余聞之疑其非老者事果畢兩漢數日而卒
乃乙巳歲也先生平昔作文不起草頃刻千

言屢出奇俊頗以文自負今吳中諸公評其所作謂詩過于文

施煥伯先生文顯純明謹厚清瘦挺立士大夫相見皆稱先生而不字自少博極經書以易教授吳中及遠方子弟集其門者常百數十人屢卻贄贈者或反資之其所造就甚多且有恩爲晉國夫人之葬士子送者塞路校官見之嘆曰施先生門人侈於庠序矣年五十餘始得許州別駕甚非其志也

祝希哲作文雜處衆賓之間譁笑謔辨飲射博奕未嘗少異操觚而求者戶外之屨常滿不見其有沉思默構之態連揮數篇書必異體文出豐縟精潔隱顯抑揚變化樞機鬼神莫測而卒皆歸於正道真高出古人者也自著有蠶衣浮物心影吳材小纂等書伯餘卷所尊尚援引者五經孔氏所喜者左氏莊先生班馬數子而已下視歐曾諸公蔑然也余嘗評之曰秦漢之文濂洛之理自謂頗當希哲方二十九歲他庸日可量乎

都元敬自幼讀書講解必窮竟好與老儒先生游累試不利泊如也作文與楊君謙祝希哲齊名年始三十其紀志諸書積習已數十卷或聞事關古今之奇怪者必汲汲訪其地求其人得其詳乃歸不得則數日忘返其好古至此最喜濟人之急尤愛客有執書則解衣爲質故屢空焉一歲除夕絕糧作詩寄故人朱堯民曰歲云莫矣寒學蕭然牢落生涯只舊氈君肯太倉分一斗免教人笑餓無煙堯民儲錢千文爲新歲之用遂分半贈之亦好義之士也

邢麗文儒家子氣象渾渾不露圭角事涉忽遽處之愈緩家貧不戚裘冬不爐夏不扇皆從涵養中來庚戌四月之望不告家人買舟遷造寓圃爲留旬日其家驚訝尋訪留出後得朱堯民知而告之乃定圃之南有古屋數間畧無人跡麗文必欲處其中一榻蕭然起卧

自如其習靜雖老衲有所不逮也將別以所
作見示余漫評之曰文似南豐而簡詩似初
盛而和記事則覈而精也堯民聞之以為頗
當余儀部楊君謙重其人

往歲進士除京職者終身貴顯為有司者終作
下僚有不能保其位者近年多任州守縣令
有守者三年即擢京官故外補者皆竟盡心
且知庶事甚為良法亦古調停意也

舊制監生止有二途歲貢科貢是也後增四十
歲生員又增上馬納粟近增大臣勲戚子孫
乞恩其為正途自此選期愈遠仕路愈塞矣

宣德中胡忠安公奏取四十歲監生入驗依次
出身此即富文忠一舉三十年推恩之遺意
也忠安先與王守正同學忠安官已至大宗
伯守正貢期尚遠忠安因立此法不欲私于
一人故通行天下後守正亦至秋官主事今
南京冢宰王公璵其子也

近年補官之價甚廉不分良賤納銀四十兩即
得冠帶稱義官且任差遣因緣為奸利故皂
隸奴僕乞丐無賴之徒皆傾資假貸以納凡
僭擬豪横之事皆其所為長洲一縣自成化
十七年至弘治改元納者幾三伯人可謂濫
矣

國家儲積多倚東南惟蘇為最永樂洪熙間徵
歛無制下多侵尅官得十之四五而已宣德
七年 上命周文襄公來巡首延父老講求
利害創立調收之法委曲詳盡自此利權始
歸於上又得況公為守念蘇賦太重奏減正
額三分七邑計減七十二萬餘石人稱公有
再造之恩二公既去後人恒守其法稍有變
更遂為民病故朝廷每遣巡撫及守土之臣
必降璽書申戒使一準二公無輕改為弘治
二年官有喜變法者不加深思遽革調收易
新制糧胥得為奸利每石擅增無名之耗三
斗盡入私家自茲利權復移於下以令糧胥
所增之數參計正與況公所減者相當是乃

復徵舊額也七十二萬石之多官不得取民
不得免使二公之良法大壞甚可嘆也
鼓吹古之軍容漢唐之世非功臣之喪不給給
或不當史必譏之近來豪富子弟恐使奴僕
習其聲韻出入則笳鼓喧天雖田舍翁有事
亦往往倩人吹擊何其僭也
枷棍之刑惟錦衣衛則有亦設而不用景泰二
年巡按御史趙縉公行賄賂藉此以箝制人
口匠作不諳其制縉自教為之縉終以貪酷
去官流毒不已遂為常刑三十年前官司杖
人惟用荊棍或加皮鞭故罪人易受後稍用
竹篦一篦之重不過三四兩自成化十九年
一巡官忽有斷黃之制重過二斤用以側術
名之曰砍故獄中之人罪無輕重但受砍者
多死至今諸司往往效之刑具之重至此
髮裙之制以馬尾織成繫于襯衣之內體肥者
一裙瘦削者或二三使外衣之張儼若一傘
以相誇耀然繫此者惟粗俗官員暴富子弟

而已上夫甚剗之近服妖也
吳中素號繁華自張氏之據天兵所臨雖不被
屠戮人民遷徙實三都戍遠方者相繼至營
籍亦隸教坊邑里蕭然生計鮮薄過者增感
正統天順間余常入城咸謂稍復其舊然猶
未盛也迨成化間余凡三四年一入則見其
迥若異境以至于今觀美日增閭簷輻輳綠
樊林叢城隅濠股亭館布列略無隙地輿馬
從蓋壺觴疊榼交馳於通衢永巷中光彩耀
目游山之舫載妓之舟魚貫於綠波朱閣之
間絲竹謳歌與市聲相雜凡上供錦綺文具
花果珍羞奇異之物歲有所益若刻絲累漆
之屬自浙宋以來其藝久廢今皆精妙人性
愈巧而物產愈多至於人材輩出尤為冠絕
作者專尚古文書必篆隸駸駸兩漢之域下
逮唐宋未之或先此固氣運使然實由朝廷
休養生息之恩也人生見此亦何幸哉
吾蘇學宮制度宏壯為天下第一人材輩出歲

奪魁首近來尤尚古文非他郡可及自范文正公建學五伯升其氣愈盛豈文正相地之術得其妙歟

寓圃雜記卷第五

寓圃雜記卷第六

長洲王錡原禹

吳志有薜林石相傳在臨頓里以陸公居此故擬其在焉今始得其處乃在婁門內北岸軍營相值去城三十六步其狀如卵高出土者僅一尺長六尺有奇陷土中者莫可知楊君謙欲告縣長作亭庇之未果也

光福之西五里有西菴周遭皆山中有一水其景絕類杭之西湖然地僻遊者甚少山有泉曰七寶瑩潔甘飴素不經浚鑿純朴未散其

味殆過于惠山虎丘也自倪雲林飲後其名
稍著

成化初彭閣老時商閣老輅陳司成鑑會飲于
王廷尉槩家論及前史彭曰唐之新書紀志
屬歐文忠列傳屬宋景文為二手書今館閣
無事當刊為一體但未得一良總裁陳徐曰
徐元玉父開若以一學士召之必來來必集
事彭謂之商商色動而不荅二公皆默然而
罷蓋商為　英宗之貶徐不救欲終嗛而阻
之陳與徐為鄉人兼有師生之好率然而舉
不能無疑且忘商之隙也彭以己意欲刊前
賢已成之典必有人議其後縱使徐出亦難
要其成特事之參會每如此可嘆也

余家舊有萬卷堂藏書甚富多宋元館閣校勘
本諸名公手秘題志者居半內有文公先生
綱目手稾一部點竄如新又藏晉唐宋名人
墨跡數十函名畫百數十卷乃從叔玉澗所
掌又有聚古軒專藏古銅鼎彝鍾卣古玉環
玦卮斗方響浮磬之類皆有欵識古琴數張
惟一天秋三世雷霄天王磬夜鶴唳寒松為
最文房諸具往往奇絕刻絲陶漆舊器畢聚
其中乃長兄鑑所掌二公能賞鑒目力甚高
絕無贗假客至縱其展玩天順三年從父仙
游兄亦繼卒不二年為回祿所禍一夕蕩然
余棄而不視或有得於煨燼之餘者皆以豐
價售歸石刻數通鍛毀殆盡止存顏魯公乞
米帖涪翁墨竹賦半篇而已惟綱目稾本先
已宛轉為權勢所有歸于浙東幸免此患雖
物之成毀聚散有數亦由吾為子弟者不肖
不克享有為之三嘆

劉廷美僉憲珏薄于仕宦惟愛作詩猶精書畫
景泰天順間為吳中詩人之最京師號為劉
八句年五十歲遂解組成化初郡公宥為郡
守以梅花求題賦絕句歲寒相見在天涯玉
色珠光帶露華笑殺玄都狂道士種桃何不
種梅花郡得之甚喜後郡以御中久荒陂蕩

蹇撓民心頗恐有以舊詩刺之曰量盡沙邊到水邊只留滄海與青天漁舟若過洲渚為報沙鷗莫浪眠那謂廷美所作大怒或勸往白廷美不聽廷美乃公吊祭皆不往人多非之此詩乃宋人刺賈似道者那不之察耳

歐文忠公試士取王岐公嘉祐中遂全典文柄當時全事六人有禮部倡和集凡詩一百七十二首且所取士有蘇文忠文定兄弟連名傳為美談成化丁未春闈 上命尹少保直呉諭德寬主試呉乃南京戊子科尹所解進士也子出廿年而其事與歐王甚相類

呉涇全翁乃宋懿聖皇帝之母舅懿聖元降封瀛國公學佛于土番號合尊大師有子完普亦從其教後元坐以說法聚衆皆殺之一夕全忽夢兩僧告曰我乃趙全翁之甥也我無罪而元殺我父子行愬之上帝矣舅當資我紙筆洒泣而去是時全尚不知其死也明日以牲醴望西北而奠焚紙千張筆數枝不久元果大亂全之孫美親為余言

鄒先生名彬字文質蘭谿人早游江湖居呉中四十年嘗云其鄉有老御史者元大德間與李元禮同為執法以言不用歸隱于蘭之深山得修煉之術國初有丁平章自元來降太祖命西征至蘭途中遇之下馬再拜呼曰父無恙乎遂去文質之父親見之知其為異人因與往來御史見文質聰慧授以祕書一卷曰孺子得之可益壽文質方年少不屑意以其書棲于梁間而出後遇鄉人屢諭御史動靜皆曰尚在但罕見其面成化十七年文質年已八十餘邀其友俞養素同往取此書為御老之計不數日文質死度御史之年將二百矣乃石晉水部郎賀元之流也

金陵俞養素好煉丹與其友王雲山又一人備餱糧同往入公山自下行七八十里至大頂有佛寺甚朴古一僧坐山門頭大如巨盎面約二尺眉可長寸半見三人推呼養素入門

其聲振林謂曰爾何與兩賊来耶二人屏息
立門外養素再拜扣其道曰我無道因止養
素宿食以山中之味不用鹽醯耳問其年出
度牒以示乃元武宗朝所給以羊皮書之又
能言未來事養素求謁卅房笑而引諸一所
迂邃洞明儼若別一天地所貯惟藥石鼎鐺
而已以碧青乾泥一塊為贈約重五斤促養
素行遂趨出而歸試煎其泥得白金二十餘
兩乃正統十四年也

吳元璧自幼遷徙五十三始得官三年即致仕
又三年築室方成因書一對于壁以警子婿
曰二十三徙方奠此居五十九來始有今日

楊君謙病遼金宋三史蕪穢不足取信用春秋
之法班馬之例刊正其書筆削甚嚴謂完顏
氏乃中國之讐殆罪惡之首必先從事漸及遼
宋庚戌四月余得張㦤等列傳數篇考覈精
深忠邪明白詞約而事備於舊者太半真得
史家之三尺別後每作書從其屬藁郡麗

文見之曰君謙修史固善簡牘浩繁恐不能
卒業余應之曰嘗觀其用心一一而不雜約數
年間亦當了此因記以驗他日

君謙天資穎異文章為當今大家之冠名著天
下歲戊戌會試儀制員外郎閻倫與事關河
南人嘗受提學副使劉欽謨訓戒銜而不發
以君謙為劉𡩋因欲重困之適巡官見君謙
落筆驟加稱賞謂當鼎甲閻聞其言益恚日
未暝君謙文章已畢未脫者七之二閻遽奪

其卷麾之使出見者皆不平而君謙自如也
甲辰復入試閻蒞事如初倨撫愈甚君謙抗
聲聞於少宗伯徐公徐不直閻移置君謙於
公堂間使卒其事遂取捷爲君謙三試皆第
十八科場以為奇事初觀工部政同年多外
補君謙連任差遣咸竟乃事丁未特除儀制
主事與閻為同僚閻已正席儼然以長官自
處每事見抑君謙因請告避之是年閻有封
事中增減情節事涉内臣又忘君謙在告誤

僉其名朝廷劾闇不敬將致重罰君謙當連
罪人皆勸其自白君謙恐累闇愈重固爭日
入謁以待罪後皆得釋京中士大夫咸稱長者
而闇終與君謙不能相踰月君謙遂告歸往
來金山中着吳中往哲記金小史諸書性素
喜佛典洞徹三昧有所觸必發於詩率口隨
意咸得新趣日以此為樂君將終身焉今太
宰王公素重之每遣使至蘇必傳語促其入
京鄉人亦多勸勉辛亥四月乃子身而往不
為久計至則又有忌之者復補舊職值南宮
被火尊官御諸司如東瀛又曹多冗事君謙
席不暇煖日往禁闥祗候夜歸註南華篇以
自適九月乞教授十一月十日詣上疏求免
官人多驚訝部僚始待以異禮累削不允內
閣大臣特薦翰林編修太宰亦舉國子博士
皆不就末又懇辭章服求歸田里 上方以
致仕許之乃十二月六日也既得請即謝上
官別親友騎驢南下飄然略無羈絆太宰與
諸縉紳咸歎羨不已數日遂行至德州枉駕
登泰山絕頂讀先秦碑徘徊四顧而下訪封
禪壇明堂基及新田諸遺跡而還壬子二月
抵家與君謙交數其甲子方三十四又其出
處雖古人鮮及欽服之餘因竊紀其大致一
二其詳俟祝希哲諸君傳之

趙子昂過楊州明月樓趙家其主求作春聯遂
題之曰春風閬苑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
其家以紫金壺奉酬

倪雲林潔病自古罕聞晚年避地于光福徐氏
一日同遊西崦偶飲七寶泉愛其美徐命人
日汲兩擔前桶以飲後桶以濯其家去泉五
里奉之者半年不倦雲林歸徐往謁慕其清
祕閣懇之得入偶出一唾雲林命僕遶閣覓
其唾處不得因自覓得於桐樹之樹遽命繘
井水洗其樹不已徐大慚而出其不情如此
後家督往遊江陰有習禮夏氏館之所奉大
不如意因渫痢穢不可近卒夏以小棺瘞于

近地芙蓉山其墓尚存後人皆傳雲林為
太祖投溷厠中死盖惡其大潔而謳之也其
遺址今為周濟廣所居濟廣最知其詳
松江黃蒴庄先生素不遠游景泰三年方與蔣
黄門偕至姑蘇年已八十邀余同謁泰伯伍
行人范文正諸祠學宮書院又往眺張氏故
墟每至則躊躕不能去黙有題咏但不肯示
人余苦索之終不出别後偶於周廷駼編修
家見其藁從容蕭散皆隱者之言絶似其為
人前輩風致可慕也

京師娼女高三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見之
屬意因與狎猶處子侯去捍北邊者數載高
即自誓謝客天順元年侯為石亨所忌奏以
駕陷土木時侯坐視不救為不忠朝廷命
斬于市親戚故吏無一人往者獨高素服往
哭甚哀俟刑畢親以舌吮其血仍用綫連其
首領買棺斂之遂縊而死

寓圃雜記卷第六

寓圃雜記卷第七

長洲　王錡　原禹

先君棄諸孤時錡方六歲明年修撰張先生益
吏部司務鄒先生亮皆還吳同来致奠且訪
孤遺因索錡見錡方染痢甚属不能出二公
大憂之時錡師金先生炎在座因曰可竹君
豈無後者不須憂二公問曰何以言之金曰
我與君游久知其有陰德耳異日果瘳三先
生同至楊前撫慰甚至且以無廢詩書種子

為勉後錡頗知人事因以先陰德扣于全全
曰君雖不永為善最多若一事尤不可及昔
君為奇禍所中不知出於誰何君惟順受而
已後有全姓者與華惟贍有隙來告君曰君
前之禍乃華所為今其家有事報之易耳勿
失機會君唯唯或以告華華特求予來致哀
懇君曰人以飛横加我受之不堪我何忍服
以此加諸人縱華有此我亦不可況是非未
明乎先生為我謝華君毋多慮也

天順五年余家屢遭焚因扶鸞扣禍福方布乩
即運動遂書一詩曰一别三年未得歸。田園
今與昔時非。眼前零落見孫少。鄉里蕭條故
舊稀。忙處我能留客醉。凶年誰肯賑民飢。含
愁欲說胷中事。只恐西山又落暉。余扣為何
人曰王潤也從父平生愛客尤喜施與景泰
五年之飢有粟二千石皆以貸人後皆不能
償亦不戚戚此詩其實録也

馬士權泰州人讓官于弟寓京師教授記問該
博多從學士先生游劉元博徐有貞輩已有
疑必往質士權故與徐尤尊天順元年石亨
曹欽等引有貞共為南城之計不久權勢相
埒疑有貞文臣不時見上將為所間遂構其
事自武功伯降廣東參政猶慮其復起必欲
殺之令人偽造奏疏毀諸朝政特過于理假
丁憂給事中李秉彝名進　上令大索李至
拷掠竟死石曹因譖有貞怨望使親信馬士
權等為此而滅其迹　上命權臣門達分
遣邏卒捕有貞于途收士權等俱下錦衣獄
達陳諸酷具于庭必欲士權承以及有貞士
權適當幾死者數終無一言使少飄語禍及
有貞定七月廿五日以天變得釋有貞出獄
感士權許以一女嫁其子以奉湯藥洒泣而
别四年有貞自金齒歸蘇士權來謁欲成婚
約有貞頗有難色士權辭曰貧儒不能當侯
家女有貞遂食其言以微物贈之士權畧無
怏怏意將行余偶見于劉所貌甚鄙陋長不

踰五尺譚論雄偉氣節凜然無一言及徐事
真信義士也

余鄉馬尚字公素號向菴讀書甚博作詩文不蹈襲前人自成一家必精極而後已為相城沈孟淵館甥每分與好田宅公素畧不顧人有欲者輙與之又其心頗多憂擺厄行遇橋梁崖岸巖險與水深闊處必舍舟遵陸不擇徒步之迂舟人為之不堪手抄奇書伯餘卷筆畫端楷恒以自適猶好佛典深造其理每駕小舟置圓覺楞嚴諸經于几上趺跏而坐朗誦不輟途中人聞者皆驚笑不已每至緇黄與故人之家留必數日後徙居相城夜半鄰火延燎公素一無所取惟頂巾躡屐執大袍巍然立街中人或以癡先生戲之則拍手大笑人間勢利蓋絕不識也有向菴稾數卷藏沈啓南家

楊瑄景和者北京人善彩漆之藝亦智謀士也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擅生殺之權多戕陷人同時指揮袁彬隨　英宗北狩有護蹕功為達所間久在散地憲宗初立達恐其復己令邏卒發其陰私欲置之死地瑄素不識彬因憤不平遂為彬訴屈兼發達違法二十餘事奏入　上方與太監裴當擊毬遽令達問瑄至其廨達陳諸淫刑脅瑄瑄神色不變佯若無所與者達歷詢其事皆曰不知因問瑄素係賤工不識書字又與君侯無怨何得有此望君侯屏去左右瑄以實告因告曰此閣老李賢與君侯不善因為此本使瑄投進亦不知中所言何事達聞之甚喜方飯罷因以酒肉賞之早朝直以其情覆奏　上命中官押詣大臣會問于午門前令引瑄至達欣然謂賢曰此皆先生所命役與我無干也賢驚訝引問瑄瑄大言曰此達以酒肉賜瑄使瑄言如此昨庭中有其見即條具所奏之事無餘聰監押官與諸大臣皆曰達不得辭其罪矣錄詞以進　上命法官正達罪謫戍廣西

以死瑄得脱衷復寵任如故京師人多能道
其事後瑄來蘇予屢見之

陸孟昭泛愛士所奉必豐潔爲刑曹郎中居京
師十三年關清風館常有數客居其中門下
往來者如市人以陳孟公鄭當時方之絶不
治家產雖傳舍一宿必欲整齊其素性如此
陳緝熙學士竊笑之成化初緝熙守制於家
大興土木建第甚雄麗宛若圖畫甫畢即入
京爲祭酒所寓甚陋所奉甚薄孟昭亦笑之
曰人生如寄隨地取樂何必分彼此也後緝
熙竟卒于官不能享新居一日之奉真所謂
多少朱門鎖空院主人到老不曾歸於是益
見孟昭之曠達矣

從父王澗先生字廷禮長于古文選詩好周人
之急絶口不言有張氏男聘陳女時兩家殷
盛相敵不數年皆貧窶不能嫁娶男之父擇
日懇從父往請婚期女之父低回不忍言屢
扣之徐曰若得銀二十兩即可嫁否則終不
能舉從父唯唯而歸度男家決不能辦私以
銀二挺遣女家戒其勿泄而自充其期至期
果畢事男家以女無需索女以銀從男家所
致皆莫能知兩好甚歡今婚者已有子孫而
從父墓木拱矣

節母滕氏錫人季常先生之女年二十歸先考
廷用府君特年十九又七年先君没有子曰
錡曰鉦錡方六歲母撫二孤劬勞刻苦難以
言喻今康寧在堂年已八十三矣守節之事
具載嘉禾周伯器傳文王氏不幸多早亡者
其婦皆能守節師于母也凡五人焉系録于
後徐氏同邑人季父瑄妻二十而寡今年七
十三楊氏從弟錦妻同邑人十九而寡今年
五十六徐氏弟鉦妻二十九而寡今年五十
五闕氏弟鎡婦鄉人十七而寡今年五十四
嚴氏從姪鑅繼室吴邑人二十五而寡今年
五十二

正統四年秋從父廷禮至南京應天府學生陸

適慕其風因殷有倚者托交聚首不及三四度適家貧落魄往貸鎮守襄城伯李隆白金五十兩其券詭書從父之名至冬適作書令僕引李家人至坐索此銀從父啓封絕無一言雖弟姪亦不使知惟以本房首飾鎔銀如數償之而去後周文襄公聞京師人言此遂稱為君子且作詩以表之

都為名郡族至文信在襁褓即孤母唐氏督元之孫當元季荒亂保育甚艱卒底成立文信為人敦行古道讀書能文尤善楷法里人徐佑之豪傑好禮愛之遂贅為婿文信小心謹慎事之若父徐甚樂洪武戊寅 高帝以江南大家為寓主許相訐告徐在告中文信曰我受徐厚恩今且有子生何為哉徐將治裝文信冒其名潛一日先行抵京下刑部獄病篤出獄即死年三十五徐痛文信之亡終身不畜婢妾竟以無嗣而卒文信兩子共買地葬之歲時致祭子孫不絕焉

杭州戒壇焚毀朝命浙江布按兩司重建所費甚廣因召湖州吳汝輝嘉興曹艮等數人勸募汝輝入見請問幾何方伯曰度得銀萬兩則可汝輝曰願一力當之憲長楊繼宗曰何易若此得無誑邪汝輝曰民有一子不肖雖有所積死後終為他人有何如奉承勝事既而以十木匣裝銀千錠詣獻憲長特設席于後堂邀諸同僚共宴復以綵帳親送之歸汝輝可謂達矣惜不載汝輝之子後來如何結果天之報施善人諒不爽也

余家相傳白玉十二斤長可七寸闊可五寸厚七分有奇其制若圭而圜其首首下有一竅可貫一丁旁刻五音之屬乃古篆文填以朱砂刻深而底平余幼時常懸而擊之為戲其聲泠然而清先兄坦齋謂曰此方響也後被焚亡于瓦礫中今考方響以銅為之此或古之編磬而異其制因記以問博古者

江陰有焦其為 太祖故人屢召不赴將使人搜索焦忽自荷鷄酒由御道直入 太祖喜

其至以其物付光祿治具共飲甚歡出金銀角三帶命其自取以官之焦取其角授以千户數日遷出高門掛冠帶子弟問而歸正統初有劉士宗者頗讀書語言斬絶常守莫愚貪酷士宗者不平奏其不法數十事上命大臣置辨于午門外兩人不伏大宗伯胡公濙以鄉人稍勸解士宗即大語曰汝欲愚庇其家而壞朝廷法邪歷數其過聲振禁闥諸臣以莫為能吏而士宗言有理奏兩釋之敎江陰有焦千户直行天子道劉士宗大開六科廊之語以為奇事

林一鶚為江西方伯嘗中元日晝寢夢享一婦人之祭既寤所享之物若在齒頰屋宇家坊宛然在目因命一健卒指其所向往物色之果於坊中得一老婦年七十餘祭其故夫所焚紙錢灰尚未冷問其祭物與其夫死之年月日時復于林正與夢合而其死乃林之生日也林大驚異知為此婦之夫後身也新稍

以物給養之焉

金陵李莊字敎中本懷慶武陟人其父堅以功臣子尚 太祖女大名大長公主為駙馬洪武三十五年方期得襲父爵 太宗朝公主懼禍納其誥券敎中年已長猶未學有勸之者因往從草窓劉先生游敎中為人襟懷洒落刻意詞翰有所作人爭傳之京師稱為佳公子平生雅好鉛汞所費累萬金竟無所成人疑其假此以避禍耳其老髮亦不白齒亦不搖步履如飛年七十九歲無疾而化其亦有所遇也

兗府李天祥隨兄天祺序班居京師與草場院妓女張氏狎情好甚篤女誓不見客父母數強之堅拒不納既久天祥染瘵疾不能復往危殆中思得張一接其母與妻欲順適其意因呼張來遂留侍湯藥意懸張也一日張抱其首死逾時又瞠目四顧張謂曰君行妾隨往矣因佯告妻曰我稍倦欲求歇息妳可少

代起即整束衣裾潛至床後自縊妻詫其久不出往覘之氣已絶擧家驚擾天祥聞之亦長往矣言、戊九月十七日余聞劉宗序談天祥事而失女之姓氏欲記之復止後十日夜忽夢一婦靚粧素服揖余而前若有所訴問為誰氏荅曰妾草院張氏也言訖而去既覺因悟宗序所失者即此姓也遂以張實之而書其大槩如此

陳蓁周伯川中年棄室爲道士毎至人家輙痛飲少吝即被需索猶善諧謔醉則飄然而去畧不顧謝或詰之則大聲曰吾所飲食者乃天地間物耳於汝何與焉年八十叉初服以終

寓圃雜記卷第七

寓圃雜記卷第八

長洲王錡原禹

張駕部汝弼與劉閣老結交最厚張出守南安甲辰歲覲事畢往謁劉剌入劉久不出逆張大不堪因作二詩授門者逕去内一聯云始知東閣先生貴不放南安太守叅劉閣之大慚急令人遍索張已入潞河之舟矣

英宗在南内音問久不通指揮湯胤績兩獻書皆托鄉人許内使以進不知其所言何事英宗復辟問徐有貞曰湯胤績乃信國公孫

朕欲用之何如有貞曰與臣素熟真一酒風
漢耳遂止
天順改元之初徐有貞方得君上以閣下缺人
因問岳正可用否有貞曰臣性剛褊正又過
臣恐不能共事又問李賢何如有貞遂贊其
賢因得入閣蓋不虞　上之連問也後有貞
之貶賢反擠之以其無誠心爲己耳
福建鄧茂七反按察副使邵宏譽領兵殺賊失
機監軍金尚書濂爲同年邵私謁求免死方
入都統太監曹吉祥忽來急索邵斬之邵竄
入後幕時周先生鼒在幕中視邵之貌曰殺
氣定矣飲之以茶匿于床下曹不獲而去金
謂邵曰可少避三二日蓋軍中之令凡違節
制者遇見即殺稍緩則不問矣使邵見曹不
能避其頭已斷矣人之死生固有數也周先
生爲言其詳記之以見軍中一時之制
成化　壬辰歲二月初郡學大成殿東吻青氣一
道上衝徐先生有貞見之謂郡守丘霽曰此
文明之像也其年吳元博寬果狀元及第
太宗朝沈度以能書爲翰林學士許鳴以能文
爲中書舍人朝中有語曰學士不能文中書
不能字
郡守丘霽雖罷歸常惓惓於蘇成化戊申以書
問陸孟昭曰吳中近日有何奇事孟昭答曰
葉與中侍郎卷於公座俞欽王公子死於梨
園皆奇事
陳鑑緝熙之父爲態縣竄戍遼東以死其母更
嫁一百戶方竄時緝熙尚幼依壇官施道常
爲徒讀書刻苦戊辰進士及第除翰林編修
欲見其母求使高麗使還果迎其母與父喪
同歸葬於故丘
太理少卿楊先生復在京甚貧家畜二豕日命
童子採萍藻爲食有法司之家人偶與童子
爭毆之童泣訴先生戲作詩曰太平門外後
湖邊不是居家祖上田一點浮萍容不得如
何肚裏好撐船法司聞之往謝

崑山縣一尉體甚肥一校官年甚少尉戲校官曰二三十歲小先生校官對曰四五伯斤肥典史

正統十四年朝廷有北虜之患東南諸郡調發頗多周文襄爲巡撫奏以缺官署用凡門下之人皆得薦引有越人邵所說諭多智爲長洲縣丞憂制于家遂起爲崑山尹故縣有僉尹三丞四簿之濫縣民王廷佩使文襄至大書于迎海驛壁曰崑山百姓有何辜一邑那勝兩大夫巡撫相公閑暇處思量心裏忸怩無文襄見之略無怒色邵亦不久而罷

表兄滕文用錫山舊族家業久墜爲人訓蒙以糊口每節假歸有鬼輒罵之其聲如婦人文用入戶聲在外出戶聲在內夜間尤甚惟在他家則無聞自丁未歲至今三載罵不絕不可曉也豈兄之祖父厭其不振而致是歟抑別有所祟歟

黃諫字廷臣陝西蘭縣人正統丙辰進士及第爲翰林編修有應變之才天順元年以尚寶少卿使安南十一月使回經蘇刑部主事劉珏廷美爲文章友因假清眞觀之孤山亭治具相邀并邀廷臣之鄉先生邵文質及吾鄉沈啓南與予數人偕會予始識廷臣貌偉氣充少儒者之度所談惟使事以出使錄一帙見示終席酒不及唇只飲清茶數甌視其項間繫一黃絨繩如黍管大莫測其爲何如私詢文質文質曰彼有所懲也後爲石亨所擠出爲廣州府通判廷臣素多內寵雖謫官恒以數妾自隨不免朝廷復取用之廷臣忽自疑歸至梅嶺縊于驛舍群妾侍左右皆不能知也繫頸五兆至是始驗抑廷臣預知欲以厭勝而終不免歟

相城沈恒吉畜一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恒吉日宴客犬必卧几下主客皆以肉啖之習以爲常凡三載恒吉卒殯于正寢犬盤旋而號竟夕不罷停柩期年犬日夜卧其側將葬遂

一觸而斃

寓圃雜記卷第八

寓圃雜記卷第九

長洲王錡原禹

鄉人以苗之易長爲不熟之候成化辛丑苗插于田不數日皆勃然而與黝然而黑農皆相聚憂至八月之望其日如火田水如沸者一旬風雨暴作水復横流苗皆縮而不實明年大飢弘治改元正月置閏時令甚早五月初苗插適矣易長復如辛丑祀田祖者奔走不絶十八日早大風忽自東南來須臾有拔山之勢大雨隨之不半日水湧數尺屋壞樹倒者十之三四夜半方止苗被陷者太半其驗

如此

湯胤績為參將北邊一日胡寇驟至領兵出戰遂陷沒將數日口外通州驛天色將暝忽有兵官至驛從甚盛官入坐中室令免供具但索筆硯鐙燭閉戶而寢明早驛卒候其起寂然無聲開戶視之無一人在但見壁間有詩曰手提長劍斬渠魁一箭那知中兩腮胡馬踐來頭似粉烏鴉啄處骨如柴交游有義空揮淚弟姪無情不擧哀血污遊魂歸不得幽冥空築望鄉臺胤績素好惟其為鬼亦如此

晉陵王希范為余言

洞庭施槃字宗銘已未殿試畢夜夢一棺已行其前以手按之後有百人隨而號哭明早傳臚遂得狀元及第時取進士止百名其夢頗應宗銘不及一載而卒

江陰周岐鳳為人警敏佛老刑名百工技藝與吾儒之詞翰種種精曉天順中客死京師後於舊游之地屢附鸞乩因書一詩曰長安萬里月杜陵三月春一爐香清風來故人

又曰誦此詩吾即降後人以香茗之供誦詩數遍則乩運如飛所判雖不甚驗多似其平生之言也

鄭雍言中舍陞河南僉憲有相者見之曰公當近侍不須作行計明日有旨留直內閣俾服豸衣懸黃門牙牌以便出入與夏景等八人久居禁近稱為八仙雍言竟終于京官

宣廟深愛程南雲之書方為中書舍人即賜腰金稱程金帶仕至太常卿兼翰林侍書以卒

夏昶年少登科丰姿甚美一日與中書廿餘人在文淵閣 太宗見其字而愛之謂諸人曰今後俱做此小中書偶因以其名昶字之日傍移置于永字之上今人遂多從此體

曾棨事擧永樂元年狀元及第其答策約萬餘言 太宗喜其才贍命大書其策以示遠人時新殿成宣棨作文棨體素肥又夏中至則有汗如雨 將視其草忽厭其汙穢遂起

及文成以進　上亦無佳賞亦一時之不遇也

陳嗣初初至京師三楊先生皆欲閱其文藁嗣初久不敢出惟南楊先生爲其館主因得遍觀之謂諸子曰陳先生好絶句蓋言其餘非所長也

昔有道人黄孤山賣藥于清真觀以給衣食洪武永樂中道士呂秋水嗣其業所得藥貲輙以欵客不爲來日之計故有好客之稱或一日坐客滿堂無物供具即謝客曰諸君少坐吾行覓酒貲遂坐藥室中呼曰祖師客至矣須臾買者紛紜彀所用即起客皆醉而去其徒呂湛然猶有此風其藥即所謂遇仙化氣丸無疾不治四方之人至蘇皆買以歸

天順癸未春闈火起監場御史焦顯因鎖其門不容出入死者數十人焦頭爛額折肢傷體者不可勝計不久孔林亦災衍聖公其被奏不法得重譴此文運之厄邪

中書舍人周惠疇之先隴有一樹儼如卓筆此樹方盛則出中書一人少衰其人輙死人謂之文筆樹自其祖用珎養浩至惠疇樹凡三盛矣皆爲此官今之暢茂特過于昔蓋惠疇之兄亮釆亦登進士爲行人云

洞涇郁宗潮爲人朴直人稱之曰郁土地其子遵嘗客襄陽之西鄉人周熈謨適爲竹山令因以家書附之抵家未及致忽被鼠嚙去宗潮以香紙禱于宅之神方明視之書在故處人皆異其事此雖一介市夫以一念之誠猶能感神也

寓圃雜記卷第九

寓圃雜記卷第十

長洲王錡原禹

庚戌二月陜西慶陽府殞石如雨大者五斤小者二三斤擊死人以萬計一城之人皆竄他所石又能言甚可駭聽奏詞止云說長道短而已

正統間江陰布衣徐頤常熟監生魏原憤兩家甚富必欲得一京職其時朝廷尚重名爵徐某干中官王振魏懇于當道大臣所費不貲徐尤甚焉後皆得為中書舍人不久徐以黨人罪歸魏稍遷主事京師稱為金中書銀主事

陳嗣初以著文名大學士楊士奇素不識薦于仁宗遣使驛召即至士奇坐東朝房候與相見先教以面君之禮繼以方巾布袍隨使者見　上于武英殿　上曰當為侍從繼奏曰臣下部疝氣難居禁近　上又曰今下何處繼又曰臣舍館未定　上厭其語言無遜動止迂踈止除國子博士博士最為冷官諸生各以經課求改嗣初惟詩古文不通經義數為諸生誚笑不堪因往士奇訴曰先生舉繼雖愛之實害之繼於此官不能一朝居也訴畢大泣不已士奇特奏改為翰林五經博士稍進檢討以歸

給事中李實出使北虜奉　太上以歸自以為功著出使錄其鄙景泰中為左都御史　太上復位首言實在虜時無居臣禮遂罷其官追毀其錄此事唯　太上知之

朝
廷所重者名爵庶民所畏者縣官近年富児
入銀得買指揮指揮皆三品官也縣官豈能
抑之余偶入城忽遇騶訶屬路金紫煌赫與
府僚分道而行士大夫見之斂避不暇因詢
于人始知其為納銀指揮虎而翼之無甚于
此

毗
陵胡忠安公濙為大宗伯幾三十年兼有師
傅之重成化七年五月卧病于家時幾九十
矣太守龍晋日往省候一日龍迎送頗倦晝
寢私室忽見公紅袍玉帶由中道而入急起
迓之乃夢也有頃訃音至龍往吊畢即具奏
朝廷葬祭之禮極厚公早年遍遊名山嘗遇
異人故多耆考兼享諸福雖死亦異于人其
見夢於龍蓋亦有所托也

近例官吏充軍者止及本身牟俸為外臺時具
奏必欲勾補使人警懼　朝廷從之成化十
五年牟俸巡撫南畿獲重罪謫戍五開衛以死
其子泣訴于兵曹丐免僉曹主曰此尊翁所
所奏例也其子語塞

太
上居延安宮　景皇帝久不朝給事中吳江
徐請獨見遂進離間之謀　景皇惡其言謫
為遠衛知事　太上復位放支解天下快之

松
江黃翰恶極鄉里恥言其名宣德間胡槩擅
抄劄人蘇松良善多受其害又翰僉事江西
將行索胡親故姓名將有庇蓋胡盡書與之
至則凡所書者皆致以重譴此亦報怨之術
也

太
監王振山西大同人　英宗登極即侍左右
有劫主之威言無不從正統初　太皇太后
張氏同聽政元老楊士奇楊榮楊溥居輔弼
凡　朝廷大事皆自三公處分數年間政治
清明為本朝　極盛振每承命至文淵閣三
公與之言振必立受自　太母上仙楊榮繼
死士奇以子稷之故堅卧不出惟溥一人當
事亦年老勢寡繼登庸者皆不能自振于是
內閣之柄悉為振所攘生殺與奪盡在其手

遂殺諫官劉球去大臣之不附己者舉朝皆
以翁父呼之一日振召兵科給事中蔣性中
至一處有門南向甚宏麗蔣自東横行詣門
逕見都御史陳鎰王文跪門外俛首向北性
中以爲 上在焉稍緩微聞二人連諾而起
急趨而東蔣遇而問曰 上在邪二人曰王
太監也蔣既見乃是索遼東地圖言畢蔣遼
出圖乃 太宗朝所盡久藏兵科後來圖籍
層壓其上甚多尋之數日方得送上不知其

何用也後有李御史因見振不跪坐事送錦
衣衛獄捶楚幾死發極邊充軍振之作威如
此己巳七月振又逼 上親征沙漠八月十
六日抵大同城下欲 上幸其第倉卒爲虜
冦所遮報至科道之臣方舉劾振之章遂正
其釁復榜示天下

馮益字横之慈溪人陰險有謀詩文筆札皆出
人上善談兵多游公卿間先爲學職以罪謫
戍口北昌平侯楊洪喜其能假軍功擢爲百

户于俊繼爲侯又進爲千户侯方爲忠國石
公陷死遂出入石門下石困用爲京衛指揮
石敗自投都督曹欽圖議甚密不久欽謀反
被擒因捕益等同謀者法官憐益才欲出之
時欽已死惟妻賀氏爲證益故爲自異見賀
加醜詆賀不堪曰馮先生不須多言昔先生
與欽坐中堂欽問曰古有宦官子弟爲天子
者乎先生云曹操乃曹節之後終成大事欽
大喜命妾佐酒言猶在耳今何諱爲益遂無

語與賀併致極典

妖人王臣自幼爲南京公侯府家人數爲主爲
名惟以妖幻取人財所得輒盡畀爲主人惡
刑所加兩足皆不能良行成化初衒術於江
陰諸大家皆不納獨周惟瞻稍待之見其一
箧中有二木人長尺餘能自相挌鬬坐作進
退其指揮臣或手取他人物同棄水中少頃
自其袖中出凡人之物經其目者必能暗取
否則不能其術蓋與王弼畧相似不知其殺

幾人也後往北京遷擧援得見上歲辛丑上
命中官王敬同往採藥於湖湘江右江浙京
東諸郡二人者從以無賴二十餘輩專以攫
取財物所歷三司郡縣官受其辱民受其擾
幾致激變惟江陰諸大家以賄賂受毒最甚
癸卯至蘇命工鎔銀爲元寶二千餘錠凡江
南之書畫器玩道釋像典之精絕者撿括殆
盡二人本無所識所在奉承之人反教其去
取耳復以妖書數十本命府學諸生手抄彙
云不中實欲得賄諸生無所出因致罰於校
官時在胥門諸生王顒輩數十人不勝忿恚
大肆醜詆適有荷薪者至遂各取一木擁至
其前將有所加二人者大懼避驛舍中其下
人皆被痛毆而散自此氣燄少息蘇人得不
深受其害二人遂奏聞監司府官救過之不
暇且爲諸生甚危惟巡撫大司馬王公恕知
而大喜因奏二人不法　上遣邏卒往捕時
大暑卒躶其體遍以狗血塗之後囊以狗皮
以破其術至錦衣獄中三日斬于市函其首
歷示所害之地萬姓稱快

吳僧昇日南善畫水仙無善音律永樂中至南
京供佛曲犬馬魚鱉之肉無弗食倡優妓女
之家無弗遊長髮爲浪子數年後復剃而歸
惟以水仙贈諸大家資其日用一日忽至余
家乃臘月八日擧家茹素日南痛索酒肉不
已因與飲食之而去時年八十餘矣去忽染
風疾久不死穢汚不可見其徒錮于一室以
飯爲團自穴中拋與必用和手糞而食披髮
數寸儼若一獸終餓而死信果報也

福建賊鄧茂七竊發凡三司官之親臨者皆得
貸死惟前後巡按御史柳華柴文顯汪澄三
人俱被極刑蓋因王振當權所惡者御史故
耳非正法也

殺人者死朝法周嚴或得操其柄反以私故殺
無罪後逸罰于法竟爲鬼誅此固天網之常
不可以語推例不言予見多矣今姑記三事

亦可示戒長洲顧家張玉被人誣于巡撫熊槩臯不能審即往籍其家各有農具一屋而冤號之聲不可聞大監劉寧曰此陰隲不在我也蒙與玉皆入極典子孫盡戍遠方後熊在京病劇見二人立於前嘗叱不退遂死又南京刑部員外郎孫霖熟於刑名有二人同毆一人致死實由甲乙惟解勸同逮至部甲家富令所親求於孫因以酷刑逼乙認其罪而脫甲乙終被決臨刑冤號不已次日孫赴部見乙立于馬前叱之不退面即吐血七日而死又甫里沈協以三考除福州知事專任捕盜利平人之財輒殺而亂之既歸買田築室方完一日見死者數十人羅立于前謂其妻曰此輩自遠而來我不可脫矣為之祭告不退協日與鬼語如對生人數日疽發背死

寓圃雜記卷第十

寓圃襍記十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王錡撰錡字元禹別號夢蘇道人長洲人是書載明洪武迄正統間朝野事蹟於吳中故實尤詳然多摭拾瑣屑無關考据

復齋日記一卷

〔明〕許浩撰

涵芬樓影印明刻歷代小史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復齋日記二卷》提要

復齋日記　　許浩著

會稽王冕元章有高才其墨梅冠絕古今斷縑殘楮人爭寶之其畫梅多自題有云我家洗硯池樹頭箇箇花開淡墨痕不用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其初見高廟應制題梅詩曰猟猟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沙塵胡兒凍死長城下誰信江南別有春　上大賞之

僧玘太璞餘姚人專心禪學藏經五千四百卷無不成誦　高皇帝雅愛之一日問之曰爲僧不了其報云何玘對曰爲僧不了求墮阿鼻地獄　上曰出何典玘曰出藏經第幾卷都御史詹同目之曰若奈何爲此對玘曰玘釋氏不敢背教亦不敢欺上也　上頗聞其語詰之玘以實對　上變色曰然則吾當何報耶玘叩頭曰天生聖人爲生民主豈同於凡類耶　上曰此又出何典玘曰出藏經第幾卷　上命取經閱之信然大悅諭諸大臣曰卿等雖各有才不若僧之忠誠也臨終沐浴更衣詣　上告訣　上適有事不見玘望位叩頭曰臣有生緣無死緣即退　上聞知其語嘆曰噫玘死矣使人視之果已卒遣人諭祭驛送還鄉

陳壽分宜人聘某氏未成婚而壽得癩疾其父令媒辭絕女泣不從竟歸壽以己惡疾不敢近女事之三年不懈壽念惡疾不可瘳而苟延旦夕以負其婦不如死乃私市砒欲自盡婦覘知之竊飲其

半輿與俱殞壽服砒大吐而癲頊愈婦一吐不死夫婦偕老生三
子家道日隆人皆以爲婦貞烈之報安成李翰爲予言之如此

永樂間李馬廷試第一
御筆改爲騏唱名馬不知騏爲已不敢應 上曰馬也復唱李馬乃
出拜賜

高皇帝罷相政皆獨斷惟 制誥之事任之館閣
永樂間解縉以章登 極詔稱 旨以政任之不久而黜一日且暮
寧夏報被虜圍 上急召閣下諸老皆已出惟編修楊子榮赴
命 上不懌示以奏曰爾後進寧辭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救子榮
徐曰不須救也 上曰何也子榮曰臣嘗奉使至彼其城堅且人
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已退但勑守城固守及隣近諸城
堡隄備可矣不必遣兵重爲煩擾也 上頗回顏曰明日與諸老
來議之夜半虜圍解報至詰旦 上召子榮以報書示之曰卿何
料之審也喜見於色問其名曰楊子榮命去子字單名榮即 命
入閣與楊文貞楊文定同事 寵遇日隆然入謀於內未嘗以宣
於外

正統中三楊繼沒繼之者頗攬威權焉榮後謚文敏三楊心迹大抵
相同而文敏才實通敏機務總至斷決如流而善承 人主意徐
引於正三楊皆以諫 東宮事繫獄累年文敏雖嘗諫 上不罪
也說者謂其相業有姚崇之風

楊文敏公嘗言十事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 文皇帝密諭曰
實切時病但卿言之人將汝尤不若令謹密御史言之由是文敏
以授御史鄧真疏入衆待罪有詔即日悛改怙終者不貸衆頗聞
出於文敏會祭酒貞缺共舉推公欲疏之也 上不允其知遇如
此

廣寧伯劉江鎮守遼東軍政脩明
永樂間倭賊二千餘人駕海艦數十過望海堝登岸公令都指揮徐
剛伏兵山下百戶姜隆率壯士先焚其舟約以旗舉伏起砲鳴奮
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倭至江拔旗舉鳴砲伏盡起合擊倭大
敗奔入櫻桃園空堡內乃開西南一路縱之倭走江揮衆追逐斬
首千餘級生擒幾百人無人得脫者事聞進封麾下皆進秩先是
遼東山東淮陽崇明大倉金山浙閩廣多被倭寇害俱置備倭官
軍自江捷後倭不復敢窺烽堠雖置人終老不見驚江之功大矣

太師英國公張輔征交趾時一日猝戰擁兵大至公下令出戰參將
王某以風逆按所部不出公勒衆力戰大敗之而還明日班賞因
問昨日不與戰者爲誰王知公怒已斂手曰昨以風逆故不敢出
公曰我獨不畏死也封疆之事幾不可失我既已出而爾不繼
朝廷之福幸而勝耳脫或不敵而陷於賊豈非爾賣我乎命引出
朝之王叱引之者曰孰敢引我公遂按佩刀叱衆共擁出斬於軍
門其子某訴之 朝廷頗疑撤還都御史顧佐請去其兵權以保
全之某知 朝廷之意率其家人於長安門外伺公出朝毆之
朝廷知而不問

仁廟在東宮時天台徐好古爲贊善清介端直 仁廟以師禮待之
詩文皆令改定嘗因其有疾致書稱之爲贊善先生備述其能直

言裨益欲望輔導之意辭極謙抑冬至　賜酒又特賦詩致意徐
卒痛悼不已自爲文以祭及即位又為之　勅守臣特祭於其家
是固好古之遇然亦可見　仁廟崇儒重道之盛德云好古名善
述贈　太子少保謚文肅
京中有賣菜夫鬻豆芽菜一婦人用錢買菜求益夫不與婦人引手
就其筐取之袖中銀一錠落於其筐夫持歸以告妻曰吾今可以
免賣菜矣妻略不視曰爾得之而喜彼失之者戚乎今吾將孕彼
戚而致死咀呪及吾吾亦且死矣縱得十錠何補夫感其言遂還
之婦爲夫所拚果將自經得之甚喜努以酒飯以銀一兩遺之其
夕賣菜妻産一男夫出求食妻見一白衣人從地中出長丈許光
彩照室驚怪以衣技之即沒夫意有寶掘之得銀一　定報於失銀
者其婦亦産一女歸於其男相與同爲貿易賣菜妻亦賢乎哉
范仲淹高季迪皆姑蘇人皆嘗詠卓筆峯范詩曰笠澤研池小穹窿
架石峩仰憑天作紙寫出太平歌高詩曰雲來初潑墨鴈過還成
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恨何事二人之氣象於此蓋可見矣
温州章敞聘某氏未成婚納妾某氏有娠而某得疾且死某氏聞請
往視父母謂未成婚尚可別議不許某氏堅欲往某一見而即逝
某氏爲棺斂之撫妾守喪妾生子綸親教讀書通四書大義後遣
就外傅竟第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先欲疏請復立舊　太子恐貽
母憂未果某氏聞之謂曰吾平日教爾何為汝能諫死職我雖為
官婢無所恨也綸遂以疏入忤旨謫戍某地某氏怡然綸後官終
恭其氏嘗自爲詩見志人共傳誦詩曰誰云妾無夫妾猶及見夫

方殂誰云妾無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辟纑空房夜夜聞
啼鳥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
都御史陳鉞以太監汪直得倖以陳自強之計說之使立功於異域
以自固直然之請巡遼東夜出兵襲殺女直五百餘人論功陞鉞
户部尚書兵部尚書馬文升發其奸誣以啓釁邊疆下錦衣衛獄
獄臣鞫之無實送都察院直怵之以威竟坐謫遠邊戍既而女直
懷忿發三萬事處屠殺官軍一千餘人鉞隱其四之三御史強珍
以實聞詔都御史林聰往覆按甚直以鉞奏未盡而強奏亦頗張
皇爲對詔謫強成而鉞不問鉞既得志尚書王鉞慕之因說直北
虜可襲頗任其事直喜即請北巡出至大同候者言虜營於威寧
海子直脅總兵官許寧襲之寧曰　祖宗舊法虜來則禦不得擒
襲以啓邊釁三萬之冦已可鑒矣烏可復蹈其轍直怒曰虜在近
地不行進討　朝廷畜養汝奚爲吾將聞之於　上寧懼得罪即
馳遣候暮發兵四鼓至虜營俘斬老弱婦女四百餘人少壯者得
馬皆走鉞恐其交戰乘暗鳴金退軍馬牛羊雖蔽野不暇取也
論功封鉞爲威寧伯直蒙厚賞中外皆惡之諸內侍其教優人之
爲净者盛飾如直之狀高視闊步叱咤呼喝傍若無人副末前詰
之曰你是何人敢如此肆志净曰你不知我是汪直爺爺愛我信
我我要殺人便殺人要活人便活人如何不肆志副末曰看你這
廝模樣有甚本領　爺爺愛你信你净曰我有計較副末曰你敢
是張良净笑曰不及不及但我會廝殺副末曰你敢是韓信净
復晚曰不及不及但我有擺布副末曰你敢是蕭何净復笑曰不

及不及副末曰你不及如何得　爺爺愛信亭曰你不知我兩隻手有兩箇月因舉左手月這是陳鉞又舉右手月這是王鉞　憲廟大笑因疑直會廣憤戚亭之役深入邊鄙大肆屠戮嬰兒亦殘滅言者論直輩起釁之罪俱坐貶謫

妖僧繼曉有寵於　憲廟爲之建永昌寺於西華門西太監梁方主其事規制甚備先是建三官殿費用鉅萬刑部主事莆田林俊恐復重費草疏極言寺觀之建於國無益繼曉妖妄不可親近今西北大歉民力不堪不可重費以益民困言甚切至疏成鐵吏閣中使書每過繼曉及梁方名空之書成使須吏大駭扣頭泣曰此疏果入彼此均死公激於義死或所廿何吏累也俊曰死罪吾承不爾相及吏泣不已書覚之後御家素嚴不敢諫令其僕告於俊所厚侍講吳希賢力諫止之俊曰吾志已决不可回也退事之後煩君爲傳耳因貸其所乘馬區處家事畢晉赴通政司投之語通政使張某曰請屏人視張閱之竟嘆曰君能言人所不能言吾輩愧之然雷霆之下恐未易處尚再思之俊曰吾思已三奚云再也張度其不可回令其同年參議張某諫之俊不應置疏于案而去疏入詔下錦衣衛獄獄臣杖之俊曰俊備員部屬見事有害于國不得不言觸犯忌諱罪誠當死死即死奚事杖也獄臣壯其言具上旋謫姚州判官後軍都督府經歷張黻爭之亦坐謫師宗州知州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極言二人之謫非罪有詔召還復職改調南京俊出見者莫不爲之吐舌而俊慨然無所顧慮然雖謫而繼曉亦坐是爭寵寺不成建則俊之志亦已伸矣

關西都御史與冢宰三原王公爲其官屬禎及其官其人堪任內批不必而命別選二人公執奏曰陛下不以臣爲不才任臣銓選則臣之所舉不効臣之罪也且　陛下安知蕭禎等之不可用而拒臣也是必左右近臣別有所主而圖以與之也承順風旨以固此位臣誠不能臣之所知禎與某　陛下既以爲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骸骨歸老　上優詔慰之竟用蕭禎果稱其任説者謂公是舉有過於趙普補牘之勇果云

吾邑滑壽字伯仁號攖寧工古文詞善醫訂正靈樞素問鈔續著難經本義讀素問鈔十四經發揮等集其治人疾不拘拘於方書而以意處劑無不立效秋日姑蘇諸士人邀遊虎丘山一富家有產難求挽回諸士人不可先生登堦見新落梧桐葉拾與之曰歸即以水煎而飲之未登報兒產矣皆問此出何方攖寧曰醫者意也何方之有夫妊已十月而産者氣不足也桐葉得秋氣而墜用以助之其氣足矣寧不産乎其神效多類此今南昌太守宗源其姻孫也

吾邑石川王胄學元提舉景善之子讀書能詩爲讐家所誣謫戍門西與子仕伊別于南京貽之詩曰石頭城西笛鳴咽他鄉父子生離別泪涕滴滿琅玕痕愛挑平分海天月爾祖生吾吾生伊立身立志家欲齊邑難相仍二十載家危不絶如線微爾今獨歸心亦苦歸見爾妻并爾母弟妹倉皇立兩傍含淚還應問爾父爾父爾父當奈何萬里一身行負戈朔風吹浪捲作雲飛霜墜地如雪多雪深一尺秦川道關西之山極天表生來從役當復歸死即埋沒

隨百草兒弟致憂吾何愁丈夫四海當遨游常念行人遠行役天
涯早寄烏貂裘烏貂裘兮久已敝補綴成衣應爾妹遥憐寒夜碧
窗前一線一針一行淚人傳誦之今其玄孫克承以任監察御史
戚瀾字文瑞任翰林院編修負才使氣酔尤甚人皆憚之丁內艱服
闋赴京舟夜行峽山江見神人七人皆乘馬炬列前後舟人皆恐
文瑞徐曰不恭將軍兄弟耶來應欲吾文耳吾當為之遂皆不見
及登驛舟渡錢唐忽起而排遜曰爾來朝奉乃坐我翰林編修上
耶舟人無所見皆怪之至即而卒
貴州思南有山曰瓶峯居大山中其形若甑故名山盤亘銅仁思州
石阡數百里內無人居人亦多不能到所產草木多異狀有獸曰
宗彝類獮猴巢於樹老者直居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

九十六卷　八

孫居下者出得果即傳遞至上上者食然後傳遞至下下者始食
上者未食下者不敢食也先儒謂先王用以繪於衮者取其孝也
予弟尚寶文淵謫思南圍其土人言如此
襄王有仁聞故　英廟復位時石亨等文致于謙王文之罪以援立
外藩為言蓋指之也　英廟特詔來朝宴賜甚厚其過洛時諸父
老遮道泣訴按察使王槩之善被誣繫錦衣衛獄乞王救之王因
沿途詢於人無不冤之王心許為之言一日賜宴歡甚王避席請
曰臣有一公事為瀆顏俯納之　上驚異曰何事王遂述洛中父
老遮請之故與沿途人稱冤之實請加察焉　上立命法司與辯
遂雪因有大用槩意尋召為大理卿陞刑部尚書王辭歸　上送
之午門外王拜不起　上曰叔父欲何言王曰萬方望治願　陛
下以省刑為意　上拱手曰謹領
正統間麓川蠻不馴當道有貪功者主征之閣下爭之不得遂命王
忠毅公為總督而以刑部郎中楊寧參之楊文貞公贈詩曰楊生
青雲姿文彩耀白璧腰間龍泉劍別我有遠適吾聞禹徂征舞干
致苗格所以宣尼訓服遠脩文德好謀而有成明明垂簡冊如何
才知士宏議薄古昔懷忿忽遠圖急功得幸局寧論萬里行粮糗
預儲積漢廷所遣將孰是趙充國予行職贊襄黽勉攄良畫觴有
斗酒餞安能寫胸臆蓋其不行而賦此以見志也其後師竟無功
南方之人大病公蓋已先見云
閣老盧陵陳文饕餮不餍及病革其門下士有善滑稽者謂人曰昨
夕二夜乂來取公一夜乂挽之公不肯去一曰彼將望陞太師柱

九十六卷　九

國如何舍得去乃挽之曰若此去即為閻羅王何惡也公喜曰如
何便得為閻羅王夜乂嘆曰公有淮塩十餘萬非塩王而何聞者
絕倒及卒議謚故事凡入閣者皆用文字而下議加一字如文正
文貞之類至此衆論鄙之特改例而謚之曰莊靖其後求新劉公
繼入閣尤不愜於衆望或述輟耕錄所載或人譏史帥語意謂人
曰昨新閣老入閣閣中吏請循故事祀皋夔稷契劉曰陳先生不
祭我也不祭朝士多或未見輟耕錄事相傳為笑
正統十四年也先來都城之後自真保定至河南在在有盜路梗不
通少保于公募將統兵往捕治之指揮范信願募請五百少保嫌
其請少范對以已足用不須多也少保壯而遣之因請給兵部禁
約榜文沿途昭揚夜即止營晝候嚴整盜賊屏息人馬通行如故

少保録其功陞都指揮使從敎閲信强力勤恪常使人候少保動
息才出門即趨候於道左少保夫倚信之　英廟復位石亨等素
嫉其附少保指為黨棄市人皆惜之
狀元孫賢與同邑徐紳同領景泰庚午鄉薦會試禮部宿彰徳驛〻
丞盛設待之二人疑怪驛丞曰昨夜夢神人建大旗驛門其上有
狀元序今此設蓋待狀元非是舉人也二人竊喜而其年皆不遇
過其驛不敢入至甲戌會試二人俱第廷試畢傳臚則孫果第一
人班中一人譙曰前定前定則陜西和簡二科前嘗夢中孫遇賢
榜進士及中正榜中無孫遇賢名字以為不驗至此而悟為孫賢
也馬京之說信乎有之
弘治乙卯河决張秋濟寧巳下漕河水决入之舟不通詔遣都御史
劉大夏總兵官太監發兵數萬修築而別濬渠以通漕功未有緒
予聞而有感詩以志之曰河决張秋邑井淪乍聞不覺淚沾巾不
愁天意不歸壑只恐人謀枉動民地勢若知原有限漕渠何歷別
無津誰將此意聞當道免使吾民嘆苦辛其造祀神時所焚幣帛
灰燼有人頭之狀按察使楊茂元疏請取回太監總兵官以省浮
費而專用劉以責成功抑損外戚之權以回天意忤旨謫同知長
沙
定襄伯郭登有文武才畧　英廟愛之特授勛尉郭感激思欲立功
一夕夢至岳祠見二人擔水釋荷前揖郭問為誰對曰吾二人勛
尉鄉君某某乃不識耶因至揩下仰問功名之事岳神目一僧下
握其手同至方丈待茶僧一手有六指貌亦奇恠茶罷告曰公之

功名自此始矣必列五等既寤以語家人則謄近果有二人前夕
死矣公心異之然莫曉所謂功名自此始之說未幾詔征麓川公
為叅將分駐欲安置則公辭皆為巡泣重臣所據守臣不得已延
館于寺一僧出茶六指宛然岳祠僧也公乃悟前夢勵志深入累
敗賊衆以功陞都指揮都督　王公志存建勛而周公自入於夢也
景泰元年與廣寧伯劉安守大同也先遣人奉　上皇至城下招守
臣出見議事劉邀公同出公曰君父之召義當出見然虜情叵測
安知其不以要人之誘賀令圖者誘我乎吾二人之身城之存亡
攸繫吾二人命不足惜如此城何探甲登城北面拜曰非敢不出
但此城臣不敢離耳劉竟自出得也先疑因得迎復　上皇悅命
加封劉為侯給事中葉盛劾之事寢後劉竟封侯而公罷廢至
成化間始復用録前後功進再為伯夢所聞岳祠僧言果不爽云
閩老庠安商輅字弘載會試禮部累不第卒業太學歲乙丑再試夢
至岳祠祈問利否神目判官閲籍云皆有首商喜趨出廊下見神
吏械數人來内一人乃從遊於太學儒士餘姚潘叔榮也呼之不
應而泣商遂驚寤及禮部試廷試商皆第一潘中二榜授陜州訓
導未任而卒壽夭窮通皆有定數如此

歷代小史卷之九十六終

復齋日記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許浩撰浩有宋史闡幽已著錄此書皆紀叙明初以來朝野事蹟與葉盛水東日記頗相出入前有自序題乙卯蒲節葢宏治八年也其中如楊榮料敵于謙治兵汪直亂政諸條所載頗詳然如謂王振初時閑邪納誨以成英廟盛德不爲無補則紕繆殊甚至於兒能成名妾不嫁頁八瞑目黃泉下一詩乃明初高啟張節婦詞載於本集而以爲章綸之母所作亦失實也